普尔热瓦尔斯基传

〔俄〕尼·费·杜勃罗文著

Н. ѳ. ДУБРОВИНЪ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ъ

ПРЖЕВАЛЬСКІЙ

БІОГРАФИЧЕСКІЙ ОЧЕРКЪ

С.-ПЕТЕРБУРГЪ

Военная Типографія (въ зданіи Главнаго Штаба)

1890.

内部发行

普尔热瓦尔斯基传

〔俄〕尼·费·杜勃罗文著

吉林大学外语系

俄语专业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6⁵/₈印张 393千字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09 定价：1.55元

前　言

本书作者尼古拉·费多罗维奇·杜勃罗文（1837—1904年）是沙皇俄国的将军和历史学家。他曾在总参谋部供职，任过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和《俄国旧事》编辑。他的主要著作有《俄国人在高加索的战争和统治史》、《克里米亚战争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史》、《普加乔夫及其同伙》等。

本书是一部生平传略，取材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普尔热瓦尔斯基与亲友之间的通信以及有关档案资料。书中第一、二两章叙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家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第三章到第十五章是这本书的重点，介绍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乌苏里边区旅行”和四次“中亚旅行”；第十六章专门介绍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科学考察成果”。

作者站在沙俄侵略的反动立场上，竭力吹捧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功勋”，鼓吹普尔热瓦尔斯基为沙皇扩张主义卖命的精神“永垂不朽”。同时，作者也招认了沙皇俄国指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披着“学术旅行”的外衣，用“科学考察来掩盖考察的政治目的”，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供出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几次“考察”不过是沙皇俄国进行领土扩张，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部分，为我们研究十九世纪后半叶沙俄侵华史提供了一些资料。

本书记述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活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到八十年代。当时中国经过鸦片战争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而沙皇俄国则渐渐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列

强竞相侵入中国，沙俄充当了侵华的急先锋。正象列宁指出的，它“象贼那样偷偷摸摸”，“一块一块地”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正是在这一时期，沙皇俄国派出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罗鲍罗夫斯基、科兹洛夫等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科学探险队”，直接把“贪婪的魔掌”伸向中国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等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队”在沙皇政府的授意下，根据沙俄陆军部的指令，在“乌苏里旅行”期间探清了进兵中国和朝鲜边境的路线；在四次“中亚旅行”期间窃取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情报。这些“探险队”只不过是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披着“学术旅行”的外衣为沙俄从事间谍活动的别动队。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个狂妄的殖民主义者和领土扩张主义分子。他为了适应沙俄侵略中国的需要，将中国固有的一些湖泊、山脉硬安上“俄罗斯人湖”、“探险队湖”、“莫斯科山脉”、“沙皇救星山”等一系列俄国名称；他积极地为老沙皇出谋划策，要把沙俄疆界移到中国的达兰达坂；他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我国各族人民，还狂妄地叫嚣有“一千俄国兵”就可以“征服从贝加尔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

普尔热瓦尔斯基为老沙皇卖命一生，博得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赏识。沙皇曾多次接见过他，给他加官晋爵，把他从一个下级军官一步步提升到沙俄将军，并给他戴上了一顶顶桂冠；在他死后，还为他在伊塞克湖岸上树了碑。碑上有一只口衔橄榄枝的青铜鹰，鹰爪下是亚洲地图。这充分暴露了老沙皇侵略亚洲的狂妄野心。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他们也极力吹捧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为老沙皇扩张领土而进行的侵略活动说成是

“为了祖国的荣誉”，把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说成是他的“重大地理发现”，大谈特谈什么“第一个考察家的权利”。苏联的一个海军元帅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一文中露骨地说：“俄国作为这些地方的第一个发现者，完全有权占领这些地方”。这赤裸裸地暴露了新沙皇的领土扩张野心比老沙皇还大。老沙皇曾经霸占的地方他们要占领，老沙皇还没有加以占领的地方，他们也想占领。然而，殖民主义者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沙皇进行领土扩张，妄图称霸世界，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吉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翻译组

1976 年 11 月

目　录

序…… 9

第　一　章　1839—1854 年 ……11

普尔热瓦尔斯基家族的起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出生和少年时代。家庭状况。最初的教育。在斯摩棱斯克中学。

第　二　章　1855—1866 年 ……27

服军役。当志愿兵。升为军官。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回到团队。被任命为团参谋官。在华沙士官学校任教。华沙生活。进入总参谋部。被调往东西伯利亚军区。

第　三　章　1867—1869 年 ……50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去彼得堡。普尔热瓦尔斯基想得到地理学会物质援助来实现其旅行的尝试落空。抵伊尔库次克。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协助普尔热瓦尔斯基实现愿望。派他去乌苏里边区。为其拟定的目的。西伯利亚留给他的印象。离开伊尔库次克。旅行的最初日子。旅行家的兴奋心情。他给亲友和学生的信。乌苏里边区的特点。在乌苏里边区六个月的旅行成果。向往去满洲旅行。兴凯湖上观察鸟类迁徙。打猎。红胡子暴乱。任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苏昌支队参谋长。镇压暴乱。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生活。对社交的评价。在伊尔库次克的公开讲演。

第　四　章　1870—1871 年 ……81

1870 年初抵彼得堡。　对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评价。

他计划到中国北部旅行。送亚古诺夫进华沙士官学校。物色到新旅伴。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去中国的理由。考察前的准备。抵伊尔库次克。导致和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断绝关系的原因。他的论文《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被剽窃事件。从伊尔库次克出发。跨过戈壁。抵北京。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拨给探险队的经费不足，使用自己的钱财。从北京动身前的最后准备。

第 五 章 1871 年 ……105

首次旅行蒙古和唐古特人地区。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的路线。评述旅行生活。土著居民的敌视。中国官员的贪婪。在定远营城。与办事大臣(执政)会晤。在贺兰山打猎。因经费缺乏，无法继续前进。返回张家口的路线。严冬旅途的艰难。旅行家们面临贫困的处境。骆驼的丢失。返回北京。

第 六 章 1872—1873 年 ……124

我驻北京公使协助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旅行。亚·叶·弗兰加利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利特克伯爵的信。普尔热瓦尔斯基由北京返回张家口。对中国人的评价。重新装备探险队。指挥实弹射击。从张家口出发。二进定远营。与唐古特商队结队而行。在甘肃群山中。天堂寺和却藏寺。去青海湖。与东干人相遇。关于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是魔法师、大活佛的传闻。柴达木平原。布尔汗布达山口。旅行家的日常生活。青河。归途。贺兰山的洪水。抵库伦。旅行成果。前往恰克图和伊尔库次克。

第 七 章 1873—1876 年 ……155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伊尔库次克。公开讲演。抵彼得堡。首都的欢迎。奖赏。在地理学会及各处的讲演。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和奥地利皇帝法兰西士·约瑟夫参观搜集

品。皇家科学院博物馆购买搜集品。出版游记问题。去乡村和乡村生活。返回彼得堡。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柏林地理学会通讯会员。俄国地理学会康斯坦丁诺夫大奖章。被选为圣彼得堡自然科学家协会正式会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厌恶彼得堡的生活。总参谋部军官们赠送一支猎枪作为礼物。打算进行一次新的考察。物色到旅伴。巴黎国际地理学大会的荣誉证书。"Palme d'Academie"奖章。新的旅行计划。准备上路，离开彼得堡。耽搁在彼尔姆。抵伊宁。

第　八　章　1876—1878 年 ……190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中亚旅行。从伊宁出发。走空格斯河谷。裕勒都斯。派一个旅伴回国。在阿古柏伯克的领地上。旅行家遇到的困难。罗布泊。库尔勒。会晤阿古柏伯克。喀什噶尔局势。返回裕勒都斯。探险队损失骆驼的悲惨处境。返回伊宁。舅舅去世的消息。出发去西藏。抵古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几个旅伴患病。返回斋桑。准备再次去西藏。中国政府的刁难。母亲逝世。因同中国政府关系紧张而下达停止考察的命令。获准去彼得堡。

第　九　章　1878—1879 年 ……220

抵彼得堡。荣耀的奖赏：巴黎地理学会金质奖章和柏林地理学会洪堡大金质奖章。乡村生活。关于去西藏进行一次新的考察的设想。在地理学会的演讲。对李希霍芬男爵的反驳。将搜集的全部标本献给皇家科学院博物馆。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和皇家植物园名誉会员。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被派遣去西藏两年。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中国政府的书信往来。留彼得堡。抵斋桑。探险队的组成及其物质保证。

第　十　章　1879 年 ……237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中亚旅行。旅行队出发。抵巴里坤城。旅行人员的露营生活。哈密绿洲。在哈密城。会见总督。沙州绿洲。对旅行人员的恶劣接待。在布尔汗布达山脚下。驻扎在色尔腾。叶戈罗夫军士的遭遇。库尔雷克郡王的驻牧地。会晤库尔雷克郡王。宗扎萨克的土围子。

第十一章　1879—1880年 ……258

前往西藏。旅行人员遇到的困难。登赛鄂博天然界。丰富的动物世界。在舒垦河谷。继续前进的困难。穆鲁乌苏河谷。著名的青河上游地带。当拉岭。叶戈莱人的袭击。无法进入拉萨。旅行队的困难处境。会晤西藏使者。决定返回。到柴达木的路。抵宗扎萨克的土围子。关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死于西藏的传闻。抵沙拉库沱。入西宁。会晤办事大臣。去黄河之路。贵德绿洲。回库伦。去彼得堡。

第十二章　1881—1883年 ……294

彼得堡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欢迎。他为旅伴们呈请奖赏。对旅行家的普遍赞扬。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庆祝大会。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地理学会荣誉会员和圣彼得堡市的名誉公民。议会决定陈列他的肖像。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申请将这笔款用于慈善事业。被选为斯摩棱斯克市名誉公民以及俄国与外国各学会名誉会员。令人厌倦的来访者及信件。演讲。科学院大厅内为观众展出带回来的搜集品。为皇太子殿下演讲。去乡下。Н.Г. 纳赫齐加尔的来信。乡村生活。购置斯洛博达庄园。对待自己旅伴的态度。被派赴西藏两年。出版他的著作《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以及对该书的评价。准备上路。皇太子的礼品。从彼得堡启程。

第十三章　1883—1885年 ……321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赴中亚旅行。探险队成员。通到库伦的路线。队令。行动规章。抵定远营城。天堂和却藏二寺。奔赴青海湖之路。在宗扎萨克上围子旁宿营。于黄河之源。暴风雪露营之夜。青河。唐古特人向普尔热瓦尔斯基和罗鲍罗夫斯基射击。返回黄河河源途中的困难。俄罗斯人湖和探险队湖。唐古特人和果洛人的袭击。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命令。去罗布泊之路。抵车尔臣。中国当局的敌意。抵克里雅。会晤地方办事大臣。普鲁移民区。移民区居民为探险队举行的宴会。勘查克里雅山脉。与中国士兵的冲突。返回祖国。普尔热瓦尔斯基下达队令。抵卡拉科耳。启程去彼得堡。

第十四章　1886—1888年 ……353

晋升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少将。给探险队成员的奖赏。在斯洛博达的生活。科学院常任秘书的一封令人莫解的信。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彼得堡参加中国事务委员会。科学院决定为祝贺普尔热瓦尔斯基特铸刻名金质奖章。返回乡村。被选为德国皇家哈雷自然和医学科学院院士以及莫斯科大学附设皇家自然科学、人类学和人种学爱好者协会名誉会员。1886年12月29日科学院庆祝大会。科学院常任秘书康·斯·维谢洛夫斯基的讲话。普尔热瓦尔斯基当选为法兰克福和荷兰地理学会名誉会员。普尔热瓦尔斯基搜集的标本公开展出。第五次赴亚洲旅行的计划。拟议的探险队成员。关于前几次考察的科学成果著作的出版问题。皇太子殿下为出版一事赐与两万五千卢布。旅行准备工作。预料中的中国政府的刁难。

第十五章　1888年 ……376

准备第五次旅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忧郁心情。保姆玛卡丽耶芙娜患病。从斯洛博达启程。抵彼得堡。

觐见皇帝陛下，与亲友、同事们告别。保姆去世的消息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影响。从莫斯科启程。外里海铁路。撒马尔罕。抵比什伯克。维尔内之行。返回比什伯克。打猎。抵卡拉科耳。开始患病。城外宿营。下队令。病情进一步发展。将病人从毡篷迁至卡拉科耳医院眼科病房。遗愿与遗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逝世。安葬。普尔热瓦尔斯基永垂不朽：卡拉科耳城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城，他逝世时所在的病房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病房。皇帝陛下赐与他的三个外甥女佩利佐娃们终身抚恤金。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的上谕。欧洲各学会为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举行的追悼会。

第十六章 ……402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几次旅行的科学成果。他的地理发现。人种学资料。搜集到的动植物标本的价值。天文、气象和气候观测。

附 录

附录1. 对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一书的评论（见第92页）。……459

附录2.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圣彼得堡公报》编辑的一封信（见第93页）。……461

附录3. 米·巴·季赫缅涅夫的短评（见第93页）。……463

附录4. 米·巴·季赫缅涅夫致科尔萨科夫的信（见第93页）。……465

附录5. 1870年10月21日医官П……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见第95页）。……466

附录6. 1874年4月9日物理数学分部会议上宣读的

勃朗特、什连克和施特劳赫三院士给科学院院长利特克伯爵的呈文(见第 159 页)。……467
附录 7. 1874 年 3 月 25 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科学院的报告（见第 159 页)。……469
附录 8. 1876 年 1 月 14 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见第 176 页)。……470
附录 9.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殿下给御前财政大臣莱捷林的谕令（见第 179、181 页)。……472
附录 10. 1876 年 6 月 8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见第 186 页)。……473
附录 11. 总参谋部大尉阿·尼·库罗巴特金致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1877 年 1 月 15 日于库尔勒（见第 198 页)。……474
附录 1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 1877 年 6 月 6 日写的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现状的报告（见第 204 页)。……478
附录 13. 1877 年 7 月 23 日米·瓦·佩夫佐夫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见第 206 页)。……483
附录 14.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78 年 8 月 24 日写的关于预定去西藏考察的报告（见第 223 页)。……485
附录 15.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78 年 11 月 6 日给科学院会议写的关于申请接受他所搜集的动物标本一事的信件（见第 228 页)。……491
附录 16.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83 年 2 月 9 日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写的公函（见第 315 页)。……492

附录 17.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 1886 年荣获德国哈雷皇家自然和医学科学院院士学位的证书（见第 364 页）。……496
附录 18.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 1888 年 8 月 1 日写给斯洛博达村管家的指示（见第 378 页）。……497
附录 19. 亚·伊·科罗利科夫中校在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墓前的讲话（见第 395 页）。……502
附录 20. 伊·伊·克雷扎诺夫斯基在安葬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遗体时的几句讲话（见第 395 页）。……503
人名译名对照表 ……504
地名译名对照表 ……512
民族译名对照表 ……524

序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逝世不久，他生前的同事和友好要求我给他写一部生平传略，以便利用与他接近的熟人的回忆，把他那随着时光流逝而易为其同时代人忘却的性格特点保存下来。

我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皇家科学院和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曾前后两次共事。因此，我认为自己无权拒绝这一要求。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不足，我不能亲自去搜集必要的资料。此事完全由死者的一位至交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利德曼中将办理。由于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较短时间内就搜集到六百封信件，为给我们这位十分杰出的同事撰写传记提供了素材。

在此，我不能不提及，凡熟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以及同他有过书信往来的人都十分愿意把他们保存的书信、札记和回忆录提供给作者。还有些人翻阅了档案，找到了必要的材料。他们热心地做着这些事情来纪念这位生前深受他们爱戴的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绝大部分信件是属于И.Л.法捷耶夫和米·亚·佩利佐夫的。我认为有责任向他们二位以及提供材料的其他各位人士表示最衷心的谢意，是他们促使我写成了这部传略。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不久前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因此，为他写部详尽传记暂时还不可能。他所接触过的人还健在，他们都是科学界和行政各个不同部门的活动家。由于时间距现在太近，作者认为自己无权涉及死者生平的某些片断。而未来给他写传记的

作家在这方面将会幸运得多，将能更为自主地评价死者的同代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搜集的大部分科学资料还没有整理。他的学术贡献只有在以后才能被充分确定。本书仅仅保存了为后代人所不易知晓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一些性格特点，并扼要地叙述他为俄罗斯的科学和荣誉的发展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的旅行生活。

在把这部尽我能力写出的著作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认为有责任声明一下：出售本书的全部收入要作为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筹集的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名字命名的基金的一部分，为建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半身雕像增加所必需的资金，这座雕像将建立在本学会会址前，车尔尼雪夫桥旁的花园内。

尼·杜勃罗文

第 一 章 1

普尔热瓦尔斯基家族的起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出生和少年时代。家庭状况。最初的教育。在斯摩棱斯克中学。

1839—1854 年

为祖先的功绩而自豪是欣慰的，也是后代道德上应尽的职责。但是，把先辈的功绩归于自己，护身于先辈的荣光之下——这未必是对的。有一次，在许多元帅当着拿破仑的面开始炫耀自己显贵家世的时候，内伊说："我没有显赫的祖先，但我本人将成为一个好祖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也是可以说这句话的。他个人的功绩成了我们追溯普尔热瓦尔斯基家族起源的起因。

普尔热瓦尔斯基家族的先祖是一个查波罗什哥萨克，叫卡尔尼洛·阿尼西莫维奇·帕罗瓦尔斯基。他曾在波兰服过役，后来改姓普尔热瓦尔斯基[1]。卡尔尼洛·普尔热瓦尔斯基担任哥萨克军骑兵上尉以前，曾参加过波洛茨克和魏里基卢基近郊的战役。由于他勇猛果敢，斯捷凡·巴托里于 1581 年 11 月 28 日授予他波兰 2

1 帕罗瓦尔斯基姓氏的意思是勇敢的人——"帕罗姆瓦尔特"。在波兰语中"普尔热"是"经过"的意思，而"瓦尔特"是"战斗"的意思。帕罗瓦尔斯基姓氏便由此转成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因为卡尔尼洛·阿尼西莫维奇以勇敢著称，并通过战争取得了波兰贵族（中小贵族）的头衔。1623 年 4 月 10 日，卡尔尼洛的妻子玛丽娅·米特科芙娜于威帖布斯克城在一张抵押契约上把自己的姓写成普尔瓦尔斯卡娅。这里不知为什么漏掉了个"热"字（威帖布斯克贵族会议档案，1841 年，第 123 号卷宗）。

贵族称号和一枚特别徽章。该徽章的红底上有一张拉开的弓搭着箭，箭头朝上，在帽盔上有三根鸵鸟翎。[1] 卡尔尼洛·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服役，表现英勇，1589年，他从威帖布斯克省长兼魏里日和苏拉日长官尼古拉·萨佩加处得到了五个村庄。这些村庄按西吉斯孟德三世规定的优待权利，于当年即确认给普尔热瓦尔斯基。

卡尔尼洛·普尔热瓦尔斯基有两个儿子——鲍格丹和加夫里尔。加夫里尔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叫格里戈里。他和一个叫赫丽斯季娜·戈斯季洛维奇的姑娘结婚，生了三个儿子：列昂、伊万和拉弗连季。赫丽斯季娜是一个精力充沛、信奉宗教的女人。她竭力教育孩子信仰东正教。为了防止自己的全家改信天主教，她真是用尽了一生的心血。后来，到了晚年，她于1701年3月10日写了正式遗嘱。这份遗嘱很有特色，不能不把它照录下来：

“我这有罪之身，来自大地，应当归还大地。各位兄弟和我可爱的孩子们：列夫、拉弗连季和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要共同出资，尽心操办，按我俄罗斯信仰的仪式，请俄罗斯神甫主持，依自古传统的成规，将我安葬在一个通常的合适地方。在我死后追悼我的亡魂，也要完全按我俄罗斯信仰的要求，遵我遗嘱，从我心愿，赞美上帝，并为我们贫寒家族的后世荣耀祈祷。”

3 这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接着将其威帖布斯克省的斯库拉托沃、罗曼诺沃和扎麦尔日诺世袭庄园遗留给她的三个儿子，但条件是：如果哪个儿子违背其上述遗志，就不能得到所继承的那份庄园[2]。

---

1 1823年威帖布斯克贵族代表会议发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父亲米哈伊尔·库兹米奇的证书（摘自1818年3月8日威帖布斯克贵族代表会议记录一书）。我们感谢将军亚·瓦·考利巴尔斯男爵协助我们搞到了这些和其他一些文件资料，感谢威帖布斯克省长多尔戈鲁科夫公爵通知我们抄来威帖布斯克贵族代表会议的档案。

2 1834年威帖布斯克贵族代表会议档案，第66号卷宗。

她三个儿子都恪守了母亲的遗嘱；东正教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家族里留传了很久。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转信了天主教，我们并不清楚。

拉弗连季·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有三个儿子：马尔蒂恩、德米特里和安东。其中长子留下了两个儿子：安东尼和福马。福马的儿子卡济米尔，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祖父。他在波洛茨克耶稣教会学校受过教育。但是，他没等学完就逃离学校，改信了东正教，取名库兹马·福米奇。他住在自己所继承的那份遗产——斯库拉托沃庄园时，和克拉索夫斯卡娅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名叫米哈伊尔，两个女儿没有留下后代就死了[1]。1817年5月，米哈伊尔加入原第四轻骑兵团当士官生。同年8月，米哈伊尔·普尔热瓦尔斯基被提升为骑兵下级准尉。1820年1月退役。第二年，1821年1月重新服役，最初在博罗迪诺步兵团，改任步兵下级准尉，后来调到别廖夫步兵团。1824年8月米哈伊尔·库兹米奇[2]被提升为陆军准尉并被调到爱斯特梁德团。1834年1月，他又被调到涅瓦海军团，这时他已是陆军中尉了。

1831年，他在参加讨伐波兰叛乱分子的战役时，由于身体非 4
常衰弱，得了眼炎，久治不愈，眼炎转为慢性病，最后导致角膜发黑。此外，他又患了肺病，剧咳，咯血。米哈伊尔·库兹米奇只好请求到维连斯克医学院临床医院住院治疗。虽经医院八个月治疗，但无疗效。后来才清楚未能恢复健康的主要原因是他得了纠发病，这使其他器官的病情加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继续服军役。但是，在退役之前，米·库·普尔热瓦尔斯基又入季纳堡军医院。他在医院中"多次咯血，视力模糊、昏厥、胸部剧痛，疾病使他

---

1 1818年库兹马·福米奇在斯塔里察城当一个狱吏的副手，而后被授予办公员头衔。转到维施尼伏洛乔克时，他仍任上述职务，而在1822年到了魏谢冈斯克。同年9月2日退职。1824年11月，他被安置在特维尔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室当编外职员，直到1826年。1825年，他的名字正式载入特维尔贵族志第6卷中。

2 他自己署名为米哈伊洛·库兹明·普尔热瓦尔斯基。

处于极度虚弱的疲惫状态”；[1]天气的每一变化都对他有很坏的影响，所以，他的病被认为是严重的不治之症。1835年5月10日，库兹米奇年仅三十二岁就退役了。他领取薪俸三分之二的退休金[2]，住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他父亲那里，他父亲当时正在掌管地主帕利滨的一座米丘林庄园（叶尔尼亚县）。离这座庄园几俄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名叫金鲍罗沃的村庄。它是属于阿·斯·卡列特尼科夫的。

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卡列特尼科夫生于土拉省，曾当过家仆。1798年2月，他到海军委员会服兵役，是个士兵，任管仓库下士，1803年11月，他被调到信使团。1805年、1807年和1808年，他是皇帝的一名侍从，曾几次被派到全军统帅那里去。1809年1月末，他以十四等文官的官衔退休，后来他到海关供职，在彼得堡的一个仓库当看守。

阿·斯·卡列特尼科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他和一个土拉商人的女儿克谢尼娅·叶菲莫芙娜·杰米多娃，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结婚。他们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女儿叶莲娜生于1816年4月17日。她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

阿·斯·卡列特尼科夫的几个儿子都在商业学校受过教育，后来在各个司里供职。他的女儿则进了泽德列尔女子寄宿学校，两个大女儿寄宿，只有小女儿走读。卡列特尼科夫在彼得堡有三所房子：一所在米哈伊洛夫广场，由他自己居住；另一所在叶卡德琳娜运河岸上；第三所在波克罗夫大街。他的儿子都过着放荡的生活，常常迫使父亲替他们还债。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爱女儿胜过儿子，他为了改变以上那种状况，使女儿们的生活有保障，在三十年代（大约1832年）就退休了，卖掉两所房子，花了两万九

1 季纳堡军医院主治医生所写的病志和诊断书。

2 总参谋部档案库。1835年档案，第741号卷宗，第一处和第三科。

千卢布纸币在斯摩棱斯克县买下了拍卖的金鲍罗沃村，该村原是地主列斯利先生的。这座庄园离斯摩棱斯克四十俄里，在现今的奥尔洛夫斯克-威帖布斯克铁路线上。庄园里有一百六十个纳人头税的农奴，一千二百俄亩土地。

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准备离开首都去过乡村生活，他把在彼得堡的家具全装上大车运往乡下。随后全家一起动身了。搬到金鲍罗沃村后，卡列特尼科夫一家很快就结识了许多人，受到大家的尊敬。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为人厚道，乐善好施，酷爱歌咏和音乐，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并且乐于讲述自己在国外的游历。[6]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得很早，料理家务；晚上八点钟就寝。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虽然从不打猎，却嗜好养鸟和猴子。在彼得堡他专有一个房间养了十只夜莺和十只金翅雀，还有几只外国鸟；另一间房里养着几只猴子。移居乡下时，他买了十只鹦鹉。有一只鹦鹉能唱俄罗斯歌曲，使得这位亲切殷勤主人的满堂坐客感到大为开心。

卡列特尼科夫一家喜欢交际，常常邀请亲友到自己庄园来作客，这样，金鲍罗沃村不久就以味美的大馅饼，香甜丰盛的饭菜出名。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家的酒宴也驰名全县。设宴时的食品全从莫斯科运来。退伍中尉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是受到主人盛情款待的人之一。他爱上了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女儿，聪明可爱的姑娘叶莲娜。她的父母在很长时间内不愿把女儿嫁给这个退伍的步兵军官，认为这样的婚姻同两个大女儿的婚姻相比不是门当户对的。[1]

---

1 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嫁给扎瓦多夫斯基上校，他后来是高加索的著名活动家。她的嫁妆为彼得堡的一所房子。以后同丈夫到叶卡德琳诺达尔去了。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死于1840年，比父母早亡。二女儿亚历山德拉嫁给海军大尉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将金。结婚一年后，波将金便退伍了，定居在斯摩棱斯克省别尔斯克县的杜勃罗沃庄园。他用陪嫁的钱买了一座名叫鲍尔特尼卡的庄

起初，卡列特尼科夫一家很不喜欢米哈伊尔·库兹米奇。一个
7 了解他的人说[1]。他长得丑陋，高个子，瘦削而苍白，两眼呆滞而模糊，头戴一顶帽子，盖住了纠发病。卡列特尼科夫一家人都认为他不配做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丈夫。连从来不议论邻居长短的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也让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感到他不喜欢米哈伊尔·库兹米奇常到他们家作客。

米·库·普尔热瓦尔斯基已不想再去了，但后来庄园的女邻居谢夫柳科娃太太劝他还是去拜访卡列特尼科夫一家，她说，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会改变主意和改变态度的。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1938 年举行了婚礼[2]。新婚夫妇在金鲍罗沃定居下来。1839 年 3 月 31 日，他们在这里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尼古拉——一位未来的著名旅行家。在 1840 年 7 月 6 日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弗拉基米尔。

次子生后不久，卡列特尼科夫就从金鲍罗沃庄园分给女儿一座田庄，包括马利尼诺和拉科维奇两个村子。人们把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叫做田庄，通常称做福利瓦尔克，即小田庄，它座落在林中，离金鲍罗沃村一俄里半。带着幼儿住在这样的茅舍里是不行的，而再盖新房又因经济拮据而无从谈起。在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得到姐姐[3]死时遗留给她的二千五百卢布之前，新婚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家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得到这笔钱之后，就用它盖了一座庄园，取名奥特腊德诺耶。1843 年，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家迁到这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先是由斯塔里诺克的农妇玛丽娅做奶

园，后来波将金一家有时也居住在这里。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死于 1839 年，而其遗孀如今还住在奥特腊德诺耶。

1 金鲍罗沃庄园卡列特尼科夫家的邻居、斯摩棱斯克地主谢夫柳科夫的回忆。

2 他们在附近的洛勃科沃村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在金鲍罗沃村庆祝婚礼。

3 她嫁给了扎瓦多夫斯基。

娘[1]，而后由侍女奥尔加、即后来那个有名的保姆玛卡丽耶芙娜照 8
看，玛卡丽耶芙娜身材不高，又胖又丑，是旧农奴时代的一个特有的典型人物，这种人现在是很罕见的，几乎已没有了。她性情暴躁，有时竟到了十分残忍的地步。奇怪的是，她对孩子们却慈祥和娇宠。玛卡丽耶芙娜除了当保姆外，还掌管钥匙，经理财务，并担任料理家务的主要助手。她从没嫁过人，因此，对前厅和女仆房间里发生的恋爱事情，在她一生中都是严厉对待的。所有的仆人，特别是发生过风流艳事的姑娘们都吃过她的苦头。她常把发生这类事的人向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告密，这样通常是把一个犯事的女仆随便嫁出去了事。直到现在，金鲍罗沃村还住有一些受过玛卡丽耶芙娜虐待的老妇人，她们对她仍怀恨在心。

玛卡丽耶芙娜是一个出色的保姆，深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温情和盲目的爱护。他没有发现玛卡丽耶芙娜的缺点，对她总是象体贴亲人那样关怀。但是，这个老太婆滥用他对她的信任，她破坏了管家和所有仆人的生活。当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并不了解这些事情。他对这位早年的保姆的依恋不舍达到迷惘的程度，即或有人跟他讲玛卡丽耶芙娜在他周围人的眼里是个什么人的话，他也不会相信。

她是一个天性聪颖的女人，很会做事，因此在家里有很大影响。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喜欢玛卡丽耶芙娜，在生活中离不开她。但是，她们之间也时常发生口角，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都很执拗。据目前还在世的一些人证实，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是个聪明、漂亮的黑发女人，身量高，略微发胖。她是一个性格刚强而又倔强的人。她待人严厉，连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

1842 年 4 月 12 日，她的父亲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卡 9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位幼年时代的奶娘一直很尊重，每年都给她二十五卢布养老金。

列特尼科夫逝世。她的父亲临终前把金鲍罗沃村平分给妻子和孩子，他们每人分到三十五个农奴。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把自己的奥特腊德诺耶典押了一万五千卢布，用这笔钱又把母亲和哥哥亚历山大那部分产业买了过来。尽管叶莲娜出了大价钱，但加夫里尔和巴维尔哥俩不愿意卖掉自己的产业。他们把家产托付给管家，任其随意经营，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庄园的收入逐年减少，家境日益败落。邻庄地主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就趁机廉价买下了金鲍罗沃村，但附带的义务是供养这两兄弟一直到死为止。这一义务当然没有兑现，于是卡列特尼科夫两兄弟不久就沦落为无家可归的人了。加夫里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寄居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个富有的地主阿尼奇科夫家里，而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在奥特腊德诺耶妹妹家住了下来。

巴维尔是个酷爱打猎的人，整天整天地都在野外度过。后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感染上了这一爱好。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住在妹妹家里教她的两个儿子读书、写字，后来又教射击。舅舅为自己的学生而自豪，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们都成了聪明能干的人了，因为他们的母亲从不溺爱他们，而他自己又是他们的第一个教师。

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同丈夫在一起才过了八年。1846年10月27日米哈伊尔·库兹米奇去世[1]，终年四十二岁。当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才只有七岁。孩子们虽然没有记住父亲的模样，但是，他们却常常悼念他这位可敬的、性格刚强的人。

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年轻守寡，自己担负起教育孩子，经管家务的责任。这两桩事她都搞得很出色。她的公正是很出名的。她把自己的家管理得有条有理，家务安排得妥妥当当。除了庄园的收入之外，由于再没有其他进项，日子过得相当冷落和俭

1 1878年9月某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

朴。[1]家里她说了算，她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因为他们淘气，她就用藤条处罚他们。然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弟弟弗拉基米尔开始的时候还是有充分自由的；他们常常只穿一件衬衫，冒着倾盆大雨跑到外面去，或在雪地上跑来跑去等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在农村成了个野人，我们的教育完全是斯巴达式的，不管什么天气我都可以跑到外面去玩。"夏天，孩子们喜爱捉蝴蝶和到大熊出没的森林里去游逛。

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没有年龄相仿的伙伴[2]。在仆人中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瓦西卡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孩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调皮倔强的孩子。瓦西卡和他是很好的一对。两个人常常一块儿爬树，想出各种淘气的事儿，他们也经常为此挨打。

孩子们从小就开始认字了：在12月1日那天上了第一课，当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才四、五岁。这一天是纪念圣者先知纳乌姆的日子。选在这个日子开学，是为了使孩子们，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学起来容易。在给尼古拉上课时，弟弟弗拉基米尔也在一旁很认真地听讲。他在四岁时就已经学会读了，于是家里决定一起教他们。从此开始直到学完中学课程为止，哥俩一直没有分开过。

舅舅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教外甥认字和法语共教了两年。而后家里聘请一些教会中学专科毕业的年轻人做教师。他们都不是好教师，因此经常更换。其中有一个叫德米特里·普罗霍

11

---

1 1854年2月3日，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改嫁给斯摩棱斯克官产局工作的伊万·杰米亚诺维奇·托尔佩戈。他们生了三个子女：女儿亚历山德拉生于1855年3月15日，嫁给米·亚·佩利佐夫。儿子尼古拉生于1856年12月4日，现在是交通工程师，撒马尔罕铁路段的建设者。伊波利特生于1858年1月，现在在莫斯科当医生。伊·杰·托尔佩戈是个善良温和的人，待自己的养子极好，是他们的真诚朋友。

2 邻里间只有一个同岁的人，叫别佳·谢米切夫，但这个孩子身体软弱，和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根本合不来，他们很少见面。

罗维奇·泽久林斯基是个好老师，在家中教了三、四年，为孩子们上中学作好准备。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贵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武备中学看成是一种义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也设法把孩子送进巴甫洛夫斯克武备中学。但是没有成功。[1] 于是她就决定把他们送进斯摩棱斯克普通中学。

家仆伊格纳特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最喜欢的瓦西卡的父亲。他于1849年下半年把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尼古拉和弗拉基米尔送到了斯摩棱斯克。在那里他们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优异，被录取到二年级。这座学校要修缮和改建校舍放假两周，他们又回到了奥特腊德诺耶。但是，校舍修缮工作拖延了很久，结果把孩子们从家送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送回家，这么往返四次左右，直到11月7日才开课。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自由自在地度过了这段时间。伊格纳特经常向母亲抱怨说，对"少爷们"毫无办法，他们太淘气了。但是，尽管如此，孩子们一点也不怕他，他们爱这位慈祥和忠心耿耿的仆人。

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在斯摩棱斯克住在一所很小的住所里，
12 这是他们花两个半卢布向房主沙尔沙维茨基租的一个厢房，房子的对面是奥季基特里亚圣母教堂。伊格纳特和女厨安娜，即保姆玛卡丽耶芙娜的妹妹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头一两年，他们每天上学都由老家人领着，来回接送，给他们带早点，有时没有早点就给他们两、三个戈比买面包。哥俩的饮食、衣着都很俭朴，只有在母亲来的时候，才有所改善。她来时总是给他们带一些好吃的乡下的土产品。

论年纪，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班内最小，但是，他的体质

---

1 她幸运的只是第三个儿子叶甫盖尼曾在莫斯科亚历山大武备中学里受过教育。

和品行却比同班同学强得多。他的性格刚强，爱沉溺于独自思考，不愿意和同学们接近，也没有亲密的朋友，但是，他却受到大家的尊敬。当有人欺负新同学时，全班只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他们打抱不平、袒护他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守信用的好同学，他成了本班的领头人，事事总走在前面。

非凡的才能和罕见的记忆力使他很快地成了一名优等生。他只要把所留的功课过目一遍，就可稳拿优秀的分数。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的记忆力也很好。他们哥俩从来不是每人一本教科书，而是两人合用一本。

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以后的生活中也留下许多关于他那惊人的记忆力的故事。据他的友人、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华沙士官学校的同事 И.Л. 法捷耶夫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经常叫别人把他所熟悉的书随便翻到哪一页，给他读一两行，随后他就能接着一字不差地整页整页地背诵下去。

И.Л. 法捷耶夫说："据我记忆，当着别人的面，对他进行了这 13
样的试验，用的是科斯托马罗夫的作品《北俄罗斯民权》，莫里著的海洋自然地理和米切利的天体学等书。我记得清清楚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西伯利亚时，这些书一本也没有带。将近三年后，当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华沙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我就用这些作品考他，看他还能记住多少。他的清晰的头脑和非凡的记忆力使我不胜惊讶。但那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遗憾的是，超人的记忆和生动明晰的想象，总是妨碍他搞数学。这并不是说他对掌握数学感到困难。只要他注意，一切都很容易理解。问题就糟在由于他的记忆力太强，根本无需用功。他单凭自己的记忆力和想象力就可以回答数学问题。比如，答案在哪一页，用什么型号的铅字印的，几何平面图上有哪些字母，公式本身及其全部字母和符号，这些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说："如果学校或学院的教师猜到真相，把平面图上的字母交换了再让我回答，我一定会弄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但是，我总是福星高照。从童年起，在我生活上的任何不幸场合它都会使我逢凶化吉。我相信我的命运，它不帮我完成我命中注定的事业，我是不会死去的。"

在中学学习期间，普尔热瓦尔斯基哥俩受着严格的监督，没有老家人的陪伴，哪儿也不让去。他们也不出去作客，同本校同学会面也只限于在斯摩棱斯克城墙上。他们有时也跟老家人一起到那里玩玩和捉麻雀；或者到要塞堑壕里，学生们经常在那里打球或做棒球游戏。

14 与同学们很少来往有其很好的一面，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不值得仿效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例如，二十多岁的懒汉却和十几岁的孩子坐在一起学习，给他们以很坏的影响。据当年的学生回忆，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个教师有个成年女儿。有一次一个勉强升到四年级的懒汉，对他发泄不满说："我不会娶你的卡琪卡的。"

中学的教学是极其原始的，强迫学生从这一页到那一页地死记硬背，教师中很少有人想过要跳出书本框框。照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话来说，他和已去世的哥哥的智力发展是在中学毕业后才开始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虽然我以优异成绩在斯摩棱斯克中学毕业，但是，老实说，我从那里得到的知识却太少了。科目繁多，教学方法恶劣，使得你即使有强烈的求知愿望，想学点什么真才实学也是根本办不到的。[1] 除了少数教师外，挑不出真正的教师来。这些教师常常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教室，和学生对骂，甚至动手去揪学生的头发。在这方面有一个教师特别突出，据人讲，他原是个获释的奴隶。他不顾学生们的宗教信仰，一律要他

1 存放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文件中的一份 1862 年 2 月 6 日所写的手稿。

们改信东正教。在他上课时经常有十五、六个学生跪着。[1]

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留下良好印象的有下面这几位教师：中学校长雷科申（维亚泽姆斯基县的一个地主），他是非常温和的人，只是不大管学校里的事情；有教宗教课的多罗宁神甫，他明理慈祥，对学生比较和气；有历史教师杜勃罗夫斯基，他是一个神 15
经质的人，非常严厉，但很有才干，他讲课很引人入胜。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感到博物学教师无可怀念之处，因为他狂妄任性，也没有多大学问。每想起凶恶的副校长，他们的心情就十分沉重。每逢星期六他都要毒打学生来"寻欢取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诅咒过他。一般来说，学校里"学习少，空闲多。学生们看起来不象现在的学生那样老气横秋，他们不戴夹鼻眼镜，也不戴眼镜，而始终是一群打打闹闹的孩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这些淘气孩子中的一个，经常遭到家庭和学校的惩罚。他在自传中回忆道：[2]"总之，少年时代我挨了不少次树条的抽打，因为我是一个顶顶淘气的孩子。所以，乡邻们到我家来作客时，总是劝我母亲将来把我送到高加索去当兵。"

他在学校里尽量逃避处罚。只有一次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那还是在六年级的时候，他的那班同学因为某事对老师很不满，决定派一个同学去把记分册销毁掉，抽签结果，抽到了老大普尔热瓦尔斯基头上。他把记分册偷了出来，扔到第聂伯河里。校方把凡有嫌疑的人，包括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内都关进禁闭室，直到认错为止。关了几天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学校决定开除他，他母亲恳求学校不要开除而就他的淘气行为狠狠打他一顿。学校答复她说，六年级的学生不能打了，而这次作为例外。于是这个肇事者挨了一顿打，仍留在学校里。这件事一直 16

1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自传。《俄国旧事》，1888年，第11期，第529页。
2 《俄国旧事》，1888年出版，第11期，第530页。

记在他这个受处分人的心里。后来他就强烈反对学校取消鞭笞制度。[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同学会上说:"假如我没有挨打，而是被开除出校，那么我将会怎么样呢？我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放荡的人。"

中学里那种枯燥难受的冬季学习生活总是在等待圣诞节、谢肉节、复活节和假期的到来中度过的。一到放假，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就能得到允许回到自己的奥特腊德诺耶。他们特别盼望假期。假期通常是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有时延长到十一月份，校方以修缮和改建校舍为名，尽量延长假期。显然，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在父母身边多住些时候，少受些城市生活的熏染。再说城市生活并不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意。随着春天的来临，他感到苦闷，渴望自由。据他的中学同学谢尔杰奇内医生讲，普尔热瓦尔斯基想尽一切办法，制造种种借口跑到斯摩棱斯克郊外，在森林和田野里游逛。他欣赏着大自然，沉醉在它的怀抱里，呼吸着大自然的气息，享受着大自然的快乐。后来他写道:[2]"是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在欣赏大自然的时候确有一种特殊的、无限深厚的感受。"

随着假期的到来，哥俩回到奥特腊德诺耶，同舅舅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住在一间单独的厢房里，或者确切地说，是住在一座小木房里，里面摆着三张床和他们的一些简单的猎具。他们白天不是钓鱼就是打猎，只有晚上才回到这里来过夜。

17 在奥特腊德诺耶连个图书馆也没有，无书可读。当时地主家里的书大部分是从货郎担上买到的。这些货郎走村过屯，卖一些小杂货和书籍。这些书中有神话故事、圣者传记，有零散的杂志

1 1889年1月21日杰尼索夫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2 《猎人的回忆》，载《育马和狩猎》杂志，1862年，第6期。

等。买来的书孩子们都读了，读得津津有味。至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及其他一些最新的作家的名字，那时恐怕只有城里人才知道，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兄弟住在奥特腊德诺耶这段期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最初读的书是一本有插图的，后来是克雷洛夫寓言。由于没有书读，他们总是同爱好打猎的舅舅到林子里去。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小时候听了保姆玛卡丽耶芙娜讲的童话《伟大的猎人伊万》，他对打猎就着了迷。因为还很小，就用玩具枪打橡子，后来给自己做了一张弓，最后在十二岁那年，他终于得到了一支父亲留下的土拉造。[1] 他用它学射击。因为仅有一支枪，所以兄弟俩只好轮流去打猎，或者向某一个人借一支火枪。舅舅给外甥们火药和铅砂，孩子们自己从篱笆里拣了些零散的细铅砂，时常搜集包茶叶用的铅纸，用烛火烤化，做成枪弹。他们用这种方法不断积攒自己的弹药。

奥特腊德诺耶是个打猎的好地方，鸟兽很多，无需走远，孩子们几乎每天都猎得一些野禽来做菜。[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十二岁的时候，头一次打死了一只狐狸，就兴高采烈地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见他的衣裳沾满血污吓了一跳，而后才定了神，她严厉地 18
不准儿子这样把猎物弄到家来。但是，她并没有禁止儿子在奥特腊德诺耶周围的树林里打猎和游玩。

森林把他锻炼成一个身心健康、品行纯正、观察敏锐、不知疲倦、精力充沛的人，使他勇于扫除体力上和精神上的任何障碍和成了一名一往直前的猎手。他是那样地贪恋打猎，只要一发现猎物，即使时处早春，也会脱光衣服，泅过河去，赤身露体一直追赶下

---

1 这支枪筒的顶端不知怎么给压扁了，后来把压扁了的地方截去，就这样使用了。

2 据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讲，在一个季节里，他们猎取了五百四十只各种野物。

去。[1]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几乎忘掉了一切，丝毫都不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

在波兰最后的动乱时期，他参加了钦格拉将军的部队。当时这个部队正在追击塔恰诺夫斯基匪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被派去同一个哥萨克士兵一起侦察敌情，他当然也随身携带了枪支和猎犬。猎犬很快发现了野兽的踪迹，他跳下马，随着猎犬追赶，追得正起劲时，没发现有几个叛乱分子来了，要抓他当俘虏。幸好那个哥萨克骑马赶到了，普尔热瓦尔斯基才得以逃脱追捕。

他长成为一个猎手。他的手法准、视力好，凡同他一起打过猎的人对此都很惊奇。“有时候他简直就是神手，他用一个枪筒装铅砂打野狼，用另一个枪筒装子弹打很小的飞鸟。[2] 平时他总是懒洋洋地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腾腾，摇摇摆摆。可是一到打猎的时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对任何一点响声他都异常敏感，还能走许多路和走很长时间。[3]

---

1 《猎人的回忆》，载《育马和狩猎》杂志，1862年，第7期，第114页。

2 涅米拉：《回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3 И.Л.法捷耶夫的笔记。

第 二 章

19

服军役。当志愿兵。升为军官。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回到团队。被任命为团参谋官。在华沙士官学校任教。华沙生活。进入总参谋部。被调往东西伯利亚军区。

1855—1866 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刚进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对文学兴趣就不大。但是由于偶然机会他读了《无畏的战士》一书，这部书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也决定了他的命运。年轻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读了这本文字优美的书之后认为，只有摹仿书中所描写的榜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于是下决心去服军役。他不再准备升大学，为此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免修拉丁文。他刚十六岁就学完了中学的课程，并获得最低文职证书[1]，于 1855 年毕业。当时正是人们热烈谈论使全俄罗斯为之惊叹的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时候。

敏感刚毅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急于要奔赴前线。几年后他写道：[2]“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丰功伟绩，一再燃起我这个十六岁孩子的遐想。当时，我对服(兵)役的实际情况毫无所知，读的又 20
都是令人神往的各种英雄故事，我所想象的每个英雄都不外是巴

1 相当于一个奖章。

2 《猎人的回忆》，载《育马和狩猎》杂志，1862 年，第 6—8 期。

亚尔德式的人物。他有一句名言是：'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①。我焦急地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到那时我可以亲眼见到我从书本上所了解的一切。”

但是，实际情况使他不得不等到9月，那时，母亲才能把他和弟弟弗拉基米尔带到莫斯科，送一个上大学，送另一个去当兵。在规定的出发日期到来之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整天打猎。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称为无限快乐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他由打猎又改为骑马和捕鱼。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捕鱼也同样着迷。他写道：[1]“在离我家一俄里外的小河里，鱼相当多。有时候，在大热天，我带几个仆人去捕鱼。我总是在拦鱼网这头忙忙，又在拉网那边忙忙。当网被拉到岸边，泛着银光的石斑鱼和鲈鱼在浅滩上活蹦乱跳的时候，我的心也高兴得剧烈地跳动。不过，我本人并不光是袖手旁观，我脱了衣服，帮助仆人拽大网，或者在拦鱼网附近搅和水。这个活儿我一直要干到象俗话所说的冻得牙齿打颤为止。”

在这些消遣中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9月已经来临，要离开这可爱的家乡的时刻到了。家里早在8月末就开始给他出远门作
21 准备，修好了四轮马车，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物品，母亲曾几次去斯摩棱斯克购买各种东西。

1855年9月4日，启程的日子来到了。尽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心情迫切要去服役，尽管这件事使他十分神往，但是到了分别的时刻，必须离开他从幼年就感到神圣、可爱、珍贵的一切的时候，他不由地感到忧伤，陌生的未来也使他感到不安。在奥特腊德诺耶逗留的最后几天里，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心情悒郁，总感到侷促不安。平时他所不注意的周围的一切事物，如今在他眼里变得特别

① 原文为法语，“无所畏惧，无可非难”。——译者

1 《猎人的回忆》，载《育马和狩猎》杂志，1862年，第6—8期。

珍贵，仿佛格外亲切可爱。他在离家前，走遍了他所喜爱的地方，到了他猎取过许多野味的沼泽地，登上了山顶，再一次看了看这片沼泽地，鸣枪以示临别敬礼，然后才回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怀着惜别的心情度过了这最后一夜，睡得很不好。早晨，大家都起得很早，准备上路的哥俩下意识地徘徊起来。他们看见人人满面泪痕，沉默不语，感到必须摆脱这种沉闷的局面，迅速出发，以便把人们惜别时拉紧的心弦松弛下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命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被叫到母亲那里。我走进大厅。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我的母亲流着热泪，跪在圣像前祈祷。角落里站着保姆和几个家仆，他们全都哭了。'跪在这里祈祷吧。'母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默默地听从了她的吩咐。房间里笼罩着极度的沉静，只偶尔有几声沉痛的叹息。最后，母亲站起来，拿起圣像。我走到她跟前。'愿上帝保佑你一生。'母亲说完就开始为我们祝福。此刻，我这颗百感交集的心再也忍不住了。长时间抑制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象小孩子一样 22
嚎啕大哭起来，弟弟也痛哭流涕……

老保姆吻了我，她说：'再见吧！我的亲爱的。'告别的话语，从四面传来：'再见，老爷！上帝保佑你们幸福。'的确，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离别的沉痛时刻过去了。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坐上了四轮马车动身前往莫斯科了。1855年9月11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那里入了第十八混编师梁赞混编后备步兵团当军士。几天之后就出发行军了。步兵团经过十二天的行军来到了卡卢加。年轻的军士马上就体验到了行军生活的全部苦头，每天得步行三十多俄里，吃的是最粗劣的饭食。他在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中写道：[1]"给我们吃的是这样的饭菜，简直就是美味。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给

1 1855年9月27日寄自卡卢加。

我们喝汤，汤的颜色象最脏的泔水，就连味道也和泔水差不多。但是，由于饿得厉害，就是这样的汤我们也觉得很好。在一些站上我买到了牛奶和鸡蛋，但是，有些乡村好得连这点东西也买不到，这时候就是喝这种汤，我也感到满意了。”

队伍在卡卢加停留了几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买到一些卡卢加面团，作为礼物寄给母亲。他写道：“面团通常有糖做的和蜜做的两种；糖的一俄磅二十戈比，蜜的十戈比。我给您寄的是糖面团。”

团队从卡卢加转移到别廖夫。所有的士官生和志愿兵都集中在城里，由他们编成了特别士官队。在厨房内给普尔热瓦尔斯基
23 拨出一个住处。用他的话来说，正是十二月，厨房里非常冷，就是把炉子升起来，也才零下五度。于是紧靠炉灶的木板架就成了唯一的救星，凡是想取暖的人都可以爬上去。

每天早晨十点至下午一点，士官生们都要到教练场上集合，进行队列操练。名为教练场，其实是一个在地下挖的长地窖。里面非常昏暗，在二十步以内勉强能辨认出人来。士官生们在这里集合，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有的没有靴子，有的穿着破烂的长袍，有的穿着没有袖子的礼服。可以说，这是一群败类、赌徒和酒鬼。他们偷盗各种东西，然后在小酒馆里把它喝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母亲写信说：[1]“我们总共有六十人。他们大部分是恶棍、酒鬼、赌徒。看到自己周围是这样一些人，不由得想到一句话：我是一颗宝石，但是埋在粪土里。不过好人也有，只是为数很有限……在这里总是给我喝汤，但我常买些荞麦来熬粥，有时也买点牛肉，煎了吃。但是，我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还是梨干，我花十戈比纸币可以买一俄磅；我不常喝茶，因为有时候连个烧茶的地方也没有，或者我干脆就不想喝。我也没买铜茶壶，因

1 1855年12月3日寄自别廖夫。

为这里没有。女房东用瓦罐给我烧开水，然后，我再把它倒进茶壶里。我还有很多茶叶，足有半磅以上，我升为军官以前够我用的了。”

团内的勤务搞得很糟，一个个都游手好闲。对士官生不大注意，而对待士兵却很残暴。军官们过着放荡的生活，整天用玩牌和酗酒来打发时间。新来到这个团的人很难做到不随波逐流，但是，24
如果做到了，你就会受到酗酒的同事们的一致敬佩。例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曾谈过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连长强迫他喝酒，他拒绝了，连长说：

“老弟，你会有出息的。”

而其他军官就说：“他身在我们之中，与我们并不相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个年轻力壮的志愿兵，不太喜欢团里的环境。他常到林中去打猎，常常是一个人在那里哭泣。当时他还非常年轻，与其说是个士兵，倒不如说象个孩子。

农民们常常问他：“为啥这么小就把你送来当兵啦？”

书中描述的行伍生活所激起的美好幻想很快就成为泡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心思念着故乡奥特腊德诺耶，请求母亲领他回家过节，哪怕几天也好，以便把这残酷、枯燥的行伍生活忘掉。他在家逗留了一段时间，于第二年即 1856 年 1 月返回驻地。他的处境仍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坏了，因为他的钱已经用光了。他住的还是原来的住处，吃的还是那样的饭菜。不同的是，他到别廖夫团去受训，暂时归别廖夫团指挥。这个团准备于 2 月行军去芬兰，同时，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又要视察该团。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下级军官领到了短皮大衣和树皮鞋[1]。行军途中要经过莫斯科和彼得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想到可能见到弟弟和母亲而高兴。

1 1856 年 1 月 30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母亲的信。

25 孤独的生活，周围都是些讨厌的人，这使他更加想家。所以他经常和母亲通信，告诉她团里的一切生活琐事，连给某些下级军官发新式枪支、弹药的事情也不漏掉。

但是，行军芬兰的计划取消了，代之而来的是1856年夏季步兵团开进了唐波夫省的科兹洛夫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这次行军称为一伙强盗的调动。“因为，不论是军粮还是草料，全是分文不花。干这种勾当，还要轮班。有一次轮到我，我用刺刀挑死一只火鸡，然后大家在站上就把它吃掉了”。[1] 这一切都符合当时的风气，别廖夫团也并不例外。为军官们盗窃粮食的事情后来还是接着干，所以，普尔热瓦尔斯基说，他的部下伊万·马尔科夫竟能分文不花地供养军官和饲养马匹。[2]

在科兹洛夫的驻扎同过去在其他地方的驻扎毫无差别，还是过着那种放荡的生活，还是没有正派的社交生活。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平时不是去打猎，就是和某个同事在一起读史书、游记和小说来消磨时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中学里学到些动物学和植物学知识，对采集植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这使我产生了一定要去旅行的念头。”虽有这一宿愿，他仍得继续在军队服役。训练期满后，1856年11月24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被提升为准尉，并调到波洛茨克步兵团，该团驻防于他的故乡斯摩棱斯克省的别雷伊城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住在商人皮隆斯基的家里。他几乎落入比以前更坏的一群人之中。谁也不愿意让这个团的军
26 官进入家门。这个团只好租用了市中心广场上的一所单独房子。这所房子里，除了床以外，什么家具都没有，就是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摊到的。房中间放一小桶伏特加酒和几个玻璃杯。他们从早到晚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还掺杂着一些诸如殴打警察局分局长

1 《俄国旧事》，1888年，第11期，第532页。

2 同上。

之类的丑剧等等。当地居民远远避开这所房子，免得让军官们看见了遭殃。[1]

1860年初，波洛茨克团调防到沃伦省克列明涅茨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开始考虑如何摆脱这种毫无乐趣的处境。

他写道：[2]“在军队里服了五年役，辗转于守卫室、各种警卫室以及随排射击中混日子，我终于明确地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选择更广阔的活动天地，在那里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和时间用于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这五年的时间我并没有白白度过。不用说，在这五年里我从十七岁长到二十二岁，在这段时间我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完全明白了也透彻地研究了我周围的那些人物。”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识到继续呆在团里会不可避免地要随波逐流，所以，他给上司写信，要求调到阿穆尔，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把他禁闭三天。当时他决定选择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到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去学习。他开始努力学习准备应试，尤其是因为他对军事科学完全生疏，又不能指望别人的帮助，须自己学完这门课程。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每天坐下学习十六个小 27
时左右，然后去打猎，在克列明涅茨近郊度过了全部空闲时间，这是他最大的乐趣。

克列明涅茨象俄罗斯西部所有的犹太人城市一样，又穷又脏。但是，它的四郊却有惊人之美。喀尔巴阡山的支脉阿夫拉蒂岭在这里是由西向东的走向，构成了一幅幅令人欣赏不已的幽雅秀丽的风景画。群山大部分为阔叶林所覆盖，山的北面是一片宽阔的平原，一直伸延到地平线。在平原上离城五、六俄里远的地方流过一条小河，弯弯曲曲蜿蜒而进，形成了块块沼泽，片片草地。春汛

1 弗·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89年10月20日致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1862年2月6日所写的手稿，保存于他的文件中。

一来，草地便是一片汪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每当春洪暴发时，河旁的所有低洼地都被水淹没。从群山顶上一眼望去，好一派雄伟壮观的景色。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景致初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我登上山头，俯瞰春汛，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谷地，宽约两俄里淹没在水里，一直消失在望不尽的远方，犹如一面宽大的镜子。这时，我不由精神为之一振，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夕阳的余辉洒在清澈明亮的水面上，交相辉映，使壮丽的画面更加绚烂夺目。这条小河有许多地方冬天不结冰，所以常有野鸭浮在水上。”

野鸭招来了酷爱打猎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来此地休息的。1861年整个春天，同团官兵几乎都没
28 有见到他，大家都叫他学究。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官兵是关心人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回想起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时，心里总是很高兴的[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学院招考的要求一无所知。他认为只有把各个学科都学通，才能参加考试。因此，他几乎一整年都在刻苦学习。他说，除了“我十分厌烦的”数学和操典之外，其他的科目都掌握得很好，有些科目甚至是精通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军部预试后，动身去彼得堡，此时，他手中一文不名。一个与他相识的女人借给他一百七十卢布，条件是以后还她二百七十卢布。他第一次来到首都，住在华沙车站附近的旅店里。一个房间一天要付三十戈比。他来到军事学院，听说投考人数有一百八十人之多，他吓了一跳。

他说：“我想，他们之中一定有很多知识丰富的人，在他们面前，我的知识只不过是大象面前的苍蝇而已。得回老家去了，这点

1 《猎人的回忆》，载《育马和狩猎》杂志，1862年，第6期，第129—131页。

2 《俄国旧事》，1888年，第11期，第538页。

我已确信无疑。”

但是，结果相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却名列前茅。因为一半人对应试毫无准备。应试的一百八十人中被录取的还不到九十人。

新学员初次结识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略微瘦削，外表讨人喜欢，有些神经质。黝黑的面庞和浓黑的头发衬托着一个鬓角上边的一绺白发，不知不觉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

他在彼得堡的初期一贫如洗，常常连午饭都吃不上。尼古拉 29
·米哈伊洛维奇总是躲开同学，不和人接近，学院的学生一般分小组学习，但他哪组也不参加。这多少是因为无钱的缘故。可是，他认真听课，空闲时间读了许多书，大半是历史和自然科学著作。至于军事科目他丝毫不感兴趣，也从不学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有非凡的记忆力，他相信，对他来说，掌握教授们著述的石印军事科学报告，来应付考试并不难。怎么也会考及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随着夏季的来临，学习的军官们通常是到校外作地形测量。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了博罗维契县。他在那里总是打猎。他的测量搞得很不好，测图板弄得既肮脏，又乱七八糟。结果给他评了个四等，险些退回团去。只是多亏大地测量学和其他科目的口试考得出色，他才得以留在军事学院。他升入高年级后，开始以“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为题写论文。由于他仔细和踏实地研究史料，这篇论文很快就写成了，令人十分满意。这已是他动笔写作的第二次尝试了。他早在学院低年级时，因为特别需要钱用，就写了《猎人的回忆》，并将此文送到《育马和狩猎》杂志编辑部。文章被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学院时的学友米·拉乌尼茨的回忆。

采用了[1]，但是编辑说，由于这是初学写作者的首次创作，所以将不给稿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高
30 兴的，因为我的文章即将问世。"[2]

1863年5月波兰叛乱一开始，学院高年级全体军官接到通知，凡不去搞测量，愿去波兰者，均可以毕业并给以二等成绩的优待。首批志愿人员中就有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他早已决定回到本团。1863年7月，他被提升为中尉，并被任命为团参谋官。原波洛茨克团团长、现中将尼利松当时刚刚上任，对自己的军官很不了解。他在补充参谋官人选时很为难。这时，有人报告说，有个从学院回团的军官求见。他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初次见面的良好印象，加之，他是从学院毕业的这一条件，提醒了尼利松将军任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团参谋官职位。他回团的当天就得到这一委任，受到了老同事的热情欢迎，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众所周知，团参谋官是团长的心腹，在团里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取决于本人的性格、才能以及团长对自己的参谋官信任的程度如何。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基性格上的独立自主，不参与派别的勾心斗角，加上他才干出众，所以很容易就成了军官们的首领，成了他们实际上的领导者。大家都很尊敬这个团参谋官，细心听取他那一贯直爽而坦率的意
31 见；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正直、真诚的人，有一副常常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从下面这个典型事例就可以看出他在军官中的地位。

1864年初，团里发现军需官盗用了大批公款。当然应当提交法庭审判并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次盗用公款的行为刚被揭露，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决心利用自己在军官中的影响，帮助

---

1 刊登于1862年，第6—8期。

2 《俄国旧事》，1888年，第11期，第534页。

这个不幸的人，挽救他和全团的名誉。他向军官们发出了满腔热忱的通函。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诸位先生，我们的同事K中尉在交接团军需官职务时被发现犯了罪，盗用了五千八百二十三卢布公款。其中有一千七百卢布他用票据支付给Л上尉，其余的下落不明。

当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种盗用公款行为是由于玩忽职守和意志薄弱而造成的，但法律不接受这种辩护，K中尉就要被撤职，而这又是由于他轻率地接受了我们让他做军需官的建议。

但这件事情还不是不可挽回的，是挽救他，还是把他置于死地要取决于我们。让我们好好考虑考虑吧，第一步该怎么办。

所欠的钱款，我们团长尼利松上校同意付出九百卢布，尤斯凯维奇中尉担负五百二十三卢布，所以还剩下四千四百卢布（其中包括支付Л上尉票据的钱，将来一定追还这笔钱，并按每个人应纳费的比例分配给替K中尉赔款的人们），如果把这笔钱分摊给全团当初签名选举K中尉的三十六名军官的话，每个人要担负约一百二十三卢布。如果我们大家同意联名立据，担保K中尉是一个 32
不幸的人，不是负有法律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数目还将大为减少。何况，就是把他交付法庭，我们大部分人每人至少也得摊一百卢布。

难道只有自私自利的打算才能支配我们吗？如果我们的一个同事降为士兵，我们能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能让他满腹牢骚地回顾我们选他做军需官的那一时刻吗？不能，我们绝不允许这样做。我们要表明，我们团的集体所遵循的是另外一些更为广泛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挽救K。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会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伟大和高尚，可以自豪地说：'我拯救了自己的同事；我做了一件神圣而光荣的

事'。"

这封呼吁书挽救了这个军官，挽救了他的家庭和团的名誉。遗憾的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任团参谋官职务总共还不到一年。他把工作以外的全部余暇时间都用于读书，花在皮沃特勒库夫郊外的打猎上，很少到军官当中来。他完全回避与女流交往。

无论是对熟人，还是对社会名流，他从不喜欢议论短长，他说，女人才专干这种事。他把女人一概称作幻想家和爱讲闲话的人，他不大重视女人的见解，怀疑她们的话。他回避与她们交往，他对这种交往极其厌恶与反感。[1]

后来，他给自己的一个旅伴写道：[2]"你不想结婚，也不迷恋给你挑选的那些未婚妻，这使我非常高兴。姑娘多得很，即使你再打
33 几年光棍也不晚。要知道，结婚是一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作出决定要特别慎重，不要自动钻进圈套。"

亲人们劝他结婚，不然，到了晚年就会感到孤独无依，无人照顾，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总是表示拒绝。[3]

他常说："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结婚。我出去考察，妻子会哭哭啼啼，我又不能带着老婆出去。最后一次考察结束时，我就住到乡下，打猎、捕鱼、深入研究我的搜集品。我将和我的老兵们住在一起，他们忠诚于我的程度并不亚于合法的妻子。"

他很少玩牌，一玩便常是巨赌[4]。他最大的嗜好就是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史书和游记。他经常在单身的团长那里吃饭，同他整晚整晚地一起聊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向往着象利文斯顿在非洲那样的生活。

---

1 И.Л.法捷耶夫：《回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2 1887年7月5日给哥萨克捷列绍夫的信。

3 侄儿弗·弗·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回忆。

4 据尼利松将军证实，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波洛茨克团期间，总共玩了两次，每次他都向本团团长谈过。

这样过了十个月。普尔热瓦尔斯基社会地位的唯一变化，就是因为他送交了《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手稿，因而被选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正式会员。这篇论文虽然是按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拟定的题目所写的，但它具有很多优点，达到了边区文献的卓越水平，引起了地理学会会员们的注意。其中有三名会员 34
弗·巴·别佐勃拉佐夫[1]，A.Г. 巴尔克曼和 A.O.什塔克利别尔格提议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学会会员，认为他是一个知识渊博、游历过俄罗斯的人。参加会议的有五十六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到四十六张选票，从 1864 年 2 月 5 日起成为地理学会的正式会员。

当时，第七步兵师师长不久就看中了波洛茨克团的这个参谋官。未征得本人和团长的同意，就任命普尔热瓦尔斯基中尉为师部高级参谋官[2]。由于师长性格变化无常，难以相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任职两个月就要求准假四个月，于 1864 年 7 月 23 日被免职回团。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回到奥特腊德诺耶后，在整个假期内，他除了从事他所喜好的打猎外，就是认真研究动物学、植物学。他越是入迷地从事这些工作，实现那久已隐藏于内心的奔向遥远的、无人知晓的国度去，到欧洲人还没踏上足迹的地方去的理想就越强烈。起初，他原想沿着贝克尔的足迹去发现白尼罗河的河源；他说，经费不足[3]阻碍着理想的实现，他常对此兴叹。这使他放弃了旅行非洲的计划，把注意力转向研究亚洲，即使在服役的条件下， 35
旅行亚洲也是可能办到的。当时，甚至连俄国部队所驻扎的亚洲那些地区也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考察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刚刚着

---

1 院士，卒于 1889 年。

2 原波洛茨克团团长尼利松将军的书简。

3 米·拉乌尼茨：《忆故友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简记》。

手认真研究世界这一地区时，对这一点就确信不疑了。他是个尉官，用自己薪俸的一点点余钱买几本书是不能满足他的需求的。这几本书在他看来对于获得一个旅行家所必需具备的科学知识来说，实在是太不够了。只有在设有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的科学中心，他的求知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到华沙去，以便设法到当时刚刚创办的士官学校去。在华沙，他遇见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老同学米·拉乌尼茨和热尔图欣。在他们的协助下，在该校校长阿基莫夫中校[1]和华沙军区副参谋长切尔尼茨基将军的帮助下，他于1864年12月被任命为学校的排级教官，兼任历史和地理教员。

华沙的生活，换言之，华沙任职阶段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最幸福的时期。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华沙使他完全成熟了，给他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他离开了寂寞无聊的驻地，摆脱掉那些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的半愚昧的人们，来到了一个藏有大量科学资料的欧洲城市，生活在有教养的同学中间。这一切当然从根本上
36 改变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处境，他可以完全致力于他所喜好的课业。

在以往的服役中，他力图不与普通人为伍，不随波逐流，这使他养成了独立、坚毅的性格；在年青时代服役时，由于钱不足，花钱上受了限制，最起码的一点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使他满足，因此他没有养成任何恶习，只靠现有的一点东西来维持生活。他头脑灵活敏感，有进取心，善于对比，总结周围的一切事物，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不为初步印象所迷惑。他总是欢欢乐乐、谈笑风生，引人注目。同事和士官生都很喜欢他。士官生对他很崇拜，因为他总是关怀和热情地对待士官生和他们的学业。在学校的短短期间，尼古拉

1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阿基莫夫，后来的巴甫洛夫军事学校的校长，在职期间逝世，当时为中将。

·米哈伊洛维奇还办了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注意指导士官生读书。他对待他们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能够适应他们的年龄和程度，设法使他们长进。他既是办事员，又掌管图书馆，还教两门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几乎总是在学校里，每天都可以在校内见到他，不论是早晨还是晚上。

他总是起得很早，在四点钟左右，穿着内衣就坐下来学习。他除了阅读地理、历史各种著作外，还专门研究动物学和植物学，给士官生编写地理讲义，这些小册子后来都石印出版了。早晨八点钟前，他就来到学校，直接到教室去。在课堂上，他熟知所讲的课程，口才又好，吸引了许多听众。他讲课声音宏亮，清楚易懂，他凭记忆大段地引用最杰出的科学家的著作。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记忆力和雄辩的才华，而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学生对研究这 37
门课程的兴趣，也就是说，为了鼓励他们，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只是由于从这种动机出发，才能解释清楚，他这种绘声绘色地随口引用著名作者的文章，用得恰到好处，是为了激励学生读这些书(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希望通过这种阅读，能卓有成效地使他们勤奋学习。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一个好友说：[1]“我可以证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教学法不是以自己的词句而津津乐道和夸夸其谈，而是某种感化学员的方法，达到某种陶冶学生性格，启发学生蒙眬智力的目的。关于这件事，在学校的工作人员中有过不少议论，但是，论在教师中的地位，论天才，论知识面广，论坚强信念，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比起其他教师来，对学生更有帮助。因此，青年人都跟随他，毫不顾虑这一切的后果如何。”

假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手头上有其他材料，那末，毫无疑问，他就会采用其他方法。但对知识贫乏的青年人，对那些因书

1 1889年3月7日И.Л. 法捷耶夫致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本知识深奥难懂而逃离学校的人，对二十来岁的人不能枯燥地讲解，而应采用诱导的方法。后来，士官学校的学员，不论在素养上或在年龄方面都大大地起了变化，在知识上可以对他们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而这些学校在创办初期，只能用些引人入胜的事例，加上笑话或精彩的旅游片断，才能使这些蒙眬的科学发挥力量。

作为一个教官，能把兄弟班排的士官生吸引过来听课，他的功
38 劳就更大。这种情况引起了教官们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向校长抱怨，说普尔热瓦尔斯基夺去了他们的听众。真是滑稽可笑。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之毫不在意，满腔热忱，精力充沛地投身到教育青年的事业中去。他编写了既简明而又引人入胜的普通地理讲义。他从不误课。此外，在 1866 年谢肉节期间，他就地理发现史问题作了四次公开讲演，吸引了许多其他专业的听众，其中包括华沙大学的教授们。这些讲演总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他把讲演的收入捐给了在波兰暴乱中俄国死难者的家属，或者资助在华沙大学学习的俄籍穷苦学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出色的教官。他总是公正地评价自己学生的知识水平。宽容得意门生的做法在他那里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不偏不倚，就是对待最得意的门生，也常给一分和零分。

他的一个学生说：[1] “士官生 K 常拜访他，跟他很亲近，由于地理、历史考试不及格，不得不在第二年留级。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坚持要这样做。无论是母亲的眼泪，还是 K 本人的一定努力学习的保证，以及同事们和长官们为 K 的求情，都没有动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公正决定。”

他针对大家那种令人生厌的哀求，总是回答我们说：“小伙子们，如果我把 K 的二分提为三分，那么为了公正起见，必须给 A，
39 给 P 和其他人都得提分。我做了这样的让步之后，你们不会感到

1 涅米拉：《回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我可笑可鄙吗？那么还有公正可言吗？请记住这句名言吧：我只知道一种人，那就是人类，我只懂得一条法规，那就是公正。”

青年人，对一切公正的事情一般都有共鸣，容易服从权威和天才。他们也正是这样，服从才智超群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以自己的威信努力发展学生的天分。结果，他的许多学生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升入大学的自然科学系或农业科学院等处继续深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教育宗旨完全实现了，这一点不止一次地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欢乐。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早晨八点到十二点在学校致力于工作。然后顺路随便在哪里吃点早饭，便去华沙大学动物博物馆或去植物园。与动物博物馆馆长 B. K. 塔恰诺夫斯基或植物园园长亚历山大罗维奇交谈，以巩固学过的书本知识。[1]

他下午三点钟前返回学校，然后在当时的单身汉瓦·彼·阿基莫夫那里吃午饭，饭后，他这个事务员和图书管理员就处理日常来往信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晚上没有课，大部分夜晚都在家里度过。他从来不到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去，根本就不喜欢戏剧。“作为一个性格严谨、始终如一的人，他不容许自我欺骗。这也是他不爱戏剧和一些娱乐的原因。”[2]

他埋头于自己的业务，除了几个友人和同事外，很少到别人家 40
去作客。总参谋部的一些军官是他的至友，形成了一个相当亲密无间的小圈子。他们有：米·拉乌尼茨、热尔图欣、士官学校校长阿基莫夫，大尉工程师恩格利、И.Л.法捷耶夫等少数几个人。他们不是集中在这家，就是集中在那家，常常打牌。他的一个同事说：[3]“我们多半是动输赢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只当庄家，

1 И. Л. 法捷耶夫：《回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他生前一直与塔恰诺夫斯基保持经常联系，在他开始学术活动时，并经常向其请教。

2 同上。

3 米·拉乌尼茨：《忆故友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简记》。

有时赢去我们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和出版地理课本的收入后来成为他到西伯利亚旅行的一点微薄积累金的基础。"[1] 除了这种交往，他哪也不露面。如果有闲暇时间，就到华沙近郊去打猎。

打猎既能满足他天生的嗜好，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由于没有机会出去打猎，下一周内就感到头疼，甚至昏昏沉沉。很遗憾，由于波兰王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关系，打猎碰上一些麻烦。有一次他穿着打猎服装，就被扣下了。在弄清情况和他的身分之前，他不得不在（警察所的）拘留室里坐了很长时间[2]。

这种严格的限制迫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能经常出去打猎。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士官学校的青年人中间，或在自己家里。他总是为青年人所包围，这符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禀
41 性和影响别人的意愿，这也成了他活泼和爽朗心绪的因素。И.Л.法捷耶夫在自己的回忆中说："由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敏感，这种情况对他的生活环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换一种环境，他就会多疑、易怒，无法胜任脑力劳动。青年人对他热爱，对他忠诚，他们对待事业满腔热忱，这一切使他本人受到了鼓舞，永远使他兢兢业业，精力充沛。他意识到这一点，就他本人来说，他爱护和关怀青年人，表现出他所固有的温存。"

他象父亲关心子女一般地对待士官生，他每周两次把自己亲手创办的图书馆中的图书分发给他们阅读。然后，晚上七时左右他就带领那些帮他做这件事的士官生佩利佐夫[3]、霍金斯基，有时邀请其他人去他家[4]。

---

1 他去伊尔库次克时有一千卢布。

2 米·拉乌尼茨：《忆故友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简记》。

3 佩利佐夫后来曾随他老师去蒙古旅行。

4 他邀请士官生是有选择的，主要是他所看中的人，要具备卓越的才能、敏锐的观察力、热爱自然、喜欢打猎和旅行。

他的住所有三个不大的房间。摆设十分简单，是个一般尉官的环境，有几把水青冈木做的椅子，一张普通的桌子和同样的木床以及几支枪。这就是全部陈设。但是，对他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是从斯摩棱斯克、拉当和华沙三省的植物区系中搜集来的植物标本集和几架科学书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特别爱读小说，对小说不大感兴趣，但是，他却经常读报，订阅几种报纸。诗人中，他特别喜爱拜伦、莱蒙托夫，《恶魔》这首诗他能背诵下来，常常朗诵。外国作家中，他很赞赏维克多·雨果，记住了他的作品中的一 42
些段落。洪堡的《自然景色》、里特的《亚细亚》等等是他案头的参考书。为了买自己专业用的科学作品，他几乎花了所有的余钱，经常订购《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当他的钱不够时，就到科让齐科夫书店去赊书。他几乎每天都到这个书店打听新书出版的消息。他常在学校、在值日时或在自己的住所里同自己的学生谈论他了解到的所有新消息。

他在自己的住所里经常花许多钱，摆丰盛的食品款待自己的客人——士官生。他的忠实仆人扎伊金是做梨汁、苹果汁等各种果汁的行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很喜欢这些东西，总是储存整桶整桶的果汁，用以招待自己的客人。在熟人至友之中他以极其善良，对人信赖，殷勤好客而著称。俄罗斯有句谚语："凡是锅中有，全端客人手"，他请客的时候，就是遵循这条谚语做的。他自己是个爱吃甜食的人，饭量大，吃得快。而且喜欢让客人们象他那样，不要慢条斯理的，但要吃得饱，象所说的"要塞得满满的"[1]。这种癖好越来越强，使他肥胖起来，这才大大引起了他的惶恐，最 43

1 一个用午饭时在场的人说道："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端来一大碗汤。我想这么一大碗汤，看来他是在等某位客人。但我吃惊的是，谈话间，他却把碗中的东西给吃个净光，随后倒了半杯红葡萄酒，一饮而尽，外加一杯碳酸矿泉水，吩咐上第二道菜，碗比刚才的略小，里面有三块煎牛排，他都一块接一块地吃掉了，同时，把红葡萄酒加上一半矿泉水，喝掉。"（瓦连金·鲍利舍夫的回忆）

后终于成为他早亡的原因之一。

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一个常客说[1]："他喝茶时，除了吃面包、果子酱、糖果外，还要吃香肠、干酪、沙丁鱼、苹果、无花果、枣和橙子，然后，客人临走时，还吃青鱼、熏鲑鱼和鲑鱼肉，就代替了晚饭。"不作热食，因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在家开伙。他不请我们喝伏特加酒，他自己也不喝。

"我们从不难为他，打扰他。而且他也是个不拘泥于礼节的人。当我们感到他想工作时，谁也不敢进他所在的房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从书架上取下他珍藏的书籍读一个晚上。也常有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在他的住所坐上六、七个小时，一直到走都没见到他。在这样的夜晚，扎伊金就端上茶、各样小菜，用手指点着威吓我们，不停地小声说：'静，静；司官生先生们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读书的时候，不让吵吵闹闹。'然后他倒上茶，把食物放到盘子里就踮着脚悄悄地进到自己主人的屋里去。"

晚上九点钟左右，士官生走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通常是躺下睡觉。但有些晚上是例外的，因为这时到他这儿来的都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和同事、士官学校的教官和华沙大学自然科学系的学生们、动物博物馆馆长塔恰诺夫斯基[2]，还有私人营业的标本员，
44 一个波兰化的德国人，罗伯特·乔赫尔。在这种交际场合，主人喜欢长谈，常把客人留到深夜。最爱谈的话题当然是自然科学和历史。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约翰·塞尔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

这位历史学家说过："这就是我的理解，这就是历史。应当把历史看成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人类的一切蠢事都会反映出来。"

---

1 弗·涅米拉：《回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① "士官生"的不正确的发音。——译者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第一次旅行后来到了华沙，想见塔恰诺夫斯基，以便同他一起确定新发现的鸟的种类。

他不承认现代文明社会对人类有好处，他说过，统计资料证明，进步不可能补偿人类在最近一个世纪精神上的损失。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人的潮流比大自然的任何灾难更可怕，更具有毁灭性：无论是严冬、还是风暴，无论是饲料缺乏还是空气稀薄，这一切远不能和向前发展的文化以及所谓的人类文明给大自然创造物所带来的致命创伤相比。大自然的平衡遭到破坏，人工的东西代替了天然的东西，正如威尔斯所说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只有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是纯洁的，是人类不能征服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很晚的时候写道：[1]"我不大相信文明的益处。要知道，其益处主要可以归结为给我们生存的这个苦药丸只不过是裹上一层糖衣而已，或加上了各种香料，至于它可以毁灭生活之所以成为美好的一切幻想，那就更不用说了。依我看，智能有限反倒是个人幸福得以延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博物学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对此交换想法使尼古拉·米 45
哈伊洛维奇振奋起来。他总是努力抓住谈话的主动权，成了谈话的首要人物，谈话中流露出他学识渊博，善于总结和抓住要点。他侃侃而谈，使人着迷。多年之后，一个同事写信给他说：[2]"您的信同您以往在场时一样，鼓舞人心，耐人寻味。您是我的亲人，在您的身边我总是感受更深，思路更广。我还记得很清楚，您是那样善于，而且乐于同别人交谈您对那美好的'上帝创造的世界'一片热爱的感情。"

无限美好的大自然使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着迷，吸引着他，使他念念不忘游历，去探索未经考察的地方。但是，他暂时还没有任何物质条件来实现这一愿望。他最多也不过是波洛茨克步

1 1887年6月27日致A.A.施特劳赫的信。

2 阿尔卡基·别涅夫斯基1874年1月25日的信。

兵团的一个上尉，他总想调到总参谋部去工作，但最初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是波兰姓氏，只是由于华沙军区副参谋长切尔尼茨基少将的同情，帮了忙，从而为科学立下了大功。

1866 年 3 月，切尔尼茨基将军呈请军事学院院长、侍从武官尼·瓦·伊萨科夫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上尉到土耳其斯坦边区去任职，以便调进总参谋部。

切尔尼茨基补充写道：[1]“目前我中亚各区还很少考察，该军官
46 在地理、历史和统计学方面造诣很深，对于编写这些地区的统计报告会大有益处。”

切尔尼茨基的呈文转到总参谋长盖金伯爵手里，附有侍从武官尼·瓦·伊萨科夫的下述一张便函：[2]

“亲爱的费多尔·洛金诺维奇伯爵，切尔尼茨基从华沙来的呈文谈到了一个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人。此人在教课时我见过，看来，他很有才干，是个机敏的军官，他渴望干一番事业，但是，那里却无用武之地。”

过了八个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决定再次提出申请。10 月，华沙军区参谋长明克维茨中将请求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上尉调到总参谋部，如果不去土耳其斯坦，就到东西伯利亚军区去任职[3]。切尔尼茨基将军过了两天又在给格·瓦·麦谢里诺夫的信中说道：[4]本人深知该军官有许多长处，尽管有了正式推荐，我认为有责任并从我个人的角度恳请阁下录用该军官，尤其是他完全符合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条件。”

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经考试，就以二等成绩在学院优先

---

1 1866 年 3 月 12 日的报告书。总参谋部档案库，办公室档案，第 82 号卷宗。

2 1886 年 5 月 7 日便函，总参谋部档案库，办公室档案，第 82 号。（1886 年为 1866 年之误。——译者）

3 明克维茨将军 10 月 20 日给总参谋部的公函，第 6532 号。

4 10 月 22 日切尔尼茨基写给总参谋部副参谋长的信。第 6502 号。

毕业，所以总参谋部里有人提出疑问，他能否符合总参谋部任职的全部条件？当学院院长列昂节夫将军声明，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学院的两年学习中，以自己的才干、学习勤奋闻名全校时，怀疑被打 47
消了[1]。于是在 1866 年 11 月 17 日下达了命令[2]，将普尔热瓦尔斯基调到总参谋部，并委任他去东西伯利亚军区报到任职。

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听到这一调动都很难过，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却非常高兴，急忙准备到新的岗位去上任。

1 1866 年 11 月 7 日列昂节夫将军给麦谢里诺夫将军的信。

2 1866 年 11 月 17 日总参谋部下达的命令。

第 三 章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去彼得堡。普尔热瓦尔斯基想得到地理学会物质援助来实现其旅行的尝试落空。抵伊尔库次克。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协助普尔热瓦尔斯基实现愿望。派他去乌苏里边区。为其拟定的目的。西伯利亚留给他的印象。离开伊尔库次克。旅行的最初日子。旅行家的兴奋心情。他给亲友和学生的信。乌苏里边区的特点。在乌苏里边区六个月的旅行成果。向往去满洲旅行。兴凯湖上观察鸟类迁徙。打猎。红胡子暴乱。任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苏昌支队参谋长。镇压暴乱。尼古拉耶夫斯克①的生活。对社交的评价。在伊尔库次克的公开讲演。

1867—1869 年

出发前的准备时间不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 1866 年 12 月接到调令，1867 年 1 月中旬就离开华沙。他带了一名标本员，是我们熟悉的德国人罗伯特·乔赫尔，条件是，将沿途搜集的全部标本对半平分。但是，遗憾的是，罗伯特·乔赫尔在离开华沙之前恋上了一个叫阿玛丽娅的姑娘，他时常陷入极大的苦恼中。普尔热瓦尔斯基后来只得把他从西伯利亚打发回来。

1867 年 3 月末，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他的一个同伴到了伊尔库次克，28 日拜见上司。

① 即庙街。——译者

在路过彼得堡的时候，他以地理学会会员的身分，初次结识了当时自然地理分部主席，即现在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彼·彼·谢苗诺夫，并向他汇报了他自己拟定的中亚旅行计划，请求俄 49
国皇家地理学会给予帮助和照顾。

彼·彼·谢苗诺夫说[1]："在当时，学会对个人主动进行旅行的年轻的旅行家们极少提供物质帮助，这可能是因为这种主动性还颇为罕见。但有时学会也装备自己的探险队，专门挑选一些有科学专著的知名人士、经探险队组织者的推荐作为队员。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当时在科学界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因此，学会理事会不同意给他津贴来进行他的事业，尤其是组织一支由他率领的探险队更是不能同意。我作为分部主席，同时也深信，这个天才的年轻人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旅行家，我还是尽量鼓励他，对他表示亲切同情，又分别给我的老朋友科尔萨科夫总督[2]和我们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主席以及西伯利亚部队司令、聪敏干练的库克利将军写了推荐书。同时我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保证：如果他能自己筹款进行一次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对乌苏里边区的旅行和勘查，以此证明他旅行的本事和地理勘探的才能，那么他从西伯利亚返回后，就有希望通过学会组织一支由他率领的较为重要的中亚探险队。"

库克利将军亲切地接见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他十分 50
友好，并找机会让他出差。在此期间，派他去检查整理图书馆藏书，他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理好图书馆。

同时，关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乌苏里边区旅行的问题正在加紧进行。他请求派他去搞边区统计概述，并保证对该地按

---

1 1888年11月9日，《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为题的讲话。皇家地理学会出版，圣彼得堡，1889年。

2 科尔萨科夫将军和彼·彼·谢苗诺夫是近卫军尉官学校时的同学。

地理科学其他分支的要求进行勘查。为此他表示要为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效劳，该会也表示乐于给予协助，为他提供测量和天文仪器以及一小笔钱。这笔钱对一个掏光了腰包[1]的人来说，是非常及时的。他还在彼得堡时就把所有的钱买了一支猎枪和一些书籍，这些书都是有关描述东西伯利亚，特别是描述阿穆尔边区的。另一方面，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分会的协助也是一件极为荣幸的事，西伯利亚分会作为一个学术机关在当地总督们的眼里作用重大，享有盛誉。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大力支持分会，凡有关科学问题均转交给它来作出结论。[2] 分会在后来的一些总督的眼里仍保持威望，对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来说，得到分会的庇护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应该说明，西伯利亚分会的许多会员对他都有某种怀疑，特别是因为他对自己将来旅行的重要成果
51 说得那么自信，这给人留下了话柄，认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自负和吹牛，从他的过去来看，没有任何根据可以那么自信。

原西伯利亚分会的一个会员写道：[3]“但是，结果证明，在这种自信之中显示了天才的威力，在他准备从事的工作中这种天才表现得十分突出。”

1867 年 5 月初，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知他将被派到乌苏里边区去，派去的目的：一、视察驻扎在当地的两个边防营的布署；二、搜集当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即满洲人和朝鲜人）居民点的数字和状况的情报；三、探清通往满洲和朝鲜边境的道路；

---

1 他腰里的钱并不多，用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的话来说，他有一小笔钱是靠讲课积下的，外加薪俸，两匹马的驿马费和打牌赢来的一千卢布（《俄国旧事》，1888 年，第 11 期，第 536 页。《我亲自听到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讲的故事》）。

2 根据 Л.П. 索菲亚诺的口述，他是东西伯利亚原炮兵队长和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主席。

3 瓦·利平斯基于 1888 年 11 月 22 日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在初次相识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留给彼·彼·谢苗诺夫的印象也是这样的。

四、修正军事路线图，把他将停留的新地点填在图上；五、随意进行某些科学考察。除此之外，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还委托他，尽可能把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记述下来，并搜集动植物标本。

新的环境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西伯利亚使他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说："荒凉、辽阔、自由，我无限喜欢。"何况还面临着这样的出差，这是他从小就向往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实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心愿后，开始经常去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图书馆，整天整天查找和翻阅有关乌苏里边区的手稿和书籍。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实在令人惊叹 52
不已。凡登载在分会《学报》上的文章和不管哪一种文学杂志上无关紧要的文稿和短评，他都通读或翻阅过[1]。凡引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关注的地方，他都记入备忘手册，手册成了他这次旅行的指南。他十分认真地加紧进行准备工作，这使他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在科学上，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说："我通晓植物学、鸟类学等等，我还有与这方面有关的大量藏书。"

他请自己的朋友 И. Л. 法捷耶夫给他寄新版弗里奇大开本动物图集，因为图集中只有鸟纲，他又委托了解一下是否有法、德的哺乳纲、两栖纲和鱼纲动物大全；请求寄一本波俄辞典[2]，下几期的布勒姆写的鸟纲等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处于兴奋状态，从而大大抵补了出发前的过度操劳，他在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中说：[3]"早就打算给您写信，但总是抽不出一点空来，现在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办。

1 瓦·利平斯基于 1888 年 11 月 22 日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2 他还写道："我有本好书，季津高兹的鸟类学，波兰文，而且为了这一点，我在这里跟一个被流放的波兰人学了波兰文，但是，辞典还是必不可少的。"

3 1867 年 5 月 23 日于伊尔库次克。

53 可怎么能不忙呢！再过三天，即5月16日，我就要去阿穆尔，① 从那儿到乌苏里江、兴凯湖和太平洋岸边，直至朝鲜边境。

总之，考察是一种极好的活动。我高兴极了！主要是我可以单独地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选择地点和安排工作。是的，对大部分未被文明的欧洲人的足迹踏过的地方进行考察——这一令人羡慕的运气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况且，这将是我第一次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因此，需要努力工作。但是，倒霉的是，给我规定的返回伊尔库次克的期限太短了，总共才六个月。而去兴凯湖一次却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还要返回，结果我在乌苏里边区南部，最多只能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要知道，这个地区是我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考察点。不过，我还是给彼·彼·谢苗诺夫（地理学会自然地理分部主席）去了封信，托他向科尔萨科夫提出申请，让我留在乌苏里边区的时间至少一年。

我从华沙带来的德国人（罗伯特·乔赫尔）原来是个废物，体力上一点也不能吃苦。不仅如此，（他）每天都哭哭啼啼想他的未婚妻（阿玛丽娅），思念华沙，再说，他最近不愿打猎，什么也不干，还说，什么都不能使他开心。结果我只好把他从我身边赶走。”

突然失去了一个旅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感到有些困难了。但是，有一天，非常偶然地来了一个十六岁的穷孩子，叫亚古诺夫，他是一个被流放移居此地的妇女的儿子，不久前当上了地形测绘员。初次见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非常喜欢他，甚至建议他去乌苏里。亚古诺夫同意了，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就开始教
54 他剥动物皮，制做动物标本。尽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想尽快地离开城市，到自由的天地里去，但训练亚古诺夫的工作多少也耽搁了出发的时间。

---

① 即黑龙江。——译者

他写道:[1] "关于伊尔库次克本身倒没有什么好写的，脏得厉害，物价昂贵到岂有此理的程度，什么都比欧洲贵一、二倍。但是每年都能出去考察，相形之下，这些坏处又算得了什么！除此之外，此地的上司好极了，这在欧洲白天打灯笼也找不到，因此在此地的总参谋部服务是非常好的。

9月，当我的学生再回到学校的时候，请代我向他们致意，告诉他们，我在远东永远怀念他们。

把我的请求转告他们：如果和去年一样，给高年级全班拍照的话，请他们给我寄一张来，这对我将是珍贵的礼物。并代转告教官们，他们答应过我的照片，让他们给我邮来。

我的考察装备都是以最大规模准备的，比如，光是铅砂我就带了四普特。[2] 所有这些东西必须用马驮着，穿过森林，非常麻烦。在乌苏里我会碰到老虎，我遇着就打，可能会把它打死。总之，我回去的时候会成为菲力的'森林中流浪汉'式的人物。请转告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阿基莫夫)，让他写信给鲍勃罗夫斯基，如果我的地理学能出版的话，就给我往伊尔库次克寄二十五本来。"[3]

普尔热瓦尔斯基又找到了一个旅伴，尼古拉耶夫先生。然后 55
在1867年5月21日离开了该城，沿着通往贝加尔湖的道路，再穿过整个外贝加尔去阿穆尔。

---

1 1867年5月23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摘自5月21日给舅舅巴·阿·卡列特尼科夫的信。从信中看出，他带了二十五磅火药。

3 巴维尔·奥西波维奇·鲍勃罗夫斯基当时主管所有的士官学校（现在是军法学院院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士官学校普通地理讲义》印于1867年，是低年级教程，该书在长时期内不仅是士官学校的教程，也是其它学校的教程。就其内容和阐述来说，可以把它看成是当时教科书中一本杰出的著作。虽然规定的大纲给本书划出了条条框框，可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打定主意，想给自己的学生更全面的地理知识。地理作为一门普通教学科目是使人了解自然、熟悉人类的。扩展学生的智力见识，激发他们热爱自然是这本教科书的基础。该书内容通俗，事实分列严谨、系统，就当时士官学校学生的知识水平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接受的。

他说："对一个人来说，当自己朝思暮想的愿望就要实现的日子，当经历了长时间的艰难险阻后，终于看到了自己梦寐已求的目的即将达到的日子是多么珍贵，多么值得纪念啊！"

在离开伊尔库次克六十俄里的地方，他看到了高山环抱的宽阔湖面，还看到了山巅上的积雪。贝加尔湖上的运输由几条私人商船承担，旅行家们搭乘一艘商船到对岸，立即改换驿马踏上了漫长的路途。他们马不停蹄，千里跋涉，横穿外贝加尔。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于6月5日抵达石勒喀河岸上的斯列谦斯克村。这条河与阿穆尔河的航运就是从此村开始的。

尽管阿穆尔河上有二十四条大小汽船航运，但还不能说交通方便，航运畅通。没有固定的和正常的航程，因为船的航向不同，时
56 间不同，一切都得根据上司的需要来调遣。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他们被随便安排上船，"有的被送进船舱，那里人挤得满满的，就象木桶里的鲱鱼一样；有的被送上甲板，在露天底下[1]。"在很多船上都没有小吃部，而各站的停留时间都很短，沿途经过的尽是贫穷的哥萨克村镇，要储备点吃的真是相当困难。此外还应附加一笔，即石勒喀河的浅水期经常影响定期航行，时常造成轮船搁浅，有时就撞出几个窟窿。6月9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了斯列谦斯克村，船还没航行一百俄里就一下子猛撞到礁石上，撞了个大洞，只好修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拿定主意坐小船继续前进。这倒反好些，因为他可以进一步了解所经过的地带。

旅行家们虽然时常停下来猎取鸟兽，但是，由于石勒喀河水流湍急，一昼夜还可以行一百俄里的水路。6月14日，他们到达了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汇合口，到了大河阿穆尔的起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由这里到达阿尔巴津①——一个富庶的哥萨克镇，

1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圣彼得堡，1870年，第5页。

① 即雅克萨。——译者

在这里转乘汽轮前往布拉戈维申斯克①，然后再去尼古拉耶夫斯克。旅行家们从离开伊尔库次克起，整整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才于6月26日在乌苏里江江口的哈巴罗夫卡②镇登岸。从此他们可以沿乌苏里江缓缓行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这一地区及其自然和居民。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阿穆尔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荒凉地方。在难于通行的、本地人称之为泰加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偶尔碰上几个哥萨克小村子。河岸上有时能碰见满洲人的帐篷，这些帐篷是用木柱支起，蒙上兽皮搭成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 57
道："一大群满洲野人看到了轮船后，跑到河岸边来，惊奇地看着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赤身露体。轮船从他们身旁飞快地驶了过去，随后仍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在这些树林中通常都是这样寂静，这寂静只是偶尔被呼啸的风声、潺潺的溪流、断断续续的鸟啼兽吼所打破。"

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两岸的森林以及整个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特点都是死一般的寂静。偶尔才能听到鸣禽的叫声，百年的参天大树也都阴郁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密密麻麻的小树林和腐烂的树墩很难通行，使人每走一步都感到是置身于无人到过的处女林中。

沿阿穆尔河往南走，植物景色开始变化，针叶林渐渐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大面积的阔叶林。有时大片的核桃树、黄菠萝和欧洲种的橡树、椴树、槭树连在一起。枝干交错，茂密成林，有时连阳光都照不进去。地上满是林下灌木，多为小核桃树、小菠萝和其他灌木，缠满了蔓生植物，比如葡萄和山药遍地爬蔓，象一整块绿色地毯铺在地上，有的则缠在树身上，或者象绚丽的花绦从树上垂

① 即海兰泡。——译者
② 即伯力。——译者

了下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热带森林的景象：这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
58 仿佛是椰子树，那弯弯曲曲的葡萄树好象热带的藤本植物。看到在这里碰到的动植物界的这种南北混杂现象是何等令人惊奇。罗汉松满缠着葡萄蔓，黄菠萝、核桃树与雪松、冷杉并排在一起，其样子特别令人惊异。猎犬在为您搜索熊、貂，而且就在这里周围可能碰到虎，它们长得象孟加拉热带丛林中的老虎一样大，一样有力气。此地大自然雄伟壮丽景色并没有因为人的到来而遭到破坏。时而有捕兽的人，慢腾腾地走着，或者一个游牧的野人在支自己的帐篷。与其说这是破坏，倒不如说这是对荒野的处女般的大自然景色的点缀……"

阿穆尔的自然景色就是这样的。乌苏里江上的景色也同样如此。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买到了一只小船，在哈巴罗夫卡住了几天，然后雇了几个船夫[1] 沿着乌苏里江溯流而上。从乌苏里江口到终点布色镇(四百七十七俄里)船行二十三天，其间常常下雨，影响了各种考察活动。江水溢出乌苏里河岸，淹没了所有草地，有时一整天都上不了岸。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道：[2] "在行船期间，逆急流而上，船行十分缓慢，一般是我和副手在岸上步行采集植物，碰上鸟也打。这两件事就大大地减缓了前进的速度，
59 哥萨克船夫对此感到实在厌烦。他们把我们的这种活动看成是胡闹和幼稚可笑。"

---

1 在每个哥萨克村都轮换一些船夫。在乌苏里边区赶邮车和运送的人是哥萨克移民流放犯的一种徭役。他们的义务是每村冬天供给马匹，夏天出船夫和船只。每班一星期，冬天驿马费每匹马一俄里付三戈比，而夏天每个船夫一俄里付三戈比。冬天常常是骑马，而夏天只有水路可行。

2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67—1869年》，圣彼得堡，1870年，第47页。

平时天一放亮，旅行家们就起来了，赶忙喝完茶，就继续赶路。一到凉爽的晚上，他们就停下来，晾干采集到的植物，制作一、两只鸟的标本，并把一天所见扼要地加以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选块干沙土地，小船靠岸露营，生篝火，煮上茶，做晚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我们有时到深夜才把工作做完，当即躺到篝火旁，不管蚊子咬得多凶，也很快就进入梦乡了。清晨的寒气常常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把我们冻醒，我们就起来急忙赶路。在乌苏里江旅行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不幸的是，大雨连绵，大大阻碍了旅行的顺利进程，这时，只好在小村子里过夜，虽是夜间，也得烤干衣服和采集来的标本。”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布色镇乘轮船沿着松阿察河去兴凯湖。两天半后抵达土里罗格镇，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然后转到卡缅-累博洛夫镇。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一星期。整个8月份他都是在兴凯湖畔度过的。对农民进行了调查，采集植物和打猎。他给И. Л. 法捷耶夫写信说：[2]“如果您现在能看见我的话，大概不会认出我来，因为我已在森林里过了整整两个月，胡子有一俄寸长，衣服破得大概连欧洲的乞丐也不会穿的。但最大的困难将在冬天，那时候(10月，11月)我将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坐在驮包上 60
走一千俄里。当我回到伊尔库次克时，我一定要穿着那一身衣服把我这个样子照下来，给你邮到华沙去。”7月初，当他登上乌苏里江口赫赫齐尔群山时，他想起了华沙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要知道，他正是在华沙度过了数年大好光阴，正是在华沙变得完全成熟，炼得十分坚强，正是在华沙有他的好友。群山的一个顶峰，高高地耸立在周围的平原上。山顶上，长着一棵巨大的罗汉松。在这棵树上他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两个得意门生佩利佐夫和

1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67—1869年》，圣彼得堡，1870年版，第49页。

2 1867年8月28日于兴凯湖。

霍金斯基的名字。在兴凯湖，他也常常思念华沙，想念他的朋友和学生。

他写道：[1]“我日夜思念的学生们！我从遥远的地方，满洲的腹地，兴凯湖之滨给你们写信。可能我的信写得太短，太简单，请千万不要见怪，要知道，我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写这封信。如果把我现在所看到的全部写进去，那么最少也得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我那本准备出版的笔记现在还有一百五十多页没有整理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在我旅行的这些地方对每个求知的人来说有多少有趣的事情啊！

现在，我研究兴凯湖的动植物区系已有三个星期了，我差不多走遍了整个兴凯湖。在兴凯湖和乌苏里江这一整段时间里，我已采集了一千二百多棵植物，一些两栖动物，做了六十个鸟的标本，发现了二十二种在乌苏里江和兴凯湖目前还叫不出名的鸟。所有这些，我正在详细记载，准备出版。除此之外，我还进行了气象观测。
61 工作繁多，因此我一天睡眠不超过五小时。虽然我从伊尔库次克雇了一个年轻人干活，但在科学工作中他是无法帮我忙的。

明天我将离开兴凯湖到太平洋沿岸去，到朝鲜边境，去波谢特湾，从那里进入朝鲜，去珲春城。然后进山两个月（10月和11月），12月初再到乌苏里，如果不是按我的请求让我在这里多留半年时间的话，那么新年前我就得从乌苏里回伊尔库次克去。

冬天，骑驮马在山里行进，没有道路是困难的，但我故意选择了这个时间，是为了能有机会考察当地的哺乳动物。我将顺便打打虎，这里的虎到处都有，但是，我连一只还没有碰到。只是有时带着我的猎野禽的犬去打老实的山鸡。

就写到这里吧。如果你们多少还记得我的话，那就写回信吧。通信地址是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写上我的名字。你们的回信

1 1867年8月28日于兴凯湖，北纬44½°。卡缅-累博洛夫边卡。

将使我一一你们的终生好友无限快慰。”

虽然已入深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还是找到了一百三十种开花的植物。打猎也收获很大，遇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事情。比如，在乌苏里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哺乳动物——黑兎子。由于缺少吸水纸，所以他没有把乌苏里的植物采集全，只是采集了那些在欧洲少见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的植物。在兴凯湖，他采集了在深秋季节一切能够采集到的植物。另外，他的搜集品中又多了四十只蝴蝶、大约五十个蜘蛛、几条赤练蛇和蝾螈。总之，所搜集到的植物和鸟类标本就足足装了三大箱子，重约五普特，他把这些箱子随船 62
运到斯列谦斯克镇，等回去时再取。[1] 9月初，他离开了兴凯湖去日本海沿岸。一条穿过狭长的草地的驿道联结去日本海的交通，这条驿道是从卡缅-累博洛夫边卡[2] 通到绥芬河的。

这条路行车相当好，但是，一般说来，通日本海沿岸特别是到乌苏里江流域去的驿道只有冬天才能通行。因为，穿过松阿察沼泽地的驿道夏天是根本无法通过的。

草地的最南端有两个俄罗斯村：一个是尼古拉耶夫，另一个是相距五俄里的绥芬村。到了这两个村子后，普尔热瓦尔斯基顺绥芬河而下，抵达一条河口后，乘三桅螺旋桨帆船“阿列乌特号”到了诺夫哥罗德港，这个港在我国版图最南端的波谢特湾里。他在这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驮载去圣奥耳加港考察，由此沿乌苏里江而行，以便了解南乌苏里边区不大清楚的地方，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对居住在苏昌和圣奥耳加港附近的我国农民进行登记。

出发之前大忙了一阵：要买六匹马、橡皮带、绳索等，这些最常用的东西在当地是很难弄到的，所以准备驮具并不容易。终于一

---

1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事务长的信。学会学报第4卷，第1期，1868年。

2 该边卡位于兴凯湖西南岸上，第三边防营司令部驻扎于此。

切准备就绪。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 10 月 16 日出发了，随行
63 的有他的旅伴亚古诺夫，还有两个由他雇来的照管驮马的士兵。探险队向绥芬河上的拉兹多尔诺耶边卡出发了。在这条全长一百七十俄里的旷野里只有一条驮运路，路上设有六站，每一站只有几匹马和三个充当马夫的士兵。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我的旅行日子开始飞快地过去。平日我黎明就起床，然后命令给马装驮。马和士兵应按指定方向走。我本人常常一个人先行，有时也和副手一起走。我除了带一支猎枪外，还随身携带了一把匕首和一支左轮手枪，以防碰上人或野兽这些敌人。而我的忠实的朋友——一条猎野禽的犬，总是事前给我报警。"

一路上这条狗找了大量的猎物，多得使这位旅行猎人不知往哪放。只好惋惜地连野山羊也扔掉了。要说打了多少猎物，说一句话就够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副手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打光了十二普特的枪砂和铅弹。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离开拉兹多尔诺耶边卡，顺着一条极坏的道路穿过绥芬沼泽地，在阿穆尔湾的一个山峰旁通过，再沿海岸走，顺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前进，于 10 月 26 日傍晚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①。道路十分恶劣，弄得马匹疲惫不堪，加之，由于不会装驮包，好几匹马的背部都磨破了，我们的旅行家只好在这个小镇上住了一个星期。镇内连驻防军在内，总共不超过五百人。11 月 4 日，他再向前走，沿着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而上。于 6 日中午到达乌苏里湾一个山峰上的俄国哨卡。

然后到了我国的什克托沃村所在地济木河口之后，旅行家们
64 先到石头河，然后到小乌济密河、大乌济密河，又翻过群山，进入苏昌河谷。他们一路上经受了很多艰难困苦：有时突然碰到暴风雪

① 即海参崴。——译者

和严寒，他们只得在露天过夜；有时道路不好，难以辨认，使他们迷了路，走了几个小时又走回到原出发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说实在的，我们田亩间的任何一条小径都要比这种偶尔才有个蛮子或异族人走过的小路容易辨认得多。而且，踏倒的草马上就能挺立起来，长得和原来一样有生气。可以肯定，一个生人在大部分林间小道——本边区的唯一交通路线上不可能走上三俄里而不迷路，这我可以打赌，赌什么都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克服了一切困难，进入苏昌河谷。这里的自然景色幽美，土地肥沃，鸟兽繁多，特别是山鸡更多，使他感到惊奇。在苏昌河谷除了一个中国居民点之外，还有两个紧紧相邻的俄国村，即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和弗拉基米尔斯科耶，离海滨大约有十二俄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心向往着大海，渴望到无边无际的大洋边去。于是在 11 月 25 日他离开了苏昌河谷，去圣奥耳加港。

他们走的小径常常伸向大洋岸边。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 "常常坐在悬崖之巅，举目眺望那蔚蓝的大海，百感交集。眼前浮现出人地不同的遥远国度。那里，春天常在，大洋波涛拍岸，岸上棕榈环抱。我仿佛箭似地飞到了那里，看到了一切奇景异物，看到了这充满生机、万物和谐的自然壮观……

随后，我陷入了沉思，我的思想回到了飘渺的远古，那时，大洋更加浩瀚无比。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动物或植物的时候，还只有小片陆地的时候，大洋就存在了。大洋亲眼看着第一个生物诞生在它的怀里；她用自己的奶汁哺育了它，她掀起浪花，唱着歌儿摇它入睡；大洋是地球上的老住户，任何地质学家都比不上她更清楚地球的历史，只有为数不多的岩石比这位德高望重的大洋年岁更大！……"

1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67—1869 年》，第 150 页。

旅行家们沿着极其难行的崎岖小道往前走，横涉冻河浅滩，12月1日抵套河。河的左岸耸立着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在冬天恶劣的天气里，他们一连数天都是在森林里过夜的。虽然很疲倦，有篝火，但是还睡不好，背着火的一面身子，寒风透骨，不得不一个劲地来回翻身，士兵们都说：（身子的）一侧在过盛夏的彼得节，另一侧在过严冬的圣诞节。旅行家们疲倦不堪，靴子磨坏了，衣服霉烂了，于12月7日终于到达圣奥耳加港[1]。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他的弟弟们写信说："从这里到乌苏里江流域四百俄里长的路途对我来说，是最难走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稍事休息之后，整理好行装，更换累垮了的马匹，备足物品，于12月14日冒着列氏28°的严寒出发了，
66 12月18日到了塔柱石河，河谷人口密集，都是汉人和鞑子。这里盛产黑貂。

从塔柱石河上游的一个最边上的村落起，为锡霍特山脉的一个山口，通到里伏锦河谷。在这八十俄里长的路线上没有一个居民点，需要走四天时间。这四天是整个考察中最困难的日子。这几天气温冷到23°—27°，这样冷的天气，在两英尺深的雪里过夜是极为艰苦的。有几夜没有水，只好化雪来烧茶、做晚饭。

路上，要泅水过河，穿过无路的森林，或者爬陡峭的几乎垂直的高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只有习惯于当地的马匹，才能经受得了这一切，欧洲的马就是用两个星期也走不过去。我的一匹马就活活累死了，另一匹马是在过一条一百俄丈宽的河时

---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圣奥耳加港见到三个小女孩。他们是一个医生死后留下的孤儿。这几个穷孩子是靠向维克曼中尉乞讨过活的。维克曼很快就要离开，扔下这几个孤儿让她们去听天由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心地善良，不能袖手旁观。他请求米·巴·季赫缅涅夫把她们送进尼古拉耶夫学院，并补充说："我与此事并不相干，但我出于人道也得张罗此事。"

2 1868年1月25日给瓦·彼·阿基莫夫的信。

碰上流冰而淹死的。”

里伏锦河直流七十俄里与三道沟河汇合。由此到刀毕河的汇流点叫乌拉河，汇流后的河流则称为乌苏里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急着要在新年前赶到乌苏里江的源头，确切些说，就是到刀毕河河口去，以便在当地的别利佐沃电报站里迎接新年。但是，希望并没有实现，12 月 30 日暴风雪深深地埋没了道路，以至到第二天傍晚，旅行家们离预期的目的地还有二十五俄里。只好在肮脏、简陋的一座房子里迎接新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只好在这里，在这 67
所房子里，在这粗野愚昧的蛮子当中迎接新年，迎接新年连块面包都没有，只有几俄磅布德（黍米）。但是，环境却是那样奇特，这只有在旅行家们的旅行生涯中才能遇到。我又一次不知不觉地回想起了以往历年的新年都是在什么地方，怎样地与亲友在一起欢度的。

现在，当我写到这几行的时候，有十五、六个粗野肮脏的，令人讨厌的蛮子围着我，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呆呆地盯着我写字。他们彼此交谈着，就我能听懂的意思，他们说我大概是一个买卖人，正在记过去买卖多少的帐目。这群愚昧之徒的愚蠢想法总是离不开投机取巧，买卖赢利之类。

今天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会有人想起我来，但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猜想到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所深入到的这些地方，大概连魔鬼都不会知道……

而我本人也只能心内思念着遥远的欧洲亲友，思念我的母亲，她在今天一定会几十次地想到她的尼古拉在哪里。

愿上帝赐给你们和睦安定，我的亲爱的亲人和朋友们！愿你们大家愉快地、幸福地欢度新年。将来我们会有新年欢聚的一天。然而，今天再过半小时，写完日记后，我将吃下这最后一点布德（黍

米)粥,在这烟雾弥漫的冰冷的房子里睡上一大觉……”

第二天早晨,探险队人员踏上了继续前进的道路,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深雪里走了足足一天。傍晚到达了电报站。从
68 这里经过一个小村子罗曼诺夫卡,于1月7日到达布色镇。至此才结束了冬季考察。历时三个月,行程一千零六十俄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认不出他十分熟悉的这一带地方。三英尺厚的大雪使一切都变了样:大片茂密的植物被大雪盖上了,那些在夏天由于芦苇杂草丛生而无法通行的地方,现在稀稀落落地露出来一些干枯的草茎。这儿的葡萄在夏天象堵墙似的枝叶密布,现在却如绳子一样盘在树上。除了黑雷鸟、啄木鸟和山雀外,其他鸟几乎看不到了,它们都离开了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六个月的考察取得了如下成果:一、采集了二百四十八种植物,为数一千多件,约一百种草子;二、在乌苏里和兴凯湖发现了三十六种新鸟,其中有一些品种在鸟类科学上也是新的;三、制作了八十六个鸟类标本;四、搜集了许多蝴蝶和蜘蛛;五、写成鸟类学和哺乳动物学专篇;六、登记了我国的全部移民区;七、登记了主要为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异族人口;八、整个旅行期间进行了气象观测;九、提供了关于陆路交通路线状况和哪些兵种可以沿此路线通行的详细情报。另外,他详细地察看了:1. 通往满洲和朝鲜边境的便于行进的路线;2. 从乌苏里江流域通往太平洋各港湾的路线。

他给弟弟们写信说:[1]“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出我的工作是繁杂的,多得要命。而且,这一切工作都得我自己干,因为我虽然有
69 个助手,可是他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只会晒植物,加上剥剥鸟皮。

---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的信,1868年1月25日寄自布色镇。见《1868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年度报告》,第12—17页。

我把我采集来的一部分标本献给了伊尔库次克博物馆，另一部分将邮往彼得堡给科学院。考察回去后，我将把我(在日记中)写的全部东西予以出版。

我将在今年(1868年)夏天对满洲、对松花江的发源地，对目前还沒有任何一个欧洲人到过的著名的长白山山脉进行另一次相当艰难而且是冒险性的考察。我当然还不知道这次考察是否能够成功，但不管怎样，在今年夏天，我也要到满洲去一次，说不定会到达长白山的。”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作为一个旅行家，其作用和活动立即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事业的兴旺，因为，就学术性旅行事业看来，在我们之中几乎还沒有一个人，出于个人的志愿——以过去年代里常有的那种忘我精神，为我国的科学考察事业怀着远大的抱负，准备去完成困难重重、路途迢迢的旅行。分会怀着极大的兴趣等着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搜集和加工的资料，这些资料将成为以后分会会刊的光辉篇章[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打算在乌苏里呆到二月中旬，设想了他将如何到兴凯湖去迎接春天，并在那里住到五月中旬，观察鸟类的迁徙。他写道：[2]“听说春天的兴凯湖有千千万万只鸟，它们从二月末开始迁徙。于是我可以打个够！制作大量的标本。为买三普特的枪砂，我须到离我现在住地四百俄里远的地方，即哈巴罗夫卡去买。这里的枪砂每普特最少也得二十五个银卢布。” 70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哈巴罗夫卡幻想到满洲去考察，他给阿穆尔省部队参谋长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季赫缅涅夫写信

---

1 《1868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年度报告》。

2 1868年1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于布色镇。

说，[1] 如果考察满洲能成的话，可以说，他一定会圆满地完成自己的旅行，为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他要去考察的地方，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普尔热瓦尔斯基提请给予帮助，没有这些帮助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科学成果。需要帮助的是：1.暂时派诺夫哥罗德边卡小队别洛勃罗多夫军士给他当翻译，没有翻译在满洲是寸步难行的[2]；2.寄给他列氏温度表或摄氏温度表一支，帕罗特气压表或空盒气压表一块；3.寄给一份施瓦尔茨的满洲地图（即阿穆尔地图）；4.如果尼古拉耶夫斯克有供晾干植物用的吸水纸请寄三令，否则就寄一些普通的茶色的（红色的）来；5.凡拨给探险队的经费均支付白银，因为在满洲不要纸币，而哈巴罗夫卡没有白银，只好用两张纸币去兑换一卢布硬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同一封信里补充说："我自己想扮做
71 商人出发，再办点货物由我身边的这个青年去卖。我想这样走起来比穿军服要方便多了。

最后，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现在我已到哈巴罗夫卡，但我把所有的行装和五匹驮载马都留在二十三号站了，因为我已决定2月中旬去兴凯湖，在五号驿站住到5月初，观察春天鸟的迁徙。从我的职务来说，我觉得我无论是在哈巴罗夫卡还是在兴凯湖反正一样，但对研究科学来说，两地却有很大的区别，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到过兴凯湖，更不用说是在春天了，湖上的鸟类区系几乎还根本无人知晓。如果我能在两个月制作出大约二百个鸟类标本，描述它们在这荒野里的春天生活，这对科研工作将有多么大的价值啊。五号驿站一带地方雄伟壮观：左右两边各有一湖，周围是地道的荒野。真是个僧侣们修行的好地方，这比住在充满尘世烦恼

---

1 1868年2月1日的信。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同他一起在珲春一个时期，知道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满洲话。"

的寺院里可强多了。

我将在2月中去那里。因此，如果在这段时间伊尔库次克方面万一不让我去考察的话，我反正不能在解冻前回伊尔库次克，就是从兴凯湖沿岸回来也是很方便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尽管在多方面，特别是吃的方面遇到了困难，但他仍然认为在松阿察河的发源地兴凯湖度过的春天是他一年游历的最美好的日子。糖没有了，喝粥代替喝茶。粥，他已经喝腻了，哪怕是看见米粒，他也会恶心。尽管如此，新鲜的环境以及强烈的打猎的心情，不但可以使他战胜一切困苦，而且会使他去迎接新的艰难。除了一个四号边卡外，方圆几百俄里都杳无 72
人烟。这空旷的地方是他们在大自然里和鸟类王国中的富有诗意生活的广阔天地。远古以来，千千万万只候鸟随着早春的到来，飞迁北方。在这里，首先在未封冻的松阿察河上，而后在一望无垠的沼泽地中找到了最舒适的休息地。它们从来不会被人们打扰，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这里，从而向这位观察者提供了那么多新奇有趣的现象，使他不分昼夜地贪婪地进行观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我虽然已经看惯了本地的动物都是成群结队地在一起，但是，春天我在兴凯湖看到的东西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刚一开春，鸟就出现在这里，不是几千几万只，而是几百万只。在鸟儿迁徙的时候，我看到一群群的大雁和品种俱全的飞鸟，简直象蝗虫一样黑压压地遮天盖日，大概连这样的比喻也未免显得少了些。

这儿的第一批客人通常是一群群的黑雷鸟。他们飞来的时候，雪刚开始溶化，才露出几块新土，懒洋洋地呆望着白雪皑皑的兴凯湖岸。在这样的日子里，兴凯湖四周笼罩着一片死一般的沉寂，只

1 1868年7月17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于哈巴罗夫卡和1868年7月18日给瓦·彼·阿基莫夫的信。

是偶尔从岸边的灌木丛中响起了啄木鸟的咚咚啄树声，从沼泽地里传来了山雀的吱吱叫声。但是，天气开始暖和了，大自然逐渐活跃起来，高空中几只白颊鸟叽叽呱呱地飞了过去。随后飞来了各种各样的鸟儿。这给我们这位孜孜不倦的观察家多少科学食粮啊！瞧，一对美丽的中国仙鹤在湖湾的水上傲慢地踱来踱去，或者站在水湾的冰上。它俩一动不动，好象在沉思，实际上却机灵得很，猎
73 人指望它们疏忽是不可能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藏在灌木丛里，屏住呼吸，悄悄地向它们爬近，他爬爬停停，以防弄出声来，碰动树枝和草叶。这样向前又爬了一、二百步，他偷偷地看着，仙鹤若是没动，他就再爬近点。突然响起了宏亮的咯嘎叫声，鸟儿注意到了草丛发出沙沙响动的地方，于是一拍翅膀就飞得好远。

要挨近点显然是办不到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怀着侥幸的心理开枪，虽然放了许多空枪，结果还是在离他约二百步的地方打落了一只。他写道：[1]“当看到子弹崩起雪花，不是没够着就是从仙鹤的头上打了过去，真令人灰心和扫兴，这样，吃了不少苦头，爬了不少路，有时还得爬过春天的水洼，都白费力气。然而，当我偷偷摸到准确射程之内，被子弹打中的仙鹤象捆草似的倒在地上的时候，我高兴得象个孩子，拿着这珍贵的猎物拚命地跑了起来。

朱鹭、苍鹭的机警劲儿并不亚于仙鹤，同样难打。旅行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道：“要知道，经常是这样，当你在又高又密的草丛里爬行的时候，好象是神不知鬼不觉似的，然而却不是这样，瞧吧，还没等你靠近到它一百步的时候，这些长腿魔鬼（苍鹭）就已经发现了你，于是就和朱鹭一起飞到了别处。”

然而打野鸭子却毫不费劲。野鸭子很多，成群地在水里游着。有一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枪就打了十四只，一枪打下五、

1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67—1869年》，第173—174页。

七只是常事。这些猎人旅行家几乎整个春天都以雁和野鸭为食。
野鸭多得不得了，不仅河里一只挨一只，甚至连尼古拉·米哈伊洛 74
维奇住的小房旁的池塘里也落了许多。

由于我们无法列举出飞禽的全部种类，所以只好把这位入迷的自然科学家旅行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他舅舅信中的几句话抄下来，[1] 在兴凯湖鸟的种类如此之多，“真是连作梦都想不到。在那里什么样的鸭子和鸟儿没有啊。有些鸟儿美极了，恐怕连画都画不下来。现在我这里已有二百一十个这类鸟的标本。其中有一只鹤，全身皆白，只有两个翅膀半截是黑色的。这只鹤把两个翅膀伸开时有八英尺长。在兴凯湖还有鹅，象大雁那么大，全身是非常漂亮的玫瑰色，有黄莺、鸽子那么大，金黄色，然而它叫起来，真是宏亮极了！有雪白的鹭鸶和黑鹳，还有许许多多动植物中罕见的品种。在植物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巨大的（同帽盖一般大的）睡莲，是圭亚那王莲的同属，它全身通红，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春天一来，松阿察平原一派生机，不仅鸟儿群集，而且三月末四月初，野山羊就开始行动，每年秋天它们都从乌苏里江流域迁到南方，春天又返回来。这种动物举止优雅动人，猎取时是那样有趣而又令人入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当我老远看见山羊要从埋伏圈旁穿过的时候，我的两手总是颤抖，心也蹦蹦地跳。”

打的猎物多极了，而且非常顺手，以至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一昼夜间就得擦两次猎枪。在一个半月内他就打光了三普特枪砂，他 75
给弟弟弗拉基米尔写信说：[2] “你信不，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射击一百来次，装了满满一车山羊，结果，我甚至连枪都打腻了。”

通常，他都把打到的最好的鸟分出来，当天晚上就制成

---

1 1868年12月6日，寄自尼古拉耶夫斯克。

2 1869年1月20日，于尼古拉耶夫斯克。

标本。[1]

他在此处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他考察满洲的设想却完全不能实现了。在日本海我方沿岸出现了几百个中国强盗（红胡子），由于禁止他们淘金，他们就烧毁了我们三个村庄、两个哨所，打死了几个俄国人。当地的中国居民大部分转向他们方面。结果，混乱与日俱增。我方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因此当地宣布处于战争状态，调动军队，于是"开始了一场类似 1863 年波兰暴乱时的战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放下了自己的工作，被任命为参谋长，指挥在苏昌河上活动的几支小部队。在一个月内骚动就被平定了；红胡子被击溃，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逃向满洲，从而又恢复
76 了安定。[2] 当时已提出呈请，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提升为大尉

---

1 1868 年 7 月 17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2 在苏昌考察期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曾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他差一点送了命。下面就是他本人所描写的这个事件的始末。"有一天，我发现了两只大熊。当时我身带一枝双筒猎枪，再没有其他武器。尽管这样，我还是一个人（没有别的猎手）对付这两只熊。第一枪就打中了最近的一只熊的肩胛骨下部。受伤的野兽先向我扑了过来，但后来看见它的另一个同伙撒腿跑了，也就跟着跑了。跑了一百五十步左右，两只野兽就在矮树丛中隐藏起来。我装好猎枪，跟在它们后面，当我走到离那儿还有五十步远的时候，突然树丛中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喀嚓声，那只受伤的熊张开大嘴向我扑来。我把枪托上肩，镇静地等它再靠近些。放它走到四步远时，我一枪打在它的眼耳之间。熊被打死了，象只鹌鹑，整个身子咕咚一声，滚下山去。这时，就象从我肩上卸下了一座大山似的，但还没等我缓过气来，突然另一只熊又向我扑来。当离我约十二步远的时候，我又开了枪。显然是打空了，熊就直冲着我来了。幸好，上坡太陡，它跑不快。我本能地跑向离我有两步远的一棵白桦树下，爬了上去，刚爬到一俄丈半高，熊已窜到我的脚下，但它没有爬树，看到它的死了的同伴滚下山去，开始悄悄地朝它走去。我赶紧装上了子弹，跳下树跟着追去，跑了五十步后，开枪打中了它。这只熊滚到先前的那只熊那儿去了。此时天已经黑了，我把两只熊丢在林中，到一个就近的中国人家去过夜。第二天黎明，我来到了搏斗过的地方，找到了一只死熊（先打死的那只），另一只受了重伤滚下山后顺着山沟跑掉了，留下了大滩血迹。我跟踪了一俄里左右，后来停止了，因为我得赶紧回自己的队伍，于是就剥下熊皮，这只熊大得难以令人相信。它身长三俄尺半，前身高二俄尺，后掌长八俄寸，宽四俄寸，爪比我手指还长三分之一俄寸，简直象一把耙子，头长宽均〇.七五俄尺，重约二十九普特。我不得不与之较量的就是这样的大家伙。被打死的这头与其说是熊，倒不如说象条大犍牛。我将把它的颅骨寄到彼得堡给科学院。"（1868 年 7 月 20 日给舅舅的信）

并调到总参谋部，以表彰他的苏昌考察。他写道：[1]“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倾轧，伊尔库次克方面对此事并未办理。[2]”与此同时，他被 77
任命为滨海省部队司令部高级参谋官，他对此很满意，因为他可以有机会来研究“这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边区”。他到了阿穆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在那里过了冬，从事搜集品的加工整理和编写自己的旅行记。

他请瓦·彼·阿基莫夫把他还没得到的一百卢布讲课费寄给他，并告诉他，他的地理讲义是否用作教程，若是采用了，“那么给了多少报酬，我在何时何地能拿到这笔钱？”他筹集这些钱是为了能自费出版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他给法捷耶夫写信说：[3]“我将把这部作品给贵校图书馆邮去一份。回信时，请您把学校里的事、授课情况和青年们的事多多告诉我，一句话，把一切都详细地写给我，来自故乡欧洲的每一条消息对于身居天涯海角的人都是万分宝贵的。”

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生活，特别是在冬天，过得相当单调、寂寞。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弟弟叶甫盖尼写信说：“喝酒、打牌——打牌、喝酒，这就是此地人们的口头禅，真是卑鄙龌龊到了极点！至于精神生活么，这里倒是花样翻新，简直不亚于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尼古拉耶夫斯克周围无猎可打，大雪下得厚厚的，通常积雪到五月底。秋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到通往鄂霍次克海的阿穆尔河河口湾去了两次，打了七十只野鸭和大雁，但是，偶尔的几次

1 早在 1867 年 9 月份总参谋部曾询问过东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普尔热瓦尔斯基上尉已委任于东西伯利亚军区供职，调到总参谋部是否适宜。科尔萨科夫总督当时正在彼得堡，他于 10 月 25 日未加任何说明地答复说，他本人认为任命这名军官担任此职是不合适的，结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年之后，即 1869 年 10 月 5 日才被调到总参谋部。

2 1868 年 7 月 18 日给瓦·彼·阿基莫夫的信，寄自哈巴罗夫卡镇。

3 普尔热瓦尔斯基 1868 年 7 月 18 日给 И.Л. 法捷耶夫的信，于哈巴罗夫卡镇。

出猎是无法使这位猎手过瘾的。他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感到寂寞、难熬。只是在他们司令部中亲密无间的一圈人中，他才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他们都是些远远超出当地人之上的有知识、有教养的
78 人士。当时，省部队司令官是海军少将富鲁格利姆，而参谋长是陆军少将季赫缅涅夫，当他不在时，就由总参谋部上校约瑟夫·加弗里洛维奇·巴拉诺夫代理此职。高级参谋官有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M.П. 斯捷潘诺夫和古班诺夫；巴布金中校执行勤务；而普拉克辛任师部医官之职。他们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自己的旅伴亚古诺夫住在一起，每天给他讲授地理、历史课，并在午饭前检查他学过的知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每天起得很早，首先进行气象观测，然后写乌苏里边区旅行记，接着去司令部办公到下午两点。他总是盼望下班时间，因为他不喜欢办公室工作。他从来不亲自起草文件，而是口授文书去写。对于超出他直接职权范围的工作，也一律不管。上司对此很宽容，而司令部的同事们则也往往给他开脱。

全体高级参谋官在下午三点钟左右都聚集到约·加·巴拉诺夫家去吃午饭，大家一直逗留到六点左右。晚上通常是在家里度过。但全体参谋官每周都有一次到十分好客的巴布金家里去喝茶，他是这个小团体中唯一成了家的人。巴布金的家庭成员有妻子和养女(波波娃)，她是个十二、三岁的姑娘。她由本地的几个职员给她上课，家里人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教她地理，然而，他这个一向不同女人交往的人回避了此事。他只赠给了她一本自己的地理教程，写了一句玩笑题词："死记硬背，直至滚瓜烂熟。"[1]

79 办公之余或写得厌腻之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爱玩牌。

---

1 后来波波娃在苏黎世获得了医学博士文凭。有一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彼得堡，波波娃把自己的学位论文作为答礼回赠给他（M.П. 斯捷潘诺夫中校的回忆）。

他旅行期间曾几次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总是住在海军军官A.A.埃托林中尉、M.П.克鲁斯科普夫中尉等人住的房子里，冬天，这所房子成了他们的军官集合室。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合伙。当地的知识分子都同他们往来不断，其中包括昆斯特两兄弟，他们是受过教育的汉堡商人。这伙人通常在午饭后搞搞音乐，克鲁斯科普夫的小提琴拉得很拿手。晚上有时就设赌。在这方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最为活跃。他牌打得灵活，非常走运。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斯塔里茨基说：[1]“这伙海员都很喜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一来，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常讲有趣的故事，谈笑风生，使全场都活跃起来。大伙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个走运的赢家起了个外号叫‘锦鸡’。”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他仍然进行大输赢，牌打得好，又走运，但他从来不让同事们和自己同局，通常只同当地的商人和海军军官在一起玩。有时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住所里也随便玩玩纸牌，结果多半是转成赌博。家主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对庄家下赌注，玩得大胆，每把都是二、三百卢布。M.П.斯捷潘诺夫说：[2]“他玩得幸运极了，甚至一次也没有输过。他总是在赢到一千卢布时就不玩了，但他随身带的钱从来不超过五百卢布。”因为他把钱都存在M.П.斯捷潘诺夫那里。要求斯捷潘诺夫在他玩牌的时候坚决不支钱给他，不管他怎么恳求；这项禁令是严格执行的。在玩牌的晚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不招待伏特加酒，只请吃些罐头、水果、各种甜食和喝些红葡萄酒。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80
时，他从汉堡商人昆斯特那里赢得最多，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则从萨万诺夫和加列茨基两个商人那里赢得最多。

他说：“我打牌，是为自己赢得独立自主，我也确实达到了这个

1 康·斯·斯塔里茨基的回忆。

2 斯捷潘诺夫中校的回忆。

目的。”

后来，他在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时，把纸牌扔到了阿穆尔河里。

这时，他说：“再见了，阿穆尔，再见了，这阿穆尔的习俗。”

1868年冬，他玩牌赢了一万二千卢布。他给舅舅写信说：[1]“这样，我现在有了钱，可以独立自主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不受公职的约束了[2]。”这些钱，大部分都寄存在银行里，[3] 另外，他弟弟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从莫斯科还给他汇来一千卢布。这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旅行期间先后收购的貂皮卖出的钱。当时他把这些貂皮邮给了弟弟们，要他们在莫斯科卖掉。所有貂皮分成了几包，每包四十张，其中有两包（八十张）是最好的；三包（一百二十张）是好的，一包（四十张）是一般的，两包（八十张）是次等的，还有一包（十二张）是劣等的，总共三百三十二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按邮件把它们邮走了。他办这种事还缺乏经验，因为他没有象西伯利亚商人通常所作的那样，把每件邮包都打上火漆印记。由于这一疏忽，在伊尔库次克税关乘打开邮件检查之机，自然就用坏
81 貂皮换走了好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下，税关和邮局所担保的只是貂皮的数字准确，对货物成色并不负责。结果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买貂皮付出了九百多卢布硬币，折合一千四百卢布纸币，[4] 而收回的却只有一千卢布。

---

1 1868年12月6日的信。

2 他给弟弟叶甫盖尼写信说：“在这里，大家都拚命地打牌，几次我就赢了一万二千卢布，还带点尾数。”

3 1869年1月27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И.Л.法捷耶夫的信中看出，他寄往国家银行的钱数为一万卢布。

4 异族人不收纸币，只要银币，所以买什么东西都得用硬币。在西伯利亚弄到硬币十分困难。有时一卢布五十戈比纸币才抵一个银卢布。这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让他弟弟从莫斯科一定要给他寄银币的原因，同时必须要新币，因为上著人不收旧币。

但是，官员们的这种勾当丝毫没有使他惊讶。他给弟弟回信说：[1]“在这里，这类骗子到处都有，他们的道德品质甚至比我们俄罗斯的任何囚犯都不如……

没有一件卑劣的勾当，没有一件龌龊的行为不是他们在这里公开干的，好象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公道地说，阿穆尔，以及整个东西伯利亚，是一个脏水坑（当然，这是指人而言，而不是指大自然），整个俄罗斯的污泥浊水都倒在这里。”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2]“我找不出一句话，哪怕是近似地向你们描述一下从故乡来这里定居的这些俄国东正教徒。

正象但丁地狱门上的一句题词所说的：进门者休想生还。凡来到这里服役的军官和官员都可以把这句话写到自己的日记里。想从这里调回去真比出地狱还难。而为期三年和六年的规定只不过是写在纸上而已。不管怎么说，凡在这里任职的人，即便开始时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可避免会遭到精神毁灭。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随波逐流，也就是成为当地人一样的人（酒鬼、坏蛋等等），要么就单枪匹马同这群恶徒作对。事实上，走后一条路的人有过一些先例，但一般说来，他们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因为这种逆子通常经过一、两年，就一点一点地随波逐流了，或者变得极其易怒、容易激动，最后精神失常。而如果确是性格刚强，心地正直，最后也就自杀了。 82

你们不要认为这是夸张或捏造，我可以给你们列举出几百件事实，但是，这当然是不便于写在信里的。何况，我不过是个局外人，因为我在这里仅仅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工作一结束，我马上就回俄罗斯。

请把我的信读给每个象我一样在以往的日子里曾渴望到这里

---

1 1869年1月20日的信，于尼古拉耶夫斯克。

2 1869年1月27日给И.Л. 法捷耶夫的信，寄自尼古拉耶夫斯克。

来的人，让他们听听我对阿穆尔的看法吧”……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生活不满意。来自俄罗斯的信息得很长很长时间才到达这里，他不知道亲友们都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只有在这里，在这个远离自己珍贵的一切的遥远地方，周围是居住在阿穆尔地区这样的一些人们，才会理解和珍惜当从自己心意相投的人得到任何一点信息时所感受到的全部喜悦心情。”关于弟弟弗拉基米尔结婚的消息，他差不多半年后才知道。而在 1868 年夏天母亲的庄园遭到雹灾，几乎砸毁了全部庄稼，这个消息只是到了 1869 年 1 月中才得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母亲汇去三百卢布，给舅舅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五十卢布，12 月初就向他们发出了贺信祝贺新年。他明白他们收到这封信将是相当晚的，因为所有的信件无论是寄往欧洲的还是欧洲来的都要走很长时间。他不能等着到他再次登程去考察的时候再发信。

83 他给弟弟弗拉基米尔写信说：[1] “正象自由的鸟儿不能呆在笼子里一样，我也受不了办公室的工作。再过一个星期，即 1 月底，我将再次去兴凯湖，在那里完成我的全部考察。”到 8 月底，他在西伯利亚三年期满，他希望或作为信使或自费去彼得堡休假，借此机会出版自己的旅行记一书。

1869 年 1 月中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完了自己旅行记的总论，共有八章。他打算在自己第二次从兴凯湖考察回来后着手写鸟纲，其中的一部分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写，另一部分在彼得堡写。他写道：[2] “我将把采集到的全部植物献给科学院，由科学院去写。因为我本人缺乏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为此我将把自己所有的搜集品随身带着，一部分用驿车拉，一部分利用伊尔库次克运

1 1869 年 1 月 20 日的信。

2 同上。

输工具。”这回他已有了经验，认为邮寄这件事是冒险的，也是不行的。通常收到的邮包往往被搞得使人看了感到痛心。1869年1月26日，普尔热瓦尔斯基收到了И.Л.法捷耶夫邮的一包书，这还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早在1868年就让他寄的。邮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书的样子弄得简直难以想象：箱子被摔得碎成零片，书，大概在什么地方下水洗了澡，成了一大块冰，“象我们村里男孩子在谢肉节时滑冰用的冰车”。为了保存书，尽管书已不成样子了，首先得把邮包上的冰化开，然后再烘干。如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搜集来的标本也遭遇到此种命运，那他该会多么痛心。因此，他宁肯把一部分运走也决不邮寄，这是很自然的。 84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之前，把题目为《滨海省南部的异族居民》一文寄给了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此文曾刊登在分会的《学报》上(1869年第5卷第185—201页)。[1] 此文引起地理学家们的关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2月30日授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枚小银质奖章，嘉奖他的文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奖章。他后来又获得多枚。

2月初，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了兴凯湖，对鸟类迁徙进行了观察，从事打猎、制做标本、采集植物的活动。在那里一直到5月中旬。而后，到7月中旬前的这两个月里，他一直在兴凯湖流域的西部和南部探索当地的新的交通路线。后来当侍从武官斯科尔科夫去乌苏里边区旅行时，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陪同前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最后于10月初返回伊尔库次克。[2] 他在这里

---

1 刊登此文时加了编辑部按语。按语如下：

“下述文章载于西伯利亚分会正在付印的(1868年)报告里。我们在文章里第一次接触到成为俄罗斯帝国成员的新的异族人部族的相当可靠的资料，这些中国人于1868年制造的混乱引起了政府对他们的注意。从此文看来，杰出的动物学家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是一名优秀的人种学家。此文大部分涉及的是中国和朝鲜居民。

2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69年年度报告。第36页。

获悉，他已被提升为大尉，之后才接到调他进总参谋部任上尉的调令。

1869 年 10 月 29 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在伊尔
85 库次克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督科尔萨科夫中将、侍从武官斯科尔科夫和其他许多将军。还有听众近二百二十五人，其中有几位夫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这次考察的一般情况，乌苏里边区的气候特点以及与此相应的动植物界。[1] 他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他边讲边学各种鸟的叫声，学得维妙维肖，以致于他的一个听众几年之后在路过阿穆尔时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学的鸟叫声，辨认出了黄莺。[2] 听众对于他的讲演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讲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乌苏里边区的气候特征；二、由边区气候条件所决定的当地动植物的相应关系；三、正在整理的作品片断：1.乌苏里森林特征；2.乌苏里的一天；3.果尔特人水上猎取野山羊；4.森林露营记；5.鞑子的习俗；6.乌苏里冬景；7.访问朝鲜的庆兴城。

2 克列维茨基中将的回忆。

第 四 章

1870年初抵彼得堡。对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评价。他计划到中国北部旅行。送亚古诺夫进华沙士官学校。物色到新旅伴。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去中国的理由。考察前的准备。抵伊尔库次克。导致和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断绝关系的原因。他的论文《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被剽窃事件。从伊尔库次克出发，跨过戈壁。抵北京。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拨给探险队的经费不足，使用自己的钱财。从北京动身前的最后准备。

1870—1871年

1870年1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抵彼得堡。他来到首都完全不象他离开首都去西伯利亚时的人了。在各种类型的亚洲自然界中的两个年头的旅行生活在他身上印下了痕迹。这使他养成了周密考虑自己的一切行动和全面思考每一行动步骤的习惯，他有时吃得饱饱的，在炎热的白天和漆黑的夜晚，安然沉睡在无遮无盖的天幕之下，为迷人的大自然所环绕；有时饿着肚子，在严寒和暴风雪中攀登那光秃秃的山岩，只能在篝火旁睡上一觉，不时翻转着身子。骤变的气候、时热时冷的大风、茂密丰盛的植物、光秃秃的荒岩使他适应了各种生活条件，使他满足于现有的环境，不要求任何舒适生活。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沒有那种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习惯：睏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怎样都能睡，饿了不管什么时候吃什么都行。
87 丰富多采的打猎生活使他炼就了能曲能伸的柔韧性格和善于克服各种阻碍的坚定精神；必须摸准鸟兽习性，要达到目的，必须智取它们。与猛兽大熊或老虎相遇使他不畏艰险，养成了坚强性格。在乌苏里的两年期间他成熟了，身心强健。因为大自然中沒有尔虞我诈，所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成了一个十分纯洁、诚实到了天真程度的人，成了坦率和忠实的人。他的依恋的感情永远是真挚而充沛的；他不背信弃义，也不搞阴谋诡计，就是后来一旦他对人们感到失望的时候，象他自己说的那样，要把某些人忘掉，但这不会延续多久，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他们也毫不厌恶、烦恼或怀恨，在与他们相遇时他仍一如既往地温厚，和蔼可亲。

他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老是生气啊。"

他对自己极为严格，而且他能以考虑共同利益和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的思想抵制各种沽名钓誉的欲望。他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说：[1]"在历次考察期间，他不止一次地强制自己离开那条能够夺得更荣耀的桂冠的道路，而使自己奔向荆棘丛生的、对祖国更为重要的道路。"

他总是亲切快活的，他的外貌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他身材魁梧而匀称，有一副漂亮聪明的面孔，在初次相遇时就会给人很深的印象。他性格急躁，但极为善良、慷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身
88 心强健，却受不了别人的眼泪，许多人利用这一点使他有求必应。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解除了武装，只要眼含热泪就可以让他不管是办什么都成。他待人接物态度朴实，很容易就成为交际场合的主脑人物、中心人物，愿意听他讲有趣故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总是平易近人，很快就同他周围的人处熟了，即或有了过失的

1 1889年9月8日И.Л. 法捷耶夫致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人，他也跟他们难舍难分。他不喜欢讲究穿戴和奢侈，也不喜欢纵酒和虚度光阴，有时他喜欢单独一个人留下来。如果脱下军服，那么他的穿着就很朴素，例如冬天，他除了一件皮面粗糙的、旅行用的黑皮大衣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皮大衣了。他极厌恶城市生活，而比较喜欢清静朴素的乡村生活。他也不欣赏现代文明生活。

他说："在亚洲，我手持步枪，比在欧洲的俄国城市里更有保障，不致于受害、受欺侮或受骗。在亚洲至少你能知道谁是敌人，而在城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是暗中干的。例如，您在街上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目睹者的话，任何一个人都能污辱您。盗窃行为在荒漠地方远比在欧洲城中要少得多。"

亚洲使他闻名，他从亚洲带来了许许多多新的、无人知晓的搜集品。其中有：1.三百一十件鸟类标本；2.大约三百种草本植物，共两千件；3.大约十张哺乳动物皮；4.四十二种鸟卵，共五百五十个；5.乌苏里边区的八十三种各类植物种子；6.十五个月期间每天进行三次的气象观测资料；7.哺乳动物学，特别是鸟类学的专篇，他说：[1]"因为考察鸟类是我的专业工作的主要科目。"如此大量的标 89
本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坚信，两年的旅行不是毫无成果地虚度过去的；这次他来到彼得堡，自己意识到他当初谈到他的打算时还有些腼腆，听起来也令人怀疑，而今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实现了；他在西伯利亚的一段时间和去那里搜集的标本丰富了自然科学，为它的各个部门都提供了新的资料。科学院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十分殷勤地欢迎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并十分尊重他的劳动成果，彼·彼·谢苗诺夫说：1870年冬，"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我们交往的人中已经成了自己人了。"[2]

1 1670年（应为1870年——译者）3月29日给费·罗·奥斯坦-萨肯男爵的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2 1888年11月9日彼·彼·谢苗诺夫的讲话。见《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书，圣彼得堡，1889年，第18页。

3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然地理分部的汇编中作了报道。在三份报道里，他介绍了乌苏里和外乌苏里边区的构造以及气候、动植物区系和异族居民的情况。他依据数字资料指出南乌苏里边区冬春两季是严酷的大陆性气候，而夏季则是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因而气候条件就不如南部沿海地区好，这使听众特别感兴趣。

在皇家地理学会4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乌苏里边区的俄国居民问题作了演讲，他的结论是，边区是农业地区，它的前途取决于农民的迁入，而移民的进程也是以农民流入数量的多寡为先决条件的。[1]

90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舅舅写信说："所有这些演讲都再好也没有了。每讲完一次所爆发的掌声就是听众满意的最好证明。"

他写自己的旅行记并准备出版，打算在秋天到来之前能结束全部工作，并提议为地理学会效劳。他向学会理事会提出申请，允许他去中国北部边疆，主要是去很少有人知道的黄河上游地带，去鄂尔多斯和青海地方。

他给费·罗·奥斯坦-萨肯男爵写信说：[2]"特别使我个人向往的，是中国北部边区和南蒙东部，这是欧洲人还几乎不了解的地方，但是，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却具有极大价值；况且，根据目前在

---

1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6卷，第1期，第163—165页。关于俄罗斯族和异族居民的几篇文章已收入他的《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一书中，但是，这些文章首先发表在《欧洲导报》上(1870年第5、6两期)。作者在文章里顺便谈到，哥萨克居民很贫困，其结果是疾病、堕落和鄙弃正当的劳动。在缺少农业工具和牲畜的情况下，哥萨克(从外贝加尔抽签迁移来此)不能在新的地方很好地耕种土地，他们靠从官家借粮为生。这种不加选择的做法是一种错误的措施，其影响长久不能消失；它纵容了懒惰行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拟议把哥萨克迁返回乡(自愿)，而把留下的转为移民，把农民招来，驱逐在职务上受过处分的下级官员，不抽回在边区服过役的退伍军人的土地。

对乌苏里边区俄罗斯居民境况的真实描写引起东西伯利亚长官们对作者的不满。

2 1870年3月29日的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彼得堡的我国驻中国公使弗兰加利将军的证实，本着纯科学目的进入这些遥远的地方是不会有特殊困难的。

如果地理学会方面认为有可能安排去上述地方旅行，那么，我 91
个人每年能提供一千卢布，以贴补旅行所必需的经费，估计全部考察时间至少要三年。

最后，如果我的职务条件对完成所拟定的旅行会成为某种障碍的话，那么我时刻准备退伍，完全献身于我力能胜任的为科学服务的工作。"

退伍是不需要的，因为陆军部十分赞赏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乌苏里边区的旅行成果，支持他的下一步计划。他已被总参谋部委任，可以完全献身于旅行，他只请求地理学会拨出一笔款来补充他决定每年从自己私人钱财中支出的数千卢布。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建议被十分赞许地采纳了，地理学会副主席利特克伯爵认定他是一个具有到远方进行科学考察的条件十分有利的旅行家，也是个愿意捐出私人相当大数目钱财用于预定考察的人。利特克伯爵认为，在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建议提交学会理事会之前，必须利用我国驻北京公使弗兰加利少将（现在为三等文官，外交部副大臣）在彼得堡的有利条件，征求他的意见：1.能否派两个人或更多的人组成科学探险队去上述地方；2.这种考察能否得到我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庇护；3.经由哪条路线、于何时派遣 92
这一探险队最为适宜。[1]

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加利对此答复说：[2]"考察中国本土的北部边疆有很大的科学价值，不能不支持这一事业，不能不全力协助这一事业取得成功。黄河上游、鄂尔多斯、青海以及其他

1 1870年4月6日费·利特克伯爵致亚·叶·弗兰加利的信。第491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2 1870年4月23日致费·彼·利特克伯爵的信。第491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与西藏北部毗连的一带地方，至今未经考察，而在自然地理学方面是能够被那里大量的科学上异乎寻常的重要资料所丰富的。

我们不能把这些考察工作让与他人，也不能让别人在亚洲的这个地区超过我们，一方面，这是由于我国对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同时也是由于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西北边境天山一带业已着手进行了重要勘查。

目前想深入到鄂尔多斯地区、青海和黄河上游是否有可能还很难肯定。当我在北京的时候，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反抗已把这些地方同其他省份隔绝开来，去那些地区，交通很困难。毫无疑问，这种局势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自由通行的障碍隔一段时间会减少，甚至会完全消除。在中国旅行，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旅行人员本人，如果他不以某些越轨行为激起人民反对自己的话，那么障碍可能很少。

关于季节问题，探险队在什么时间应该出发，我认为它最好在
93 秋季由旱路到北京，冬季作考察准备，春季出发去考察地点。在北京，天主教传教士们于中国北方各省所搜集的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标本，收藏在拉扎里信徒的传教士住所，还有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借助于这些考察的资料，可多少作一些旅行的准备工作。

此外应该指出，从北京往中国内地旅行，一般地说，来自地方当局的阻碍和刁难要少些。”

在谈到帝国使节团将永远高兴地对探险队给予全面支持和殷勤款待时，亚·叶·弗兰加利在他的信尾补充说，探险队将得到“我本人”最热烈的支持，“我将尽一切努力使探险队易于完成如此重要的科学考察任务”。

这封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地理学会理事会的理事们几乎一致表示支持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建议。他们认为，除了地理和博物学方面的成果外，可望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行中得到人种学和

历史学方面极为重要的资料。如果他成功地到达现在被伊斯兰教暴乱席卷的省份的东北边疆的话，那么就可以指望他搜集到一些关于暴乱方面或多或少的有用资料。

利特克伯爵写道：[1]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及时地发表了关于这次暴乱的第一批资料，[2] 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利用当前的时机，以 94
便多少说明一下发生在中国内部的事件，最近时期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传闻太含糊不清了。”

基于这一理由，地理学会理事会决定提请陆军大臣协助实现普尔热瓦尔斯基拟定的旅行。

依据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彼·彼·谢苗诺夫双方的协议，制定了旅行计划。鄂尔多斯、甘肃和阿穆多高原被选定为他进行地理学和自然科学考察的对象。旅行家尤其注意甘肃省的自然界，它远远延伸到亚洲高原，介于大山脉之间，延伸到这些山脉的斜坡和谷地，延伸到青湖（即青海湖）。[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亚洲这些地方活动，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这使他考虑怎样把探险队尽可能装备齐全，并且他开始为自己物色旅行副手。在乌苏里边区生活两年的经验使他相信，一个单独的旅行家应付不了在那些很少有人研究的地方每天在面前出现的全部大量材料。一个旅行副手，哪怕是一个在科学方面没有什么素养的人，也会有很大用处。他可以承担一些不需要专门知识的工作，诸如气象观测，制作动物标本等等——总之，凡旅行家所采集来的，只有在旅行结束之后才能加工整理的一切原本均由副手管理。

---

1 1870年5月6日致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亭的信。第604号。总参谋部档案库。军事科学委员会档案，第67号卷宗。

2 亚·康·根斯的文章。见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67年学报。

3 地理学会副主席彼·彼·谢苗诺夫于1888年11月9日的讲演。见《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小册子，第18页。

95 亚古诺夫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乌苏里边区第一次旅行时这样的一个旅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对亚古诺夫恋恋不舍，爱他如亲兄弟，但不愿断送亚古诺夫的前途，把给他安排个位置当作是自己道义上的义务。他回到彼得堡不久就把亚古诺夫送进华沙士官学校，并委托自己的朋友И.Л.法捷耶夫[1]予以照顾。亚古诺夫学习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结束课程，之后于奥地利团任军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必须物色新旅伴来代替亚古诺夫，他委托亚古诺夫为他寻找合适的人。在学校里，亚古诺夫是一个还没来得及跟同学们结识的新学生，他长期未能选定，这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极为不安。他给И.Л.法捷耶夫写信说：[2]“如果在五月之前还不能物色到青年人的话，那么，可否在团队士官生中间，等他们将来下兵营之后，找出一名合适的人呢。但这是长远以后的事，我总觉得，从中学逃出的那个青年人（亚古诺夫写信提到的）对旅行来说是最合适的。的确，这样的年轻人还少吗，他们没处去，没吃的，而这里，道路是广阔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一个旅行家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勇敢和决心。他在写信给法捷耶夫的同时，也给几个过去他喜
96 爱的学生写了信。在阿列克索波利团任陆军少尉职务的佩利佐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表示愿意参加旅行，如果需要，甚至情愿退伍。

普尔热瓦尔斯基对自己过去的学生佩利佐夫是从他少年时代起就了解的，他请求总参谋长、侍从武官盖金伯爵任命佩利佐夫为

---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И.Л.法捷耶夫写信说：“传递此信的人就是那个随我在西伯利亚旅行的青年，现在派去服役，当士官生。请您费心把他派到拉乌尼茨那里去，我有信给拉乌尼茨。拉乌尼茨应允我送这个青年进第二掷弹兵射击营，他大概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的。若有可能，就领这个后生去士官学校听课，以便让他看看自己未来的生活和活动。同时，我向您推荐的人是个优秀、善良、诚实、热心的青年人，将来他大概会成为您的最优秀的学生。”

2 1870年2月25日的信。

他的副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鄂尔多斯和青海地区不仅完全没有进行过科学考察、而且其大部分地方甚至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所以,这是进行地理学和博物学勘查的一个广阔天地。这样的地方在亚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是难于找到的。

此外,如果我个人命中注定回不到祖国的话,这个时刻有个副手也是必要的。那时我的旅伴能够保存并送回一切文件和搜集品,否则,这些东西将会毁掉。”这最后的几句话道出了一个人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他来说,科学高于生命。

普尔热瓦尔斯基自费负担佩利佐夫考察期间的全部生活费,他请求只保留佩利佐夫的军衔薪俸,请求把佩利佐夫由步兵派任,因为服役是佩利佐夫唯一的生活来源。他的申请获得批准,于7月20日颁发了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佩利佐夫去中国北部和蒙古为期三年的诏令,前者由总参谋部派遣,后者由步兵派遣。除了到恰克图往返的驿马费及军衔薪俸外,陆军部每年为探险队拨款一千卢布硬币,[2] 地理学会每年拨款一千卢布纸币,而皇家植物园 97
每年拨款三百卢布。[3]

普尔热瓦尔斯基十分满意这些津贴,便积极进行考察前的准备工作。他设法要为自己弄到一支名副其实的好枪。他委托一些人在华沙、莫斯科和彼得堡为他寻找这种枪,他亲自给伦敦的兰开斯特写信,问他能否在四个月内为他造支枪?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如果他承担在这个期间内做好枪的话,那么我将有一支世界第一流工匠制造的枪。”

他为这支枪拨出四百至五百卢布,他认为在即将来临的旅行

---

1 1870年5月19日呈盖金伯爵的报告书。总参谋部档案库,军事科学委员会档案,第67号卷宗。

2 1870年7月19日德·阿·米柳亭致利特克伯爵的信,第548号。

3 1870年11月19日利特克伯爵致西伯利亚分会的公函。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中必须有这支枪作为最忠实的朋友。他请求母亲预先知会一个有两条塞特猎犬要卖的商人，在他到达斯摩棱斯克之前别把狗卖掉，他要买条最合适的。他让他那亲爱的母亲办好几件事：催促自己的仆人伊万·马卡罗夫为他尽快缝制靴子；他要求一定把帐篷和鱼网涂上鱼油晒干；重新修好射击用的土堤，最后，再从斯摩棱斯克运回家三十瓶柠檬水好"享用"。

8月初，他的《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一书印成了，这本书是献给他那"敬爱的母亲"的。于是他只剩下两件事：等待旅伴的到来和领取考察拨款。但是这两件事都耽搁了启程的日期，使他在彼得堡又多住了几天。他早在7月20日给华沙 И. Л. 法捷耶夫写信说："请您费心到司令部(华沙军区的)请有关主管人尽快把派遣佩
98 利佐夫出差一事通知到他的团里。现在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必须赶紧启程。只要佩利佐夫一到华沙，请您也催促他立即离开那里……

考察拨款已答应为一万卢布，现在我只收到一千五，因为地理学会和植物园管理经费的人员现在谁也不在彼得堡，而陆军部只预支半年的用款，其余款项汇往我国驻北京公使馆，我到当地后再领取。如果等到9月中，那么就可从地理学会和植物园领钱，但是为了考察本身的利益，我也不能等待。好在我自己还有钱，虽然我现在不得已卖掉股票，亏损很大，但我还是牺牲这一切，为了使我从少年时代就向往的事业取得成功。"[1]

他给母亲写信说：[2]"股票情况不好，很糟，但我现在不大关心这件事了，因为能到蒙古去旅行就是我最好的成就和幸运。当然，我的整个前程就取决于这次考察了。在彼得堡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灰尘很大，天气酷热，臭气熏天。"

---

1 1870年7月20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1870年7月20日的信。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急欲呼吸洁净的空气，奔往那无人知晓的地方。8月中旬他已在斯摩棱斯克，从那里他认为应该向地理学会理事会表示感谢，他所以能实现即将从事的旅行首先要归功于该理事会的"良好倡议"。他打算先在北京过冬，然后于早春时节动身去鄂尔多斯，再去青海，如果可能的话，就去罗布泊，去塔里木河流域。总之，如果情况允许，他想从北京一直穿越到我国的 99
土耳其斯坦。他写道：[1]"但是，这只不过是理想的计划，当然，在我亲自熟悉旅行的全部条件以后，这一计划可能而且应该有所改变。

我的装备规模很大。我的钱款有如下一些：除了我原先从私囊中为考察提供的每年一千卢布外，我除薪俸(三百六十卢布)外，从陆军部每年得到一千卢布，从植物园每年得到三百卢布。驿马费只发给我从彼得堡到恰克图的。这里必须注意到，除陆军部的津贴外，其余均为纸币，兑换成硬币时就要损失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如果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方面有可能帮我一些钱款，那么我请求把拨给的第一年考察经费用我的名字电汇到伊尔库次克银行。9月20日前后我将到伊尔库次克。"

然而，这个预想没有实现。因为从秋明到伊尔库次克之间长达三千俄里的道路极坏，泥浆深没膝盖，结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9月4日从莫斯科出发，10月10日才到达伊尔库次克，这还多亏一张驿马使用特急证件。他在那里从银行分行领取了地理学会汇来的一千卢布，但同时他在伊尔库次克学会里所受到的接待使他感到极为痛心。

如前所述，在彼得堡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欧洲导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乌苏里边区居民情况的文章，公开提出当地哥

1 1870年8月19日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信。

100 萨克的贫困处境。这篇文章大大触怒了伊尔库次克当局和学会。[1] 大家对文章的作者极为不满，“由于他们不能从职务上陷害作者”，就在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上发表了一些书报短评，肆无忌惮和无中生有地谴责作者蓄意制造谎言。[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3]“学会真行，竟干起这种诽谤自己成员的好事来！”这种卑劣行径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十分伤心，他决定：“来而不往非礼也。”等到10月22日举行分会全体会议时，他作为该会成员出席了会议。他向到会的人提出《学报》的卑鄙行为，宣读了自己对第一篇文章的反驳，请求把它发表在同一《学报》上。分会及《学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一反驳，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指名给分会主席写了一封信，宣布断绝与西伯利亚分会的一切往来。

他写道：[4]“昨天我通过乌索利采夫收到您对我在分会全体会议上所宣读的和建议发表在《学报》上的一信的复信。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在这个答复中说编辑部拒绝刊登您所了解的我对书报评论的反驳信，而该评论却肆无忌惮地谴责我蓄意制造谎言。这次拒绝是对我的又一次凌辱，是编辑部方面不愿听
101 取双方意见，从而判断真实情况的直接证据。因此，我本人断绝与西伯利亚分会的一切关系，关于这一点恳求阁下在下一次全体会上宣布。写给《学报》编辑部的信，我已发往彼得堡的一家报馆去发表。”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此选中了《彼得堡公报》，他请求当时正在彼得堡的、处事极为冷静而且很了解边区情况的米·巴·季

---

1 1870年10月26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费·罗·奥斯坦-萨肯男爵的信。

2 见附录1。

3 1870年10月26日给米·巴·季赫缅涅夫的信。

4 1870年10月24日写给分会主席的信。

赫缅涅夫设法把这封信尽快在报上发表，同时把一份印成的报纸装入信封由市内邮局寄给当时正在首都的科尔萨科夫总督。

在《圣彼得堡公报》第334期里刊登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1] 米·巴·季赫缅涅夫并为此信写了短评。[2] 他在短评里谈到，他曾连续三年任滨海省部队参谋长，并说："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乌苏里边区的俄罗斯居民》一文系作者《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中的单独一章，全文刊载于1870年《欧洲导报》5月这一期上，文章中没有一件事实是值得怀疑的，一旦需要，没有一件事实是我不能证实的，我有真凭实据，或者也可以找到因公事或私事曾到过乌苏里，在哥萨克居民中生活过多年的见证人来。"

米·巴·季赫缅涅夫将这一期《圣彼得堡公报》用信[3]寄给科尔萨科夫将军之后，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信说：[4]"我认为必须发表我这方面的声明，是为了警告一下，如果他们（地理学会西伯利 102
亚分会会员）利用您三年不在，没有机会答复，再忽然写出什么反对您的东西来，那么他们就必须跟我打交道。我保证，如果他们哪怕再敢说个不字，我就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

上帝保佑您在那艰巨的十分有益的事业中获得圆满成功。凡了解您的人，凡忠于科学的人，凡对您这位从事科学研究，富于进取精神的同胞引以自豪的人都在这样祝愿您。"

这件不成体统的事件就是这样爆发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被迫充当了事件中的一个角色。

他给奥斯坦-萨肯男爵写信说：[5]"但是，费多尔·罗曼诺维

---

1 见附录2。
2 见附录3。
3 见附录4。
4 1870年12月22日的信。
5 1870年10月26日的信。

奇，您会同意的，我能对这种令人发指的丑事无动于衷吗？更何况，在描述乌苏里哥萨克的悲惨处境的时候，我抱的唯一目的是引起公众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给予同情，即或是发表点文章帮助他们也好。这样我尽了对边区的义务，我个人的同情完全在边区一边……

如果方便的话，我请您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给利特克伯爵和彼·彼·谢苗诺夫。我担心，乘我不在的机会，把这件事完全说成另一个样子。我深深尊敬地理学会，并以作为它的会员而自豪，我唯恐出现一点点暗影会影响我们的相互关系，我真诚地向您发誓，迫使我跟西伯利亚分会断绝关系的可悲事件，在我的心灵上造成了沉痛的创伤。”

写这封信是由于以下一些传言引起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
103 奇听说，西伯利亚分会的一个会员将要对他的书写一篇“极严厉的”评论，评论主要是针对书里关于行政管理措施的那部分。[1]

伊尔库次克的一些头目们说道：“这篇评论将使他在科学和文学界里永远失去声誉。”

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此回答说：“真可惜，大概，我看不到这篇评论了，否则我会再一次把他们的嘴给封上。”

俗话说，祸不单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次去伊尔库次克就是如此。

我们还记得早在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时，他曾按指定的题目写过一篇文章《阿穆尔边区军事统计概述》。学院课程结束之后，这篇文章就被放进作者的公事包里了，一直被他从华沙随身带到西伯利亚。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阿穆尔时，师部的一个新军医官Π某来到了那里，他受军医总署的委托搜集该边区卫生统计情报。凡能搞到某种情报的人，这位新医官都与之接触。当

1 1870年10月26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米·巴·季赫缅涅夫的信。

1868 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刚从乌苏里边区旅行回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时候，医官就被派来与他接触了。医官 П 某请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告诉他在当地所搜集到的资料。由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有责任呈报自己奉派出差的情况，并且自己也需要用所搜集的资料写旅行记，所以不能满足医官所提出的请求，于是就把按总参谋部学院指定的题目所写的关于阿穆尔边区的手稿交 104
给 П 某看。过了一些时间，医官把手稿还了回来，表示感谢，同时说，他凭着手稿对边区有了足够的了解。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在 1870 年初来到彼得堡，他惊奇地看到，1869 年军事汇编第 12 期里发表了他那篇关于阿穆尔边区的文章，可是标题是：«东西伯利亚滨海省»，编者署名是医官 П 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要等亲自跟医官见面时再揭穿这件事。来到伊尔库次克之后，他于 1870 年 10 月，给医官写了一封信，信内揭发了医官剽窃别人作品的行为，让他或者是交出从军事汇编编辑部领到的稿酬，或者是同他打官司。医官宁愿选择前者。[1]

看来，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恶神勾引了医官，在一天傍晚，他对客人们讲，他把钱交出来只是希望摆脱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纠缠和贪婪。普尔热瓦尔斯基得知这些话后，就把这些钱捐给贫困的乌苏里的哥萨克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2] “我在此附上一张省金库七十二卢布的收条，这是我捐献给乌苏里步兵营贫困的哥萨克的。

这笔款是我从五等文官 П 某那儿追回来的稿费。因为他在军事汇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西伯利亚滨海省»的文章，文章里

---

1 见附录 5。

2 1870 年 10 月 24 日给东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的报告。司令官切尔克索夫将军命令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报告和医官 П 某的信的副本发往滨海省。

105 绝大部分是从我1863年在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写的文章手稿中未经我的同意，逐字逐句地抄写下来的。”

这件事情完结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10月底离开伊尔库次克，于11月6日抵恰克图。[1] 11月17日骑租来的骆驼从恰克图出发，经库伦去张家口，并用了九十七天走完了恰克图和中国本土平原间的一千三百俄里路程。平原的起点是张家口城。他从库伦到张家口走的是商路，这条路线在驿道东边。[2]

他给米·巴·季赫缅涅夫写信说：[3] “虽然每天都是严寒的天气，气温达列氏三十度，但是我的旅行队却非常顺利地穿过了所谓的戈壁。”

他的物品是由七头骆驼驮运，他本人同佩利佐夫一起乘一辆外形活象棺材一样的双轮小车，由一头骆驼拖着，这辆双轮小车比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身长要短半俄尺。虽说是这样的一辆小车，但是，在十分严寒的天气里也算得天独厚了。除了困难之外，在整个戈壁上还沒有树木，因而我们只好拣散落在草原上的干马粪来煮饭和取暖。连水也沒有，不得不化雪，草原上雪也很少，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大群的云雀（不是欧洲品种）在这里过冬，大批大批的羚羊，或蒙古人说的黄羊在吃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舅舅写信说：[4] “这种野兽在大小和
106 颜色上完全象野山羊，不过比山羊灵巧机警得多。黄羊一般在十分平坦的地方吃草，在蒙古，这样的地方往往伸展几十俄里。加之，这种野兽有很好的视力、听觉和嗅觉，所以打黄羊是个大难题。虽然寒冷异常，我从早到晚打黄羊，但一共才打了两只，一只是在二百步远的地方，另一只是在三百步远的地方。嘿！这种黄羊有

1 1871年4月2日的华沙日记，第71号。

2 1872年1月14日给地理学会的报告。

3 1871年1月14日的信。

4 1871年1月24日的信。

时可真不少！有时也碰到这样的日子，大群大群的黄羊从清早到傍晚连连出现，忽左忽右，常常是二、三百只，以至更多。但是，试试吧，哪怕走近羊群三百步也好啊！四面八方的地形平得象地板一样，草高不过 1/4 俄寸，并且又长得非常稀少。有时追了一整天，光看见黄羊向四面八方逃跑。是的，严寒和不停的大风，非常碍事。天冷得连枪都装不好，枪油冻得开裂，子弹胡乱地装进枪管里。"由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打猎所迷，所以有一天他冻坏了鼻子尖和左耳朵还未察觉到。

总之，戈壁是地道的不毛之地，常常可遇到干涸了的河床，只有在下大雨时才灌满了水，在其上游地带通常有水井。戈壁由于是大粒红沙土质构成，因此甚至很少长草，树林根本没有，只有在山脚下或干涸了的小溪边，才有棵孤零零的树，蒙古人敬为神明。居民几乎看不见，除非是要求极低的蒙古人及其终身的旅伴——骆驼才居住在这些水树全无的沙漠上。沙漠夏季象热带一样炎热，冬季几乎同极地一样严寒。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总之，戈壁以它自己的单调给旅行 107
家的印象是沉闷的、压抑的。接连几个星期，旅行家眼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景象——有时呈现出一望无际的平原，一片枯黄；有时是发黑的山岩，嶙峋不平；有时是一些缓坡的山岗，岗上有时闪现出一只飞速奔驰的黄羊的剪影。驮载很重的骆驼迈着匀整的步子，走上几十几百俄里，但是，草原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自然特征，仍然是阴沉而冷漠的……"

由张家口去北京的路是东南方向，要穿过一块宽四十俄里的平原。然后走一道峡谷横越的山岭，峡谷中有一条河叫洋河。再往前走就通过一条宽十到二十俄里的盆地。从张家口开始到北

1 1871 年 1 月 14 日给地理学会的报告书。《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71 年，第 4 期。

京，一路上人口稠密，市镇繁多，城市一般都有砖砌的高大方形城墙。

地势均匀下降，接着便是一条横行走向的诺谟浑山脉，该山是中亚高原向东海海岸延伸平原下降的第二道阶梯的一座屏障。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12 月 24 日翻过这些山岭，之后，他对这里的气候变化很惊讶。因为在蒙古还是西伯利亚的严寒，而在这里，仅仅过了二十五俄里就没有一点雪了，充满了春天的气息。[1]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第二道长城，即所说的内城顺诺谟浑山脊而过，比张家口的第一道长城要高得多，也坚固得多。这里的城
108 墙有六俄丈高，四俄丈厚，用大块花岗岩石板筑成，墙顶饰以砖砌齿形垛口；此外，在一些较高的地方，设有方形敌楼。

如果走关沟峡谷，在十一、二俄里的距离上，在我所描写的城墙上一对一对地设置了九座城门，如果从峡谷顶头算起，只有在最后一个点，并排有三座城门。这些高大的城墙在第一次见到后就产生了强烈的和特别的印象，尤其是，当你想到第一道城墙就延伸了几乎三千俄里。穿越整个北美洲大陆的铁路，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至多也只不过是个玩具而已，此外，亲自看见城墙所经过的地方，看看险峻的群山、峭壁和深涧，是值得为这庞大的建筑惊叹万分的。但是，北方野蛮人的逼攻并没有被这个人工障碍物所粉碎，因为城墙那边的中国没有另一种和更坚固的防御——即人民本身的精神力量。这巨大的城墙就好象是作为留给后代的教训而屹立着，如今虽然已经完全废置不用，但却仍然栩栩如生地使旅行家想起了耶稣纪元以前的遥远年代。"

旅行家们怀着这种印象穿过了这堵城墙。1871 年 1 月 2 日抵达北京，被安置在俄国使馆内，住在我国公使弗兰加利将军为他们

1 1871 年 1 月 24 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母亲的信。

准备得很周到的住宅内。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我还很少了解这座城,但是,初步的一些印象就足以肯定这是一座污秽不堪的城市。房子同乌苏里的一样,只是体积大些,数量多些罢了。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因为居 109
民平时总往街上泼脏水,此外,在这里街上走路时,经常可以看到左右两旁蹲着一些叫花子。

另外,这里的中国人比我们的阿穆尔的居民要坏上十倍。在那里,至少对他们还吓唬得住,而这里当面背后都把欧洲人叫鬼子,所以,在街上走,通常都能听到这种高声的称呼。[2] 欺诈拐骗发展到了极点,虽然纯盗窃行为还没发生过。只要一走进店铺,他们会要您三倍价钱,还必定要用商品进行欺骗。总之,这里的中国人是犹太人加莫斯科的骗子手,一对双料货。但是,看到欧洲人对这帮坏蛋还讲礼节,实在令人伤心。这帮坏蛋在大街上简直就要往欧洲人脸上吐唾沫,并且常常是一连串的大声辱骂。

他补充说:[3]“就我的看法,我认为只有欧洲人的枪炮,才能在这里干出一点事业。在欧洲,人们寄予很大期望的传教士的说教是一种无人响应的旷野里的呼声。中国人公开嘲笑传教士的一切说教。这些传教士为了自吹自擂欺骗欧洲,在这里办了一些学校,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们是在雇学生,就是说为了让学生来上学,凡是来的人都给钱。结果中国人一见有利可图,便把自己的孩子轰赶到学校里去,象轰赶到市场上一样。

物价十分昂贵,令人无法想象,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这样。所

---

1 1871 年 1 月 14 日致米·巴·季赫缅涅夫的信。

2 他在给母亲的信里补充说:“不拿鞭子走是不行的,只有用这种俄国的工具才可以开导那些死乞白赖的无赖们,尤其是那些叫花子。在这里的大街上,他们全都是赤身露体地走路的。”

3 1871 年 1 月 24 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利佐夫的信。

110 以，我和佩利佐夫就是吃最次的伙食，折成我们的钱，我每月也得花八十卢布。一切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如果在阿穆尔一卢布是一枚小硬币的话，那么在这里，同样的硬币却是一块银元。可想而知，用陆军部和地理学会共同给我的那两千卢布怎么可以旅行呢。”[1]

过了好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谢维尔佐夫所传述的中国物价低廉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对于欧洲人来说一切都贵得不可想象，尤其是在旅行当中，沿途居民简直就把旅行家看成是敌人。假如在中国生活费用便宜，即便是在北京或沿海港口也行，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给所有的欧洲国家的官员们那么高的薪俸呢？要知道，在北京一个普通的管海关仓库的人一年领六千卢布硬币。一个小杂工拿两千块银元；海关检查官六万银元。在我们公使馆里薪俸是最低的，即使这样，一个只学习汉语的大学生，一年还领一千五百银卢布。公使弗兰加利将军的厨师和仆人每月每人可领四十银卢布，而且管伙食。1871 年冬天，我和佩利佐夫住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早午两餐，一个月就付出八十卢布，同样质量的伙食在华沙每人每月不超过十五卢布。”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是这样评价欧洲人在中国的生活的，在北京唯一使他满意的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地理课是根据他的教程讲授的。[3]

他说：“这就是说，华沙士官学校按其所学的课程来看，水平可与北京大学并列。这多么令人感到荣幸啊！”

11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准备二月底从北京出发考察，他意识到事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经费的多少。另方面，从恰克图到北京

---

1 1871 年 1 月 14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巴·季赫缅涅夫的信。

2 1873 年 12 月 25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于斯摩棱斯克。

3 1871 年 3 月 4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法捷耶夫的信，于张家口。

的冬季旅程使他相信，在中国旅行只有在旅行家完全摆脱开当地居民的情况下才能够顺利进行，因为当地居民敌视欧洲人进入天朝内地的任何企图。

普尔热瓦尔斯基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第一次只好买了七头骆驼和两匹马，托付给他原来手下的两个哥萨克去照管。接着应该准备行装和储备哪怕是一年的生活用品，因为一年内不打算回到北京来。

这些初步准备就花掉他一千卢布。从彼得堡到北京的路程，他花了一千五百卢布，[1] 他每月还得给一名哥萨克翻译十五个银卢布，给两个赶骆驼的人每月每人二十至二十四个银卢布，再加上哥萨克和马夫的伙食也得花同样多的钱。他计算了自己的经费，发现自己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于是决定春天不去考察，等待下半年那笔款能提前汇来，但是，我国公使亚·叶·弗兰加利却出面支援他，给他贷款，先是一千卢布，然后又加了九百卢布。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到这笔款后，不愿白白浪费时间，委托米·巴·季赫缅涅夫出卖一部分他个人的格里亚齐-察里津股票，把收回来的钱汇给他，一定要汇银卢布，而不是纸币。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将来我请求给我补加薪俸；现在我不想做这件事，否则人们 112
会以为我在取利。"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动用个人的钱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安排好这次考察，因为有人用东干人、沙漠、可怕的炎热等等来恫吓他。

他对此回答说："我相信我的身体，相信我的猎枪，相信一句谚语'鬼并不象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但是，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忽视能够使他处于独立和完全自主地位的任何一件事情。他买了十一头骆驼、许多枪支

1 同时，从国库只领到五百一十五卢布的从彼得堡到恰克图之间的驿马费。

和各种备用品，花去大约三千九百卢布硬币。他的住所堆满了箱子、皮囊、骆驼鞍子、绳索、毡子等物。普尔热瓦尔斯基偶然打听到一个外国人卖枪，从他那儿买下十支步枪和十五支手枪。步枪中有：别旦式双筒猎枪、十七响的亨利-马蒂尼枪、七响的斯宾塞枪、还有两支恩菲耳德猎枪。他的猎枪配备五千五百发子弹，一百俄磅火药，十普特枪砂。探险队每个成员都鞍挂两支手枪，身背一支速射猎枪。他给 И. Л. 法捷耶夫写信说：[1]“总之，大概连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本人征服西伯利亚时也沒有我们这样的武装。

前几天我们四个人（我、佩利佐夫和两个哥萨克）搞了一次反袭击演习，我们四分钟内发射了六十七发。靶子上打满子弹洞。确实，这种恫吓是在这些地方的[2]最好的护照。说句老实话，我们
113 四个人带着我们的武器，就能打败五百个、以至更多的中国人或蒙古人。老实说，几排子弹，就能驱逐一千个这样的勇士。不开玩笑，我们可以在青海的什么地方重现古代大力士一个人打败几百敌人的传说。”

这样，行装的主要部分是武器和猎具。除了自卫之外，在中国居民不卖给食物，想用饥饿迫使旅行家们离境的地方，武器则是用打猎餬口的唯一来源。

另一半行装是四只沉重的箱子，装着制作标本和烘干植物的用具：吸水纸、压板、填塞标本用的麻絮、石膏、明矾等等。

最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还花掉三百卢布买了些小零货，以便扮成商人。但是，后来货物不好卖，做生意影响科学考察，也不能掩盖旅行家的真正目的。储备的食品有一箱白兰地、一普特砂糖、两口袋黍米和大米；肉类准备靠打猎来获得。

储备品如此贫乏是经费不足所造成的。尼·米·普尔热瓦尔

1 1871 年 3 月 4 日寄自张家口。

2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 1 部，第 66 页。

斯基写道:“例如，每年付给每个哥萨克二百卢布硬币，还包管伙食，我只能随身携带两个人，因此我必须和自己的副手给骆驼装驮包，放牧骆驼，拣干粪当燃料等等，总之，得做探险队的全部粗活。如果条件好，这个时间就可以用于科学考察。再说，我也没有力量雇用一个蒙语翻译，让他专门搞翻译，这在许多场合都是极其有用 114
的。我的哥萨克翻译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牧人，还是厨师，一句话，不停地干活，一会儿干这样，一会儿干那样，只能抽空干点翻译工作。最后一点，在旅行期间，由于贫困，我们不止一次地饿肚子，或者是因为打不着什么猎物，或者是因为买不到羊，你不出双倍的价钱，人家就不卖。回到北京之后(旅行的第一年之后)，我听到一个外国使馆人员提出的问题，他所感兴趣的是，我们在考察期间，是如何来运载大批白银的，因为在蒙古黄金是完全不通用的。对此，我报以一笑。如果这位先生知道，我们从北京出来整整一年，现款只有二百三十两白银，即四百六十卢布时，这位先生将作何感想呢?”

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钱款，打算去西藏的首府和达赖喇嘛的官邸，去拉萨城[1] 实现宿愿——成为那里所出现的一切情况的第一个风俗志作家。他最先的目的是穿过库库和屯城①，去鄂尔多斯，然后去青海湖。当时，青海湖沿岸、塔里木河流域和中国西部的其他地区都被“伊斯兰教徒武装反抗者，或者简单称作东干人”所占据。[2] 这一情况多少使中国内阁大臣们在签发护照上感到为难，只是由于亚·叶·弗兰加利的坚持，才迫使他们对所提出的要求让了步，他们才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签发

---

1 地图上这个地点叫 Лаcca，一些旅行家叫它Лхacca，但大多数叫Хлacca。我们将采用后一种叫法。

① “库库和屯”即现今的呼和浩特。——译者

2 1871 年 4 月 2 日—14 日华沙日记。

115 了去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的考察证件。弗兰加利将军写道:[1]“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这种证件可以走遍整个南蒙,几乎可以走到西藏。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在接近西藏时可能碰上的障碍就是一些居住在青海的半开化部落,因为中国政府在他们那里的势力一直是极其微弱的。”

可见,拟定的旅行是件冒险的事,是有危险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住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写道:[2]“我想碰碰运气,如果我幸运的话,那么,我希望在仲夏到达那些欧洲人还没踏上足迹的地方。”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从北京出发,准备到达青海,也许走得更远。这些愿望能否实现?奇妙的命运将把我抛到何方?一、两年后我将回答这些问题,而目前……还是个谜。”

1 1871 年 2 月 4 日的信,寄自北京。《地理学会学报》,第 7 卷,第 141 页。

2 1871 年 1 月 14 日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信。

第 五 章

首次旅行蒙古和唐古特人地区。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的路线。评述旅行生活。土著居民的敌视。中国官员的贪婪。在定远营城。与办事大臣(执政)会晤。在贺兰山打猎。因经费缺乏，无法继续前进。返回张家口的路线。严冬旅途的艰难。旅行家们面临贫困的处境。骆驼的丢失。返回北京。

1871 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中国政府那里领取了去整个东南蒙直至甘肃的旅行护照后，于 1871 年 2 月 25 日从北京出发了，俄国侨民为他饯行，热情地祝愿他旅行顺利和获得成功。

亚·叶·弗兰加利写道：[1] “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佩利佐夫经古北口(张家口以东过长城的第三关)去热河西北方的满洲地区。在该地的森林里，他们打算在博物学方面能得到良好的收获，在夏季来临时，他们再向西方前进。

正如我不只一次地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及其旅伴所谈到的那样，成败的全部关键取决于他们在武装叛乱者所骚扰的地区内进行活动时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只要有好向导，不把居民的不满

1 1871 年 3 月 14 日写给利特克伯爵的信，第 50 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 10 号卷宗。

情绪招惹到自己身上，再加上小心谨慎，从容不迫，我深信，我国旅
117 行家们一定能到达很远的地方。他们大概不会得到中国当局的保护，至于谈到武装叛乱者，那么，俄国人的名字，以及沒有那种能引起匪帮贪心的一切东西，不致使他们产生任何袭击的企图。

我本人热情支持这一有益于科学的旅行，并全力以赴，使之成功。伯爵大人，可以相信，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尽力成为一个对地理学会在这些远离欧洲的地方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有益的人。”

探险队由四人组成：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利佐夫和两名哥萨克、不过这两个人应该换两个新的。因为有了这一情况，所以不能立即深入到蒙古内地去。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首先着手考察北京以北往多伦诺尔① 城去的一带地方，而后奔赴张家口。

在东南蒙两个月（3月和4月）旅行之后，探险队终于在4月24日来到了张家口城。该城位于围绕中国北部的群山之下，气候适宜。这是可以把自己的消息发往俄罗斯的最边上的一个点，在这里有几十封信件正在等待着旅行家们，给收信人带来了衷心的喜悦。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这一天真是和过节一样，因为我可以思慕起我别离自己所珍贵的一切的地方。在所有私人和各学会的信件中，我都发现大家对我所从事的旅行给予最热情的支持。”

在张家口打算住上几天休息一下，这对旅行家们是极为必要的。在两个月期间走过了一千俄里，整个这一带地方均按一英寸
118 为十俄里的比例绘制成目测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利用从北京观象台借到的彼斯托尔环测定了多伦诺尔城和张家口，以及多伦诺尔城北一百五十俄里的达来诺尔② 大湖（方圆六十俄里）的纬度；用气压表（空盒气压表）对沿途地势高度作了详细测量，结果发

① 今多伦。——译者

② 也称达里泊或达里诺尔。——译者

现里特所提到的作为东南蒙的最高点"白岔"山并不存在。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我所经过的地方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草原。气候恶劣，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整个春天没有一个无风的天气，而且总起风暴[2]，风暴一来，沙粒和盐尘象乌云一般在空中弥漫，刮得满天黄澄澄的，弄得中午比傍晚还要昏暗。此时，大颗沙粒猛力打来，甚至就连最适应沙漠各种困难的骆驼，有时也转过身去，背着旋风，一直到这阵风过去。"一俄里之内望不见山峦，风刮得脑袋象炭气熏的一样疼痛，嗡嗡直叫。帐篷里所有的物品都落有一层厚厚的灰尘。

有时，在一阵可怕的风暴之后，紧接着是冰雹或倾盆大雨，而雨点又被风吹裂成轻飘飘的水沫。但是滂沱大雨只下了几分钟，然后突然风平雨止。可是过不了一刻钟，风又象原先那样起劲地刮起来，最后又下几分钟阵雨。[3]

整个3月和4月连连都是严寒的天气。4月19日夜间，旅行家们宿营地旁的湖水结了一英寸厚的冰，冰上能站住人，这就是当 119
地气候严寒的雄辩证据。

另方面，淡水的缺乏带来了更大困难。当地大部分湖水都是咸的，浑到了极点。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4] "假如您打算制做这种恶劣饮料的话，那么，您就拿一杯净水，放进一茶匙泥，一撮食盐，放点石灰配色，加些鹅粪调味，您管保会得到跟这里湖水一样美妙的饮料。一句话，除了炎热之外，我们饱尝了蒙古沙漠的一切快乐。"

当然，在炎热之时，尤其是在缺乏好水的情况下就更糟。滤水

---

1 1871年4月25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寄自张家口。也见1871年5月1日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

2 达十三次。

3 《蒙古》，第1卷，第83页。

4 1871年4月25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器不能过滤这种水，也没有过滤这种水的滤水器，如果加上糖和柠檬酸，水就变成甜、酸、咸的混合味。但是，蒙古人不嫌弃这种饮料，常常用它来煮茶，因为没有更好的水，我国旅行家们也用它煮茶，饮用过几十次。[1] 土著居民对待他们是非常不友好的；哪里也不让过夜，常常不卖给吃的东西；他们只好住在帐篷里，靠打猎来吃饭。

不依赖于当地居民是此次旅行成功的最主要的保证。但是，在此地打猎远非象在乌苏里那样丰富。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如果在乌苏里，鸟兽多得随地可取，而这里，只在山里和沙漠的绿洲上才有同样的情况。”

春季飞往蒙古来的鸟不太多，在无水的草原上鸟儿无处停息
120 和没法吃饱。不过在绝大部分是苦涩的咸水湖上，经常有大群的野鸭和雁群大胆地游来游去，因为蒙古人不吃飞禽肉，从来不打它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个春天打了三百多只野鸭和雁，一百多只其他鸟，用以制作标本，其中有四只鹰。他带回张家口大约七十件鸟类标本，加上原先搜集的，共一百三十件。

由于寒冷以及没有好天，制作标本相当困难：双手冻得僵硬，再说，草原上不光没有小树，连根树条也没有。旅行家们把在草原上拣来的干粪作燃料，“出去拣粪就好象去游玩一样”。他们在露天下宿营，枕着手枪睡觉。

当地居民怀疑旅行家们是密探，对他们的旅行想方设法加以阻碍，没有一天不给他们制造点麻烦的。在走过村庄时叫他们“洋鬼子”，用手指头指着他们，但谁也没敢动武。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是呀，只有在这里，跟亚洲人腐败的本性作一番比较，才能评价出欧洲人精神上的强大力量。我

---

1 1871 年 4 月 25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舅舅的信，于张家口。

2 1872 年 2 月 12 日给弟弟的信。

们四个欧洲人在这生僻的地方，置身于极端仇视我们的人中间行走，但是，无论是哪个家伙都不敢向我们作出任何暴力行为，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做会立即掉脑袋的。”

打飞鸟和在近距离打无法打到的羚羊对于土著居民产生了很强烈的印象，他们把我国旅行家们的武器看成是奇异的，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他们意识到这四个鬼子不是轻易好惹的。曾有过一、两次，土著试着纵犬追逐旅行家们随身携带的一头叫“浮斯塔”的狗，121
可是，他们放出来的头一条狗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手枪射杀，而第二颗子弹却留给了主人自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怀着获得幸福的希望，再加上深信勇敢能够创造奇迹，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有了不顾一切前进的决心，把将要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完全置之度外。……”

两名新来的哥萨克到达张家口之后，旅行家们新买了一头骆驼，于5月3日离开这座城，登上了蒙古高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现在才开始了真正的探险，的确，现在我很难预料到未来。我们将到什么地方，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是未知数。我们走向那陌生的地方；花多少钱也找不到蒙古人来赶牲口，他们都害怕，因此，我只好带着两名哥萨克走。”

旅行队里有八头骆驼，两匹马，将近四十普特重的各种物品。吃的东西是两口袋黍米，另外还有点奢侈品。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 “我们有几瓶白兰地和几磅美味，当然，这点东西很快就吃光了”。

第二天，旅行家们从通往恰克图的路线向左拐往西而去，顺驿道奔库库和屯城，他们从北面绕过该城，向有森林的山里走去，中国人说，这些山就在黄河岸边。

1 1872年2月2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于北京。

由于没有向导边走边打听，再加上不懂中国话，这就成了主要
122 的困难。土著不是拒绝指路，就是指反方向。旅行家们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要迷失方向，浪费时间，白白走几十俄里冤枉路。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肇事人，就用鞭子狠狠抽他一顿，但是，肇事人多半是被人们藏起来了。”

这一切，当然都是小事一段，而在草原中，在难以忍受的炎热下，每多走一步对旅行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压力。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有时在凉爽的早晨走上两三个小时，然后，太阳升高了，开始烤得难受起来。沙漠上火辣辣的土地喷着热气，就象从炉子里喷出来的一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头晕目眩，汗流浃背，浑身感到软弱无力，极度疲惫。牲畜所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轻。骆驼张着嘴走着，全身是汗，象水洗过一样。平常爱唱歌的两个哥萨克，现在也沉默了，整个旅行队沉默地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仿佛彼此都不愿把本来就难以忍受的印象再感染给对方。”

如果路上碰到个住人的地方，那真是最大的幸福。于是，旅行人便急忙走上前去，喝足了水，把马饮足了，[3] 浸湿脑袋和帽子，继续前进。最多用不了半个小时，一切又都干了，又象原来一样灼热。但一碰上井，大家的脸上都现出笑容。支起帐篷，卸下驮包，把一些必需品搬进帐篷里，在帐篷中央摊开当被褥用的毡子。一个队
123 员赶忙拣些干粪，煮砖茶，这是冬夏两季的日常饮料。渴是解了，但是没有时间休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4]“茶后，在等候吃午饭的时候，我和副手安置路上采集来的植物，制做鸟类标本，或者，找方便时间，把当天作的测量填到平面图上。来到此地之后

1 1872年2月2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147页。

3 不可给受热的骆驼饮水，必须使其凉快下来两小时之后再饮。

4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148—149页。

的两个小时左右，饭做好了，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饭。我们的餐具十分简单，跟环境非常调和：煮汤锅的上盖当大盘子用，喝茶的木碗当小盘子，而自己的手指则代替了叉子；桌布和餐巾完全用不着。午饭很快就吃完了。午饭后我们又喝砖茶，然后去考察或去打猎，而我们的哥萨克和蒙古向导则轮流放牧骆驼。

傍晚，熄火了的炊火又点着了，在火上熬粥、煮茶。马匹和骆驼被赶到帐篷前，将马匹拴住，此外，把骆驼安置在我们的东西跟前，或者在一边不远的地方。夜幕降临了，白天的炎热下降了，代之以傍晚的凉爽。愉快地吸着新鲜空气，一天的辛劳，会使你安然入睡，酣梦一场……”

旅行家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不慌不忙地向前移动着。一昼夜走上二十到三十俄里，在最适宜考察和打猎的地方，常常停上一、两天或再多一些时间。这个地方原来是张家口西三百一十八俄里的舒玛哈达山脉。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离开这条山脉后很快就走到了阴山，它象一道高耸的陡峭屏障顺着黄河岸边伸展过去，突然在黄河河谷里中断了。这条山脉拔海高达八千英尺，长满树木，还有几处泉水，一般说来，这在蒙古是极为罕见的。阴山的 124
森林只由阔叶树构成，矮小而多节。但是，高山上的草地正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说的“犹如五光十色的地毯，还未踏上人的足迹，铺在山巅，美丽非凡。由此望去，景色醉人。黄河就在脚下流过，河的那面，遥远的地方隐约可见鄂尔多斯的沙漠和草原。我从这儿初次见到黄河（黄色的河），在这里我也是初次遇到了酷似遥远家乡的森林与草原……”

地方当局不想让探险队去阴山，蒙古人把阴山西部支脉称作穆尼乌拉山①。地方当局让普尔热瓦尔斯基相信，往那儿去没有任何小道，骑骆驼也是过不去的。然而，这位勇敢的旅行家并没

① 即乌拉山。——译者

有去问是否允许，经过三天的探索之后，到达了山轴，在一片树林里，在峭壁的山麓，在山溪的岸边支起自己的帐篷。走过了那干旱而缺少植物的蒙古之后，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旅行家们的天堂。况且，已经是6月底，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当地居民照常是敌视生人，不卖给吃的东西。头五天只好光吃黍米。但是，蒙古人想用饥饿迫使这些不速之客离开，他们却忘记了这些"洋鬼子"有枪支、火药和子弹，这些人会在他们的山上和树林里为自己搞到吃的。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熟悉了地形特点之后，就去打猎。他打了一只山羊，然后又打了一只羚羊，肉就充足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阴山停留了十一天，然后出发去包头，该城距黄河西岸五十俄里。在地图上的标名是察罕库伦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我们在包头只呆了一昼夜，被一大群好奇的人给围住了，他们不光是来闲看，而且还偷东西。我锁上了我住的房间的门窗，结果不顶用，门窗给弄坏了，人们仍然成群地钻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厚颜无耻的被我打了几记耳光，但还是不能安静下来。我一见事情不太妙，就送了礼（铜怀表），请求地方将军拨五个士兵守卫。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因为士兵站在门旁，给钱就往里放那些好奇的人，把我们搞得活象动物园的动物了。"

在包头花五个卢布渡过黄河，这里的河宽达二百俄丈，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来到了鄂尔多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希望解决黄河北套的分支问题和勘查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的黄河河谷，顺黄河沿岸而进，走了四百三十四俄里，于9月2日到达磴户②，地图上的标名为白塔。结果，发现黄河并未分支，河流在这里改道顺最南面的一条河床流去。

① 蒙语，意为"白城"。——译者

② 磴户（Дынь-ху）为磴口（Дынь-коу）之误。——译者

被称之为鄂尔多斯的这个地区，位于黄河北套内，与陕甘两省毗连。鄂尔多斯西、北、东三面被黄河所包围，是一片平坦的草原，四周偶尔有几条不太高的山。整个鄂尔多斯在1869年为东干人所破坏，几乎没有居民。天气炎热难忍。中午沙子热达摄氏零上70度，因而骆驼光秃秃的脚掌是走不了的。几乎每天都有大雷雨（6月、7月和8月有四十五个雨天）。虽然黄河水流湍急，但水温 126
仍达摄氏零上32度。

如此炎热的天气在沙漠上旅行确实困难重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急于去贺兰山，因此他必须在磴戶城过河到黄河右岸。渡河时遇到了麻烦。地方长官命令检查旅行家们所带物品，拿去两支手枪、两支单筒短枪和一把匕首。他让把这些东西赠送给他，遭到拒绝后，中国将军就请求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他说，不这么办，就休想过黄河。他是完全有这个权力的，因为在当时，整个黄河流域都已处于战时状态，所有的渡口都已封闭，而且在右岸驻扎着中国军队七万人。在这种条件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除了满足中国将军的愿望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他将被扣留的枪支定价一百卢布。钱立即付清，渡河问题解决了，而且发给护照以保通行无阻。

渡到黄河右岸，旅行家们来到了阿拉善，我国一些地理书上称之为外鄂尔多斯。

黄河中游西部的戈壁高原的南部是以阿拉善命名的。这是一片荒野贫瘠的沙漠，百里之内是一片光秃秃的流沙，其中连一滴水都没有，看不到植物和鸟兽。沙漠灼热，时刻想"把旅行人窒息，或风沙大作把人埋上"。只有带熟悉沙漠的向导，才能在沙漠上行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花高价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向导。旅行 127
家们按照他的指导，奔向距磴戶一百八十七俄里的定远营城。于9月14日到达。这座城在地图上标在甘肃省境内，称作维钦图①。

① Вей-чин-ту，音译。——译者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这全是谎言,定远营是阿拉善地区的主要城市,这个地方的执政亲王①(办事大臣)住在这里。出乎一切预料,他对我们很好,特别是我们和他的几个年轻的儿子很要好,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完全象个欧洲人。”

根据亲王的命令,有三名官员被派到离城一站地以外,让他们了解一下旅行家们是什么民族,是否是传教士?当官员们了解到这些人来的目的不是要把自己的宗教观点强加于当地居民时,他们面现喜色,握着旅行家们的手承认说,亲王不许放传教士入城。当离城很近的时候,又派出另外三名官员迎接。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人,他们尾随在后边,在中国客栈的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个客栈里拨出了一个住所,遗憾的是,这些爱看热闹的人的好奇心这次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疲倦的旅行人很快地卸完了骆驼,把自己的物品陆续搬进宅内,匆忙地吃过晚饭后,躺下睡了。

来定远营之后过了两天,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随行人员会晤了亲王的两个小儿子。五天之后,又会晤了他们的大哥——王位继承人。八天之后才会晤了亲王(办事大臣)本人。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仪表优雅,由于不断吸服鸦片烟而面容苍白。他是个
128 头等贪婪残暴的人:他的任性、贪欲,或者暴戾就是他的全部法律,而且必须立即付诸执行,不准提出任何异议。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及其旅伴与办事大臣的小儿子们和亲王身边的侍从有了交往之后[2],日子过得还不坏,每天都派人给他们送来各种水果,有时亲王也打发人送午餐;他们经常到他小儿子们那里去谈心,直到深夜。

定远营是个城堡,主要城墙方圆有一俄里半长,墙上有成堆的

1 1872年2月2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于北京。

① 指阿拉善王,驻定远营。——译者

2 如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对亲王、他的儿子们及他周围人的评价,见《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一书,第1部,第162—171页。

石头和圆木，以防敌人攻城。在城堡内住着亲王本人，有一些中国店铺，驻扎着蒙古军队。一群群爱看热闹的人总是站在院子里，溜进旅行家们的住处，好奇地捅破中国式窗户上糊的窗纸，透过窟窿往里看。尽管亲王派遣了几个士兵来保卫客人，但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闲散的人群，无法干点正经的事，只好束手空坐。从来访者那里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卖掉了从北京随身携带来的货物，大大地赚了一笔钱。例如：日常用的针卖 508 % 的价钱，赛银白铜镜子——710%，小折刀——405%，成块的肥皂——1,800%，喀山肥皂——1,075%，红色项链（华沙项链）——900%，镀金针——1,080%，金银丝彩带——306%。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总之，我们所到之处都很需要欧洲货物，因而愿出大价钱购买。现在我要搜集关于我以后要经过的地方的全部 129
商情，回来时，我将装备一支商队到那里去；利润将是巨大的，特别是如果用赚到的钱购买此地十分便宜的大黄。”

入城第八天与亲王会晤。预先来的是亲王及其子弟的近侍索尔吉喇嘛，以代表的身分来到普尔热瓦尔斯基这里。他询问，来者将怎样拜见办事大臣，是按欧洲方式，还是按蒙古方式，即跪拜。索尔吉得到的回答是，当然要按欧洲方式拜见，他要求作某些让步，并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哪怕命令一个哥萨克翻译下跪也好，但是，这也遭到了严词拒绝。

会见是在晚上八点钟，在精心收拾的亲王本人的客厅里进行的。客厅里还摆着一面欧洲式的镜子；桌子上的赛银白铜蜡台都点着硬脂蜡烛，摆好了待客的果品：花生、小蜜果、附有写着诗句小帖的俄国糖、苹果、梨等等。他的儿子们、谋士们和一个中国富商站在房门口直到过道里。请客人在预备好的位置上就座后，亲王

---

1 1872 年 2 月 2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于北京。

在谈话中显露出他是极其愚昧的。[1]

谒见时必须对亲王本人和他的儿子们献礼，派去迎接的官员们曾声明过这一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赠给亲王一块怀表和一个已经坏了的空盒气压表，赠给亲王的大儿子一个望远镜，给了两个小儿子各种小物件，主要是猎具和火药。他从亲王及其儿子们得到的回礼是：两匹马、一袋大黄和从恰克图来的一大块俄国糖。此外，两个小儿子还赠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副银镯，赠给他的旅伴佩利佐夫一个金戒指。

谒见大约一小时，在告别时，办事大臣允许客人们在邻近的贺兰山中打打猎。贺兰山象一座屏障矗立在沙漠中，拔海高达一万英尺以上，位于城东十五俄里。山顶上和侧坡上满是巨大的岩石，有的岩石高约二百俄丈。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行趁此机会，第二天就出发进山，把自己的帐篷扎在一条峡谷的顶上，这里几乎接近山的顶峰。骆驼和一个因思乡而患病的哥萨克都留在城里，亲王派了几个向导和索尔吉喇嘛跟随旅行家们去了，大概，是监视他们。

普尔热瓦尔斯基获得了自由，万分高兴。他给И. Л. 法捷耶夫写信说："请拿起地图，在宁夏城附近仅能用细线条画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高山。让您的心飞到这儿来吧，如果有面魔镜，它就能向您展示出您所盼望的景色，那么您就会看见庞大的山岩，看见我肩上荷枪，在悬崖上攀登，下边的山谷里是我们的帐篷和散放在帐篷周围的行装。瞧，山羊跳出来了，在山岩上飞奔，刹那间，一、两声枪响，群山里回荡着巨大的回声。如果命中，一只美丽的动物就倒在石头上或轰隆一声，沉重地掉下深涧……

山岭上森林覆盖，鸟兽很多，但很难猎取。"

在山里打猎和追逐野兽，要冒着滑下深涧的极大的危险，必须

1 谒见的详情见《蒙古》，第1卷，第169页。

有健壮的身体和强劲的体力。攀登陡峭的山坡，使这位猎人疲劳 131
已极。由于山岩巨大，带有狭窄的、常常是风化了的隆起部分，峡谷深邃，两壁陡峭，或有碎石，猎人只好格外小心和机敏，走错了一步，踏落一块石头，都会坠入深涧，无影无踪了。难怪在西伯利亚把碎石叫"鬼石头"，况且山上的鸟兽也很机灵，老远就能察觉或嗅出猎人，于是要到手的猎物就溜掉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讲道："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突然看见一只很好的鸟，可是刹那间，它就藏在密林里，飞到山岩上或飞到峡谷的对面。偶尔野兽在山岩上一闪，立即藏在山岩的隆起部后边，结果，猎人只听到兽蹄嗒嗒声，或碰落石头的隆隆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有时我用了好几个半天来窥察山羊，还是没有发现它们。必须有鹰的眼力，以便在远距离内把岩羊（蒙古人叫做山羊）的灰色毛皮和同种颜色的石头区分开来，而看清卧在树丛里的动物就更难了。我的向导眼力惊人，看得很远，他常常能发现离几百步远地方的一对动物犄角，而我甚至用望远镜也不能立即看出来。随后，我们就开始悄悄地走近我们所发现的野兽。有时为此得绕很远的路，还得下到差不多垂直的深涧里。从一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或者跳过宽宽的地裂，附着在峭壁的飞檐上。总之，每一步都是危险的。手被刮出了血，靴子和衣服被扯得破破烂烂，但是，完全不顾这些事，尽管有这些困难，只要 132
一枪命中就可以完全酬报猎人，而山岭本身也给他带来许多甜蜜的、欢乐的和富有诗意的时刻。

"登上巍峨的山峰，极目眺望四方，会更觉自由，会整小时整小时地俯瞰脚下的景色。巨大垂直的山岩遮盖着幽暗的峡谷，或冠于山巅顶峰上，也富于天然的粗犷魅力。我常常在这样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谛听周围的一片寂静。不论是人声或世俗的喧嚣声都破坏不了这里的寂静。只是偶尔有岩鸽的咕咕声和红嘴山鸦的尖叫

声，红翅膀的旋壁鸟顺着陡立的石壁爬过，或者兀鹰高高地从云端嗖嗖地飞向自己的窝巢。而后，仍然象原先那样，四周呈现一片宁静……而在下面，在东方，一条宛如细带的河流银光闪烁，许多湖泊如钻石般地闪闪发光；西方沙漠流沙如一条宽带从眼前伸向远方，在沙漠的黄色衬底上一块块绿油油的泥质土绿洲象岛屿那样斑烂夺目。这是多么令人陶醉的景色！它使人得到了真正的享受，使人和周围的全部景色融合在一起，把人引进了一个诗情画意、纯洁恬静的世界……"[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山里逗留了两周，打了一只鹿，三只喜马拉雅山种的山羊和一只麝，鸟类中最好的是一只长耳雉鸡，还有一些其他的鸟。总之，阴山和贺兰山山脉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种类分布有明显区别：阴山的是北蒙种，贺兰山的是南喜马拉雅种。

133 定远营到青海湖大约有六百俄里，所以还有大约二十天的路程。青海湖正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朝夕思慕的目的地，他因缺钱，如今去不成了，唉，真可惜呀！蒙古物价昂贵，尤其是对外国人；虽然旅行家们在整个旅行期间靠打猎吃饭是不花钱的，但九个月的考察仍花掉三千三百卢布硬币。在这段时间损失了十二头骆驼，价值一千卢布。[2] 尽管节俭达到了吝啬的程度，甚至达到视财如命的程度。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阿拉善后，剩下的钱不到一百卢布。由于这种艰难的处境，米·亚·佩利佐夫把自己的枪卖了二百七十卢布，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自己瑞士猎枪卖了一百三十五卢布；卖掉货物虽然也赚了一大笔钱，但因货少，收回的钱是不多的。总之，钱少得连冒险前进都不可能，只好被迫返回北京，以便在北京筹集钱款和一切必需品再去旅行。加之，探险队的

---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120页。

2 探险队原有十一匹马，也都伤的伤，不中用了。把十一匹马向蒙古人换了几匹好马，当然，付出了一大笔钱。

两个哥萨克不可靠，而且懒惰。“跟这样的人去进行比这次刚结束的更加困难、更加危险的一次新旅行是不可能的。”最后一点，北京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签发的护照，只能到甘肃边界，因为地方当局可能不放旅行家们进入这最后一个省份。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的心情十分悲痛，这次必须返回北京去。这种沉重的悲痛心情只有接近自己向往的门槛而又不 134
可能迈过它的人才能理解。”但是，不管怎样，10 月 15 日旅行家们离开了定远营，去张家口。现在摆在几个俄国人的面前的是遥远的艰难的路程，因为定远营到张家口大约有一千二百俄里，这段路程必须不间歇地行走。他们本来就吃过了不少苦，如今正值冬天，十分寒冷，朔风不止，这在蒙古是很常见的。夏季在背阴处温度达摄氏零上 37 度的地方，12 月里却达摄氏零下 32 度 7，朔风一吹，更加寒冷。除了这些困难外，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伴米·亚·佩利佐夫从离开定远营之后不久就患了伤寒热，探险队被迫在阿拉善北部边界的哈喇莫里特泉附近停留了九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这时，我心乱如麻，可是我能帮上什么忙呢，对医学我是一窍不通。”终于，他因年轻而抗住了，情况开始好转，虽说吃力，但已经能够骑马了。旅行家们继续前进，虽然佩利佐夫常常昏迷，他们仍然迫不得已日复一日地向前走，从日出走到日落。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 “我们回来的路程经黄河以北的乌拉特地区。在当时艰难得很，用了两个月时间才走完到张家口城的一段路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希望保存自己行经途程的痕迹，进行了测量，这使困难更增加了。在冬季，在严寒多风的日子里进行测量，十分困难，以至用罗盘工作时，每一只手都冻伤了两个手指。

白天寒冷还不大能感觉出来，因为大部分是徒步行走，怎么样 135

1 1872 年 2 月 2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于北京。

2 同上。

都能取暖；只有米·亚·佩利佐夫用山羊皮大衣裹着身子，骑在马上才真正感觉到。傍晚和入夜当然困难就更多了，因为得在大冷天和不停的大风中露天过夜。大家是不大高兴夜晚来临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现在我还记得那西方落下的深红色的太阳和那东方拉开的蓝色的夜幕。"

黄昏时分，旅行队停下来，首先清扫积雪，以便搭帐篷。然后卸下骆驼，寻找燃料。平时总是派一个人到最近的蒙古包去购买干粪。买干粪常常要花高价，两普特一口袋的干粪就得五十戈比，但是给钱，蒙古人还不愿卖，所以搞到干粪是很困难的。有一次，在走了三十五俄里之后，不得不牺牲一具鞍子，把它一块块割开烧茶喝。第二件操心的事是找水，旅行家们常常整天整天没有水做饭和饮用。

搞到水和干粪之后，就在帐篷里生火，帐篷里渐渐暖和起来，至少靠火近的部分身子暖和了。但是，烟直呛眼睛，风一吹就更难受了。稍稍暖和一点，开始做饭。晚饭时，"汤碗直冒气"，普尔热瓦尔斯基说道：[1]"弄得满帐篷都是蒸汽，这时，帐篷里，当然，除了空气不热外，就简直象个澡塘。一块煮熟的肉在吃的时候几乎完
136 全凝冻了，双手和嘴唇挂上了一层油腻，之后，只好用刀子往下刮。有时在吃晚饭时点燃的硬脂蜡烛的灯芯燃进很深，得把未燃化的外边刮掉。"

寒气从帐篷各处的窟窿和缝隙里钻进来，睡前，就把所有能用得上的东西来堵帐篷，甚至用驮包堵住入口，但是就这样，比在帐篷外边也暖和不了多少，因为，没有燃料，从晚饭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都不点火。盖着皮大衣或者羊皮被子，有时还蒙上毡子睡觉。为了休息好，大家总是脱衣而睡。安睡一夜是少有的，因为饿狼和蒙古狗常钻进帐篷偷肉吃，虽然其中大部分因此而被打死了，但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188—189页。

是，不得不起来摆弄惊跳起来的骆驼，开枪打狼或打偷东西的狗，起床的人再躺下睡觉就不易很快暖和过来。

早晨大家一下子就起来了，冷得打颤，赶忙烧砖茶，叠起帐篷，给骆驼装驮包，喝够茶后，太阳出来时，就冒着刺骨的寒冷继续赶路。将近 12 月时，寒冷加剧了，旅行家们本来就穷困，如今骆驼又几乎全部损失了。

11 月 30 日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行在希勒特昭①旁住了一宿。该寺在库库和屯以北的八十俄里处，在与乌里雅苏台城相通的一条大道上。早晨，除了一头骆驼生病外，总共七头都放到帐篷附近去放牧，因为这里的牧草已被踏毁，它们就往远走，到了一座小山的后面。过了一些时候，哥萨克和一个蒙古人出去要把它们赶回来的时候，一头也没有了。大家到处去找丢失的骆驼，可是白费劲，它们好象都钻进地里无影无踪了。旅行家们只剩了 137
一头病骆驼和两匹马，只好用它们驮全部重载。土著居民不卖给饲料，可怜的牲畜被饥饿折磨着。夜里一匹马冻死了，过了两天骆驼也死了。剩下的一匹马得救了，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话来说，“这只是因为中国人对那头死了的膘肥的骆驼起了强烈的贪欲，用二十五捆好干草换了下来”。

但是一匹马是应付不了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想雇附近的中国人，把旅行家们及其财产运送到库库和屯，可是中国人怕在当局面前担当责任，给多少钱都不干。处境真是进退两难。普尔热瓦尔斯基囊中仅有二百两银子，决定派一个哥萨克和一个蒙古人去库库和屯购买几头好骆驼。探险队里只有一匹不中用的马，派的人骑什么呢？普尔热瓦尔斯基用了一整天的功夫到各个蒙古包去，买了一匹马。于是哥萨克和蒙古人便出发去库库和屯。他

---

1) Шыреты-дзу，音译。有的地图上称为舒里图祖寺。“дзу”昭，蒙语为庙的意思。——译者

们在那里买了几头次骆驼。旅行队在寺旁浪费了十七天时间，在物质上损失惨重，之后才用这几头骆驼驮着全部装备继续前行。为了补偿这两方面的损失，在去张家口的路程上强行了几昼夜，快走近张家口时，才觉出中国的温暖气候对蒙古这一带地方是有影响的。

在平静的日子里，刮着微微的西南风，12 月 10 日，温度计指到零上 2.5 度。大部分天气是晴朗的，夜里不太寒冷，但若刮起西风或西北风，常常很冷。到张家口的距离一天天地缩短了，而盼望尽快到达这个城的心情也更加强烈了。旅行家们恰好在新年前
138 夕走下了蒙古高原的一条山脉后来到了张家口，来到自己同胞们、俄国商人们的身边。他们仍象从前一样极为殷勤地接待。普尔热瓦尔斯基自己觉得象个小孩子似的，高兴得几乎哭了起来。第一次在蒙古沙漠的十个月的旅行结束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我可以说，这次游历的成果非常好：我们漫游了幅员辽阔的地方，从达来诺尔湖到黄河，再经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到甘肃省北部边界，行程共有三千五百多俄里。观感和奇事太多了，我实在难以确定写什么好。”

他把最好的和稀有的标本送到张家口，其中有他亲自打到的二十三只大型哺乳动物、三只狐狸、二百只左右兔子、近一千只鸟。在大型哺乳动物的总数中有：十一只不同品种的羚羊、四条野牛、两只獐羊、三只喜马拉雅种山羊、一只鹿、一只狼和一只麅子。[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这些蒐集品连同测绘、气象观测等方面成果全汇总在一起，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他第一个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他完全没有辜负委托给他的希望，必须尽快地重新登程去朝思暮想的青海湖畔，干出成绩。但是为此需要钱，必须重新

1 1872 年 2 月 2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于北京。

2 1872 年 2 月 12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舅舅的信。

装备旅行队和购买一批只有在北京才能搞到的东西。普尔热瓦尔斯基把自己的旅伴留在张家口，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为新的考察采购某些小物件，他本人去北京，在那儿受到亚·叶·弗兰加利将军的特殊款待和殷切关怀。

139

第 六 章

我驻北京公使协助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旅行。亚·叶·弗兰加利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利特克伯爵的信。普尔热瓦尔斯基由北京返回张家口。对中国人的评价。重新装备探险队。指挥实弹射击。从张家口出发。二进定远营。与唐古特商队结队而行。在甘肃群山中。 天堂寺和却藏寺。去青海湖。与东干人相遇。关于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是魔法师、大活佛的传闻。柴达木平原。布尔汗布达山口。旅行家的日常生活。青河。归途。贺兰山的洪水。抵库伦。旅行成果。前往恰克图和伊尔库次克。

1872—1873 年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同我国驻北京公使第一次见面时，就坚决向他申述说，探险队以现有的经费，根本到不了青海，更谈不上去西藏了。所行之处，生活必需品价格昂贵，远远超出了已拨的款额。可以举个例子：探险队在定远营驻扎的一个月时间内，一只羊八卢布(硬币)，一斤猪肉(即$1\frac{3}{4}$俄磅)六十戈比，一斗大米(二十七俄磅)四卢布二十戈比，一斗黍米三卢布，一只鸡一卢布六十戈比，十个鸡蛋九十一戈比，一普特土豆一卢布九十戈比。而伙食才仅占开支的一半，甚至还少于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通过沙漠所需要的开支。由于经常缺料断水，驮东西的牲口日渐消瘦，最后死掉。两个哥萨克和一个蒙古人的生活费连同薪俸每月为九十卢布硬

币;给各地大小长官和提供情报的蒙古人送礼，甚至过些小河，都 140
要付很多钱。总之，探险队的开销极为庞大，大大超过了拨款数目。而且，汇款也不及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于 1872 年 1 月，才收到 1871 年 8 月 1 日为止的薪俸。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不能坐等彼得堡的汇款的，因为每一分钟，对考察成功与否都是极为宝贵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 “如果我 2 月末或 3 月上旬不能到达黄河岸边，踏冰过河，那么，我第二次去鄂尔多斯肯定是去不成了，因为去年夏天，中国人一再刁难，才放我去那里，现在，他们不会同意用船渡我到黄河右岸的。”

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请求亚·叶·弗兰加利把 1871 年下半年应得的全部薪俸，从北京使团的经费中支借给他，请同意准予他借用一千卢布，并代他向陆军大臣提出呈请，给他每年增加一千卢布，为年薪只有二百九十四卢布的佩利佐夫少尉加薪。

弗兰加利将军对探险队的处境十分同情。尤其是，他从考察已取得的成果看出，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定会给皇家地理学会和整个学术界提供至今尚未考察过的中亚的丰富的新资料。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加利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的地方的状况很了解，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请求是完全合理的。

弗兰加利写道:[2] “这些居住着游牧民族的地方，被盗匪，即当 141
地的伊斯兰教徒和形形色色的流氓无赖洗劫一空;该地区的贫困，成了迅速完成任何科学考察的巨大障碍，探险队势必要常常同各种困难作斗争，甚至受冻挨饿。

若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尉无需采集和携带鸟类及动植物标

1 1872 年 1 月 12 日呈弗兰加利少将的报告书，地理学会档案库，第 10 号卷宗。
2 1872 年 1 月 24 日致利特克伯爵的信。地理学会档案库，第 10 号卷宗。

本，那么毫无疑问，他总能用拨给他的经费去摆脱困境。然而为了采集标本，这就需要大约十头骆驼驮运，因而拨给他的经费就根本不够了。此外，除上述数量的骆驼，他还需要几头驮用具的骆驼和几匹骑用的马。而租用骆驼和马匹，免不了要冒被人遗弃荒野的危险。因此，考察成功与否本身就要求购买上述的一切运载工具，方能自主活动。

虽然对考察区域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但常常由于担心损失一头骆驼或一匹马而不能走遍某些大山和较为难行的地方。若走那些地方，就会遭到驼主和马夫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会损失许多牲口。我们这位旅行家此次就经受了这样的遭遇。”

因此，弗兰加利少将把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1 年下半年未收到的薪俸和地理学会拨给的 1872 年度经费一千卢布发了下来，并委托利特克伯爵提出呈请，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佩利佐夫增薪。地
142 理学会理事会因考虑到即可获得考察的重大成果，同意每年补发五百卢布，其余五百卢布由陆军部担负。[1] 前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一贯支持一切科研事业，对地理学会的申请表示支持，并奏请上谕，两年之内，每年发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尉补助金五百卢布，拨给佩利佐夫少尉三百卢布硬币。[2]

这种帮助可以说极为重要。利特克伯爵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北京公使。他在致亚·叶·弗兰加利的信中补充写道：[3] “借此机会，谨告知阁下，由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那里收到的关于他去年的考察报道，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这份报道将刊登在下一期《学报》第五册上，并迅速分发给外国各学会，他们一再请求把我们

1 利特克伯爵于 1872 年 4 月 19 日致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的信，第 558 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 10 号卷宗。

2 德·阿·米柳亭于 1872 年 5 月 2 日致利特克伯爵的信，第 316 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 10 号卷宗。

3 1872 年 5 月 24 日的信，第 732 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 10 号卷宗。

收到的我国中亚旅行家的最新资料尽快寄给他们。”

弗兰加利少将对于此次旅行的关注并不亚于地理学会。他清楚，此次旅行在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因此，他采取一切措施使其成功。他的帮助十分重要，致使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认为应该向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表示深切的谢意，并声明说，如果“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尉的勇敢的考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正象学会所装备的历次到中国境内去的所有探险队一样，它一定会将自己的成 143
就归功于阁下的庇护。”[1]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排斥欧洲的一切，因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弄到一份去甘肃、青海和西藏的旅行护照，大费周折。中国政府签发护照时认为，必须重申，在上述区域内，由于东干人叛乱，混乱不堪，去那里旅行是十分冒险的。中国政府不能对我国旅行人员担保人身安全。因此，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加强同事们的武装，购买了几支手枪和速射猎枪。这些枪支是一个欧洲人防御奸诈而懦怯的亚洲人的最好护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2] “新枪中质量最好的是一支别旦式双筒猎枪。这种枪平射四百余步，这在未测距离射击时极为重要。我自己使用这支枪。副手和一个哥萨克各带一支斯奈杰尔猎枪，另一个哥萨克带一支（十七响）带梭子的亨利-马蒂尼枪，还有一支（斯宾塞）枪作备用。五支枪共备有近四千发子弹。此外，我们还有左轮手枪十三支，两支列米戈顿式速射手枪，一支兰开斯特双筒猎枪，四支猎枪配备八普特枪砂、两普特火药。”

购买枪支弹药花了很多钱，采购其他考察备品势必得紧缩、节

---

1 见利特克伯爵于 1872 年 12 月 7 日致亚·叶·弗兰加利的信，第 1106 号。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心中一直深深地感谢亚·叶·弗兰加利将军。他很清楚弗兰加利将军给予的帮助的重要作用，总想报答一下自己的庇护人，于是他以亚·叶·弗兰加利的名字命名了一种山鸡。

2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 1 部，第 195 页。

144 约，把一切备品均限制在最低范围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虑到自己资金有限，于是从北京乘车来到天津，办了约六百卢布的欧洲零货，想带到阿拉善获取高利。2月末他返回了张家口，开始积极准备一次新的考察。

他写道：[1]“现在我很忙，从清晨到深夜都忙着准备一次新的考察，特别是我在缺乏考察资金的情况下，您简直难以想象，这种准备是多么费劲。这些资金加在一起，每年只有两千卢布零一点，而且这些钱还不按期汇来。比如，今年连一分钱也没汇来。我只好出去央告，从我国驻北京公使团借了两千三百卢布，其中一千卢布我每月要付三十卢布的利息。

凡此种种，给每个欧洲人，包括旅行家，在中国不得不忍受的各种卑鄙龌龊的勾当中又增添了一份。老实说，谈起欧洲人在这个“天朝”中的处境，我不能不气愤。鬼子、狗——这就是到处欢迎我们通用的浑名，不仅对我们普通人是这样称呼，对待各国使节也同样如此。倘若您目睹过中国人是怎样鄙视我们的话，您将有何感想啊！一路上，他们并不把您安置在一个好的客栈里，而是弄到顶脏的地方。然而，还得收高十倍的住店费。一个混蛋透顶的满洲官员（请原谅我的这种叫法），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您谈话的，并把这看成是有失身分。这一切在欧洲竟一字未提。在上千个驻华
145 的欧洲人中间目前还没有一个正直之士道出这一赤裸裸的真相。然而说出这一真相比汉学家们写出的东西要有用得多。他们只知连篇累牍地记述汉朝或明朝如何治理；一个蒙古王爷如何打死另一个王爷，藏王是怎样向中国天子进贡一只金雁等等。

那些使臣们比一般人的过错更大。他们在街上总是挨骂，对此反而保持沉默。凡此种种是不受任何制裁的。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可以恣意侮辱您，而十次有九次还是有理的。当然，这一切也

1 1872年3月1日致米·巴·季赫缅涅夫的信，于张家口。

都怪欧洲人自己，他们大部分是极坏的恶棍。维纽科夫有关中国的几篇文章，完全是真实的。遗憾的只是他没有提到中国人，没有提到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态度。

北京的生活，正同阿穆尔河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生活一样，区别仅在于喝的不是伏特加而是香槟酒，因为这里的所有官员都有很高的俸禄。我一想起这个城市就不能不产生反感，然而现在还得在这里住上整整一个月。上帝保佑，但愿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吧。”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采集来的标本包装好，寄往恰克图后，写出了一份关于自己十个月旅行的报告，开始准备上路。探险队人员变化很大，从库伦又派来两名新手，替换那两个总想家、靠不住的哥萨克。两名新手非常出色和勤快。一个是十九岁的小伙子，叫潘菲尔·恰巴耶夫，另一个是布里亚特人，叫顿多克·伊林奇诺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同他们相处得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同甘苦，共患难了。普尔热瓦尔斯基曾说过：“我将终生怀念我这两个伙伴，他们勇敢非凡，对事业忠心耿耿，考察的全部成就都是同他们息息相关的。”

哥萨克们来到后，把枪发给了他们。每天都练习打靶。普尔 146
热瓦尔斯基写道：[1] “近日来，我教练的是反袭击演习。我们四分钟内，用长短枪发射了六十八发子弹，（设在三百步远的）靶子让子弹打了个稀巴烂。这种威胁恐吓便是我们以往和今日所行之处的最好护照。对我们来讲，怕贼胜于怕盗。因为近一、二百人的强盗，就是再多些，也不敢袭击我们，这一点我敢用脑袋担保。这些城内的市民最坏，我们在这里以四个对数以万计的人真是毫无办法。然而，如果我带着十五个持速射枪的精兵，那么我也敢用脑袋担保，我一定会通过整个中亚。但没有这样的卫队，需要四个人去

1 1872年3月1日致米·巴·季赫缅涅夫的信。

试一试。”

的确，聚成一堆的中国人盯着这一教练演习，摇着头，表示惊奇；他们从未见过的速射枪和手枪弄得他们惊恐不安。有些人当即断言，他们哪怕有一千个装备着这类武器的兵，那么也毫无疑义，他们早就会把东干人的暴乱平定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有了以往和上次旅行的经验，储备了过去考察中没有购置的一些物品。过去，每夜得留一个旅伴看守东西，他本人也得亲自参加这一值班。如今他买了一条叫卡尔珠的蒙古狗，它出色地履行着守卫职责。他带了四只小平底桶，每只装了三维德罗水①，还带了喝水用的器皿。总的说，装备比第一次好得多。不过这些行装重八十四普特，每天要用九头骆驼驮运。
147 大家一同装驮，因为第一次考察的一个蒙古雇工拒绝返回家乡，又找不到人来替他，而蒙古向导经常换人，就不让他们装驮包了。

1872 年 3 月 5 日晨，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张家口出发，他打算深入西藏，直抵拉萨。当时，他仅有八十七两银子(一百七十四卢布)，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大胆往前走。

他给米·巴·季赫缅涅夫写信说：“祝愿我幸运地完成这一事业吧，我想这一事业对发展科学来说是不会无所贡献的。”

旅行家们所行经的正是去年去黄河，经阿拉善返回来的道路。他们装备精良，每人鞍挂两支手枪，肩背一支速射猎枪。当天黄昏，他们又走进了蒙古寒冷气候带。在张家口，2 月天暖，水鸟飞来，而这里整个 3 月，甚至 4 月上半月仍然寒冷，风暴雪暴，交替不绝。暖和的日子很少见，经常急剧降温。例如，3 月 13 日中午一点，背荫处气温为摄氏零上二十二度，但第二天的同一时间温度表却指在零下五度。有时风暴持续三天三夜。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快走是不可能的。旅行家们用一个月时

① 俄国液量名，一维德罗等于 12.3 公升。——译者

间，即于4月10日才到达了穆尼乌拉山。在这里他们逗留了十一天，以便采集春季植物，但是，观察鸟类迁徙的时机已过。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原来估计，第二次去不成鄂尔多斯，现 148
在已经证实了，因为，踏冰渡黄河（黄色的河）已经不可能，而大家又不愿在穆尼乌拉山对面的渡口过河，因为这样就必须向包头方面走，在老地方过河。[1] 由于绕道和浪费时间，只好放弃原来要考察鄂尔多斯的打算，普尔热瓦尔斯基只能在穆尼乌拉山中停留。

4月22日，探险队为了去阿拉善，离开穆尼乌拉山。他们沿着黄河左岸的河谷行进，这正是他们几个月前返回张家口的路线。4月下旬，这里的水温达摄氏零上二十二度；旅行家们忍受着摄氏零上三十一度的酷暑，在各个点上停下来，进行考察、打猎和采集植物。

沙漠上的盐层白花花的，从远处望去，这样的地方好似覆盖着白雪。这里连一棵青草都看不见。常刮旋风，一股股旋风把盐尘卷起，形成条条柱子迎面扑来，简直睁不开眼睛，构成了一幅悲凉的画面，使冒着炎热在无水的草原上行进的旅行人倍受折磨。5月份更是酷暑难熬，开始有阵雨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 “下的是很短的阵雨。沙漠的空气极为干燥。我们的物品都干坏了，而采集来的植物放在标本集中必须是半干半湿的，否则就会风干，裂成碎块。有时甚至记日记都很难，笔蘸满墨水，很快就干了，就象冬天冻住了似的。结果在同一地区，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因——冷与热而出现了同样的干扰现象。”

5月26日，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再次来到定远营，在事先为 149
他们安排好的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把那条厉害的狗卡尔珠拴在门上，以便避开那些好事的人，这个办法看来十分管用。尼古拉·

1 普尔热瓦尔斯基致我国驻北京公使的信。无日期。

2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202页。

米哈伊洛维奇于当天晚上会见了亲王[1]的几个小儿子。他穿上总参谋部的制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全都说，来者乃是沙皇官员；察罕汗（俄国皇帝）派他来察看水土民情，将之启奏陛下。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此类传闻对己有利，所以并不向蒙古人解释，反而极力在他们眼里抬高自己的身价。

普尔热瓦尔斯基到定远营后不久获悉，城内有一支由二十七个唐古特人和蒙古人组成的商队，他们近日要去甘肃省内的却藏寺。该寺离青海湖有五天的路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抓住可以跟随这支商队同行的这一机会。他从西藏人中挑选了几个有经验的出色向导。没有他们，他就难以通过草原。唐古特人也欣然同意跟这些勇敢的、装备精良的俄国人搭伴，以防东干人的袭击。为了进一步取得未来旅伴的好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安排了一次长短枪实弹表演。但见弹火穿梭，把围成一堆的观众惊得目瞪口呆。而唐古特人却一个个乐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亲王得知此事，企图拆散这一搭伙。他密遣我们熟悉的索尔吉竭力说服普尔热瓦尔斯基，使他确信路上不安全，劝他让当地喇嘛给算一卦。他还说唐古特人走路很快，昼夜可行五十余俄里，这种走法我们的旅行家们受不了。还说，去却藏寺的道上有一些高山，骆驼翻
150 不过去。最后说，如果能再等上一个月，亲王会把自己的向导派给他们。

这些话并没有动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所担心的只是他们亲王下令，不许购买他运来的货物，这样，探险队就会分文全无，因为他囊中仅有八十七两银子，而且还要买骆驼。从张家口出发时的十一头骆驼，路上死了三头，还有两匹马也死掉了。没有这些骆驼和马匹，无法再向前走。幸亏，亲王的一个儿子愿出六头骆驼，外加一百两银子，买一支斯宾塞猎枪。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1] 指阿拉善亲王。——译者

说：[1]“老实说，他把一头骆驼定为五十两银子，然而我所要的枪价却比买时贵上十倍。”

普尔热瓦尔斯基得到了卖货的钱后，如今已有五百两银子，十四头骆驼了。另外，亲王的一个儿子还给他两匹马做礼物。这时他坚决声明，同唐古特人一起走。但有人告诉他，唐古特人虽然原想6月1日晚出发，但亲王却以附近有东干匪徒出没为借口，命令他们再等两天。听到这一荒诞的命令，普尔热瓦尔斯基派了他的副手，同一个哥萨克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开始告诉他说，唐古特人正在准备出发，以后又告诉他说，他们正在离城，他大为吃惊。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立即吩咐迅速给骆驼装驮。当他们正要出发离城，亲王的小儿子来找他，向他保证说，没有他，商队是不会走的。想必是，阿拉善亲王派人去过宁夏城，见过了中国办事大臣，151
得知如何处理此事，他得到了什么指示并不清楚。只是在6月5日，亲王的小儿子才来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宣布说：唐古特商队现离城不远，他明天可同他们一同走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高兴极了。他给亚·叶·弗兰加利写信说：“旅行队即将穿越最荒凉的地带，一座中国城也不入。这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从定远营到却藏寺有二十二天路程。这样，我将于6月25日或26日到达青海北部群山，该寺就在那里。这些山似乎是大黄的原产地。对此，我要根据可能情况详加研究。此外，听几个蒙古人说，所有的山上都是森林，林中野兽繁多：有虎、豹、鹿、麝等等。靠近青海湖，有很多野牦牛（唐古特牛）、野驴和长角羚羊。这将是我得到动物标本的好地方！……

我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至少如今我所饱受的辛劳并不是白费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将到青海湖。不过，我去此湖不会早于8月末。6月末及整个7月，我将在却藏寺附近度过，仔细研究当地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206页。

的动植物区系。此外，要让骆驼休息休息。”

我们的旅行队满怀着这些美好的希望，满怀着对考察事业的一片热忱和忠心，从定远营动身了，很快就同唐古特人商队会合一起。该商队由三十七人组成，其中有十个喇嘛兵或者叫商队护卫。他们一路上保卫着连我们在内的共七十二头骆驼和四十匹骒马。喇嘛兵都装备有欧洲的滑膛枪，其余的唐古特人都拿火枪，一部分
152 使用长矛和大刀。他们可算是些胆大包天的人，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正是东干匪徒们所居住的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不能随自己的意愿行进，他们不甘落于唐古特人之后，但因行装太多，装卸不便，十分累赘。由于出多少钱也找不到蒙古雇工，所以装装卸卸都得他们自己动手。好不容易才同商队的几个人谈妥，夜里把我们的骆驼同他们自己的一起放牧，每昼夜给一卢布。

走路多半是夜间，走上三、四十俄里路程，然后找口井停下来。有时无井，就挖个坑，积些又脏又咸的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南阿拉善沙漠十分难行。这里遍地流沙，寸草不生。有时百里不见滴水。同时，难得见到的几口水井，大部分还被东干人投进了死尸。

有一次，我们喝了这种井水烧的茶后，开始饮骆驼；把井水舀干了，发现井底有具腐烂死尸。一想起来，至今还直恶心。”[2]

天气酷热，把旅行家们搞得疲惫不堪，宿营也得不到休息。脚底下流沙似火，空气里没有一点儿风，闷热闷热的，就好象在火炉里，连口长气也不能喘。而且，每次宿营都得费很大力气装卸牲
153 口，否则驼峰受热，很快就会耷拉下来。然后给骆驼饮水，喂食。还得操办人的饮食，烧火做饭。探险队每人都得干很多活。累得

1 1872 年 9 月 17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 1 部，第 212 页。

睡觉时一连几个小时都作恶梦。他们忍受了这一切，显然是由于他们有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性格。然而，在这种流沙中，遇到风暴那可要倒霉了。那时候，沙丘顶上先是烟尘滚滚，接着空中沙云密布，遮天盖日向旅行人卷来。

旅行家们随唐古特商队走过的地方，不见居民，一切都遭到东干人的洗劫和破坏。路先通向南方，而后直转西方，通往甘肃省的大靖城。远处呈现出该省的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沙漠和群山界线分明。两俄里内，黄沙变成了耕田和百花争艳的草地，幢幢中国式的房子密布其间。“农田和沙漠，生命和死亡，在这里是这般密切，使旅行人大为惊奇，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靖城幸免东干人的洗劫。它座落在被称为“长城”那面两俄里的地方。旅行队没有进城，免得好奇的人来看热闹，立即停留在土城墙的外边。尽管如此，顷刻间来了上千看热闹的人，有的甚至钻进了帐篷。无论是纵狗，还是用力推，都阻止不了中国人，赶走了一伙，又拥来了一群。连官员们也来了，要求给他们看武器，送点礼。他们没有如愿以偿，就提出要看护照，并以不放行来威胁。

经过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和官员盘问两天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于6月20日晨离开了。当天，探险队便登上了甘肃山脉。① 那 154
里气候别样，景色异然。达到雪线的群山，黑油油的土地，湿润的空气，丰富的水源，这就是当地的特点。这里距荒凉的阿拉善，仅四十俄里。“动植物区系变化也极为明显。草本植物种类繁多，遍布于肥沃的草原和谷地，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着悬崖峭壁，动物的生活也十分丰富多采……

东干浩劫的痕迹处处可见，一路上村庄很多，全遭破坏，尸骨遍地，杳无人迹。我们的旅伴（唐古特人）吓得夜不起火，每次休息

① 也称祁连山脉。——译者

都祭枪．总是央求我们走在前面。”[1] 旅行队渡过了一条很大的河——庄浪河，重又进入山里。在天堂寺附近，大通城东七十俄里处出了山，奔向大通河中游。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2] 此城方位“地图上标得不准，应标在该河更远一些的上游”。

因哥萨克恰巴耶夫生病，旅行家们不得不在该寺附近停留了五天，只好同唐古特商队分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3] “在大通河边无意中停留五天，对我们来说，再愉快不过了。因为我们
155 能借这个机会对附近的群山作几项考察，多少能了解点当地的动植物区系。这里动植物丰富，我决定从却藏寺仍返回此地，用整个夏天时间较为详细地研究天堂寺周围的山脉。”

从天堂寺到却藏寺共七十俄里。因为听当地居民说，满载的骆驼无法通过大通南面的山脉，所以普尔热瓦尔斯基把骆驼留在天堂寺。雇中国人赶骡驴运行装。

7月初，他到达了却藏寺。该寺座落在拔海八千九百英尺的高地上，距西宁城六十俄里，在北纬三十七度三分，普尔科夫东经七十度三十八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寺内呆了一星期，多少了解了一点中国人的宗教仪式。[4] 在这一星期中，刚好晾干了沿途采集的标本。这些搜集品因受潮，损失很大。同时，因着手准备余夏进山的行装，他首先购买了四头骡子，雇了一个懂唐古特话的蒙古人当侍役。购买必需品十分困难，因为东干人的劫掠，什么东西都很难操办，而且价格昂贵。

普尔热瓦尔斯基把多余的东西都留在却藏寺，仅把急需物品驮在骡子和两匹马上，于7月10日出发往回走，进入大通河中游

---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218、219页。

2 1872年9月17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3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224页。

4 《寺庙篇》，见《蒙古等地》，第226页。

两岸群山。这里至今尚无人考察过。萨吉萨鲁克逊山① 被认为是这段山脉中的最高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营地设在此山附近，然后离开营地又往上登了约三千英尺，上了山顶，眼前展现出一派奇异景色。

他说：[1]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站得这样高. 第一次俯瞰脚 156
下巍峨的崇山，但见那：一处处千奇百怪的峭壁，山岩嶙峋，一片片森林郁郁葱葱，一条条山间溪流，银光闪闪，恰似飘带，蜿蜒而下。感受如此之深，使我面对这奇异景色不忍离去，佇立良久。我仿佛飘然欲醉了。这一天，作为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脑海里。……

可是，由于在帐篷内光顾着忙于整装出发，忘了带火柴，无论怎么开枪也点不着火，测量只好放到下一次了。一天后，我再次登上了萨吉萨鲁克逊山。这次我带了一切烧水用具。安好水锅后，我说：‘这回，高山，你的秘密就要揭开了！’几分钟后我得知，萨吉萨鲁克逊拔海一万三千六百英尺。这一高度仍没有达到此地的积雪线。只有在悬崖下或背荫处，我才见到了小块冰雪。”

在大通河南面的群山中，探险队整整呆了一个月，然后于 8 月初，转到了北部的山脉，在雄伟的甘珠尔齐老峰脚下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处宿营，逗留了两星期左右。在这里遇到几场雪暴。雪暴刮得漫天皆白，积雪堆堆。

大通河中游两岸的群山，乃至整个甘肃省均土质肥沃，同阿拉善沙漠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甘肃省海拔很高，有些山超过了雪线。但在这里草原野草茂盛，山上森林密布，水源十分丰富。尽管 7、8 月份的雨水大而频，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收获却很 157
大。他发现了四十六种蒙古没有的鸟，十种哺乳动物，四百三十种

---

① Сади-Саруксум，音译。——译者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 1 部，第 245 页。

植物。植物中最重要的便是大黄，这种植物在此地多的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经过详细考察，我确信，这种植物可在我国两地培植：贝加尔群山和乌苏里边区。为了试种，我采集了一俄升种子。我顺便提一句，在西宁市买 $1\frac{1}{3}$ 俄磅（一斤）干大黄，要俄币二十戈比，而在欧洲则每磅四卢布——差距多么大啊！”

鸟类中特别出色的是一只巨大的肉色兀鹰，一只浅蓝色长耳山鸡和许多种麻雀。总之，探险队员共制成了二百多个标本，连同过去的共有六百多个，还采集了大约四千棵不同品种的植物。

自8月下半月起，山中的植物开始停止生长，动物也安静下来。月底，秋季来临，科研方面的采集物越来越少了。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决定返回却藏寺，并由此出发到青海湖去。他牵来了留在天堂寺的骆驼，于9月1日来到却藏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而对东干人来说却是一种灾难。

尽管大部分城市已为中国军队所占领，但东干匪徒仍然四处横行。武装叛乱者们占领了三座城：西宁、大通和肃州①。他们由此掠夺四邻，竟自命为却藏寺四境之主，弄得蒙古人人心惶惶。但
158 当四名俄国勇士到来时，他们便踪影全无，再没露面。

在却藏寺旁宿营的第三天，普尔热瓦尔斯基获悉，有三个蒙古人赶着羊群，从大通河上游而来，过些时候就将回返。

普尔热瓦尔斯基觉得，他们是最好的向导，于是立即去同来者商谈。蒙古人最感到为难的是夜间担心满载的骆驼走不了山间小道，白天又怕东干人。

普尔热瓦尔斯基暗中派去的一个中间人对蒙古人说：“和这些人在一起，你们用不着害怕土匪。你们看，我们两千多人躲在寺里，他们四个人却在外面，无人敢动他们。你们想，一般人敢这样

---

1 1872年9月17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① 今酒泉。——译者

干吗？决不会的。俄国人会未卜先知，他们的长官肯定是位大魔法师，若不，也是个大活佛。”

这些话很有说服力，对蒙古人起了作用。他们同意作向导，但得有个条件，让普尔热瓦尔斯基算一卦，定个吉日出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正打算测定却藏寺的纬度，便乘机掏出了万能表，用之测定了太阳的高度，并作了一次磁测。随后就对这些睁大了眼睛看的未来伙伴们宣布说，得等几天。蒙古人也按自己的方式算了一卦，结果也是急于出发不吉利，于是把出发日期定为9月23日。这一拖延，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极为必要的。一者可以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全部搜集品运到天堂寺，因为那里比较保险，可以免遭东干人的掠夺；二者，可以腾出时间在山里进行一些科学考察。最后，可备足一冬用粮。据传，青海湖那儿什么也买不 159
到。在这里他们只买到了二十普特次麦粉。还储备了四普特大米和黍米，装了四个骆驼的驮包。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 “总之，开销很大。我现存仅有四百五十卢布，靠这点钱根本到不了拉萨。这一次我只好放弃去西藏内地的打算，实在令人惋惜。我想改为详细考察青海湖区域及其西南部的柴达木地方。我顺便说一句，到目前为止，我的探险队已花用了一万四千卢布拨款，但在此地花的还是很少的。购买旅行用的全套装备，在此地每年都需要八千到一万卢布。”

在预定的日子——9月23日，旅行家们踏上了山间小路。这条路位于两个东干城——三关① 和大通之间。第二天早上，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阿勒坛寺碰上了三千个中国士兵。他们是护路的，平素也干着抢劫中国人和东干人的勾当。他们原打算袭击我国旅行队，但一看到要向他们开枪，就站住了，下马道歉。他们一再声称，

---

1 1872年9月17日给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① Сэн-гуан，音译。——译者

他们误会了，错把俄国人当成了东干人和强盗。然而，东干人和强盗是不骑骆驼的。走了几里，又发生了这样的袭击，还是没有让他们得逞。第三天途中，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从山口顶部望去，发现大约两俄里处，有近百名武装的东干人。一些骑马的东干人见旅行队走近，便开了几枪，然后就聚集在四个俄国人正在通过的峡谷
160 的出口。见此，向导们一再劝告往回走，而我们的四名俄国人则下定了决心，要么就穿过去，要么就手持武器战死，“而不能象绵羊似的任人宰割，随意让匪徒吊死在绞刑架上[1]”。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我们的处境的确很危险，但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优势武装及东干人的怯懦之上。”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推测得很对，东干人放我国旅行队走到离他们将近一俄里的地方，便急忙溜掉。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登上了高高的难行的山口。夜幕降临，他们顶着最强烈的雪暴，摸索着进入了狭长而又多林的峡谷，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地方，支起帐篷，生起火，使冻僵的四肢暖和过来。而东干人却完全销声匿迹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所走的这条去西藏的道路，从前通常有成千上万的香客结队而行，如今十一年来，这条路却没有一队香客敢走。匪徒们怕我们四人甚于所有的中国军队，而且一直避开我们。在却藏寺宿营期间，一直都很太平。但是，我们一进山，东干人就又出来了，照旧抢劫。他们骑马跑到却藏寺院墙下，明知我们不在，却喊叫起来：“你们的俄国保镖在哪儿，我们要跟他们干一仗。”只有长矛和几支火枪的地方警官，对此却只能乖乖地躲在墙后，祈祷神仙，让俄国救星早点回来。这就是欧洲人对亚洲人的含义！这就是说明亚洲内地居民的特性的一个事例。他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73 年 6 月 15 日给 Я. П. 希什马廖夫的信。

2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 1 部，第 253 页。

们完全是一伙胆小如鼠的群氓。这一切腐朽的事物得以维持，是由 161
于我们还不了解，是由于汉学家和传教士在欧洲散布了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当然，这样做对汉学家和传教士本人是有好处的。只要你不是腋下夹福音书，而是囊中有钱，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马鞭，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通行无阻。我们亲身体验到，这三件东西在此地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传播文明，欧洲人应该带着这三件东西到这里来，并把所有这些人类渣滓，全部除掉。只要有一千俄国兵就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到时候了，该好好地治理一下中国了，不必再客气了，该扫除欧洲人在天朝境内处处遭受的一切凌辱了！科尔特斯①的业绩可以重创于此。当我回俄罗斯之时，关于这一必要性，我作为一个目睹者，一定要反复地大书大讲。[1]

再往前走，就没有东干人袭击的危险了。困难的只是每天下雪，太阳一照就融化，道路泥泞不堪。骆驼走起来很困难，时常滑倒。但探险队仍继续前进，穿过了整个大通河上游地带，于 10 月 12 日进入青海平原。过了一天，帐篷便设在青海湖岸边。普尔热瓦尔斯基当时兴高采烈，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实现了。探险队梦寐以求的目的达到了！不久前还只是幻想着的东西，如今已成现实！诚然，这一成功是用严峻的考验为代价换来的。吃过的一切苦头，现在全抛开了。我和副手站在这大湖之滨，心旷神怡，欣赏着它那奇妙的碧波……"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青海湖畔停留了几天，进行一系列 162
勘查，把不中用的骆驼换成精力充沛的，共有十一头，继续向西藏进发。这条路线先是沿青海湖北岸，而后绕到西岸，经过布哈河和

---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 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曾于 1519—1521 年侵略墨西哥，对当地的印第安人进行了大肆劫掠和屠杀。——译者

1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报告书和他给各界人士的信。

都兰河河谷。由都兰河形成的峡谷谷口有一个天然界——都兰寺，青海西部一个执政者的所在地。①在这里，探险队颇受款待，特别是年轻的执政者的一位叔叔待他们很好。他辅佐其管理国家。执政者接受了俄国人的礼物，派人送来一个游牧毡篷给俄国人作答礼。这个毡篷对旅行家们去西藏很有用处。这位执政者对俄国人很关注，传令禁止闲人出入他们的帐篷。这的确使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十分高兴，特别是事前就传闻四起，说来了"四个奇人，其中还有一个西方大活佛，正前往拉萨，结交东方大活佛——达赖喇嘛"。

在探险队深入蒙古和甘肃省之前，关于这些奇人的故事就早已一传十、十传百地飞传开来。土著人说他们是不怕东干匪徒的活神仙，他们会口念避弹咒，手持神枪，一旦遭劫，他们的首领下一道法旨，就会出现一千个隐身人，为其厮杀。还有人说，他们打猎时能在远处打中，击落飞鸟，制成标本。说四位奇人的首领能随意支配自然，能呼风唤雨，降灾人畜等等。传说越来越多，越传越玄，尽力夸张，以至于称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呼毕勒罕——大活佛和神医，
163 所以称他为神医，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也采集植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这对继续旅行大有好处，所以他不想辟谣，但这给他招来许多不便。他无法摆脱人们让他赐福和预卜未来的请求，无法摆脱无数的人群。他们是来对旅行家们以及他们的武器顶礼膜拜的。当地的王爷们还携带儿子来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摸顶，以此预祝其子孙终生幸福。当探险队走近都兰寺时，道路两旁跪着二百来人，虔诚祈祷。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求卜的人络绎不绝，到我这里问卜的，不仅问未来的命运，甚至连走失牲口，丢了烟袋等琐事也问。一

① 为和硕特部西前旗青海王所在地。青海王正式爵号为和硕亲王。——译者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294页。

个唐古特王爷还认真求方，使其不育之妻生个儿子。我们的名望之高，完全出乎意料。例如，我们去西藏时，把多余的一袋糌粑留在柴达木，当地一个王爷把它收藏起来，高兴地对我们说，他要全旗保护这个袋子，不让唐古特强盗抢去。”

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都兰寺后，翻过了一条不很高的山梁，这条山梁为南库库诺尔岭①的支脉。探险队跨进了一望无际的平坦的柴达木平原，布尔汗布达山脉仿佛象一座屏障，耸立在它的后面。11月18日，探险队来到了宗扎萨克旗长官所在地②，雇了几个向导就奔向西藏。他们想穿过去，即使到达青河③上游地带也好。

在西藏大沙漠上，路是没有的，但有野兽踏成的许多小道。西藏高原寒冷异常，风暴整冬不断；春天常有风暴和大雪暴；夏天阴 164
雨连绵，常夹杂着大冰雹，只有秋天，天朗气清，相当暖和。蒙古人每年利用这段时间，结成大队，去拉萨进香。队伍的集合点在青海湖，九月初从此出发，十一月初便到达拉萨。秋天，特别是春天旅行穿过北藏是十分不利的，很多人，特别是牲口，都会葬身在这可怕的大沙漠上。虽说如此，沙漠上的野兽却极多：有野牦牛（长毛牛）、白胸脯羱羊、岩羊、羚羊、赛驴（野驴）、淡黄色的白狼、熊、狐狸等等。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在北藏的沙漠上度过了两个半月（1872年11月23日至1873年2月10日），猎取欧洲人所罕见的和从未见过的野兽。[1] 猎物极多，制成的标本驮不下，只好把一部分存粮

---

① 也称青海南山。——译者

② 即和硕特部西左翼后旗；宗扎萨克爵位为辅国公，驻都兰县。宗家，在乌拉斯河与诺木洪河之间。——译者

③ 长江。——译者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一书，第1部，第311—330页，该书作者对打猎作了精彩的描述。

留在柴达木，把多余的弹药和两张野牦牛皮分散埋在布尔汗布达山口附近。

在西藏度过的时光是这次整个考察中最美好的日子、也是最艰难的日子。美就美在此地根本见不到敌视旅行家们的居民，并且有大量的稀有品种的动物；难就难在寒冷来临的气候条件上。

165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深冬，酷寒和风暴，物品奇缺，甚至连生活必需品也不足，还有其他种种困难，日复一日地把我们弄得筋疲力尽。我们的生活全然是为生存而斗争。只是由于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事业的科学价值，才使我们有精神和力量去胜利完成我们的使命。”

青海王赐的毡篷确实成了防风防寒的救星。毡篷的底边直径为十一英尺，到顶部洞眼高为九英尺。这个洞眼既做窗户又当烟囱。两只旅行箱就是毡篷里的家具；几条毡子做床铺，当被盖；毡篷中间用铁支架支着，架下面燃烧干粪。晚上睡觉时，就把靴、袜、裹脚布和夜间脱下的衣服，塞进和挂在毡篷两旁的木格里。

平常，旅行家们在黎明前两小时就起床，烧热茶，添加各种调料，喝后便准备上路：卷起毡篷，把毡篷连同篷内原有物件一并装驮，这就要用一个半小时。出发时，大家已经相当累了。此时寒风刺骨，无法骑马，只好步行，还得携带枪支，加之，高原空气稀薄，行走艰难。“每登高一步都是很难的，呼吸困难，心跳加剧，手脚打颤，有时头晕，呕吐。”还应补充一点，旅行家们没有洗脸，没有换衣，一件衬衫穿二十多天，因为无处可洗，也无人可洗。旅行到现在，衣服全穿坏了，补丁摞补丁。破烂的靴筒上，补满了块块兽皮。我们的旅行家们就是穿着这种漂亮的皮鞋，在刺骨严寒中行进的。

166 在严寒时节常起风暴，沙土弥漫。微风是风暴来临的预兆。风越

---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一书，第1部，第331页。

刮越大，卷起沙土，遮天蔽日，几百步内连高山都看不见。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迎风无法睁眼。在这样的日子里连十俄里也走不上。旅行队只好停下。他们再次卸下驮包，支起帐篷，拣些干粪，砸冰化水，用石头敲开冻肉做饭。旅行家们饥寒交迫，急切地等待着午饭或晚饭。可倒霉的是饭做得很慢。因为空气稀薄，干粪不爱着，火苗小；水的沸点仅在列氏六十八度。而且还要先化冰，化做好的肉。一顿午间便饭到晚上六、七点才做好。饭菜虽然是最简单的，但对大家来说，却是一席豪华的酒宴。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午饭成了晚饭，饭后又有事要干。水坑和小溪，除极个别的以外，全部冻到底了。又没有雪，每天得化两桶水饮两匹骑用的马。[2] 接着就是漫长的冬夜，这是我们最难熬的时刻。日间劳动过后，冬夜似乎可以安静度过，好好休息一下，实际上远非如此。我们通常劳累过度，全身疲惫不堪；在这种似病非病的状态下，不可能安静休息。再者，空气稀薄、干燥，睡觉时常常感到呼吸困难，[3] 仿佛恶梦一场，而且口干舌燥。再就是我们的 167
床铺是一块毡子，满是灰土，直接铺在冻土上。在这样的巢穴中，在严寒的条件下，篷内无火，我们连续要躺上十个小时，不可能安静地入睡，那怕是暂时忘却我们处境的一切困难也做不到。

由于天气严寒，无风时，打猎也很难。只能戴着耳套、手套，穿着皮大衣；手冻了，子弹也难装进速射枪里，经常冻得满眼是泪，当然也就影响了射击的速度和准确性。尽管如此，探险队在西藏逗留期间，仍猎获七十六只大型野兽，光是牦牛就有三十二只。另外打伤的比这七十六只还要多一倍。

在西藏旅行的困难重重的日子里，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在极

---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 1 部，第 333 页。

2 我们时而砸冰化雪饮骆驼。

3 在北藏高原上睡觉时只能把头部垫得高高的，或者半坐状态卧着。

为惨淡的境况中迎来了 1873 年的新年。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还未曾在象我们现在所处的荒漠上迎接新年。仿佛要与这环境相协调似的，我们除了些不干净的糌粑和少量的面粉，再沒有其他存粮了。真艰难哪。但是,为了考察的伟大目标，必须忍耐。我们有力量、有意志足以彻底完成这光荣的事业。这便是我们在新年之际对自己的最好祝愿……

昨晚和今天白天,我同佩利佐夫多次回忆起祖国和家里人,我们的心飞向了远方,那里有我们所珍爱的一切……”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新年当天出去打了一次猎，第二天就继续
168 向前走了。于 1 月 10 日到达青河(扬子江)岸边。这次,普尔热瓦尔斯基沒有继续向前深入到亚洲腹地去。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在青河沿岸，几乎每俄里都会碰到大群的牦牛、赛驴、羚羊和山羊。一天可打到十头,甚至二十头大野牲畜。但,我一个月才打了二十头牦牛,佩利佐夫和一个哥萨克打了十二头。在这里我们总共打死了七十六头野牲畜。打得这样少,通常是因为我们或者要取皮,或者要吃肉,而不需要凑数字。并且,我们从不追赶打伤的野牲畜,只要一枪就打死了的。而且我们通常只从中取够一天吃的肉，因为，在这儿要什么野兽，随时都可以打到。这样,打死一头四十普特重的牦牛,我们从中只割十五磅肉,有时只要一个舌头和腰子,剩下的就扔掉了。次日再打，再取够煮一顿的就行。象北藏这样多的野兽，只有在南非洲才能遇到,此外,在地球上哪儿也找不到。通常在我们的帐篷周围，特别是如果帐篷靠水，野牲畜到处可见。它们常跟我们的骆驼一块吃草。只有严寒和常起的风暴对打猎大有影响。类似这样的严寒和风暴,在欧洲连作梦也见不到的。”

1 1873 年 10 月 14 日于伊尔库次克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在西藏沙漠的漂泊，累坏了骆驼，死了三头，其余的免强能站立着，挣扎着往前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囊中只剩下五两银子(十卢布)；他拿定主意，满载硕果，返回青海、甘肃，去阿拉善。

探险队二月上旬回到了柴达木平原，在青海湖畔呆到4月1日，随后沿着去年秋天走过的路线前往却藏寺。 169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青海湖滨停留的一个月里，为旅行队继续旅行置办了全套装备。他由于缺钱只好用帐篷换了几副必备的骆驼鞍辔和一些必需品，用三支手枪换了三头好骆驼，补上了死在西藏的骆驼。此外，两支手枪卖了六十五两白银(一百三十卢布)。有了这些钱，就可以确保在青海和甘肃度过春天的三个月。

去却藏寺的路线，要通过一些山间小路，增加了不少困难。因为夜间结冻的地面，白天融化，马匹和骆驼走起来打滑；驮物潮湿，重量增加，牲口负担过重，探险队全体人员只好步行。他们几乎都没有鞋，只穿着自制的靴子。在此之前，他们曾两次渡过大通河，第一次是踏着冬季河底结的冰而过，第二次则是直涉浅滩，水深四英尺左右。旅行队于4月15日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却藏寺。两天后，前往天堂寺，5月末出甘肃山区，来到阿拉善沙漠边缘。用了十五天时间抵达定远营。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里收到了一千两白银。这是弗兰加利将军关照汇来的。他还收到了几封俄国来信和1872年最后三期《声音》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一天对我们是个多么高兴的日子啊。我们贪婪地、狂热地看信，读报。虽说报上谈的、信中写的都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情，但在我们看来仍是新闻。欧洲、祖国、旧日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跃然眼前，栩 170
栩如生。现在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到自己在当地人中的孤独。这里的人，从外貌直到性格上的细微特点，一切都与我们格格不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来计划从定远营直达库伦，但后来又决定休息一下，顺便较为详细地考察一下贺兰山山脉。贺兰山给他的印象并不引人入胜：森林阴郁、山岩幽暗，听不到鸟儿的欢快歌声，只有清晨才偶尔听到一声鸟啼。

旅行家们在贺兰山度过的两个半月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旅行家们至今未见过的洪水。7月1日晨大雨倾盆而下。雨水形成了条条小河从陡峭的山坡和峡谷两侧的沟中流了下来。在我国旅行家扎帐篷的一条主山谷底汇成了一股可怕的急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隆隆的水声从远处传来，向我们预告了急流在逼近，洪水在分秒上涨。瞬间，我们所呆的峡谷的深底便全是水了。水浑得象咖啡一样颜色，从悬崖上飞泻下来。急流卷动着块块巨石、堆堆碎石，震天动地地涌来，狠狠地冲击着两侧的山岩，就象火山爆发一般。在洪水的奔腾咆哮中，可以听到巨石相击，冲撞谷侧岩石的巨响。洪水从不大牢固的河岸和山谷上端卷来了大量的碎石，大堆大堆地向河床两侧抛来抛去。谷内的森林一扫而净，大小树木连根拔起、折断、冲成碎块……"

171 倾盆大雨没有停息，离帐篷三俄丈外便是汹涌澎湃的洪流。洪流过后，毁灭了一切。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说：[1]"再有一分钟，下次洪峰再多涨一英尺，那么我们所有的搜集品、探险队的血汗便要付诸东流了……在这来势凶猛的大水中抢救它们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只能自己连忙攀上近处的高岩。大难临头，突如其来，使我呆若木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面对着天大的不幸，我仍然怀疑，这是否是真的。……幸运这次又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帐篷前有一座小峭壁，浪头把一块块石头冲到它跟前，很快地聚成堆，从而挡住了洪水的不断冲击，我们得救了。"

险情过后，探险队急忙离开山地，回到了定远营城，经过重

1 《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1部，第367、368页。

新装备，于7月14日取戈壁中路出发去库伦。这条路线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走过，它横贯戈壁的最荒僻的地带，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不过这条路线走起来吃力，困难不少。在一千一百俄里内没有一条小河，没有一个小湖，有时五、六十俄里遇不到一口水井，干渴难熬。7月的酷暑，白天在背荫处气温最高达摄氏45°，夜间则23°5；烈日当头，脚下火烤。气温常达摄氏63°。帐篷内也无法避暑，往帐篷上、地上泼水也无济于事，半小时后干得依然如故。热得难受，无处可躲。

风刮起了上面那层滚烫的盐沙，不但不能使空气凉爽，反而更热。如果此时没有储备水，或者离水井很远，那真是一场灾难！旅 172
行人难逃一死。

在这方面尤其令人难忘的是7月19日那天。这天，旅行家们从达赖达布逊湖①出发，顺路向汗山山脉走。听向导们说，前面约二十五俄里内有两口水井，井间相隔八里。第一口井在所指的地方确实找到了，旅行家们喝足了水，饮饱了牲口，再向前走，满怀信心要快点找到第二口井。很有把握，以致一个哥萨克建议把几桶储水倒掉，省得白白驮着。但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禁止这样做，他似乎预感到这些水会成为沙漠上的救星。

还不到早上七点，就热得难以忍受了，走了十多俄里，还未遇到井。蒙古人解释说，旅行家们大概走偏了点，走错了路。他于是走向一座沙丘，看了看周围的地形，过了二十分钟左右，便招呼大家到他那里去。旅行队转向了他指的方向，由向导处得知，离那口井不过五俄里，应该一直朝前走。又走了一段，远远超过了五俄里，还未见到水井。地面灼热逼人，空气干燥难忍。存水渐少，剩下总共不到半桶。

大家问向导："离水井还远吗？"

① 今察卡盐池。——译者

他回答道:“很近,就在小丘那面。”

又走了十余俄里,仍未见到水井。普尔热瓦尔斯基意识到陷入了绝境,就派佩利佐夫和一个蒙古人先行去找井取水,其余的人
173 去迎他们。佩利佐夫走了近五俄里,仍没找到井就返了回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见派出去的两人回来了,以为水井找到了,但,遗憾的是他得知,离水井还很远呢。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在最初的一瞬间真想枪毙这个向导,因为他是我们受难的主要祸因。可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一念头。我想,毙了他,事情也不会变好,反倒更糟。没有他,我们就可能找不到水井。于是,就把他(蒙古人)痛打了一顿。……我们的处境的确太可怕了。因为,此时水顶多也不过几杯。我们每人只喝一小口,多少湿润一下快要干裂的舌头。我们全身上下象火烤似的,险些昏厥过去。这种状况若再持续一小时,我们就全完了。我使出了最后一招:命令一个哥萨克带上锅、壶,同那个蒙古人一起骑上马飞速找井寻水。我命令哥萨克,如若无水,或向导企图逃跑,就打死他。我自己和一个哥萨克押队前进。派去找水的人很快就消失在烟尘中。我们顺着他们的足迹一步步地慢慢地走着,忧郁地等待着对我们命运的裁决。约二十分钟后,哥萨克终于飞速回来了。但是,他给我们带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得救的信息,还是覆灭的噩耗?我们加鞭催马,向他迎去;马匹勉强向前移动。一听到确实有井,得到了一些清水,一阵欢喜。这喜悦是一个曾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而现在已从死里逃生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我们喝足了,用水淋湿了头,就向指定的方向走去,很快就到了水井跟前。此时已是午后两点。结果,我们在酷暑中,一连走了九个小时,三十四俄里。”

他们有了这一痛苦的教训,想避开炎热,于是在天亮前很早就
174 起来了。可是,给骆驼装驮就占去了许多时间,所以出发时太阳已

经升起来了。假如夜间行走，当然会轻松多了，但这样就得放弃测量。而测量是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著作中附了一张目测图。图中从定远营到库伦的路线仅两英寸多长。但这一条短短的路线，却花了四十四日的行程，大部分是白天冒着沙漠上的酷暑走过的。

旅行家们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仍加快了行程，以便早日赶到库伦。他们不仅一天一天算，而且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着那朝思暮想的时刻的到来。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可惜的，只是快走不了。因为我们都极度疲劳。再说，虽然已是8月末了，天气每天仍是很炎热。应当看看我们的衣着如今成了什么样子。靴子没有了，代之以破破烂烂的软底毛靴；衣服和裤子小孔连大孔，补丁摞补丁；帽子就象扔掉的破抹布；所有的衬衫都刮破了，只剩下三件也破烂不堪，每件穿不上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得把自己的衬衫耷拉下来的布条一块块撕下来，直到(衬衫)不能再穿，常常是没有袖子还得穿着。"

旅行队就是这样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土拉河岸。从甘肃算起，这是旅行队在一千三百俄里之内遇到的第一条河流。随后于9月5日来到库伦，受到了我国领事的热情接待。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家乡话，看到了祖国人，走进了欧洲的生活环境，当时的感受我实在无法描述。西方的生活，我们已经完全生疏。开始时，从叉子、盘子到家具、镜子等物，一切都觉得稀奇。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就感到，似乎在 175
这一切之中住过了一周。昔日的考察和历尽的一切辛苦，如今仿佛是一场恶梦。新的印象之多，感受之深，使我们当天吃不下东西，几乎彻夜未眠。我们第二天在浴室里洗了澡，我们已两年来没在浴室里洗澡了。我们身体虚弱，勉强支撑。两、三天之后，才开

始恢复正常，睡眠安稳，食欲大振。[1]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旅行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我们第一次过蒙古边境时所有过的预想……我们在物质方面还是极其贫穷的，我们只是靠接连不断的顺利才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我们的事业曾多次处于千钧一发的危境，但幸福的命运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有可能在这无人知晓、难以到达的内亚诸地完成力所能及的考察。”

的确，探险队的成果是巨大的。将近三年来，[2] 探险队走过一万一千一百俄里，其中用罗盘目测了五千三百俄里。这一测量提供了绘制中亚直到青河上游没有勘查过的广阔区域，破天荒第一次对青海湖地区的水文系统提出了明确的概念。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勘查根据可靠资料，指出了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此外，这位孜
176 孜不倦的旅行家在九个点测定了磁偏角，在七处测定了地磁水平应力。每天进行四次气象观测，观测了土温和水温，计量了空气的干度，测量了地形的海拔高度，作了种族调查，自然搜集品种类丰富多采，使人大为震惊：其中有二百三十八种鸟，近一千只；四十二种哺乳动物，一百三十张兽皮；近十种爬行动物，七十个标本；十一种鱼；三千多种昆虫；五、六百种植物，约四千棵。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三年的旅行中，损失了二十四匹马、五十五头骆驼，有死掉的，有因劳累过度不中用了而换掉的。三年期间考察用费为一万八千到一万九千卢布，可见每年只花用五千卢布硬币。普尔热瓦尔斯基给И.Л.法捷耶夫写信说：“花得这么少，我本人也觉得惊奇，我们怎么能用这一点点钱，走了这么远呢？假如这是件轻而易举的廉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博学的旅行家到过我们所勘查的地区呢？当然，在您面前对我自己

1 摘自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日记。

2 从1870年11月17日到1873年9月19日，即从恰克图出发之日到返回此地当天计算。

的功勋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是，我坦白地说，我们的旅行所取得的成果，是我本人事先没有预想到的。”

同时，不能忘记，普尔热瓦尔斯基只同四个旅伴行进在暴乱蔓延的地方，他们置身于群匪之中，每分钟都有生命危险；不能忘记，欧洲旅行家们自 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之日起差不多踏遍了中国的所有省份，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旅行家们所渴望了解的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谁也下不了决心去的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却勇敢地深入了进去。1864 年，地质学旅行家庞佩利曾打算从北京 177
到亚洲腹地进行大胆旅游，但还没有走到黄河，怕丧命而放弃了他的打算。李希霍芬男爵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想去甘肃省，但因担心暴乱，也未能到黄河西部地区旅行。只有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人为了俄罗斯的科学和荣誉，勇敢、顽强地奔向了那里。

这位探险队领导人的功勋，正如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巨大。

他们在库伦休息了一星期后，便前往恰克图，于 1873 年 9 月 19 日到达那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由此地将五大箱 1872 年和 1873 年采集的植物发往圣彼得堡寄给皇家植物园。其中四箱是在阿拉善和甘肃采集的，另外一箱是 1871 年采集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我寄的几箱植物达五百种，绝大部分是在植物丰富的甘肃山脉采集的。其中有大黄。我发现了四种大黄：甘肃两种，阿拉善两种。

我认为我有责任预先说明，虽然我有时把所有的植物半干半湿地放在植物标本集里，但是，总的说来它们目前已经太干了。这是沙漠上可怕的干燥和酷热造成的。走沙漠地区，到甘肃（经阿拉善）去恰克图，直取蒙古中路，我们是不得已的。

植物方面我调查得最详细的有三处：黄河北套的阴山、贺兰山和甘肃山脉。我在青海湖、柴达木和北藏时正值秋季、冬季和早春

178 季节，所以未能采集当地的植物。"[1]

至于动物搜集品重三十六普特。已由恰克图用两辆三套马车运往伊尔库次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于10月9日乘车抵达此地。

1 1873年10月8日发往皇家植物园。

第 七 章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伊尔库次克。公开讲演。抵彼得堡。首都的欢迎。奖赏。在地理学会及各处的讲演。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和奥地利皇帝法兰西士·约瑟夫参观搜集品。皇家科学院博物馆购买搜集品。出版游记问题。去乡村和乡村生活。返回彼得堡。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柏林地理学会通讯会员。俄国地理学会康斯坦丁诺夫大奖章。被选为圣彼得堡自然科学家协会正式会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厌恶彼得堡的生活。总参谋部军官们赠送一支猎枪作为礼物。打算进行一次新的考察。物色到旅伴。巴黎国际地理学大会的荣誉证书。"Palme d'Academie" 奖章。新的旅行计划。准备上路，离开彼得堡。耽搁在彼尔姆。抵伊宁。

1873—1876 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伊尔库次克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朋友和熟人都察觉出他变化很大，他的照片也证实了这一点。普尔热瓦尔斯基给 И. Л. 法捷耶夫写信说："您从这些照片里可以看出，经过在中亚艰难的旅行之后，我们的变化是多么大啊！"

普尔热瓦尔斯基身体非常疲倦，需要休息。他决定在 11 月 20 日左右雪橇路畅通之前，留在伊尔库次克。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他也没有闲着。他到伊尔库次克的第四天就给总参谋部寄去

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的报告，[1] 接着又寄去了第二份报告[2]——有关中国西部伊斯兰教徒暴乱的情报。

180 未来的传记作家将会给以足够的重视并研究这些重要文献。由于距现在时间太近的缘故，我们不能谈到文献内容，我们谈的将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伊尔库次克整个逗留期间，每周在当地贵族俱乐部里作一次公开讲演，同时动笔写书。正是这个时候，他草拟了写作提纲，这份提纲后来基本上没有改动。此外，他写完了蒙古居民一章。他把书名定为《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个精力充沛、非常自信的人。他想在 1874 年末完成第一部，1875 年末结束第二部。然而，他没有料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了他的写作。他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而整整拖了一年。

他于 11 月底离开了伊尔库次克，在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度过了圣诞节。他写道：[3]“我在莫斯科住了四天左右。结识了萨巴涅耶夫，[4] 并且得到了最热情的支持。人们建议让“自然科学家”协会出版我的附有全部图片的著作。同时，简直不是请求，而是死气白赖地要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哪怕一篇也好。莫斯科博物馆要买一部分搜集品。”

1874 年初，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怀着这些希望来到了彼得堡。首都十分亲切地欢迎了他。完全肯定了他的功绩。《声音》报报道说：[5]“当代最杰出、最勇敢的考察家之一的荣誉应该归于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以前，我们只知道官方的派遣和军队的远征，而
181 他是深入到亚洲大陆完成私人学术考察的第一个人。他第一个为

1 1873 年 10 月 13 日，第 6 号。
2 1873 年 10 月 16 日，第 10 号。
3 1873 年 12 月 25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4 《自然》杂志出版者之一。
5 1874 年《声音》报，第 9 期。

科学揭开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奥秘。现在道路已经开通，一定会后继有人。据我们所知，目前彼得堡正组织一支新的探险队，准备考察中国内地。该队制定行动计划的主要依据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所取得的非凡成果。”

到首都的头几天成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喜庆日子，各方面人士纷纷前来祝贺，一片颂扬欢呼声。他成为首都社交界的主角。1月4日总参谋部的同事们在杰穆特旅馆为他设宴洗尘。发表祝酒词和讲话来赞扬他在科学上的功勋。他深受祝酒词的感受，当天就给在华沙的И.Л.法捷耶夫写信说：“请帖太多了，我的声望一天天大起来。一位大臣亲切地接见了我。”

当然，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功绩的评价是前陆军大臣，后来成为伯爵的德·阿·米柳亭为最高。米柳亭当即把他调进总参谋部，为他提供了写游记的机会，随后又为他呈请下列奖赏：[1] 一、终身津贴：每年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六百卢布，佩利佐夫二百卢布；二、二人各提升一级；三、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总参谋部任职时的薪俸定为二千二百五十卢布，批准佩利佐夫休假十一个月，薪俸六百二十卢布照发。

地理学会也讨论了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颁发康斯坦丁诺夫大奖章问题。讨论进行得很激烈，意见分歧。普尔热瓦尔斯基 182
说：[2]“一方要把奖章授给我，另一方要授予乌瓦罗夫。[3] 结果我只差一票，奖章授给了乌瓦罗夫（这是很公正的），并对我声明说，来年这份奖励一定给我。”

不过地理学会会员们却邀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介绍旅

---

1 陆军大臣的奏折（亚洲部），1874年3月18日，第26号。从存于该卷宗的一封信看来，财政大臣拟定一次拨给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千卢布，给佩利佐夫五百卢布。

2 1874年2月10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3 嘉奖他的科研著作《库尔干平原的默里亚人及其习俗》。

行的收获和特点。2月8日，他作了第一次讲演。地理学会主席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在座。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我的讲演十分成功，您大概从报纸上知道了。大家对我的讲演都非常赞赏，只有《彼得堡公报》评论除外，那是一个对我个人怀有恶意的人写的。讲演结束时，掌声长达一分多钟……我的声望一天天大起来。邀请我和要求与我结识的人络绎不绝。您相信吗，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有时把我烦得真不想活了。”“对这一类邀请我大部分回避，但有时也不得不接受。”[2]

2月9日，奥地利皇帝法兰西士·约瑟夫要参观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搜集品，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奉命将全部搜集品带到总参谋部，陈列在台子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自己第一次看见全部搜集品，真是琳琅满目。仅鸟类就摆了一千一百一十只，此外，还有三十五张大兽皮等搜集品。”

183 皇帝对于这些搜集品细致地观看了很久，询问普尔热瓦尔斯基遇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参观之后，皇帝赐给他一枚利奥波尔十字勋章。第二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熟人和院士们也来参观。他说:“我寄给地理学会的信件译成了法、德、英三种文字。我还收到了埃里亚斯寄来的一份伦敦地理学会学报。去年他曾从北京出发路过蒙古。我向加尔各答给他寄去一份自己的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答谢他的盛情。”我国同胞也是这样渴望结识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们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赠送给他。时间过得很快，一去不返。他在各处进行演讲，把讲演得来的酬金或捐献给正在挨饿的萨马尔人，或捐赠给红十字协会。

3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携带总参谋部及其他机关绘制的图参观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搜集品，他当场宣布晋升普尔热瓦

1 1874年2月10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舅舅的信，1874年3月2日。

尔斯基为中校，并赐与终身津贴。[1] 陛下对旅行的成果很感兴趣。当场就认为皇家科学院博物馆有必要把搜集品买下来，然而，他说，科学院没有这笔经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借此机会分别写信给科学院和地理学会理事会，建议科学院支付一万卢布购买搜集品；请求地理学会呈奏支持他的建议。他说：[2]“我认为地理学会和科学院两个学术机关的联合呈文将向最高当局充分表明，进步的科学工作者希望以稀有动物标本来充实国立博物馆，这些标本是一个俄国旅行家搜集来的，他在他搜集标本的地方幸运地成了该地的第一个科学考察家。”

184

普尔热瓦尔斯基搜集的标本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使我们了解到几乎是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的动物区系的情况，该地区迄今为止尚未考察过，人们认为到达那里是不可能的。据勃朗特、什连克和施特劳赫等三院士的鉴定，搜集品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请求的款额。[3] 搜集品中包括大量稀有动物和新品种动物。这些搜集品如经科学整理，可以丰富科学领域。此外，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搜集品是经过广泛而细致地搜集来的，并标明产地来源，这就为弄清整个中亚和北亚的动物地理分布提供了可能性，有可能大大地丰富以往旅行西伯利亚和中亚逐步积累的资料。

无论地理学会理事会，或最先为其提出呈请的理事会至尊的理事长都认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搜集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给财政大臣的信中说：[4]“1870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为总参谋部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尉在中亚地区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副职佩利佐夫少尉于同一天也晋升为中尉，获得津贴。

2 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4年3月26日致地理学会理事会的信件。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3 见附录6和7。

4 给米·赫·莱捷林的谕令。1874年，第237号。同上注。

进行学术考察配备了一切必需品。以前，对这些地区进行学术考察是难以办到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尉以非凡的自我牺牲精神，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出色旅行。他在旅行期间成功地从北京，渡过黄河，经过青海湖，深入到唐古特和西藏边境，抵达黑河。① 去年冬季他带着丰
185 富的地理资料和博物学方面的搜集品返回圣彼得堡。”

“现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已审查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搜集的标本，肯定了这位考察家的卓越功绩。这些功绩使他同当代最杰出的旅行家并驾齐驱。假如，他的直接上司——陆军大臣先生没有嘉奖过他的话，那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认为奏请圣上奖赏普尔热瓦尔斯基大尉是正当的。

但是，这并没有使地理学会放弃道义责任，即向政府证明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非凡功绩。同时政府能尽力帮助普尔热瓦尔斯基完成他将来的学术事业，为其提供研究他所搜集的资料的机会。

地理学会在这方面注意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搜集的动物标本是他的私有财产。因为他旅行所用去的私款几乎等于他从地理学会得到的数目。据专家们评定，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搜集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地理学会不能不承认，希望这些搜集品在俄国成为这位旅行家卓越功绩的纪念品。

因此深信阁下会时刻准备维护地理科学事业。业经皇帝陛下恩准研究和嘉奖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搜集品，我认为有责任请
186 您奏请上谕，为皇家科学院博物馆购买这些搜集品。价格已由勃朗特院士和其他专家评定为一万卢布。这将补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费，使他有资金继续从事其学术事业。”

1874 年 4 月 13 日，御前大臣米·赫·莱捷林通知大公说，国

① 即今那曲。——译者

库已拨出一万卢布购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搜集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当即将其中两千卢布送给了最亲密的旅伴米·亚·佩利佐夫。

并不是因为得到了钱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感到高兴，他之所以非常快乐，是因为他想到，他的搜集品将由内行人照管，能妥善保存；他的名字将永远在俄国最高学术机关享有盛誉。现在他只剩下写旅行记的工作了。但是，在彼得堡生活散漫，分散精力，使得这项工作进展得很迟缓，或干脆点说，是毫无进展，只不过草写了几行和整理了几篇日记而已。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意识到只要在首都就写不成自己的著作，因此他决定请求长期休假。上级的答复是，既然他奉旨留在总参谋部以便撰写旅行记，那么随便他在哪里，只要能尽快地完成自己的著作就行。他说："这真是难得的好差事！我的声望还在增长，现在我的荣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乡下之前，呈报了自己旅行记的提纲。由于考虑到出版旅行记要花费一万到一万一千卢布，他探问 187
地理学会是否能承担出版的费用，他本人以及承担研究其资料的院士们都不要任何报酬。地理学会表示完全同意，四年内共拨款一万卢布：1874 年出版第一部，1875 年出版第二部，1876—1877 年出版第三部，即植物篇。

自己的著作有了出版的保证之后，5 月 4 日晚，普尔热瓦尔斯基由彼得堡回到自己的奥特腊德诺耶。在那里，他常常出去打猎，欣赏乡村景色。他写道：[1] "大自然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壮观，树林已发绿，各处开始披上盛装。夜莺啼啭。总之，我又回到了可爱的环境里，我的身体随之马上好转。在彼得堡时的咳嗽和头疼都没有了。"

1 1874 年 5 月 20 日给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利佐夫的信。

5月22日在奥特腊德诺耶发生了一桩大事，干扰了乡村生活。这一天，米·亚·佩利佐夫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母异父的妹妹(母亲改嫁后生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托尔佩戈结婚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这全然象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们一同游历了遥远的地方，归来后，一位旅行家与同伴的妹妹结了婚。是不是要把它详细地写进我的旅行记里去呢?”

旅行记已在写作中，但是并不十分顺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觉得需要加把劲。但是，到7月19日才写完了六章。他打算10月份着手付印。

9月中旬，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了彼得堡。他是不大喜欢这个
188 地方的。在这里总觉得象坐班房一样。他厌恶各式各样的捧场，甚至发觉人们对他特别注意时，他也常常心情不佳。众目睽睽，躲是躲不了的，因为他自己的身分引起了人们的赞扬和兴趣。

他写道:[1]“我离开奥特腊德诺耶宁静的地方，来到彼得堡后刚刚过了四天，这里象蚂蚁似的人群总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适应这种不习惯的东西，再一次把自己关在所谓的彼得堡宫的牢笼里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在这里我得蹲到圣诞节。

询问考察情况的人多得不得了。我离开莫斯科时乘的是特快列车二等臥铺车厢。有几个旅客过去在盐镇曾听过我的讲演，好象是故意与我作对，也在车上。他们立刻就认出我来，自然都走过来向我问这问那，对我称赞一番。”

这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受拘束，他决定以后永远乘头等车厢，并弄到单间包房。他几乎一直在车厢里，恐怕旅客看见，问个不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彼得堡时不去饭店吃饭。起初他常在康坦饭店吃午饭，但是一发觉自己又引起了大家的注

1 1874年9月15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意，就再也不到那儿去了，派人到就近的一个条件相当差的饭店去打饭。虽然他平素对什么都不挑剔，不喜欢铺张浪费，但此时却抱怨吃的不好。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生活习惯极为简朴。他在彼得堡从来就没有一所住宅，总是住在连家具一起出租的房间里，不超过两间。若是再有一小间卧室的话，那么在他看来这样的 189
住所就很阔气了。他给米·佩利佐夫写信说："我今天找到了一所非常好的住宅：在一楼有两个敞亮的房间(带一间小卧室)。窗户朝街，镶木地板，家具华美。总之，我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乡村迁居首都以来的不愉快情绪有所减轻，因为地理学会决定授予他一枚康斯坦丁诺夫奖章，授予佩利佐夫一枚小金质奖章，两个哥萨克各得一枚青铜奖章。这一奖赏定于 1875 年 1 月 8 日——地理学会年会日宣布。1874 年 10 月 10 日，柏林地理学会选举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为该学会通讯会员，而在 11 月 16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收到了巴黎地理学大会的来信，请他参加大会的文献工作，即邀请他写点什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此很高兴，他本想亲自去一次巴黎。他没有打算写文章，而是等自己的书出版后，寄去一册。

他时刻关心自己的著作，想让第一部尽快问世。他虽然不能摆脱人们殷勤的邀请，但却能挤时间工作。一有了时间，工作起来就一刻也不停。经过这一番的不懈努力，终于在 10 月底脱稿付印，11 月 16 日前，印了九个印张，他的旅行路线图和中国要图由总参谋部军事地形测绘局印刷。他写道：[1]"书的开头将附上一张西藏荒漠猎取野牦牛图，由波波夫绘图，谢里亚科夫木刻。这一切 190
都要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在地理学会年会日——1 月 8 日前这本书不会在市面上出售。您是不会相信的，出版一本书是何等

1 1874 年 11 月 16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地麻烦啊，从…早就忙得不可开交。”

他在另一封信中说：[1]“现在我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以至累得两眼疼痛。幸而这桩苦差事就要结束了。”书终于出来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可以到乡村去住上几天了，以便在家乡度过节日。1875年1月7日他回到彼得堡，第二天是1月8日地理学会年会日。会上宣读了米·伊·维纽科夫对刚出版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著的《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第一部：亚洲东部高原的三年旅行》的评论。

评论家肯定了旅行家和科学资料收藏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功绩，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刚出版的第一部旅行记是他考察的最辉煌成果。该书不仅叙述了旅行情况，还包括人种学部分，并精心绘制了多份旅行区域图和动植物分布图。象这样写得引人入胜，内容又保持科学的严谨性的书籍，不仅在俄国，甚至包括西欧也为数不多。

由此可见，可以公正地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自规划的这次考察已光荣地完成了。它是当代地理科学最富有成果的事业之一。因此将康斯坦丁诺夫奖章授予我们尊敬的同会会员是俄国
191 皇家地理学会最起码的职责。”[2]

卡·伊·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研究了普尔热瓦尔斯基采集的植物，指出了许多至今还叫不出名字的稀有品种，也指出由甘肃采集来的一些植物特点，“这些植物是阿尔泰、中蒙、满洲和喜马拉雅山等地区植物的奇妙的混合品种，因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植物区系，我们能了解这一植物区系完全归功于尼·米·普尔热瓦尔

1 1874年12月12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74年年度报告》，第106页。国内外的定期刊物均热烈欢迎该书问世，并给予高度赞扬。1876年初，普尔热瓦尔斯基收到两封信：一封来自法国，另一封来自波兹南，要求将书中的蒙古部分译成法文和德文。该书已译成英文，此外，德普塔的邦格教授已将该书译成德文，在佩特曼-密特海龙根出版了某人的简译本。

斯基”。[1] 如此高度赞扬的评语成为授予我们的旅行家以康斯坦丁诺夫大奖章和选举他为圣彼得堡自然科学家协会的正式会员的依据。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兴致勃勃地说道：“一部作品完成了，如今得着手写新的一部，即我的旅行记的第二部。不过，在这部书里由我本人来写的只是鸟类和气象等观察的结果。但是，这项工作要用上约八到十个月。不过夏天我要游逛两个月，偷偷懒。整个7月份什么也不干，只是吃饭、睡觉和打猎。”

现在，连偷懒的时间也没有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着手对鸟类加工整理。因此，他每天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都坐在科学院博物馆里。他说：“工作很多，但是，我打算在深秋完成这项工作（整理鸟类）。”他有时候，甚至是常常因赠送自己的书而分散精力。除了献给陛下和皇族外，[2] 还向各界人士赠送了一百一十八本。他 192
说：[3] “我赠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绝不是的！我下一次考察的大规模的装备将从这些赠品中得到补偿，我将在来年，即1876年一月出发考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面等候着盼望的时刻到来，一面加紧工作，尽管他明知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写作。他说：[4] “描写鸟类的工作进展很慢。我自己一个人搞出所有的资料是很困难的，帮手又找不到！此外，写这类文章本身就是最使人讨厌的，得一根一根地数羽毛，量鸟嘴等等。这里没有象描绘大自然时的那种广阔思路的自由，不，现在一切叙述都要限制在专业知识这个狭小的框子里。为此，最重要的是靠勤奋，而不是才华。确实，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这样厌烦专业描写。但是，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服从

1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74年年度报告》，第108页。

2 皇帝赐他年薪九百卢布。

3 1875年1月26日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

4 1875年2月14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需要。”

谁都不同意承担描写哺乳动物的工作，使他很难过，这一部分的阐述只好留下空白。他写道：[1]“我只能把几种主要哺乳动物插图提供出来，因为我在彼得堡不能超过一年，而这段时间勉强够写完三百种鸟和全部观察所得的综合报道。”后来才知道，在哺乳动物中一个新品种也没有发现。但在鱼类中却发现了十四种不知名的新品种。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一天天过得十分单调：他早晨在家写作，然后去上英语课，课后到科学院工作到四点或四点半钟。午饭几乎每天都在饭店里吃，然后回家，休息，晚上或学习，或
193 赴邀到人家那里坐坐。普尔热瓦尔斯基焦急地等待着谢肉节的到来，能去莫斯科到弟弟们那里去吃油煎薄饼。期待复活节，好“溜到”可爱的奥特腊德诺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很爱吃，也常给亲人寄糖果，他把这叫做“各种美味”，还寄做饼用的鱼子，让家里人在他回奥特腊德诺耶过复活节前准备好新鲜小萝卜和新鲜菜叶。他给当时在奥特腊德诺耶住的佩利佐夫写信说：[2]“你看着办吧，不要太寒酸。请告诉玛卡丽耶芙娜（保姆），在我到家之前，用冻苹果作点克瓦斯，再渍些樱桃。”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首都的城市生活一概不喜欢，也不愿意“聊天”。

他说：“得啦，还是谢谢这种生活吧！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换不去我那宝贵的自由。让所有这一切财富都见鬼去吧！它给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沉重的不自由的生活。在彼得堡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笼中关不住自由之鸟。”

他向往到外边去，到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无人烟的荒山去。

---

1 1875年2月16日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这些插图是B. 克伦瓦尔特画的。

2 1875年2月16日的信。

所有这些都能使他回忆起以往的旅行，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他兴高采烈地给米·亚·佩利佐夫写信说，[1] 他收到了哥萨克恰巴耶夫和伊林奇诺夫的电报，电报说："世世代代怀念您，愿与您赴汤蹈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补充写道："你瞧，哥萨克没有忘记我们，他们还想再次到中国边境去旅行。我现在身体不大好，咽喉疼痛，感冒了，不能出门。但是，过三、四天就会好的。这儿还有一件新的烦人的事；我的女管家又要被赶出去。在这里我只能住到3月25日，顶多能住到4月1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能和人们处熟，并习惯周围的环境，所以他不愿意有改变。虽然他常常感到有些人对他不怀好 194
意，但是对他来说，辞退一个人或同其分手却是莫大的痛苦。要打发走身旁的女仆，对他说来也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他以种种借口拖延下来。况且普尔热瓦尔斯基很难同女管家分别，因为她在各方面对他都是无辜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军官住宅租了一间房子后，就完全听凭女管家安排。人们以前就一直往外撵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此事很操心，很不痛快，他仍然决定跟她去。事情平息后他很满意，因为他仍能继续留在这个住宅里。但是过了一个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于是他决定暂时到乡下去。

他给佩利佐夫写信说：[2] "我如果改变了从前的打算，不是在4月1日，而是在3月26日晚到达奥特腊德诺耶，当然，你会毫不奇怪的。一看到奔腾的河流，明媚的春光，在彼得堡我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同时，有人又来撵我了，我住房的最后期限是3月25日，所以这一天我一定离开这里。"

---

1 1875年3月15日的信。

2 1875年3月20日的信。

回到彼得堡后，他先住在彼斯科夫一号街，以后搬到了小海街塔季谢夫的房子里。在把卖出的搜集品交到科学院前，他一直住在城里。他给佩利佐夫写信说：[1] “你简直无法想象，我现在住在这个该死的牢房里，感到多么讨厌，而天气偏偏又这么好。你们这些鬼家伙，我想，现在一定在津津有味地打山鹬，谁也不会打搅你们。”

他去乡村不光是渴望象平常那样去打猎，而是因为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把一支兰开斯特造的猎枪作为礼物送给他。他迫不及待
195 地想尽快试用一下这支猎枪。Express① 猎枪是双筒小口径的，是通过我国军事代表戈尔洛夫将军在伦敦订购的。将军本人也出资参加送礼。这支枪不算备用枪管价值一百英镑（按当时兑换率折合一千卢布）。在购买时，这种枪在欧洲只有三支。普尔热瓦尔斯基自豪地说：“这样的枪当时只有一位皇太子才有。”实际上，猎枪的外表很普通，没有任何装饰，但是，枪筒经过了精确校准，口径和子弹头同别旦式猎枪类似，有一百三十步和四百步瞄准器各一副，子弹大：约比别旦式猎枪子弹长一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非常高兴，对 A. П. 戈尔洛夫费心选购并参加送礼很感谢，他表示决心说：“我打算在来年，1876 年 1 月进行一次新的旅行，这支枪在旅行中对我一定会大有用处。”[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打算到乡村去试用猎枪，并在奥特腊德诺耶度过整个夏天，于是作了一些家务安排。他凭自己的性情，

1　1875 年 4 月 27 日的信。

①　压膛。——译者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珍惜这一礼物——兰开斯特猎枪，象爱护眼睛一样。当 1888 年夏天，费·亚·费利德曼去乡村看他时，一下马车就被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直领到一个存放猎枪的立柜前，请他把枪保管的情况告诉参加买枪的全体同事们。兰开斯特猎枪的确保管得闪闪发光。这支猎枪确实伴随普尔热瓦尔斯基完成了最后的三次考察。

把一切都安排得规模很大：派人去栽了几十棵苹果树和梨树，买了做衣衫的丝绸料。吩咐人把他屋里的床铺修理好，让弟弟从莫斯科寄来一百三十瓶拉宁水。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到华沙看看同事们，特别是探望塔恰诺夫斯基，随后就回到了奥特腊德诺耶。不久，他新选中的未来的旅伴费·埃克隆也来到这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早在写书的时候就憧憬着一次新的旅 196
行并拟定了旅行方案。他写道：[1]“我不想安静下来，明年——1875年年末，只要我能完成作品的第二部，我就再次去西藏两年，我这次将从土耳其斯坦出发。现在大概会拨给大量的经费，这样，我还得带七、八个哥萨克，我将给他们配备别旦式枪。”

因为他第一次考察时的旅伴米·亚·佩利佐夫已经结婚并打算退役，所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任命尼古拉·亚科夫列维奇·亚古诺夫为自己的副职，他曾随同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过乌苏里边区。在这里顺便提一句，那次旅行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送到华沙士官学校学习。毕业时，他获得第一名，被提升为军官，并派到奥地利团任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知道亚古诺夫擅长绘画，并认为在考察人员中有位画家不是多余的。他让亚古诺夫专门干这一行，尽量鼓励他绘画。他给亚古诺夫寄去了透视理论，叮嘱他不要陷入艺术规程的研究，因为他认为那样搞的结果就会变成手艺，而不是创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 И. Л. 法捷耶夫写信说：[2]“不久前，卡拉津在地理学会展出了自己创作的水彩画，描绘了咸海和阿姆河风光。这使我想起了他（亚古诺夫）。亚古诺夫也会有远大前程。只要他努力成为画家，就可以名利双收。”

亚古诺夫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忠心耿耿，他也兴致勃勃地憧憬

1 1874年10月8日给 М. П. 斯捷潘诺夫的信。

2 1874年11月16日的信。

着即将到来的考察。他刻苦地工作着，他的绘画大有进步，这使尼
197 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高兴。但他是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考虑这次考察的，他还想再找一名旅伴，他请 И. Л. 法捷耶夫从华沙士官学校高年级中选一名士官生。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 “现在就把选好的青年提为军官。我可以设法让人把他象亚古诺夫一样调来同我一起工作。但是，新来的副手必须是好样的，是个自愿的……只有一个条件是不可变更的：凡愿同我一起考察的人必须知道，让他干什么，他必须执行，不允许有个人欲望，不允许为自己或为他人采集标本。我看，为了完成考察事业，这种专制是必要的。”

他答应为自己的这位新旅伴争取到双份驿马费、增加薪俸和按照出国条件发给出差费。这些钱可以整存起来，因为，除了装备之外，旅行人员的一切开销都是由探险队长支付的。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士官生，普尔热瓦尔斯基请他在中学生中挑选一人。他写道：[2] “我将给这位非公职的旅伴发生活费和六百卢布年薪。您看，待遇优厚吧，只是必须找一个自愿的。”

他知道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因为这个旅伴应是一个好样的，不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共同事业都应是赤胆忠心的，在探险队遇到困难的时刻，他应该成为精神支柱，全体探险人员应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之间保持着诚挚的兄弟情谊。普尔热瓦尔斯基说：
198 “到那时，一切艰难困苦和当地居民所造成的种种烦恼就更容易忍受，就很少会产生背井离乡和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感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要求向愿同他一起旅行的人讲清楚，如果把旅行作为出出风头、显身扬名的本钱，那他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在连续几年内必将遇到接二连三的困难与挫折。他个人的主动精神应服从考察的宗旨。他必须成为一个毫无怨言的执行者

1 1874年12月12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1875年1月9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和标本员(做标本、拣燃料、巡夜等等),他首先应该从整天坐在博物馆里学习制作标本做起,然后才能去经历千难万险。一个过惯了贫寒生活的穷人,同时又是个热情的自愿者是最合适的旅伴。这样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旅行并不是轻松愉快的游山玩水,而是长期的、不间断的、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劳动。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一点上补充说:[1] "最好是让一个青年凭爱好而来,而不是为了金钱。不要求他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贵族出身。"

许多人都表示愿做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伴。其中有一个来自维也纳的德国人,他请求普尔热瓦尔斯基带他去。他自称是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既不相信他的学问,也怀疑他能否在"齷齪的巴腊宾草原"的旅行中吃得了苦。大家向他推荐了许多人,他由于各方面的考虑都没有看中。最后他选中了埃克隆——科学院博物馆一个馆员的儿子。这是个十八岁的青年,不久前读完了中学四年级。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他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发现他完全合乎旅行者所必备的条件。他说:"如 199
果我现在决定带埃克隆去考察,那么,我将要把他带到奥特腊德诺耶过一个夏天,教会他一切必要的东西。"由于直接同他接触,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发现埃克隆有许多优点,他确信,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旅伴了。[2] 普尔热瓦尔斯基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乡去过一个夏天,以便彼此的志趣和生活完全打成一片。6月里,他等待从华沙来的客人——И. Л. 法捷耶夫和亚古诺夫。然而,客人未来,噩耗却到。6月8日亚古诺夫在维斯拉河游泳时淹死了。这个消息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极为震惊。

他说:"我遇到了莫大的不幸,和我一起到过阿穆尔并且准备

---

1 1875年1月23日给И. Л. 法捷耶夫的信和1875年3月2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2 1875年5月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同我进行下次考察的一个旅伴淹死了。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朋友和旅行中不可缺少的人。是啊，他的死对我打击太大了，必然会影响这次考察。年轻和没经验的埃克隆，还不知道将是怎样的人。无论如何，他是代替不了尼古拉·亚科夫列维奇的。在艰巨的旅行事业中，没有可靠的朋友，一个人是应付不了的。”

他写道：[1]“至今，我依然觉得他没有死，似乎他马上就会下乡到我这里来。不久前，他还在我们之中，现在却已经不存在了……只要我一收到亚古诺夫母亲的来信，我就会给她寄去几幅素描画（她儿子画的）。要给老太太寄二十五卢布，否则，她真是处于绝境了。

埃克隆在我们这里已经住了一周，这个孩子的性格很好。我
200 想完全用不着带第三个旅伴。朋友没找到，再招来个花花公子，那只能是个累赘。我将同埃克隆两个人一起走，就象过去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佩利佐夫）一块走一样。最好我能带一名好的哥萨克军士，说实在的，军士将比军官有用。”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给法捷耶夫的另一封信中说：[2]“如果为亚古诺夫建立纪念碑，请您替我出二十五卢布，我将在家乡如数奉还。

我收到了我那两名哥萨克从恰克图寄来的信，他们央求我再带他们去考察。好在还有这两个可靠的人，否则事情就糟透了。对，坦率地说，条件还远远不成熟，看看以后怎样再说吧。”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由于受到重大的不幸和酷热天气的影响，工作不多。他给 A. A. 施特劳赫写信说：[3]“乡下炎热，旱情严重。我食量大得怕人，而工作却做得极少，真不好意思说出口，不

---

1 1875 年 7 月 14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1875 年 7 月 17 日的信。

3 1875 年 7 月 8 日的信。

过，还必须休息一下。”他很关心整理动物资料和出版统计表以及插图的工作。因此，他给 A. A. 施特劳赫院士去了几封信，请他协助和指导。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他还到华沙去了一趟，部分原因是为了催促担任整理部分资料工作的塔恰诺夫斯基加速进行。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整个 6 月和 7 月的上半月工作做得很少。他说：“今天（7 月 14 日）我写完了蒙古气候的头一个印张，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一定能完成这一章。只是懒得很，这大概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吧。现在草莓和杨莓都熟了，我又开始大吃起来。”

他从 8 月中旬起，开始加紧工作。写完了气候一章，并着手写 201
鸟类和气象观测汇总。9 月中旬，他和埃克隆一同去彼得堡，照常住在带出租家具的房子里。

在彼得堡，他的生活同从前一样：一些人要求跟随他去考察，为捐助黑塞哥维那人而举办报告会的人员也来请他出席，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要求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不愉快，弄得他想干点什么都不能。

由于工作进展不大和时间不足，他未能前往巴黎亲自参加国际地理学大会。不过，1875 年 8 月，国际地理学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发给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张证书。8 月 2 日国际地理学大会主席戴·拉·隆歇尔海军中将寄证书时，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信说：

“国际评委会认为，对于您在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旅行时的重大发现予以特别嘉奖。

由于您在这些地区的地理学上取得的具有十分重大的科学价值的成绩，至使学会章程中所规定的奖赏也无法与您的功绩相符。

我以大会的名义荣幸地通知您，评委会对您的著作给予了上述的高度评价，并提议将这一为纪念展览会而颁发的崇高奖赏

——一张荣誉证书授予您。”

与此同时，即 1875 年 8 月 10 日，法国国民教育部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国民教育研究员，寄来了一枚科学院荣誉金质奖
202 章——“Palme d'Academie”章。这枚奖章授予那些在科学上有巨大功绩的人佩戴在胸前，奖章上有棕榈和月桂的金色枝条。

这些奖赏和荣誉证书，照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话来说是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即多少能保证他进行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旅行。在旅行的准备过程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的未来旅伴埃克隆通过考试，以便能以自愿入伍者身分被派到某个团里去。整整一个夏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出钱培养他。10 月份，把他送到华沙，托付给 И. Л. 法捷耶夫，请其收留和关照。

他补充说：[1]“我不知道会把埃克隆派到哪里，是阿基莫夫的萨莫吉茨克团，还是驻扎在红村的诺沃契尔卡斯克团（彼得堡没有一个陆军团）。我觉得，把埃克隆派在萨莫吉茨克团好。因为在远离亲人和保护人的情况下能培养出一些独立工作的能力。关于这件事请来信谈谈吧，并告诉我萨莫吉茨克团的军官素质如何，是否有三等自愿兵的空缺。

我似乎写信告诉过您，我的插图绘制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而且文章写得也不太快。结果这本书在年底前无论如何不能定稿。大约在 1 月中旬或 2 月初才能出版。照此下去，我的外出考察得推迟到 3 月。如果春天来得早，道路不能走，也有可能推迟到 5 月初。”

203 10 月 29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收到了华沙来电，电文中说，埃克隆考试及格，已被录取到萨莫吉茨克团。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很高兴，至少有了一名旅伴。我

1 1875 年 9 月 27 日给法捷耶夫的信。

想再找一个，三个人工作起来更顺利，更愉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选择这个旅伴时留意到一个士官生，即后来的兹维尼哥罗德团准尉叶弗格拉夫·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奥特腊德诺耶庄园内的一个女邻居的儿子。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这个青年8月份曾回来度假期，我很喜欢他。尤其是从小我就了解他，因此，他对我个人将是忠实的。他身体好，在士官学校里受过训练，有军人风度，所以他能管得了哥萨克。诚然，他不是个自愿的，没有什么专门知识，但是在探险队里，首先需要的是个好样的。在我的领导下，他和埃克隆一样，将做一切需要的工作。学会剥兽皮和采集植物并不困难，只要这个人本身是个好样的，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1]

普尔热瓦尔斯基告诉埃克隆决定带什维科夫斯基旅行，补充说：“我知道，你们将成为亲密的朋友，不过你们俩也会在一块挨打的，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常有，但毕竟会有的，谁也不会没有过错的[2]；……我现已写信给叶弗格拉夫-什维科夫斯基，请他同我一块儿去考察。我想这么一封短信会使他多么高兴啊。现在你可以告诉亚历山德拉·叶弗格拉福芙娜，我要带着她的叶弗格拉夫去旅行，她也会同样高兴的。”[3]

确实，年轻的什维科夫斯基高兴得几乎发疯了。他接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邀请的那天又得知自己被提升为军官。他立即答复普尔热瓦尔斯基说，同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起去旅行是他的终生宿愿。这个愿望终于幸运地实现了。[4] 204

这样，第二个旅伴找到了。第二部书即将完成，正在印刷，所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10月30日给佩利佐夫的信和1875年11月8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1875年11月20日给埃克隆的信。

3 1875年11月22日给佩利佐夫的信。

4 1875年12月3日给佩利佐夫的信。

以，可以考虑下次的旅行计划了。早在1月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草拟了未来的考察计划。他预计在伊宁及其附近的天山一带度过1876年的春天，在罗布泊过夏，在罗布泊和青海湖之间的沙漠地带过秋、然后，到拉萨过冬。他打算于1877年春天从拉萨出发，考察雅鲁藏布江上游直至其发源地，然后沿喜马拉雅山北麓折回东方，再次在拉萨一带度过1877年和1878年之间的冬季。将搜集到的标本由一个哥萨克护送，随一队香客从拉萨运往库伦。1878年春天，探险队将向伊洛瓦底江进发。若是运气好，就穿过整个印度支那到萨尔温江或到亚洲热带的某个地方。[1]

据初步计划，三年考察至少要花费三万六千卢布。由于这笔款项数字太大，“所以，有人劝我说，只筹集两年的经费，即申请二万四千卢布，第三年的费用等以后再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写道。[2]

他就这样做了。1876年1月14日他向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了一份下次旅行计划和旅行经费报告。[3]

205 1876年1月31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对普尔热瓦尔斯基提交的报告细节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此次考察完全值得重视，无论是从对拟定旅行计划的态度和旅行家的个人品质来看，都使这次考察一定会取得巨大成果。”

向至尊的学会主席递交的报告中说，地理学会理事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每一种科学事业，不管它是哪个范围的，只有当它完全和从事这一任务的活动家个人协调一致，也就是说，融成一体时，才有成功的保证。在地理学活动范围内，在不久的将来

---

1 1875年1月26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

2 1875年12月13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3 见《附录》8。

应得到解决的任务中，可以指出一些空白，指出几个等待着人去发现的地带 terrae incognitae（未知的土地。——译者）。

普尔热瓦尔斯基拟定去的地区就是属于这类地带。但是在有人提出要旅行这些地区的情况下，假如带队的人对考察事业不是忠心耿耿，本身又不善于克服考察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那么任何一支学术探险队，无论组织得多么庞大，也不能保证十分顺利完成任务。

目前，地理学会理事会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恰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就可以使人相信他所规划的考察一定能圆满成功。

普尔热瓦尔斯基兼有卓越的天赋才能和基本的科学素养，以及罕见的精力。他在以前的旅行中获得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和风 206
俗习惯的丰富经验。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考察这些地区。一个人兼备这些条件是少有的。不利用当前的时机装备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提议的探险队，就意味着永远放弃考察很少为人知道的、但又距我国边境如此近的地区。而这一放弃考察的时间正是欧洲各国在新旧大陆上装备探险队去探索热带和两极地带，竞争着填补自然地理学上留下的空白点之时。

理事会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行除了会取得重大的科学成果外，还将在我们同中国之间进一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问题上带来实际利益。对这个帝国的任何一次新的考察，都会使中国当局和中国居民更加习惯于和外国人交往。这样也将为商业和工业考察扩大途径。”

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陈述了上述意见后，委托理事会副主席彼·彼·谢苗诺夫同外交部和陆军部接洽，请他们给予答复，能否对这次拟议的考察给予协助。

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表示完全赞同，并愿尽一切可能给予

帮助、他给彼·彼·谢苗诺夫写信说:[1]“我完全同意学会理事会的下述看法：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的道德品质和渊博学识都是毋庸怀疑的，所以他对内亚辽阔的几乎毫无所知的地区进行科学
207 考察的成果将丰富地理科学，成为最有价值、最重要的资料。因此，皇家地理学会可以完全相信陆军部十分愿意从自己方面尽全力协助实现这一大有益处的事业。而将要委派的领导这一事业的人正是一个在陆军部门供职并完全能使考察圆满成功的人。”

为了使地理学会对陆军部可能给予的协助有所了解，德·阿·米柳亭说，他打算奏请上谕：一、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选中的旅伴考察两年或者三年，保留薪俸并提前发放两年，支付硬币；二、供给探险队成员武器和弹药；三、发给全体旅行人员从圣彼得堡到七河省的集合地点的双份驿马费，拨给武器、工具和其他考察物资的运费。最后陆军大臣写道：“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建议我中亚边防官员对旅行家们予以特别关照，请他们尽全力协助考察成功。”

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从他那一方面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选择的旅行方向最符合外交部的意愿。他认为，考察与东天山和罗布泊一带毗连的地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208 外交大臣写道：[2]“不管这些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历史条件如何，我们感兴趣的是了解这些地区所处的政治状态，了解当地的人口、需求以及在该地能为俄国人的商业上的进取精神开放的前景。

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我们的西伯利亚的异族人中间信奉这种宗教者很多。所以，对这个地区还完全没有准确资料的情况下，外交部不能不特别赞许普

---

1 1876年2月18日的信，第71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2 1876年2月20日给彼·彼·谢苗诺夫的信。第448号。地理学会档案库，第10号卷宗。

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深入拉萨的决心。迫切希望他尽量用更多的时间研究当地独特的制度。

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在他以往的考察中表现了一个旅行家和考察家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使人确信，他这次即将进行的艰难的旅行一定会大有收益。他在同亚洲人和土著当局的交往中表现了明理持重。这点就是对外交部的一个保证，即在新的旅行中他不但会避免一切误会，反而会使在亚洲大陆各地所享有盛誉的俄罗斯的名字得到巩固和传播。”

由于有了两位大臣的评语，地理学会理事会就可以请求地理学会至尊的主席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奏请陛下恩准从国库中拨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提请的款项作为考察经费。大公殿下在给御前大臣莱捷林的命令中[1]，附有一份地理学会的详细呈报和两位大臣的评语。殿下令财政大臣奏请皇帝陛下拨款二万四千 209
七百四十卢布，同时表示他深信这次考察“一定会给科学带来丰硕的成果，并给主管实现考察的有关部门带来荣誉”。

三天后，即3月5日，财政大臣通知说，皇帝陛下业已恩准所奏请的款项。

与此同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边等待最后决定，一边加紧工作，尽快结束和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校对校样上。他感到最难的是绘制气象表的工作，而这类图表就有一百多页。此外还要补充一点，正文并未写完，种类划分也没有完成。工作繁多，累得他好不容易才腾出疲劳的手来写上一、两封信。[2] 在这儿好象有人故意使他不得安宁似的。2月20日邀请他参加阿穆尔移民委员会会议，副内务大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从晚九点开到夜里十二点才结束，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此大为不满，

1 1876年3月2日的信。见附录9。

2 1876年2月3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因为他向来是在十点钟就寝的。他写道:[1]“我拥护移民阿穆尔,大概是会议主席很喜欢我的阐述,就又邀请我参加犹太人问题委员会。我矢口否认自己对犹太人有什么了解,但是也完全无济于事。于是,我宣布准备参加,但最多只能参加到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为止,因为我要回乡下去。”

值得惊讶的是,他工作如此紧张,还有时间处理一些事情和给自己家庄园购买东西,还常常给亲人邮寄“美味”,料理私事。

210 他给佩利佐夫写信时顺便说:[2]“我今天做了这么一件事:买了一百五十张敖德萨铁路股票,每张四十六卢布。现在正要把敖德萨铁路从黑海轮船公司划分出来,这就是我买进股票的原因。这个问题只要得到证实,那么,敖德萨铁路股票就要上涨一倍。因为它的票面价格是一百卢布。由于铁路管理不善,所以股票才下跌得这样低。昨天晚上,我在陆军大臣那儿听说,把敖德萨铁路划分出来或者改善经营管理一事,一定会公布实行。因为特别委员会正在研究此事。除此之外,黑塞哥维那人并不反对按照安德拉希伯爵的照会上的条件实现和解。这也是我昨晚在陆军大臣那儿听来的,这事对股票的升跌也有重要作用。

我无论如何在从西藏回来之前,要保住这些股票(当然,以政界不发生意外事件为条件)。你看《声音》报时,要随时留意我的输赢。”

三天后,股票从四十六卢布跌到四十三卢布。这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有点失望。况且股票还有下跌的趋势。他唯一的安慰是把股票存入银行,直到考察归来,这样,在这段时间,股票或许会回升到六十卢布,或者更多一些。[3] 现在他已不大关心钱财的损失了,

---

1 1875年2月21日给埃克隆的信。

2 1876年2月2日的信。

3 1876年2月6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费·埃克隆的信。

因为他把全部注意力都贯注在考察问题上。

他写道：[1]“考察的事进行得再好不过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阅过我的计划报告后，对此大力支持，甚至对谢苗诺夫说，如果他再年轻一点的话，他就会亲自去考察，大公将给财政大臣签署一道关于拨款的谕令。[2]

在组成探险队和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装备和物资尽量齐全方 211
面，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总参谋长盖金伯爵、副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地理学会副主席彼·彼·谢苗诺夫、学会秘书奥斯坦·萨肯男爵都尽过力。[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下，不等旅行的最后决定下达，就设法采购旅行袋、枪套、装日记和铜器皿及子弹带等什物的箱子，着手为自己和哥萨克改制衣服，找机会买到几条好狗——塞特长毛猎禽犬。[4]

他请求萨莫吉茨克团长阿基莫夫尽快地把埃克隆提升为军士，吩咐埃克隆好好准备应考，特别是要考好操典。普尔热瓦尔斯基既然决定带个旅伴，就把这样的旅伴看成是自己最亲密的人，看成是朋友和兄弟。他在给埃克隆的信中写道：[5]“你洗印照片吧，若好就洗上一整打。你先垫上五卢布，2月2日之后，我给你寄些钱，如果你缺钱用，我可以提早寄给你。总之，每月你可以自由支配二十卢布左右，碰到美味你可别放过。虽然相当暖和了，但彼得堡的天气却坏透了，在布列斯特[6]春天很快就要来了，天气好你出去玩玩吧，看看冬天之后大自然正在复苏的景象吧！昨天我收到了

---

1 1876年2月8日给法捷耶夫的信。

2 见附录9。

3 1876年2月19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4 1876年1月19日和3月5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佩利佐夫的两封信。

5 1876年1月25日的信。

6 萨莫吉茨克团所在地。

比利杰尔林格上校的信，[1] 他有一支小步枪。他要把这支枪赠给
212 我，我一定把它转送给你。如果你想给自己做件漂亮衣服，那就订做吧，来信告诉我，这样我在2月10日左右或在这之前，一定把钱汇给你。谢肉节时，你一定要吃俄罗斯油煎薄饼和波兰油炸圆包子。”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2] “2月10日我要给你汇五十卢布，做件衣服和留作回彼得堡的路费。但是，如果钱不够，你在华沙向法捷耶夫借。买一条好毯子路上用。布列斯特好象有一座毛毯厂。”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边给别人装备，一边为自己装备。他托 И. Л. 法捷耶夫在华沙给他买三块表：一块自用，两块送礼，托米·亚·佩利佐夫铸造子弹，托我国驻库伦领事希什马廖夫为他雇一名翻译，领事给他找到一个，一年要付三百卢布。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自己物色了哥萨克，并得到了考方① 将军的许诺，他将从七河省驻军中抽调五名可靠的人给他使用。

3月3日，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地理学会祝贺他外出考察，并说，现在他本人也情愿担保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一定能获得成功。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说：[3] “总之，我的名望又一天天地提高了，各种报纸很快又要谈论起我来了。

现在我的一只脚已在西藏了，如果这次考察能象第一次那样幸运的话，那么考察所有中亚那些最神秘地区的荣誉就将属于我了。事业虽艰难，却令人羡慕。但愿我福星高照，三年后，能健康而安全无恙地返回奥特腊德诺耶。”

213 3月初，埃克隆和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来到了彼得堡。当

---

1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比利杰尔林格现在是少将，任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校长。

2 1876年2月6日的信。

3 1876年3月5日和8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两封信。

① 原词 Кауфан，为 Кауфман 考夫曼之误。——译者

时考察的装备工作仍在不断地进行。按照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吩咐，订制几副别旦式猎枪和兰开斯特枪的支枪叉子，做了几个装酒精铁盒的箱子。И.Л.法捷耶夫从华沙寄来了表、几支枪、手枪、子弹样品，从伊热夫斯克工厂弄到了一支精致美观的别旦式枪。埃克隆和什维科夫斯基向艺术家多斯学习摄影技术。以便在考察时拍摄地形外貌。[1] 工作很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只好放弃到乡下去愉快地过复活节了。

他给米·亚·佩利佐夫写信说：[2]“我想，最好是彻底办完，离开这里，在4月15日或20日出发经由莫斯科前往奥特腊德诺耶，住两周，也许还能在那里度过我自己的命名日。你可以想象到，在这儿度过节日，我该多么苦闷啊。只要一有可能，我马上就回去，即使呆几天也好。但是，说实在的，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第三天，我收到著名地理学家马尔特·布连的信。他通知我，巴黎地理学会又授予我一枚金质奖章。令人发笑的是那天的《新时代》报上刊登了一篇新文章诽谤我，虽然没有指名。我现在就把这篇原文给你寄去。巴黎来信邀请我去，哪怕去几天也好……”

当然去巴黎没能实现。因为3月15日上谕下达，派遣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亚考察两年。指定随行人员有：兹维尼哥罗德一四二步兵团准尉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萨莫吉茨克第七掷 214
弹兵团自愿兵埃克隆、三名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和四至五名七河省驻军的哥萨克士兵。拨给探险队十支别旦式步枪，二十支史密特和维松左轮手枪；每支步枪配备三百发子弹，每支手枪配备二百发子弹和三普特枪药。从陆军部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两名旅伴预支两年薪俸，支付硬币，拨给到伊宁的双份驿马费，其中包括租用两辆三套马车装运行李和器材费用。地理学会奏请从国库支出二万

1 1876年3月12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1876年3月15日的信。

四千七百四十卢布，作为考察费用。

关于筹备考察一事终于完成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尽管还有一大堆校对工作，但是他还是兴高采烈地到奥特腊德诺耶过了节。他在那里住了六天，打了猎，然后回到彼得堡工作和购买一些旅行用的物品。[1] 买来的东西极多，花了不少钱……估计行装重约一百普特，最少也得装四辆三套马车。照相器材重达十七普特，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不带了，因为他本来希望他的两名旅伴能出色地拍照，然而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不佳。

4月末，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旅行记第二部完成。其中气候和鸟类由普尔热瓦尔斯基亲自整理，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由 A. A. 施特劳赫院士加工整理，鱼类则由 K. 克斯列尔教授整理。这样，送到科学院博物馆的标本，只有昆虫和哺乳动物还原封未动。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科学院代表大会写信说：[2] “很希望
215 能尽快地整理第一部分资料，并用地理学会拨给的经费再版发行《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一书第二部。至于哺乳动物部分，我想最好是等我这次从罗布泊和西藏考察回来再整理。那时候，在带回来的大量资料中，既有制做好的标本资料，又有对内亚高原动物生活习性及其地理分布的观察资料，对整理哺乳动物这一部分将会大有借鉴，涉及面会更广。

若是这一建议在科学院代表大会上没有异议的话，敬请通知我，同时，请作出决定，即在我此次旅行归来之前，把我存放在博物馆的哺乳动物搜集品全部保存好（不要把副本交给任何人）。我的旅行大概需要三年。”

普尔热瓦尔斯基跟朋友们告别，他收到了康斯坦丁大公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赠送的一条猎狗。5月7日，尼·米·

1 1876年4月16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1876年4月20日的信。

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彼得堡前往奥特腊德诺耶。在那里住到23日，全部时间是在亲人和打猎之中度过的。

他给法捷耶夫写信说：[1]“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吃饭、睡觉、打猎。不过，每天早上我都教练我的旅伴使用别旦式枪和左轮手枪射击。效果暂时还很不好……还有，我不只一次地想起已故的亚古诺夫。如果要为他树立纪念碑，千万别忘了替我出二十五卢布。这些钱如果够的话，那么就干脆买一棵橡树，栽在墓前。

考察装备在彼得堡花掉四千五百卢布，在莫斯科还要花上一千五百卢布光景。这倒没什么，只要旅行人员都得用就行了。” 216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只一次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旅伴中的埃克隆他是信得过的，是个勤奋的人，有毅力，对他一片忠心，将来对考察一定会作出贡献。而对另一个却不大了解，性格如何，活动能力怎样，还不清楚。在奥特腊德诺耶的两周，他一直等待 И. Л. 法捷耶夫的到来。后来才知道法捷耶夫来不成，这使他很伤心。他给法捷耶夫写信说：“别了，上帝保佑我们三年后再见吧，但是一定要在考察圆满成功之后。很遗憾，我们出发前不能见面了。请让我在信中拥抱您吧，衷心地感谢您那热诚的友谊，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也是同样的炽烈。”

4月底，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奥特腊德诺耶前往莫斯科，他预计在7月初到达伊宁，7月中旬到天山和罗布泊。但是，人有千算，不如老天一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米·亚·佩利佐夫把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奥特腊德诺耶一直送到下诺夫哥罗德①。当时酷热难当。由于车厢里十分闷，拴放在单独一节行李车里的五条狗活活给闷死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只救活了他身边牵着的两条狗。行装重达一百三十普特，走驿道

---

1 1876年5月18日于奥特腊德诺耶。

① 即今高尔基城。——译者

至少也得用四辆马车。[1]

6月6日，探险队人员来到了彼尔姆。他们被迫在此停留了
217 几天。5月20日前，子弹应运到彼尔姆，但到6月13日仍未运到。因此，普尔热瓦尔斯基派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去取，叫他把子弹从驳船上卸下来，用客轮运来。在等待子弹运来的时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于6月8日写了一份正式遗嘱，用挂号寄给了米·亚·佩利佐夫。[2]

他补充说：[3]“不过我觉得一切都将会顺利地过去的。三年后我们全体一定能回来。当然，体重会下降一些，再增添几根白发。

再见吧，我亲爱的人们，相信吧，同你们离别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牺牲，只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我才有足够的勇气经受得住。”

在彼尔姆闲着无事实在无聊。旅行家们吃光了从莫斯科带来的全部“美味”，因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只好再买一些，装满了一条袋子，将它起名叫“永远开胃口”。

一万二千发子弹终于运到了。这批弹药正象普尔热瓦尔斯基说的，是为了“在亚洲沙漠上杀死各种各样的动物，如情况所逼，也不排除杀人”。探险队的人员连装备分乘十三匹驿马、两辆四轮马车和两辆载重大车从彼尔姆出发了。东西实在太多，为了减轻大车的负担，只好把枪从箱子里取出来，套上枪衣，搁到四轮马车上。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幸亏没有从家里带铜餐具和几个大箱子，要不都得扔掉。”

218 运输和装备的开销很大，在彼尔姆一结算，整整花掉了六千六百卢布，其中包括探险队人员两个月的生活费。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4]“然而我们的装备，真是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普特左右

1 1876年6月某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

2 见附录10。

3 1876年6月13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4 1876年6月某日写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的各种美味。

大概我最早也得7月中旬到达伊宁，7月底去天山，一直奔库车城北的白沙克[1]火山。当前，它是地质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当然，再往后的路线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观察鸟类的迁徙，即我将在罗布泊度过9月份，而在罗布泊西南的沙漠地带度过10月和11月份。我将在12月份返回伊宁，或者到我国的土耳其斯坦的某个地方。我将向学术界谈谈是否有野骆驼的问题。”

在坎坷不平的乌拉尔道上，带着大量的装备行走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大车经常出毛病，修理一次就得花将近一百五十卢布。所以，只好把装子弹的几辆大车扔掉，买新的代替。

乌拉尔山那边就是伊希姆草原，接着是巴腊宾草原。伊希姆草原具有草原的特点，土壤是最好的黑土；巴腊宾草原从鄂木斯克往塞米巴拉金斯克，越远越有戈壁的性质。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从鄂木斯克来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共走了三天半，在这段七百二十七俄里的路程上，沿途是一片象地板一样平坦的草原。草原越靠近塞米巴拉金斯克，就越具有荒瘠的性质：出现了一块块盐沼地，长着沙漠中常见的植物。很少看见湖泊，鸟儿虽然很多，但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经过时，正值鸟儿 219
脱毛或者孵卵。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酷暑炙人，白天我们走路通常是脱掉衣服，赤着脚，甚至连长裤都不穿。一看到路边的小河，就下去洗澡。我的体质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头疼、咳嗽、咽喉炎全好了。这就是逍遥自在的旅游生活的好处！这和在彼得堡的气候以及五楼上狭小简陋的房间中的生活是无法相比的。”

---

[1] Пэшак，音译，疑为白山。——译者

1 1876年7月3日于塞米巴拉金斯克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起初，埃克隆对旅行很有兴致：每到一站他都仔细检查车辆，敲敲车轮，看看缺油不。但是过了两天，由于疲劳和炎热，他开始头疼，再也不干这一类活了。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屹立着阿尔泰的前哨——不高的塞米陶山丛。从该城到此山，计七十俄里，但用望远镜可以看见全部山岩。7月初，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遇上了从外贝加尔来的两名哥萨克同事。他们象对待亲兄弟一样迎接他。第三个哥萨克是翻译，名叫巴图·巴特马耶夫，也是从外贝加尔派来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他。他决定从维尔内[①]再带三个人，而不是象他原来想的带四个人。他说：[1]“人多麻烦多，明天早晨（7月4日）我们要买一只羊，做些香肠，煮点肉，准备路上吃。因为这里每个驿站简直什么都没有。”

探险队沿途都受到了地方当局最热情的接待。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鄂木斯克每天都在卡兹纳科夫总督家吃午饭。在塞米巴拉金
220 斯克他收到了七河省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的电报，电报中表示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维尔内城时，愿予以全面协助。七河省的款待特别热情。比如，在谢尔盖耶夫斯科耶，在驿站上，仪仗队夹道欢迎普尔热瓦尔斯基，驿站长的特派员一路陪同他们，沿途各地均事先为他们备好马匹。

探险队人员乘五辆三套马车离开了塞米巴拉金斯克。什维科夫斯基和两个哥萨克坐一辆四轮马车和两辆驿车先行，当天晚上，普尔热瓦尔斯基、埃克隆和恰巴耶夫随后启程。他们就这样到达了距塞米巴拉金斯克八百俄里的阿尔腾-额敏站，并在阿尔腾拐向伊宁和维尔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自己的旅伴留在阿尔腾之后，来到了维尔内城去找几个哥萨克。他选中了三个哥萨克，

① 现今的阿拉木图。——译者

1 1876年7月3日于塞米巴拉金斯克给佩利佐夫的信。

便带他们和其余探险队人员前往伊宁，于7月底到达该城。

7月下旬，他们经过霍尔果斯[1]驿站，这里离伊宁一百俄里。在涉渡霍尔果斯河时，普尔热瓦尔斯基车后边的几辆大车翻在河里。十四只装东西的箱子全都湿透了，一部分摔坏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伊宁地区北段长官写信说：[1]“我不想详细介绍事故发生的经过，我只谈几件较大的事：

一、在霍尔果斯驿站，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当站长。驿站应该有三个车夫，当我路过时仅有两人。

二、当走在前面的我的四辆马车到霍尔果斯河对岸时，拉东 221
西的几辆大车停住了，由于拐弯不稳和过急，几乎是停在河中间而被急流冲得侧面倾斜。我坐的那辆大车的车夫叶皮凡·科什金无视我的命令，不愿去帮助陷在河里的大车，还粗暴地顶撞说：“我不愿意为你们的东西卖命。”如果那个车夫牵两匹旁套的马去帮助，去拉陷在河里的大车的话，那么这辆车本来是可以拉上来的。

三、从前站送我来的那几个车夫，当时也站在岸边，看了一会，就若无其事地回去了，一点也不帮忙。只有几名吉尔吉斯人（六个），热心地帮助打捞东西，甚至追出一俄里远，把大车翻倒后被急流卷走的东西打捞上来。

我认为有责任向阁下说明六名吉尔吉斯人的热心帮忙。敬请阁下下令追查此事，严惩肇事者，特别是车夫叶皮凡·科什金。”

---

① 现今的霍城。——译者

1 1876年8月4日的信，于伊宁。

222

第 八 章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中亚旅行。从伊宁出发。走空格斯河谷。裕勒都斯。派一个旅伴回国。在阿古柏伯克的领地上。旅行家遇到的困难。罗布泊。库尔勒。会晤阿古柏伯克。喀什噶尔局势。返回裕勒都斯。探险队损失骆驼的悲惨处境。返回伊宁。舅舅去世的消息。出发去西藏。抵古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几个旅伴患病。返回斋桑。准备再次去西藏。中国政府的刁难。母亲逝世。因同中国政府关系紧张而下达停止考察的命令。获准去彼得堡。

1876—1878 年

因为探险队要准备行装和装备用品，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伊宁耽搁了几周。要办的事情很多：东西要分开，哪些该留下，哪些该带走。除了为这些事情忙碌外，还得把十四个箱子晒干，这些箱子险些沉没在霍尔果斯河里。还好，损坏不大，只有一些铁器生了锈，遗失了几个小物件。

为了进行这次旅行，买了二十四头骆驼和四匹马，但是，从维尔内找来照料这些牲畜的几个哥萨克却不中用，都是些懒汉和酒鬼。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他们极为不满，想用边防营的士兵替换他们。在所有的旅伴中只有一个埃克隆是个真正的助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称赞他是一个工作出色、而又非常勤恳的人。

同他进行过第一次旅行的外贝加尔人恰巴耶夫和伊林奇诺夫，也 223
是经过考验的人，因此，目前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

8月7日，普尔热瓦尔斯基收到了土耳其斯坦总督、侍从武官K.П.考夫曼寄来的喀什阿古柏伯克①来信的译文。阿古柏在信中说，他将象接待客人那样接待探险队，并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给探险队以各种协助。与此同时，塔城总督②（中国人）写信不让探险队去喀喇沙尔，③因为那里有许多匪徒。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看到了吧，中国人甚至在塔城就开始害怕了！不必理睬诸如此类的恫吓。既然有希望受到阿古柏伯克的盛情接待，我们就有可能大约在三个月之后到达罗布泊。”

“我收到了北京签发的从哈密到西藏的护照。不过，中国人拒绝保护探险队。正好，我们不需要象中国士兵那样的……跟在我们身边。”

当然，中国政府也并不是毫无习难地就发给了护照。

我国驻北京公使四等文官比尤佐夫收到外交大臣关于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去罗布泊和西藏的电文后，就请求中国内阁大臣们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一行签发护照。

内阁大臣们借口与伊宁边区毗连的地带已被武装叛乱者占领，去西藏的道路不能通行，因而答复说，难以签发护照。我国公使说，要求签发旅行证件并不是要到那些被武装占领的地区，而是到中国当局管辖的地方，根据条约规定，旅行家去那里应当受到 224

---

① 阿古柏是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1865年阿古柏侵入喀什，占领南疆，成立反动政权，自称汗国，进一步与英、俄勾结，出卖大批我国新疆地区的权益。1877年为清军平定，服毒自杀。——译者

② 指塔城大臣。——译者

③ 焉耆。——译者

1 1876年8月8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和8月9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庇护。

内阁大臣们说："不管整个天山南面是否为武装反抗者所占领，应当提出的是，旅行家们必经地带的居民都是半野蛮的唐古特人，他们只是名义上承认中国政权，当地政府对他们并没有任何权势。就是在西藏，皇上的权力也同样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上述原因，中国政府对旅行家们由哈密去西藏不能承担保护责任，因此不能签发去这一地区的证件。"

我国公使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向内阁大臣们提起，早在1872年就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签发过这类护照。自那时起，局势并未恶化。

比尤佐夫同时表示："在那些地区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确保旅行家们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旅行家们不应忽视内阁大臣们的这一警告。"

这一声明大大缓和了中国大臣们的态度。他们同意发放护照，同时认为有必要声明，中国政府在没有权力机构的地区或被武装叛乱者占领的地区内不能承担保护旅行家的责任。[1]

普尔热瓦尔斯基接到带有这种附加条件的护照后，于8月12
225 日满载着侨居伊宁的同胞们的临别祝福，离开了这座城市，沿伊犁河岸向上游走去。

他说："伊犁河谷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可以说是亚洲的伦巴第。这样的好地方实在是不应当交还。"

从前，河谷上人口相当稠密，但是在塔兰赤人暴乱时，有二十多万中国人被杀掉：整城整城的中国人被全部杀光，一个不留。但是，尽管如此，1876年河谷又住满了塔兰赤人、萨尔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此地土质肥沃异常，物价极为低廉，水果（桃子、苹果、梨、西瓜和香瓜）多极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米·

1 1879年5月24日叶·比尤佐夫呈外交大臣的信函第23号，总参谋部亚洲部档案库，第12号卷宗。

亚·佩利佐夫写信说："我们每天都要放开肚子吃上几顿。有的桃子象安东诺夫卡大苹果一样大，我的那些哥萨克就大吃特吃起来。你信不信，我们每天能吃二十到二十五磅肉，此外还有其他的食物。"

沿着伊犁河往前走是一种愉快的散步：美丽洁净的村庄几乎是一个连着一个，村庄里都有果园和高大的杨树。灌溉良好的广阔田野，以及大群的绵羊、牛和马，足以证明居民生活富裕，丰衣足食。

在距伊宁五十俄里远的喀什河口附近，探险队渡河到伊犁河左岸，然后依然沿河谷往上走，但是已经见不到定居的居民了。在这里只能碰到一些卡尔梅克人的临时耕地，而且是在特克斯河附近。普尔热瓦尔斯基渡过特克斯河后，进入了空格斯河①下游河谷，他想在此地森林里找到具有科学价值的好猎物。他在这里停留了几天，把那两个不适合旅行的哥萨克打发回去。在空格斯森林中打猎相当顺利，普尔热瓦尔斯基猎获了一只深褐色的熊；这只 226
熊和一般熊不同的是，两只前掌有白色的长爪。

在山里已开始感到秋天的临近：常常有些寒意，山巅已被白雪覆盖，树叶也已落了一半。

探险队来到空格斯河上游，然后沿昌曼河往前走，到达了纳喇特岭山麓旁的名为裕勒都斯的广阔高原。裕勒都斯意译为星辰，位于天山的正中心，是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的天堂福地。

土尔扈特人在谈到裕勒都斯时，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说："这是个好地方，天气凉爽，水草丰盛，老爷们和牲口的日子都好过呀！"

探险队进入裕勒都斯时，发生了一件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十分不愉快的事情。普尔热瓦尔斯基迫不得已，把自己的旅伴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打发回国了，从探险队的经费中拨给他八百卢

① 也称巩乃斯河。——译者

布的驿马费和薪俸。结果，这次就剩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得力助手埃克隆了。

关于埃克隆，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他做鸟的标本做得非常好，其他各种事情也做得再好没有了。我们俩在一起一定能完成整个考察工作。我身体健康，打猎还不觉得累。”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裕勒都斯打了一阵子猎以后，便动身前往开都河谷；当他在天然界哈拉木同停下来的时候，受到了土尔扈特人的热情接待。可是，探险队的出现却使附近的回民极为惊慌。普
227 尔热瓦尔斯基以及他的为数只有八人的旅伴，被他们当成是俄军的先头部队。连打山鸡和其他飞禽传来的枪声，也使土著对这一传闻更加信以为真，很多人吓得跑到离哈拉木同有五十俄里的喀喇沙尔。在哈拉木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自己的向导阿訇托赫特打发回伊宁。这个向导是一个从库尔勒城逃到伊犁来的；现在他怕被认出来，也怕因逃跑和当向导而受到惩处。采集的标本随其发往伊宁，免得随身携带徒劳无益。

库尔勒城执政者差遣六个穆斯林教徒来哈拉木同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询问俄国人来的目的。答复是：来的目的阿古柏伯克清楚。但第二天差官们又返回来，宣布已派急使到阿古柏伯克那里去了，急使返回之前不许继续前进。七天后接到了进库尔勒的许可。到库尔勒有六十二俄里，有一条路可通罗布泊。走了三天，到了库尔勒；一路上根据执政者派来护送探险队的差官的命令每一站都给送来一只羊和一些水果。在库尔勒，旅行家们被安置在城郊的一所单独的房子里，并借口保护设了岗。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其实，无非是不让任何一个本来就十分不满阿古柏伯克统治的本地人到这里来。同时也不让我们进城，说什么‘你们是我

1 1876年9月20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2 《离伊宁越天山至罗布泊》，1878年版，第14页。

们的贵客，你们就不必操心了，需要什么都会送到的。'但这只是挂在嘴巴上的甜言蜜语。的确，每天给我们送来一只羊、面包和水果，而他们的好客也就是如此而已。只要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直接 228
关系到考察任务的东西都不对我们公开。我们对于所住的院子以外的事一无所知。"

到库尔勒的第二天，阿古柏伯克派了一个心腹到探险队来，他叫扎曼伯克，是从努哈城迁来的，原是俄罗斯臣民。他警惕地监视着全体探险队员，并随他们同去罗布泊。当时，禁止当地居民同俄国人交谈。每周都有一个急使到扎曼伯克这里来，他也通过急使把情报发走。起初，扎曼伯克本人及其随员成了我们进行动物考察的巨大障碍；护卫队一大群人耀武扬威，骑着马，在前面和路两旁簇拥而行，旅行家们跟他在一起走，根本就打不着野兽，也打不着鸟，这些东西都给他们惊跑了。

扎曼伯克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说，阿古柏汗获悉，俄国人不但为讨伐东干人的中国人提供粮食，而且在中国军队里还好象有许多俄国军官。这位伯克同时还说，拔都阿列特[1]（阿古柏汗）对此很苦恼，尤其是因为可汗本人从来没有同俄国人为敌。

扎曼说，当英国人派福尔赛茨①来喀什劝阿古柏汗只接受英国货，不放俄国商人入境时，拔都阿列特没有同意。当我军用兵浩罕时，浩罕人派人来喀什向阿古柏汗求助，愿意尊阿古柏为自己的可汗，但拔都阿列特连来使都不召见。还是不愿意与俄国人为敌。

为了弄清这些传闻的真伪，扎曼要求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信给考夫曼将军，让他说明这些传闻的真实程度。同时暗示说，普尔热 229
瓦尔斯基一旦拒绝写这封信，就不放他到罗布泊去。尼古拉·米

---

1 "拔都阿列特"意为"幸福的人"。

① 1869年，英政府非法派遣福尔赛茨男爵为全权使臣赴南疆，与阿古柏订立英阿商约十二条，攫取我国新疆地区的大量权益。——译者

哈伊洛维奇知道这封信将被拆阅，在信中只是叙述了自己和扎曼的谈话内容。

他在信尾补充写道：[1]“我本人将极力说服扎曼，关于在中国军队里有俄国军官的传闻纯属胡说八道，而供应中国人粮食是商人干的，与我国政府无关。但是，上述传闻显然使阿古柏汗大为震惊，他说过，英国人如今会嘲笑他，因为他不象阿富汗那样同英国人友好，可是，俄国人却以怨报德。另外，关于我们似乎参与中国人同东干人之争的传闻明显地阻碍了我们科学考察的自由。如果您认为有可能的话，我冒昧地请阁下告知阿古柏汗，这类情报毫无根据。”

要使可汗改变看法是困难的，只有长时间地往来、不断地通信才有可能做到，而目前可汗是想方设法迫使俄国人放弃继续旅行。扎曼伯克领他们去塔里木河，走的是绕远的路，而且是最难走的路，迫使他们在摄氏零下 16.7 度的严寒下涉过两条很大的河。这样涉水渡河是令人极为难受的，但两次涉渡都很顺利。后来，他们看到用这些办法也阻止不了俄国人，于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才开始动用筏子或架小桥。

探险队克服了种种困难，来到了塔里木，到达了渭干河同塔里
230 木河汇流的地方，又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了阿哈塔尔玛村。它是塔里木和罗布泊一带最大的一个村庄。阿哈塔尔玛村周围全是森林，鸟儿群集，芦苇丛生，草丛中有老虎出没。普尔热瓦尔斯基在阿哈塔尔玛逗留了八天，而一只老虎也没有打到。一般来说，打这种野兽不仅有危险，而且相当难打，因为虎很机灵，当地居民要想得到虎皮，通常使用毒药。

探险队离开阿哈塔尔玛村，顺塔里木河往下走。带着骆驼走路很困难，因为有时要穿过森林或茂密的、带刺的灌木丛，有时又

1 1876年11月1日致考夫曼将军的信。

得穿过高高的芦苇，芦根如同铁刷，把骆驼脚掌刺得血迹斑斑。”

在11月和12月前半月期间天气晴朗；夜间气温一般在摄氏零下22.2度，但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也随之迅速上升，12月19日中午气温首次低于零度。地方官员命令居民躲避俄国人，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欺骗他们，对扎曼伯克本人也是这样，想了解一下当地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渡河到塔里木河右岸，继续往南去罗布泊湖畔的卡克里克村①，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一周。有二十四头骆驼的庞大的旅行队行动起来很不方便。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亚·佩利佐夫写信说：“我确信，在亚洲荒漠，一支理想的探险队应由六人组成：领队、助手和四个哥萨克。我去西藏时就这么办。”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大部分行装、三个哥萨克以及扎曼伯克留在卡克里克，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就同其他几名旅伴动身到阿尔金山，去猎取野骆驼，不过在这隆冬季节打这种东西不会有什么收获。整个旅行队是由十一头骆驼和一匹马组成；有一顶毡篷 231
用以防寒，还带了一个半月的粮食。

十二天后，阿古柏伯克派人来到卡克里克，命令扎曼伯克回库尔勒。因为俄国使团抵达库尔勒而召他回去，该使团的团长是总参谋部库罗巴特金大尉（现任少将）。使团此行的目的是就划定费尔干纳省与阿古柏汗领地间的边界签订条约。

1877年1月12日扎曼觐见了拔都阿列特，就俄国和俄国人问题同他交谈了三个小时。扎曼伯克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信说：[1]“当然，我把从您那里听到的一切，包括沙皇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以及您的友情和谢意，还有您关于如何同中国人进行战争的良策都转达给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赞同，极为满意，并吩咐我向

① “卡克里克”即今“若羌”。——译者

1 该信用俄文写成，1877年1月15日发自库尔勒。

您——我们的朋友和贵客表示诚挚的感谢。随后他把目前在库尔勒两城①的俄国使团给您的信让我转交给您。”

阿·尼·库罗巴特金写道，虽然使团所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沿途搜集有关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及其一行的尽可能全面的情况。但尽管一再详细询问，他还未能得到探险队在什么地方的确切消息。库罗巴特金大尉感到没有希望亲自同普尔热瓦尔斯基会面，便给他发了一封信，信中叙述了一路上的辛苦，并表示愿意效劳，把他们的信件带回俄国。

他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信说：[1]“我不知道您是否能跟俄国通
232 信，以便不时地发出您写的评论，凡是对科学和发现关心的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读这些评论。在离开库依勒(库尔勒)之前，我要把一篇自己写的通讯经喀什发往塔什干，如果您想把自己的信件寄给我以便发往俄国的话，我将高兴地为您效劳。此外，在阿古柏伯克处我有俄国使者的正式地位，我会以土耳其斯坦总督的名义，事先取得拔都阿列特的同意，满足您现在和今后为考察获得成功而提出的一切要求。请详细写一下，您缺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乐于哪怕是间接地促进完成您所承担的艰巨任务。

我本来想寄给您一些关于最近欧洲事态的新闻，但是，我们自己已经一个多月没从塔什干和俄国得到任何消息了。我们所收到的最近几期《俄国残废者报》是去年 10 月 8 日的；而《土耳其斯坦公报》是 11 月 2 日的。”

扎曼伯克也很想知道欧洲最近的事态，所以一定要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库罗巴特金那里弄一些最近的报纸给他。扎曼写道：“虽然拔都阿列特向我讲过，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战争经俄国调停业已和平解决，但以什么条件解决的还不清楚，因此较为准确地了解

---

① 库尔勒有回汉二城，此处原文用复数。——译者

1 1 月 15 日的信。这封信很有价值，我们把它放在本书后面附录 11 内。

战争的结果及和平条件是十分有意义的。”扎曼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寄来葡萄干和其他“美味”，同时说，根据他的吩咐在阿哈塔里什[1]药死了一只老虎，虎皮将送上；扎曼补充说，如果普尔热瓦尔斯基还需要什么，就请毫不客气地提出来，还说，满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愿望会使伯克感到特别愉快。

急使的到来，能收到俄国的消息，这对全体探险队员来说，就象快乐的节日一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无法去库尔勒会晤库 233
罗巴特金，只好对他的殷切建议和协助表示感谢。他给亲人写了几封信，交给派来的人，以便捎回俄国。他自己留在阿尔金山脚下继续考察。

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旅伴在阿尔金山脚下四十天走了五百俄里，仅碰见一只野骆驼，但没有打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总之，我所谈到的这次考察很不顺利，同时我们也吃尽了苦头。隆冬季节，在高海拔的不毛之地，最使我们感到遭罪的是无水和严寒，严寒达到摄氏零下 20 度。燃料奇缺，打猎又不顺利，我们弄不到好肉，有一阵子只好吃兔子肉。在宿营的那些地方，疏松的、含有盐分的泥质土壤，轻轻一踏立即就变成了灰尘，毡篷里到处都落满了厚厚一层土。我们自己也常常是一个星期都不洗脸，脏得要命；我们的衣服挂满了尘土，衬衣脏成了灰褐色。”

旅行家们的罪并没有白受，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考察中获得了很多具有科学价值的东西。经过测绘，当地的地形原来与地图上标的完全不一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我所进行的地形测量和天文测定将向人们表明，亚洲的这个地方完全是另一个样子。”[2]

---

① Ахтарис 为 Ахтарма(阿哈塔尔玛)之误。——译者

1 《离伊宁越天山至罗布泊》，第 38 页。

2 1877 年 2 月 11 日给亚·彼·普罗增科的信。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察格雷克水泉休息了一周左右，然后决定
234 返回罗布泊观察鸟类迁徙。他派出两个向导再次进山去寻找野骆驼，规定一雄一雌两张皮为一百卢布，这价钱比平常卖这种兽皮的价钱贵四倍。[1]

1877年，探险队在罗布泊湖边度过了整个2月和3月的上、中旬。罗布泊其实并不是湖，而是芦苇丛生的大沼泽地。在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鸟，尤其是野鸭子多极了。

鸟类迁徙自2月8日开始至22日结束。在这段时间里鸟儿成群结队、千千万万，日日夜夜地在我旅行家们的帐篷附近飞来飞去。

打鸟再容易不过了；打来的鸟多得无处可放，而打伤的鸟无人追，无人捡，留给猛禽食用。

后来，扎曼伯克渐渐同探险队员们混熟了，在阿古柏伯克的所有差官中，只有扎曼伯克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趁此机会，普尔热瓦尔斯基乘船游遍了全湖，或更确切地说，游遍了整个沼泽地，走访了当地居民的全部村落，并且尽可能地研究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他写道：[2]“这些人太野蛮了，我甚至在阿穆尔的大森林中，在那里的其他游牧民族当中也没有见过。[3]

凡是碰到的东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及其旅伴都搜集起来作为标本，对几个主要地点作了天文测定，测量了罗布泊的地形，而后，于4月25日又回到了库尔勒城。在这里他们仍被安置在原先那所房子里，照样处在卫队的监视之下。

235 有许多人感到遗憾：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未能经罗布泊

---

1 3月10日左右，这两个猎人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弄来三张骆驼皮，意外地从打死的母骆驼的肚子里得到一只小骆驼。不然这只小骆驼就会在翌日生下来。

2 1877年5月15日给考夫曼将军的信。

3 人种学。见《离伊宁越天山及其他》一书，第49—56页。

直接进入西藏。驻北京的一位外交官员[1]写道，我们一位著名的传教士O.巴拉第"仍然这样认为，尽管当地居民否认，但是走这条路还是可能的；比如，被人们说成是无水的草原的那些地方，必定有草木和森林。证实这一点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因为目前除了您，谁也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这样的尝试。现在他（巴拉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这一代来弄清这个问题。中国人一直肯定地说没有一条路从哈密直通西藏；如果您能过去，那么这将向他们证明情况完全相反。"

我国旅行家们回到库尔勒的第五天，会见了当时东土耳其斯坦的统治者阿古柏伯克。他是个矮胖子，长着黑胡子，头发斑白；他五十六岁。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2]"阿古柏伯克本人和亚洲所有的买卖旧货的小贩一样，……喀什王国同样连一个铜板都不值。"

阿古柏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善于抑制自己感情，而不使之外露的人。他在院子里接见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他的一个旅伴，拜问过后，阿古柏站了起来，把手递给了他们。他问了一路平安之后，他说他见过许多欧洲人，但最令人喜欢的还是他们二人。

他说："你们要回彼得堡了，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朋友啊，——给我写信吧！"

接见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整个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说他如何 236
真心实意地对俄国人好。

但事实上完全相反，不论是前一次，还是这一次，都不让旅行家们走出住宅到任何地方去，不让他们同任何人见面和交谈。对于普尔热瓦尔斯基赠送的礼品，阿古柏回赠了十头劣等骆驼和三匹马。阿古柏伯克本人以个人名义赠给埃克隆和尼古拉·米哈伊洛

1 1878年4月26日亚·科扬杰尔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

2 1877年7月14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维奇每人一只不好的金戒指，并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另一只转送给他的母亲。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总之，我在阿古柏伯克领地旅行时的感受是最不愉快的。所到之处，人们都仇恨我们，但是表面上又表示敬重：在彬彬有礼的幌子下，一再暴露出对"异教徒"的咒骂和仇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再好不过的是，临别时要我留言，说我们一切如意。我笼统地写了"承蒙多方协助"。

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地在周围严格监视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但他们在拔都阿列特领地内仍然搜集到某些有关东土耳其斯坦，即所说的南疆① 的政治局势的情报。阿古柏伯克政权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只靠军事恐怖来维持，再就是靠在同中国人作战时与穆斯林事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当地居民在言谈中对统治者怨声载道，他们经常打听，俄国人快来了吗。不满情绪如此之大，土著甚至想归附中国人，只要能摆脱阿古柏伯克的统治就行。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拔都阿列特的信徒，即所谓的"安集延人"，把居民
237 抢劫一空，居民们恨他们比恨中国人还甚。此地，正规的捐税是没有的。不论是谁，凡是有点好东西，都被搜刮殆尽，比如：粮食、牲畜，甚至是妻子、女儿。安集延人对同教的萨尔特人是这样干的，而对卡尔梅克人干的比这还要坏。

另一方面，中国人严重地威胁着阿古柏伯克的领地；4月初他们攻克了天山的设防通道，随后占领了吐鲁番。东干人成千上万地从这里逃往库尔勒和喀喇沙尔。他们走投无路，在路上卖儿卖女，一个男孩或女孩只卖一、二百钱（十——二十个卢布）。阿古柏伯克处境十分困难。他怀疑所有的人，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他的敌人和叛徒。他的政权逐渐削弱了；这正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说的确

① Джитышар 在突厥语中为七城，即喀什、库尔勒、焉耆、乌什、和田、库车、阿克苏，统称为南疆七城。——译者

立我国同东土耳其斯坦的关系使之对我国有利的最好时机。他写道:[1]"阿古柏伯克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会同意。在我旅行的区域内,我觉得现在就应当把疆界移到达兰多鲍尔山脉①,以便把两个裕勒都斯及其肥美的牧场固定为我国领土,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卡尔梅克人可以自由地安居乐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比那些宗教狂的穆斯林都更倾向于我们。"

这种倾向,阿古柏伯克当然是知道的,他对此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俄国人在他的领地内逗留时在居民中扩大他们的影响。他用卫队把我国探险队送过开都河,当探险队进入天山之后,他才放心。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刚刚进入巴勒干台果勒河的山谷,就吃到了苦头:两天内死了十头骆驼。[2] 处境极其困难。返回去根本不 238
可设想,所以为了保住标本,不得不烧掉或扔掉一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至少暂时也能应付过去。把剩下的十头骆驼和六匹供骑坐的马都装上驮包,探险队员们徒步往前走,十分艰难地爬上了裕勒都斯。普尔热瓦尔斯基从这里派了一名哥萨克和一名翻译到伊宁去说明自己的困难处境并请求援助。过了三个星期,来了一些驮畜,送来了粮食,在这之前,探险队员们只能靠打猎来过活。

打猎很顺利,猎物很多。在裕勒都斯有羚羊、鹿、野山羊和熊。肉是一点也不缺,再加上四外有很多野蒜,所以每天都做冷杂拌汤来代替汤,因为没有米。当然,这种食物不适应季节,因为裕勒都斯在5月份还很冷,气温达到摄氏零下6.5度。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满足于有啥吃啥。吃过冷杂拌汤之后吃烤肉,就用刚刚打来的鸟肉来烤。在一个月内,探险队员就吃了四百四十只鸟。[3] 这

1 1877年5月15日给侍从武官冯·考夫曼的信。

① Далын-добол 为 Далын-дабан(达兰达坂)之误。见附录12。——译者

2 在罗布泊考察期间,包括从伊宁出发到返回,总共死了三十二头骆驼。

3 1877年5月16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种食物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人体需要面粉做的食物，可是却没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除了肉之外，我们还吃糌粑，糌粑粒象大麦米一样大。说实在的，在我们那儿，这是用来喂猪的最好饲料。饭后，过一小时，糌粑在胃里就胀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吃这种美味的时候就不吃得太多。"

虽然吃了这些苦头，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对罗布泊的考察是完全成功的。除了天山的裕勒都斯外，他还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
239 罗布泊和位于该湖南面的阿尔金山山脉。从伊宁深入到亚洲腹地，在一千二百俄里的整个旅途中，进行了路线目测；用天文方法测定了七个点的经度和纬度；每到一个地方就用气压表测量当地的海拔高度，每天还进行四次气象观测。[1] 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工作和观测都是背着阿古柏伯克派来的监视人暗中进行的。因而，不论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付出的努力还是他获得的情报都具有更大的价值。可是，他很谦虚，并没有把各个人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但却说，很多功劳应当归于他的唯一同事和助手埃克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埃克隆为考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请求总参谋长把埃克隆提升为军官。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登上裕勒都斯并摆脱阿古柏伯克的监视后，向总参谋部发了一份呈报，内附一份极不寻常的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现状的报告。[2] 同时他请求派他到部队去，因为他已经从亲人的信里得知俄土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给总参谋长打电报说：[3]"我刚刚听到战争的消息。假如我获准暂时放下西藏考察，参加作战部队，我会感到荣幸。如果不可能，那么8月中旬我就动身去西藏。"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认

1 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7年6月6日给总参谋长的报告，第1号。

2 这份报告具有历史意义，我们把它列为附录12。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彼得堡现在会认清阿古柏伯克的面目，再也不会信赖这个头号骗子的天资。"

3 1877年6月6日于维尔内。

为，让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他的旅行会更有益处，因为我们并不缺 240
少作战的军官。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现在我可以问心无愧地继续进行我的考察了。"

翻过纳喇特岭，来到岭南，在奔向昌曼河上游的时候，他在那里见到了另一种气候和另外一些植物。天气温暖，几乎每天都下雨；油黑的土壤象海绵一样饱吸水分，草长到两英尺高。探险队用这个地区的植物充实了植物标本集，随后通过空格斯河谷。7月3日回到伊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此处得知，3月27日他因功被提升为上校。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回首往事，不能不承认，幸运又奇妙地光顾了我。完全可以说，早一年或晚一年，考察罗布泊都是不可能的。若早一点，阿古柏伯克还不怕中国人，因之也不巴结俄国人，那时他也未必会同意放我们越过天山。而今，拔都阿列特刚死不久，在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开始骚动的混乱局势下，这样的旅行连想也不用想。"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伊宁停留到8月下半月，写自己的旅行报告，清理了搜集来的标本。这丰富的标本特别使他操心，也给他添了一点麻烦。其中有些标本是罕见的：如三头野骆驼标本，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也是没有的；有五百多只鸟的标本；二十 241
五只大野兽标本以及埃克隆搜集的两千多个昆虫和爬虫标本。从西藏返回前，把如此丰富的标本留在伊宁是冒险的，因为管理不善或照顾不到，搜集的标本很容易毁坏，而丧失科学价值。因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请求总参谋长盖金伯爵允许他把标本由一名哥萨克军士监护发往彼得堡。[2]

---

1 见《离伊宁越天山至罗布泊》，第67页。

2 1877年8月2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总参谋部参谋长的报告。

他一边等待批示，一边把自己的标本包装好，装进九个大箱子和一个毡口袋里，把它交给伊宁市长邮寄，就开始准备新的考察。他希望选择一条与中国人和中国官员相遇的可能性最小的路线到西藏去。但是选择这样的路，靠他本人是难以确定的。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必须进行准确的调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分别给几位多少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写了信，其中的一位是在中国旅行过、十分熟悉通往西藏路线的总参谋部的同事米·彼夫卓夫。

彼夫卓夫在回信中同时提到："我认为，为了避免和中国人发生冲突，您去哈密走山脉的南侧，走几乎紧靠山脚的那条路不更好吗。去年，整整一个师的中国军队从哈密去吐鲁番，就是走的这条路。这条路比较近，而且很可能对您比较方便，因为那里未必住有
242 中国居民。这个地方原先是穆斯林的居住点。此外，走这条路，您将要经过的地方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然而，从古城到哈密的北边的那条路至少在地形学方面已由马图索夫斯基先生勘查清楚了。至于谈到途中要经过的玛纳斯、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各城市，可以从这些城市旁边绕过去，尤其是您有驮队，所以对您来说到处都是路。您很清楚，中国人的侦察勤务执行的情况怎样，您大概会同意下述说法，在中国人所占据地点附近，可以通过几百个人的队伍，而他们是不会察觉的。我认为，您绕道走，是完全可以通过这条路线上的各城市的。"[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这个建议和其他的加以对比之后，决定走天山北面，奔古城和哈密。

他说："凡是能躲过的地方，就躲开中国人，其实去拉萨沿途只有三座城市，古城、哈密和沙州①。从这里我们往南拐去柴达木，

---

1 1877年7月23日从鄂木斯克寄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这封信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列为本书附录13。

① 今敦煌。——译者

然后再往前走，到青河上游。”

他给米·亚·佩利佐夫写信说：[1]“我去西藏考察，除带恰巴耶夫和伊林奇诺夫外，还带三个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个已经到了，其他的人还在路上。但是，如果他们枪打得不好，我就把他们打发回去，带几个士兵走。这些人总是更勇敢、更勤恳些。

最近几天，我将给妈妈寄去今年该寄的三百卢布。我出发考察之时，她已收到我寄的1876年的钱。最近，我将给你寄半俄磅有名的哈密瓜的瓜籽。哈密瓜又大又好吃，能保存到冬末。但是有一个条件，这种稀有的瓜籽不要给任何人。[2] 要看好园子，每年都 243
添点东西。园里挖个水池，为此我出一百卢布。在原先放柴的冷窖后面一定要栽上悬钩子，那地方一定能长得很好……这是我最后一次考察了。我回来后，就住到奥特腊德诺耶，同你一起过快乐的生活。”

不能设想，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会认真考虑停止自己的活动，但是他写这几行字是为了安慰他那温存可爱的母亲，同时也是对她来信的回答。

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祝贺儿子提升为上校，期望他考察归来后成为将军。她在信中还附了几句话：[3]“凡是将军都要呆在一个地方。大概这是你最后的一次考察了……你别再折腾自己了，连带着还折磨我。你还奔求什么呢？我一想起你，想到你的艰难困苦，一点也过不着舒适生活，我心里就难过极了。这段时间我确实老了十岁，又要两年时间见不着你的面！

再就是你舅舅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2月26日（1876

---

1 1877年7月25日的信。

2 他在寄这些种籽时，还一起寄去了南瓜籽，南瓜在哈密可以当瓶子用。同时，他写道，种南瓜要这样：要顺着倾斜的篱笆向上爬蔓，果实吊在空中。他给佩利佐夫寄去了五张羊羔皮和一张狐狸皮，外加阿古柏伯克送给的几只戒指。

3 1877年4月30日的信。

年)死了,病的时间不长,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妥善地把他安葬了。不用说,事后所有丧葬费都由弗拉基米尔承担了,他如数把钱还给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死前一连几个月完全神志不清,谁也不认识。还好,没添太大的麻烦,安静地死去了。出殡那天,大家都喝醉了,所有来送葬的人一天就喝了四桶伏特加,至于吃的那些馅饼、油饼、疙瘩汤、面条、蜜粥,就没有数了,简直不
244 可想象一天之内能吃掉那么多东西。"

得知舅舅逝世的消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悲伤。虽然死者有过失和弱点,他还是热爱他的,在艰难困苦之中,他没有一天不想念奥特腊德诺耶和他的那些亲人。[1]

他说:"在荒漠里,我经常经常地想起可爱的家园,对我来说,它比世上的一切都珍贵。"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热爱别人,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乐于牺牲自己为母亲、兄弟姐妹谋福利。他的大量信件,都证明了他的好心肠,证明了他对心爱家庭的关怀和照顾。他除了给母亲、舅舅、保姆和奶娘的供养金外,还花钱修缮不属于他的奥特腊德诺耶。同土耳其发生的战争使他担心的是他的妹夫米·亚·佩利佐夫将被召入伍,妹妹就会没有生活费了。他给佩利佐夫写信说:"如果是很需要钱的话,就从我的钱里拿五百卢布吧。"

显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既然是这样对待家庭,所以家中任何人的逝世对他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还好,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伤心事。应该赶紧出发去考察。特别是因为英国人也前往西藏,企图进入拉萨,所以每一天都是宝贵的。

英国的一些杂志透露说,东印度政府根据同中国政府的协定,正在组织一支去拉萨的探险队,其目的在于为英印贸易打开西藏大门。这一情况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英国人可以对达赖喇嘛

1 他给弟弟弗拉基米尔和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施加影响，而达赖喇嘛是印度支那、巽他群岛、中国、日本、朝鲜、满 245
洲、蒙古等地大多数居民的宗教首领。[1] 现在的问题在于谁能尽快地到达拉萨；冠军的荣誉就属于谁。普尔热瓦尔斯基不想把它让给英国人，于是他想尽快离开伊宁。

8月28日，旅行队向古城方向进发。队里有二十四头骆驼和三匹马。探险队有八个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埃克隆、四个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和土耳其斯坦第十边防营的两个士兵。因为所经之地，或者是遭到了武装叛乱者的破坏，或者是荒无人烟，所以必须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储备了十大整块糖、四十罐头沙丁鱼、二十五瓶白兰地和许多其他"美味。"

在通过乌苏城和玛纳斯城的大道上，每站都驻有中国军队，有的地方甚至还有"恰姆潘"即流放的苦役。但为了避免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普尔热瓦尔斯基选择了一条绕远的路线。他从额毕诺尔湖① 旁向北登上了少尔山，[2] 再由此去古城。这样一绕，探险队就多走了二百俄里，时而走山地，时而走沙漠，走了近一千俄里，还常常见不到饲料和水，没有水的路段有时长达七十俄里甚至一百俄里。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于11月4日到达古城，在离城二十俄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地方官员接待来人并不十分热心，甚至连城内 246
住所也不给，因此，他们只好住在城外的毡篷里。不管是哪个探险队员，只要被中国士兵看见，当即就遭到辱骂。普尔热瓦尔斯基报告说：[3] "一般说来，凡是我们在古城所看见的中国军队，军心涣

---

1 《俄罗斯残废者》，1877年，45号。

① 今艾比湖。——译者

2 由于向导的欺骗，他们就向北走了这么远。其实他们绕行的道路应该在杰门（Демуль——音译）山的南面（1876年1月3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

3 1877年12月29日给总参谋部参谋长的报告，第38号。

散，士气极为低落，拦路抢劫是他们的专职。”

在这种情况下，不便留在古城，而前进又不可能，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埃克隆和两个哥萨克患了难忍的全身搔痒症，当然这是由于不断骑马以及长期不洗擦而引起的。早在6月，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还在天山时就得了这种病，但是在伊宁时已差不多全好了，对它根本未留意。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从伊宁出来后，我得了一种荒唐的、难以忍受的病：很厉害的搔痒症。我们用茶草和松油擦也不管用；我用了最后一着——一抹蓝矾。从伊宁来的给我作向导的两个哥萨克明天要回斋桑哨所去，我写信让那里派人送来止痒药和报纸。派来的人将在哈密赶上我，我们将在12月中旬到哈密。”

但他的想法没有实现；这种病弄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日夜都不得安宁，既不能写字，也不能进行观测，甚至连打猎都不能去。夜里他通常有一半时间睡不着，痛苦到了极点。

247 他写道：[2]“毫无疑问，我们是在罗布泊某地，更确切些说是在伊宁，因为水不好而传染上了这种病；罗布泊空气中有含盐分的灰尘，再加上骑马行走，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忍受了将近三个月的折磨，下决心从古城回斋桑（五百七十俄里），在那里把病完全治好，早春时节（2月中旬）积蓄新的力量再去西藏。决定返回对我是沉痛的。想到必须返回去，我哭了好几次。终于在11月27日我们离开古城去斋桑，我们所走的还是从伊宁来时走的路。我不能骑马，所以买了一辆四轮大车的前半截，装上一个箱子，我就坐在箱子上面。”

坐这样的马车不大舒服，这种旅行对病人来说是极为难受的。天气极其寒冷，一连五昼夜温度表里的水银都冻住了，由此可见，

---

1 1877年11月5日于古城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2 1877年12月23日于斋桑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气温是在摄氏零下 40 度以下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在亚洲的所有旅行中，这是第一次挫折。上帝保佑，这也是最后的一次挫折吧！”

探险队 12 月 20 日来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斋桑；当地医生保证在一个月之内治愈这儿位病人。经常洗澡，用醋酸铅液湿敷，上各种药膏，虽然减轻了痛苦，但尽快恢复健康的希望还很小。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病暂时减轻了一点，但是这种病很顽固。我希望在 2 月中旬前，或许还能更快点好。这里的医生至少是这样对我说的。”

“斋桑也象伊宁以及我们所有西伯利亚城市一样肮脏。说起来简直是笑话，医院里因为没有小药瓶，给我拿药就都装在伏特加酒瓶里或装在半俄升容量的瓶子里。”

病很难治；由于发痒，神经经常紧张，从而消耗了体力，尼古 248
拉·米哈伊洛维奇心情忧郁，向往着安静的生活，乡村的生活。

他写道:[2]“考察归来后，我再也不去亚洲了，该休息了。这次去西藏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旅行亚洲。在被称为蒙古人、汉人和其他人的这些……之中我已经逛够了。我们将照老样子过平静安宁的生活。我不需要任何荣誉和财富——让我在奥特腊德诺耶过平静的生活吧！在那里可以安静地生活，而观察科学动向和了解时局发展也都不难，因为可以订阅杂志和报纸。”

他委托佩利佐夫在奥特腊德诺耶给他筹建一座单独的厢房，并寄去一份详细的平面图。在此期间，没有收到母亲的来信使他极为不安。他打了几次电报，但没有回音。他给米·亚·佩利佐夫写信说:[3]“我对于这种缄默非常不安。最近我往斯摩棱斯克打

1 1877 年 12 月 31 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2 2 月 3 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2 月 11 日给佩利佐夫的信和 1878 年 3 月某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3 1878 年 1 月 25 日的信。

了电报。”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他才收到伊万·杰米亚诺维奇·托尔佩戈的信，信中写道，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手坏了，因此她不能亲自写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这有点难以令人相信，妈妈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为了弄清楚，我给斯摩棱斯克打了电报，请电告实情。”2月27日他收到了伊·杰·托尔佩戈的复电，内容如下：“妈妈曾患病，正在恢复，不能写信，吻你，很健康。”

249 这一消息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多少放点心，但是没有完全放心，某种不祥的预感在折磨着他。尽管他的病情在逐渐好转，但他对这次考察仍然有点冷淡。由于天冷雪深，3月末之前上路是不可能的，而斋桑的生活也使他苦恼。最初，他哪里也不走动，再加上吃得好，他发胖了，这也使他很生气。

他写道：[2]“我们在斋桑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我整个身体都吃胖了，比我来时整整胖出两英寸，可能还多。现在穿彼得堡的常礼服勉强能穿上。当然这种肥胖很快就会掉下去，但我想足够我坚持到柴达木或哈密的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由于担心不活动会对他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他想到斋桑泊去，整个3月在黑额尔齐斯河口进行动物考察[3]。

但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医生只允许他打猎，然后就回到温暖的房子里。原因仍是天气寒冷，雪太深，甚至在3月中旬雪还一英尺半到二英尺深。

他从3月中旬起就开始做考察准备。到西藏去一年半时间，需要带许多储备品，光是白银就有七普特。探险队有二十五头骆驼，其中有十七头驮载，还有六名哥萨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

---

1 1878年2月25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

2 1878年2月11日和3月13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两封信。

3 1878年2月4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总参谋部的报告，第4号。

道:[1]“象我们现在这样大的探险队会有很多同科学考察完全无关的多余的麻烦;挑选好的哥萨克是最难的事。不久前,我不得不赶走了一个我以前的旅伴,因为他经常酗酒和盗窃……现在钱很多,250
但操劳的事多,主要是不痛快的事情多,比上次考察要多十倍。在我的全部六个哥萨克中只有伊林奇诺夫一个是好人,其余的全是些酒鬼和小偷,非用棍棒威吓不可。”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有时很困难.非常困难,尤其是没有谁可以依靠。只有一件事还令人高兴,就是我原有的精力还没有消失,有了它,我的事业就有了成功的保障。”

他就得在这种条件下到西藏去。根据各种消息看来,他在西藏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很大的危险。早在 1876 年 11 月,中国内阁大臣们就曾把我国探险队将要遇到危险一事函告了我国驻北京公使,并建议说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要去西藏。

他们写道:[2]“本年 5 月,内阁收到阁下来函,阁下在函中申明,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同事欲往西藏进行学术旅行,请内阁给该军官签发护照。(内阁)当即回复阁下,只要是在有中国官员的地方,中国政府均能予以协助(保护),但是在没有中国官员的地方,不能承担保护之责任。之后,内阁收到阁下另一来函,函中同时提到,凡是在没有中国官员的地方,有护照也是无用的。鉴于这一点(声明),内阁根据函中之愿望,签发了证件,同时已将此251
事告知西藏和其他地区。

政府驻藏参赞大臣回报说,西藏喇嘛们向他呈交一封函件,声明西藏从来未与外国有来往,西藏的宗教习俗也不同于他国,因此,他们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事故。

1869 年 7 月,一个法国人也打算入藏,但被阻止(留住了)。

1 1878 年 3 月给 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1876 年 11 月 28 日给我国公使比尤佐夫的函件,第 36 号。

目前贵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同事虽然携带证件，踏上旅途，但我们十分担心，西藏喇嘛未同他邦之人有过交往，必然对他们知之甚少，会对旅行人员有疑虑，这种疑虑会使他们招致许多不便。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以友谊为重，替他们甚为担心。我们特将此事告知阁下，望阁下转告旅行军官们，让他们务必万分谨慎。如果确实遇到不便之处，那么他们应当了解到有危险，务必返回。这是我们的希望。”

根据去过拉萨的旅行人员的报导判断，西藏宗教界对外国人并非不友好，因此，我国公使比尤佐夫决不认为呈递函件是出于喇嘛的本意。他由此看出西藏参赞大臣有恐吓我旅行人员之意，想阻止他们进入西藏，而西藏的闭关自守却总是符合中国政策的意
252 图的。比尤佐夫认为不必隐瞒自己的见解；于是给中国内阁大臣们写信说：[1]

“在本月 18 日的信中，诸位尊贵的大臣通知我说，政府驻藏参赞大臣在答复内阁给他的关于我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同事们要去这一地区旅行的通知时，向内阁呈报说，西藏喇嘛向他提交一份函件，声明西藏从未与外国交往，外国的宗教习俗与西藏现有的宗教习俗不同，所以他们担心会出什么事故。由于这一声明，诸位尊贵的大臣希望该军官和他的旅伴们万分谨慎，一旦遇到危险就返回来。

我对你们，尊贵的大臣，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友好情谊，这情谊使你们对我提出了上述函告，感谢你们对我旅行人员表示的同情。他们将得知你们函告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冒昧地提请诸位注意这一点，即你们驻藏参赞大臣虽然亲自接受了这份函件，并将此事呈报给你们，然而他并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全部责任。我觉得，当时他有义务向喇嘛们讲清

1 1876 年 11 月 22 日函件，第 24 号。

楚，宗教习俗的不同以及同其他国家没有交往还不能构成躲避外国人，以及担心与之发生不快事件的原因。他本可以向喇嘛们讲清楚，俄国旅行家们到西藏是经过中国政府允许的，而这一点可以作为你们的证明，证明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友好的意图，那么喇嘛们也就应当抛开对他们的任何疑虑。

看来因为参赞大臣并没有做任何有关的事情，以消除喇嘛们 253
向他表露的担心，所以，诸位尊贵的大臣，你们不认为给他下达应有的命令是明智的吗：

此外，我敬请你们通知他，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已经旅行过蒙古、青海和柴达木，他在这些地区的喇嘛寺院里受到了盛情款待，寺院的喇嘛从来没有对他有什么怀疑，就他本人来说，他也从来没有引起过他们的任何不满，而是善于尊重他们的宗教习俗。没有理由担心他不会在南藏也同样好地对待喇嘛。对此，还应顺便补充一点，即外国人是到过拉萨的，虽然人数很少，而且从他们对西藏的谈论里还看不出宗教界和人民对他们有反感。”

然而，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于这些警告也是不能忽视的，他应该估计到，无论居民对他是同情态度，还是冷漠态度，西藏参赞大臣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辩护，并证明自己的呈报是正确的。因此，我国驻北京公使比尤佐夫建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能搞一些由居住在库伦的有势力的一些西藏喇嘛写的荐书。比尤佐夫就此写信给我国领事，要他尽力搞到这些荐书并寄到伊宁给普尔热瓦尔斯基。[1]

1876 年，关于旅行西藏的情形就是这样；1878 年，正象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情况也不大好。尽管如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254
仍尽力准备这次考察。他还未痊愈就决定上路了。他希望，这最后的一点病症在春天的旅途中将会消失。但是为预防起见，他不

1 1876 年 11 月 24 日比尤佐夫呈外交大臣的信函。

想骑马，而想乘坐骆驼拉的双轮大车。[1]

这次旅行队有八个人，二十九头骆驼。骆驼中有六头供骑用，四头备用，十八头驮运，一头拉大车。从彼得堡寄来了两座天文钟和一架新照相机。照相机重一普特，是专门供旅行期间使用的。米·亚·佩利佐夫从奥特腊德诺耶寄来了一个邮包，有奎宁、柠檬酸和"好吃的东西"。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米·亚·佩利佐夫写信说：[2]"我们弄到许多好吃的东西准备考察时吃。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珍藏的箱子，你寄来的糖果也放在里面，这些东西准备到西藏时吃。现在伊林奇诺夫在市场上买了九普特羊肉，用车拉了回来。你看，我们现在储存多少东西，光靠打猎是养活不了十个人的。我们的枪已全部擦拭干净，火药和子弹都已准备齐全；总之，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春天到来，候鸟飞来了。春天的空气使大家精神焕发，精力充沛。普尔热瓦尔斯基说：[3]"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斋桑哨所出发了。我们就要摆脱蹲了三个月的牢房。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但是高兴之中还有某种内在的预感折磨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母亲的病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写道："我十分挂念妈妈，她病好了吗？"

255 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都杳无音信，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终于，弟弟弗拉基米尔3月20日的电报传来了噩耗，才真相大白，电报说："去年6月18日，妈妈因患胃癌和心脏病故去了。"这一音信如同晴天霹雳给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以沉痛的打击，他得知他那心爱的母亲，最亲爱的人的去世的消息已经太晚了。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一沉痛的消息是我今天在收到弟

---

1 1878年3月1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地理学会的信。

2 1878年3月13日和18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两封信。

3 1878年3月18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弟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里得知的：去年6月18日我的妈妈去世了。我的舅舅比她早半年去世。在这短短的时期内这些损失对我来说是无法弥补的。假如我沒有从古城回到斋桑，那么母亲的死到旅行结束我也不会知道。这也许会好些……

现在，在这一系列的折磨之中又增添了一个巨大的悲痛。我一心一意地热爱我的母亲。当我愉快地回忆无忧无虑地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时候，这些往事是和她的名字分不开的。有多少次我从天涯海角，经过长期漫游回到我那亲爱的家，我总是得到爱抚和体贴；这使我忘记了所经历的苦难，心里感到舒适、快乐，我仿佛又变成了小孩子。这些时刻对于我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来说，总是最好的犒劳……

沸腾的生活、对事业的渴望以及对内亚一些无人了解的地区进行考察的朝思暮想，使我再次离开了家园。有许多东西，甚至是非常多的东西，我都放弃了，但是同母亲的离别永远是我最沉痛的时刻。她的眼泪和最后一次亲吻还长久地燃烧着我的心。在那荒凉的沙漠里或者是在那深山老林中，我心中不止一次地浮现出一个亲爱的面影，这面影使我不由自主地飞回了故乡……

我母亲是一个天生聪明的女人，性格刚强，她领着我们大家走 256
上了一条可靠的生活道路。她的教诲，我在成年时还铭记在心。当然，我们所受的教育有许多是斯巴达式的严格教育，但它锻炼了我们的力量，培养了独立的性格。我亲爱的妈妈，你安息吧！”

他忽然闪现了一个希望，想尽快到斯摩棱斯克去祭悼亲人的遗骨，只有这样，他的悲伤才多少减轻了一些。现在的问题是到西藏考察不能实现了，上级命令普尔热瓦尔斯基停止前进。西西伯利亚军区部队司令官呈报陆军大臣说，[1] 由于中国政府要求交出逃入我国境内的东干人，同中国发生纠葛，侍从武官冯·考夫曼认

1 1878年3月19日的呈报，第3号。

为必须停止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同时部队司令官补充说，关于此事他直接函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等待彼得堡的最后决定的过程中，离开斋桑哨所，走了一日路程，在肯德尔利克天然界停留了两周，进行动物考察。

同时，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也认为，由于我国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定局面，把旅行放在较为有利的时候是必要的。[1] 普尔热瓦尔斯基收到了不去中国的书面命令后，请求批准他返回彼得堡"以便彻底恢复健康"。他还补充说："经过养精蓄锐，待局势好转，西藏考察一定能完成。"[2]

257 这一请求得到尊重，总参谋部的电报他是在鄂木斯克接到的，来电允许他回彼得堡。他在鄂木斯克向地理学会发出了一份暂时停止考察的报告。

他写道：[3]"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发生是好是坏？我觉得，好的可能性更大。不用说，根据中国现在对俄国人情绪来看，他们对我们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会轻易地干得出来，也不会放我们到古城以外。再说，就是我的身体在斋桑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只要一住在寒冷的帐篷里，只要在旅行时爬山或过沼泽地，而这些又是旅行亚洲荒野必然遇到的，我的身体就又变坏了。但是，健壮的身体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必须很好地治愈，那时我才能以新的力量、新的幸运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事业。

我把骆驼和一切考察装备都留在斋桑哨所之后，便动身去彼得堡。如果当前笼罩着政局的各种乌云不再妨碍的话，那么我到彼得堡去就是为了要在今年冬天，即 1879 年 1 月或 2 月重新上路。我想，我的身体在比斋桑哨所更好的医疗条件下一定会恢

1 1878 年 4 月 1 日陆军大臣致御前大臣吉尔斯的公函，第 19 号和吉尔斯 4 月 14 日的复函，第 1103 号。

2 1878 年 3 月 29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总参谋部的电报。

3 1878 年 4 月 23 日于鄂木斯克给地理学会的报告。

复的。”

1878 年 3 月 31 日探险队由肯德尔利克来到斋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要从这里去彼得堡。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年满三十九岁了；这一天标志着我这次考察的结束，而且远远不象上次旅行蒙古那样以凯旋而告终。现在，事业只完成一半：罗布泊考察完了，但西藏却原封 258
未动。我有四次没能去成西藏，第一次只到青河，第二次到了罗布泊，第三次到了古城，最后第四次考察一开始就停止了。我并不灰心！只要我的身体恢复健康，来年春天我一定重新上路。虽然停止考察并不是我的过失，同时我也意识到，在我的身体目前的这种状况下，这是件好事，但返回来我依然觉得十分沉痛和悲伤。昨天一整天我惘然若失，哭了多次。甚至现在回到奥特腊德诺耶也很难使我高兴。

确实，一个旅行家的生活多灾多难，但是，这种生活也给人许多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绝对的自由和称心的事业——这正是旅行生活的诱人之处。无怪乎旅行家们甚至在文明生活最好的条件下也从不忘记自己那勤劳的时刻。

别了，我那幸福的生活，但不是长时间的分别。再过一年同中国的误会解除之后，我的身体就将恢复健康，到那时我还要拿起旅行家的手杖，重新奔向亚洲的荒漠……”

259

第 九 章

抵彼得堡，荣耀的奖赏：巴黎地理学会金质奖章和柏林地理学会洪堡大金质奖章。乡村生活。关于去西藏进行一次新的考察的设想。在地理学会的演讲。对李希霍芬男爵的反驳。将搜集的全部标本献给皇家科学院博物馆。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和皇家植物园名誉会员。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被派遣去西藏两年。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中国政府的书信往来。留彼得堡。抵斋桑。探险队的组成及其物质保证。

1878—1879 年

5 月 23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已到达彼得堡。凡是给他看病的医生都认为，他的病主要是因为疲劳过度而引起的神经紊乱。他们说，最好的药就是游泳和乡村生活。普尔热瓦尔斯基说："这使我很高兴。我将从彼得堡直接去奥特腊德诺耶，不在斯摩棱斯克停留。"[1]

6 月 2 日，他得到了四个月的假期，薪俸照发。由于必须安置标本，并会见几个人，他在首都又呆了几天。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一枚巴黎地理学会为表彰他上次考察而授给他的金质奖章。他还得知，柏林地理学会颁发给他一枚洪堡大金质奖章。这一奖章是
260 纪念该会成立五十周年而设制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由于

1 1878 年 5 月 28 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在中亚的全部科学考察而第一个荣获了这枚奖章。柏林地理学会主席李希霍芬男爵详细地研究了我们这位旅行家的活动以及他发表的罗布泊旅行记之后，在自己的一本专门小册子里[1] 热烈地称赞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地理学上的功绩。

李希霍芬说，确定罗布泊实际位置的问题一直引起地理学家的普遍兴趣；而普尔热瓦尔斯基以一个天才旅行家所特有的无畏精神，把解决这一地理学上的课题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2] 他的旅行是当代最杰出的考察之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塔里木下游以及罗布泊的测量完全改变了以往对这一地区的看法。

现存的地图都是根据中国的文献资料绘制的。这些图上的差错却使李希霍芬男爵有可能对我国旅行家提出几点反驳。柏林自然地理学会主席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罗布泊并不是真正的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应在偏西三度的位置；在真正的罗布泊里水应当是咸的；而当地居民并不知有罗布泊之称，只称之为撞格尔湖等等。虽然如此，李希霍芬男爵并不认为自己有根据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发现十分肯定地提出异议，所以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

男爵说："与理论推断以及史料记载相反，我们从这位第一个 261
游历了罗布泊，并具有非凡观察力的欧洲人那里得知，这个湖是淡水湖，而不是咸水湖。

对罗布泊人的生活、习俗、从事活动的种类以及他们周围的恶

---

1 «Bemerkungen zu den Ergebnissen von Oberstlieutenant Przewalski's Reise nach dem Lop-noor und Altyn-tagh»（评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的罗布泊和阿尔金山之行»）这篇文章最初在柏林学会宣读过，登在«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Band V. 1878г. No. 4.（«柏林地理学会的讨论»，第5辑，1878年，第4期。）

2 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由基佩尔特译成德文。译文登在佩特曼地理杂志第53号增订版上，同时载于 Globus（«地球仪»）杂志上。

劣气候条件的描述，是最近的旅行家们所描绘的八种学图画中最引人入胜、最富有趣味的一幅。

李希霍芬男爵在总结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成果时说，他一个人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关于中亚的知识。“同时，这位天才考察家还提供了关于动、植物区系以及它们与地区特点的关系的详尽资料。总之，他的考察如此广泛，如此多面，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李希霍芬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对阿尔金山的描述是一项最杰出的发现，而他的全部著作以及以往的多次旅行使他在那些有资格荣获洪堡金质奖章的人员之中名列首位。

获得这枚奖章超出了普通奖赏的范围，这自然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高兴。同时他的旅行记正在译成各种外国文字也使他同样感到高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我写的关于罗布泊的小册子，在国外受到极大欢迎。现已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对我也极力赞
262 扬。[2] 我写的蒙古一书的英译本在彼得堡每本售价为二十四卢布。在伦敦出版此书的费用，已收回全部成本，从伦敦还给我汇来了一百九十卢布，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得纯利的一半。但是在我们这里，第二部只陆续卖了四十册。”

著名的杰利马尔-摩尔根同英国前喀什探险队队长瑟尔-杜格拉斯·福尔赛茨于6月初把最近去罗布泊的旅行记也译成了英文，同时福尔赛茨还为译本写了前言。[3]

乡村生活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精力大大恢复了，但遗憾的是，当年夏天，没有什么好天气，整个5、6月份霪雨连绵，气温

1 1878年6月2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2 杰利马尔-摩尔根从伦敦来信说：“这里的读者和评论家均十分赏识上述著作（蒙古），您若能来英国，那么我将高兴地把各文学杂志评论该书的文章拿给您看。”（原信用俄文写的）

3 杰利马尔-摩尔根1878年6月8日的俄文信。

很低。尽管如此，他每天坚持游泳，洗冷水澡，打猎，正如他所说的，其他的事一概不办。[1]

只占用了很少几天，也就是用两天，他写了反驳李希霍芬男爵的文章。这篇短文写完后，他就着手制定即将去西藏考察的方案。

英国人企图从印度进入西藏，但没有成功，只好派遣一些单独进行活动的人——蓬季特人（受过训练的印度教徒），以便取得有关这个难以到达的地区的某些情报。西藏被看成是一个完全独立出来的国家，它对中国政府的从属关系只表现在从拉萨向北京进贡而已。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2]“然而，达赖喇嘛的宗教统治，遍及于整个内亚、东亚和南亚，不亚于中世纪罗马教皇的统治 263
权。每年有成千上万朝圣的人从寒冷的蒙古沙漠和炎热的印度支那各国聚集拉萨，向自己的宗教统治者顶礼膜拜，甚至把他看成是神的化身。在达赖喇嘛的宝座旁，不同出身、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聚集一堂。对于他们来说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宗教，但是，正如历史所教导的那样，这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甚至能推动群众去建树历史功绩。诚然，温顺的佛教未必能做出伊斯兰教所做出的事情，但是拥有两亿五千万信徒的宗教权力，一经掌握在有经验和有天才的人手里，毕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安抚它，笼络它，如果可能的话，就和它交朋友——我觉得，正是从这里俄国能够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情况完全有利于我们，因为孤立的西藏暂时还没有朋友；据我在亚洲腹地所听到的情况，对俄国人的名字是颇有好感的；最后一点，库伦城位于我国边境附近，而且处于我们的强大影响之下，它是佛教徒，尤其是蒙古人的圣城，蒙

1 1878年8月8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和8月1日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

2 1878年8月24日和25日呈报总参谋部和地理学会的报告，见附录14。

古人十分仇恨中国人，三百万游牧民族的这种情绪，一旦有机会，对我们的利益来说，也是有用的。”

过了几个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提议，为了把事情办得更为圆满并在拉萨侦察西藏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势力，以及我们能同佛教领袖建立和巩固关系的可能性，应从忠于我们的佛教徒中委派一名专人。

除了这些目的以外，西藏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因为从地理学、博物学、人种学方面来看还完全无人了解它。这些都使尼·米·
264 普尔热瓦尔斯基特别重视西藏，使他认为去考察是必要的。鉴于人员众多的旅行队会造成很大不便，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认为旅行队可以由下列人员组成：1.两名助手；2.一名标本员；3.两名翻译；4.两名向导；5.七名外贝加尔的哥萨克。根据他的计算，探险队在两年之内要花费两万七千八百一十卢布。但是因为去罗布泊考察还剩下八千卢布，所以新的拨款仅需两万卢布。这个数目并不包括驿马费、在职应得薪俸和一辆运行装的三套马车的驿马费。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我认为还有义务预先说明，列入总核算内的只是平常的礼品，如：表、枪支、左轮手枪、镜子等等。如果政府希望赠送给达赖喇嘛，他的助手班禅额尔德尼以及中国驻拉萨大臣某些珍贵的物品，那么这些物品应该用专门经费来购买……我认为，这次的探险是我因病中断的旅行的继续，我请求除了驿马费外，对剩余的经费再补加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卢布，[1] 这笔款项根据罗布泊探险队的核算，是应当拨给的第三年的旅行费用。”

关于去西藏的路线问题，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从斋桑出发，路经古城、哈密和沙州。

1 此款半数必须支付硬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对李希霍芬男爵的答复寄出以便译成英文，[1] 还寄去一份考察计划。这时他仍住在乡村。随后，于 265
9月末经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在这里他得知，关于去西藏旅行的事情，正在积极进行。同时他接到邀请去地理学会作罗布泊之行的演讲。

这次演讲是在10月11日举行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详细阐述了他对阿古柏伯克的看法，描绘了塔里木和罗布泊居民的家庭生活。[2] 普尔热瓦尔斯基总结这次考察的科学成就时，把在他旅行之前科学界原来就有的关于中亚这一地区的资料同他所获得的资料作了比较。同时，他认为有责任驳倒柏林地理学会主席 266
李希霍芬男爵的意见。

李希霍芬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记述的罗布泊并不是真正的罗布泊；说塔里木河可能在不久以前改了道；说该河两岸，到处都

---

1 这一答复寄给了杰利马尔-摩尔根。他于9月6日写信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给您写这几行字作为复信，并通知您，我已收到您反驳李希霍芬男爵的信。您的反驳意见我已译完，寄给了印刷厂；我相信很快就能把我这本书的全部校样寄给您。

我决定在书中补充一些有关中亚地区其他湖泊的资料（巴尔喀什湖、阿拉湖、斋桑泊），您能为我指出介绍这些湖泊的一些通俗文章吗？因为这是对我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它将占大量篇幅，会使这本书成为一部大部头著作。您或许还有一些关于罗布泊考察的详细材料，比如，象您的（天文、气象、高程）观测附记，将是极其珍贵的；再有关于居民、商路及古迹的资料也是极其有用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李希霍芬说过，尽管有关罗布泊居民的很多资料是您搜集的，但您所介绍的有趣的人种学素描，首先包括的是在较早的记述中已有的那些资料。您对这一意见并未反驳，大概是忽略了。若是我能得到您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说明，那我是很高兴的，将把它补充到已经送到印刷厂的那些资料里去。

我希望能有机会去拜访您，同您面谈一个小时，对我来讲比一大堆信件会更有益。

我印刷这本书准备由我个人承担可能受到的损失，如果能有所收益的话，把它分给您一部分，我是很幸福的，但译作一般是不付稿酬的。

假如，您带我参加您将来的考察，只要经历了种种困难，我会写成一本好书。您的打猎故事引人入胜，使我垂涎。若是我能帮您一把，当场打死一只熊，射杀一些沙雉，我该是多么幸福啊。"（原信系英文）

2 讲演的记录稿存于地理学会档案库，1876—1878年档案，第10号卷宗。

很高，因为此地春天总刮暴风，造成了大片的冲积土，按李希霍芬的说法，这种现象使当地居民不可能随地挖捕鱼池，只要暴风一来，就会造成决口，当即形成一片水域，鱼便冲了进来，就可以在那里捕捞。李希霍芬说，真正的罗布泊应在西面一点，它很可能已经干涸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否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说当他通过这一地区时，不可能把湖泊忽略过去，同时他也未曾看到任何支流和小溪。

这位演讲人说："另一个问题，罗布泊是淡水湖。这是因为罗布泊本身并不是湖，而是由河水汇集而成。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大约两个月，我从这里顺塔里木河往下走到离阿不旦村五十三俄里的地方。在这段距离内，塔里木还保持着河的特征，而后规模开始急遽缩小，在离阿不旦村五十三俄里处以外便完全消失了。这里便是一些芦苇丛生的溪流和湖泊了，甚至乘最小的船只也难以穿过，但是一股股水流到处可见，都向东流去。由此可见，罗布泊正是塔里木河水漫溢而成。因此盐沼地的水是咸的，而这里却不可能有咸味。此外，都说我发现的罗布泊要比旧地图上标明的大大偏
267 南，是的，这是因为当地居民不断把水引入水渠捕鱼而造成的。挖水渠放水可以把鱼引进来捕捞，然后填平水渠，经过一段时间，便长起了芦苇——一种很好的羊饲料。这样确实很合算。至于谈到罗布泊这个名称，当地居民确实不把湖叫作罗布泊，而是把包括整个塔里木下游的行政区域称作罗布泊。"[1]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说，阿尔金山的发现，完全改变了这一区域的地图概念。"在所有的地图上，这条山脉都标在北纬36度，其实，它的位置偏南3度。这条山脉非常高，一些山谷高达一

1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反驳文章，后来经李希霍芬男爵同意了，这些文章发表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15卷上，第1分册，1—6页。

万一千英尺。我们的两个向导说，阿尔金山后还是一片高高的平原，宽约五十俄里，接着还有一条横断山脉，之后又是平原，再往前便是一条终年积雪的大山脉——察们塔格。这三条山脉向西会合，据他们说，会合成为托固斯岭①。

“这些山的发现使很多历史事件真相大白。因为从和田去中国的路，自远古以来，便通向罗布泊。后来，这条路被人们遗忘了，选择了另一条路代替了它。现在很容易解释清楚为什么在这里有这条路，就是因为山下很容易找到牧草和泉水的缘故。”

普尔热瓦尔斯基扼要地讲述了这次旅行的其他内容后，便结束了讲演，他的讲演被淹没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之中。他表示，病痊愈后，准备踏上新的征途，经由上面提到的路线前往西藏。 268

探险的最后核准，要等皇帝陛下从克里米亚返回后才能决定，但原则上已预先定了下来。地理学会主席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对这一事业大力支持，他请财政大臣、侍从武官格列伊格奏请圣上准予拨给必要款项。

大公就此写道：[1]“应当承认，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是当代研究中亚的一个主要人物。他的科学功绩得到了俄国所有科研机关的高度评价，使他获得了一系列西方最荣耀的奖章，毫无疑问，他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

侍从武官格列伊格接到这一谕令后，对彼·彼·谢苗诺夫口头表示，他完全支持这一事业，相信给殿下的呈请一定能实现。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筹备新的旅行的时候，考虑到，他在罗布泊和西准噶尔搜集的动物标本，即使放到内行的私人手里也会遭受损失，于是决定把它们赠给皇家科学院博物馆，以便委托我们的某

---

① 也称托古兹达坂。——译者

1 1878年11月13日给萨·阿·格列伊格的谕令，地理学会档案库，1878年档案，第21号卷宗。

一位动物学家作动物描述。[1] 科学院不胜感激地接受了这一礼物，
269 并根据他为丰富科学而作出的丰功伟绩，选举他为科学院名誉院士，以此来向他表示感谢。皇家植物园也把他选为自己的名誉会员。

这样一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声望"就一天大于一天。所以他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被那些邀请出席晚会、参加宴会、甚至要求作旅行演讲等活动弄得疲惫不堪。不用说彼得堡，就连喀琅施塔得、华沙、甚至基辅也都请他去演讲。他不管怎样想方设法回绝这类邀请，但仍于 12 月 15 日晚八时不得不在盐镇作了一次演讲。

在首都十分纷繁的生活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直努力为自己再物色一个旅伴，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诚然，自愿的人很多，到他这里来的有军人，也有文官，但他认为，他们全都不行。[2] 旅伴应是一个真诚的助手，亲密的朋友。如果一个人不能兼有这些品质，当然是不适合去探险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说：[3]"每一个多余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不能完全符合探险的要求，就会成为累赘。在这一系列要求之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切地说，内心的素质，是相当重要的一条。一个好爭吵的、凶恶的人，必然使探险队大为倒霉。探险队中应充满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同时要绝对服从领导。"

普尔热瓦尔斯基犹豫了很长时间，究竟要谁做助手。最后，他选中了埃克隆的中学同学，诺沃契尔卡斯克团的准尉弗·伊·罗鲍罗夫斯基。初次相识，谈过几句话之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

1 1878 年 11 月 6 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科学院代表大会的信，见附录 15。

2 1878 年 12 月 3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3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 3 页。

便发现，他是一个完全合适的人。他写道：[1]“此人十分精明，画得 270
不错，懂得测量，性格好，身体壮。”普尔热瓦尔斯基立即将自己的选择呈报总参谋部，12 月 14 日下达上谕，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埃克隆准尉和罗鲍罗夫斯基准尉、四名哥萨克和三名士兵，前往西藏考察，为期两年。[2]

同时，陆军部请准：1. 保留三名军官的薪俸，提前两年发放，支付硬币；2. 拨给从彼得堡至斋桑哨所以及旅行结束返回时的双份驿马费；3. 拨发两辆三套马车的单程驿马费，以运送下级人员和探险队的必需品；4. 保留全体哥萨克和下级人员的薪俸；5. 从普尔科夫天文台拨给两座天文钟，从炮兵部拨给三支别旦式枪（一支步枪，两支哥萨克式）、三支史密特和维松手枪、三箱别旦式枪子弹和一千二百发手枪子弹。调拨一普特火药，供打射制作标本的鸟 271
兽用。

总参谋部将此事通知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时，请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汇报一下考察进程，“以便能使现在极为关注你肩负这一重大事业成果的陆军部，能够看到你们在亚洲大陆未经考察的地区作出的成就，尽管间或地了解也好。”[3]

与此同时，即 12 月 20 日，财政大臣通知地理学会主席殿下，奉陛下旨意决定从国库中拨出两万卢布作探险经费，其中一万卢

---

1 1878 年 12 月 4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2 1878 年 12 月 13 日总参谋部的第 293 号奏折中顺便说道：“1876 年陛下 В. И. В. 赐恩派遣总参谋部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对内亚进行科学考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伊宁，经过东天山抵罗布泊湖，考察了一些地区，该地绝大部分欧洲人没有到过。这些地理勘查完全改变了现存的当地地图，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人种学和博物学的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以前几次旅行中亚以及这次旅行对自然科学的贡献，不仅为我们所公认，也为国外所公认。本年初在国外已授予我国旅行家崇高奖赏——洪堡奖章。该奖章是柏林地理学会在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第一次设制的。巴黎和我国地理学会也以最高奖赏嘉奖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而皇家科学院不久前把他选为名誉院士。”

3 1878 年 12 月 19 日副总参谋长给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书面命令，第 408 号。

布支付纸币，另外一万卢布按票面价值支付金币。

普尔热瓦尔斯基动身前往西藏时，意识到此次探险有种种困难。西藏是中国人唯恐他人觊觎而加以保护的地区，他们防范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以任何形式的侵入。中国政府不愿意让旅行家进入西藏。在上一章里我们讲过，中国内阁大臣们在刚一得知普尔热瓦尔斯基接近西藏时所设下的重重障碍。现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掌握了一些新的情报，可以证实此次旅行中情况也不会更好。

古城对俄国探险队的不客气的接待，提醒普尔热瓦尔斯基将此事函告我国驻北京公使，表示希望将来中国官员能在城里给他们安排住处，提供向导。由于我公使不在，作为俄国使团高级官员的亚·科扬杰尔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请求转给了主管部门。

272 与此同时，他接到了外交部关于普尔热瓦尔斯基进行一次新的旅行的通知，他认为必须请北京的内阁大臣们将此事预先通知驻拉萨大臣，通知我国探险队必经之地的其他地方官员。

内阁大臣们就此事答复说，他们已将亚·科扬杰尔的信件抄本寄给了驻藏大臣作为以往指令的补充。但大臣们却请他通知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在往前走的时候必须要仔细斟酌当时的处境。

内阁大臣们说："西藏居民从来就不愿在自己的境内看见外国人，他们这一意识很牢固，不听任何劝告。"

内阁大臣们表示希望，我国旅行家不要不顾一切地贸然前进。中国皇帝的大臣们说，中国政府不能在他们没设权力机构的地区内保证旅行家的安全。他们要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到哈密后，如果得知从那里没有通往西藏的道路，或者虽有道路但要通过没有中国官员的荒无人烟的地区时就不要继续前进了。内阁大臣们说，在这些地区无法为探险队提供向导。

我国代办听到这一声明后，向内阁大臣们指出，大臣们从普尔

热瓦尔斯基以往几次的旅行中应当完全了解，他是很小心谨慎的；中国驻拉萨大臣有足够的权势可以使西藏居民相信他们敌视外国人的态度是错误的，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不过据到过那里 273
的旅行家们讲，还没有遇见过抱敌对态度的情况。

科扬杰尔先生补充说，驻藏大臣可以比较容易地办到这件事，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可能与匈牙利旅行家泽切尼伯爵同时到达西藏。中国政府毫不费事就给泽切尼提供了护照和放行去拉萨的介绍信。

科扬杰尔先生呈报说[1]："据我所得到的非官方情报，中国传教士从西藏边界写信说，好象这一地区的中国官员最反对的正是俄国旅行人员出现在该地区。下述情况也可以部分地证实这一消息是可靠的：总理衙门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签发公开证件时一再刁难，内阁大臣们每逢谈到考察一事就一再恫吓和警告有危险；然而发给泽切尼伯爵护照却毫不费力，而且是他一提出请求就发给的。但是，既然中国人没有能够阻挡住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那么，当我国旅行家抵达西藏时，可以指望那里的中国官员会采取应有的措施保证他的安全。至少，从 1877 年 6 月北京报纸上所刊登的驻拉萨大臣的报告可以断定这一点。他在报告中请求把即将期满返回中国的两个官员留任。该大臣从总理衙门收到的关于外国人很快就要抵达西藏的通知中，为自己的请求找到了理由，即在外国人逗留期间，这一地区的中国官员应由经验丰富的人担任，他们善于以 274
自己的影响来制止民众的骚乱，这些民众似乎对外邦人有敌对情绪。报告中所谈的很可能正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考察一事，因为在此以前，皇家使团与总理衙门就此事曾有过书信往来。

"不久前这家报纸刊载了驻拉萨大臣的四份报告，这些报告都是针对今世达赖喇嘛开始执掌宗教职务的。根据此地可以搜集到

1 1879 年 5 月 14 日呈外交大臣的信函。第 15 号。

的一些片断情报看来，前世达赖喇嘛死于1875年4月。他的继承人，即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876年8月才找到，不久前才送到拉萨。驻藏大臣说，他派了两个九品官，即最低品级的官去迎接他。因为每个达赖喇嘛年满四岁之后，便要开始执掌宗教职权（于十八岁接管政权）。驻扎大臣奏请上谕，在藏民选定的今年7月19日，将这个孩子送到布达拉(Patala)山上的寺庙里，该寺庙通常即是活佛的宫殿。此外，驻扎大臣呈请把一颗执掌宗教事务的大印交给今世达赖喇嘛，并为他制做一顶黄轿。”

很清楚，中国政府不愿意在西藏更换宗教和政权首脑的最紧张时刻放欧洲人入藏。北京内阁大臣们在发给泽切尼伯爵护照时深信，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到不了拉萨；但普尔热瓦尔斯基有武装精良的护卫队却能以武力做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当局采取一切
275 措施以改变这位俄国旅行家的企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暗中给他设下重重障碍。

所以，当我国代办谈到要在城内安排住处时，内阁大臣们说，根据现有的条约，中国当局并不承担这一义务，但是答应再次给他们的官员写信，讲一下俄国旅行家的事。

亚·科扬杰尔同中国内阁大臣会晤时对他们说，提到安排住房的问题，他并不是想要求他们履行条约义务，而是请他们根据普通的待客礼节，在沒有客栈和私宅可租的地方为旅行人员安排住处。这一次中国人却极力敷衍，而请我们再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信，要他在旅行期间必须万分谨慎。[1]

亚·科扬杰尔在另一封私人信件中补充说：[2]“我相信，这里的中国人已给您将要路过的各边区地方官员写了信，对你们的接待会比古城殷勤和周到。至少最近我与他们就这一问题的谈话，

1 亚·科扬杰尔1878年4月26日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第40号。

2 1878年4月26日的信。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但是，十分尊敬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能不请您在旅行中要尽量谨慎。由于某些不便在信中提及的情况，当前，不能象往常那样相信中国人。但我认为务必得把此事事前通知您，以便您能时刻警惕小心。”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完全信赖自己的幸运，于 1879 年 1 月 276
20 日由彼得堡出发了。他的随员有：埃克隆、罗鲍罗夫斯基、士官生叶戈罗夫和上等兵鲁缅佐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莫斯科时，把钱留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保存。他让弟弟每年从中取出三百五十卢布给伊波利特，二百五十卢布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托尔佩戈，二十五卢布给保姆，十二卢布给乳母。他在莫斯科只停留了几天，一月底抵达奥伦堡①，于 31 日他和旅伴们乘坐两辆三套马车又往前赶路了。九天后，抵达鄂木斯克，再经塞米巴拉金斯克，于 2 月 27 日到达斋桑哨所（今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斋桑斯克城）。[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 “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只是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在奥伦堡、鄂木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都停留了几天。”

“我在斋桑遇到了科洛麦佐夫。至今为止，谢维尔佐夫一分钱也没有给他寄去[3]。可怜的科洛麦佐夫欠了一身债。我带他去考察，用公款（共四百卢布）为他还了一部分债务，并将科洛麦佐夫去年搜集的六百二十五件标本，其中共一百五十一种飞禽和野兽留给斋桑警察官照管作为抵押。所有这些标本都是在斋桑四周和少

---

① 今契卡洛夫。——译者

1 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8 年（原文有误，应为 1879 年。——译者）1 月 30 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和 2 月 2 日给米·亚·佩利佐夫的信。

2 3 月 17 日于斋桑给 A. A. 施特劳赫院士的信。

3 科洛麦佐夫是普烈奥勃腊日诺夫卡团军士，曾同谢维尔佐夫游历过土耳其斯坦，同波塔宁旅行过西北蒙。

尔山上搜集的。

科洛麦佐夫在考察中将是很有用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干活的人，又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员。他的年薪为六百卢布，供给伙食。

277 今年的积雪很深，在斋桑草原上的至今尚未融化，这一情况妨碍了我们启程。但是如今雪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大概在三、四天后就会离开斋桑。

现在由两个标本员：埃克隆和科洛麦佐夫来制做鸟的标本。在斋桑制做了大约三十五只左右，全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好的标本在斋桑附近无处可弄，到远处去弄，雪又深，不能走。”

探险队的全体成员由十二名俄罗斯人、一名从伊宁来的塔兰赤人的翻译和一名吉尔吉斯人的向导组成。[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想尽一切办法来尽量减少行装，随身只带些最需要的必备食品，尽管这样，仍不得不带二百普特重的东西。其中有两普特半弹药、三普特火药、十二普特枪沙、两座天文钟、一具小万能仪、一块帕罗特气压表、三个施马利卡利杰尔罗盘仪、几个指南针、六个摄氏温度计，以及其他一些必需品。为制作鸟兽标本备有：工具、亚砷油、矾、石膏、几普特麻絮和棉花；还有一

278 千五百张吸水纸以备制做植物标本。食品主要有三种：羊是活的，赶着走，还有茶砖和糌粑，糌粑就是炒熟的大麦或小麦面粉。随后从斋桑又带了七普特糖，约一普特压缩的干菜，白兰地和核列斯酒各一箱，还有两桶做标本用的酒精。

---

1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最亲密助手是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 埃克隆准尉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维奇·罗鲍罗夫斯基准尉。前者的任务是制做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标本以及管理动物标本；后者是绘画和采集植物标本。下级人员中有三个士兵：尼基福尔·叶戈罗夫、米哈伊尔·鲁缅佐夫和米赫伊·乌鲁索夫；五个外贝加尔哥萨克有：顿多克·伊林奇诺夫，他曾随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三次，还有潘捷列伊·捷列绍夫、彼得·卡尔梅宁、贾姆巴尔·加尔马耶夫和谢苗·安诺索夫；雇用的标本员安德烈·科洛麦佐夫和一名突厥语及汉语翻译——伊宁人阿卜杜勒·巴西德·尤素波夫，他也曾随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到过罗布泊。

带的炊具和餐具限制到最低数量，所以决定大家一起吃饭，共用一个碗，同吃一样的饭菜。午饭总是羊肉汤、烤野味或燉野味，很少吃鱼，吃鱼是难得的。

行军住房是两个蒙古式的帆布帐篷，冬天则是毡篷。毡子当被褥，床头上放皮枕头；不过，哥萨克沒有枕头，而是晚上把上衣脱下来枕着。

除了带日常生活必需品外，探险队还得带十普特中国白银和在彼得堡花一千四百卢布买的礼物。其中有各种小巧精致的东西，机动玩具、武器、钟表、镜子、剪刀、针、镁等等。中国人最喜欢电池，而女明星彩色画片特别使蒙古和西藏居民着迷。

普尔热瓦尔斯基买了三十五头好骆驼，驮运这些东西。其中二十三头驮东西，八头给哥萨克骑，剩下的四头备用。此外，探险队还有五匹马，供三名军官、一名标本员和一名翻译骑用。

旅行时，人们不穿制服；夏天穿帆布短上衣，冬天穿短皮大衣。带了几套军官制服，给下级人员缝制了些俄式绒布上衣，以备与中 279
国官员相见时穿。每个探险队员都肩背一支枪，鞍子上挂两支手枪；腰间挎着步枪刺刀和两个小子弹带，各装二十发子弹。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高超的射击本领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安全的保证，在亚洲荒漠腹地上，它就是最好的中国护照。如果我们不是很好地武装起来，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西藏内地和黄河上游；如果沒有请求中国人的允许，或者更正确地说，沒有听到中国人的恫吓和禁令的话，我们也不能往前闯。假如我们这一小伙人不象一只竖起刺来的刺猬，它甚至可以刺伤大野兽的脚掌，那么，中国人就会找到几千次机会来挡住我们的去路，甚至可能暗中收买匪徒来消灭我们。我从多年旅行中亚的经验中得出一条实际的信念：在这野蛮的地区，在当地的野蛮居民中间，

1 见《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8页。

囊中有钱，手中有枪，善于用这两样东西对土著采取命令态度，这正是一个旅行家保证事业成功所必要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高度评价他的队伍的战斗力，每天都训练队伍用别旦式枪和手枪进行实弹射击。就在考察临出发前，普尔热瓦尔斯基检阅了一次实战射击，结果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几支别旦式枪就发射了七十二发子弹，几支手枪发射了一百三十发子弹。

第 十 章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中亚旅行。旅行队出发。抵巴里坤城。旅行人员的露营生活。哈密绿洲。在哈密城。会见总督。沙州绿洲。对旅行人员的恶劣接待。在布尔汗布达山脚下。驻扎在色尔腾。叶戈罗夫军士的遭遇。库尔雷克郡王的驻牧地。会晤库尔雷克郡王。宗扎萨克的土围子。

1879 年

1879 年 3 月 21 日拂晓，旅行队已整装待发。满载的骆驼一个接一个地拴了起来，分成三个梯队，形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普尔热瓦尔斯基、埃克隆和一个向导骑着马走在最前面，有时还有一个哥萨克也走在前面。后面是一大排骆驼，其中每组梯队由两名哥萨克押护：一个骑骆驼在前引路，另一个在后押尾。罗鲍罗夫斯基准尉、翻译和标本员科洛麦佐夫及其余的哥萨克走在最后一组梯队的后面。接着是一群供食用的绵羊，由一个哥萨克看管。

旅行队出城后，沿大路排成一列就停了下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巡视一周，下令启程：旅行就开始了……

行进路线选定在乌伦古湖旁，穿过布伦托海城，顺乌伦古河往上，再直奔巴里坤城和哈密城。第一日行程二十五俄里，来到了一个贫穷的哥萨克小村庄肯德尔利克，村后不远便是我国同中国的边境。

281 路上的雪有一英尺半厚，勉强能找到一块宿营的地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鸟儿根本没有，因此明天继续往前走。"

旅行队在次日清晨出发了。几天后来到乌伦古河，在紧靠河岸的一片美丽的小树林里宿营。河里的鱼非常多，用五俄丈长的鱼网，一网就可以打五、六普特鲅鱼，这样我们每天都能喝到鲜美的鱼汤，有时还能吃到炸鱼。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说：[1] "不过，这样的素食对我们的胃口来说仍然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旅行中食欲都非常好。羊肉，通常是煮熟吃，是这里不可缺少的食物，这种食物有很大的优点，就象各种野禽和牛肉一样，什么时候也吃不腻。"

在捕鱼的同时，我们也打猎。但是由于鸟类缺乏而猎得很少。

探险队从斋桑走出六百一十六俄里，于4月24日到达布尔根河。整个路途几乎没有人烟，是一片不毛之地。尽管是4月，天气却忽冷忽热，旅行家们仍然很受罪。有时候，早晨是零下8℃，中午就零上20℃，而且常常有风暴，还总是从西面刮来。[2] 这种情况在4月8日很有代表性。旅行家们一昼夜就经历了一年四季：早晨天气凉爽(+11.2℃)，纯属春天天气，中午是夏日的炎热(+22.5℃)，傍晚下起了寒冷的秋雨(+7.8℃)，最后到夜间下雪了(−1.6℃)。此处地势高达海拔三千五百英尺，野猪非常多。

28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弟弟弗拉基米尔写信说：[3] "我们的旅行很顺利，大家都很健康。甚至连我患过的搔痒症也差不多全好了，因此我非常非常高兴。只要身体好，有运气，那么事业就会成功。现在我们总共十四人，其中有一个塔兰赤人翻译和一个向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19页。

2 摘自1879年5月1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

3 1879年5月1日的信。

导。我们暂时还不缺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从斋桑带了许多储备品。有时在喜庆的日子里，在出色的打猎后，在复活节的时候等等，我们就享用些奥特腊德诺耶的果酱、斯摩棱斯克的甜酒。我们在旅行队后面赶着一小群羊（十五只），每三天吃两只。现在我们正在吃野猪肉。正好昨天我打死了一只大野猪（一·七五俄尺长，一俄尺半高，十普特重）；前天一个哥萨克也打死了一只相当大的野猪。总之，在我们现在的驻地附近有许多野猪。在河岸的灌木丛里就有。其他野兽目前还很少看到，候鸟（野鸭和大雁）也不太多。

现在我一点也不知道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在旅行回去前我是不会知道的了。现在给我写信只能通过库伦（寄给希什马廖夫），但最快也得一年以后才能在拉萨收到。请你每年1月1日从我的钱里给舅母汇去五十卢布。舅母现在是我们唯一的近亲了。应该多多少少帮助这位贫穷的老人。”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让回斋桑去的向导把这封信带走之后，顺布尔根河向上游走了大约四十俄里，在离河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小湖噶顺诺尔，在湖边停留了四天，进行了各种考察。5月2日，探险队动身径直去巴里坤城，把南阿尔泰山抛在后面。前面 283
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原的南面是一条相当高的山岭，山脉东面与天际相接，西面连着一群小山。

草原上常常是多少里内都没有水，弄得人们疲惫不堪。由于向导不知道路，没有经验，就更增加了困难。向导本人不了解地形，特别是在山里凭猜测领路，使旅行队经常迷路，绕圈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总之，一个旅行家在中亚是很少能碰上个好向导的。他们不是骗子，就是混蛋，二者必居其一。即使是骗子和混蛋也同样得到中国人的指令，叫他们监视我们的行动，叫他们不要说多余的话，在一切事情上，凡是我们没能亲眼看到的，都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50页。

叫他们尽可能地欺骗我们。”

我们询问的各种事情，向导不是说假话，就是避而不答。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严厉的态度是必要的，即只有用武力恫吓才能迫使土著履行我们的要求以及交给他的职责。过分的软弱和欧洲式的礼貌会把事情弄糟。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一个蒙古向导赶走之后，边走边向当地居民问路，很快就走上了从古城到巴里坤的车道。他们走的这个地方都是些不太高的荒山，主要是没有水。5月18日，旅行队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在离巴里坤城二十俄里远的一个中国小村子三塘湖庄附近宿营。

宿营生活天天都是一个样子。在两个并排支起的帐篷中间放下驮载的行装，夜里由哥萨克两人一伙睡在那里守护。帐篷前面
284 通常是骆驼，再拴上一群羊，在一厢拴着一群马。疲劳一天的旅行者一躺下就进入梦乡，当东方出现朝霞的时候，一个值日的哥萨克就起来。他先把寒暑表挂在铁三角架上，然后生火烧茶。茶烧好后，大家就起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火速吃完早饭，或者把昨晚吃剩下的东西装到自己的衣袋里，因为他们知道下一顿饭只能在宿营地吃。

吃过早点，喝足了茶，便开始工作：给骆驼装驮包，收拾东西和帐篷，带上武器，抽几袋烟，然后继续赶路。平均每日行程一般为二十五俄里左右，这需要六至七小时的时间，因为地形的性质，再加上需要整理歪斜的驮包、以及去拴掉队的骆驼，几乎总要有耽搁。普尔热瓦尔斯基还得常常下马，标记主要的道路和两旁最重要的地点。虽然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沿路采集植物、捉蜥蜴，有时还捕蛇，打鸟兽——所有这些都减慢了行程。这一类工作自然使探险队员搞得很疲劳，所以在走后一半路时，大家都想尽快到达宿营地，再说，这时候的天气不是炎热，就是有风暴。旅行队人员耷拉着脑袋往前走，各种谈话都停止了，越来越频繁地询问向

导离驻地还远不远。

但是，在远处他们忽然看见了一口井，或者是一眼泉水，畜群就在旁边来回走动等待饮水。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纵马向前，选择宿营地点。再过几分钟，旅行队也到了，卸下骆驼，架起帐篷，管伙食的一个哥萨克就生火、烧茶。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未必有哪一个美食品尝家在吃 285
欧洲各种佳肴美味的时候，能有我们现在这样的胃口，而我们喝的是砖茶，吃的是糌粑，加上奶油，没有奶油就加羊油。不错，羊油在溶化的时候，散发出难闻的油脂蜡烛气味，但是一个旅行家在亚洲的荒漠里必须抛掉一切怨言，否则最好别来旅行。文明、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就是有大量的财富也是办不到的；不管有多少钱也不能把咸水变成淡水，也躲不过酷暑严寒，避不开尘埃滚滚的风暴，免不了肮脏，有时还会长寄生虫。一个旅行家应在自己身上找到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而不是用各种苟且偷安的办法尽力来摆脱。”

旅行队扎营几小时后，附近游牧的蒙古人就来看望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客人。大多数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都会说蒙古话，很快就同来人结下了友谊。闲着的哥萨克们忙着招待客人，值日人员去干活：拾干粪作燃料，放牧骆驼和马匹，宰羊烤肉做午饭等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帐篷里把做好的地形测量绘到干净的平面图上或者写日记，罗鲍罗夫斯基在画画，埃克隆和科洛麦佐夫把路上打来的鸟做成标本。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军官们和科洛麦佐夫在帐篷里吃，哥萨克和翻译在厨房里围着火吃。午饭后根据自愿：有的去打猎，有的去采集植物、捕捉昆虫等等。凡采来的植物和捉到的昆虫都用吸水纸包好，放到酒精里，比较稀有的鸟做成标本。

1 《从高乘经哈密去西藏》，第 55 页。

286 黄昏降临了。把牲口赶到帐篷跟前安置好。熄灭了的炊火又重新升起来，然后烧茶。这茶、糌粑和午饭剩下的东西就成了晚饭。饭后，谁想睡觉就可以躺下睡觉。通常是闲谈一会，然后大家就很快地酣睡起来。

时间就这样单调地一天天地过去了，只有几个休息日或者是在动、植物繁多的地方作比较长时间的停留算是例外。在这种时候，天刚一亮就出去考察或打猎，一直到吃午饭，午饭后，休息一下，接着，每个人就整理自己的活。

“通常，在休息日里把制成的鸟类标本和晒干的植物都把它们完善地包装好，对它们作一些专门的简单记述，并把积压下来的各种工作都做完。在这些休息日里，哥萨克们除了打猎外，还要修鞋补衣服，修理骆驼鞍子和驮具；有时挂马掌，起马掌，把磨坏的骆驼蹄子用皮子包起来。”一句话，每个旅行者的工作都是相当多的。

探险队由一名派来的向导和六名士兵跟随离开了巴里坤。这六名士兵以荣誉卫队的名义被指派送俄国旅行队到哈密。旅行人员翻过了布满密林的天山北坡，来到了自远古时代就驰名的哈密绿洲。从斋桑到此地的行程一千零六十七俄里，即到拉萨必走路程的三分之一。到哈密气候骤变，天气十分炎热了。5月末早晨七点钟，气温就达到了25℃，中午热到36℃，泥土表面温度达59℃。

287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 “哈密绿洲是由几条从天山流下的溪流灌溉的粘土地带，这个地方的情况真是精透了。树木和果园几乎已完全没有，全都被中国军队砍光了。当地的名瓜刚刚发芽，还没有开花，杏也没有熟。”

哈密城本身从东面，即从中国方面来看，在军事上是通向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和天山一带地区的咽喉要地。该城在贸易上也重

1 1879年5月30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要，因为货物从中国西部运往东土耳其斯坦要经过这个绿洲。这就是为什么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此停留了几天想要搜集某些情报的原因。

到哈密后，他在离城一俄里半的一小块草地上扎了营，草地上有一条小溪流过。中国军官们立刻就来了，他们代表被称为钦差的总兵兼总督表示欢迎，同时探问有沒有给他们的礼物。当天晚上，普尔热瓦尔斯基骑马进城去拜会钦差。在总督府里，他看到一些拿旗子的士兵；总督走到台阶上殷勤地迎接来访的客人，把客人请到客厅，献上了茶。谈话都是询问身体如何，一路平安否，到什么地方去，探险队有多少人？也问了一些欧洲问题，但是都提得十分幼稚，回答这些问题简直是荒诞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半小时后就离开那里回营地了。

第二天，总督进行了回访，邀请探险队的军官们到他的郊外别墅去赴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应邀前来参加盛大宴会的还有当地的高级军官和官员，所以共有三十来人。下级军 288
官在一旁侍候，上菜。宴会上有六十样菜，全是中国风味。主料是羊肉和猪肉，而蒜和香油是主要调料；此外，还上了中国各种佳肴美味，例如：海带、海参、燕窝、鱼翅、对虾等等。宴会一开始是甜食，最后是大米饭。每样食品至少都得尝一点，于是就足以吃成个大杂烩，甚至连我们这些啥都能吃的人也搞得第二天整天胃里不好受。”

中国人不喝葡萄酒，因为沒有；他们喝的是烫热的白酒。俄国人不会使用筷子，在吃饭时还喝凉水，惹得从来不喝生水的中国人发笑。

第二天，总督带着一大群军官来到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这里，这些军官的举止很不成体统。军官们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求卖给他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75页。

们，而且象小学生一样把招待的糖果一抢而空。总督本人要看看武器，请求把他喜欢的东西卖给他，他还暗示他愿意作为礼物收下。结果，在总督走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用匣子把左轮手枪连同一套零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钦差毫不知耻地对翻译表白，他希望得到的不是左轮手枪，而是双筒猎枪。普尔热瓦尔斯基命令这个翻译回去告知钦差，赠送的东西应作为纪念品而加以珍视，他自己接受两只羊完全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礼节。总督被弄
289 得很难为情，接受了这支手枪，第二天给总督送去了一个带有银质配件的梳妆盒。这样，才又恢复了友谊。钦差另设了一次宴会，招待旅行家们，但这次简单一些，有四十样菜。总督请求探险队给他们表演射击。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打了二百发左右子弹。草地上的粘土岗子成了靶子。由于射击成绩优异，钦差微笑着说：‘我们怎么能同俄国人作战呢，这十二个人能打败我们一千个士兵。’对于这样的恭维话，我反驳说，我们没有什么打仗的理由，而且俄国还从来没同中国打过仗。但是，为了加深印象，我抓过鸟枪开始打空中的雨燕和麻雀。当时喝彩不绝，人们一再请求再打几下。受惊的鸟都飞走了，为了满足大家的希望，只好打抛到空中的鸡蛋，一枪一个，一次抛起两个就打一双。可惜的是白白糟蹋了许多弹药，在这个地方是哪里也买不到的。但是，枪法好的名声在以往几次旅行中都帮了不少忙。这一技能可以使亚洲人神魂颠倒。”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参观了城市，尽可能地了解一些中国军队的情况后，准备继续赶路。这条路线横贯沙漠，长三百五十俄里，直抵沙州城。城外紧接着是高高的、森林覆盖的甘肃山脉，再往前便是柴达木和北藏。这次穿过沙漠是全部旅行中最困难的一

1 《从高桑经哈密去西藏》，第76页。

段，普尔热瓦尔斯基采取了一切办法以避免种种困难，保证探险队
不出任何意外。例如，旅行队经常保持着两头骆驼驮二十五桶水； 290
备有两瓶红葡萄酒，以防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但粮食储备却遇到
了一些困难，因为没有钦差的许可，谁也不敢出卖食品。为了这件
事，钦差指派了一个专门军官，还配了一个助手，然而就是在他们
的协助下，在五天的时间里才勉强买到十只羊、一普特大米、三普
特面粉、二百个白面包、半普特粉条和半普特挂面、还有作马饲料
的十二普特大麦。关于所有这些情况他们多次询问过，保证一定
要赶紧办，一定尽量买到好东西，但同时却暗示翻译说："空勺子刮
嘴疼"，说，"要办事就得送礼"。

凡是死皮赖脸索取礼物的人，普尔热瓦尔斯基都给了礼品，还
送给钦差一个赛白银折镜，然后，于6月1日离开了哈密，走大车
路先去安西，然后向右拐，去沙州绿洲。有一个军官和十五个士兵
被派来当向导，来了这么多的暗探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很受
约束，他请求军官留下几个士兵，把其余的打发回哈密。经过多次
坚决请求，军官才同意身边留下六人，就带这六人护送旅行队。

在第三天和第四天的行程中，沙漠呈现出一片十分可怕的景
象：既没有植物，也没有动物，甚至连蜥蜴和昆虫也没有。"一路上
到处可以看到骡马和骆驼的骨头，白天地面灼热，笼罩一层象充满
了烟雾的浑浊空气；即便有点微风，连空气也纹丝不动，也不凉快。
只是经常刮起一股股热旋风，含盐的尘土被旋转成一条条圆柱，刮 291
出很远，很远。在旅行者的前方或两旁浮现出虚幻的海市蜃楼。
即使没有这种幻景，靠近地面的空气由于异常灼热而发生波动或
颤抖，使远处物体的轮廓也不断变换。白天炎热难熬，太阳一出来
就是火辣辣的一直到日落为止。"

在这样的日子里地面温度高达62.5度，所以只好在夜间或清
晨赶路。不管是夜间还是清晨，对旅行家们来说同样困难，而且进

行测量、观察等等也不方便。不好的水井，甚至连咸水也不多，刚刚够人和牲畜解渴；如果这些水井旁边有过路的中国人的话，那么就得用战斗来夺水。

由于炎热难忍，水质很坏，再加上每天赶路，旅行人员都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的特点对他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比如，明显地看出头发和胡子长得比平时快，年轻的哥萨克突然间长起了胡须。探险队在草木不生的沙漠上走了三百四十七俄里，一路上历尽了艰难困苦，损失了两头骆驼，终于来到了哈密沙漠南端的沙州绿洲。旅行家们的处境立刻就好起来了。他们在这毫无生机的地方度过了将近两周。这块地方偶尔能遇到一些畸形的灌木丛；这里有七十俄里的一段路，地上看不见一棵草，只有一片光秃秃的粘土和砾石；这里每隔三十、五十俄里以外才有一口水井，植物在这里无法生长，动物都跑到较好的、土地较肥沃的地方去了。沙州绿洲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大量的粮食和丰盛的水果；在这里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睡得足足的，把事情都安排好。

292 城外是一片流沙，是罗布泊沙丘的东端。流沙之后，耸立着一层一层的高山，有些地方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这是青海南山，与罗布泊的阿尔金山相连。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上次旅行中就熟悉了阿尔金山。他写道：[1]“现在，前面已经没有那样困难的地方了。从嘉桑到拉萨的一大半路程（一千四百俄里）已经走过了。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千二百俄里，而且这些地方都相当好走。我们现在正在绿洲之中，这儿有野鸭和山鸡；雄鸟正在我们帐篷周围求雌啼叫呢。

在哈密，中国人待我们很好，在沙州却相反。只好有时进行威胁，有时收买。好在我们有十二个俄国人；在当地依靠这股力量可以支持住。”

1 1879年6月19日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沙州借口沒有熟悉路的人，拒绝提供去西藏的向导。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声明说，沒有向导他也去，并将向北京申述。[1]

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申述上，只是威胁一下免得他们后悔。中国内阁大臣谈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坚持要求给他们向导时，直接对我国代办声明说，根据他们搜集的资料来看，从沙州往南沒有路，不能提供向导，因为那儿沒有"人迹，无路可领。"他们坚持说，当地不仅有野蛮的唐古特人，不服管理，而且还有巨大的天然障碍。

中国内阁大臣说："如果向旅行家作了这项声明后，他仍要继续前进，那么当局将不负任何责任。" 293

对此，我国代办答复说：[2]"不言而喻，如果普尔热瓦尔斯基所选定的方向确实沒有路，那么我国旅行家见到这种情况必定会选择其他的路，到达西藏。如果有路，那么贵国官员，当然不能拒绝从当地人中为他提供一些熟悉山路、知道草原上水井位置的人作向导。"

"因为，从一方面来看，我国旅行家已经习惯走沙漠地带，这些地带比居民稠密区有更大的科学意义；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并不怀疑贵国官员会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减轻旅行负担，预先告知一切意外情况，并予以协助，——那么，可以大胆地相信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一定会平安地通过荒凉的沙漠地带。"

中国内阁大臣最害怕的也正是这点。他们说，从青海到西藏的路上沒有中国哨所，而是一片杳无人烟的荒野，因此中国当局不能对旅行家给予全面保护。他们委托驻西宁大臣以友好的方式劝普尔热瓦尔斯基不要去青海，他们还请求我国代办说服旅行家处处要加倍小心，提醒他们不要因行动不慎而招致不快。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9 年 6 月 19 日致驻北京代办的信。

2 亚·科扬杰尔 1879 年 8 月 24 日致中国内阁大臣们的信，第 24 号。

294 在答复这些意见时，我国代办亚·科扬杰尔提请大臣们注意如下几点：1．根据本朝的法令汇编证实有一条从青海通西藏的路；2．蒙藏之间的全部驮载运输均经由此路，同时，很多香客旅行队均走此路去西藏，库伦的活佛通常也走此路；3．1872年末至1873年初，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走过这条路的一大半，而且正是在中国西部一些邻近地区回民暴动猖獗之时，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十分安宁；最后，4．西宁和拉萨之间所有地区都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之下：青海由西宁大臣管辖，柴达木和北藏由驻拉萨大臣管辖。

亚·科扬杰尔补充说：[1]“所有这些情况都不能不使我设想，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探险队因为有这样的装备，可以在困难的场合下通过沙漠地带，无论在粮食方面，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不依赖于当地居民，能够顺利地沿北路到达拉萨。因此，正如诸位大臣所说的那样，由于贵国官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一定能尽一切努力来减轻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旅行的负担，那么可以大胆地相信，探险队在路上不会遇到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能够顺利地达到其预定的目的。”

“在商谈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签发从哈密到西藏的证件时已明确了这位旅行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学术性的。对于很少为人所
295 知的地区及其自然情况进行研究，当然只能给这些地区所在的国家带来好处。贵国政府一贯明了这一真理，圣明的康熙皇帝以往曾特别派遣国内的外国人去研究和测定各天文点。现在俄国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已经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到一些为人们很少知道的地区进行考察，他的考察结果一般说来对科学，特别是对中国只会带来益处。因此，在这种场合，即便是从贵国的利益出发，也应保持康熙执政时期的光荣传统，尽力减少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困难。我并不怀疑，贵内阁给中国官员所下达的

1 1879年10月15日致中国大臣的信函，第32号。

指令正是这个意思。”

然而中国内阁大臣们所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把探险队引向四川，以便在探险队到达该地后宣布，藏民反对外国人入境。内阁大臣们想用对付匈牙利泽切尼伯爵的同样方法来对付普尔热瓦尔斯基，但他们没有得逞。我国探险队装备精良，有了这样的装备就不需要中国卫队以及地方居民的供应，此外普尔热瓦尔斯基具有人人皆知的进取精神——这就挫败了内阁大臣们的全部计划，于是他们决定，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就在拉萨的大门口给他设置障碍。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沙州坚决要求提供一个向导；这种坚定精神更容易说通地方当局，迫使他们答应给找这样的人，但却威胁说有唐古特匪徒，有无水的地区不能通过，山中冷得要命等等。对这些说法，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在乎。他储备了必要的食品，于6月21日向南山①进发，由一个军官和三个中国士兵护送。探险队往山里走去，他们打算在山里呆到7月中旬或7月末。 296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我们面前的群山，东到黄河西经罗布泊到和田和帕米尔，形成了西藏高原北部的巨大屏障。”

在沙州整整一周都答应说给个向导，最后给了那么一个中国人，他只领到离城七十俄里的地方，然后说再往前就不知道路了。再者，他把我国旅行家们领到了一个十分偏僻而又布满沟壑的地方，弄得差一点走不出去。此时普尔热瓦尔斯基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当年4月，到沙州来了三个外国人[2]打算到西藏去，但是引导他们走的却是经肃州和西宁那条路。

中国人说：“春天来的那些英国人[3]，也是想要去西藏，但是我

---

(1) 即祁连山。——译者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100页。

2 后来才得知，这正是泽切尼伯爵。

3 即泽切尼。

们说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我们说服了他们，他们就回去了。你们为什么不想回去呢？”

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说：[1]“很遗憾，这次中国人碰上了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我有十一个这样的棒小伙子（除伊宁来的塔兰赤人翻译外），带着他们可以走遍天下。”

由于没有向导，只好自己探路，为此通常是从驻地向不同方向派出由两个人骑马组成的探路小组，有时要走出一百俄里，甚至更远。其中一组派的是哥萨克伊林奇诺夫和标本员科洛麦佐夫，而
297 另一组有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和军士乌鲁索夫。第一组应当沿党河而上，第二组要往南到山里去。普尔热瓦尔斯基翻过一条陡峭的支脉后，听到了侧面的一个狭谷里有人声。过了一分钟，出来两个蒙古人。由于突然相遇，他们吓得想要跑开，但是被叫住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开始问他们是什么人，知不知道去柴达木的路。蒙古人开始说他们是在打旱獭，而后又说他们是牧人，正在寻找丢失的马匹。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些很了解周围地形的人，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协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请他们到自己的营地，遭到拒绝后，首先表示愿意给他们钱和好的礼物，但这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宣布说，将用武力把他们带走。他命令他们随行，并警告说，如果他们想要逃跑，马上就开枪。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我们的俘虏一路上看到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就有点放心了，先是打听，谁是我们当官的，头戴什么顶子，即是几品官。他们一点也没料到当官的本人也和他们在一起骑着马，穿的是普通帆布衣服。夜里我们很晚来到自己的营地，蒙古人在此喝足了茶，吃饱了饭。但是为防止他们逃跑，把他们监视起来。他们看到自己没有其他出路，第二天早晨就说，他们告诉去柴达木的路。”

1 1879年9月11日致我国驻北京代办的信。

旅行队顺着党河左面支流，可可乌苏河而上，几天后走上了通往柴达木的小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登上南山后，在布尔汗布达山脉北部山脚下停下来，在一个幽雅的有泉水的绿洲上扎了营。后来他把这个绿洲起名为"勃拉戈达特内泉。"①

探险队员们打算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都想办法把自己的生 298
活安排得尽量舒服些。两顶帐篷支在绿色草地上，毡子敲打干净了，驮包安排得整整齐齐，伙房是一个最不干净的地方，移到一旁，安置在附近。哥萨克在一块粘土峭壁里搭起了炉子，用从沙州买来的面粉做了相当不错的小白面包。在这里的头几天，首先是彻底休息。普尔热瓦尔斯基说："我们吃得饱饱的，在凉爽的夜里安静地睡个好觉；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到远处考察周围的群山；总之是：养精蓄锐。"

从这里派出了一个翻译，带两个哥萨克和七头骆驼回沙州去取留在那里的存粮，另外再买供探险队食用四个月的新粮。过了一个星期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并带回消息说，据总兵命令，不准许给俄国人派向导去西藏，但建议大家都回去，然后经肃州和西宁去达赖喇嘛地区。这项命令看来已经迟了。我国探险队已经到了西藏的大门口，并有足够吃四个月的粮食。对探险队来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不在事前禁止柴达木地区提供向导，正是为了这一点，被派去沙州取粮食的翻译和哥萨克让那里所有的人都相信，一个月以后他们就会回来。为了使中国官员更加相信这一点，他们为探险队回来订购了五两银子的糌粑，并预先付了钱。

探险队员们在"勃拉戈达特内泉"逗留了将近两星期，进行了各种考察和打猎，不过因缺乏鸟兽，打猎进行得不太顺利。普尔热瓦尔斯基登上了高山地带，在海拔一万一千七百英尺的一块不大 299
的山谷里停了下来，离蒙古人称为玛沁雪山的雪峰有四、五俄里。

① 意为"甘泉"。——译者

此地猎物也不多，探险队只打到了几只稀有的动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登上了海拔一万七千一百英尺的高度观察冰川，他为整个周围的壮丽景色而惊叹不已。

他说："以前我从来没有爬到这样高，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这样大开眼界。"考察冰川过后，他又回到了"勃拉戈达特内泉"，把骆驼喂肥，以便向西藏进发。但是，要进藏不管怎样也得要有个向导。为了寻找向导，派出科洛麦佐夫和伊林奇诺夫骑马进山，奔向一块平原，从雪山顶上看到了那片平原，根据各种迹象来看，平原上住着柴达木蒙古人。

第五天，派出去的人回来了，说蒙古人待他们很好，答应他们出一个向导，甚至还把羊和油卖给了他们。看来这个地方的居民还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对待俄国人的任何指令，所以待他们很亲热。从这些居民中了解到，山后面这片大平原，至少在它的西面那部分，叫色尔腾平原，那儿住着柴达木蒙古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得到了满意的情报后，马上动身向前走，在8月11日带领旅行队来到这个色尔腾天然界，在此受到了居民的热情欢迎。

在色尔腾的驻扎，是探险队全体成员难以忘怀的，因为在这次驻扎期间一个同事叶戈罗夫士官险些丧命。他在打猎的时候，在峡谷里迷了路，就失踪了。大家想方设法找了他四天也没有找到。派到四处找人的哥萨克们走遍了百里方圆，带回消息说，他们没能找到迷路的同事，不幸者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他不是死了，就是奔别的方向去了。再找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旅行队又继续往前走了。走过二十五俄里左右遇到了一处泉水，休息一下，又走了。大家默默无语地走着，心情忧郁，思念着死去的同事。可是突然间，走在第一梯队前面的哥萨克伊林奇诺夫发现远处有个什么东西正从山上下来，向旅行队这面来了。一开始大家以为是什么野兽，可是用望远镜一看是个人。随后就认出来是叶戈罗夫。"刹那间埃克隆

和一个哥萨克策马向他奔去；过了半小时，叶戈罗夫被带回来了，相见时大家流下激动和欢乐的眼泪。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我们这个受难的同事几天来变得非常吓人，他勉强支撑着身子；脸瘦瘦的，几乎成了黑色；眼睛红红的；嘴唇和鼻子都肿了，布满了伤痕；头发蓬乱，目光有点古怪……他的衣服，确切地说是他外出打猎时穿的那件衣服的残片，和他现在的样子是很相称的。现在是一件破烂不堪的衬衣遮盖着身体，帽子和裤子都没有了，双脚裹着破布。”大家赶紧给他穿上了衣服和鞋，给他喝点酒壮壮力，让他骑上骆驼。走了三俄里，遇到了泉水，就安排宿营，大家给叶戈罗夫喝足了茶，吃饱了饭，用温水给他洗了布满伤痕的双脚，敷上亚尔尼加水泡的棉线团。给他服了五格令奎宁，安置他躺下睡觉。”

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说：“我怎么能够不说自己是极其走运的呢！万一我们白天从那个至关紧要的驻地离开得迟一点，或者是出发得晚一些，再或者在通过碰见叶戈罗夫的那个山谷时，早一个 301
钟头或晚一个钟头，这个不幸的人显然是一定要死去的。假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是无辜的，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要一想起这一不必要的牺牲，就不能不感到心悸，而这一意外事件将永远成为我们旅行史上的一个污点……”

在色尔腾天然界雇到的向导领着旅行队并没有经西柴达木直接去西藏，而是绕路经过自己的库尔雷克郡王①的驻牧地。从色尔腾出来的第二天遇到了六十五俄里无水的路段，这段路顺利地通过了。旅行队来到了鄂尔根果勒小河边，在这里停留一天；而后继续走，来到了巴勒根河。该地的郡王来此让俄国人到他的驻牧地

---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 141 页。

① Курлыкский князь，音译，可能指可鲁古贝勒，多罗郡王。驻牧于都兰、王柴丹一带，为和硕特部北左翼右旗。他是北左翼旗盟长。——译者

去。在离营地不到一俄里的地方，给他搭起毡篷，在毡篷里他换了一件红衣服，上面有许多小饰物，丁当乱响；来见面的时候，他还带了十来个随从。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从不洗脸，很脏，同所有其他的蒙古人一样。他手指上戴了很多银戒指，但是他的手指却比一只最脏的靴子还要脏。

寒暄几句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直接就谈正事，谈到找向导、买骆驼和绵羊。郡王表示拒绝，说没有人知道去西藏的路，没有多余的牲口可卖。普尔热瓦尔斯基请他考虑一下，怎样能把这件事办得更好，郡王就走了。过了一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回访，郡王在一个肮脏的毡篷里接待了他，会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当俄国旅行家重申这些要求时，郡王又回绝了。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命令自己的翻译，说他并不是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旅行，他知
302 道，有许多蒙古人常常从柴达木去西藏，他有北京的护照，他要求为他提供向导和旅行的一切必需品，当然这都是要付钱的。第二天早晨定为最后答复期限，并就此声明说，一旦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俄国人将上诉北京，并用武力强行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郡王过来说，他是极其愿意，然而却没有办法满足这些要求。普尔热瓦尔斯基把郡王和他的随从痛骂了一顿，把他们赶出了帐篷。他宣布，他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蒙古人走出帐篷不远就坐成一圈开始商量，随后宣布，除不能派一名向导领他们直接去西藏外，准备满足所有其他要求，但可以提供一个向导将他们送到邻近的柴达木辅国公宗扎萨克的驻牧地，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2 年和 1873 年曾到过那里。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这一天还剩下一点时间，他们就用这点时间购买了毡篷、十五只羊、六普特糌粑、十五普特大麦、绳子、毡子和其他一些零碎东西。郡王拒绝卖骆驼，借口是没有好骆驼，要不就索取高价，使人无法同意。派来的向导原来是个地道的白痴，派他来的目的可能是使他

在路上什么也不能对俄国人讲。

从宿营地到宗扎萨克土围子有一百二十俄里，走了四十二俄里无水路段之后，探险队到了布隆吉河，然后渡过巴延河到了宗扎萨克。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些熟悉的地方停留了六天，但遗憾的是遭到了冷遇。当地辅国公拒绝提供向导，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他两天期限，说如果不答应，就采取断然行动。他派人去告诉辅国公，如果明天不把向导派来，那么他就把辅国公本人拉到西藏去。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补充说：[1]“我会将这一威胁付诸实现的，303
我对于这种拒绝非常愤慨，简直难以向您完全表达清楚……我的忍耐已经到了限度。还应当附带说一下，这个小小的辅国公在1873年还曾经是我们的朋友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能否迫使北京当局采取更公开的方式行动。让他们要么是完全禁止我在他们的领地旅行，要么就收起他们的阴谋诡计。尤为重要的是要打消拉萨的误会，否则我们就考察不成西藏了。噢，即使能考察西藏的部分地方也好啊！特别重要的是到这个地区的东部，即去巴塘的方向。在那里可以猎取到极好的动物，然后去和田。能否从北京给拉萨写信让他们放我们去巴塘的森林里打猎，然后给几个去和田的向导。”

所有这些都是遥远的事情，而现在首先是弄个向导，哪怕是只到西藏也行。

当地辅国公很固执，但是在得到要他本人给探险队领路的声明后，就将另一个同样小的辅国公巴隆扎萨克①请来商量。他们决定提供一个向导，但同时声明说，西藏人已在当拉岭②南面山脚下布置了一支部队，不让那些来偷盗达赖喇嘛的俄国人通过。普

1 1879年9月11日致俄国驻北京代办的信。

① 巴隆扎萨克封爵为辅国公。驻牧于柴达木的巴隆、香日德、王柴丹一带，为和硕特西右翼后旗。——译者

② 即今唐古拉山。——译者

尔热瓦尔斯基认为这是中国人为了阻止旅行队而采取的惯用伎俩。他给两个辅国公分别赠送了礼物，酬谢他们提供了向导，答应给向导五十两银子(一百五十纸卢布)的领路费，但是声明说，如果向导想干欺骗勾当或者乱带路，那么就枪毙他。

304 普尔热瓦尔斯基打算翻过几道山，走一条难行的路线，所以决定把一部分行装留在这里。一位朋友卡姆贝喇嘛对此帮了忙，他答应给保存三十普特东西，而宗扎萨克和巴隆扎萨克给保存二十个银元宝。这样，负担就大大减轻了，但还得用二十二头骆驼来驮载，然而已经是比较轻的驮包了，每头骆驼的载重不超过六——七普特。告别了卡姆贝喇嘛，普尔热瓦尔斯基于9月12日动身去西藏。

他说：[1]“我们旅行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更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前面要走的那些地区本身很有特点，而且也因为对这些地区根本无人了解。

如果给我们刚刚结束的第一阶段的考察作个总结的话，那么坦白地说，第一阶段给我们留下的快乐回忆是很少的。从斋桑直到布尔汗布达山是一片荒漠，有两千多俄里(2,060)。在整个这一地区，我们只有一次，即在天山，碰到了一片真正的森林，在那里过了一昼夜。可以理解，在我们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条件下，我们得到的科学成果，无论是植物方面的、还是动物方面的，都不太多。在春、夏两季的五个月里，我们考察了四十三种哺乳动物和二百零一种鸟，这两者共搜集标本六百个。捕捉的爬行动物相当多，但鱼类只是在乌伦古河和巴延河才得到一些。收入植物标本集里共有四百零六种植物。除此之外，在整个这条路上，特别是从哈密到布尔汗布达这段很有价值的路上从来没有一个欧洲人走过，我们得到了很多资料，全是地理资料，包括：目测路线、数次测定纬度、用气

1 1879年9月11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的信。

压测量高度和作气象观测。人种学考察结果一般说来是很贫乏 305
的，因为一路上除了哈密绿洲和沙州绿洲，再加上北柴达木的不多几块地方外，我们所碰到的几乎全是草木不生的沙漠。”甚至连普尔热瓦尔斯基抱了极大希望想搜集标本的沙州南部的群山，尽管是甘肃山脉的延伸部分，也是没有树木的不毛之地。[1]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 173 页。

306

第十一章

前往西藏。旅行人员遇到的困难。登赛鄂博天然界。丰富的动物世界。在舒戛河谷。继续前进的困难。穆鲁乌苏河谷。著名的青河上游地带。当拉岭。叶戈莱人的袭击。无法进入拉萨。旅行队的困难处境。会晤西藏使者。决定返回。到柴达木的路。抵宗扎萨克的土围子。关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死于西藏的传闻。抵沙拉库沱。入西宁。会晤办事大臣。去黄河之路。贵德绿洲。回库伦。去彼得堡。

1879—1880 年

由三十四头骆驼和五匹马组成的旅行队于 9 月 12 日迎着朝阳离开了宗扎萨克土围子的宿营地，动身去西藏。一路上旅行家们听到了各种说法，说大雪如何的深，不比往常；说不习惯高原生活会得什么病；说土匪怎样多，袭击商队，等等。探险队队员们不大相信这些不可靠的传说，可是也不能不意识到，旅行，无论从大自然方面，还是从人的方面，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根据以往多次旅行的经验，我不相信任何传闻，而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得万无一失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也到不了青海，到不了罗布泊，甚至现在也到不了柴达木。在我们这样的旅行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毫不犹豫地往前

闯。我们就要这样干。”

以西藏名字命名的高原，四面被巍然挺立的最高的山脉所环 307
抱，形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不规整的梯形。这个桌子形的地质断块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为海拔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英尺，周围空气稀薄，在这里“人的肌肉不听使唤”。这里气候变化显著：有时特别干燥（秋季、冬季、春季），有时极为潮湿（夏季），常有严寒及风暴，燃料和饲料都很缺乏，这就是决定要进入深山狭谷的旅行家们将要遇到的障碍。另外，居民对每个陌生的过路人都怀着敌意，总是想方设法用公开的暴力消灭他或者阻挠他继续前进，这点也是毫无疑义的。

为了绕开布尔汗布达山上高高的山口，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取道诺木洪河狭谷。旅行队顺着布尔汗山麓铺满砾石的、草木不生的平原往前走，来到了一个大土围子，叫诺木洪城，在此地停留了一天。这里也有人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去西藏，最好去西柴达木；在那里可以找到更好的向导。当然，我们谁也没有听这些劝告，第二天，9月18日，探险队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登赛鄂博① 天然界登上了西藏高原。

这个地方以及整个环境的特点极为突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首先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大野兽极多，不怎么怕人，或者根本不怕人。离我们驻地不远有一 308
群群的野驴在吃草，野牦牛有的卧在地上，有的独自走来走去，沃伦果公羊站在那里，姿态优美，小藏羚羊象皮球似地来来去去跳跑着。我的旅伴们头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野生动物，万分惊奇，高兴极了。”

在欣赏这个动物王国的同时，旅行家又看到了为数甚多的各

---

① Денсы-обо，音译。——译者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202页。

种鸟。它们多半是凶猛的鸟类，正在寻找和等待猎物。这些鸟的凶猛特点在第二天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有十三只大野兽，其中有两只牦牛被打死，猎人们扒下兽皮，拿走了肉以供食用，剩下的部分扔在野地里。于是马上开始了以狼、乌鸦和兀鹰的大会餐。转眼之间，一大堆凶猛的家伙都堆集在被打死后丢下的野兽身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一个很大的动物(如野驴)吃光了。

在登赛鄂博停留了两天，探险队就向舒戛山进发。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困难，心跳，上山时很快就感到疲乏，头也发晕，全身无力。天气变化非常突然，不断地起风暴；有时夹着雪或小冰雹。西藏的风暴是可怕的：风暴一来，灰砂漫天，给地面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多少世纪以来，这种风暴，以及严寒和雨水，就是改变这个地区外形的最主要因素。西藏北部既没有森林，又没有饲料丰盛的草丛，对鸟类生存和育雏都很不利。河流的两岸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植物；湖泊大部分是咸水湖，湖里偶尔有鱼。正因为这样，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人居住。蒙古人都把这个地方称为"野兽之国"。

309 在探险队行经的这段路上只遇到了一些零散的行人，而且都是些打野兽的猎人。

探险队不断地往上走，不知不觉来到了海拔一万五千二百英尺的舒戛山口，然后下山进入舒戛河谷①。这里食草动物多得出奇，它们走来走去，惊异而又好奇地看着旅行队，一点也不骇怕。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一群群的野驴向旁边闪开了一点，又全部转过身来，让我们从身边过去。有时甚至跟在骆驼后面走一会。羚羊、沃伦果羊和藏羚羊安静地吃着草，在四周嬉戏，间或跑在我们骑的马前面。吃饱了的野牦牛在躺着，即便是旅行队走

① 也称舒合河，今称舒尔干河。——译者

1 《从高桑经哈密去西藏》，第206页。

过它们身边，离它们有四分之一俄里，它们也不想爬起来。我们仿佛进入了原始时代的乐园，在那里人和动物还都不知道什么是罪恶……”

这个王国的和平环境很快就被破坏了。普尔热瓦尔斯基选了一个合适的地点作宿营地，准备在这里住一天，弄一些兽皮做标本。由于动物根本不躲避，打猎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同时也不允许捕杀过多。不到三小时的功夫，打死了十五只野兽，有四只沃伦果羚羊，三头野驴和八只岩羊。这八只岩羊全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打的，只用了几分钟而且根本没动地方。扒下了的兽皮准备做标本，鲜美的兽肉都储存起来，旅行队又往前走了。旅行家们翻过了雄伟的修沟高原，来到一条无名河谷之后，遇上了风暴，大雪和严寒。10月2日夜间下了半英尺的雪，第二天又下了那么多的雪。西藏的雪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明亮的阳光下非常刺 310
眼，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不能往远处看。驮东西的牲口找不到食物，饥饿的骆驼相互之间把几个装满稻草的驮鞍吃掉了；每匹马只给两捧大麦。全体探险队队员只好在零下9℃的寒冷中挨冻，燃料极其难找：干粪都被雪埋起来了，根本找不到，既便偶尔碰上了也都是湿的，很不好烧。大家只好坐在那里挨烟呛，若不然就得在冰冷的帐篷里挨冻。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勉强强烧开茶，煮好肉。向导拒绝往前引路，他说不了解这个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命令处罚他，并把他看管起来，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只好在这个地方住上两天两夜，等待天气好转。

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们就这样，刚登上去西藏的旅途，就看来不妙。一则每天下雪，再则向导不认得路。以后将是困难的，但我们仍将尽一切可能往前走。”

第三天稍稍晴了一点；可是刚刚上路，又刮起了暴风雪，旅行队从原来的营地走出不到八俄里，又被迫停了下来。侥幸的是在

这新地方有点草，可以不必为旅行队的牲畜担忧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边想着，一边在日记本里记上了：前面还会遇到什么呢？“如果雪再下一周，严寒这样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的骆驼就要开始完蛋了。不过，这寒流也许是偶然的，以后还会暖和的……昨天在一些化了雪的地方有许多蜥蜴，另外，熊也还没有冬眠。如果严冬现在就真的到来，那么是不会有这两种现象的。”

311 然而，探险队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下的雪没有化，夜间又突然冷到零下二十三度。很难预料这一切很快就能过去。况且，每天都有一群群的动物从我们的宿营地旁边走过，奔向东南，往地势较低又比较温暖的穆鲁乌苏河谷走去。野兽也预感到严冬的来临，想要躲避起来。向导断言，不管是停在这里还是往前走，大家都要遭殃。他建议返回柴达木，可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却异口同声，一致决定往前走。原地停留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缺乏饲料，骆驼和马匹已开始明显地瘦弱下来了。但是，往哪里走，又怎么走？香客旅行队的旧驻地被雪埋上了，供向导确定方向的，表示正确道路的一切标记也同样被大雪覆盖住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先想顺着兽群的脚印走，后来决定奔西南方向去可可西里山，在旅行队前方可以看到一条白色长堤通向那里。

他们上路了。由于雪光刺眼，探险队全体队员的眼睛都被刺痛了，连牲畜也是如此，包括我们赶来的几支绵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有一只羊的眼睛不久就全瞎了，这样，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需要肉的情况下把它杀掉。骆驼的眼睛也发炎了，只得用浓茶汁洗，用醋酸铅液冲洗。我们用的也是这些药。我带的蓝眼镜也不大顶用，因为雪的返光从侧面照在眼睛上，很需要侧面带网罩的眼镜，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眼镜。哥萨克们用破蓝布把眼睛罩上，代替眼镜，那个蒙古人则用野牦牛尾巴上的一绺黑毛罩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213页。

住眼睛。这种方法相当适用，蒙古人和唐古特人都这么用，当然把这一绺毛罩在眼睛上得有个习惯的过程。”

312

探险队在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英尺高的一块平原上，两边是平行着的两座高耸的山脉，走了三天，勉勉强强走到了可可西里山。满地积雪有四分之一到半英尺深，天气晴朗，夜间气温降到20℃以下，但是白天太阳照得非常暖和，因此往前走的时候面向南，前身很热，背后又很冷。

旅行家们在可可西里山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他们不知道从哪儿能翻过山去。遍地都是雪，埋没了可以确定方向的一切标记，向导虽然很肯定地说他知道，却也猜测着走。他们沿着一片有许多土墩的沼泽地走着，在旁边的山坡上不时地上上下下。骆驼和马匹磕磕绊绊，常常跌倒。最后，旅行队走到了山谷的尽头，一些新的山岭挡住了去路。在严厉的质问之下，向导承认有点弄错了，还得回到昨天的驻地。显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里，最好还是派人探路。蒙古人被赶走了，在这西藏北部的荒漠中，就剩下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他的一行人了……

方圆几百俄里没有一家住户，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小伙俄国勇士组成的旅行队在这里，而周围是荒野、冷酷的自然……

但是，俄罗斯有句谚语：“勇可以夺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向前闯，往南拐，直奔穆鲁乌苏河。顺着河往上走有一条蒙古香客旅行队所走的路。这一决定很正确。第二天旅行队就顺着可可西里山的一条横向的狭谷往前走，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顺利地来到了一片广阔的平原，平原对面便是冬布里山脉。这里的自然环境较为适宜：天气相当暖和，平原上和南山坡上的雪差不多都化净了。探险队在这里停了一昼夜，以便把搜集来做标本用的兽皮弄干，同时也要探查一下继续前进的方向。派去探路的哥萨克带回消息说，往冬布里山去的路相当好走。第二天旅行队又上路了。两

313

天之后，他们来到了冬布里山脚下，两次翻过主脉侧翼的支脉，最后下山来到穆鲁乌苏河谷，也就是著名的青河（扬子江）的上游，这条江流过半个中国本土，灌溉着那里肥沃的土地。

穆鲁乌苏河沿岸的土壤相当肥沃，牧场也好，无数的野兽成群结队地在那里游荡。在这里打了两天猎。[1] 然后旅行队沿河而上，路非常好走，这是去拉萨的香客走的路。普尔热瓦尔斯基说道：[2]“我们很高兴，并且满心希望这条路再也不会消失，前面的路也不用再猜测着走。可是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从冬布里河走出三十俄里，这条令人迷恋的路就消失了，因为路面已被从沙漠刮来的灰沙所覆盖。同时穆鲁乌苏河也急转向南，流进山里，只好再派人探路。幸好，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判断方位。根据一些微不足道
314 的记号我们就能够相当准确地估计出任何一条路线的方向。这次也是这样。探路的人向横对着穆鲁乌苏河的西山角走去，终于找到了正路。遗憾的是，人和牲畜都已经筋疲力尽。几乎人人都浑身无力，头晕，呼吸困难，有时心跳。许多人都感冒了，头痛，但是病情没有发展，服了几次奎宁就好了。探险队的全体成员都脏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他们倒在满是盐末子的破毡子上，在冰冷的破毡篷里度过漫长的夜晚，有时长达十一个小时。白天，一烧干粪，毡篷里都是烟，暖和不了多少。哥萨克的情况比这还要差，他们住的是夏天用的帐篷，不能御寒和抵抗风暴。骆驼因缺少饲料，再加上路途艰难，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四头断了气，有的累坏了，只好把它们扔在那里听凭命运的摆布。五匹马已死了一匹，剩下的也勉强挣扎着走。搞到的搜集品没有牲畜驮运，只好把四个装兽皮的驮包藏在察汗鄂博山的一个山洞里，一直搁到探

1 在这样的一次打猎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与野牦牛相遇中侥幸脱险。关于这件事的详情以及他对打猎的出色描述可以在他的《从南桑经哈密去西藏》一书中看到。第226—230页。

2 同上，第230页。

险队归来，居然毫无损失。”

一般说来，西藏给人的感觉是不好客的，因为到处都有人的头骨和商队的牲畜骨头，显示着人同大自然苦斗的情景。每走一步都使我们的旅行家们更加确信这一点，他们必须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每天即使走很小一段路也疲惫不堪，因为除了给骆驼装卸驮包之外，上路时还得背着枪支、子弹带等等。每人身上差不多都有半普特重的东西。同时，还得经常徒步走，因为寒冷的时候，特别是在风暴中长时间骑在马上或骆驼上一步步的走根本是不可能的，到后来旅行人员连偶然喝一杯伏特加提提精神也不可能了，因为现存的白兰地仅有四瓶，珍藏起来以备急需。

旅行队在艰难的旅途上吃尽了一切苦头，前进得相当缓慢，再 315
次来到穆鲁乌苏河，然后登上巍峨的盖满积雪的当拉高原。高原被同名的一条雪山围绕着。旅行家们从柴达木出发以来在这里第一次遇到了人——这就是叶戈莱① 人。叶戈莱人和他们的伙伴果洛人都属于唐古特种族。他们专门掠夺香客旅行队作为生存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他们还从事畜牧和狩猎，但是规模不大。这些人在我们旅行队必经的一段路上聚成一群，大概是要来袭击，可是当他们看到旅行家们勇敢地向前走时，就派来几个人，他们惊奇地看着这些对他们毫无畏惧的全然不同的人。结果是哥萨克打着手势问清了道路，叶戈莱人得到了几撮烟以后就离去了，看样子还是友好的。

旅行队开始攀登当拉岭。②小道上结满了冰，只好撒上沙子或粘土走，否则疲惫不堪的骆驼就寸步难行。路上经常碰上奇冷的天气或遇到风暴，由于根本没有饲料，死了四头骆驼，剩下的骆驼情况也都很不妙；人也冷极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在测量

---

① Erpan，音译。——译者

② 今唐古拉山口。——译者

地形时把手指尖冻坏了好几个。一昼夜走了不到十五俄里，按照垂直线算，往上只走了二百到三百英尺，有时连过夜的几平方俄丈的平地也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好在土墩上扎营，要么在风暴刮出的或啼兎刨出的小块地方上支起帐篷。

好不容易在第八天才在海拔高一万六千七百英尺的当拉岭山
316 口附近扎营。左右都是高山；山上一排排大冰川，都有一万九千到二万英尺高。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在山口上用步枪排射，并三次高呼乌拉！这几个俄国人用自己的毅力和耐心战胜了大自然……

1879 年 11 月 7 日，探险队在翻过当拉岭山口的这一天遭到了叶戈莱人的袭击。叶戈莱人在等着截获好东西，从很远就一直跟踪旅行队；后来有十五个叶戈莱人以卖油为名来到了宿营地。正在作交易的时候，一个叶戈莱人偷了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挂在腰带上的一把折叠小刀。翻译往回要，两个人就厮打起来。叶戈莱人抽出了自己的马刀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的手砍去，可是刀刃太钝，只砍透皮大衣和长袍。另一个叶戈莱人拿着矛向他扑来，其他的人就扑向哥萨克。这一切发生在一分钟之内，所以我旅行家们险些来不及拿自己的枪。两个叶戈莱人点起火枪捻，就跑到山岩后面，在那里便于用枪射击和投掷石头打击对方。普尔热瓦尔斯基本来不想惹事，可是对方开枪了，子弹从他身边嗖嗖地飞过，于是他命令哥萨克开火。第一排枪射击后，叶戈莱人就逃开了，丢下了四具死尸和几个受伤的人。

旅行队转移到一个更加开阔的地方，防备他们第二次袭击。入夜前他们把骆驼和行装摆了个四方形，类似一个简易工事。两个哥萨克轮流站岗，其他人手里拿着枪，腰间别着手枪，穿着衣服睡觉。叶戈莱人沒有来袭击，只是在下半天和夜间一直在监视旅行队。在最近的几个山村里整夜喊声不绝，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们准备对这次失败进行报复。

第二天早晨旅行队准备出发。三组梯队一个挨着一个。普尔 317
热瓦尔斯基写道:[1] “我们全体人员都聚集在梯队前边，手里拿着步枪，腰间别着手枪，每个人的袋子里有一百发子弹，大约有四千发同样的子弹装在驮包里。我们以这样的战斗姿态向前面不远的一条狭谷前进。叶戈莱人占据了这个狭谷，马队站在狭谷的入口，还有几个射手（从远处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拿着火枪坐在山岩上。另一个马队布署在我们营地对面的山坡上；末了，第三个马队聚集在后面一点，大概是想从后面向我们进攻，也许是想切断我们的退路。”

旅行队刚一动身，六、七十个叶戈莱人也向前移动；前面的马队占据了狭谷，中间的一队缓缓地与旅行队平行前进，后面的马队监视着我们。当中间一队相离七百步左右的时候，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必须开火了。他说：“再缩短距离是不利的，因为叶戈莱人骑着好马，几下子就会冲到我们跟前，而我们最有把握的远程、速射枪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了。

一声令下：“打”，十二发子弹就射向最近的一群敌人，他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第二排就又发射过去，紧接着就是第三排子弹。这种前所未见的火力给叶戈莱人迎头一击，于是他们就向山里奔跑，下了马，用马身子掩护自己。普尔热瓦尔斯基想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打击，命令把别旦式枪上的标尺定到一千二百步，向狭谷中的马队发了一排子弹。可是子弹没有射到，只把他们马匹 318
前的泥沙崩了起来。于是又命令哥萨克定最远的标尺，这一排子弹非常有效，马上就把狭谷入口的敌人都打跑了，强盗们向四面八方逃窜。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顺利地通过了这条短短的狭谷，向一片平原走去，下了当拉高原，到了桑曲。他们继续向南走，在离开桑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 242 页。

曲的第二天的路上得知西藏人决定不放他们进藏，另外关于俄国人接近拉萨的传闻使当地居民大为惊慌。

达赖喇嘛的侍卫们叫嚷道："俄国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灭除我们的信仰；我们决不让他们进来；让他们先把我们都杀光，然后再进我们的城吧！"

他们在离边境线最近的那曲村直到当拉岭山口一带都设了岗：迅速地把士兵和警察集结在达赖喇嘛领地的边界上。他们以死刑威吓当地居民，禁止他们同俄国人有任何来往，甚至连东西也不许卖给他们。

不可能指望中国驻拉萨大臣会给予协助，因为北京内阁大臣们办事并不是真心，如果普尔热瓦尔斯基进不了西藏的首府，那么他们的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1879 年 11 月末，总理衙门的中国内阁大臣们给我国代办一份四川将军和总督的呈文副本。这些人呈报说，尽管他们热切希望协助匈牙利泽切尼伯爵到西藏旅行，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西藏唐古特人派兵阻止这位旅行家。达赖喇嘛的侍卫们说
319 过，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放外国人进来，如果泽切尼伯爵胆敢进入西藏，那么得到他脑袋的人就算立下功勋并给予重赏，以资表彰。中国内阁大臣们担心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会有这种遭遇，于是急忙预先通知我国代办以推卸全部责任。

他们说："柴达木与四川之间距离很远，这一带四通八达，小路纵横交错，常常有岔道通往其他路线。因无哨所与兵站，加之野蛮的唐古特人在该地拦路行劫，在此处旅行是危险的。甚至由四川派出的官兵也无法打听出这位旅行家的下落，也无法接应他们。如有不测，决不可将其归咎为中国当局不履行义务和不给予庇护。"

随后，内阁大臣们通知说，9 月 12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了

南柴达木，已去西藏，至于他现在在哪里，他们不知道。我国代办回复说，柴达木和青海南接驻拉萨大臣管辖的地区；既然中国内阁大臣们将我旅行家一事通知了他，那么代办深信我旅行家会受到全面保护和充分款待。中国内阁大臣们看来对这种自信很吃惊，连忙介绍了普尔热瓦尔斯基所选定的旅行路线上的全部危险。

他们写道：[1] “从青海去西藏虽有交通路线，但沿途各地无人 320
居住，荒草遍野，只有蒙古人和唐古特人携带帐篷之类从一处迁至另一处在该地区游牧。在这一带行路，除了砂石、荒野，再就是高山、大河。每天所到之处，既无大路，又无小径。自从未服化的唐古特人开始抢劫以来，自青海至西藏沿途游牧的唐古特人和蒙古人大部分遭到过抢劫，虽有未遭抢劫者，但为数毕竟很少。

至于谈到中国官员从青海去西藏一事，那只有奉圣旨伴送呼毕勒罕的官员才走这条路。在这种情况下，理藩院（外务院）事先就与下属有关当局商洽，由西宁给配备一个卫队。其职责是沿途保护奉旨出行的钦差，直到川藏边境。但是，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即由一些（当地的）蒙古人或唐古特人来保护中国官员。”

按他们的说法，普尔热瓦尔斯基已不知去向，给他派卫队也是不可能的。

大臣们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柴达木已有三个月之久，根据时间判断，这位俄国官员，如未发生意外，则理应已经到达拉萨。现在已经命令柴达木当局搜集有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确实消息，并命令告知西宁。同时我们得知，唐古特人早已派出数百喇嘛去川藏接壤地带，阻止旅行家们前进。此外，常有千余人的未服化的唐古特人匪帮，不时出没进行抢劫。使用武力也无法征服人数如 321
此众多的匪帮。我们实在无法完全保证这位旅行家的安全。再者，现在已到大雪封山季节，冬春两季交通完全断绝，通过山岭根

1 1880年1月1日给我驻北京代办的信件。

本是不可能的。”

我国代办对这些问题回答说：[1]“西宁大臣在呈文中写道，走西藏北路的只有被派伴送呼毕勒罕的中国官员。关于这些官员的出差，理藩院通常预先通知西宁当局，西宁当局便派出卫队保护他们。我先不谈，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抵达当地之前很久，贵国政府就已得到他要去那里旅行的通知。但我必须说，据我所知道的消息，走这条道路的不仅有上述官员，而且还有商队。这些商队一般在初秋时节走出青海。我们的旅行家也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这些地方的。只要商队可以通过，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让几位虽然是和平的、但却有着精良装备以供自卫的旅行家们通过。

现在所表示的这种担心，在提到从敦煌县去柴达木的路线时也流露出来了，而且，所有官员都一致说，在这个区域里甚至连小路都没有。然而探险队却成功地通过了这些地方，从而开辟了一
322 条路线，显然这甚至是贵国的有关当局迄今也不知道的，是探险队为贵国所作出的贡献。

如果根据有关当局的呈文来判断，尽管这些边区几乎全部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根据其他来源的消息，可以断定，你们的官员们所描绘的骇人听闻的情景是超过实际情况的。就是这位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在 1872 年安然无恙地经过了这些地方就能完全证实这一点。

所有这些想法，以及我国旅行家所具有的人所共知的谨慎态度和毅力使我毫不怀疑，普尔热瓦尔斯基顺利地通过北藏沙漠，到达开始有人定居的地方，在那里贵国官员对他给予应有的保护，看来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至于谈到喇嘛们派数百士兵到西藏边境的传闻，我国代办表示惊讶。他问道，西藏居民是中国居民的一部分，怎么能派兵反对

1 1880 年 1 月 12 日写给中国内阁大臣们的信函，第 3 号。

得到了中国政府允许并发给了证件的旅行人员呢？

亚·科扬杰尔写道："我相信，有关当局误解了转达给他们的传闻。如果说，这个传闻是真实的，当然会促使有关当局马上对暴乱者采取适当的措施，否则就可以认为，西藏是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样，邻国同西藏的关系性质必然也要有所改变。"

因为内阁大臣们不愿承认西藏是独立的，便肯定说，他们已收到了喇嘛们请求不许外国人进藏的联名信件。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想到，就俄国人进西藏的问题在北京发生了争执，而他正勇敢地 323
向前走着。

他已接近那曲村，在离村几俄里远的地方，有两名西藏官员带着十个士兵组成的卫队奉命前来相迎。他们询问，是哪里的旅行人员，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两个官员举止谦恭。经邀请他们才进入帐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我说明了我们全是俄国人，到西藏来，为的是看一看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地区，了解一下这里居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些什么鸟兽和植物等等。总之，我们的目的是纯科学性质的。西藏人就此答复说，俄国人从未到过拉萨；由北部到这里来的只有蒙古人、唐古特人以及西宁的商人，并说西藏政府决定不让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拿出北京发的护照给他们看，并申明说，如果未经中国皇帝允许，我们不会擅自到西藏来，所以，谁也无权阻挡；不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我们决不往回走。"

于是，官员们就让我们等拉萨的答复，他们派紧急信差去拉萨，过十二天左右就可以得到答复。当时的情况迫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时官员们把探险队队员的姓名、哥萨克人数记了下来，然后便到那曲去了。他们从那曲派来了五个西藏士兵，建议把营地移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这个地方就选在聂荣曲

---

1 《从张家口经哈密去西藏》，第248页。

旁的一条小河边，它是从布木扎山①山脚下流过来的。

连续三十天的跋涉被迫停顿下来，同时也必须休息一下。探
324 险队全体人员利用这个机会刮了脸，洗了澡，这才开始有点象欧洲人。衣服和鞋子都穿坏了，也必须修补一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去拉萨旅行的前景难以预料。极大的海拔高度(一万六千英尺)、严寒、风暴——这一切加在一起使我们难以忍受。"旅行队牲畜的情况也不好，因为饲料差不多已没有，骆驼吃的草象木头一样硬。在毡篷里不是挨冻，就是挨烟呛，同时令人感到夜晚是漫长的——每天要在肮脏的毡子上躺上十一个小时，而且常常不能入睡。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好在我还有活干——描写西藏的情况，若不然会把我闷得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地方可以打猎，因为没有野兽，飞禽也还是那几种。"

前面去拉萨的路，不能骑骆驼，香客们通常都在那曲村改骑向当地居民雇来的牦牛，而这一点对我国探险队队员来说是办不到的，因为禁止当地居民同探险队队员往来。最后，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说："硬往前闯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冒犯这整个民族对宗教的狂热。假设，弄到了驮牛，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扔下部分行装，牵上我们那些疲惫不堪的骆驼，再加上我们给土著留下的极好的印象，是可以再向前走一段路的，但这样往前走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往前走，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聚在一起，时刻戒备着，或许还得不止一次地动用别旦式枪。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可能进行科学考察了。另外，我们当然还得冒很大的生命危险，而且不管怎样也得长期留下坏名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停下来，等待拉萨的答复。"

① Бумза，音译。——译者

在等待答复期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各种考察，搜 325
集了西藏居民的种族情况。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待答复等了十六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忐忑不安。他意识到，他的旅行队前后都被封锁住了。在前面的那曲村中聚集了近一千个士兵和警察，后面当拉岭上叶戈莱人肯定在等着他返回。传说，拉萨方面一片惊慌，当局不知所措。在第十六天，即 11 月 30 日，终于来了几位官员。他们宣称，一个使者已从拉萨抵达那曲，但是他在到达之后就生病了，所以不能会见俄国人，根据西藏几位要员的命令，决定不放俄国人进入拉萨。

普尔热瓦尔斯基询问中国驻扎大臣对此抱什么态度，对方答复说，他们与中国人毫不相干，他们只服从本民族的统治者。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声明说，他一定要会见主要使者，要求把俄国人抵达的消息马上通知给中国驻扎大臣，并把驻扎大臣是否允许进拉萨的批示带回来。他还要求把从北京收到的信件和文件带给他，最后还声明，如果三天之内使者不来找他，那么他就亲自去那曲找使者谈判。这最后一点把西藏官员吓坏了，他们哀求普尔热瓦尔斯基不要往前走，答应履行一切要求。过了一天，使者果然来了。在离俄国人不远的地方为他和他的随员搭了两个帐篷，他住在其中一个帐篷里。这位使者换上了一件十分阔气的貂皮大衣，毛露在外面，来到我们宿营地，陪同前来的有三个重要寺 326
院的代理主持和达赖喇嘛直辖领地的十三个宗的代表①。

寒暄过后，使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来的人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得到了相应的回答之后，他就开始说话，说俄国人从未到过拉萨，他们有另外的信仰，西藏的执政者和达赖喇嘛不愿意让俄国人到他们那里去。

---

① “宗”相当于县。——译者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 “对这一点我回答说，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上帝只有一个，按上帝的旨意，对于旅行者，不管他们是谁，都应当给予热情款待，而不应当赶走；我们到达里来毫无恶意，不过是想看看西藏，从科学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况且我们只有十三人，所以我们绝不能构成任何危险。”

使者将自己的几点理由重复了一遍，便卑躬屈节地央求普尔热瓦尔斯基不要再往前走，只要俄国人同意往回走，他们保证支付全部旅行费用。普尔热瓦尔斯基回绝了由他们支付一切花费这样一个有损俄国声誉的问题，同时声明说，他可以回去，但是他要求发给他一个文件，上面说明原因，为什么不放他去达赖喇嘛的首府。使者们经过一番商议，宣布说，没有授权给他们，他们不能发给这样的文件。

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说:“如果能得到我们所要求的文件，我们明天早晨启程就往回走；如果没有，就动身去拉萨。”

主要使者在重新商议之后声明说，他们准备发给这样的文件，
327 但是，他们必须返回自己驻地起草这一文件，驻地离俄国人的宿营地有十俄里左右。

使者补充说:“在那儿我们将共同商议措词，解释不放您进拉萨的原因。如果以后因为这件事要砍我们的头，那就把这些人的头全都砍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我旅行多年，但是不论在哪里都没有见过象西藏人这样坏、这样不好客的人。欧洲人迟早是要来的，他们会用武力强迫放行。”

他们对这一番训诫没有回答。第二天送来了所要求的文件，文件上写的仍然是使者在第一次会面时所说明的那些原因。[2]

---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274页。

2 普尔热瓦尔斯基将此件译文附于《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一书的第276页上。

这样，总共就差二百五十俄里就可以到达西藏首府，而普尔热瓦尔斯基不得不十分忧郁地往回走。他在一封信中说：[1]“很难描述，我怀着何等忧郁的心情踏上了归途！看来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了！让别人，让更幸运的旅行家来完成我在亚洲没有完成的事情吧。就我本人来说，我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

谁也不会怀疑他这后一句话。原驻北京公使中国通亚·叶·弗兰加利后来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信说：[2]“您最近的一次旅行是一次卓越的、有丰硕成果的旅行。使我高兴的是，我们的祖国能够荣幸地向全世界介绍迄今为止难以到达的中亚各地区。您没有去成拉萨，这没有什么。您在未来的旅行中会到达，并且会越 328
过这个地点的。您有了两次艰难考察所搜集的资料，为自己铺平了第三次考察的道路，第三次考察差不多包括了整个西藏，将使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闻名于整个学术界，并为科学增添许多珍贵的资料。”

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也在盘算着美好的未来，现在他决定去柴达木，利用春、夏两季考察黄河。众所周知，欧洲人还从未到过那里。

旅行队在装驮包的时候，西藏官员们十分仔细地观看了武器；然后殷勤地同俄国人告别。好象不大相信俄国人会往回走似的，他们一小堆人站在那里，注视着旅行队，直到旅行队消失在附近的群山之后。

在返回的途中，尤其又是在冬季，旅行家们会遇到比去拉萨走时还要大的困难。旅行队只有二十六头衰弱的骆驼和十匹马，存粮很少，因为在前一个驻地只买到五普特糌粑、几只羊、一些油和半普特劣等茶，蒙古人自己称这种茶叶是木头茶，即树茶。

---

1 1880年2月1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我国驻北京代办的信。

2 1881年1月23日的信，于罗马。

想买到粮食或驮东西的牲畜极为困难，因为在蒙古人当中散布着流言：说俄国人付给的银子在他们走后就会变成铁；说旅行家都是三只眼睛，除了两只普通的眼睛之外，额头中间还有一只眼睛。军官的帽徽便是这种传说的起因；又说俄国人的枪射击的距离等于骑马跑一天的路程。

329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总的说来，我们引起了西藏人的极端惊恐。有些人甚至开始利用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商队的队长（我们雇用的几个蒙古人起初曾在他手下呆过）他对蒙古人说，如果在当拉岭叶戈莱人袭击他，他就对叶戈莱人说：'好吧，把我的货物都拿去吧；我回去就告诉俄国人。俄国人是中国政府派到这里来的，派他们来就是要把你们全部杀光，因为你们抢劫。到目前还没有把你们杀掉，大概是还不知道你们就是那些强盗。'"

尽管流传着各种故事，说俄国人有魔法，都是力大无穷的勇士，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仍然相信，在当拉岭上他们一定会碰上叶戈莱人，这些人有足够的时间能聚集成一股颇为强大的力量。往拉萨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亲人的一点消息，或者从同事处得知，家乡发生了什么事情？欧洲有什么情况？但是，由驻北京公使馆转寄到拉萨的信件并没有交给他们，而是答应给发回北京去。连续不断的长途跋涉把探险队队员们的身体弄得很虚弱，疲惫不堪，走路时垂头丧气。而唯一使他们感到安慰的是，有三个老相识的蒙古向导自愿参加到旅行队里来了，他们对路线非常熟悉。其中的一个叫达戴，是柴达木人，曾八次从柴达木去拉萨，他对探险队很有用。在他的协助下，居然买到了四匹马，并补充了一些粮食。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虽然这个新向导从我们这里拿去了最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279页。

高的报酬。[1] 但是我们可以向他详细打听一些必要的事情，并沿着新的地区走了五百多俄里。”

达戴首先指出了另一条路，虽然比较绕远，但是可以不必翻越 330
当拉岭，主要是可以避开叶戈莱人。这条绕远的路从那曲村通向当拉岭西角，奔冬布里河，从这里通向北路，也就是所说的台吉乃尔路。整个这段路程蒙古人用牦牛驮运东西要走四十五天，用骆驼要少走一半时间。遗憾的是，要想指望我们再多走四十五天，恐怕是不能了。于是普尔热瓦尔斯基不得不放弃多看一块西藏新地方的机会，决定走原路，沿当曲而上。

在翻越当拉岭山口时，探险队扔下了两头骆驼，还有一些也快要遭到同样的命运。探险队到了察汗鄂博山，由于一名旅伴得了病，在那里呆了四天，然后向左拐，便踏上了台吉乃尔路。走这条路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旅行队可以在新的地区走五百俄里，并能尽快到达柴达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2]“必须抓紧赶路，因为我们的骆驼日渐衰弱，而存粮也快要光了，只有肉食例外，可以打猎，要多少就能打多少。”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 12 月 25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发现我们只有一百零七俄磅糌粑了；然而前面的路途还很遥远。因此从明天起，给哥萨克每人每天只发半俄磅糌粑。食盐也很少了。哥萨克吃起饭来如同法老的母牛一样，总之，他们是一群野兽而不是人，但是在这一带旅行也只能带这样一些人，必须让哥萨克象个野兽，但是要戴上笼头。士兵就好得多，有道德，总的说来更高尚一 331
些。对他们可以给予人道的待遇；而对哥萨克们则应该铁面无情……

今天是圣诞节。弄到些罐头鱼（鳕鱼）和草莓果酱吃了。发给

1 四十两白银（合一百二十卢布纸币），我们给他马骑，还供给食物。

2 《从南桑经哈密去西藏》，第 290 页。

哥萨克们一点糖，从准备作礼物的雪茄烟中分给他们每人三支。”

在冬布里山脉北部边缘，“在离开整个文明世界十分遥远的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与野牦牛、沃伦果羚羊、野驴为邻，迎接了1880年新年。

他在日记中写道：“而且到今天正好是我们旅行的一半（按时间算）；十个月以前我们到了斋桑；大致算来，我们返回恰克图也得十个月。上帝保佑我们剩下的这一半旅行同前一半一样一路平安，对科学有所贡献。到那时我回首往事就会象现在一样问心无愧，因为我知道，我一生中又有一个年头没有虚度……

因为过年，哥萨克每人分了五卢布金币。我们自己吃的是果子酱和糖渍水果，这些食品是给达赖喇嘛预备的，但是，幸好没有落到这个……”

过完新年，旅行家们翻过古尔班乃什山脉来到奈齐果勒河。在这里分给哥萨克最后一份糌粑，煮汤时要放在汤里的大米也只剩下几把了。幸好过了几天，还是顺着这条河往前走的时候，碰到了五个台吉乃尔蒙古包，向蒙古人买了一些糌粑、油、牛奶、几只羊和一头家养牦牛，这头牛的肉好极了。旅行队宿营的地方有丰富的泉水和燃料。旅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洗了澡，把衣物都收拾干
332 净；身上的汗泥厚得可以用指甲往下刮；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脱鞋，脚掌就象骆驼的脚后跟一样。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 “甚至回头向西藏看一看都觉得可怕：现在那里经常笼罩着乌云，大概天气十分恶劣，风暴在怒吼。在这里，在奈齐果勒河边却相当暖和。尽管有时下点小雪，那也是西藏暴风雪的余波，茫茫白雪覆盖了周围的群山，但是在河谷里雪很快就融化了。现在可以脱掉过多的防寒衣物了。不穿厚衣服走路和骑马要方便得多。特别是因为要经常下马用罗盘仪去进行测量。”

1 《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第299页。

探险队在这里停了两天，彻底地休息一下，恢复元气。因为运载驮包的骆驼只剩下十二头，而且又都是一些很次的骆驼。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向一个蒙古人雇了六头牦牛，就继续往前走了。天气暖和，没有风，1月16日午后一点钟在背阴处温度是零上2.4℃，而在阳光下是零上10.5℃。

第二天，旅行队十分吃力地翻过了库库托穆山，以后的路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中午在背阴处温度达到零上9℃，而在太阳地里出现了蚊子和蜘蛛。1月31日旅行队来到了熟悉的宗扎萨克土围子。四个月前，旅行队曾经由这里出发去西藏。在这段时间里走了一千七百俄里的路；当时带去的三十四头骆驼只回来十三头，其余的都死掉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自己虽然幸运地度过了这些难关，但是感到筋疲力尽，我们对西藏的荒漠没有什么好印象。"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宗扎萨克得知，他留下来的信件并没按他 333
的要求发往北京，而是退给了他，对这件事他很不满意。他在这些信中描述了他从沙州到南柴达木的旅行情况，谈到了自己将来的打算。驻北京公使馆已习惯于定期收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关于他旅行情况的报告，这次，在半年当中，公使馆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便认为他已死在西藏的荒漠之中了。

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由于公使馆里流传着关于某个旅行队遇难的消息。我国代办给部里写信说：[1]"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的探险队的命运使我严重不安。前天，英国公使转告我说，据他从四川得到的消息，当地传说，好象有一队从北面向拉萨去的外国人，遇到了泽切尼伯爵在东部碰到的那些困难。就在同一天，内阁大臣们把西宁大臣和四川当局向他们呈报的内容通知了我。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杳无音信；说由于所经地带荒无人迹，一旦发生意外，

1 六级文官科扬杰尔1880年1月4日(16日)的信。

中国当局不能承担责任。这些呈报是什么意思呢？是当局为了以防万一而采取的纯粹预防性措施呢，还是想使我对一些更令人担心、更不愉快的消息有所准备呢？很难确定。”

十天以后，这位代办从北京来电说：[1]“据中国人讲，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似乎迷了路的向导赶走之后，于10月初就单独地留在无人知晓的荒漠上。从那时起就没有他的音信了。”

334 《声音报》(第176期)以绝对的口气声称，据维尔内消息，普尔热瓦尔斯基被中国人俘虏了。

我记得这件事在彼得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大家一致断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死已是既成事实，都对他过早的死亡表示极为惋惜。

《历史通报》上说：[2]“不久前，当然是通过外国报纸，我们沉痛地获悉，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生了某种不幸，他的一个向导回到斋桑肯定地说，他与普尔热瓦尔斯基分手以前，我们的这位同胞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但另一方面却有人说，整个护卫队都离开普尔热瓦尔斯基而跑掉了，他的向导们也离开了他。后来，他好象跟着一队信奉喇嘛教的香客走了，他们回来时，却没有他；奥地利的一些报刊根据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匈牙利伯爵(泽切尼)提供的消息开始报道说，我们的这位同胞遭到抢劫，被杀掉了。唯一的安慰是我国驻北京公使馆没得到关于普尔热瓦尔斯基死亡的任何消息……利文斯顿有人找，派尔有人找，诺登塞尔特也有人找，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根本没有人想去找。然而，他的遭遇是值得关心一下的，尤其是在中国对俄国直接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刻……”

只是在2月里才得到了令人安心的消息，不仅普尔热瓦尔斯基，而且探险队所有其他人员都活着，并且很健康。很快就传来了

1 1880年1月14日(26日)报道。

2 1880年，第5期，第215页。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发来的消息，他谈到下一步去黄河河源旅行的打算。

在宗扎萨克土围子停留了两天，他们把采集来的标本晒干、装 335
好，购买粮食和骆驼，并把存放在卡姆贝喇嘛和巴隆扎萨克、宗扎萨克两位辅国公处的银子和东西都取了回来。所有存放的东西都完整无缺地还回来了。宗扎萨克采取了种种办法，想把探险队尽快撵走。他立即命令从骆驼群里赶来八头骆驼。除了派几个赶牲口的人之外，还派来一个向导，这个人虽然路很熟，但却是一个地道的白痴。

旅行队走的正是 1872—1873 年走过的路，他们来到了都兰寺。这里的人既不愿意卖马，也不愿意卖骆驼，他们担心俄国人买了新的牲口之后，除西宁之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经过布哈河、察萨果勒河，沿青海湖南岸来到了沙拉库沱卡伦，在其附近宿营。此地离西宁还有七十俄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旅行队留在这里，交给埃克隆准尉照管，自己带着罗鲍罗夫斯基准尉、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和三个哥萨克前去西宁城。他们由被派出几站之外来迎接他们的中国士兵护送。士兵们带着黄旗，进丹噶尔①城时把旗打开了，吸引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在城里住了一宿，又继续往前走，换了一批新的中国士兵护送。第二天到达西宁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会见了当地的总督②。会见的仪式很隆重，是在衙门（政府机关）里举行的，士兵们打着旗列队站在衙门的大门里。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虽然天气相当冷，凡是来的人都呆在

---

① 即今湟源。——译者

② 应为西宁大臣。——译者

1 《从南桑经哈密去西藏》，第 331 页。

336 一个敞着门的房子里，院中挤得水泄不通。当所有的官员都聚齐了，办事大臣本人也到来时，就通知我，说他们在等着我们。我骑上马，由罗鲍罗夫斯基准尉、翻译和两个哥萨克陪同。在街上，我们前后左右，人山人海，一直到衙门口。在这里我们下了马，走进院子。穿过这个院落，我们来到了有内墙的第二个院落。在这里见到了办事大臣（总督）。他很有礼貌然而是十分冷淡地向我们点头致意，请我们走进会客用的房子。办事大臣坐在房子的正中间，对着门口。他请我同他并排坐下，其他官员坐在这间屋子靠墙的两侧，罗鲍罗夫斯基同他们坐在一起；翻译阿卜杜勒站在我们旁边；哥萨克都留在后院。”

办事大臣首先询问普尔热瓦尔斯基还打算到哪里去？

普尔热瓦尔斯基回答说：“今春我们将去黄河上游，在那里呆上三、四个月，要看那里的科学工作多少而定。”

办事大臣马上反对说：“我不允许去那里，我有北京的命令，让你们尽快离开这里，我提议你们去阿拉善。”

这时办事大臣紧盯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好象是要看出他对这一严厉的拒绝有什么影响。

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微笑答道：“黄河——就是不准去，我们也要去。”

办事大臣沉默片刻，似乎是要恫吓对方，开始说道：“你们知不
337 知道，黄河上游住着唐古特匪徒。据我所知，他们正准备把你们全部杀死，为在西藏被你们杀死的叶戈莱人报仇。唐古特人是勇敢的，甚至可以说是些亡命之徒。尽管我有许多士兵，并且全是出色的军人，但我本人对唐古特匪徒也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请问在座的诸位官员。”

参加会见的中国人开始恭敬地点着头，小声地嘟囔着。其中有一人站了起来，向大臣报告说，黄河岸上甚至还有吃人的野人。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我们一定要到黄河去，即使没有向导我们也能到达那里，我们已不止一次这样做过。"

这时，办事大臣便开始请求说，要探险队在黄河只停留五、六天，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他写一张保证书，说明这次旅行如遇危险由自己负责；保证不去黄河右岸，从那里回来时直接去阿拉善，不去青海湖。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我欣然同意写一张他们要的保证书。这样，我们就摆脱了中国护卫队，这种护卫队只能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什么也保护不了，正相反，他们还得靠我们保护。对于其他两项条件我含糊地答复了，但是也使他感觉到我是准备履行他的愿望的。"

会见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然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派人给办事大臣送去了礼物。办事大臣从中只拿出几件东西，其他的东西谢绝了，因为他害怕被人揭发为受贿。他也派人送来了一点食品和一桶烈性的中国烧酒作为回礼。这种酒用来保存 338
标本非常合适。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西宁停留了三天，买了一些粮食和几匹骡子，骡子是到黄河上游的山林中所必不可少的。同时还得把一些不能随身带到黄河去的标本安置好。办事大臣不同意他们把这些标本留在沙拉库沱卡伦，而要求把标本运到西宁保管。他这样做无非是要迫使探险队非从黄河返回不可，因而也就不能去青海湖。但普尔热瓦尔斯基正是要在青海湖东岸和北岸的一部分地方进行测量，并考察那里夏季的动植物区系。幸好这时有一支商队从阿拉善来到西宁，普尔热瓦尔斯基租了十头骆驼，把自己的搜集品直接发往阿拉善。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西宁买了十四头骡子，随后就带着骡子回到旅行队。在西宁，他旅行以来第一次收到了从欧洲寄来的一份

通讯。他从中获悉：1879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授与他一枚皇家金质奖章。直到1881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到彼得堡后，才有机会向该学会致谢。现在，回到沙拉库沱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用了两天时间(3月15日—16日)把标本发往阿拉善，然后装好驮包。他们在沙拉库沱卡伦休息了两星期后，有十头骆驼情况越来越糟，其中两头死掉了，其余的只好交人放牧。探险队队员们骑上骡子出发，他们提前享受到了密林覆盖、水源丰富的黄河沿岸群山的美好春光。毡篷已用不上，换成了帐篷，多余的厚衣服都发往阿拉善，探险队队员们都换上了夏装。

339 宿营地离黄河只有五十七俄里。旅行队首先登上了青海高原的东南角，然后又翻过两道山岭，从薄里根郭密①的南坡看到了黄河。“它象一条宽大的带子，两岸的灌木丛有如深色的镶边，黄河蜿蜒而下，对岸耸立着高大的峭壁。”

普尔热瓦尔斯基下山后，在海拔八千六百英尺的高地上宿营，探险队在南山的八个月当中一直都在这样的高度上。想在这里看到丰富的动植物区系的希望未能实现。但是天气很暖和，有时甚至很热。3月中旬黄河的冰已经化完了，到月末就完全是一片春天的景色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一个向导。于3月30日沿黄河向上游走去。可走的好路只有三十俄里，然后要走过一片砂子很深的路，骡子的四条腿都深深地陷了进去，再接着就开始登山。黄河上游流域的特点，是所有的河流，甚至小溪也不例外，在冲积土上冲击出无数极深的沟堑或险峡。有很多的沟是在夏季下大雨时偶然形成的。这类峡堑的两壁几乎总是垂直的，形成了各种奇形怪状，按垂直线来看至少也有一千英尺高。黄河本身也在六——七俄里宽的峡堑中流过。峡堑陡峭的两壁高出河面一千

① 上郭密。——译者

六百英尺。数千个这样的深涧把这一地区切成一段一段，而陌生人根本看不出来。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当你走在非常平坦的、青草遍地的高 340
原上，突然就在你的脚下出现了一条可怕的深涧，涧底通常是流水的小河，河边长满了阔叶树，两侧峭壁的慢坡上往往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由西番人开辟的小路通入涧中。但是您能想象得出来吗，这小路在三——四俄里长的距离内，就有一千五百英尺的落差，同时两侧粘土的崖壁经常有坍塌的危险，而驮着东西的骡子就顺着这小路走上走下将是怎样的情景啊！

在走过一个又一个上面所说的那些狭谷的时候，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我们的牲畜。除了路途艰难之外，当地居民西番人还对我们怀有敌对情绪。我们刚刚走进他们的界内，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骑手。他从远处就向我们喊着，说在几天之内就要把我们打死，说完便急驰而去。我们只好再进入战斗状态，就象冬天在西藏时那样：夜间设岗哨，枕着枪睡觉，打猎时带上左轮手枪，放牲口时离开驻地不超出步枪的射程范围。但是西番人的威胁原来只不过是空喊而已。他们非常清楚，我们在当拉岭是怎样打败叶戈莱人的。这些西番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一样都是些胆小鬼，所以他们改变了对我们的敌对态度，变得比较温和，甚至到我们这里来卖油、卖羊。后来这些野人向我们承认，他们被西宁所散布的有关我们的谣言吓坏了，甚至想从我们路过的那些地方搬走。”

旅行家们费了很大力气登上了一个高原，前面是一个很长的、 341
无水的路段。必须要搞到水，终于在下面的一条小溪里弄到了。顺利通过了无水的路段，旅行队继续前进，到达巴噶格尔吉河。这是向导所认识的路途的终点，再往前走只好派人探路。在这布满高山和峡谷的地方，探路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却决

1 1880年5月某日给驻北京代办的信。

心采取这种办法，即使是摸索前进，也要到达黄河河源。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在黄河河谷和巴噶格尔吉河天气温暖宜人。当我们登上紧靠着察罕费扎① 山的高原（海拔一万一千八百英尺）时，天气又变成经常是寒冷的了，有时下雪，有时有风暴，风暴一来通常灰尘漫天。同时空气极为干燥，这种情况加上夜间严寒，白天出现周期性的坏天气，一般说来最妨碍各种植物的生长。”

派出探路的几个哥萨克在离营地四十俄里左右的地方找到了一条小河——曲什安河②，这是一个极好的宿营地。于是决定全队迁到那里去，然后再向黄河上游进发。但是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以及带着驮东西的牲畜无法行进，探险队不得不放弃去黄河上游的打算。高耸的群山差不多接近了云层，每一俄里都会遇到可怕的峡谷，而青草饲料几乎没有。想要翻过山岭是不可能的；靠派人探路从旁边绕过去，看来也非常困难，特别是因为旅行队驮东西的牲畜是骡子，而不是骆驼。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虑了这些情况，决定把即将到来的夏季用于考察贵德绿洲的四周，考察青海湖和南山东段。

旅行队于5月11日动身返回薄里根郭密，在多罗郭密③下面
342 一点的地方渡过了黄河，来到了贵德绿洲。用几天时间进行了各种考察之后，探险队又顺木吉克河④ 走了大约四十俄里，在这里发现了品种繁多的植物。猎取蓝鹀也很有趣，因为这种小鸟栖息在最高的山上，通常在雪线附近的地方。蓝鹀不大怕人，不难打到；但是打猎的全部迷人之处却在于猎人在爬山和欣赏周围景色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367页。

① Джахан-фиджа，音译。——译者

② Чурмынь，按俄文音译为曲尔门河。——译者

③ 下郭密。——译者

④ Муджик-хэ，音译。——译者

时所感受到的富有诗意的乐趣。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必须在一万三千——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度上爬行或坐在那里,经常是在云层中,有时甚至在云层之上。四面八方展现出遥远的、广阔无边的地平线;放眼远望,真是百看不厌……巨大的兀鹰或者是胡兀鹫,抖动着翅膀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响声,徐缓从容地在头顶上盘旋而过;使人不由自主地目送这矫健有力的大鸟飞去。忽而传来了雪鸡的宏亮的叫声或者是岩鹨的动听的歌唱;从附近的山崖上不时地滚下块块岩石轰隆隆地掉进深涧;忽而万籁俱寂,仿佛群山之中没有一个生物……忽然又飘来一朵白云,带来一股潮气,或者撒下一片雪糁,或者刮起一阵短暂的风搅雪……”

查喀尔山区考察结束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不再继续往南走,而是返回贵德,以便前往青海湖。旅行家们在贵德遇到了西宁大臣的使者,他提出探险队不去青海湖,直接由西宁去阿拉善。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使者打发回去以后,按照自己的路线走过塔塔棱河狭谷,于6月23日登上了青海高原,以此结束了对黄河上游流域,即西藏高原东北角一带地区所进行的三个月的考察。 34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然后走过了阿拉河①和巴列密河河谷,打了一些大雁,采集了几件植物标本,终于完成了对青海湖的测量,于是决定经阿拉善去库伦,然后回家。

6月6日探险队从青海湖拔营启程,踏上了归途。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告别了青海湖,大概是永别了。在离去之前,我一连几分钟凝视着这个美丽的湖泊,想尽力把它的全貌更加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是啊,大概在将来我将不只一次地回忆着我那旅行生活的幸福年代。我在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390页。

① 今倒淌河。——译者

旅行当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也尝到许多欢乐，经历了许许多多终生难忘的时刻……”

第二天，青海湖完全从视野里消失了，旅行队走进了西宁河流域，用了八天时间才走到了我们熟悉的却藏寺。整天整天下着大雨，常常是雷雨交加，弄得旅行队员难受极了。他们经常穿着湿衣服，甚至连步枪和手枪也都生满了锈。天气有时象秋季一样冷，采集的植物往往不能晒干。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却藏寺就成了他们的福地，何况在那里又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他们十分亲热地接待了我们的旅行家。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到了却藏寺，我从乌伦古河开
344 始的路线目测就结束了。前面要走的经阿拉善到库伦的这条路线，早在1873年就已测量过了。在这次考察期间，我总共测量了三千八百五十俄里。如果再算上第一次旅行时在蒙古和北藏测量的五千三百俄里，以及我在罗布泊和准噶尔测量的二千三百二十俄里，那么新绘入中亚地图上的总共就有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俄里。

这里应当指出，不管用罗盘进行目测本身多么简单，但是一路进行测量是足够辛苦的，特别是在热天，因为要常常下马进行测定，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后把测好的东西重画在一块干净的平面图板上总得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同时测量工作本身也只不过是旅行期间各种科学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离开了却藏寺之后，旅行队走过了天堂寺，登上一个山口，于8月9日从西藏高原下来，奔阿拉善，在离大靖城两俄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山口上等着落在稍后的旅行队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对群山雄伟全景看了几分钟。

1 《从喀桑经哈密去西藏》，第405页。

大通山南面和北面两道山岭展现在我的眼前，一直伸向西方，消失在弥漫于空间的淡蓝色的薄雾之中。

右边不远的地方耸立着陡峭的甘珠尔齐老峰，它破例没有被云雾所笼罩。在我的脚下呈现出一条黑洞洞的、极深的狭谷，还有许多其他的狭谷，有大的和小的，近的和远的，给群山刻划上条条褶皱，弯弯曲曲地伸向四面八方。在目力所及的远方，各种景物都是混杂的、弯曲的、变形的。在群山一片绿色的背景上，颜色比较暗一点的，一片片的森林和灌木丛以及光秃秃的、灰黄色的山岩都清 345
晰可辨。

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是就在这同时，当我想到很快就得和这些迷人的奇景分别了，一种忧愁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灵。

有多少次我一个人坐在那高山之巅是多么幸福啊！有多少次我羡慕这时从我身边飞过的兀鹰，它能飞得更高，能看到更为壮观的景色……

在这样的时刻，人会变得更完美。仿佛一登上高空，人就会完全摆脱自己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我可以说，没有登过高山的人，就领略不了大自然的雄伟和壮丽！……”

下山来到河谷之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刚才还是山中的凉爽气候，现在却变得十分炎热，空气异常干燥。忽然狂风大作，烟尘弥漫，就好象是沙漠在向你致意……

阿拉善沙漠给旅行家留下了沉重的印象：到处是流沙，死气沉沉，一片荒凉。一连几个小时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一个生物，炎热难熬，无处可躲。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毫无凉意。“白天烘烤得滚烫的土地，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散发着热气。接着，太阳象个血红色的圆盘又露出来了，很快就把一夜间刚刚要变凉一点的各种东西，又都烤得火热……”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旅行队又走了二百八十三俄里，于 8 月

24日到达定远营城。从这里到库伦还有一千俄里，途中要经过荒凉的、而又不好客的戈壁沙漠的中部。幸而秋天来临，这是越过沙
346 漠的最好时光。然而仍然需要作好准备，以免发生任何意外和挫折。普尔热瓦尔斯基把自己的骆驼卖给了阿拉善王(执政)，向他租了二十二头骆驼，租到库伦。把累坏的马换成新的。于9月2日晨从定远营出发。旅行人员日复一日地在讨厌的沙漠上走了一个半月多，路上并未碰到特殊困难，于10月19日到达库伦。

最后这一段路程走了很长时间。想尽快抵达目的地的焦急心情越来越强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终于从最后一道山口走下来了，土拉河宽阔的河谷展现在我们眼前。就在这河谷的深处，在不久前下过的白雪的衬景上露出了一座蒙古圣城库伦，好象一堆黑乎乎的、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象乌龟一样，又慢慢走了两个小时，远处闪现出一座美丽的建筑物——我国领事馆。旁边就是水流湍急的土拉河，河水清澈，还未封冻。右边汗山上是一片葱茏的原始森林。沙漠的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十九个月的劳动和各种艰难困苦接近了尾声。故乡的、欧洲的气息令人感到已经不远了。沿途遇到的肮脏的蒙古人，现在更令人厌恶……越往前走，我们的心情就越焦急；每分钟都催赶着疲惫的马匹和骆驼。……我们终于走进了熟悉的大门，看到了亲人的面庞，听到了祖国的声音……同胞的热情迎接，彼此问长问短，亲友们的来信，暖烘烘的房间代替了肮脏而冰冷的毡篷，各式各样的美味食品；干净的衬衣和外衣——这一切使我们立刻焕然一新，好象过去的事情，甚至就是不久前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些虚幻的梦境……”

347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受到了亲切会见的强烈感染，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1 《从喜桑经哈密去西藏》，第463页。

过去了，风暴的危险，

航海人登上了海岸。

但是谁也没有对他说，

再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旅行队在库伦解散。旅行家们休息了五天之后，乘蒙古驿马前往恰克图。行装有时由双轮大车拉着，有时由骆驼驮着慢慢地在后面走。早在从库伦出发之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收到了两位恰克图商会会长A·什维佐夫和M·彼列瓦洛夫以及他的友人叶·普菲菲乌斯的来信。他们都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归来表示十分高兴，请他尽快到恰克图去，在为他准备好的商会的房子下榻。[1] 10月29日下午，我旅行人员终于看到了恰克图教堂的一些白色尖顶。他们"热泪盈眶，向这些尖顶——故乡的第一个象征致敬"。这时边防委员和几位恰克图商人在城外迎接了归来的人，把他们送到事先准备好的住所，对他们的关怀体贴入微，就象亲人一样。

一星期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及其旅伴动身继续往前走：11月19日到达比什伯克，22日抵达维尔内。在这个城市里停留了五天，在这段时间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举行了一系列庆祝会；宴会和邀请使他一直不得安宁。无论他怎么推辞，还是被人们请去作了关于他旅行经历的演讲。[2]

11月27日探险队乘十二辆三套马邮车离开维尔内。虽然几天前下了雪，但他们仍乘车而行。路很不好走，两旁连鸟兽的影子 348
都看不到。两天后不得不甩掉一辆四轮大车，换乘雪橇。经过大车的颠簸再换乘雪橇可真是一种享受。12月3日探险队人员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住到斯捷潘诺夫先生

1 什维佐夫和彼列瓦洛夫 1880年9月22日的信和普菲菲乌斯9月25日的信。

2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日记。

家里。他在这里象在维尔内一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要他出席宴会和演讲。两天后，在 12 月 6 日他离开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冒着严寒和大风雪，于十日抵达鄂木斯克，在这里停留了三天。

已经到了隆冬季节，开始出现暴风雪，雪深约两英尺。道路一天比一天好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经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特罗伊茨克和上乌拉尔斯克，于 12 月 19 日晚九时到达奥伦堡。[1]

349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2]“到处都是那样热烈的欢迎，[3] 我真是连想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日记，也见于《声音》报，第 360 期。

2 1880 年 12 月 25 日给 В.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的信。

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路上先后收到了各机关和各界人士的贺电。我们按其收到的先后顺序登载如下：

1. 彼得罗夫将军自伊尔库次克来电：

“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祝贺您经过千辛万苦的旅行平安归来。分会感到自豪的是它能第一个荣幸地向您本人表示欢迎，并了解您为地理科学作出的新发现。我也代表总参谋部的军官同事们向您表示祝贺。”

2. 米哈伊尔·季赫缅涅夫和伊丽莎白·季赫缅涅娃自哈巴罗夫卡来电：

热烈祝贺您平安归来，全滨海省，您的荣誉的发源地，向您，我们亲爱的人，致以最衷心的祝愿。谢谢您挂念着我们。

3. 滨海省卫戍区军官来电：

正值卫戍区纪念日之际，传来了您回到俄国的消息。全体与会人员对您的归来深感高兴，同时大家牢记着滨海省为我国著名旅行家获得全球荣誉奠定了基础。签名者：季赫缅涅夫、巴拉巴什和二十三名出席纪念会的人员。

4. 彼·彼·谢苗诺夫和 В.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来电：

我们代表地理学会向您，亲爱的和尊敬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以及您的可敬的旅伴埃克隆和罗鲍罗夫斯基致以衷心的敬意。最诚挚地祝贺您的考察圆满结束。彼得堡在焦急地等待着您。

5. 普罗增科将军来电：

我不仅代表个人，同时也代表全体认识您的塞米巴拉金人向您表示祝贺。我们对于您那艰巨而光荣的旅行圆满结束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贺您取得成就。向您的英勇旅伴们致敬。

6. 拉舍夫斯基自斋桑来电：

衷心祝贺为您带来极大的荣誉，为科学作出贡献，为所有尊敬您的丰功伟绩的人增添欢乐的考察圆满结束。我将焦急地期待着学术界为您举行庆祝大会的消息。向您的旅伴以及与您同甘共苦的人们致以问候和深深的敬意。

7. 普罗增科将军来电：

我不能不再次向您表示我的喜悦心情：在远途旅行的困苦和危险之中，上帝保佑了您。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亲自去祝贺您整个考察的成就和亲自拥抱您，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同胞，您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

都没敢想。由奥伦堡到莫斯科，他坐的是铁路公司特意为他准备的专门车厢。在圣诞节的当天，他在莫斯科拥抱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亲友们。他写道：[1]“现在，回到亲人之中，我高兴得连一点有条理的东西也写不出来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莫斯科乘车到斯摩棱斯克省去了几天，又回到了莫斯科这个最早的都城，然后于 1881 年 1 月 7 日乘特快列车抵达彼得堡。

1 1880 年 12 月 25 日给 В.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和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350

第十二章

彼得堡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欢迎。他为旅伴们呈请奖赏。对旅行家的普遍赞扬。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庆祝大会。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地理学会荣誉会员和圣彼得堡市的名誉公民。议会决定陈列他的肖像。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申请将这笔款用于慈善事业。被选为斯摩棱斯克市名誉公民以及俄国与外国各学会名誉会员。令人厌倦的来访者及信件。演讲。科学院大厅内为观众展出带回来的搜集品。为皇太子殿下演讲。去乡下。Н.Г.纳赫齐加尔的来信。乡村生活。购置斯洛博达庄园。对待自己旅伴的态度。被派赴西藏两年。出版他的著作《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以及对该书的评价。准备上路。皇太子的礼品。从彼得堡启程。

1881—1883年

1月7日，将近上午十一时，以学会副主席彼·彼·谢苗诺夫为首的地理学会会员们、许多院士、总参谋部的军官、学者、文学家和记者，总之，凡是那些珍视这位孜孜不倦的、勇敢的旅行家的功劳的人们都聚集在尼古拉耶夫火车站上。

火车刚一停，就听见了喊声："在这里，在这里"，于是一群人涌上去欢迎这位归来的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和热烈欢呼声中受到欢迎。旅行家被领进一个专用的大厅，在那里彼·彼·谢苗诺夫代表地理学会祝贺他获得成功并补充说："不仅本学会和俄罗斯学术团体，而且整个俄国社会都极为关切地注视着他在中亚荒原的旅行；所有期刊都立即纷纷登载关于他的每一条消息，曾到过亚洲的另一个旅行家，匈牙利人泽切尼伯爵在欧洲散布了一个消息，说俄国探险队发生了不幸、令人焦虑不安的传 351
闻，一方面引起了普遍的沮丧，另一方面也使人对此谣言产生怀疑，因为公众舆论一致认为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勇敢、机智和毅力不可能使他的事业遭到失败。"

彼·彼·谢苗诺夫在结束演说时宣布，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选举著名的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学会荣誉会员。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致答词中说，正是俄罗斯学者们对他的活动的支持以及他意识到祖国人们对他的关注，才使他获得了毅力和决心。响亮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的讲话！随后，彼·彼·谢苗诺夫请旅行家到地理学会特地为他在"杰穆特"旅馆内准备的一个住所下榻。那里聚集着一些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较为亲密的人，他们纷纷向他询问旅行情况和他带回的搜集品。马克西莫维奇院士对他说，为了整理他前几次考察带回来的亚洲植物区系标本，他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此回答道："我这次又带回来相当丰富的新资料，希望您能干出一番成绩。"

有些人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他胖了不少。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这都是蒙古大绵羊给弄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吃掉了大约四百只。"

来的人逐渐散去，剩下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起草了一份简要的呈文，第二天便递交给总参谋长。在呈文中他认为有责任首先为他的助手和旅伴申请奖赏。

352 他写道:[1]“这次旅行,具体而言是在国外,持续了十九个月零十天,在此期间从斋桑泊经哈密去西藏,又从那里到恰克图,走了七千二百俄里。沿路各地几乎都是荒原野地,经常没有水和牧草,有时根本没有人烟。我们从一开始直到旅行结束,几乎每行一步都得历尽艰难困苦——酷热、严寒,海拔极高的地区缺水,有时还没有东西吃。此外,当地人有时还抱有敌对情绪,这种情绪在西藏甚至表现为公开的袭击。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必须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克服所遇到的各种障碍,才能在将近二十个月的连续斗争中,不致于倒下去。我们顽强地经受了这一斗争的考验,我们赢得了胜利。探险队带回来丰硕的科学成果。作为这一事业的领导人,我认为这一切首先归功于我的旅伴们的勇敢、坚毅和无限忠诚。无论沙漠上可怕的炎热和猛烈的风暴,无论是几千里的跋涉,无论是超越云层的西藏的高大山岭,无论是那里的滴水成冰的严寒,无论是准备洗劫和残杀我们的大帮野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吓倒他们。我的旅伴们在离开祖国极为遥远的地方,置身于种种苦难和危险之中,他们却严格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从来不灰心丧气,表现出真正的英雄气概……”

为了给每个人呈请相应的奖赏,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结束时写道:“其次,由于我的所有旅伴在旅行期间遭遇到种种危险,由于他们在两次击退野蛮的西藏人袭击时表现的英勇果敢,我决定呈请按照战时作战有功的规定给予他们奖赏。”

353 他的呈请全部兑现了。在他来到彼得堡的那一天,总参谋部拟定了一份报告,于1月10日经圣上批准,授予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三级自由弗拉基米尔勋章,给予终身津贴六百卢布,已领取的

1 1881年1月8日呈递给总参谋长的报告。总参谋部亚洲部档案库,第30号卷宗。

津贴在外。在同一天，根据另一份报告，他的旅伴罗鲍罗夫斯基和埃克隆各提升一级，[1] 同时每人每年发给终身津贴二百卢布。给予曾完成三次旅行的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上士顿多克·伊林奇诺夫终身津贴每年六十卢布或一次发给五百卢布的补助金，任其自选。一次发给八名下级人员和翻译尤素波夫每人二百卢布，授予他们全体军功章，包括伊林奇诺夫在内。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到彼得堡的头几天受到了多次的热烈欢迎，这充分表明了归来的旅行家受到了普遍而由衷的支持。

在彼得堡收到了寄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大批信件和电报，其中有很多是他尚未到达首都之前就已经寄来的。所有信件和电文都祝贺他为团结一切人的科学事业和俄罗斯的荣誉作出了巨大成就。一位崇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人写道：[2]“虽然您遇到了大量困难、挫折和危险，但您的名声是伟大的，您的功勋的意义是伟大的，就您的科学成果来说，这一功勋把您的名字几乎同所有自然科学领域联系在一起。”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老朋友塔恰诺夫斯基给他写信说：[3]“我毫 354
不怀疑，当你走出车厢，踏上彼得堡大街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多朋友、熟人，以及好奇的人的迎接，我希望，在你所收到的、距离首都非常遥远的朋友的来信中，我的信是第一封。当你讲上几十次关于你的考察经历而获得休息的时候，当客人来访和讲述故事已经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当你在某一个美好的夜晚坐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那么你就回想回想我吧……”

1月10日下午一时，普尔热瓦尔斯基觐见了亚历山大二世皇

1 当时提升埃克隆的条件是在完成加工整理资料之后，要参加各军事学科考试合格。4月28日普尔热瓦尔斯基请示总参谋部参谋长派遣埃克隆去服役地点，“以便体验野营训练的军事生活，为以后的军事学科考试作准备。”

2 拉舍夫斯基先生1881年1月2日的信，于斋桑。

3 1881年1月2日于华沙。

帝。皇上长时间地详细询问了他的旅行情况，对他的旅行很感兴趣。然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又觐见了皇太子（当今在位的皇帝陛下）及其至尊的夫人。1月20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向皇上介绍了和他一起来到彼得堡的旅伴。

1月14日晚上，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为欢迎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而举行了特别庆祝大会，地点是在大公夫人叶卡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殿下宫廷的音乐厅里。想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非常多，发给名誉会员和著名人士九十张票，发给正式会员三百九十张票，又发给经正式会员提议邀请的人士三百五十张票。[1]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务会议委员、政府高级官员、学者、演员、艺术家和许多女士。

八点二十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彼·彼·谢苗
355 诺夫和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陪同下登上了舞台，台上设有专门席位，坐着学会理事会的理事们。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入座时，大厅里爆发了一阵掌声。彼·彼·谢苗诺夫走上了讲台，在简短的讲话里，他评价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功勋。

在讲话结束后，他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已经选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学会的荣誉会员，我荣幸地向您转交荣誉证书。"

热烈的掌声和"好极了，好极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欢呼声刚刚停下，市议会议员米·伊·谢麦夫斯基宣布说，今天，1月14日，议会选举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彼得堡市名誉公民，决定把他的肖像安放在议会的一间大厅里。

在这之后，又响起了一阵掌声。受贺者本人走上讲台，他扼要地、但极为生动地向与会者介绍了他在亚洲荒原中旅行两年的生活概况。关于列兵叶戈罗夫失踪了好几天，后来又偶然找到了的

1 《声音报》，1881年，第14期。

故事给人们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当普尔热瓦尔斯基把叶戈罗夫本人领到讲台上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跟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在一起，就不觉得我的任务艰巨了。我们面对着的是肉体上的力量——但我们有精神力量，我们胜利了。"

他用这几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他的演讲经常被掌声所淹没。

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知市议会为了安排和设置他的肖像，拨款一千五百卢布时，他赶忙谢绝了对他的这种盛情厚意。

他写道：[1]"给我这样崇高的荣誉，我深受感动，我敬请您向市 356
议会议员转达我的真诚谢意。同时，我也决定开诚布公地讲，如果市议会能够把为我设置肖像的这笔拨款用于慈善事业，例如，为此地一所实科学校设置奖学金，或者用来救济在上一次战争中死亡军人的孤儿，那么，我会感到非常幸福。

在宣布议会决定之后，我未能立即说出这一点，但是现在，当我经常听到一些意见同我对肖像一事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时候，我决定请求您把上述意见转达给圣彼得堡市议会。"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家乡斯摩棱斯克城也效仿首都的先例，选他为自己的名誉公民；莫斯科皇家大学选他为动物学名誉博士，后来在同一年，选他为名誉会员的有：圣彼得堡皇家大学、圣彼得堡自然科学家协会、乌拉尔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莫斯科合法狩猎爱好者协会、莫斯科农业学会、维也纳、意大利和德累斯顿地理学会以及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他感谢这些学会，尤其感谢早在 1879 年为他颁发金质奖章的伦敦学会。

他在给学会主席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极为敬仰的心情接受这崇高的奖赏。这一奖赏对我来说尤其珍贵，因为发奖的科学学会 357

1 1881 年 1 月 21 日给当时的市长巴·列·科尔夫男爵的信。

对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考察。我请求您，阁下，向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们转达我诚挚的谢意，因为他们对于我在中亚一些不太闻名的地区所进行的力所能及的考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庆祝会和欢迎会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精神上负担很重，因为要同他结交的人和前来拜访的人多得应接不暇。邀他赴宴、出席晚会的人也同样之多。有许多活动他都回绝了，但也还有不少是不能回绝的。可是在这同时，他还急着要把搜集品整理完毕，好呈献给皇上过目，他白天会客或出访，晚上就加紧工作。

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这比一次最艰苦的旅行还要糟糕。宴会和访问弄得我无法忍受，简直对生活都厌烦了。”

人们纷纷前来向他索取照片和自传方面的材料，以便登在国内外的各种画报上；[1] 人们请求他给予资助，谋得职位，营求养老金以及尽快提职晋级等等。

他给所有感兴趣的人看了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2]“我的亲爱的，现在我们全城的大官小官见了您都得点头弯腰，我的干亲家告诉我，您的像片挂在议会里，您受到我们全城的尊敬，无论任何事情人们都能给您办到。所以，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找找我的小狗，它叫木勒洛，很小，很好看，眼睛上有个白翳子；大小老鼠都会抓。我这个没有什么乐趣的寡妇永生永世都将为您向上帝祈
358 祷。我住在彼得堡的泽列尼大街五十二号，一个近卫军看守人那里，他和土耳其人打仗受过伤，叫阿尔希普。”

杰穆特旅馆老板于1月14日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信说：“里加城里的一个园艺师格金格尔，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供应皇

---

1 他答复是：“我有这么多刻不容缓的工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愿望写生平传记。”

2 1881年2月2日的信。

宫花草。他得知您的大驾已光临我的旅馆，向我提出一个请求：他是否可以到您这儿来谈谈关于植物学方面的新品种；毫无疑问，看看您从亚洲带回来的，哪些可以在我国加以利用。

另一个园艺师请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他寄些在欧洲土地上可以栽培的稀有品种的种子。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要求接踵而来。

他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好自己的东西，就收到不来梅市地理学会主席、哲学博士 M. 林杰曼[1] 的信，信中请求给他寄去关于最近一次的旅行报告。

林杰曼写道："最尊敬的上校，我以我们学会的名义冒昧地祝贺您从最近一次既危险又困难重重的考察中归来。您对内亚的地理学的功绩如此之大，使我们怀着最急切和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您这次旅行报告的发表。

我们请求您把这份报告和报告附图提供给我们，以便尽快地介绍给我会会员，他们对于亚洲的一切探索都极感兴趣。"

这段时间，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收到的信件真是多种多样，正象谚语所说的"从伟大到荒唐只有一步之差"。 359

有很多很多人想要听普尔热瓦尔斯基讲述他到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考察的情况，所以各学会和各机关都争先恐后地尽可能事先同他约好。红十字协会主席[2]、莫斯科大学[3]、喀琅施塔得海军

---

1 1881 年 2 月 2 日的信。

2 2 月 5 日红十字协会主席的公函，第 364 号。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盐镇作了三次演讲(3 月 16 日、23 日和 30 日)，他把演讲获得的一千零七十三卢布捐给了在最近一次阿哈尔杰金考察中受难的下级人员及其家属(1881 年 4 月 6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红十字协会的信)。

3 这次演讲获得的钱款，一部分捐给了莫斯科大学，另一部分捐给莫斯科爱好劳动奖励协会。为此，上述两个单位都推选普尔热瓦尔斯基为自己的通讯会员。同时莫斯科爱好劳动奖励协会提议指定一个在阿哈尔杰金考察中牺牲了的军官的女儿，送到救济院抚养。由于同侍从武官斯科别列夫有交往，选定了玛丽娅·麦尔赫列娃，她的父

会议[1]、华沙的同事们，乃至伦敦地理学会都邀请他介绍他所得到的资料。

360 埃·杰利马尔-摩尔根给他写信说：[2]“这里（伦敦）的公众，对您的考察工作深感兴趣，都希望听到您的有关报告。您是否认为有可能满足听众们的要求，在这里的地理学会作演讲。如果因为语言不通而使您感到为难的话，那么我很愿意为您效劳作您的翻译，我相信您是不会拒绝的。”

很遗憾的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没能接受这次邀请。在这段时间里，他有很多的工作，没有一点空闲。他决定把搜集来的、丰富的植物标本献给皇家植物园，把动物标本献给科学院，因而必须把这些标本整理好并准备为观众展出。

1881 年 2 月 17 日，在科学院物理数学分部的会议上 A. A. 施特劳赫院士宣布：科学院名誉院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最近一次旅行所搜集的、丰富的脊椎动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动物陈列馆。同时，施特劳赫院士申请开馆展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搜集的全部标本。

施特劳赫写道：[3]“著名的旅行家、科学院名誉院士尼·米·普

亲是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斯塔夫罗波尔团中尉，在攻打格奥克-杰波时牺牲。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通知这件事并感谢协会选他为通讯会员的时候，补充说，他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为救济不幸者的伟大的基督教的事业服务”。（普尔热瓦尔斯基给 A. H. 斯特列卡洛娃的信。1881 年 5 月 10 日。）

1 同时，喀琅施塔得港总司令官、海军上将卡扎克维奇 3 月 6 日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信说：“我们的水兵，在您的考察活动的最初期，在我们遥远的阿穆尔边境地带，在您评述乌苏里边区之时，就有机会同您见面。他们可以说是第一批能够了解这一考察活动的巨大作用和丰富成果的俄罗斯人。从那时起，他们就极为关注您的后来的成就、您的考察成果和发现。而今，您这次从中亚旅行归来，如果您同意接受以我的名义和喀琅施塔得全体水兵名义提出的邀请，在喀琅施塔得海军会议上，作三次、两次，哪怕是一次讲演，谈谈您最近一次旅行的情况，他们将会感到非常幸福。”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时间在喀琅施塔得作演讲，这个演讲推迟到了下一年。

2 1881 年 2 月 3 日的信，用俄文写的。

3 致科学院院长利特克伯爵的信。科学院档案库，第 465 号卷宗。

尔热瓦尔斯基在中亚旅行期间搜集了最丰富的动物标本，他把这些标本献给了科学院动物陈列馆。

自陈列馆建馆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赠送过这样珍贵和这样独特的礼物。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搜集品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中亚那些至今还无人知晓的地区的动物区系。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到过那里。

为了向观众介绍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卓有成效的旅行成 361
果，将他带回来的三套搜集品都作为专门展出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陈列馆展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在现有的大量其他展品中也很容易被人忽略。

所以，我荣幸地向伯爵大人恳请，允许我在科学院大会议厅里举办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搜集品的展览会。展览会凭票入场，如有可能，征收少许入场费。用这笔款可以在陈列馆设立普尔热瓦尔斯基专门基金，由他本人指定这笔基金的利息在陈列馆里的用途。

批准于3月15日起开馆展览，每周有两天各收一卢布入场费，而其余几天均收三十戈比。由这项收入的一千六百九十四卢布基金命名为"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基金"。这笔基金不准动用，所得利息归科学院动物陈列馆使用[1]。

展览会吸引了许多观众，也引起了皇室的注意。皇后陛下表示希望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他在中亚[2]旅行的最主要成果分几次向皇太子讲述。普尔热瓦尔斯基满怀深切的谢意接受了这一要求，并荣幸地在讲述前向殿下献上了一套小鸟的标本，这些小鸟精巧地布置在一棵树上。5月1日他作了第一次演讲，从加特奇纳

---

1 科学院常任秘书康·斯·维谢洛夫斯基于1881年12月3日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第1122号。

2 格·格·达尼洛维奇1881年4月25日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

归来后，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一连写了几封信介绍皇室对他的盛情接待。

36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讲演结束后，急于到乡下去了，他想在乡村安静的环境中编写自己最近一次的游记。他来到奥特腊德诺耶后不久，便收到了柏林自然地理学会主席 H. Г. 纳赫齐加尔的来信。

信中写道：[1]“三年前，我们自然地理学会在本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决定向您颁发第一枚洪堡奖章，以表彰您在地理学方面所作出的不朽功勋。但遗憾的是，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履行我们的决议。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我们的一片微薄的花叶编在您那光荣的桂冠上，您就踏上了征途去建立新的功业，并在漫长而危险的旅行中赢得了新的荣誉。造成这一令人痛惜的迟误的原因，我们于不久前已告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但是这些理由是软弱无力的，并不能消除我们在您面前所感到的惭愧。因此，请您对我们的粗心加以原谅，并请您接受我以学会的名义诚挚地向您转达我们对您的新的考察成果的赞赏和感谢，转达我们对您从危险的旅行中顺利地归来而感到的由衷喜悦。”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感谢纳赫齐加尔的盛情来信。尤其使他引以为荣的是写这封信的人是他的同行，非常著名的旅行家，“他在非洲大陆内部所进行的考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并有重大的发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乡村生活过得极有规律：早晨七点
363 钟起床，而且每天都洗冷水浴；然后工作，十二点吃午饭，九点吃晚饭。这年夏天，天气干旱，草都干枯了，庄稼长得很不好。但是，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事情，使他不痛快的是打猎不

1 1881 年 5 月 3 日的信，于柏林。

走运。虽然在树林里呆了几个夜晚，但他还是一无所获地回家了。由于他爱好打猎，想买一块多林多水的庄园。他并不需要庄园的收入，他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打猎的地方，即"在大自然当中的、供休息用的一个清静角落"。[1] 正象他自己说的，他为自己寻找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在那里"文明"还不会很快到来。他在奥特腊德诺耶的生活并不随心如意，主要就是因为周围人口太多。

他用手指着四面说："那里是酒馆，这里也是酒馆，最近的邻居是一所妓院，稍远一点的邻居总是纠缠不休地硬要把女儿嫁给人家。哼，全是这样的一些邻居！"他指着枪，指着青苔覆盖着的沼泽地，指着森林补充说："这才是我的朋友呐！"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委托许多熟人和亲友，并把他的委托人派到斯摩棱斯克省各地去寻找这样的地方。快到6月的时候，在波烈契耶县找到了一座这样的庄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这是一座极好的庄园，主要是有三个湖，其中一个湖就在房前，方圆八俄里左右。鱼、野兽、飞禽多极了。只有一点不好，在庄园里有一个酒馆和一所不大的酿酒厂。酒馆和酒厂每年要交租一千四百卢布。这座庄园很便宜，要价两万六千卢布。后天，我亲自去看看。如果这次买不成的话，以后就再也不为这种事操心了。"

他亲自去庄园察看了一下，事情就最后定了下来。斯洛博达 364
庄园原属于退伍炮兵中尉、地主列昂季·阿列克谢耶维奇·格林卡，现在用二万六千卢布买了下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一心想买这座庄园并不是为了要经营它，对经营我不感兴趣，是为了打猎和捕鱼。"

这座庄园离波烈契耶四十俄里，离杜霍夫希纳六十俄里，离莫斯科-布列斯特线铁路的亚尔策沃车站八十俄里。庄园有二千零

1 1881年5月26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埃克隆的信。

2 1881年6月1日给埃克隆的信。

八十俄亩土地、七百俄亩森林，新主人写道：[1]“这里的森林也很象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邻近的森林延伸出一百多俄里。”

在斯洛博达有两个湖：索普沙湖，方圆七——八俄里，另一个湖有半俄里左右长；有两条河，其中叶利沙河相当大，鱼虾很多；森林里有数不尽的大雷鸟、乌鸡、松鸡、大熊，也可以捉到驼鹿。家畜和粮食很多，土地肥沃。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就是一件事不痛快，庄园的房舍在酿酒厂旁边，但是这马上可以解决，我可以把房宅挪到索普沙湖陡峭的湖岸上。[3]那里周围是森林，从山上流下一股泉水。总的来说这地方山多，极象乌拉尔。索普沙湖的两岸都是山，如同是贝加尔湖的一个缩影。卖得这样贱，就是因为它太偏僻，而这一点正是我所需要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因为买了这座庄园而兴高采烈；他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四周是未经开垦的土地，同时又是极为
365 优美的大自然环境，使他联想起遥远的一些亚洲地区；在这里可以尽情地捕鱼和打猎，这也完全满足了他的爱好和要求。

他勾画了一幅庄园房宅的平面图，在通向湖边的南山坡开辟了一个果园，同时在果园中心还有一眼美丽的山泉。他请朋友们到这儿来打打鱼，尝尝鲜，打点野味，在壮观的（当然是就其荒野粗犷而言）森林里散散步。

他补充说：“这下子我变成了一个多么大的庄园主啊！但是这仍然不能打消我的旅行愿望，甚至是十分强烈的愿望，还想到亚洲去，到西藏和黄河上游去逛逛。新的庄园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巢而已。从这里我将要飞向亚洲荒漠的深处。”

1 1881年6月9日给埃克隆的信。

2 1881年6月9日给尼·伊·托尔佩戈的信。

3 这个想法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这个地方与教堂土地相毗连，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此很不喜欢。

朋友们都说，买了庄园以后，他缺少的就是一位好主妇了，他现在应该结婚。对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坚决地回答了一个“不”字。[1]

他说道：“我至死也不背叛我为之献身的理想。把应当写的东西写完之后，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里，有绝对的自由和我热爱的事业，在那里比结婚住在华丽的厅堂里当然要幸福百倍。”

只要是了解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性格，他对科学和旅行的酷爱，就不会认为他买这座庄园是为了定居；恰恰相反，所有的熟人都确信，无论是在斯摩棱斯克省，还是在彼得堡，他都呆不住，大自然和自由会诱惑他去进行新的旅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2]“刚回到祖国的那种兴奋和欢乐的心情过去之后，我心里总是感到十分忧郁和苦闷。过这种日常生活时间越长，苦闷就越多，好象遥远的亚洲荒漠里失去了某种难 366
以忘怀的、珍贵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欧洲是找不到的。在那些荒漠里确实有特殊的幸福——自由。不错，是粗犷的自由，但是不受任何拘束，几乎是绝对的自由。旅行家在那里变成了文明的野人，具有人类发展的两极阶段的优点：有野人生活的简单纯朴和无拘无束，有文明生活的科学和知识。此外，旅行事业本身对真心实意忠于它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接触大量的新事物，意识到自己对科学的贡献。体力上的劳累一旦过去，就很容易被忘却了，而回忆起来只能把成功与幸福的欢乐时刻更加强烈地显示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即使在后来生活最优越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忘记自己的旅行生活的原因。他将必然要日夜想象着幸福往事的情景，并向往着重新改变舒适生活，改变安逸的文

1 8月17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从南桑经哈密去西藏》，第469页。

明环境，过着劳动的、有时是冷漠的、然而却是自由的、光荣的旅行生活……”

他在多种场合说过并写过：“我曾何止一次穿着整齐的礼服，坐在某个达官显贵的客厅里，怀着惋惜的心情回想起我和军官同事以及哥萨克在荒漠中的自由生活。在那里喝砖茶吃羊肉，比在这里喝外国酒、吃法国菜要香得多；那里有自由，而在这里是镀了金的奴隶生活，在这里，一切都得按照规定的格式，一切都得有分寸，这里没有广阔的天地、没有灿烂的阳光、没有新鲜的空气。石头监狱，被称为房屋，丑陋的生活被说成是文明的生活，道德上的龌龊叫做生活的节拍，卖身投靠，冷酷无情，玩忽职守，堕落腐化，总
367 之，事实上用不同方法所渲染的人的一切丑恶的本能出现在从上到下的社会各个阶层中，并成为各阶层的主要动力。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有灵魂、心肠好的人，处境是很难的。不行啊，看起来，一只自由的鸟儿永远也不会习惯在狭小的笼中生活，我也永远不会习惯这人为的文明生活，确切点说，这丑陋的生活：秋天我把在西藏和黄河所获得的鸟类写成书，冬天我还是要出去考察。”

他补充说：[1]“您相信吗？当我看到地图上西藏还有多少无人知晓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是我能够，并且应当加以考察的，这时候我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再说，我在云层之上的高山地带呆惯了，可能就因为这一点，我就不习惯在彼得堡生活……在我们这里的生活很少有令人感到快慰的东西。老百姓是彻底堕落了，酗酒和诈骗是正常的道德，而诚实和清醒是罕见的现象。”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刚刚成为庄园主，由于必须同老百姓打交道，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料理庄园，每天上午写作、捕鱼、打猎，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同他住在农村的有他的旅伴

1 3月14日和8月31日给亚·米·卢什尼科夫的两封信。

罗鲍罗夫斯基和军士鲁缅佐夫；他同其他伙伴们经常通信，关照他们，教导并劝勉他们如何做人，叫他们不要因为年轻放纵而沾染恶习。普尔热瓦尔斯基希望，他选为自己的同伴并情同手足的人，能不辜负他的培养和爱护。

他的第一个旅伴亚古诺夫，在学校毕业的时候考了第一名，受到大家的爱戴和尊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希望其他旅伴也成为这样的人。

他给自己的一个旅伴写信说：[1]“我听沃尔卡（罗鲍罗夫斯基）368
说，你蹲过禁闭。现在你可以算是老军官了。不要经常写信，不要为琐事浪费时间，最好搞点什么学问。”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2]“在团里的独立生活已经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影响，使你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 moncher 了①。四轮马车、大走马、海狸大衣、广泛结交‘半上流社会’的女人——这一切，如果发展下去，即使不导致悲惨的结局，至少也会导致非常令人不快的结果。你就会变成一个追逐女人的军人，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就会失去对大自然、对打猎、对旅行、对任何一种劳动的喜好。不要以为坠入这种深渊是很难的，相反，非常容易，甚至是不知不觉、一点一点地。而你已经往这方面迈出好几步了，如果再不醒悟，那你就会沿着这条路直滑到底了。这还不算，现有的钱都要花光，就得开始借债度日等等。

为了我们的友谊和我对你的真诚爱护，我请求你停止这种生活方式。你要学习，用功，读书，努力弥补在你应受的教育中损失的那一部分，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对你来说，整个生活还在后面，所以你不要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就败坏它，毒害它。不管你走到哪

---

1 1881 年 9 月 16 日的信。

2 1886 年 11 月 6 日的信。

① 法语，“我的亲爱的”，在这里为“浪荡公子”之意。——译者

里，谦虚和勤劳才能受到人人赞扬，当然你那些不务正业的伙伴除外。我把你领上了一条正路；如果我看到你要走另一条路，我是非常难过的……我不是说叫你完全抛开娱乐，但是，我主张不要把这些娱乐作为你生活的最终目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知埃克隆的母亲患了胃癌的消息，
369 心里为自己的朋友十分难过，他的母亲也是患这种病死的。

他给埃克隆写信说：“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读完了你的这封信，我的亲爱的费嘉。上帝保佑，让灾难过去吧！如果它注定要降临的话，你要有勇气承当这厄运的打击。因为这厄运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到来有早、有晚，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必定要到来的。你不要灰心，要哭就悄悄哭一场吧。你要知道，真正的苦痛总是隐藏在内心深处，表现在外面的东西永远不会唤起别人的同情，只有极个别的例外。

你现在还不知道，人生的哀愁远远多于欢乐。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越来越不相信幸福是童年和少年时代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有一种人是快乐的，那就是在经受痛苦的生活考验的同时，能够一直到死都保持着内心的热情……”

普尔热瓦尔斯基要埃克隆赶快参加考试，答应他很快就召他回来并带他去考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考察计划已酝酿成熟，10月底他带着计划去了彼得堡。在这里他首先请求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奖赏他的旅伴，因为他们对这次旅行的成功作出了很多努力。[1]

呆在彼得堡的条件象过去一样，他不接见记者和任何来访的人。[2]

---

1 1881年11月5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信。在下一年，1882年地理学会全体年会上，宣布给罗鲍罗夫斯基和埃克隆颁发金质奖章。

2 1882年2月11日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

他说:“在这里哪 ·盘磨也没有象我舌头这样勤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正准备一次新的旅行,组织规模较大, 370
他希望物色到第三个旅伴。自愿做旅伴的是不乏其人的。因为刚刚回来的探险队队员所受到的奖赏和接待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早在 1881 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彼得堡的头几天,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来到他的住所,请求带他们去进行下一次考察。尽管他一再声明说,刚旅行回来,还没有考虑新的旅行,但这都无济于事,他的住所里坐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并且有许多信件从俄国各地邮到首都来,纷纷表示愿意效劳。

一个自愿者写道:“我大胆地向您提出,我渴望随您旅行,并和您同甘共苦,因此我才敢于请求您接受我作为您的为数不多的旅伴中的当选者之一。从我个人这方面来说,我补充一点,上校先生,如果您什么时候需要我的脑袋、我的才干和我的双手,一切一切、为了您的考察事业的成功,我都会豁出来。我再一次向您请求,有可能的话,一定带我去。这是我很久以来的宿愿,为实现这一宿愿,我准备付出一切的一切。我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决定,‘行或不行’。同时我还补充一点,我是个哥萨克,精通骑术和射击。可能这并不是多余的。”

父亲们推荐自己的儿子,团长们推荐自己部下的军官,还有一些青年写信说,录用他们为旅伴,普尔热瓦尔斯基将会发现他们是“带有兰开斯特枪的自愿者。”

我们知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自己的旅伴持什么观点,所以任何来信请求都没有成功。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不久前从杜霍夫希纳市立学校毕业的青年——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 371
的身上。

彼·库·科兹洛夫六年级毕业后,到斯洛博达酿酒厂给承租人哈·帕·帕舍特金干活。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这里认识了

科兹洛夫，因为玛卡丽耶芙娜老太太说科兹洛夫是一个谦虚、勤劳、非常好的年轻人，这引起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注意。

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带科兹洛夫去旅行，打算培养他，指派他为自愿入伍者。为此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参考书，把科兹洛夫带到斯洛博达。在那里指导科兹洛夫学习并教他打猎。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从买下了斯洛博达庄园以后，就开始经营，他最喜欢干的是在果园和田野里栽树。他从彼得堡和里加订购了各种树，亲自栽种，给苹果树疏果，修剪嫩枝，叫人当面给树培土等等。[1] 他把果园用高栅栏围上，挖了一个池塘，放了许多各样品种的鱼。他为这些花费了许多钱，可是对庄园收入却并不考虑。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再对自己的管家说："我对你说，我并不想有什么收入。我没有把庄园看成是一个收入来源，而是作为一个工作之余可以稍事休息的别墅。我没有孩子，今后也不会有，我为谁积攒呢？为自己吗？我并不需要很多钱。"

他把农业放到了最次要的地位，如果需要打猎或者捕鱼，那
372 么干活的马也可以在大忙季节把活计放下。在斯洛博达村种燕麦与其说是为了卖钱，倒不如说是为了家庭日常需要，而更主要的是能把熊引到这里来，然后好猎取它。庄园主人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打猎上：比如，夏天常常买些小兎子放到索普沙湖中一个很大的岛子上去，到秋天，下霜的时候，再划船到那里去打猎。这种打猎是为了奖励那些在斯洛博达干活的人们，同时也是训练他们打猎。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自己不带枪，而是看别人打猎。如果谁打到了几只兎子，就叫那人住手，好让其他人也不空手回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尽量把射手安排在"他能亲眼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侄儿弗·弗·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他的回忆。

看见他们射击的地方。一旦有人没有打中，这就使他非常生气”。[1]

打猎和粗犷的大自然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眼里具有特殊的魅力。他尤其喜欢的是他的斯洛博达离铁路有八十俄里远，春秋两季道路泥泞，他整整几个月与世隔绝，既接不到信件，也收不到报纸，什么地方都不能去，还经常没有食品。[2]

他说：“如果往斯洛博达铺设铁路，那么他就一定把它卖掉，并且决不在俄国的欧洲领土上再买庄园，而要移居到亚洲。”

他的侄儿写道：[3] “就在他的房子跟前有块沼泽地，对此，他多么自豪啊！他尤其喜欢斯洛博达和它的周围有真正的野物可打：373
有熊，有时有野猪跑进来，[4] 有猞猁和许多细嘴松鸡。”

的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住在乡村，几乎没有一天不去打猎。如果来了客人，那么打猎总是象一切娱乐活动一样，安排的规模较大。目的是向客人介绍所有的打猎方式——夏天的、冬天的、在沼泽地和在森林的、带狗和不带狗……

И. Л. 法捷耶夫说：“打猎，带着茶炊到森林中去，去割草，放焰火，去养蜂场采蜜，捕鱼，游泳，淋浴，举办引人发笑的他的诗歌朗诵会，举办各种题目的笑话会——这一切都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带的头。”

他的殷勤好客，他的纯真无瑕的天性吸引着许多人。在休息期间，他邀请朋友们来作客，在他们面前他充分表现出俄罗斯人的好客精神和他那豪爽性格。“他认为休息就是完全摆脱和书本打交道的脑力活动，甚至也不看报，在休息期间，整天都要摆丰盛的食

---

1 1888年12月管家杰尼索夫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2 费·亚·费利德曼的回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爱他的斯洛博达，他在遗嘱中把它转给他的大弟弟，为其男系长子继承。

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侄儿弗·弗·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回忆。

4 1887年末到1888年初的这个冬天在距斯洛博达十五俄里的地方打中了两只野猪。

物，一日吃四餐，各种可口的美味同打猎、捕鱼、游逛森林等穿插开来；他称之为生活乐趣的各种美食有拉宁水、果子露、果汁葛瓦斯、甜酒、大量的品种齐全的水果和糖果。”[1]

客人们走后，娱乐嬉戏的时刻过去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加紧写自己的游记。

374 写游记的工作量很大，迫使他请求上级允许他在乡村呆到1883年1月1日。总参谋长同意了这一请求，补充说，然而他认为“这项工作不应妨碍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出席总参谋部尼古拉耶夫学院校庆活动。[2] 同时副总参谋长米尔科维奇将军[3] 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信说：“11月28日我们要庆祝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想借此机会使外地来的军官们能了解总参谋部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所进行的一些比较出色的活动。有人提议请您在11月的最后几天讲讲您的旅行片断。”

普尔热瓦尔斯基当然立刻就到了彼得堡，作了“关于中亚新发现”的演讲，于12月8日，又返回了斯洛博达。在这里他加紧工作，以求尽快写完自己的著作，希望在来年3月份出版。

他写道：[4]“本应当在这之后，休息一个夏天，但我又怕浪费时间，所以，5月份我就出发作新的旅行——还是去西藏。”

新年前夕，游记写完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1883年1月初去彼得堡，并立即着手印刷这本书。

他在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信中写道：[5]“现在，当上次考察的成果已经有所体现的时候，请允许我提出旅行的问题。

375 尽管我在中亚的三次考察获得成功，尽管其他一些旅行家，特

1 И. Л. 法捷耶夫的回忆。

2 1882年10月30日伊万诺夫将军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第669号。

3 1882年10月28日的信。

4 1882年12月20日给弗·阿·别利佐夫的信。

5 1883年2月9日的信，地理学会档案库，第6号卷宗。

别是俄国旅行家在亚洲大陆内部，即西藏高原进行过相当可观的考察，但是在高原上还有两万平方地理哩的面积几乎完全无人知晓……处于这个 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译者）的大部分西部地区的是达到惊人海拔高度（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英尺）的北藏高原；较小的东半部是广阔的高山地带，包括从西藏通向中国本土的许多过渡阶梯。

在上述地区内，旅行家们只到过个别地方……在继续完成已经承担的考察中亚的任务时，我除了有强烈的愿望，还认为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次去西藏，并竭尽全部力量为地理科学在那里干上一番。如果没有特殊的障碍，我就打算在今年的6月份动身。”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吸取了以往几次旅行的经验，也就是在西藏高原随身拖着行装以及凡是以驮运队的形式来行动都是有困难的，他现在打算在条件好的一些地方设置旅站，把多余的骆驼和多余的行装留在那里，由几个哥萨克看管。而探险小队，或所说的流动小队，就可以以存放物品的一个站为中心，在其周围进行时间较长的考察。这样的安排虽然需要给探险队多派几个人，但是这就更能保证探险队科学考察的成功。

普尔热瓦尔斯基希望进入拉萨，但他并没有把拉萨当成是自己旅行的唯一的和最后的目的，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从对科学更为有益的角度来看待的。

他说：“如果放我们进拉萨，我们就去，如果不放，那就搁在一 376
边，但是一定得想办法到达腾格里湖①。”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考察北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草拟了一个未来考察的简单计划，[1] 考虑在探险队人员里要有三名助手和十五名下级人员。他打算在西藏呆两年，计划支出经费

---

① 今称纳木湖。——译者

1 见附录 16。

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卢布，并请地理学会理事会出面提出申请这项拨款。

理事会采纳了他的提议，表示大力支持，学会副主席彼·彼·谢苗诺夫亲自请求财政大臣如数拨款。尼·赫·邦格表示极愿协助这一大有益处的事业，然而，他认为这件事必须经内务大臣德·安·托尔斯泰伯爵提交到国务会议审查和批准。国务会议在 1883 年4月批准按数拨款，同年 5 月 18 日这件事也得到了圣上的恩准。

此外，在向财政大臣提出呈请的同时，地理学会理事会又请求陆军大臣、侍从武官万诺夫斯基对这件事给予协助。由于陆军大臣全力支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他的计划“已十拿九稳”，也确实是这样，1883 年 4 月 5 日圣上批准陆军大臣的报告，派遣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去西藏为期两年。任命协助他工作的：有他过去的旅伴罗鲍罗夫斯基少尉和埃克隆少尉，有陛下第二索菲亚团自愿入伍者彼得·科兹洛夫，有一名翻译、七名下级人员和九名哥萨克。同时颁布上谕如下：

377 一、旅行期间保留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及其助手全部现有薪俸，按票面价值支付黄金，并提前两年发放。

二、保留全体下级人员现有薪俸，并将外出考察的时间作为正式服役。

三、拨给三名军官到恰克图的双份驿马费，给自愿入伍者科兹洛夫两匹马的驿马费，此外，拨给运载探险队物品和下级人员乘坐的三辆三套马车的单程驿马费；探险队归来入境时，由边境站拨给到圣彼得堡的同样标准的驿马费。

四、为进行天文测定、气象观测、目测地形提供必要的仪器。

五、为武装探险队，拨给十五支步兵用的和五支龙骑兵用的小口径步枪，四十支左轮手枪和子弹：步枪子弹一万一千发和手枪子弹五千发；此外，供打猎用的步枪火药四普特，并从军需处拨给步

枪子弹带二十五条和手枪子弹带二十五条。

六、授权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在旅行期间，按功绩分别提升下级人员和哥萨克为各级士官和各级军士。

关于进行新的考察问题正在解决的时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完成了书的印刷工作。出版的标题是：«从斋桑经哈密去西藏和黄河上游»。这本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国内外文坛的高度赞扬。作者收到了国内同胞和外国人士的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这些人已经读完了旅行家这部引人入胜的游记。

Ф·马尔特 (F. Marthe)[1] 写道："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 378
以前的著作(应当包括他的没有译成德文的第一部作品 «1870 年的乌苏里边区»)人们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细致的观察家、高超的测绘家、辛勤的采集家和猎人；人们都知道，他对于他所考察的地区的动植物区系、对于动物界、尤其是对于鸟类观察敏锐，富有经验，但是在地质考查方面他还差些。这个不足之点和上述的长处在第三次旅行中也表现出来了，但后者(长处)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使这部著作成为中亚人种学和动物学的宝库。

我们希望这位卓越的作者的这部新作品中所包含的一切科学宝藏，在出现德文、英文、法文和其他文字译本的时候，能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所引起的兴趣非常之大，于 6 月 13 日(25 日)在巴黎科学院的会议上，举行了关于刚刚问世的这本新书的报告。这可以算作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因为按照科学院的章程，禁止作图书介绍，但这次作为例外。按照我国同胞米·维纽科夫的想法，著名的地质学家、矿业学校校长多布莱根据米·维纽科夫为他写的简要草稿为科学院作了口头报告。在讨论会结束前，

1 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ur Erdkunde zu Berlin 1883 г. №№ 9 и 10, стр. 490—499.(柏林地理学会的讨论。1883 年，第 9 和第 10 期，490—499 页)

会议主席就提议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表示谢意，有很多院士表示希望得到他的新作。

米·维纽科夫将此事函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写道：[1]
379 “过去的事先谈到这里，下面请允我谈谈未来的事情。有一位您的崇拜者，他并不认识您本人，有这么一种见解。‘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就旅行家所必备的知识以及毅力来说，是个非凡的人物。但是，既然是能者，也就可以要求他多劳。他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同考察某种完整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呢？例如，整个昆仑山系，如果用这段时间可以从黄河上游走遍整个昆仑山到达帕米尔，那么为什么要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进行重复的勘查，即便是在西藏也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好呢？是学者的自尊心，或者是要克服困难的愿望吗？难道昆仑山一路上的困难还少吗？再说谁会妨碍旅行家把旅行队大部分留在较低山脉以北的地区，而自己去进行横向的游历呢？请把这个意见转达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

已经为新的旅行作好了出发准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即使是完全赞同别人的建议，也不可能更改计划了。他认为这些建议仅仅是科学界希望从他的未来考察中得到许多东西，当然也竭力使这些期待得到满足。

从彼得堡临动身的时候，皇太子在告别时赠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个铝制的单筒望远镜。这个珍贵的礼物在他整个第四次旅行中都用上了，他还带着它进行了第五次旅行。这个望远镜很轻巧，使用起来很方便，普尔热瓦尔斯基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这件珍贵的礼物。

遗憾的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使他极为伤心的事情：他从前的旅伴埃克隆正准备结婚，拒绝参加这次考察。这件事是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参加皇帝加冕典礼之后从莫斯科回到奥特腊德诺耶

1 1883年6月14日(26日)的信，寄自巴黎。

时发生的。真是突如其来，两个人都很沉重，以致埃克隆赶忙离开 380
此地去莫斯科。

他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写信说：[1] “从奥特腊德诺耶动身的时候，虽然我在花园和树丛中找过您，但我沒有能够和您告别。让我衷心地感谢您在我们八年相处的过程中为我所做的一切。”

损害别人是不符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个性的。恰恰相反，他因轻信人，待人真诚，所以常常受到损害的却是他自己。他以埃克隆父亲有病为理由给埃克隆除了名，并写了让他回团队的命令。他还补充说：[2] “你为旅行准备的东西，都留下作为探险队的行装，并按你花费的价钱给你。”

1883 年 8 月初，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彼得堡，8 月 9 日到达莫斯科，14 日抵达彼尔姆。他写道：“又一次在我面前闪现出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在 1870 年和 1876 年，我也是经过这两条河前去考察的。这一切都好象是在不久前发生的，[3]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却经历了多少伤脑筋的事情啊！”

8 月 15 日傍晚，普尔热瓦尔斯基离开了彼尔姆，乘火车翻过乌拉尔，然后乘坐六辆三套马邮车从叶卡德琳堡① 到达了秋明，而后又到达耶伏列沃村。8 月 21 日，旅行家们在这里登上了轮船。沿托博尔河顺流而下。他们从这里渡过额尔齐斯河，然后开始沿着水流湍急的鄂毕河逆流而上。到了托木斯克，旅行人员用了三天的时间购买马车和冬装，然后乘驿马奔向伊尔库次克，后又去恰克图，于 9 月 26 日到达。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恰克图收到了沙皇王子们的教师侍从武官 381
格·格·达尼洛维奇的一封信。

1 1883 年 7 月 20 日的信，寄自莫斯科。

2 7 月 19 日的书面指示。

3 1883 年 8 月 15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彼尔姆寄给 И.Л. 法捷耶夫的信。

① 今斯维尔德洛夫。——译者

他在信中写道:[1]“皇太子委托我向您转寄太子殿下及其至尊的弟弟的一张合影照片。我通过总参谋部执行这一使命，衷心希望这一邮件能赶在您考察出发前到达。

就此机会再一次向您表示我真诚的祝愿，希望您在未来的旅行中为俄罗斯的科学和俄国的荣誉作出重大成就，您历次旅行都是成就卓著的。

如果在旅行期间您有机会把有关您的事业的消息寄往遥远的彼得堡，请您在公函上写上我的名字，以便转呈皇太子殿下。这里您一点也用不着考虑信的措词，您写的一切消息，哪怕写得歪歪斜斜，殿下也都会感兴趣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恰克图收到了这封信。他给格·格·达尼洛维奇写信，表示感谢这一珍贵的礼物，并表示一定履行皇太子殿下让他报告旅行情况的“极为尊贵的”愿望。

1 侍从武官达尼洛维奇 1883 年 8 月 17 日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第十三章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赴中亚旅行。探险队成员。通到库伦的路线。队令。行动规章。抵定远营城。天堂和却藏二寺。奔赴青海湖之路。在宗扎萨克土围子旁宿营。于黄河之源。暴风雪露营之夜。青河。唐古特人向普尔热瓦尔斯基和罗鲍罗夫斯基射击。返回黄河河源途中的困难。俄罗斯人湖和探险队湖。唐古特人和果洛人的袭击。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命令。去罗布泊之路。抵车尔臣。中国当局的敌意。抵克里雅。会晤地方办事大臣。普鲁移民区。移民区居民为探险队举行的宴会。勘查克里雅山脉。与中国士兵的冲突。返回祖国。普尔热瓦尔斯基下达队令。抵卡拉科耳。启程去彼得堡。

1883—1885 年

探险队从彼得堡出发后，经一个半月多的时间才到达恰克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这里不得不停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行装和从边防营里挑选士兵。外贝加尔的几个哥萨克被直接派遣到恰克图，并在那里等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到来。

现在有二十一名成员的探险队建立起来之后，[1] 立即开始每天用别旦式步枪和左轮手枪练习射击。射击本领好是最终录取参

1 除了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外，旅行队里还有弗·伊·罗鲍罗夫斯基中尉、自愿入伍者彼·库·科兹洛夫、九名哥萨克、七名士兵、一名翻译和一名摄影人员。

加探险队的必要条件。为了在最后测验时不被淘汰，大家都拚命地练，所以练习很快就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探险队在一分钟
383 内能射出一百发子弹，打的都很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 “亚洲人是出名的胆小，有这样的力量足以保障我们的安全。”

探险队长关心的另一件事是采购驮具和旅行品。所有的东西都价格昂贵，质量很差，好的物品都是从远方运到恰克图的。例如：好肥皂是加利福尼亚来的，士兵的靴子是柏林缝制的。为了减轻普尔热瓦尔斯基采购箱子、袋子、帐篷等物的负担，东西伯利亚总督、德·加·阿努钦中将从当地哥萨克分队和边防营中给普尔热瓦尔斯基派了一部分工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他们的帮助下，购置了必需品，寄走了赠送给亲友们的茶叶。[2] 然后于 10 月 21日从恰克图出发了。

在这一天，按照哥萨克士兵的愿望做了临行前的祈祷，然后，恰克图的商人们为探险队举行了饯行宴会，午后三点整，骆驼都装上驮包，在街上排好了队。旅行队出发的时候，一大群人，有亲友、也有看热闹的，给哥萨克送行。几分钟后，旅行家们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旅行就这样开始了。在他的眼前又一次展现出未知的前途，全部事业的成败又要不止一次地处于千钧一发的关头，但是，他坚信自己有幸福的命运，并以诗人的喜悦心情在日记中写道：

384 冲向风暴啊，冲向风暴……

休息后航海家这样说道。

---

1 1883 年 11 月 7 日给格·格·达尼洛维奇的信。

2 普尔热瓦尔斯基自己、并代罗鲍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寄给伊·杰·托尔佩戈十五俄磅，给舅母八俄磅，妹妹亚·伊·佩利佐娃十俄磅，给彼得堡的谢尔杰奇内医生十俄磅，自己的管家五俄磅，共一普特八俄磅。

看起来我命中注定，

不是悠静深处的居民……

从恰克图到库伦三百俄里的路程用了九天时间，在库伦旅行家们住到了离土拉河不远、单独修建的俄国领事馆的房子里。在库伦买了五十六头最好的骆驼，花了六千七百五十七卢布，又买了七匹用以骑坐的马，三十只绵羊，两顶帐篷，并储存了各种各样的食物。这都是高价购买的，花掉了许多钱，但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吝惜这些钱，他只希望把考察工作安排得更加完善。士兵和哥萨克都选拔得非常好，全是年轻人，无一例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我的健康状况良好，心情多半也是很好的，不象在彼得堡时那样。”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下级人员中分派好考察期间每一个人所应担当的职务之后，于 11 月 8 日离开了库伦。出发前夕，他向自己的部下宣读了如下命令：

“同事们！我们现在开始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现在就去探查无人知晓的西藏，使它成为科学的财富。皇帝陛下和整个俄国，此外还有整个文明世界都以非常信任和希望的眼光看着我们。为了完成我们这项巨大的任务，并以此为科学事业和我们亲爱的祖国荣誉效劳，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健康、乃至自己的生命。”

旅行队里有四十头驮载的骆驼，十四头供哥萨克骑的骆驼，两头备用的骆驼和七匹马。驮载三百多普特重行装的所有骆驼，分成六个梯队，每个梯队有两名哥萨克押运。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一 385
名蒙古向导和负责制作标本的哥萨克军士捷烈绍夫骑马走在大家的前面。后面不太远的就是率领骆驼队往前走的上士伊林奇诺

1 1883 年 11 月 7 日给 И. Л. 法捷耶夫的信。

夫，他被任命为探险队的司务长。随后是其余的哥萨克，一部分同自愿入伍者科兹洛夫在旅行队中间，另一部分同罗鲍罗夫斯基中尉在旅行队后部，罗鲍罗夫斯基中尉监督着全队的秩序。队伍的最后是一个骑马的哥萨克，他赶着一小群供食用的绵羊。

从库伦出发之后，探险队横穿戈壁，这条路普尔热瓦尔斯基已经走过两次了：一次是在 1873 年第一次旅行返回的时候；第二次是在 1880 年第三次旅行返回的时候。

旅行的第十九天，旅行队穿过了北戈壁草原地带，进入了真正的沙漠。沙漠由东向西，经过整个中亚，延伸至甘肃山脉的边缘。整个这一带地方我们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过去的游记中已经熟悉了，因此，我们不再赘述，只讲讲 1884 年 1 月 3 日旅行队来到了定远营城，并在离城一俄里半的地方宿营。

新的环境和以前的环境相比没有什么两样：还是不知羞耻的亲王的那些纠缠不休的衷告；还是物价极为昂贵。但是，为了补充用光了的各种备品，不得不购买些新的东西，而在此地逗留了整整一个星期。普尔热瓦尔斯基让伊林奇诺夫和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同土著去作交易，而他自己在这座城的四周和贺兰山区作了几次游览。

386 1月 10 日探险队拔营，沿着老路穿过南阿拉善，来到了甘肃边境；2 月 13 日旅行队来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大通河，并把帐篷扎在美丽如画的天堂寺对面。宿营地处于海拔七千六百英尺的高度上，在小树林旁边一小块平坦、干燥的地方，“在小树林的后面紧接着就是美丽的大通河”。

旅行家们在寺中受到了相当热情的接待，象老朋友一样。由于该寺四周禁止土著打猎，在附近的树林里有很多鸟兽。因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趁机猎获了几只极为稀有的鸟兽。土著对待俄国人很信任，卖给一些鸡蛋、面包和供宰杀的家养牦牛。

旅行队在这里住了两星期之后，于2月27日沿朗格特河[①]谷而上，翻越南大通山脉，来到了却藏寺，并驻扎在以前几次宿过营的熟悉的草地上。在这里，他们也受到了热情欢迎，第二天，西宁的一位中国官员来欢迎旅行家们，并转交了在北京收到的一些信件。利用他的来访机会，探险队大部分成员都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写了信寄回祖国。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 “我们这里一切都很顺利，士兵们和哥萨克的表现很好，生活得很和睦。我们旅行队完全处于战时状态，我们人人都带着别旦式步枪和左轮手枪，白天和晚上轮流值班，纪律很严。远远离开欧洲生活的那些肮脏勾当，对于我们来说，是愉快的，是美好的。我自己的身体完全健康；不再那么胖了，我现在身围瘦了有四俄寸半。

现在，我正在自己的毡篷里，用木箱代替桌子写这封信，外面正下着小雪，我们这里只有一点火光。科兹洛夫和罗鲍罗夫斯基 387
也在写信。我们一写完信就吃些带米饭的牛肉汤，然后去打猎。我们周围都是唐古特人和汉人，他们很想一口吞掉我们这一小伙人，不过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的确，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往的行为把中国当局完全吓住了。现在西宁办事大臣已经不再阻挠我们向青海湖和更远的柴达木的行动了，但是却拒绝派向导去黄河河源，说什么，在他们管辖下没有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同时办事大臣为了要监视旅行家们，装做表示尊敬的样子，派来了两个军官，带着几十个中国士兵。

旅行队在却藏寺附近停留了四昼夜后，沿着1880年7月所走过的路，向青海湖前进。

每天都下雪，行动困难，有两次被迫停下休息一日。因为骆驼

---

① Рангхт，音译。——译者

1 1884年3月10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根本无法在泥浆里行走。

护送探险队的中国卫队经常酗酒、打架和抢劫居民。普尔热瓦尔斯基派紧急信使去西宁见办事大臣，请求撤回他的士兵，但是沒有得到答复。于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向强盗士兵宣布，如果他们不走开，那么就向他们开枪。这一威胁很有效，我们探险队就这样甩掉了中国奸细。

探险队沿着拉克河① 狭谷向上攀登，到达了一万一千二百英尺的海拔高度，然后，沒费什么劲就顺下坡走到了青海湖岸边巴列密河河口处。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三昼夜后，又继续沿着湖岸向布哈河走去，这条河是青海湖全部支流中最大的一条。时值复活节
388 来临，他们在此地度过了两昼夜。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 “复活节时，我按惯例同哥萨克们互吻三次，给每人一个五卢布金币，沒给红蛋。从莫斯科带来的备品里第一次动用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津津有味地喝了白兰地，吃了些罐头。当然，是同哥萨克一起享用的。总之，我们比较舒适地度过了这个节日。”

他们从布哈河继续前进，于5月1日来到宗扎萨克土围子。[2] 他们正是打算从这里开始对西藏的未知地区进行考察的，以存放物品站为据点，在其四周各地作较长时间的游历。普尔热瓦尔斯基设置存放物品站的地方属于当地两个辅国公宗扎萨克和他的东邻巴隆扎萨克。他们俩的官都不太大，只是依靠从他们管辖的为数不多的几戶帐篷征收实物赋税而过活。

为了能轻装进行游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首先应该考虑买一批新的骆驼。宗扎萨克推托说沒有，而在他得到西宁密令后，

① Рако-гол，音译。——译者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考察西藏北部边界以及经罗布泊沿塔里木河流域行进的路线》，第134页。

2 将住处用土墙围成方形，以防盗匪，叫土围子（хырма）。

就劝阻他们不要去西藏旅行。他说，不能给他们提供熟悉东北藏的向导，并转弯抹角不卖给羊和喂马的大麦。普尔热瓦尔斯基声明说，如果他的要求不能实现的话，那么他将不得不采取激烈措施，并给宗扎萨克四天期限。四天过去了，这个扎萨克和他的邻居巴隆扎萨克商讨之后，决定卖出二十来头不中用的骆驼和二十来只 389
劣等羊。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 “这时已经没有任何进一步商讨的余地了。我把宗扎萨克关进我们的帐篷里，在帐篷周围派一个武装哨兵；辅国公的助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坏蛋，把他用锁链拴住，放在露天。宗扎萨克的一个亲信在查看骆驼时，竟打了我们的翻译阿卜杜勒，于是立即被我们鞭打了一顿。这些措施既直接对宗扎萨克本人，也间接对他的邻居巴隆扎萨克，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在巴隆扎萨克那里为我们找了一个向导，而在两天后给我们送来了并卖给了我们十四头好骆驼，四十六只上等羊和部分食品。于是关押的人才被释放回家。”

巴隆扎萨克甚至同意在他的土围子里设置仓库，那里附近有很好的骆驼饲料。5月8日搬到了新的驻地，旅行家们把自己的行装都作了分类，把前去西藏所必需的东西和应该放在仓库里的东西分开。留下的全部行装都安置在土围子的两间最宽敞的破屋子里。守卫任务交给六名哥萨克，由伊林奇诺夫上士领导。留给他们几本民间读物以便消遣解闷，还留一些菜籽给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种好蔬菜，而小书却读得挺起劲。每天由两名哥萨克放牧骆驼，其余的人留在仓库那里。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共十四人，出发去进行预定的考察，为期三至四个月。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2] “我们准备轻装前进，但也不完全是轻

1 《从怡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139页。

2 同上书，第146页。

390 装。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会碰到不受任何约束的唐古特部族人的不友好态度，甚至是敌对行动，我们必须储备四个月的食品(肉除外)和足够数量的弹药；其次，各种各样的制作标本的用品、装这些用品的箱子、打猎用具、各种仪器等等，加起来也是数量不小的行装。同时由于高大的西藏高原空气稀薄，就连最强的骆驼驮包也不应超过六——七普特的重量。”

5月10日，探险队带着二十九头骆驼和十五匹骑坐的马出发了。他们登上了布尔汗布达山，绕过高耸的桌形的乌兰得锡山，来到了辽阔的多沼泽的鄂敦他拉盆地的东口，这里就是著名的黄河河源。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 “5月17日早晨，时间还不算晚，我们涉水渡过了紧靠黄河河源的几条小支流，并在黄河的右岸鄂敦他拉盆地出口处下方三俄里的地方宿营。这样，我们多年的志向终于圆满地实现了：现在我们亲眼见到了中国这条大河的神秘摇篮，我们喝了它急流中的水，我们快乐极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想考察周围的地形，带着两名哥萨克，牵了一匹驮载的马出发了。上午走了十七俄里，遇到了一处牧马的好地方，旅行人员停下来休息，卸下了鞍子，放马去吃草，他们自己喝足了茶水，吃了点东西。马正在吃草的时候，普尔热瓦尔斯基
391 打起了瞌睡，但不久放哨人就把他叫醒了，指给他看，两只熊在不到一俄里的地方来回踱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抓起猎枪同哥萨克捷列绍夫一起去打野兽。到了那里，他们碰上的不是两只，而是四只，打死了其中的两只，而第三只逃跑了，闯到了宿营地，被留在那里的哥萨克给打死了。这样获得了几只非常好的西藏熊。

剥兽皮占去了很多时间，普尔热瓦尔斯基没觉察到天已黄昏了，只好留在休息地点过夜。又刮起了猛烈的风暴，下了大雪；温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158页。

度迅速下降，虽然时值5月20日，到第二天早晨已冷到零下23℃。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一块小小的凹地上铺着毡子过了一夜，完全被雪盖住了；而哥萨克的处境则更坏了。到早晨暴风雪还没有停息，我们的旅行人员忍饥受冻，苦不堪言，下午两点钟才回到驻地。

第二天一整天完全同冬天一样；就别想前进一步，同时骆驼已经两昼夜没吃东西了。当时的处境很困难，普尔热瓦尔斯基仍然决定出发。他们走得很慢，象乌龟爬行一样，不时地整一整驮包，把跌倒的牲畜牵起来。一头骆驼和一匹马不久就被扔掉了。

特大的高度以及寒冷恶劣的天气，引起了他们头疼，几个哥萨克的脸上，多半是在嘴唇和耳朵上出现了涂过石碳酸溶液的特殊斑疹；为预防感冒发给了奎宁。在这种条件下打猎也只好停止，再说也很少能碰到鸟兽。

在第七天，旅行队翻越过黄河河源区的分水岭，朝着扬子江（青河）上游流域走去，唐古特人把这条河叫做德曲①。天气非常不好，虽然是5月底，也很少感到春天的温暖。平日非常寒冷，不光 392
夜里如此，白天也是这样，因为总是刮风，风向一天要变换好几次。

走过了中国两条大河的分水岭之后，旅行家们开始进入真正的高山区，那里的交曲②穿过了一道高大的横向山岭，旅行家们先是沿着这条河顺流而下，然后，沿贝曲③往下走。四周的山高耸而陡峭，所以野兽极少。下入延伸二十三俄里的官曲④的峡谷后，旅行队停在离通天河岸半俄里远的山岩下的一个极好的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弗·伊·罗鲍罗夫斯基一同去观测青河，测定了河宽和水温，然后他们安静地坐到石头上。尼古拉·米哈伊

① 原词 Ды-чю，音译，也称州曲。——译者
② Дяо-чю，音译。——译者
③ Бы-чю(Bi-chu)，音译。——译者
④ Кон-чюн-чю，音译。——译者

洛维奇说:[1]“突然,对岸山岩上传来了枪声,子弹打在我们附近的沙子里。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紧接着又响了两枪,子弹又飞向我们。现在已毫无疑问了,是唐古特人正在阴险地向我们开枪;暴徒们自己隐藏在山岩后面。过了一会儿,才出现了几个人,他们跑着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岩,这时,我用我们带的别旦式步枪向他们放了十几枪,有没有被打死的,我不知道。

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现在我们的周围有敌人,看来必须提防。因此,首先我们把宿营地从山岩下搬到空旷的地方,因为在峭壁下唐古特人能够用石头砸死我们;夜里加强岗哨,此外,大家睡觉不脱衣服,准备好武器;每天放牧骆驼的哥萨克人数增加了。有
393 了这样的防御,我们才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安全了。”

旅行家们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一星期,没有看到唐古特人,他们在这里打猎和捕鱼。然后,旅行队往回走了一段路,走原路到黄河河源去,以便考察黄河上游的几个大湖。在涉渡交曲时,弗·伊·罗鲍罗夫斯基为了救羊群险些淹死,险些为自己忠心耿耿所对待的考察工作而牺牲。[2]

7月3日清晨,旅行家们登上了黄河和青河的分水岭,又一次踏上了西藏高原。气温不大象夏季,下雨往往变成下雪。夜间寒冷,草长得还不到一英寸高。察罕河① 向下的路特别难行。没有向导,得探路而行,走的是十分狭窄的小径,这大概是一伙伙强盗踩出来的。除了高原上空气稀薄所造成的身体衰弱以外,连绵不断的雨常常变成雪折磨着旅行人;虽然已是7月,天气仍然寒冷,有时气温降到零下5度,不流动的水面都冻上了一层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3]“潮湿得不得了。我们睡在潮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177页。

2 同上,第197页。

① Джаган-гол, 音译。——译者

3 同上。

湿的毡子上，穿着潮湿的衣服。我们的武器总生锈；采集来做标本的植物又不能晒干；骆驼身上的驮包和毡制的鞍垫也总是湿的，这就大大地增加了重量。

所有这一切困难对哥萨克产生了更强烈的影响。在宿营地每天要有两个哥萨克放牧旅行队的牲畜，经常是冒着倾盆大雨或大 394
暴风雪。值日的人和厨子就在这样的雨雪里煮茶烧饭。而且，在白天的各种劳动之后，浑身湿透，又冷又疲倦的哥萨克们夜间要轮流分两班站岗，通常，天气还是很坏的。

在霪雨连绵的日子里，想弄点干粪做燃料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潮湿的、雨水浸透的粪也不起火。不得不把它在太阳难得出来的时候抽空晒晒。用这样的燃料烧水，得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烧开。总之，探险队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全体成员都表现得很出色，每个人都忠诚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种同大自然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的顽强精神激励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他要使探险队在这些地方的活动永垂不朽。

黄河由鄂敦他拉的一些泉水和溪流汇成之后，很快就流经两个大湖，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东边的命名为俄罗斯人湖，西边的则命名为探险队湖。他说："就让这第一个名称证明第一次到达神秘的黄河河源的是一个俄罗斯人，而让第二个名称永久纪念我们在这里的考察，正象下边将叙述到的那样，我们的探险队是用武器才赢得了科学描述这些湖泊的可能性。"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顺察罕河而下，于 7 月 11 日在这条河的右岸离探险队湖不远的地方宿营，从这里着手进行一系列游览，是为了详细考察新发现的湖泊。有一次游览回来之后，弗·伊·罗鲍罗夫斯基报告说，在距离俄国人宿营地十二俄里的地方，他看见一大群唐古特人准备在那里过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虑这是一队过路的人，就沒有注意这个报告，况且队里经常保持应有的 395

警惕，旅行队里还有两条狗，一直守卫得很好。

阴暗多云的一夜平安地过去了。天亮的时候，值班的哥萨克叫醒了科兹洛夫先生和同事们，然后他自己去烧火，用风箱吹火。这时，有马蹄声传来，随后就发现了两伙骑马的人：一伙人数较多，径直向宿营地扑来，另一伙则从后面包抄过来。

“有人袭击！”值班的哥萨克喊了一声，就开枪了。

顷刻之间，大家都从帐篷里跳了出来，用密集的火力向冲到离宿营地不到一百五十步远的匪徒们开火。匪徒们没预料到会有这样的遭遇，开始都站住了，然后快速后转，散了开来。俄国人的子弹伴送着他们，但遗憾的是，在这灰蒙蒙的、雾气腾腾的早晨，不能很好地瞄准。不过，在宿营地附近，留下了两匹被打死的马和一个唐古特人；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匪徒也倒下了，但同伙们把他们急忙抬起来，运走了。唐古特人的信仰是，如果不把被打死的人运回去，那么死者的阴魂将危害全旗。

在反击当中，探险队的八匹马挣脱了缰绳，随唐古特人跑了，一匹马腹部受伤，不得不把它射杀。

匪徒们逃出射程之外，从附近的小山丘顶上监视着这一小伙俄国人。这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命令把步枪擦干净，他喝足了茶，便决定向唐古特人发起进攻，以便把他们从附近赶走，并打掉他们
396 继续进攻的想法。旅行队刚一挪动，匪徒们便跑到自己的驻地集结去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我们继续缓慢地前进，手里拿着步枪，腰间别着左轮手枪，每人储备了一百发子弹；驮着驮包的骆驼和保全下来的马匹都聚成一堆向前走着。当我们这样接近强盗的临时驻地大约有两俄里左右的时候，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那一伙大约有三百人，骑着马在宿营地前面排成了一列，在他们后边有一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202页和第203页。

群备用的马和驮载的马。看样子现在唐古特人好象要向我们反击，但事实并非如此。等到我们再靠近一点，强盗们就调转马头急急忙忙逃跑了。但是，因为在那些强盗的后面是一条不能涉水渡过的河，于是他们被迫从距离我们大约一俄里远的地方斜插过去。这时，看到唐古特人已经溜掉，我们也不可能追上他们，我就决定从这里进行排射，我们一排接一排一共放了十四排枪。尽管距离很远，我们的子弹仍然落到了那一堆在很多土墩的沼泽地里快跑不了的骑手中间。唐古特人终于逃出了我们子弹射程的范围，我们也停止了射击。这次加上早晨，我们一共射击了五百来发子弹。我们估计强盗死伤有十人，同时还打死了几匹马。

摆脱了唐古特人以后，我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干燥的地方宿营。为了向大家庆贺，我将全体士兵和哥萨克均提升为士官和军士，以表彰他们的战功。”

第二天，旅行队继续南行，他们渡过一条注入俄罗斯人湖的小河，普尔热瓦尔斯基为纪念这次事件，把这条河命名为强盗河①。 397

旅行队里一共有七匹马和二十四头骆驼，其中有五头很糟。为了减轻驮载的负担，不得不扔掉一部分糌粑，人就轮流徒步行走。为了防备唐古特人的进攻，加强了防御措施：不再派人出去侦察，以免分散兵力，宿营地安排在一个后面没有通路的地方——沼泽或湖泊，并且每天夜里都设双人岗哨；旅行队里的牲畜就在营地附近放牧，人人都和衣睡觉，身边放着武器。

这种预防并不多余，因为在考察俄罗斯人湖的时候，我们旅行队又遭到了一次果洛人的新袭击，这些强盗居民属于唐古特族，住在黄河沿岸，为数约有一万四千戶帐篷。

在俄罗斯人湖岸前进的第三天，中午时分，发现远处有三个骑马的人，看样子，他们是监视旅行队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想引诱他

① 弄朗公河。——译者

们白天投入战斗，以便利用我们的速射武器的全部优势，派遣罗鲍罗夫斯基带上一名翻译和四名哥萨克，到被发现的果洛人那里去，并且命令这几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许与之对射，相反，要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有两个骑马的人带着自己点燃了药捻的火枪，从我们侦察组旁边驰过，向翻译打听总共有多少俄国人，并看到俄国人比自己多一倍，才没敢袭击，然后跑进了山里。

过了两个来小时，从最近的一个峡谷里跑出来三个骑马的人，在他们后边出现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正向我们的宿营地跑来。骆驼立刻被赶过来拴住，马也被牢牢地绊住。全体人员都准备好
398 迎接不速之客。湖泊保障了后方的安全，而前边是群山环绕的一片相当开阔的平原。

土匪们来到离俄国人宿营地约一俄里的地方，大声喊叫着冲了过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潮湿的黄土地上响起了嘈杂的马蹄声，骑马人手里的长矛闪耀着，如同一排排栅栏，他们披着的呢绒斗篷和长长的黑发，迎风飘舞……这伙野蛮、凶残的匪徒好象乌云一般向我们扑来……马和骑手的身影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在另一方，在自己宿营地的前边，是我们的一小伙人，共十四名，默默地端着步枪瞄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死亡就是胜利，没有别的出路……

当我们和强盗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五百步的时候，我下令“开火”，于是，我们第一排子弹打了出去；随后就开始了密集的火力。然而，唐古特人继续向前飞驰，就好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他们的指挥在匪徒们的偏左方，沿着湖岸奔驰，他高声喊叫着，鼓动着自己的部下，就象后来有一个中国人给我们翻译的那样：“冲啊！冲啊！天主保佑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过了一会儿，指挥官骑的马被打死了，他本人大概受了伤，弯着腰往回跑去。这时所有的匪徒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205页。

还没有跑到距离我们二百步远的地方立即调转马头向右拐，隐藏到就近的陡坡后边去了。”

唐古特人仓皇隐藏起来之后，从不到三百步远的地方开了火。这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把他们从掩体里驱逐出去。他留下罗鲍罗夫斯基中尉和五名哥萨克看守驻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带领七名下级人员去驱逐唐古特人。唐古特人开始密集射击，399
但是，当军士捷列绍夫第一个冲上陡坡时，唐古特人向马群奔去，我们的勇士们就利用他们陷入混乱的时机向这帮匪徒开了火。唐古特人抬起了被打死打伤的同伙，隐藏到另一个陡坡后边，接着又一次密集射击。必须把他们从第二个阵地上打退。普尔热瓦尔斯基担心扔下第一个陡坡会被切断联系，于是和两个哥萨克留在这里，派四个哥萨克和自愿入伍者科兹洛夫到一个小山上，从那儿用别旦式步枪把唐古特人从埋伏的地点赶出去了。其中一部分，大约五十人，以为我们的宿营地无人看守，就冲到那里，但被罗鲍罗夫斯基中尉打退了。这时，唐古特人眼看是失败了，就退向山里，我们的别旦式步枪子弹送了他们一程。

这次小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这期间共射击大约八百发子弹，总计打死打伤近三十个匪徒。

估计唐古特人可能在夜间要偷袭我们的宿营地，探险队全体成员没有睡觉，分成两伙在宿营地侧翼坐了一夜。这是一个漆黑的夜，下着雨，猛烈的西风在怒吼。几个勇敢的人在这里等待匪徒们新的进攻，当然是很艰苦的，但庆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发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给自己部下的命令中写道：“同事们！昨天唐古特匪帮向我们进行了新的进攻，为数二百多人。你们英勇地迎击了比你们多二十倍的残暴敌人，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把他们击败了，而且赶走了。我们用这一胜利，如同上一次胜利一样，赢得了对黄河上游一带至今尚无人知晓的几个巨大湖泊

所进行的考察。

400 你们对科学和俄国的声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将呈请奖给你们每人一枚军功章，表彰这一功勋。而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我将请求提升为自愿队少尉。[1]”

第二天，有一支庞大的商队来到了我们的宿营地。从他们那里得知：黄河从俄罗斯人湖流出之后，骑骆驼是不可能渡过去的。探险队只好放弃走两个大湖北岸的这条路线，得往回走湖的南岸，然后奔向柴达木；仓库就设在那里，打算在那里休息一下并重新整顿行装。仓库里一切都平安无事；留下的五十头骆驼已经得到很好的休息，也喂得膘肥体壮，而那些随探险队一起回来的十六头骆驼却需要休整。

从这里寄出了一批信件给亲人和朋友们。同时，普尔热瓦尔斯基还请求俄国驻喀什领事到和田当局那里设法让他们给找些向导并协助购买各种食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再什么也不需要了，任何护卫
401 队和隆重的欢迎我们都不需要——这一切只能是考察工作的极大障碍。”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3]“我们大家的健康状况都很理想，生活得很和睦，并且一点一滴地从事着考察西藏的伟大事业。我的旅

---

1 几天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总参谋部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在中亚的腹地，在耸入云霄的西藏高原上，在离我们最近的国境三千俄里之外，在荒野的大自然和恶劣的气候中，我们的探险队用武器获得了对开天辟地以来无人知晓的黄河河源以及黄河上游的几大湖泊的考察。野蛮的唐古特人竭力堵截我们的去路，曾两次被我的几个勇敢的旅伴打败，他们为科学和为俄罗斯的荣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表彰这种真正的英雄业绩，我请求颁发军功章给我的助手：罗鲍罗夫斯基少尉和自愿入伍者科兹洛夫、探险队的九名下级人员、志愿参加探险队的恰克图小市民米哈伊尔·普罗托波波夫，而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提升为自愿队少尉。”

2 1884年8月8日给尼·费·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3 1884年8月8日给亚·米·卢什尼科夫的信。

伴们，哥萨克和士兵都是些出色的人，带着他们到哪里去都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

从实际来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着这一小部分人的精神。当提起他的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起他的旅伴们：亚古诺夫、佩利佐夫、埃克隆、罗鲍罗夫斯基、科兹洛夫、伊林奇诺夫、涅菲多夫、捷列绍夫、伊万诺夫等等。他们大家都服从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精神和意志。他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而且他们也不能有其他的愿望。他爱护自己的旅伴，就象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别人对他的同伴给以关怀时，他真心实意地感激别人——他觉得这种关怀比对他本人的关怀还要珍贵。

另一方面，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天才感召下，所有的旅伴都极其崇拜他并准备同他一起去赴汤蹈火，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绝对的权威，是亲密的朋友和官长，不执行他的意愿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探险队长的这种严格和坚定不移的纪律以及精神上的优势地位，才使得这一小部分俄罗斯人能够在普遍仇视俄国人的居民里站住脚。但是，对英雄来说，也还有做不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决定这次不去拉萨了。

他写道：[1] “鉴于预定的考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再次不放我们进达赖喇嘛首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黄河岸上两次击败唐古特人之后，我决定不访问拉萨了。”

在两周的休息期间，普尔热瓦尔斯基又新买了十三头骆驼，在 402
他这支旅行队里共有七十五头骆驼，其中六十四头在未来的旅行中是完全靠得住的。储备粮差不多能够供半年食用，但是喂马用的大麦总共只有八普特。

8月26日探险队踏上了新的旅程，奔向西边的诺木洪河。连日来天气炎热，骆驼艰难地走在干涸的混杂着盐的土地上。骆驼

1 1884年8月8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的四条腿的蹄掌和小腿下部都肿胀起来，所以到达诺木洪河的时候，就有五十四头骆驼病了。在这里他们停留了十八天，终于用七头骆驼换了马。现在旅行队里已有十九匹马，六十七头骆驼。但它们还都非常羸弱，驮运东西是不行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赶紧雇了四十五匹马，以便把驮包运到格尔木天然界，那是在诺木洪河以西一百四十五俄里的地方。

9月15日旅行队继续前进，过了几天之后，来到了乌兰噶吉尔①天然界，在那里又停了五天。在西宁来的翻译的帮助下，从当地蒙古人那儿买了六十只绵羊，为哥萨克买了一顶毡篷，又把三匹疲惫不堪的马换了新的，而最主要的是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向导，同他一起在10月13日向噶斯②天然界进发，在那里打算设置一个仓库。

抵达噶斯之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派出侦察组寻找通往罗布泊去的道路。派去的人到第十二天才回来，说路已找到了。

“这个成绩是用巨大的劳动换来的。顺着阿尔金山山脊大约有五十俄里长的距离上，哥萨克穿过了这里所有的峡谷，他们还常
403 常沿着峡谷走到山岭的那一面，直到无路可走，他们再返回来，一直到找着真正的道路为止。派出去的人顺着这条路走出去六十俄里，走到了阿尔金山的出口。”

得到令人满意的消息之后，在淮雅尔③天然界设置了一座仓库，由伊林奇诺夫领导，留下六名哥萨克和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他们的任务是看守留下的全部行装、骆驼、马匹和食用羊。探险队里有二十五头骆驼、四匹骑用的马、十五只羊；只带了够两个月用的储备品。

---

① Улан-гаджир, 音译。——译者

② 今称格孜。——译者

③ 今称茫崖。——译者

11 月 19 日旅行家们启程上路，顺齐桑萨土①河而上。一开始，有饲料、水和燃料，还是好走的；但刚一过该河的源泉，眼前立即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沙漠。它究竟延伸多远，谁也不知道。普尔热瓦尔斯基亲自去寻找比较方便的路。他发现了一条已经干涸的河床，旅行队全部移到这边来，但是，牲畜却遇到了难关。探险队现在处于海拔一万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上，狂风带来了透骨的严寒。狂风多半直接往脸上刮，所以一天行程之后，几乎每个人的眼睛和头都疼痛。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进入了齐桑萨土河的峡谷，在这里总算摆脱了狂风的袭击，可以较轻松地呼吸一下了。

经过两日短距离行程之后，旅行家们登上了西藏高原，最高点达到海拔一万三千八百英尺。漫无边际的不毛平原展现在眼前，一直向东，伸到天边。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最近处看了一下地形相信，不能再继续向前走了。一些不毛的丘陵向南伸展开去，丘陵之后可以看见群山，然后就是高高耸立的雪山了。这地形给疲惫不 404
堪的驮载的牲畜造成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而决定向后转，从齐桑萨土河向西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了这个地方，发现了许多新的山脉和湖泊，根据第一个到达这些地方的旅行家的权利给这些山脉和湖泊命了名。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探险队没有休息过，但是，走的路程并不远。严冬到来了，12 月初气温四次下降到零下 30 多度。旅行人的唯一住处是毡篷；毡篷里住不下的哥萨克只好住在普通的帐篷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每天值班、放牧骆驼、马匹以及夜间放哨，都是由哥萨克每天按步就班干的，尽管艰难、困苦，可是他们仍和从前一样表现得非常好。这些艰难困苦一天天增加，一

① Запсан-сайгу 按俄文译音应为斋桑萨土。——译者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 263 页。

方面因为我们只带了勉强够用的东西，我们不得不节约，甚至象砖茶、糌粑这一类的食品；而另一方面，严寒、风暴如今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袭击着我们。”

由于这些艰难困苦，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被迫返回。1885年1月 11 日探险队高兴地与留守在仓库的哥萨克会合了。天气变得稍微暖和一些，他们趁机整顿了一下个人卫生：理发、洗澡、洗衣服、缝补衣物。

晒干所搜集的动物标本、搬动行装和整顿驮包等等足足用了三天。然后，旅行家们离开了这个良好的驻地，沿着侦察组去年11 月份所找到的路线向北往罗布泊进发。

405 在 1 月底探险队来到了罗布泊，住在塔里木河河畔的新阿不旦村附近。在这里住了十天。这段时间全部用来整理冬季考察记录和详细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习惯。[1]然后，为了观察鸟类春季飞来的过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宿营地改在塔里木河的右岸，也就是在 1877 年曾停留过的离旧阿不旦村一俄里的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打算在这里逗留相当长的时间，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的伙伴们尽可能住得舒适一些，他们长时间来没有这样生活了。两个布帐篷和两个毡篷安排得很宽敞，在帐篷中间堆放着行装；厨房虽然安排在破烂的毡篷里，但毕竟不是在外面露天地里了。宿营地弄来了劈柴，然后把六十四头骆驼送到察斯干赛①河边，因为那里有骆驼食用的饲料。探险队成员的食品供应充足：肉、面粉、以及其他储备食品应有尽有。

在罗布泊停留的整段时间里，生活相当单调，但也很平静。太阳出来时大家起床，喝足茶之后每个人都着手做自己应承担的专

---

1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自己的第四次旅行中写了许多光辉的篇幅，用以描述当地居民的生活。

① Джахансай 按俄文译音应为察罕赛。——译者

门工作；上午九点吃早饭，然后就出发去打猎。午后三、四点钟回来，吃午饭、工作、喝茶，晚八点左右就寝。土著居民和地方伯克①对待探险队十分亲热。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行在罗布泊一直逗留到3月20日，在这一天他们出发向卡克里克村去。旅行队经过一条灌木带，行 406
进是很困难的，因为疏松的土壤迅速地化为灰尘，飞扬起来迷人的眼睛。旅行家们在卡克里克度过了复活节，购买一些粮食，然后去车尔臣。他们一小段路一小段路地前进，有时要停留一天，以便更好地考察这个地区，但是，植物和动物方面的科学收获不大。4月14日，旅行队来到车尔臣，受到了地方当局的接待，并住到离绿洲主要地区不到一俄里的地方。

来到车尔臣后的第二天，刮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几乎没有间断地持续了整整一星期。风力非常大，顶风走路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也是不明智的。此外，必须补充储备品和找向导，也是停留在车尔臣的一个原因。地方当局用种种借口拒绝这两件事。后来在威胁之下，他们才承认是中国政府不但禁止他们向俄国人卖什么东西，以及提供向导，而且也不允许同俄国人有任何往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声明，他将用武力搞到粮食，让哈钦(县官)亲自当向导，这才迫使哈钦履行上述要求。他送来了两名向导，我们用钱买了绵羊、面粉和马料大麦。在临行前两个向导夜间跑掉了，为找到新的向导，旅行家们被迫留在车尔臣。

4月25日终于启程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 “刚启程就得用两天一夜走八十六俄里没有水的路程，同时，还要爬五千英尺的高坡；加上天气炎热，而且开始时路上还有流沙。象往常一样，向导

① 伯克(бек)为旧时新疆维吾尔族特有的官名，清政府曾分别加以任命，由驻新疆的将军、大臣指挥。各级伯克均有世袭权。有时也作为对于显贵、统治者的一种尊称。——译者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373页。

407 不知道准确的距离，说这段路程有五十俄里多一点；我们就这样准备了水，预计第二天早晨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在第一天到已经将近中午时才弄清楚，没有水的这段路程比他们说的要长得多。当时，我们象通常所说的，加了劲，到当天傍晚时才走了四十一俄里。向导彼问了不下十次，他由于害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说，我们走的路还远远不到一半。”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有时虽然对他并不完全相信，但认为必须派两个哥萨克骑骆驼往前走，当时已经是半夜了；命令他们带着水来接大家。探险队其他成员在拂晓时出发，走了二十五俄里便停下来；用最后一点水煮好了茶，便等待派出去的哥萨克。午后三点钟左右，水终于运到了，同时还得到了准确消息，到达预定的驻地不过二十俄里远。大家喝足了茶，饮了牲口便又出发前进，直到天黑之后才宿营。

整个4月，天气炎热，在背阴处有时还达到30.8度；旅行队时而走过荒原，时而穿过流沙；时而登上高山，时而又走进峡谷。

5月1日，探险队到达了喀喇库尔干，然后转到尼亚绿洲，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住地非常好，水草丰盛；当地居民显得十分热情，而孩子们都高兴地拿出桑果来卖。

从尼亚到旅行队现在要去的克里雅共九十三俄里，但是大部分是驮运路，有一些路段没有水。第一段路程有五十一俄里，通到雅苏勒棍村——池塘岸边上的一个极好的宿营地，池塘里还可以洗澡。

408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在雅苏勒棍村我们庆祝了走出恰克图六千俄里的行程。这样的庆祝会，当然是根据我们现有的财力来举办的，我们每走一千俄里都举办一次。

正是那些雅苏勒棍村的村民，现在却告诉我们关于中国人胆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392页。

小到荒谬的程度，以及搞秘密阴谋反对我们的几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中国人不仅到处禁止土著同我们进行友好往来，禁止对我们的询问说出真实情况，而且还命令把当地的骆驼，还有一部分马匹赶进山里去，随后再赶羊群，以便把骆驼和马匹的蹄印掩盖住。后来，一个当地的中国官员知道我们打算从克里雅去西藏，便派人破坏了山里的桥梁和道路。就是这个当地人叫作办事大臣的官员，命令在克里雅向居民收集储备的粮食，把粮食放到八所土房里，并且埋下地雷，准备在我们到来之后，一旦居民暴动，就让地雷爆炸。办事大臣本人很怕突然碰上情况而措手不及，所以带领护卫队一连几夜跑到城外，在帐篷里过夜。在这以前，克里雅的警察收去了当地居民的小腰刀，折断刀尖，以便使这些不能伤人的武器更为安全一些。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土著确信我们装运收藏品的大箱子里藏着我们的士兵。总之，不论是现在，还是后来，那些荒唐的传说和把戏都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极力想用这些来损害我们，但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胆怯，使他们自己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威信扫地。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很清楚，如果从东土耳其斯坦走，我们不可能到达西藏，而这次旅行从恰克图出发是极有远见的。”

探险队于6月1日由雅苏勒棍出发去克里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这是一片巨大的绿洲，这里有三千来个牧场。果园连成片，我们现在正在吃杏子。” 409

普尔热瓦尔斯基打算从克里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深入到邻近的西藏高原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骆驼换成马，所以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在克里雅设置一个仓库，把骆驼送去放牧，另外雇用三十匹马。

中国人照旧阻挠每一步行动：禁止当地居民同旅行家们有任何往来，说俄国人都是坏人，说他们旅行不怀好意。在购置必需品

1 1885年6月8日给叶·谢·杰尼索夫的信。

时，到处都遭到抵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宣布说，如果给钱，居民还不肯卖东西的话，那他就用武力夺取。这下子把中国人吓坏了，第二天克里雅办事大臣由一小队士兵护随前来拜访。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帐篷里接待了他并请他喝茶。然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开门见山地谈事情，请这个中国人当着他的面给哈钦下令，叫他给雇马匹，拨给作仓库用的房子，并命令卖给食品。办事大臣履行了这项请求。第二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办事大臣进行了回访。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除了士兵以外，凡是克里雅的当权人物都召集到这里。在中国官员住所大门口鸣礼炮三响并演奏乐曲；主人出来迎接我们，把我们让进室内，还亲自给我们递茶。"这种盛情款待并不妨碍他在背地里下令不准土著去拜访俄国人，也不准对他们讲任何事情。然而，好奇心胜过了恐吓。他们经常到宿营地来。每天晚上哥萨克拉的手风琴对这些土著也有不小的吸引力。关于这个稀奇乐器的传说远远传到了探险队还没走过的地方，并吸引了很多人。一般说来，土著表现出极大的好感，送来了水果和各种各样的食品。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采取了一切措施来阻挠旅行。打听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打算去普鲁，他们便破坏了去那里的道路：拆掉了两座桥并堵塞了几条陡峭的下坡路。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然而中国人又没交好运，对我们来说，从克里雅向东南方向走，比直接往南走要重要得多。第一次会晤时，我对中国办事大臣声明过，我们要往东南走，如果土著（我表示个样子，说中国人是不能干这个的）要想破坏道路，那么为了修道路，我就从喀什把俄国兵叫来。中国人在这种恐吓之下，睁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401页。

2 1885年6月2日给尼·费·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大了眼睛，并立即答应采取护路措施。然后，依照我的要求，办事大臣命令，在克里雅拨给房子作仓库，存放我们多余的行装（收藏品），找地方放牧我们的骆驼。”

这个最新的放牧地点选在克里雅以南四十俄里的阿特羌村①。探险队在阿特羌村彻底装备了一下，于6月16日又上路了。旅行队这次有十五匹骑用的马，二十二匹驮载的马和五头驴，由赶牲口人照管。一开始，这些没有驮过东西的马匹很不听使唤，而且路本身也不好走。大家所走的那条小路有些地方就是中国人破坏的，经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要求，由那些破坏路的居民在不久前给修好了。土著仇视中国人，并准备一旦有适当的机会便把他们斩尽 411
杀绝。

他们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说：“你就下命令吧，我们现在就去杀中国人。我们没有什么愿望，只要由白沙皇统治就行。我们知道，现在在俄国土耳其斯坦是多么公正……可是，在我们这里每个中国官，甚至每个士兵，都可以随便殴打我们的人，抢夺我们的财物、老婆、孩子；要我们缴纳苛捐杂税。我们不能长久忍受这种处境；我们很多人都藏着准备好了的武器。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头儿，没有大伙的带头人。哪怕给我们一个普通的哥萨克也行；让他给我们当指挥官。”

从克里雅河转弯，顺其左边支流库拉普河而上，探险队到了一个小移民区普鲁，在这里住了五天。

这个地方的居民从中国人那里听到了关于俄国人的许许多多的坏话，还接到不许同俄国人接触的命令，所以他们见到旅行家们时，总是有些怀疑，还有些害怕。他们把好衣服和好东西都藏进山里，怕遭到抢劫；连女人也藏了起来。但是，当他们看到事情同中国人所说的恰恰相反，他们就和探险队人员友好起来，甚至举行了

① Ачан 按俄文译音应为阿羌。——译者

有音乐和杂耍的跳舞晚会。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1]"我们的哥萨克也参加到共同的娱乐中来,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起劲地跳着;这种乐器使听众非常高兴,在舞蹈的间歇时出现了杂耍:有一个人扮做猴子,另一个人扮做山羊,第三个人装扮成女人,骑在马上,表演了各种熟练的把戏。一开始我们参加进来,土著有点拘束,他们甚至道歉说,他们的妇
412 女们不能很好地打扮一下,因为听了中国人的造谣,把好衣服都藏在很远的山里,后来大家都熟悉了,就尽情地欢乐一场。总之,我们的哥萨克使当地的漂亮女人都着了迷,当我们从普鲁出发时,女人一边哽咽着,大声地哭着,一边说:"这些俄国漂亮小伙子走了,没有他们,我们该多么寂寞呀。"

普鲁的居民说,沿着库拉普河谷向上走,很难到达,甚至几乎不可能到达西藏。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完全相信土著的话,经过侦察,证实了居民们的说法是对的。所以决定从这里顺着高高的雪山往西走,到那里再找一条更方便的路。探险队沿着克里雅山脉的北麓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整个路程都在海拔一万到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上,这些地方尽是丘陵、高山、沟壑和深陷到土地里的河谷,有时深达一千英尺。这一切都给前进造成了极大困难。由于连绵不断的大雨,驮包更加沉重,陡坡很滑,河水迅速上涨,湍急的流水具有惊人的力量,有时能滚动大约十立方俄丈的大块巨石。路极为难走,二十八天的时间只走了一百三十五俄里。向来没有驮运过东西的本地马时而尥蹶子,不让装驮包,时而带着驮包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不习惯走山路而从陡坡上摔下来。哥萨克大部分是步行,由于寒冷和恶劣的天气,土著向导的情绪很坏,不得不把他们打发回去,又换来几个新的向导,可是走不了多远,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同原来的向导一样。想烤火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411页。

取暖，又没有什么可烧的，因为湿粪不起火；还是多亏了山下的居民，他们给了点劈柴，总算能够煮了茶、烧了饭。

吃了这么多的苦头，科学成果又微不足道：鸟兽很少，开花植 413
物也如此；在大雨下，阴云密布的山里，进行地形测量非常困难。在这种条件下，7 月 23 日，旅行家们到达了乌鲁克阿其克①天然界，即前进方向最边上的一个点。

雨不停地下着，马匹已经疲惫不堪，其中半数已不能行走了。鉴于克里雅山脉的走向，它的地形特点，动植物区系已有足够的调查材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决定下山奔克里雅-和田大道去策勒绿洲，把骆驼和留下的行装带到那里，再往和田去。

在策勒休息了一天之后，派罗鲍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到克里雅去取行装和骆驼。普尔热瓦尔斯基借此机会写了一份关于旅行的简短报告和几封信，发到驻喀什的我国领事尼·费·彼得罗夫斯基那里。通过他又收到了来自俄国的信件和报纸。

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他写信说："我想不出更好的词句来感谢您的关怀。整个昨天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最大的喜庆日子。我们不知先看什么是好，心情激动地一会儿拿起这张报纸，一会儿又拿起那张报纸，到处都是新消息、新鲜事。不过令人忧虑的是到处都是同样的调子——吵架、打仗、战争，好象这一切不是发生在文明世界里，而是在极残忍的野蛮人当中……"

经过八个昼夜，被派去克里雅的两个人回来了，完好无缺地把骆驼和行装带了回来。探险队应该从这里去和田，顺和田河而下，去阿克苏，然后翻过天山回国。

8月 16 日，旅行队启程了。29 日来到了和田，住到我国臣民萨尔特商人们准备好的住所里。这是一座宽敞的绿荫如盖的花园。 414
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住上多久。旅行队刚给骆驼卸下驮包，就来了

① Улук-ачик，音译。——译者

两个中国士兵，他们死不要脸地硬要进来看东西，把他们赶出去，他俩骂着走了。为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派翻译阿卜杜勒和我国驻和田商业界的两个头领(会长)去到中国衙门(管理部门)请求，不让中国士兵来打搅旅行家们。被派去的人完成了任务，但在返回的途中遭到了中国士兵的袭击和毒打。阿卜杜勒又回到衙门申明所发生的事件。并且在办事大臣派来的一名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回到了宿营地，来的官员保证一定惩处肇事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声明，这个问题只有在探险队亲眼看见惩处肇事人或他们向翻译和商业界头领赔礼道歉才能算完。

同时，为了免遭袭击，以及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探险队长把宿营地迁到一个较为开阔的地方，让别旦式步枪和左轮手枪能充分发挥作用。罗鲍罗夫斯基中尉、科兹洛夫先生、翻译和十名哥萨克从这里被派进城里，要到中国人面前去"游逛一番"。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1]"派去的人都用步枪武装起来，上了刺刀，每人携带一百发子弹。我交给罗鲍罗夫斯基的任务是穿过整个回民城，再进入汉城，在那里休息一会，然后返回来；一旦中国士兵袭击，就向他们开枪。从远处来看，特别是按照欧洲人的观点，这种举动可能被认为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但是在亚洲，尤其同
415 中国人打交道，稍有一点让步，无疑会导致悲惨的后果；但是，勇敢、顽强和果断却能十有九回使你摆脱最危急的情况。"

几个俄国的哥萨克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整齐地走着，到了要塞，停下来休息一会，然后唱着歌回来了。

第二天，办事大臣又派一个官员来请求忘掉所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个官员说，士兵不归办事大臣管辖，不听他的话，甚至对他本人也无理取闹；办事大臣已将此事给上级写了报告，毫无疑问，肇事者一定要受到惩办。普尔热瓦尔斯基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要

1 《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及其他》，第460页。

求，于是第二天，那个官员又来了，请求派人，哪怕是派副手也行，同办事大臣谈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意了，就派罗鲍罗夫斯基带着翻译和十名哥萨克前去。在这次会晤中决定，办事大臣首先拜访探险队长，表示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致以歉意。这样做对于消除中国人在土著当中所散布的流言蜚语是非常重要的。

狡猾的办事大臣同意了，但过后又送来一张名片。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收下名片并把派来的人赶走了。这时办事大臣带着由自己部下的官员和当地伊斯兰教当局的官员组成的随从来到了我们的宿营地，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呆了约半小时。傍晚前，普尔热瓦尔斯基又进行了回拜。第二天，办事大臣又来了宿营地，说了许多客气话。这样一来，相互间的关系变得友好起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再也不提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补充了自己的备品，又雇用了一些毛驴和马匹帮助骆驼驮运东西。于9月5日出发去阿克苏，10月16日到达。在这里他们买了一些东西，卖了三十七头幸存下来的骆驼，换 416
上了四十头新骆驼驮载，这些骆驼是从卡拉科耳送来迎接探险队的。旅行家们在阿克苏只停留了一天，又出发上路奔卡拉科耳，经乌什绿洲去天山。

探险队在离山口不远的地方过了一夜，于10月29日开始向海拔一万三千七百英尺的别叠里山口攀登。

普尔热瓦尔斯基就在山口上向自己的旅伴们祝贺旅行即将完成，并把伴随哥萨克旅行了两年的步枪赠给了哥萨克。然后，他们用别旦式步枪和左轮手枪向距离最近的山岩作了排射。[1]

翻过了现为俄中边界线的别叠里山，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亚旅行就结束了。

---

1 摘自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日记。

他在 10 月 29 日对探险队发布的命令中写道:“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越过了中国边境,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们的旅行从走出恰克图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我们向亚洲荒漠的腹地进军的当时,只有一个同盟者伴随我们,那就是勇敢;其他的一切,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都反对我们。还记得吧,我们有时踏着阿拉善和塔里木的流沙,有时走在柴达木和西藏的沼泽地里,有时又翻过高耸入云的巨大山岭。我们象野人一样在露天地里,在帐篷或者毡篷里生活了两年。时而经受着零下 40 度的严寒,时而经受着 40 度以上的酷热,有时还要经受沙漠上骇人听闻的风暴。除了所有这些之外,经常还要遭受土著的不
417 友善态度,有时甚至是公开的敌对:请回忆一下,西藏的唐古特人曾两次向我们发起进攻,柴达木的蒙古人经常欺骗我们,而中国人用伪善的、仇恨的态度对待我们。

但是,不论是荒漠上狂暴的自然界所造成的重重困难,还是抱有敌对情绪的居民所设置的层层障碍,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我们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走过了并勘查了中亚那些地区,其中大部分地方欧洲人的足迹还没有到过。同事们,荣誉和光荣属于你们!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们的功绩。现在我拥抱你们每一个人并代表派遣我们的皇帝陛下,代表我们为之效劳的科学事业,代表我们为之争光的祖国,对你们的忠心耿耿的工作表示感谢……”

也确实为祖国争光了,只要提一提探险队所经受的一切和探险队所获得的科学成果也就明白了。十四个俄国勇士面对着一万四千多户帐篷的唐古特-果洛人的敌意,考察了在这之前还无人知晓的黄河河源;在没有向导的条件下,在土著都不了解的地区,从柴达木到了罗布泊地区,并且在连续三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碰到一个人——这就可以证明探险队成员的功绩。另外,他们在东土耳

其斯坦的绿洲上进行了庄严的行军，土著用款待贵宾的食品和一束束鲜花欢迎了他们，而作为当地统治者的中国人，却夹着尾巴躲在一边。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俄国威望的胜利。这听起来好象是某种神话，然而已被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英勇的旅伴们变成了现实。

在 11 月开头的时候，旅行家们来到了卡拉科耳。3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里极为荣幸地接到了皇太子的贺电，祝贺他"圆满地完成了困难重重的考察和所取得的成果。"

当旅行家们走到离卡拉科耳还有七俄里的地方，他们受到了 418
地方当局和在家的军官以及官员们的欢迎，并在毡篷里摆设了有香槟酒的早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的第四次中亚旅行结束了。我们在远离整个文明世界的荒漠里度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但是，自由的旅行生活是可爱的，而且是非常可贵的。过去几次是这样，这次也还是这样，同这种生活离别，——很可能是长时间的离别，如果不是永久离别的话，——都使我感到惋惜、痛苦。一想到这些，心里就觉得沉重，但是岁月催人，必然会有那么个时候，再也不能经受这类旅行的各种艰难困苦了。如果命中注定我再也不能到亚洲腹地去，那就让回忆多年旅行中在那里的所见所为作为我的快乐，一直到生命完结吧。让罗布泊、青海湖、西藏和许多其他的名字使我联想起我在这些神秘地区，在狂暴的大自然和野蛮人的包围之中，在为科学效力的光荣道路上所度过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子，让这些名字同那些生动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同时出现吧！……

狂风暴雨再一次过去了，
航海家又重新平安无事。
但是总没有人对他说：

再也不会有狂风暴雨。

11 月 16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卡拉科耳出发，经维尔内和鄂木斯克前往彼得堡。

第十四章

晋升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少将。给探险队成员的奖赏。在斯洛博达的生活。科学院常任秘书的一封令人莫解的信。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去彼得堡参加中国事务委员会。科学院决定为祝贺普尔热瓦尔斯基特铸刻名金质奖章。返回乡村。被选为德国皇家哈雷自然和医学科学院院士以及莫斯科大学附设皇家自然科学、人类学和人种学爱好者协会名誉会员。1886 年 12 月 29日科学院庆祝大会。科学院常任秘书康·斯·维谢洛夫斯基的讲话。普尔热瓦尔斯基当选为法兰克福和荷兰地理学会名誉会员。普尔热瓦尔斯基搜集的标本公开展出。第五次赴亚洲旅行的计划。拟议的探险队成员。关于前几次考察的科学成果著作的出版问题。皇太子殿下为出版一事赐与两万五千卢布。旅行准备工作。预料中的中国政府的刁难。

1886—1888 年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功绩首先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赏识。陛下想晋升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为少将，以此作为对他的嘉奖，并希望见到他时，他能戴上带穗的将军肩章。1 月 22 日下达了关于提升[1] 军衔的上谕，当天中午十二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就幸运地觐见了皇帝陛下。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讲起圣上对他的那种体

1 同时委任为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委员。

贴而热忱的关怀，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不配享有这种盛情的。一贯正直而诚实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不会昧着良心说话，所以，在他讲起这次被接见的情景时，总流露出他内心的温暖和对他的功绩的最高赏识者的深深感激的心情。

420 他虽深受皇上的恩宠，但并不认为旅行的成绩和辉煌成果仅属于他一人。在他受奖的前几天，他曾呈报说，探险队的大部分功绩"不属于我，而属于我的战友们。没有他们的勇敢、刚毅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毫无疑问，这两年旅行所获得的成绩，即便是一小部分也无从谈起。这样的功绩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奖赏"。[1]

陆军大臣、侍从武官彼·谢·万诺夫斯基认为应当嘉奖探险队的全体成员，因而给他们请准了下列奖赏：

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补加终身津贴六百卢布，加上原来应得的津贴，合计每年为一千八百卢布。授予罗鲍罗夫斯基中尉四级自由弗拉基米尔勋章一枚，并对 1881 年赐给的终身津贴补加二百卢布；授予自愿入伍者彼得·科兹洛夫四级军功章一枚，一次发给奖金五百卢布，并准予进入圣彼得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授予参加四次考察的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上士顿多克·伊林奇诺夫三级军功章一枚和一百二十卢布的终身津贴；授予同一部队的上士、两次伴随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潘捷列伊·捷列绍夫上士三级军功章一枚，一次发给奖金三百卢布。其余所有十四名下级人员和志愿兵米哈伊尔·普罗托波波夫各授予四级军功章一枚，每人一次发给奖金二百卢布，并给予六个月的休养权。[2]

421 在这些奖赏之外，早在 1884 年，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还在亚洲荒漠漫游时，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学会就选举他为该会的外国会员，并授予他一枚"维叶加"奖章；1886 年，他回到彼得堡不

1 1886 年 1 月 20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总参谋部的报告。

2 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第 36 号卷宗。

久，被选为俄国皇家园艺学会、莱比锡农业学会名誉会员和德国哈雷科学院名誉院士。1886 年 2 月，地理学会的某些会员[1] 鉴于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亚洲地理方面的无可怀疑的巨大功勋，认为应当向学会理事会呈请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件最重要的地理上的事物。不仅理事会，而且全体会员都完全赞同这一申请，因而决定将一条旅行家称之为神秘山脉的终年积雪山脉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山脉。①

所有这些奖赏和各学会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功绩的评价，当然使他非常高兴，但是，令人不安和忙乱的彼得堡生活又使他感到苦恼。他非常不喜欢并且总是躲避这种生活。

他说："对彼得堡生活的总的评价是终日忙忙乱乱，很少干正事。"

人们普遍对他的好意和关怀，每时每刻都牵扯着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给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希什马廖娃的信里写道：[2]"简直找不出一点空闲时间去拜访您，无论如何也无法到您那里去。明天好象是您的命名日，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愿您诸事顺利。"

这封信是他在总参谋部图书馆里准备第二天演讲的过程中写 422
的。2 月 12 日晚八时，举行了这次演讲，紧接着，在市议会大厅里又举行了两次公开演讲。几次演讲所得的八百卢布酬金都用于建立第一所市立免费阅览室了。

---

1 亚·瓦·考利巴尔斯男爵、费·费利德曼、尼·瓦·考利巴尔斯男爵、伊·斯捷勃尼茨基、奥·什图宾多尔夫、埃·科维尔斯基、尼·阿尔塔莫诺夫、K. 沙林戈尔斯特、安·鲍利舍夫、H. B. 格里姆、尼·奥弗夏内、A. 季津高津男爵、亚·纳扎罗夫、Г. 伊万诺夫和阿·季洛。

① 即阿尔格塔格。——译者

2 1886 年 2 月 11 日的信。

他在给亚·米·卢什尼科夫的信中写道:[1]“我还是在彼得堡,我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恼;且不说各种各样的演讲和官方的庆祝会,我在街上走不上一百步——马上人们就会认出我来,于是麻烦事就来了,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说各种祝贺的话,等等。这还不算,对捷列绍夫简直就是纠缠不休……

我对您的来信和祝贺不胜感激。至于谈到将军夫人一事,恐怕是无法实现的,我已经过了结婚的年令(四十六岁),而且我的职业也不允许我结婚。在中亚我留下了很多的后代——当然,这里不是直接的意思,而是一种比喻:如罗布泊、青海湖、西藏等等——这就是我的孩子们。”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描写这些地方,即写一部最近这次旅行的游记,于是他急于到乡村去,以便在那个僻静的地方从事写作。他写道:[2]“我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详尽地研究带回来的材料。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真实情况,我曾经同目前一些所谓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谈论过,但据我所知,他们认为我的话是言过其实的,换言之,是虚假的……时间将会作出结论,真理总是会战胜谎言和欺骗行为的。”

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受到委托,让他写出他对同中国进行
423 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在喀什噶尔内和来自喀什噶尔的军事行动有什么见解。[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兴致勃勃地着手这项任务,并打算毫不迟缓,一到自己的斯洛博达立即开始这项工作。还远在出发之前他就把从亚洲带来的花子、蔬菜子以及各种禾本科植物和香瓜、西瓜的种子寄到乡下。他让管家准备好鱼网、船只并运送建筑用的木材。他写道:[4]“如果雇工当中有酒鬼,他们的一年期限

1 1886年2月28日的信。

2 1886年3月14日给尼·费·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3 非常遗憾,由于时间太近,我们没有机会向读者介绍这篇光辉的著作。

4 1886年2月5日给自己的管家叶·谢·杰尼索夫的信。

(按合同)已满,就算帐辞退这些人,包括安季普,他不光是喝酒,而且还醉熏熏地耍酒疯。”

3月2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到了自己的斯洛博达。头两天清理行装,之后,便和哥萨克捷列绍夫一起到森林中去打猎。他们在那里坐了一夜,但一无所获。天气不好,连黑雷鸟也很少求雌鸣叫。迁飞的候鸟很少;野鸭和山鹬根本没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暂时放弃了打猎,开始料理自己那点家务。果园里积雪已经快化净了。看来,苹果、樱桃和李子树都保护得很好;从和田和阿克苏带回来的西瓜子和香瓜子,于3月1日已经种上,如今已发出很长的芽儿。

果园逐渐料理出个眉目,而且逐步完善起来:不但是黄瓜,就是和田瓜也都开花了,说明一定能结果。

普尔热瓦尔斯基欣赏着这一切,感到遗憾的只是作为好友和旅伴的罗鲍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都不在他身边,前者正准备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后者在士官学校学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他在乡下感兴趣的一切东西都写信告诉了他们,同时还劝他们 424
不要伤心,在已经开始的工作还没做完的时候,不要怀恋乡村生活,老想着它。

他问罗鲍罗夫斯基:[1]“你的功课安排得怎么样?要从早晨背到晚上,若不然就准备不好;不要在入学考试的困难面前后退,你的整个前程就在这里。”

他在给科兹洛夫的信中写道:[2]“我想象得到,在天气好的时候,你会多么忧郁。但是,没有办法,必须如此。你的春天还在后头,对我来说,已经临近秋天了。请不必经常写信,考试前要好好学习,考试过后再每周写信吧。”

---

1 1886年3月20日的信。

2 1886年3月20日的信。

春天的到来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活跃起来。他整天整天都在室外度过：白天打猎，傍晚用鱼叉叉梭鱼，为了要打大雷鸟，他在林中过夜。他给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写信说：[1]“请原谅，我光写大雷鸟和山鹬，因为这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写的。现在我又要到森林里去过夜了。”

他在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中说：[2]“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斯摩棱斯克的森林和丛林中过着探险家的生活，甚至很少在家里过夜，总是在森林里，猎取大雷鸟、松鸡等等。在彼得堡的忙乱生活之后，我现在如释重负并恢复了常态。近日我将着手写报告……

有一位扎尔杰茨卡娅女士，将我的游记译成了法文。巴黎的Hachette et C°① 出资两千法郎购买这个译本的版权。这笔款一半归译者，另一半归我。请您证明确实是我本人在Hachette的合同上签了字。这个合同将由女译者亲自给您送去。”

在斯洛博达时光一天天地过去了，安闲而宁静；有时从邮局送来一捆来自俄国各地的信件：从恰克图、喀什、维尔内和梯弗里斯等地。这些信件使住在乡村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得到了真正的快乐，它们没有在他心里激起任何疑虑。但是，突然在4月15日，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寄来一封信，引起了他的重视。康·斯·维谢洛夫斯基请普尔热瓦尔斯基去斯摩棱斯克那里拍一张照片，必须是侧面像，而且不要修底片。维谢洛夫斯基补充说：[3]“科学院非常需要这张照片，您若能满足这一请求，将使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与感激。”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张照片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思

1 1886年4月2日给索·阿·普尔热瓦尔斯卡娅的信。

2 1886年4月14日的信。

① Hachette et C°（法）阿歇特出版公司。——译者

3 1886年4月7日的信。

索着。由于不便请写信人说清楚，于是他便写信给 A.A. 施特劳赫院士。他就此事写道，因道路泥泞无法通行，目前不能去斯摩棱斯克，只有在夏天时才能满足那项要求。他说道：[1]“请询问一下康·斯·维谢洛夫斯基，最近在彼得堡拍的像片，头部转向侧面三分之二的，是否适用，我手头有这样的像片，可以寄上。”

但是，为什么要照片，为什么要侧面的并且又这样紧迫，这都是一些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当然，他非常希望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A.A. 施特劳赫的复信并没有使他满意；他确信有某件事情在瞒着他，就是不对他说。A.A. 施特劳赫在信中写道，头偏转三分之二的照片“对于我们的目的是不适用的，一定要全侧面像。” 426

A. 施特劳赫在信里补充说：[2]“我希望您能够到斯摩棱斯克去拍照，并在 5 月，最迟在 6 月内使我们得到所需要的照片，不然，我们的艺术家就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制做那件正是需要照片才能制成的东西。这是一件什么东西，您大概早就猜出来了，而详细情况等过一段时间我将告诉您。”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并没有猜出来，他打算秋天到彼得堡去，在这之前他得不到进一步的解释，只好等待。但是，实际情况使他的首都之行比他所预料的要早。5 月 20 日他接到了一封电报，召他去彼得堡参与特别委员会讨论对华战争所应采取的措施。普尔热瓦尔斯基带上了刚刚写成的题为《关于对华战争的新设想》的简要报告，有充分准备地出席了会议。由于时间离现在很近，我们没有可能向读者介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那份令人极为感兴趣的报告以及讨论的情况。未来的传记作家能更细致地叙述他生活中的这一段情节，会谈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主张具有决定性的

1 1886 年 4 月 15 日给 A. A. 施特劳赫的信。

2 1886 年 4 月 29 日的信。

意义。

他写道:[1]“总之,在长达四小时之久的会议上,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的报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当然,也有反对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的无知而变得软弱无力。”

在彼得堡的几天里,他得知,5月3日那天,在皇家科学院全
427 体会议上宣读了康·维谢洛夫斯基、A.施特劳赫、菲·奥弗夏尼科夫、Л.什连克、安·法明赞、卡·马克西莫维奇和Ф.施密特[2]等院士的下列声明: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中亚的几次考察是学术旅行史上最卓越的现象之一。我著名的旅行家是第一个深入亚洲高原中心的欧洲人,他向我们介绍的地方在他之前仅知道一部分,而且只是根据一些贫乏的中国文献才知道的。在那里,他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现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这一切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使他的名字同各民族古今最著名的旅行家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但是,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象其他大多数旅行家那样满足于纯地理性的考察,在他所完成的四次考察中,还搜集了很多博物学方面的标本。他所获得的这些极为丰富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资料使我们有可能确定那些地区的动植物区系的组成及特点,在他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对这些地区是一无所知的。

众所周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本人搜集的动物标本赠给了科学院,这无疑是我们博物馆建馆以来的一次最大的和最根本的充实。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院应当向孜孜不倦的旅行家表示特别的感谢,因此,我们建议大会为此目的而铸造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奖章的正面铸有旅行家的肖像,

1 1886年6月6日给弗·罗鲍罗夫斯基的信。

2 1886年5月3日科学院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第58项。

周围的题辞是：‘奖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428
皇家科学院’，背面的题辞是：‘奖给中亚大自然界的第一个考察家，1886年’，周围为月桂花环。”

不用说，科学院完全同意了院士们的意见，并通过决议呈请批准赠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枚这样的奖章。

科学院的这项决议把常任秘书信中的令人不解之处揭开了。7月8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又离开了彼得堡返回自己的斯洛博达，他和从前一样打猎和捕鱼，至于旅行记他根本没有动笔。

整个夏天，他只写了一章，题为《中亚现状概述》。该文发表在十二月号《俄罗斯导报》上。[1] 其余的几章他只拟了计划，打算将来再写。

他说道：“天气炎热，不能写作，只有在秋天我才能坐下来认真地写作。熬过了彼得堡苦役般的生活以后，我现在在乡村休息，在深秋到来以前，我决不去任何地方。”

但是，事与愿违，腿病使他不得不去莫斯科到奥斯特罗乌莫夫 429
医生处看病。医生对他说，他的病是由于过份健康而得的。

医生说：“您的体质很好，但肌肉运动不够，过剩的营养在腹内形成脂肪，这种脂肪造成血液循环障碍，使体重增加，由此造成腿肿。”

---

1 这篇文章招致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先生的全面反驳，反驳文章发表于《欧洲导报》(1887年第7、8两期)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乡村从报刊上得知这篇文章的发表后，要求把两期杂志寄来。他给И.Л.法捷耶夫写信说：“大概，我将不予以答复。而这将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只不过是白内搞水——徒劳无益罢了。我们双方的看法完全对立：他那里是脱离生活现实的仁慈，我这里是严峻的生活实践的结论。在那里被称之为理想的肥皂泡愈吹愈华丽，而这里武力被认为是获得权力的唯一准则。在观点这样互相对立的情况下，调和是不可能的。究竟哪一种观点正确，未来会作出解答的”。尽管如此，读完了这篇文章，普尔热瓦尔斯基仍然认为有必要写一篇反驳文章并把它寄给了《新时代》去发表。在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文卷里保存着各种人物的许多信件，他们都是熟悉中国，并表示赞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提出的问题的人，我们无权，而且也不可能发表这些人的书信。

医生为普尔热瓦尔斯基规定了饮食制度，同时要他每天洗浴两次。

他说："太可惜了，不准喝克瓦斯和吃甜食。可以吃些面食，根本不许吃肥肉；可以吃水果，喝不加糖的酸果蔓水，一昼夜不得超过八茶杯。"

此外，奥斯特罗乌莫夫先生还劝他少写作，务必找一个录写员把旅行记口授给他。[1] 最初一个时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严格遵从医嘱，几天内，体重就减轻九俄磅；可是，后来，除了他自己原来就很喜欢的洗澡外，自然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弟弟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担心他那孤独而又很少活动的生活会损害他的健康，就邀请他到他们的别墅来过夏。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回信中说：[2] "多谢您的盛情邀请，遗憾的只是我无福享受。我完全习惯了斯洛博达的生活，我一点也不觉得孤独的生活难受，周围一片荒野，是极好的狩猎区。总之，这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尽可能坚持饮食制度，每天洗两遍澡。至于腿浮肿，大概只有荒漠才能治愈，上次我考察时就是这
430 样。象一只自由的小鸟很难生活在笼子里一样，我也很难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在这里，每个人，首先是社会生活环境的奴隶。但是，在荒漠里是自由的天地，这才是我日夜所向往的，就是给我几座金山，我也不出卖我这荒野的自由……

我再一次由衷地感谢您的盛情。有时就连野兽也会对抚爱感到快活的。"

他甚至认为，就连斯洛博达，人也太多，所以决定关闭酒厂，以

---

1 1886年7月20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罗鲍罗夫斯基的信。

2 1886年8月3日给索·阿·普尔热瓦尔斯卡娅的信。

便尽可能更多地过个人的幽居生活。[1]

他说道:"现在必须把这座庄园变成一个真正幽静的远离人世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正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减少了某些收入,这无关紧要。让上帝保佑我们安安静静地生活在斯洛博达吧,我首先要在这里为自己安排好一个幽静的窝儿。"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最喜爱恬静;他怀念亚洲的荒漠,从内心里憎恶"文明社会"。

他在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托尔佩戈的信中写道:[2]"你们在亚洲是很幸运的,欧洲文明还没有渗透到那里,文明本身是伟大的,但是在我们这些野蛮的地方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它的思想对我们的(俄国的)野蛮人完全不适用……这里的农民,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些醉鬼和懒汉;一年不如一年。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有一次哥萨克捷列绍夫一针见血地对我说:我们到亚洲去寻找野人,然而这里才是野人生活的地方。"

他在给亚·米·卢什尼科夫的信里写道:[3]"完全是无法无天,道德败坏。我这还是住在离铁路八十俄里远的地方,而铁路附近的居民更是无恶不作。"

431

"无政府、无法纪的现象在乡村尤为突出。酗酒的乡文书和目不识丁的乡长在那里为所欲为。真是一团糟![4] 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坏,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都是在俄罗斯全面颓败的时代出生的。[5] 农村社会生活中这样混乱不堪,违法乱纪,恶习盛行的现象,我在中亚那些最野蛮的部落里也从未

---

1 1886年11月17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写给庄园管家叶·谢·杰尼索夫和酒厂承租人哈·巴·帕舍特金的信。

2 1886年9月14日的信。

3 1886年9月24日的信。

4 摘自1887年1月3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尼·费·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5 1887年5月16日给Я.П.希什马廖夫的信。

见过。”[1]

由于有了这种印象，普尔热瓦尔斯基便离开了他的斯洛博达，于 1886 年 11 月初来到了彼得堡。他在这里得知，德国皇家哈雷自然和医学科学院选举他为正式院士，[2] 而莫斯科大学附设皇家自然科学、人类学和人种学爱好者协会选举他为名誉会员。

12 月 2 日普尔热瓦尔斯基把自己收藏的鸟类标本献给了皇家科学院博物馆，并在该月 29 日出席了科学院庆祝年会。这一天是我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日子，成了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举行的盛会，只有那些十分杰出的人物和推动了科学前进的人物才能享有这样的荣誉。

科学院常任秘书康·斯·维谢洛夫斯基说：“有一些幸运的名字，只要一提到这些名字就会使听众想到某种伟大的、人所共知的事业。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就是这样的。我不能设想，在整个
432 辽阔的俄罗斯国土上能找出一个多少有点文化的人，而他不知道叫这个名字的是谁。因此，在这里，在诸位面前，我更没有必要，甚至说更没有权利来谈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贡献。再说，我又能向诸位谈出什么新颖的、大家所不知道的东西呢！甚至即使是我必须作一个冗长的演说，向诸位详细地介绍他那多年的、接连不断而又充满危险的游历的长篇史诗，也是如此。他所游历的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未经勘查过的地区，在那里只有刚毅不屈的意志、机警和勇敢才帮助了旅行家克服时刻阻挡他前进的一切障碍。这些障碍有时是自然力，如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以及山上的严寒和暴风，或者是无边无际的、荒无人烟的沙漠以及亚洲各种骇人听闻的现象——令人窒息的酷热，没有水和暴风，有时，还有更危险的障碍——就是土著的愚昧无知、疑惧和敌视，而愚昧无知也是一种力

1 1887 年 5 月 16 日给费·罗·奥斯坦-萨肯男爵的信。

2 寄来的证书是富有特色的，因此我们将其刊在本书附录 17 里。

量，甚至是一种相当大的、常常是难以克服的力量。曾经有过，而且还不只一次，在和这种力量发生冲突时，完全是由于旅行家的勇敢才使他从必然的死亡之中得救，而且我深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勇士般的自卫时，与其说他想的是拯救自己，不如说是考虑到保护那些他当时随身携带的科学财富。是的，我们的旅行家所经受的一切艰难困苦以及一切危险——如：可能在同大自然的力量悬殊的搏斗中死亡，或者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在某个愚昧的亚洲人的刀剑之下丢掉头颅——都是他作出的牺牲，正是用这些牺牲作代价才为科学获得了取之不尽的财富。

这些动植物的财富本身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博物馆，他把这些财富都献给了科学院博物馆和皇家植物园。因此这两个地方就成了研究那些在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前科学家们一无所知的地区的动植物区系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康·斯·维谢洛夫斯基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补充说：“我不敢 433
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功勋这样引人入胜的题目忘乎所以而说得更多，我应该讲得扼要一点，因此我只想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在今后将成为与自然和人的搏斗中的无畏和毅力以及对科学忘我忠诚的同义语。今天科学院献给他一枚纪念他的奖章，并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在整个学术界早已作出的、全体一致的结论上签字，正式肯定这位光荣的俄国旅行家对地球上难以到达的广大区域的自然界进行直接考察而建立的丰功伟绩。”

这个发言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象这次这样激动过。

他重复地说：“这就是为我准备好了的一篇很好的悼词；现在我知道了，我死后，人们会说我些什么。”

在科学院得到的印象深深地铭刻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心里，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虽然在这以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法兰克福

和荷兰地理学会名誉会员的称号，但是，他在科学院大厅里，在无数听众面前得到的那些感受远远超过了这一称号带给他的欢乐。

同时，在新年来临之际，可以说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筹备了新的庆祝大会，我们指的是公开展出他的搜集品。举办这个展览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所以直到2月2日才准备就绪。这一天，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皇太子以及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参观了展览会。这些至尊的宾客在展览会上整整参观了一小时，而且，陛下曾几次对尼古
434 拉·米哈伊洛维奇表示感谢，并且对展览会非常满意。3月4日开始公开展出，普尔热瓦尔斯基才有可能到乡下去继续写自己的第四次旅行记。

3月4日晚上，他回到了自己的斯洛博达，9日，“为迎接春季第一天”，他开始写作。他写得很专心，只是偶尔为修建新居和整个庄园分分心。这所房子是他心爱的产物，正在按他的设计建造。

1887年夏天，新居初步完工了。它有一个阁楼，下边有六个房间，摆设着在彼得堡订购的结实家具。在穿堂里的客厅门旁，摆着一头巨大的西藏熊标本，它擎着一个托盘；在熊的上方墙上挂着一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打猎满载而归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出自他的同事亚·亚·比利杰尔林格的手笔。在另外几面墙上挂着几幅皇太子和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亲笔题辞的画像，以及房主人一生中各个时期的照片。餐厅的墙壁上玻璃罩里挂着几只美丽的山鸡，而在他的书房里，除了一张写字桌和其他家具外，还摆着一个装有枪支的橱柜，枪支的装璜都非常讲究。书房旁边是他的卧室，里面有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用野牦牛尾巴拼制的褥子。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无论哪个皇帝也没有这样的褥子。”

在二楼有三个房间，其中有一间是一个大图书室，里面都是有关亚洲方面的书籍。

客厅有一个门通到凉台和果园。果园里长着一簇簇从亚洲带来的野大黄，在防霜棚里有李子树，温室里是和田西瓜和香瓜，苗床里培育了许多浆果。果园里有几条小径，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不走这几条小径，他总是走直路；小径通常是在客人到来之前才打扫，表示对客人的殷勤周到。 435

在果园的一角有一座“小农舍”，里面有三个小房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经常在这里工作，写自己的旅行记。他很少在书房里写作，至少在夏天是这样，而是整天在自己的“小农舍”里度过。[1] 在果园的绿荫中，工作起来效果更好，呼吸也比较舒畅。他朝夕思慕的愿望是在紧靠自己住宅的地方培植树木，使整个春天都能听到夜莺歌唱。他也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在斯洛博达居住的最后一个春天，每天晚上他都在“小农舍”里倾听那美丽的鸟儿的歌唱。鸟儿刚刚发出第一声啼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停止工作，面部表情起了急剧变化，陷入了沉思，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回忆起以往几次旅行的幸福时刻。他同在场的人们一边交谈，一边回忆天堂寺和甘肃省——中亚最富庶的地方，在那里就是这种夜莺，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里，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他写道：[2] “从住宅到湖滨和森林，景色秀丽，凉台旁边是一个有泉水的池塘，在当地看来，这座果园是很不错的了。前几天我在斯摩棱斯克向莫丘利斯基购买了一所防霜棚（有李子树、樱桃树等等），已派人去取树了。我为斯洛博达这所房宅在彼得堡订制了一套家具，连运费共花掉一千八百卢布。不要以为我打算在这里定居了，不，我觉得，距此念头还很遥远。”

---

1 费·亚·费利德曼的回忆。

2 1887年3月20日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托尔佩戈的信。

436 正象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说的那样，只有在第四次旅行记写完之后，新的旅行的“幸福时刻”才能到来，可是写作进程象“乌龟爬行那样缓慢”。[1]

他说道：“是的，这部旅行记写完时，就可以较为轻松，较为快活地喘一口气，就好象摆脱了已令人厌烦的情妇一样。”

普尔热瓦尔斯基还在写第四次旅行记时就说过，他是“身在欧洲，心在亚洲”。

他问尼·费·彼得罗夫斯基：[2]“您认为怎么样，三十人左右的队伍能否不冒风险地经喀什、叶尔羌去和田和罗布泊，再从那里到西藏？我认为，中国人会蓄意挑起冲突，以便卡住去西藏的路。比如说，我们三十个好小伙子就足以击溃几千个中国人，但是，我们旅行的目的——访问西藏也达不到了。而拉萨当然也只能靠武力才能到达，为此也正需要三十个不怕死的人。从恰克图走把握最大，不过要多走戈壁这段路程。这一切我是顺便问问，以备日后参考。

去西藏有三条路：一、经过恰克图、库伦、青海和柴达木；二、从斋桑经过哈密、沙州和柴达木；三、从七河或者从费尔干纳经过喀什、叶尔羌和车尔臣。每条路都有它的利弊。从库伦走的那条路最有把握，但是绕远；经由哈密是最好的一条路，经由喀什噶尔是最近的一条路，但容易发生意外，因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可能发生同中国士兵的武装冲突。如果选择这条路，在这文化
437 较发达的地区牵着骆驼走，以及在烈日炎炎的夏季想保护好骆驼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最不方便的是，可能跟中国人发生冲突，那时探险队就只好走另一条路，或者推迟旅行。从斋桑走的那条路，只经过两个中国城市，哈密和沙州，然后是柴达木，从柴达

1 1887年4月9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2 1887年4月8日的信。

木进入西藏后就可以随意行走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1]“我想再一次去西藏，这回得看看达赖喇嘛。需要二十到三十名优等射手，我用脑袋担保，一定能到达拉萨。让那些汉学家们带着他们的汉文和哭泣般的和平宣教到那里去——越试试吧！”

到达彼得堡之后，在3月初，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立即向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提交了第五次旅行计划，这次是专门去西藏。旅行期限他定为两年，为了使探险队有足够的物资装备，出发地点定在七河的卡拉科耳城。他打算在1888年的秋天，从这里出发，经过天山奔阿克苏，再顺和田河去和田城，然后经克里雅去车尔臣和进入噶斯，打算在那里设置一个仓库，由七、八个哥萨克看守。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预定在1889年春夏两季考察西北藏，即从噶斯向南及西南考察，然后回到仓库所在地，补充备品，调换驮运牲畜，打算在初秋时节，向拉萨进发。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写道:[2]“如果我们受到欢迎的话，那我们就去考察西藏东部喀木①地区。如果我们在拉萨遇到不友好的态度，那么，我们只好找条路返回柴达木，1889年冬至1890年，438
我们的仓库也将从噶斯迁往柴达木。1890年春夏两季，看情况或者在东北藏，或者在西部，沿着去拉达克的方向进行考察。于同年——1890年晚秋时分大约能结束这次旅行。”

新的旅行计划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为完成这项计划，他认为探险队的成员中必须有:两名作助手的军官、两名标本员、两名翻译、[3]十五名士兵和七名哥萨克。探险队成员的增加，对于保护仓

1 1887年11月10日给И.Л.法捷耶夫的信。

2 1888年地理学会第12号卷宗。

① 也称康。——译者

3 一名突厥语翻译，一名蒙语翻译。

库，对于顺利通过有土匪的地区，对于进入拉萨都是必要的。探险队的活动经费，除薪俸外，共需四万八千五百二十卢布。

在提出这项计划的同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向陆军大臣、侍从武官彼·谢·万诺夫斯基呈递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普尔热瓦尔斯基请求奏请上谕派他去西藏，为期两年，并保留他和探险队全体成员的现有薪俸。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为请求委派适当数目的下级人员和哥萨克而补充说："考虑到维持军纪，探险队要排除非军事人员。但是，如果有对于考察工作（采集标本，从事拍照工作等）适宜的非军事人员的话，那么在考察期间请允许我将之录用为下级自愿人员编入探险队。

3 月 15 日陆军大臣的呈请得到圣上的批准，同时皇帝陛下恩
439 示将经费最好直接拨给黄金和白银，而不要换成纸币，因为纸币在中国是不流通的。

探险队的成员确定如下：罗鲍罗夫斯基中尉、科兹洛夫少尉、莫斯科军区的六名下级人员、外贝加尔的五名士兵和哥萨克、土耳其斯坦军区十三名士兵和哥萨克。

拨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和两名军官从圣彼得堡到卡拉科耳的双份驿马费和四辆三套马车的单程驿马费，用于运载行装和下级人员。按照前几次考察的先例，拨给天文仪器和测高仪器、二十五支步枪、六十个子弹带、两万五千发别旦式步枪子弹、一千发史密特和维松式左轮手枪子弹。授权探险队队长按功绩提升下级人员与哥萨克为各级士官与各级军士。

与此同时，皇家地理学会呈请从国库拨款四万八千五百二十卢布，加上行情差额为六万三千六百卢布。再加上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五卢布六十八戈比驿马费和薪俸，以及行情差额总数达到八万零三百三十五卢布。这笔款于 1888 年 4 月 8 日，根据财政大臣的奏折，经圣上下旨由国库拨给。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新旅行方案得到批准之后，他便开始积极准备出发。首先，他忙于结束自己著作的出版工作，随后，又办理了出版他前几次考察的科学成果的事宜。他希望在他出发之前彻底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旅行记除了俄文原版之外，还用何种文 440
字出版；二、皇太子殿下赐给的两万五千卢布，以及出售出版著作所得款项应作何用；三、这些著作是否应由科学院出版。殿下关照把这件事交给了前任科学院院长德·安·托尔斯泰伯爵去办理。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1]“同时，我决定表示一下我个人的希望，将出售拟定出版的著作所得款项转为以我的名义命名的基金，该基金经圣上恩准设立于科学院，作为动物研究之用。”

德·安·托尔斯泰伯爵认为：一、出版著作应以科学院名义出版，以便每版都标明是皇太子殿下捐款出版的；二、售书所得款项作为专门基金，如果两万五千卢布捐款不足，就用于继续出版他的科学成果；三、除俄文外，另一文本最好用德文，因为对于从事研究资料的人来说，德语比较方便。[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弄清这些问题之后，由衷地感到，发表他的科学考察成果，完全归功于皇太子殿下的恩典，因此他认为向殿下作力所能及的贡献是自己道义上的义务，于是请求陆军大臣在皇帝陛下面前奏请恩准将他的第四次中亚旅行记献给皇太子殿下。[3]

得到准许后，该书于 8 月初出版，书名为：《第四次中亚旅行 441
记》。“从恰克图到黄河河源。考察西藏北部边境以及经罗布泊走塔里木河流域的前进路线。”

就这样，第四次旅行记结束了，而即将到来的第五次旅行势必

1 1888 年 3 月 23 日给科学院常任秘书康·斯·维谢洛夫斯基的信。

2 1888 年 3 月 31 日康·斯·维谢洛夫斯基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第 217 号。

3 1888 年 6 月 3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陆军大臣的报告。

会遇到中国政府方面许多习难。中国政府拒绝签发去西藏旅行的护照，提出护卫队的人数过多，不能保证旅行家们的安全，指出土著一般对欧洲人持有怀疑态度。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不愿意让普尔热瓦尔斯基到那些对欧洲人保密的地方去，特别是对这位俄国的旅行家，在他的旅行记里公开宣扬了对"天朝"的看法已引起了恐慌。其实，不仅仅是一些中国人，就连英国人也都敌视普尔热瓦尔斯基再次到西藏去旅行。

惊恐不安的伦敦报纸纷纷指出，这次旅行和英国同西藏之间的敌对行动的发端，他们认为是奇怪的巧合，而且提出警告说，因为亚洲各国宫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英俄的竞争为基础的，而在西藏已经开始流露出对俄国的好感。这些报纸附带说，俄国的亚洲政策总是善于巧妙地运用亚洲人中表现出的对俄国的同情心。因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的目的很可能就是鼓动西藏人反对英国。

关于这一点，布鲁塞尔的 «Indépendance Belge» 报①于 8 月 27 日（9 月 8 日）谈道："在伦敦至今还没有任何关于探险队的消息，该探险队受命从锡金驱逐入侵到那里的西藏人。人们以更为
442 急迫的心情等待着这些消息，因为形势看来可能因外国列强干涉而复杂化。彼得堡的来电确实报导说，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刚刚离开俄国前往西藏，如果可能的话，打算深入到西藏首府拉萨。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所进行的旅行好象是纯粹以科学为目的，然而它却引起了不列颠政府要员们的强烈不安，因为它与用兵锡金一事恰好发生在同一时间，所以英国政治界考虑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的探险队具有政治的、而且甚至可能是军事的意义，并认为该探险队此行的目的在于给英国制造新的困难。俄国早已发现英属印度帝国在印度同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界上有弱点。西藏人对锡

① 英文，«独立的意大利人»。——译者

金的入侵证实英属印度帝国在它的东北边界上还存在另一个弱点。有一切可能认为俄国想利用这一点。总之，人们推断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的探险队不是没有其他用心的。在伦敦人们确信，俄国将军抵拉萨之后肯定要同达赖喇嘛缔结秘密条约。这一点尤其使英国感到伤心，因为从英国外交部不久前交给中国大使的解释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不打算征服西藏。诚然，不列颠政府打败西藏人之后，能够对他们实行自己的保护制度，并把西藏变成印度和俄国势力之间的某种缓冲地带，就象在阿富汗已经做的那样。然而，要实现这样的巧计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更何况，中国也未必能同意这种做法。”

所有这些消息都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极端不安，他决定硬闯进 443
去。他说：[1]“没有中国的护照，我也准备到西藏去，如果能得到圣上恩准的话。”

“按照当地条件，必须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出发，因此探险队的装备几乎已经全部准备完毕。此外，关于这次旅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的刊物上都作了报导……我期望得到您的善意关照，决定向阁下提出一个极为诚恳的请求：您是否可以将上述情况呈告皇太子殿下，并伏稟殿下，我急切地恳求从我们考察工作的明朗地平线上消除突然从东方升起的那一朵乌云。”

然而这朵乌云自行消散了。在我国驻北京公使的坚持要求下，事情终于办成了。中国内阁有关部门同意发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去西藏旅行的护照，但护卫队的人数不得超过十六人。同时，僧格侯爵还对四等文官库曼尼声称：除护照上限定的人数外，俄国人可以再增添几个人。增添的人用制标本人员、翻译人员等等名义还是很容易办到的。

8月末，终于收到了中国政府发给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去西

1 1888年6月12日给格·格·达尼洛维奇的信。

藏旅行的护照。在给我国驻北京公使送去这张护照时，中国内阁大臣们在公函中写道：[1]

444 “关于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一事，内阁屡次复函指出：从和田入藏之路荒无人迹，沿途禁止通行，以前几次签发旅行证件，乃是礼让之举。同时，内阁也曾表示希望，能建议他放弃此次旅行。

此后，内阁再次收到阁下来函。内容如下：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作为一个无限忠诚于科学事业、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人打算从和田到西藏去旅行。他旅行的唯一目的是要充实过去几次旅行中由于在贵国当局的大力协助下所获得的科学资料。这次，学术旅行家带领二十名必不可少的仆从，拟以对尚未考察过的地方进行考察，在考察中不会给当地居民造成丝毫的怀疑。

由于他的旅行和提出的旅行条件纯粹是以科学为目的，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内政，更不可能怀有任何军事性的意图。学术旅行家为了防备万一，带有必要的仆从，但他会酌情行事。如蒙贵阁同意发放护照，那我将竭力使学术旅行家保持高度的谨慎，尽量避免造成丝毫怀疑或不便。鉴于旅行日期迫近，我恳请贵阁速作答复，将贵阁所作的决定通知我。’

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旅行一事，内阁荣幸地指出，除禁区之外，
445 授予他们在那些对旅行没有障碍的地方自由旅行的权利；对这样的旅行，内阁一贯迅速无阻地发给必要的护照。至于从和田到西藏的道路荒无人迹，平日禁止通行以及所有其他困难，内阁在历次给您的复函中都已详细写明。兹因再次收到阁下的恳切来函，同时信中说明，倘若发生并非中国当局有意造成、而且无法予以保护的不幸事件，为了不使中国政府为难，其责任不归咎于中国政府，

1 1888年6月28日的函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好(十分勉强地)同意发放护照。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还要加以说明，在那些语言不通和使用其他文字(不使用汉文)的地方，这个护照是不起作用的。再者，由于西藏人和英国人之间刚刚发生的敌对情绪，所以，不能认为俄国人有了护照，在任何地方都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总之，这一次，学术旅行家一定要从和田往前深入，很难保证他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对于偶然(不幸)事件中国政府概不负责。

此外，不许外国旅行家带有护卫队。然而，阁下于4月14日来函说，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将带两名军官、一名翻译和二十四人的队伍。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声称：他带领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仆从。而在您最近的来函中又说：必不可少的仆从由二十人组成。归根结底，我们完全不明白：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否带领士 446
兵或仆从。如果这是士兵，那么，内阁是难以同意的。如果是仆从，那么我们觉得二十人就太多了，因为人一多，势必引起惊异并很容易导致不愉快的事件。如果把他们看作是应付危险所必需的人员，那么一旦发生危险，二十个仆从也无济于事，而在太平无事时，他们只能引起(当地居民的)惊恐。为什么一定要带领大量仆从因而引起旁观者的怀疑呢？

我们觉得还是限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次旅行的十六名仆从的数量为好。阁下长期在中国，毫无疑问会相信：违反中国人的习惯和地方风俗是很难行进的。”

447

第十五章

准备第五次旅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忧郁心情。保姆玛卡丽耶芙娜患病。从斯洛博达启程。抵彼得堡。觐见皇帝陛下。与亲友、同事们告别。保姆去世的消息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影响。从莫斯科启程。外里海铁路。撒马尔罕。抵比什伯克。维尔内之行。返回比什伯克。打猎。抵卡拉科耳。开始患病。城外宿营。下队令。病情进一步发展。将病人从毡篷迁至卡拉科耳医院眼科病房。遗愿与遗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逝世。安葬。普尔热瓦尔斯基永垂不朽：卡拉科耳城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城，他逝世时所在的病房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病房。皇帝陛下赐与他的三个外甥女佩利佐娃们终身抚恤金。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的上谕。欧洲各学会为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举行的追悼会。

1888年

普尔热瓦尔斯基准备踏上新的、遥远的旅途，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以往几次从彼得堡启程时常有的那种兴奋心情。

他说："我本人吗，还很健康，当然，现在体力已远不如青年时代了；我现在四十九岁，但有许多经验。"

就在要从彼得堡出发的时候，他接到消息说，前几次随他旅行

的旅伴——伊林奇诺夫军士对这次去考察尚未决定下来。伊林奇诺夫说，他对自己的体力已不抱什么希望了，觉得自己很虚弱，而且意识到，如果他去考察的话，一定是回不了家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因为少了这样一位旅伴而感到遗憾，但是，承认他的理由是正确的。

他说："伊林奇诺夫不参加旅行是明智的。这件事他做得比我 448
聪明；虽然我身体是健壮的，但是，在精神上我也感觉到衰弱和疲惫。"

春天，有一次在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遇到了阿尔塔莫诺夫中尉，他正在给一个军官看手纹算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也把手伸给了他。

阿尔塔莫诺夫对他说："您善于思考，从不忘怀朋友，但是您的寿命不长。"

普尔热瓦尔斯基说，他所谈的善于思考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对其余的话却没放在心上。可是从圣彼得堡最后一次出发的前一周，在和 И. Л. 法捷耶夫的谈话里，他想起了关于他命短的预言。总之，最后一次旅行比以往几次更使他忧心忡忡。早在 3 月份，还是刚刚提起旅行的事情，有一种念头使他很不安：他怎么能离开他的保姆，离开斯洛博达，他对这个地方已经恋恋不舍，已经爱上了，已经住惯了。

他给自己的管家写信说：[1] "我们 8 月中旬出去考察。你要尽量委婉一点转告玛卡丽耶芙娜，说我出去两年。要让她相信，同时这也完全是真的，在这段时间这里可能发生战争，所以我在亚洲的沙漠里会更安全一些。务必要设法安排好玛卡丽耶芙娜，使她不感到寂寞。为这件事花多少钱都行。如果她愿意写信从哪里叫来个女友，或者找个什么亲戚——怎么办我都同意，只要我所敬爱的

1 1888 年 3 月 18 日给叶菲姆·谢尔盖耶维奇·杰尼索夫的信。

这位老妇人能够平安地生活就好。另外，我是完全信赖你了；坦率地说，我不轻易对人产生很深的感情的，一经产生就很牢固。”

449 7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最后一次来到了他心爱的斯洛博达，为管家拟定了工作细则，[1] 做了最后的家务安排。这时，令他异常悲痛的是玛卡丽耶芙娜得了肾炎，病情十分严重，而且没有治愈的希望。这件事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极度不安，使他感到更加悲痛的是在长途旅行临出发的时候，她病得这样厉害，他也得离开她。继续留在斯洛博达根本不可能，决定8月5日动身。

早在头一天就把一切物品都运到车站去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结束，可是，看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还不急于走。他比平时起得早，匆匆忙忙地喝了茶，吩咐准备点早点。早晨邻人都来告别和送行，仆人和雇工也都聚集来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谁也没有说话，穿过阳台，走进果园，绕了一圈，在他心爱的“小农舍”——他经常写游记的地方——呆了一会，再次走过果园，不时地停下来，仿佛在跟一些心爱的地方告别。他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他把自己的旅伴们召集在一起，跟他们一同前去看望患病的保姆；房间里一片痛哭流涕之声……

“最后一回了！……”老太太大叫了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忧愁地又回到阳台上，穿过去，径直走进了自己的书房，斯洛博达的管家叶·谢·杰尼索夫紧跟着他走进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听到他的脚步声一下子转过身
450 来，搂住他的脖子就嚎啕痛哭起来，杰尼索夫说：[2] “我费了很大的劲怎么也抑制不住眼泪，也嚎啕大哭起来。我就劝他不要惦记斯洛博达，我保证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遵照他的命令准确地完成一

1 见附录18。

2 1888年12月某日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切工作。”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对斯洛博达我放心，最使我担心的是我亲爱的保姆，没有我，她是活不成的。”

他稍稍平静下来，就到集合起来的人们那里，大家坐下吃早饭。他吃得很少，并因即将出发而心情忧郁。跟保姆告别时，他痛哭了一场，请求给他祝福，不要想念他，应许将来回到斯洛博达之后，就开始过安静的生活。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吻遍所有在场的人，连雇工的孩子也不例外，再次来到阳台上，在一根圆柱上用红铅笔写下了：“1888年8月5日。再见了，斯洛博达。尼·普尔热瓦尔斯基。”然后把弗谢沃洛德·伊万诺维奇·罗鲍罗夫斯基、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哥萨克捷列绍夫和涅费多夫这些旅伴叫到跟前，吩咐他们也在那根圆柱上写上自己的姓名。[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坐上了他所喜爱的、包着皮子的无弹簧的小车[2]出发了，当斯洛博达的湖泊逐渐从视野中消失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回过身来说：“啊！别了，我的湖啊！”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这一天，是我一生中似乎还不曾经受过的沉重日子。不得不跟玛卡丽耶芙娜离别，再也没有见到她的希望了。”

他的侄儿说：“他跟我们分别从来也没有象最后这次这样痛哭过。他在告别的时候，自己却先哭起来。大概是有一种沉痛的预感压在他的心头……” 451

总之，在最后一次出发之前，他不象从前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了。每当他的旅伴互相谈起将来回到斯洛博达之后干什么的

---

1 现在，根据管家的吩咐，这些题字已被镶进玻璃框里，以便在斯洛博达更好地保持着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纪念。

2 这辆小车由用惯了的、普通的驯良的三套马驾驶。虽然在斯洛博达有一辆很好的四轮马车，但主人不喜欢它，一共才乘坐过两次。

时候，他都生气。[1]

他说："难道能谈论这种事吗，难道你们都不晓得，我们每个人都将不止一次地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吗。"

8月10日，星期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宫荣幸地觐见了皇帝陛下，并敬献了自己的著作：《第四次中亚旅行记》。

他写道：[2]"接待是那样亲切，我真是没有想到。象对亲人一样，为我送行，还说了送别的话。"

皇太子殿下请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他写信，让他经常介绍自己的情况。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次新的旅行也受到了普遍的支持。他给自己的管家写信说："谢谢你们的热情欢送。这一天更清楚地向我表明了你的忠心；这是我在人世上最珍惜的一点。转告所有的人，我谢谢他们的热情欢送。上帝保佑我们还能回来，那时候在斯洛博达再安静地生活，再享清福吧！

吻玛卡丽耶芙娜。我对她有一点请求，一定要保重，这老太太一辈子操劳得够多的了。"

45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另一个近人是一个孤儿，领地内一个邻居的儿子，第二武备中学的学生，康斯坦丁·沃耶沃茨基。他对这个孤儿给以诚挚的慈父般的爱抚。他象父亲关心儿子那样关心他；他对这个孩子每次得到坏成绩都感到苦恼，并亲自去学校找校长或派科兹洛夫去督促这个孩子努力学习。他带科斯佳·沃耶沃茨基到自己的乡村来度暑假，使之尽可能得到快乐，带这个孩子去打猎，但是对他是严格的，从不放纵。在他动身的前一天，我在总参谋部偶然见到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他若有所思地说："瞧，我一生从来没有哭过，可是今天，跟科

---

1 彼·科兹洛夫的回忆。

2 1888年8月17日给叶·谢·杰尼索夫的信，8月22日给索·阿·普尔热瓦尔斯卡娅的信。

斯佳·沃耶沃茨基告别，不知为什么却象个女人一样大哭起来。”

他请求费·亚·费利德曼对科斯佳要严加管教，给他留下一百五十卢布作如下开支：一、拿出五十卢布买一支速射枪，请在土拉订制，并在1889年5月时给沃耶沃茨基，但只有在科斯佳考试合格时才能给他。二、再拿出七十五卢布，每月给他三卢布一直到考察归来；剩下那二十五卢布给做衣服。但是，如果公家发的衣服相宜的话，就照他的意见，用这笔款购买猎具，这比讲究穿戴好。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费·亚·费利德曼写信说：“如果他学习懈惰，尤其是考试不及格，请您多加约束，严加管教。[1]”

临出发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住宅很象个货栈，那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为一个人准备千里长途的行装就够难的了，现在要为二十七、八个人准备两年或更长时间的行装，而且有 453
些必需品在路上又无法补充，那当然就更难得多了。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无法克服的难题。

由于他亲自奔波，再加上旅伴们辛勤协助，每天从四面八方都有铁锹、捕兽器、书籍、仪器、木碗、各样的箱子、纸袋、包裹搬进旅行家的住宅。这些东西都进行长时间的分类、装箱和包装。

临近8月中旬时，一切都准备就绪，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尽力瞒着他动身的日子。他一向反对搞人数众多的集会和热闹的欢送。在那种场合下，会来许多爱看热闹的闲杂人，他们只能妨碍跟挚友及亲属告别和说心里话。

他说：“总之，在自己家里告别要比在大庭广众之下好得多。送得越远流泪越多。”

尽管这样，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我国旅行家启程的日子，8月18日这天，到莫斯科铁路线一个车站上来了很多人，其中还有不少报社记者。

1 1888年8月18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的 Desiderata（要求）。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们团团围住了他，隔住了记者们奔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去路，他们纠缠着罗鲍罗夫斯基，纷纷向他提出各种问题。

旅行的人们终于坐进了车厢，响起了最后的一声“再见吧”，火车就开动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车窗探出身子，向费·德·普列斯克喊道：“如果我死了的话，就把鸟类的加工工作委托给您了。”火车飞快地从送行者的视野中消失了；旅行家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罗鲍罗夫斯基发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双眼含满了泪水。

他好象为这从未有过的现象辩护说：“行啦，得平静下来了！
454 我们正奔向自由，去进行巨大的劳动，但是，劳动是愉快的、有益的。如果上帝帮助我们回来，我们就还能和大家彼此相见；如果回不来，为这种光荣的事业而死，还是比死在家里要好得多。现在我们武装精良，我们的生命不会轻易葬送在别人手中。”

他刚一到莫斯科，于21日就得到了他亲爱的保姆玛卡丽耶芙娜病故的消息。

他写道：[1]“玛卡丽耶芙娜去世的噩耗传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仍然感到是沉痛的，非常沉痛。要知道，我热爱玛卡丽耶芙娜象热爱我的生身母亲一样……对我来说，这位老太太尤其可贵之处是她真心疼爱我，这在现今这个荒淫透顶的时代，几乎是找不到的。‘别了，别了，亲爱的，’——在她的墓前你就替我这样说吧。我已经给你拍了电报，把玛卡丽耶芙娜埋葬在教堂的篱笆里，埋在最好的地方。现在斯洛博达对我来说是更为可贵了。

不必举办酬谢牧师的丰盛的葬后宴，拿一百卢布散发给我们这片领地（即整个格林希纳）的穷苦的（只给最穷的）农民，而且主

1 1888年8月22日给叶·谢·杰尼索夫的信。

要是给农妇，以悼念死者。这笔款我这就汇出。玛卡丽耶芙娜的坟墓要围上木篱笆，立一根木十字架。来年要在篱笆内种上花。我回来时，由我来做个围墙。也许有那么一天我自己也并排躺在那里。

你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感谢你的来信。感谢你的一片真诚。请相信，我会认清这一点的真正价值的。请把玛卡丽耶芙娜喝茶用过的茶碗和小茶碟以及她的别的什么东西留给我做纪念。玛卡丽耶芙娜的钱款(十二或十三张五十卢布的国库券)放在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那里保存。继承人可以领取。请付给我应该付 455
给玛卡丽耶芙娜的钱：从 1888 年 1 月 1 日算起，到她去世那天为止，即养老金二十五卢布和每月五卢布的工钱，共计八个月，六十五卢布(包括养老金)。

用谁来顶替玛卡丽耶芙娜？瓦西里耶芙娜和安德烈耶芙娜如果管得了，就让她们干。如果不行，那就得雇个人，只是不要太太派头的，不要有学问的主妇，干脆找一个会料理家务的普通妇女，主要的是勤快和诚实，没有丈夫就更好。

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熬过眼下的孤独生活。再次请你相信，你的一切操劳都会得到我的充分赞赏的。

寄给玛卡丽耶芙娜的书，请放到我的藏书室里。”

几天之后他又写道：[1] “降临到我头上的不幸，至今我还没有忘记。有时突然就想起了玛卡丽耶芙娜。我没有去给她送葬，就我的责任感来说，只是因为我不能拖延由莫斯科出发去旅行的日期。另一方面，如果我再去一次斯洛博达，大概，这对我的健康影响要比整个旅行还大，我没有权利这样做。”

8 月 24 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离开了莫斯科。他在日记里写道：“四点钟，下哥罗德铁路的邮政列车载着我去中亚作‘第五

1 1888 年 9 月 10 日给叶·谢·杰尼索夫的信。

次’旅行。多么快乐呀！……前边又是自由和可心的事业……但要想事业成功，必须有往日的幸运，但愿这种幸运这次不要离开我……”

25日晨，旅行家们在尼日尼乘“苏沃洛夫元帅号”轮船在伏尔加河、里海、沿外里海铁路游逛了两星期，这样大约走了五千俄里。
456 9月7日来到撒马尔罕。

铁路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留下了最快乐的印象，铁路在当地就象是个怪物似的。他写道：[1]“坐在车厢里，飞驰在流沙上，或者是在草木不生、无水的盐碱地的大平原上，真象在神话里一样。从卡斯彼坐一夜车就到了基兹尔-阿尔瓦特。这天晚上到阿什哈巴德，第二天清晨到梅尔弗等地，直到撒马尔罕。在阿姆河上架设着一座桥，虽然这座桥有轧轧响声并轻轻晃动，然而火车平安地从土库曼进入了布哈拉境内。总之，外里海铁路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而且对将来具有重大意义。固然，这里也常常碰上一些微小的不便之处和缺陷，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丝毫不能贬低安年科夫的巨大功绩。困难的是征服流沙。采取积极措施（植树，围墙等等）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消极办法是很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这样做，也就是从路基上不断清除风吹来的砂子，往路基上垫黄土等等。总之，我认为外里海铁路，就其整体而言，应当得到更多的赞扬和惊叹，而我们的报刊记者和各种夸夸其谈的人却很喜欢慷慨陈词进行指责和攻击。”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撒马尔罕受到同母异父的弟弟尼·伊·托尔佩戈的迎接，并将他领到自己的家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心情很愉快，他说，撒马尔罕简直就是和田。来到住宅后，才早晨九点左右，他就要求吃早饭。早饭时间，他大开胃口，吃了大馅饼和许多苹果、梨、李子和葡萄等水果。他极为夸奖外里海铁路，

1 1888年9月10日给费·亚·费利德曼的信。

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比较简单，有亚洲风味。他指出铁路的方向最 457
好有朝一日由土耳其斯坦通入中国。

这一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整天都是在家里度过的，他打开箱子，把东西从一个箱子倒到另一个箱子。之后带着旅伴们去洗澡，然后午餐，饭后很快就躺下睡觉了。

9月8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出门拜访，其实，这种事情他是受不了的，但因需要，不得不这样做。午餐后，他雇了几辆大车运行装，晚上是在总督那里度过的。9月10日把物件发往塔什干，11日早八时，他在尼·伊·托尔佩戈和自己的旅伴罗鲍罗夫斯基及科兹洛夫陪同下出发前往塔什干。12日晚十点钟，旅行家们到了那里。[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就是前往拉萨，两年后我们才能见面。这一期限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长的，可是对于伟大的事业来说并不特别长。"[2]

尼·伊·托尔佩戈一共有五天假期，所以14日晨就应该从塔什干往回走了。

他写道：[3]"我记得尽管我恳请他回来时经过撒马尔罕，一再说'再见'，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却对我说：别了，别了！"

9月23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抵比什伯克。县长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马霍宁和市长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克鲁佩尼科夫的殷勤接待使他很受感动。他们知道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习惯，知道他不喜欢城市生活，就在一所简易旅店旁边设了四个毡篷：一个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用，一个给罗鲍罗夫斯基和科兹 458
洛夫用，一个给下级人员用，第四个放行装。他们立即选购骆驼，需要购买一百二十头骆驼、十匹或十五匹马。很难挑选出好的、适

1 1888年11月25日尼·伊·托尔佩戈给Я. А. 谢尔杰奇内的信。

2 1888年9月10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费·亚·费利德曼和叶·谢·杰尼索夫的两封信。

3 1888年11月25日给Я. А. 谢尔杰奇内的信。

合探险队用的骆驼，虽然每天都牵来几百头，可是到二十六日前才挑选了四十三头。

这一天，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罗鲍罗夫斯基前去维尔内，打算在那里搞到中国白银并挑选几名下级人员为探险队队员。他一路上坐在四轮马车里，深入思考着未来的旅行计划，可是往往得出悲观的结论。

他对罗鲍罗夫斯基说："如果旅行能够顺利结束，我们全体都能回家，那么，我的生活将是最难以忍受的。我习惯于活动，不能坐在家里；安宁会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压抑，就我的天性来说，我应该永远为达到自己所抱定的目的而奋斗。可是到那时候年老了，力衰了，体胖了，不允许我进行我心里渴望的事业。我的晚年前景是最令人忧愁的。我看着你和科兹洛夫实在羡慕，我若是你们这般年令，我会把一切贡献出去。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哟。旅行回来之后，你们还能继续自己的生涯，可我无非是只能提供一些建议和指示。我对你有一点忠告：千万不要和他人一同去旅行，这样亲密的家庭不会再有了。是幸福的命运把我们聚在一起，它一直在帮助我；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跟没有友谊、没有真诚的信任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得到成功的。"

弗·伊·罗鲍罗夫斯基说：[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有好几次谈起关于死亡的话题。他说，最大的愿望是不死在家里，而是死
459 在旅途中什么地方，在他称作我们的家庭的探险队里死去。在路上他常抱怨天气热，在过去他对这一点从来是不觉察的。"

快到维尔内的时候，普尔热瓦尔斯基欣赏着雪山，希望快一些看到这座地震后的城市。在 9 月 27 日中午十二点，他来到维尔内之后，立即搜集中国白银的行情，并开始挑选探险队下级人员。这

1 罗鲍罗夫斯基的回忆。

种挑选特别严格，他的旅伴说：[1]“不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旅行队在国外过着那种亲密无间的，或者说家长制家庭的生活。要知道，大家都要本着同一个精神、同样的愿望生活，吃同样的伙食，组成一个家庭，而家长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个家庭的纪律是最严厉的，但又是合乎道义的，这表现在每个自愿服从这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的人都努力想为这一事业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因为人们是根据自愿而不是根据指派被挑选到探险队里来的。每个人都努力做到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越满意越好；每个士兵和哥萨克都拿出了自己的本领，尽力为他效劳：有的捉来了蜥蜴，有的送来了什么花，还有的报告哪里有可以捕鱼的泉水，等等。”

所以，要组成这样一个家庭，而且自己要跟这个家庭在一起生活两年或两年以上，就要有很多本事。通常是一营人或一连人排好队，然后征求自愿人员。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他们描绘的考察生活是很不令人喜欢的，同时避而不谈增加薪俸和将来的奖赏。这一番演说之后，许多人就后退了，在剩下的人里把已婚的和单身的分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要已婚的人参加探险队，因为他们很象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出去挣钱谋生的工人。总之，正象他所 460
说的，不要那些已经熏染了城市的文明，并且已经沾染了城市生活的一切恶习的人。最理想的是住在离铁路很远的偏僻地方的庄稼人和猎人；选拔了一些身体健康的人，多数是服役时间不长的人和列兵，至于士官中只选那些以前行过军的，而且品德优秀的人。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购买了糖、茶、绳子、明矾等必需品，同选拨出来的下级人员一起，于 10 月 1 日离开此地，返回比什伯克。途中他察看并挑选了骆驼，夜里没有赶路。

他说：“旅行之前，必须保护体力；为什么要夜间赶路使自己疲

1 罗鲍罗夫斯基回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倦(劳累)呢!"

10月3日接近比什伯克的时候，普尔热瓦尔斯基看见了许多山鸡，决定第二天来这里打猎。10月4日来到康斯坦丁诺夫车站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打猎一直打到夜间，打得很得手。随他去的一个士兵背回来满满一口袋山鸡。

他对罗鲍罗夫斯基说："嘿，我玩了一阵，今天头一回打得这样好，明天天一亮我们还去打，就是热得要命，全身都出汗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打猎的那条楚河流过一片沼泽地带，这片沼泽地带的水土对人的健康是有害的。1887年整个冬天在当地居住的吉尔吉斯人中严重的伤寒病曾经十分猖獗。

他打猎打了将近一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白天非常热，
461 尽管他只穿了一件制服，却出了满身大汗，制服和衬衣都湿透了。另外，在打猎的时候他喝了楚河的水，就连土著都认为喝这条河里的生水是有害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回到站上，茶炊已烧好了，但是，按照老习惯他喝了两瓶冷"饮料。"[1] 然后又喝了一杯茶，大约半杯塔什干白葡萄酒，晚饭吃的是烤肉，饭后就睡了。夜里他觉得热，就稍微打开一点窗户。黎明时分，他起床打猎去了，然后回到比什伯克。他总觉得热，但是他周围的人发现气温也只不过达到不穿外衣的程度。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比什伯克呆了几天，选购骆驼，托运行装，等等。10月8日晨，他出发去卡拉科耳，于10日下午三点多钟到达该城。第二天早晨，弗·伊·罗鲍罗夫斯基和彼·库·科兹洛夫也来到这里。彼此问候之后，他们发现他已经刮过了脸，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他说："对了，弟兄

1 这种饮料用糖茶和酸果蔓的果汁制成。他最喜欢这种冷饮料，能喝许多。最后这次旅行光马尔丁斯酸果蔓精汁，他就买了四十瓶。

们！今天我从镜子里看见我自己是这样难看，苍老，可怕，我简直吓了一跳，赶紧就把脸刮了。”

他接着对罗鲍罗夫斯基说：“我真羡慕你，你多么健康啊。”

这种评论使他的旅伴们感到有点奇怪，他们很快又发现，没有一个住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喜欢的，他一天换了好几个地方。不是说潮湿和黑暗，就是说墙壁天棚使人感到压抑，就连他最后住进去的那个住宅也没有使他满意。

他说：“这里也是阴森，讨厌，没处可去，而我又不喜欢在大街 462
上闲逛。跟哥萨克们射击（进行实弹射击），要走很远，而物品都要来了，院子里连个存放的地方都没有。不行，得在城外找个地方，要离山近一些，在那里我们按照探险队的方式住在毡篷里。那里又宽敞，又有地方放东西，再说，骆驼也在眼皮底下好照看；出门就可以练习射击，有的是地方可以随便闲逛。可以到狭谷里去打猎，也可以围猎山羊。这里的山羊值得重视，在博物馆里是没有的。”

罗鲍罗夫斯基中尉跟哥萨克捷列绍夫到城外去寻找宿营地，在卡拉科耳狭谷的出口附近找到一块宽阔平坦的地方，这里有卡拉科耳河的一条美丽的支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喜欢这块地方，他亲自指点，毡篷、厨房设在哪里，东西放在哪里，等等，但是，他整个这段时间都心情阴郁，而且容易发火。

定于 10 月 14 日搬到城外宿营。普尔热瓦尔斯基亲自整理文件、帐目，给旅伴们开了清单，他们还有多少钱在他那儿存着。[1] 从城里迁往宿营地的同时，他给探险队写了一道命令，将探险队全体人员的姓名都列在上面，给他们分配了旅行期间的职务和各种工作项目等等。

---

1 罗鲍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总是把多余的钱存放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那里，虽然他不愿意收存，唠叨说：“我是个财会头头咋的，要知道，会有人从我这里，也象从你们那里一样，把钱偷走的，我得为别人的钱财担心。”但是，他毕竟还是拿去保管起来。

他在命令的结尾处写道:“我们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这一事业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现在不光是全俄罗斯,甚至是全世界,
463 都在看着我们。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无愧于这一光荣的使命,让我们用卓越的成绩为科学事业效劳吧;……

在未来,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接连不断的艰难、挫折和危险,但是要记住,上帝保佑勇敢的人,为上帝祈祷和为沙皇效忠,都是不会落空的。”

10月14日将近中午,探险队迁到宿营地,次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已现出病容,他抱怨说他感到不舒服。他不同意请医生来。

他说:“这也不是头一回,会好的。”

他已经不愿意走出毡篷,部分原因是从早晨天气就不好,先是下雨,后是下雪,下了两俄寸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抱怨天气,说如果天气好一点,还能愉快一些。他一整天都在毡篷里,半躺在那里,自己给自己量体温,数着脉搏。他问来访的哈齐托夫斯基上尉,卡拉科耳是否经常发生伤寒,伤寒都有什么症状,就这个话题他谈了很长时间。

弗·伊·罗鲍罗夫斯基说:[1]“15日后半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睡得很不安稳;体温显著增高,他觉得更不好受了,但是当他走出毡篷,看见山坡上落着一只黑色的兀鹰,忍不住向它开了一枪。在不远的几个吉尔吉斯人看到兀鹰滚下去就死了,十分高兴。大家把它拖进毡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仔细地观察着它,把翅膀和羽毛舒展开来欣赏着。”

464 次日早晨他自己感觉更不好了,这才同意去请医生。弗·伊·罗鲍罗夫斯基立即进城接来伊·伊·克雷扎诺夫斯基。医生在毡篷里看到病人坐着,穿着皮上衣,因为外边和毡篷里都相当冷。

1 罗鲍罗夫斯基的回忆。

病人自诉心口疼、恶心、呕吐、没有食欲、口渴、腿疼、后脑勺疼、头重。医生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和听诊。检查结果是：面色微黄；舌干、腹部胀大、心脏冲动和脉搏微弱。[1]

开完了药，医生答应第二天再来，尽管他的药有一定效果，可是到了早上病人的情况仅稍好转。毡篷里很冷，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不准生火，因为他不愿意看闪烁的火光，再说，柴禾还没燃烧起来的时候，通常毡篷里满是烟，呛眼睛，等到劈柴烧旺的时候，又太热。

这一天病人没吃东西，只喝了一些掺酸果蔓汁的茶，打了一会儿瞌睡，没出过毡篷。

治疗未见效，克雷扎诺夫斯基医生建议他回到城里弄一间房子住下。住在冰冷的毡篷里，总穿着皮衣服，躺在毡子上或地上，这只能使本来就严重的病情更加恶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意搬到房子里住，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为他找个城外的住处，同时，要在住处的旁边能安置下整个探险队、行装以及骆驼。卤拉科 465
耳医院眼科病房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这是一幢砖砌的建筑物，干燥而暖和，地板很好，还有炉子。墙壁立即粉刷了，地板擦得很干净，病房也开着窗户烧好了炉子。院里设置了几个毡篷供弗·伊·罗鲍罗夫斯基、彼·库·科兹洛夫以及队里的人员居住。为骆驼找到一块干净的平地；还有一个放东西的好院落。整个这块地方都长着柳树，由卡拉科耳卡河引出来的几条沟渠灌溉着。

10月18日早晨九点钟，一个哥萨克骑马送给克雷扎诺夫斯基医生一张条子，说病人从早晨八点钟鼻子流血不止。伊·伊·克雷扎诺夫斯基打发那个哥萨克带个回条，写明他到来之前所应采取的措施，就去卡拉科耳医院找主任医生巴尔索夫，并同他一起

1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病床旁的四天。伊·伊·克雷扎诺夫斯基医生所写的病情记录。

来见病人。他们发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发高烧，高烧过后，出了很多汗。出汗之前，病人感到极为难受。

他一再说："喘不过气来。"

稍有好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表示愿意搬进病房。给他穿上了皮大衣和毡靴，把他安置在四轮马车上，慢慢赶着马车送到了医院。看来，他喜欢这个新的住处，也有了一点食欲，他喝了一盘鸡汤，还喝了一点葡萄酒。[1]

饭后他的病势又恶化了，鼻子出血，体温上升到摄氏 40.4 度。护理病人的医助给罗鲍罗夫斯基递了个眼神，让他看体温计。

466 "多少度？"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注意到医助的眼神，问道。

"38 度多一点，将近 39 度，"医助答道。

病人命令把体温计给他。

他说："不对，还要高得多。"

半夜十二点半，医生来了，病人对他说，腹部发胀，压迫胸部，喘不上气来。用樟脑酒精给他擦浴后，病人开始出现体力衰竭，昏睡，有时说胡话。他恢复知觉后，看见自己被旅伴们和亲近的人包围着，就对他们用完全清醒的声音谈到他自己的死期已近。

他说道："我一点也不怕死，我曾几次同死亡面对面打过交道。"

他发现周围的人都满眼含泪，就叫他们是"懦夫"。

他说道："把我一定要埋葬在伊塞克湖的岸边，但是，不要让湖水冲淹。题辞是：'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装棺材的时候，给我穿上我在考察时穿的衣服；医生，请您不要解剖我。你（对罗鲍罗夫斯基说）给我拍一张挎着兰开斯特枪的照片。我把兰开斯特枪

1 但是，有一条规定，除了鸡汤以外，他可以吃饺子和豌豆丸子。见 1888 年 10 月 24 日伊塞克县长的呈报。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档案库，第 40 号卷宗。

留给罗鲍罗夫斯基，佩尔德枪留给科兹洛夫。我把斯洛博达转交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按长子继承制传给沃洛佳，以免把该村卖出去。如果沃洛佳拒绝的话，那么就给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的女儿廖丽娅，归她的家族所有，也按长子继承权往下传。不管这个村子落在谁的手里，都请告诉一下，要奖给叶菲姆·谢尔盖耶维奇[1]三百卢布。让涅费德卡永远住在斯洛博达；我的书：哺乳动物类方面的给比赫涅尔，鸟类方面的给普列斯克。”

过了令人难受的几分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问道：“医生，请您告诉我，我很快就要死了吗？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您说实话吓不住我，我一点也不怕死。” 467

医生当然要尽力宽慰病人。

他说：“好吧，既然这样，我明天再说，明天还要发电报。”

10月20日早晨快到八点钟的时候，他的病情十分严重了。他说着胡话，身子向右侧躺着，一只手蒙着脸。看脸的下部表情可以认为他是哭了。然后，他突然站起身来，在场的人搀扶着他，他看了一周说：“好啦，这回我要躺下了。”

这就是他那已经开始僵硬的双唇说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弗·伊·罗鲍罗夫斯基说道：“我们扶着他躺下了，他的脸和手开始发黄……几次急促的呼吸，接着长出了两三口气，就永远结束了一个人的宝贵生命，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对探险队来说，是最亲近的人。”

手足无措的旅伴们，甚至医生本人都奔去给他按摩，使他恢复知觉，但是全都无济于事。他周围的人都哭了。他们失去的不是一个长官，而是真挚的朋友和慈爱的父亲。

正当他进行着游历和考察，

1 指给杰尼索夫——庄园的管家。

整个俄罗斯都在注视着他，
他突然逝世了，——在遥远的亚洲，
那里是连绵的山岭和遍野的黄沙。[1]

哥萨克和士兵们决定不许任何人靠近死者的尊贵遗体，在这种场合一切后事都由他们自己料理。他们把遗体洗净，给他穿上
468 外出考察的服装，安放在该病房冲着门的地方。

旅伴们一块儿出去找寻埋葬地点，经过大家的商议，坟地选定在离城十二俄里的地方，在伊塞克湖陡峭险峻的岸上。由于土质坚硬，士兵们挖了两天坟坑；有两层棺椁：一层是木制的，另一层是铁的，都是由炮兵营给做的，用布和金银彩带装饰了棺椁。当地的女士们用纸花做了一个美丽的花圈，放在他的灵柩上；士兵们做了一个大花圈和一串花条，是用死者最喜欢的罗汉松的松枝做的。

一天祭祷两次，许多人都来祭祷，其中有熟人或敬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这位著名旅行家的人们。

这样一直到 10 月 26 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收到了军区司令官的来电，准许将遗体下葬。

定于 27 日早晨八点半出殡。出殡之前，病房的门前已排好队伍：有西西伯利亚第五边防营带着乐队，还有一个炮兵连；用野战炮炮架做了拉灵车。棺椁十分沉重，好容易才抬到炮架上。

做完弥撒和安魂祈祷之后，人们忧伤地列队出城，走向安葬地点。送葬的人很多，就连那些女士们也都步行了十二俄里。在一些十字路口上有一群群的吉尔吉斯人脱帽站在那里。一路上教堂唱诗班的歌手和乐队换班唱着。天气好极了，阳光同夏天一般，穿着大衣走路感到很热。

罗鲍罗夫斯基写道："在墓旁，军队先走过去排好了队伍，以应

1 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伊·莫扎伊斯基的诗。1890 年《观察家》，第 1 期。

有的礼节让这支悲伤的送葬队伍走过去。拉灵的炮车来到墓地前，469
旅伴们最后一次从车上抬起这尊贵的遗体沿着斜坡抬进墓穴。枪炮齐鸣，威严地把这噩耗沿着湖泊和周围的群山传送到很远的地方。祈祷开始了。旅行队员们，当时在场的许多局外人，以及妇女们都嚎啕痛哭起来，人们虔诚地祷告至高无上的神，让他的奴仆尼古拉善良的亡灵得到安息，这哭声和祷告声交织在一起，飞向九天……”

神甫做完了祈祷，撒了一把土，科罗利科夫上校第一个站到墓旁作了热情的讲话，[1] 其次是伊·克雷扎诺夫斯基医生噙着眼泪说了几句话，[2] 使得坟墓周围的人们都哭了起来。

讲话完毕，填上了墓穴，撒满了土，在坟上竖起一个黑色的大十字架，上边装饰着花圈，并钉有一块小木板。罗鲍罗夫斯基在木板上写下了：“旅行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生于 1839 年 3 月 31 日，卒于 1888 年 10 月 20 日。”

死者的夙愿实现了：他的遗体将永远留在亚洲，他的坟墓位于天山脚下。

彼·彼·谢苗诺夫说道：[3] “碧蓝的湖面向西方伸延，一望无垠；湖水向右面也延伸得很远。前边耸立着天山山脉，象一堵高大墙壁，构成了湖的右岸，在岸边重峦叠障，均是雪峰，好象戴上了一副花环。越是向西，这个雪白的花环越接近碧蓝的湖面，而在它的尽头，雪峰仿佛就要沉没在伊塞克湖的波涛之中。

这一排雄伟的、穿着雪白孝服的巨人守卫着我们敬爱的人的 470
坟墓，同时也标示着俄罗斯国土的疆界，在这疆界之外，我国的光荣的旅行家曾几次大胆地闯进了那些在他之前在科学上几乎无人

---

1 见附录 19。

2 见附录 20。

3 《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第 12 页。

知晓的地区。他从这条疆界的那边，给我们带回来他所获得的大量的测绘图、笔记和博物学方面的搜集品。这些获得物比他十分节省地花于几次考察的白银和黄金还要珍贵无比，因为这些获得物是极为宝贵的材料，学者们以后正是用这些材料在他们的研究室里，通过精心的劳动修建全人类的宏伟的科学大厦……

我们敬爱的死者希望把他葬在伊塞克湖滨的遗愿并不是病态幻想的呓语。同这个遗愿联系着的思想，不仅是深邃的，而且完全符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智慧所具有的俄罗斯人民的气质。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神话故事里的俄国勇士希望死后葬在交叉路口上，好象用自己的坟墓给那些跟随他往前走的俄国勇士们指出前进的道路一样。

这里表现出俄罗斯人民英雄深邃而感人的信念，不仅仅相信他的思想是不朽的，而且相信象他这样的勇士，在俄罗斯的国土上是层出不穷的。”

他那纯洁的、富有诗意的、身心强大的生命，象一颗明亮的流星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便永远地消逝了……

但是他留在世上的却是一个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强盛和荣誉的榜样，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科学遗产，这将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永垂不朽……

471 历次旅游所获得的成果，
过早地把他送进了棺椁；
这成果给科学以巨大贡献，
丰富了博物馆，光耀了祖国。
他没有老爷派头，丝毫也不懒惰，
求知欲和勇敢精神如同烈火，
为了俄罗斯和沙皇的光荣，
勇士对神秘的王国进行了探索。

在同时代人的回忆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总是同由衷的热忱、心灵纯洁、勇士般的无畏精神、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和热爱人类的才能的最高表现——热爱科学联系在一起……

在安葬之后不久，卡拉科耳地方医院院长提出呈请：

一、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逝世的病房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病房，并在门的上方挂一块黑色的牌子写上这几个字。

二、用低廉的费用做一块铜牌，题词是“1888 年 10 月 20 日晨九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逝世于此”，把他钉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病故地点的对面墙上。

三、对遗体进行安魂祈祷时所用过的本医院的救世主圣像永远留在该病房。

四、因为病房是医院的财产，不必把它交给工程部门，呈请把它交给医院行政机关管理，以便“医院的官员们能经常关怀、及时修缮，从而能为后代保存这座建筑”。

过了一些时候，即 1889 年 2 月，鄂木斯克军区司令、步兵上将科尔帕科夫斯基考虑到对死者的功勋给予高度评价的许多人的愿 472
望，呈请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来命名卡拉科耳城，使其在中亚永垂不朽。格拉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尔帕科夫斯基写道：[1]“卡拉科耳城本身并没有历史意义，它出现在 1868 年，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有时游牧的黑吉尔吉斯人在这里搭起许多毡篷，赶着牲畜到这里来放牧。卡拉科耳城是由一条山溪而得名的。这条河发源于南阿拉套，流入伊塞克湖，湖边就安葬着普尔热瓦尔斯基少将。

卡拉科耳城的名字同纪念著名的旅行家紧密联系着。他曾经从这个城市出发去罗布泊；第四次旅行归来时，卡拉科耳城是他的

1 1889 年 2 月 8 日给总参谋部参谋长的信。第 29 号。

第一个停留点，在这里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踏上了祖国的领土，受到热情的接待，并且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这里准备启程去圣彼得堡，同时把丰富的搜集品也发往那里。最后，卡拉科耳被选定为去西藏进行一次新的考察的起点，这次考察由于探险队长过早的逝世而未能实现，而这一切恰恰是发生在卡拉科耳。”

陆军大臣、侍从武官彼·谢·万诺夫斯基注意到在我国亚洲版图内有许多城市、居民点和天然标界都是以那些在边境地带为国效力的卓越活动家和人士的名字命名的，[1] 因此他认为可以将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的呈文奏请圣上裁夺。

1889 年 3 月 11 日皇帝陛下恩准将七河省卡拉科耳城更名为
473 普尔热瓦尔斯克城，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逝世的病房以他的名字命名。

沙皇的恩典也泽及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亲属。皇帝陛下赐予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三个外甥女，即佩利佐夫家的三个少女叶莲娜、索菲娅和娜塔莉娅，每年每人四百卢布，直到她们出嫁为止。

陆军大臣的奏折附有一份呈给皇帝陛下关于安葬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电报。在奏折上写道：“拟议用公款建造一座纪念碑。”因此，鄂木斯克军区长官呈报了一份纪念碑的设计图，该纪念碑为金字塔形，高十五俄丈。与此同时，死者的同事和朋友亚·亚·比利杰尔林格少将呈报了他设计的纪念碑图形，该图于 1889 年 1 月21日荣膺陛下的特别嘉许与恩准。

纪念碑(附插图)的造型是一块山岩，由当地产的几块巨石垒成，用液压水泥砌合。

山岩顶上是一只青铜铸的大鹰，表现着智慧、力量和大无畏精

1 例如：叶尔马科夫卡、阿尔巴津、科尔萨科夫卡、阿劳奇纳、拉扎列夫角、科尔帕科夫斯科耶、波谢特湾、拉扎列夫湾、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湾等等。

神。鹰爪下的青铜片上是亚洲地图；鹰嘴啣着橄榄枝，象征着和平的科学成果。在岩石的正面有一个青铜十字架，十字架下是雕刻在石头上的题词“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生卒年月日。

在题词下边，山岩的中间，镶着一枚皇家科学院铸造的青铜奖章(放大样的)。奖章上雕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肖像，奖章下边刻在石头上的是奖章背面的题词：“奖给中亚大自然的第一个考察家。”[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早亡的消息使俄国以及欧洲各学会都 474
普遍感到惋惜。

圣彼得堡市议会决定：一、对这一重大不幸向死者的弟弟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二、在市立第一阅览室安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半身肖像；三、用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名字命名两所拟定于1889年开设的学校；四、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下一次会议上，由市长出面对学会遭受的重大损失表示深切同情，因为该学会失去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这样一位杰出的俄国旅行家，他的著作和发现闻名于全世界。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方面奏请圣上恩准在帝国普遍开展募集基金的活动，创立以普尔热瓦尔斯基命名的奖金和奖章。[2]

同时，在学会内还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在车尔尼雪夫桥旁，学会窗户对面的小花园里建立一座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半身雕像。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由死者最亲密的同事亚·亚·比利杰尔林格承

---

1 照设计图，纪念碑高约四俄丈；鹰比真鹰大一倍，张开翅膀的幅长为一俄丈半左右。奖章的直径约两俄尺。山岩应该按照什列杰尔院士在彼得堡所塑制的模型在本地砌成。十字架没放在上边，而放在山岩的侧壁上，以便不致于因年深日久而倾斜，何况是在容易遭受地震的地方。整个山岩用液压水泥砌合，水泥在空气中完全硬化之后，这山岩就成为一座朴实的、坚固的建筑，不致因年深日久而发生损坏和变形。

2 到2月1日已收到八千五百卢布。

担。[1]

在 1888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3 日)的会议上，柏林自然地理
475 学会主席李希霍芬男爵在宣布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逝世的沉痛消息时指出，死者在考察中亚方面的极大功绩，“在中亚他以非凡的顽强精神和毅力完成了一系列的旅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用李希霍芬男爵的话来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功绩达到了极为惊人的程度。李希霍芬说：“斯坦利为非洲所做到的事情，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中亚也做到了，他的早亡在自然地理学会会员中引起了最深切的悲痛，这在学会会刊[2] 刊登的悼词里已作了表述。

这篇悼词是Φ. 马尔特(F. Marche)写的。他说：“将来人们要把本世纪后半叶称为地理发现的伟大时代。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大洲，凡是比较广阔的地带，都得到了新的阐述，而且欧洲各国都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业。俄国也没有落到其他国家后面。对于俄国来说，亚洲，只有亚洲才是它获得荣誉和进行活动的场所，在那里地理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时而并肩而来，时而接踵而至。但是，在最近三十年来人数迅速增长的俄国考察家当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最为出类拔萃。”

在国外关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学术活动的全部报告中都认为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一、考察的地区是辽阔的；二、从旅行中带回来的发现，观测资料和搜集品是丰富的；三、将自己的旅行成果写成巨著介绍给学术界是迅速的。

马尔特先生在谈到对地理学感兴趣的整个学术界沉痛哀悼这
476 位大师逝世时补充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搜集来的资料，学术界

---

1 设计的这座纪念性建筑是在一个漂亮的台座上，有真人两倍大小的半身像，台座的根部塑有一头和真的大小一样的驮着搜集品的骆驼。

2 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Band. XV. №9. Sitzung vom 3 November 1888 年，426，455—462 页（柏林地理学会的讨论，第 15辑，第 9 期，1888 年 11 月 3 日的会议）。

的许多专家还要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只有把他的活动看作是非凡的、才有可能为这位人物的活动作出结论。”

1888年11月4日(16日)在巴黎地理学会的会议上，我国同胞米·伊·维纽科夫宣布了关于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逝世的消息并宣读了一篇简短而措词优美的悼词。宣读过后，主席宣布，全学会一致为一位最勇敢的、最新的俄国旅行家的逝世致哀，他的逝世已引起整个学术界的悲痛。对此，主席补充说，得到这个悲痛的消息之后，中央理事会以学会全体成员的名义立即向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至尊的主席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表示哀悼。

匈牙利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学会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逝世也表示惋惜，纷纷为他举行了专门追悼会。

第十六章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几次旅行的科学成果。他的地理发现。[1] 人种学资料。搜集到的动植物标本的价值。天文、气象和气候观测。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是那些为数不多而又幸运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的学术活动在早期，而且是在他生前，就得到了国内和国外的评价。他的第一部著作：«1867—1869 年乌苏里边区 旅行记»问世后，就得到了我国地理学会会员们的全力支持和前任陆军大臣德·阿·米柳亭伯爵的鼓励。随着 1875—1876 年的著作«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 一书的出版，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欧洲获得了名声、他的声望也就随着每一部著作的问世而越来越高。他的著作被译成外文，他荣获了我国和外国科学协会的最高奖赏。[2] 普尔

---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地理发现一览由 A.E. 季津高津男爵编辑而成。在阅读本章时，请看所附地图(原图模糊，未附。——译者)。

2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曾是：1.皇家莫斯科大学动物学博士；下列学会荣誉会员：2.皇家科学院；3.俄国皇家地理学会；4.皇家圣彼得堡大学；5.皇家植物园；6.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和人类学爱好者协会；7.圣彼得堡自然科学家协会；8.乌拉尔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9.莫斯科农业学会；10.皇家园艺学会；11.合法狩猎爱好者协会；下列地理学会名誉会员：12.巴黎；13.柏林；14.维也纳；15.匈牙利；16.意大利；17.荷兰；18.法兰克福；19.莱比锡；20.德累斯顿；21.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下列单位正式成员：22.德国哈雷自然和医学科学院；23.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协会；以及，24.法国国民教育部委员。

他曾荣获下列金质奖章：1.皇家科学院的刻名奖章，该奖章上有他的肖像和"奖给中亚大自然的第一个考察家"的题词；2.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康斯坦丁诺夫奖章（还有

热瓦尔斯基的功勋究竟何在呢？他的几次旅行有什么独到之处，[478]
又为学术界提供了些什么呢？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历次考察的“最为至关紧要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严格的科学考察。这些考察，从乌苏里之行开始，他一直按照同一个纲领在进行，包括军事目测，对一些最主要地点的纬度进行天文测定（第四次旅行也进行了经度测定），用气压计测定高度，气象观测以及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专门观察、搜集人种学资料以及动物、植物和一部分地质方面的标本。此外，在第三次旅行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带回大批风景素描，而最后一次旅行带回来许多极为有趣的风景照片及土著居民各种人物的照片。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完全献身于研究中亚及其自然界，在那里总共度过了九年两个月另二十七天，行程两万九千五百八十五俄里（如把他在乌苏里边区的旅行计算在内，共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俄里）；为了使科学考察得到成功，他全力以赴，而没有在各种环境、严峻的自然条件和人为的巨大障碍面前停步不前。他在学术活动初期，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由于经费不足，花用了个人的[479]钱财，但他并未放弃预定的计划。不论是广袤的、无水的沙漠，还是冰雪覆盖的高山峻岭；不论是暴风雪带来的严寒，还是淫雨连绵的酷暑；不论是东干人的暴乱和强盗的袭击，还是中国当局的敌意——无论什么都未能阻挡住这位无限忠于科学的勇敢旅行家。他勇敢地、顽强地、不停地到处走着，手拿一个小小的札记本，记载着一切有价值的事物，还带着一个什马尔卡尔杰尔罗盘仪进行测量，并以一个袖珍罗盘作辅助。为了不致于给人留下议论和猜疑

一枚小银质奖章）；3.柏林自然地理学会洪堡奖章；下列地理学会奖章：4.伦敦；5.巴黎；6.意大利；7.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学会维叶加奖章；以及，8.法国 Palme d'Academie 奖章。

的日实，在有居民的地方，测量工作不得不秘密进行；而在山区和草原就可以公开进行测量。

“测定时，双手把罗盘仪举到眼睛的高度；测定了道路的方向和两侧重要的地物，一些次要的测量常常不必下马用小罗盘进行。途中的距离按骆驼行走的时间来计算；在多山的地区则用肉眼估计。所有资料都记入小本子里，到达住地后就把它们绘制成一张精细的平面图，并编写日记。”[1]

480 在这种条件下，详细地描绘地形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地理测量只应反映地形概貌，尽可能概括较大的地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测量是异常精确的，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提供的全部地图绘制资料都经过安·亚·鲍利舍夫上校之手，[2] 他说：[3]

“把我国旅行家所测定的由恰克图经库伦而后到阿拉善一段路程上的纬度计算出来，标在地图上，我们就有可能检查路线测量

---

1 第四次旅行，第59页。本版所附影印图作为地形测量样本，它是从第三次旅行的西藏考察测量图第十四张纸上拍照的；比例是每英寸为十俄里。（原图模糊，未附。——译者）

几本四开纸装订的厚笔记本作日记本，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留下这样的笔记共十八本，其中四本记述了乌苏里边区之行，四本记述了第一次中亚旅行，两本是第二次旅行，三本是第三次旅行，四本是第四次旅行。最后一本日记的开始日期是1888年8月24日，即从莫斯科动身的那天，结束的日期是10月4—5日，即逝世前十五天在比什伯克。

这些日记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普通日记；气象观测；搜集的鸟类、蛋类、哺乳类、软体动物类、植物类、矿物岩石类等等的分门别类的清单，以及一般性记述、人种学和政治情况札记，还有作为“指南”一章所写的笔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全部著作都是根据这些日记写成的。

除了日记之外，他还有一个八开本的特殊本子，用来记载天文观察情况。他还单独有一本日记记载动物考察情况。他在这几本两开本的笔记中，都为每种动物留了一定空页，以便在每次新的考察中加以补充。

2 鲍利舍夫上校是总参谋部军事测绘局出版亚洲地图的编辑。

3 见安·亚·鲍利舍夫的报告书。

原图所标明的各点之间的距离，而检查的结果证明纬度坐标和各个地物间的直线距离完全相符。”

在该报告书中，安·亚·鲍利舍夫援引了例证来说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具有非常准确地描绘他所走过的各地地形的罕见天才。安·亚·鲍利舍夫据此在绘制以百俄里为单位的亚洲地图时，因为没有第四次旅行的路线测量图，便参考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皇太子殿下的书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归来之后，把他的行进路线按计算出的天文坐标画出来，结果，最初画的地图同按 481
天文点准确标定的地物位置之间的误差是微乎其微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用极其便于旅行使用的拜尔小型万能仪对他作较长时间停留的几个最主要点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天文测定。这个仪器[1]的圆周直径约为三英寸，游标的误差为二十秒，仪器管上有一个约为 3/4 英寸的镜头，可放大近十五倍。为了确定时间，在中午的前几个小时或后几个小时，测量太阳上下两个边缘的高度，而且万能仪在向左和向右作圆周移动的不同位置上，对太阳两个边缘进行次数相同的观察。

测定纬度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将近中午的时候观察太阳，通常也观察北极星，而且对二者都观察十二次。每次观察，首先记录天文钟的示度，然后记录水平仪上的示度和两个游标。

气压表和温度表在进行天文观察之前或观察之后就直接记下来了。K.B.沙林戈尔斯特教授证明，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中，根据观察太阳和北极星所得出的纬度，其误差可以说不超过 1/4 分。时间测定的准确度被认为是±2 秒。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中亚总共测定了六十三个点的位置。他最后一次去西藏旅行时，根据月球在星宿间的位置，又确定

---

1 1888 年 K.B.沙林戈尔斯特少将的报告书。

482 了六个点的经度;[1] 这些观察曾在某些地方反复进行过，彼此的结果是非常相符的。

旅行家未能使用他所携带的二——三个袖珍天文钟来测定经度，因为旅行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沿途又没有可以用挪动天文钟来推断经度所必需的已知天文点。

普尔热瓦尔斯基进行了大量的气压观测，以确定中亚大约三百个点的高度。这些点的高度是以北京、伊尔库次克、巴尔瑙尔和塔什干这几个最近的气象台为对应点计算出来的，同时也参考了等压线。[2]

总之，地理科学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他一个人完成了一般需要几十个科学家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外国评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著作时，称他为“天才的旅行家”，不仅把他列于俄国旅行家的首位，而且也列于现代所有外国旅行家的首位。人们谈到他的时候，说他对亚洲所作的贡献要多于斯坦利、利文斯顿和巴尔特对非洲所作的贡献。

罗斯船长的旅伴、喜马拉雅山植物区系著名的考察者卓泽夫·古克尔在比较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刚才提到的那三位旅行家时说道：“斯坦利和利文斯顿是最勇敢的开路先锋，但他们只能把他们所走过的路线画在地图上；在研究自然界方面，他们什么也没
483 有做，而在著名的巴尔特旅行之后，甚至还不得不派遣专人把他的行进路线画在地图上；只有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个人既是勇敢的旅行家，又是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3]

---

1 在附页上，摄有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手记中的几页，上面记载着根据 1885 年 2 月 19 日七时和 22 日十时在塔里木所进行的观察中确定的经纬度的结果。（为手写体文字，未附。——译者）

2 谈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时，不能不提到他在每次考察中使用仪器时的那种小心谨慎精神，他的大部分仪器跟随他进行了全部旅行，现在这些仪器由他的继承人米·瓦·彼夫卓夫使用。

3 《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学会出版，第 45 页。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南乌苏里边区的第一次旅行就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个当时还很少为人们所考察的地区的知识。旅行家付出了很多劳动和时间来勘查乌苏里江上游地带、兴凯湖区域、锡霍特山脉南部以及从美洲湾到北纬44度的日本海沿岸地区。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乌苏里江上游，即伊玛河①和穆棱河两河入江口上方的地带描绘成为一片辽阔的大草原。根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勘查，使兴凯湖具有了新的、更圆一些的图形；正是他，确定从东、北两面围绕着该湖的平行长丘为该湖保存下来的古岸。现今兴凯湖周围的沼泽地，昔日曾是它的整个湖面；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发现的长丘是由于该地总刮西风和西南风把大量的沙子和其他一些浮土吹到湖的对岸而形成的。

兴凯湖北端有一小湖，现今已被数俄丈宽的沙洲将其与大湖隔开，这个小湖就是兴凯湖水域逐渐缩小，即继续进行地质运动的证据。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横越与日本海平行的锡霍特山脉，因而才有可能将山脉东部濒临大海的斜坡标在地图上，他对纳霍德卡海湾到塔柱石河口一带海岸进行了测绘。

根据边区的统计资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俄罗斯居民进行了调查，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并对当地异族居民作 484
了很有价值的人种学概述。

如果把这些成果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中亚所作出的一系列伟大发现相比，那就非常逊色了。他之所以要选择世界的这一地区，是因为这个地区对俄国最有价值，并有可能从外贝加尔和斯捷潘诺夫总督管辖区进入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带，而从印度或中国本土来的外国学者是很难到达这里的。正是欧洲人的足迹从未到过的上亚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使他向往。

① 伊玛河，也称尼满河，今称伊曼河。——译者

他前人的著作，洪堡和里特所写的基本著作和主要是根据中国文献资料所编绘的六十年代地图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提供的只是轮廓，他把他亲自探查到的全部东西都画在上面了。只有当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以高超的笔法描述了他的几次旅行，从而向学术界介绍了中亚时，中亚的面貌才完全成为另一种样子：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所不知的山脉，许多地点的相对位置也改变了。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之前，中亚没有一处是用天文学方法测定的点，很少有准确的路线和学术性探查。普尔热瓦尔斯基著作的问世为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地理学、动植物区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用马尔特先生恰如其分的话来说[1]，学者们在阅读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作品时，"有一种从黑暗的房间走到阳光灿烂的世界的感受。"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勘查活动遍及帕米尔到大兴安岭，长达四千俄里(从东经 48 度到 87 度)，宽达一千俄里以上(从北纬 32 度
485 到 48 度之间)的辽阔地区。这些勘查包括从达来诺尔到阿克苏城的整个大戈壁，连同插入大戈壁的阿尔泰山和天山，还包括从南部环抱这片广阔高地的一些山脉以及世界最高的西藏高原。

大戈壁并非处处都是平原，相反，大戈壁的许多地方山脉丘陵纵横交错。沙漠差不多是在中部，也就是在天山一端和阿拉善西部边缘，是一个四百五十俄里的狭长地带。在这个地区有一条道路将天山绿洲和甘肃省连在一起。由于雨量充沛，戈壁也就失去了它本身令人不快的特点。这条狭窄的地颈把中亚高原分成两半，即东、西戈壁。

东戈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顺着两个方向穿过的：从恰克图经库伦去张家口，以及从库伦经阿拉善的定远营城去甘

---

1 Verhandlung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Band XV. №9. 1888 г., стр. 455—462.（柏林地理学会的讨论，第 15 辑，第 9 期，1888 年，第 455—462 页。）

肃省的大靖城(三次)。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参考了前人(富斯、邦格、季姆科夫斯基、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总结了他们报导过的资料,加上他亲自进行的多次观察,对戈壁的这一地区进行了十分完满的描述。他是第一个从库伦进入阿拉善的人,因此,对这段沙漠的考察应该完全归功于他。

这里也和靠东面一点的地区一样,戈壁比地理学家们所推测的要低得多。

从恰克图去阿拉善的最后三分之一的路途中,几乎是在戈壁的中部,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并首次描述了呼尔赫(古尔班赛堪岭)山脉,宽约十俄里,高出平原地面两千英尺。他起初以为这些山是天山的东部支脉,后来才认定为阿尔泰的余脉。

根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高程观测,戈壁在库伦和呼尔赫山脉之间的高度为三千七百英尺到五千三百英尺上下,再往南, 486
高原稍低,其高度在三千五百到四千一百英尺左右。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对呼尔赫山脉以北和以南的戈壁作出两种不同的评述。北部为粘土质,生长草原植物,没有沙滩;山脉以南则恰恰相反,戈壁具有沙漠的特征,沙漠占有大片面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条二十七俄里宽的戛尔班戈壁,① 从东到西要走二十天的路程。它是布满碎石和砾石的一种沙漠,与沙质沙漠迥然不同。虽然戛尔班戈壁高达三千二百英尺,但它却是高原侧面的盆地。

从大兴安岭山麓的达来诺尔湖到甘肃的大靖城勘查东戈壁的南部边缘,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东戈壁活动的最重要部分。

从古北口到多伦诺尔城,由西向东有好几条山脉,延伸一百五十俄里。有一条通往蒙古高原的道路穿山而过。这些山脉通常具

① Гапбан-Гоби,音译。——译者

有高山的特点，但总的来说只有中等高度，在蒙古高原之后形成了辽阔的高地扶壁。根据对北极星高度的观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查明多伦诺尔城的方位为北纬 42 度 16 分，从而确定了蒙古高原一个边缘的天文位置。

达来诺尔湖海拔四千二百英尺，就其大小来说，在东南蒙的其他各湖中居于首位，对该湖四周进行了考察并确定了它的一些支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观测了多伦诺尔城和张家口之间的蒙
487 古东南边境，依据详细的测量，在地图上填上二百三十俄里。

这里的地形是沙质土壤的丘陵草原，某些地方的沙土中含有盐分，但同时草本植物又很茂盛，是中国皇帝放牧马群的好牧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由张家口考察了通往库库和屯城方向的蒙古高原，在那里又见到了一个有很多牧场的高地，在这些牧场上已经出现了中国的农作物。普尔热瓦尔斯基继续向西旅行。他离开了通往库库和屯的大道，就看到了耸立在蒙古高原上的条条山岭。其中东边一条叫沙喇哈达岭，或叫黄岭，由淡黄色的石灰岩构成，从西南向东北方向伸展。由此岭向西丰盛的草本植物就消失了。再向西五十俄里则高耸着另一条平行的山岭，即舒玛哈达岭，该岭具有更为荒凉的山地性质。用肉眼估计，这两条山岭都不超过高原地表一千英尺。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翻过这些山岭时得出了一个概括的结论，在整个蒙古山岭和丘陵的北面，灌木和树木比南坡更为茂盛，无一例外。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离开舒玛哈达岭，沿蒙古高原向西走了一百六十俄里，发现了一些咸水湖及一些不太茂盛的草本植物。然后他靠近群山；这些山原来是阴山的余脉，由库库和屯向西绵亘二百五十俄里。这些山岭以黄河左岸峭壁重叠的穆尼乌拉山为其

终点。该山象阴山一样，有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水源；这一点与东南蒙的山岭完全不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走过凄凉的沒有树木的草原之后、488
穆尼乌拉山如同座落在它东面的叫色伦布雷克山① 的阴山西段一样，以它那丰富的木本植物吸引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注意，他对这些山脉作了全面考察。穆尼乌拉山长一百俄里，宽二十五俄里；它的几个最高点均达到海拔八千到九千英尺。这些山岭原来都是火山，其两侧斜坡上现已布满树林。

在穆尼乌拉山以西他勘查了两条山岭，即挡住黄河北部大河套的色尔腾乌拉岭和哈拉那林乌拉岭。② 其中前者位于穆尼乌拉山以北，山不高，峭壁重叠，而且沒有水。后者哈拉那林乌拉岭在色尔腾乌拉岭西面一点，从哈柳台河起，延伸三百七十俄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南面走过了全山，从北面走了该山的一半。这些山的高度低于穆尼乌拉山，而且外貌也与之迥然不同。巨大的花岗岩和片麻岩的山岩遍及山顶，山坡嶙峋不平，而大量散落的各种岩石一直滚到峡谷深底。整个哈拉那林乌拉岭呈现出一派荒凉景象，毫无生机：沒有树木，连草也很少见。哈拉那林乌拉岭以一排丘陵与色尔腾乌拉岭相接，西南端再同阿拉善沙漠相连。戈壁高原在哈拉那林乌拉岭以北，以及沿该山脉北麓延伸的一带具有平原特点，异常荒凉贫瘠。

除了戈壁的主要地带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还勘查了它西南的两个地区：鄂尔多斯和阿拉善。

被称为鄂尔多斯的蒙古地方，位置在黄河的大河套内，其南部边界是高原的边缘山岭，山岭上是蜿蜒起伏的长城。

黄河河套以西延伸至额济纳河的戈壁地区叫作阿拉善，或称 489

① “色伦布雷克”，蒙语，意为“凉泉”。——译者

② 也称“哈那那林乌拉岭”。——译者

为外鄂尔多斯。南山北坡的几个绿洲为阿拉善南部的相对标界。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长达四百三十四俄里的鄂尔多斯对磴口和包头两城之间的黄河辽阔的弧形河段进行了测量。这项工作的结果是查明了很有意义的事实，即这个地区，正象地图上所标明的那样，黄河没有分支，而是改变了河道，现在走的是南边最老的一条支流的河道。其河谷宽为三十到六十俄里，南部为库朱普奇①流沙带，有些地方流沙距河很近，形成一道陡直的墙壁，高达五十英尺，有时甚至可达一百英尺。

黄河的宽度几乎处处相同；磴口城对面的宽度测定为二百零三俄丈。河水相当深，可行驶江轮。黄河的水是混浊的，呈灰黄色。

库朱普奇（蒙语：项圈）流沙带是由不高的沙丘组成，沙丘高度很少达到一百英尺。沙丘的形成可以归结为风的作用。风把沙粒和灰尘吹到空中；沙尘被一些长得很矮的白刺属树干挡住，逐渐积少成多，堆成块块高丘，经雨水冲刷而成土墩状；土墩上长起的树丛使它显得更高，树根则使沙丘加固。在磴口附近的库朱普奇流沙紧靠着黄河河岸，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它与阿拉善的流沙连成一片。黄河右岸在磴口高地上出现一排丘陵取代了流沙，而丘陵又逐渐变为山岩重叠的阿罗布斯山。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阿拉善既勘查了流沙，也勘查了将
490 这一区域与黄河隔开的山脉。在戈壁的这一地区，流沙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延伸出几十、几百俄里，但是有些地方被一片片盐土和黄粘土平地所隔断。在阿拉善的东北角，发现一个很宽阔的自动沉积的盐湖——吉兰泰盐池。湖面时而有如冰层，时而又象覆盖一层淡灰色的灰尘，并与沙漠溶成一片。湖中盐层的厚度为两英尺到六英尺，部分地方已为中国人开采。

贺兰山山脉长达二百到二百五十俄里，它宛如鄂尔多斯的阿

① Кузупчи，音译。——译者

罗布斯山的延续，因为黄河是在它们中间的一条很窄的狭谷中奔流而过。单独的山峰没有一处截然超出山脊，其高度可达一万零六百至一万一千六百英尺，但并未进入永久积雪带。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条山岭的西坡发现了三个很有特点的地带：山坡下部是一条宽为两俄里的草原带；在七千五百到一万英尺的高处是森林带；上部则是高山带。山麓有一条宽十五至二十俄里的草原带，它与相邻沙漠不同的是这里生长着植物并铺满了很小的圆石。

贺兰山山脉之所以生长森林，而草木也较为繁茂，旅行家认为这是由中国季风带来的雨水和从沙漠吹来的含有肥性的黄土尘所造成的。虽然常常降雨，山顶却很少有水，只有两条较大的溪流在此发源，而溪水又在沙漠中消失了。

西戈壁是从阿尔泰到西藏和青海边缘山脉的一个辽阔地区，它被天山分为两部分：北部为准噶尔平原，南部为东土耳其斯坦平原。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平原考察了北部、西北部和东部边界，并从斋桑到古城横穿了这个平原。总之，它是一个辽阔的、波状的大平原。地势向东逐渐增高。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沙漠上布 491
满了邻近山岭崩裂造成的碎石和沙砾；西部，尤其是西北部，多半是堆积的黄粘土，南部则是流沙，有些地方为盐土所覆盖。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详细地描述了其中的乌伦古河的内河流域和乌伦古湖；该湖方圆一百三十俄里，位于海拔一千六百英尺的高度。通过与乌伦古湖东岸相连的一些沼泽地、盐沼地和几个小湖可以断定，该湖同中亚的大多数内陆水域一样，在逐渐干涸。东南十五俄里的巴噶诺尔①湖，是乌伦古湖的古代残迹，使人可以了解乌伦古湖原来的规模。

① 也称巴噶淖尔。——译者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布尔根河下游沿准噶尔平原的东部边缘走到巴里坤城。在这段旅途中他遇到两条与阿尔泰和天山平行的山脉：拜特克-博格多山岭和库库岭，即哈喇色尔格岭①（五千英尺）。由哈喇色尔格岭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它是一条连接准噶尔沙漠和蒙古戈壁的纽带（宽有两昼夜行程）。

高大的天山山脉是中亚高原的西界，它远远地延伸到戈壁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别叠里山口、在伊犁河河源附近以及巴里坤和哈密两城之间这样三个地方翻过了这条山脉。从伊宁去下塔里木的途中他考察了裕勒都斯高原。② 这个高原位于天山山脉之间，由小（东）裕勒都斯和大（西）裕勒都斯构成，二者被一个名称很多的山脉隔开了。

492 小裕勒都斯是长一百三十五俄里，宽三十俄里突起的草原地带。其边缘山脉的高度达九千英尺多一点，比这里的平地也只略高一些（一千到两千英尺）。巴噶裕勒都斯河③纵穿整个小裕勒都斯中部，此河穿过群山，进入大裕勒都斯，而后便叫作开都河，注入巴格喇赤湖。④

与裕勒都斯相似的另一个高原位于天山巴里坤城附近，该城座落在一个长一百俄里的隆起的三角平原中间。高原北部以灭成乌拉山为界，南接天山，天山在从巴里坤去哈密大路上的一个山口高达八千七百英尺。

东土耳其斯坦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作为第一个考察家所考察的中亚地区的一部分，他在那里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地理资料，并揭开了这一神秘地区的帷幕。在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之前，

---

① 库库岭或哈喇色尔格岭，也称胡胡色尔格岭，“胡胡”是“库库”的转音。在青海少数民族语中“库库”和“哈喇”均是“青色”的意思。——译者

② 裕勒都斯也称尤都斯。——译者

③ 也称小裕勒都斯河。——译者

④ 今博斯腾湖。——译者

东土耳其斯坦只有天山绿洲，以及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流经的一些肥沃的地域被勘查过。后来，根据乾隆年间所绘制的一些地图、北京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古代作品的译文和汉学家的其他资料所绘制的克拉普罗特地图成了这一辽阔地理区域其他部分最好的文献资料。要了解这份地图对我们所研究的地区有什么价值，只须指出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位置就足够了。地图上的塔里木河始终只有一条河道，大体上沿着 40 度 45 分的纬线流向东方，注入椭圆形的罗布泊，后者的位置也还是在那条纬线之下，东经 58 度一59 度之间。大湖周围是一些沼泽和七个规模较小的湖泊。罗布泊和巴格喇赤湖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百二十俄里，而实际距离要 493
多出两倍多。罗布泊东南一百俄里的地方，图上标有一个大小几乎与之相同的噶斯湖，① 其实该湖是在三百俄里之外的西藏高原上。在克拉普罗特地图上，东土耳其斯坦的沙漠由罗布泊向南伸延五百俄里，直接为以西藏北部屏障而闻名的昆仑山脉所环抱。总之，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图的误差之大可以同希腊、罗马古代地理学家编制的欧洲地图相提并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东土耳其斯坦几次旅行之后，亚洲这一地区的地图面貌为之一新，只有某些轮廓和名称未经改变而保留下来了。

塔里木河连同其支流一起灌溉东土耳其斯坦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二，现在让我们先从这条河开始，来谈谈考察的详情。为了初步探查塔里木河的下游地带和罗布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开始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他从库尔勒城向南行进的途中，就已经确信，以往的地图是不准确的，因为他看到的塔里木河河道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音奇克河、渭干河和塔里木河本河，而巴格喇赤湖的发源地——称为孔雀河的开都河尚未计算在内，它也与塔里木河汇合。塔里木河的这三条支流大约在普尔科夫东经 57 度的子午线上转

① 今称格孜湖。——译者

向东南，同时，音奇克河同孔雀河汇合，而渭干河则与塔里木河并流。然而，稍向下游，塔里木河又重新分为两条支流，其中东边的一条称作孔雀河。在阿拉港附近，上述两条支流又合在一起，塔里木河由此向南，一直流到罗布泊。河的下游在沙漠的盐碱性的粘土或流沙中穿流而过。塔里木沙漠就其自然条件和植物贫乏而
494 论，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见到的最荒凉的地方。塔里木河及其各条支流湍急地流过松软的粘土层时冲成了深深的槽形河床。

塔里木河本河在中游是最南边的河流，在下游是支流中最西边的那一条，在渭干河的注入点宽度有五十到六十俄丈（而下游则宽为三十到四十俄丈），深度不少于二十英尺。渭干河和孔雀河的河床宽为七至十俄丈。下塔里木河沿岸遍布沼泽和湖泊，多半是由人工开凿运河而形成的。塔里木河沿岸遍地是森林和灌木，沼泽里生长着芦苇。两岸邻近地形的特点各不相同：右岸是光秃秃的，从沙丘上吹下来的流沙几乎接近了河谷；左岸沙土很少，大部分是疏松的略带盐碱性的粘土，有的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有的地方则长着稀疏的柽柳属和盐木属灌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沙子只在塔里木河右岸堆积，再加上东风占优势，就保住了这条河不致被填平，如果风是从相反方向吹来，那么这条河也就给填平了。

塔里木河从阿拉港村开始，流经一条河道，流程七十俄里，注入喀喇布朗湖（黑风湖），该湖长三十到五十俄里，宽十到十二俄里，深三——四英尺。它的岸边都是缓坡，覆盖着盐碱土。在刮东风时，大片湖岸被水淹没。塔里木河从喀喇布朗湖流出时是一条相当大的河流，而后，由于当地居民挖掘了大量的引水渠而使该河的规模迅速缩小。它流过二十俄里后注入喀喇库尔井湖，或者说古罗布泊。这个湖，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芦苇沼泽，就其形状而

言，是一个从西南向东北伸出很远的不规则的椭圆形。

湖不太深，平均不超过三——五英尺，但湖水清澈、象塔里木 495
河水一样。罗布泊系该河河水泛滥而成，与亚洲内湖不同，它是淡水湖，只是在其东部的水稍有咸味。一条宽阔、平坦的盐碱土地带从南边包围着喀喇布朗湖和罗布泊的沿岸，从而证明古代这两个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所占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

普尔热瓦尔斯基选择旧阿不旦村进行天文观测，测定了这个古老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39 度 31 分 2 秒，普尔科夫东经 59 度，湖的海拔为二千六百英尺，因而罗布泊盆地是亚洲高原最低的一个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于 1877 年和 1885 年所进行勘查的成果，由于有大量新资料与中亚地理学上很早以来就为人确认的概念相矛盾，引起了欧洲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新测定的罗布泊的位置，起初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象柏林自然地理学会的首脑李希霍芬男爵这样的权威也写文章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发现表示怀疑；他得到了一些汉学家的支持，这些汉学家耽迷于他们的汉学学识，不允许在中国地理学上有新发现，特别是不允许跟这个国家现有的地理文献有分歧。但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反驳意见和他对罗布泊的两次探查消除了人们对这个湖泊的一切怀疑，永久地为塔里木河的流向确立了正确的概念。

旅行家在考察塔里木河的同时，又考察了罗布泊的其他一些 496
支流，在他之前没有任何有关这些支流的资料；其中，只有车尔臣河连同其支流卡克里克①河现在属于罗布泊流域，车尔臣河在离塔里木河河口不远的地方流入喀喇布朗湖。其余的两条小河——察斯干赛河和卡尔干河② 发源于新发现的阿尔金山山脉，这两条

① 今称若羌河。——译者

② Карган-булак 为 Курган-булак 库尔干河之误。——译者

小河还没流到湖泊就消失在沙漠中。卡克里克河由于水量很小，也流不到车尔臣河。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其中游和下游的一部分地方所看到的这条河是一条真正的沙漠河流，它的广阔水面蜿蜒于沙漠之中，有些地方宽达二百俄丈。其主河道宽三十到三十五俄丈，水流显然更加湍急；车尔臣河沿岸有一条植物带，长着十分稀疏的树木和灌木。

在塔里木河的各支流中，和田河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勘查的，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那里。这条河是由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组成的；这两条河的水源来自西藏边缘地区的雪山，水量极为充足，致使河水自己夺路流入了塔里木河。和田河流出和田绿洲后进入流沙地带，河水在春汛时节，在流沙中某些地方泛滥达一俄里，水位低的时候，其河床窄到十和十五俄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穿越了和田河，河水在离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的汇合处七十七俄里的地方就开始干涸了。下游只能在汛期保持夏季三个月有水。和田河在叶尔羌河河口下二十俄里的地方流入塔里木河。

在阿克苏河与叶尔羌河汇合处的附近，也就是塔里木河本身发源的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再一次看见了这条塔里木河。在这里塔里木河宽八十俄丈，深五英尺半；据当地摆渡人说，这条河甚
497 至在水位低落时也经常保持三到四英尺深。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从塔里木河到罗布泊的七百余俄里流程中，吃水不超过三英尺深的轮船可以航行。很难预言，这个发现对东土耳其斯坦的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如果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关于从叶尔羌河到与喀什噶尔河的汇合处，阿克苏河到同名的阿克苏城以及孔雀河到库尔勒城，也可能到巴格喇赤湖可以行船的推测得到验证的话。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曾三次穿过东土耳其斯坦沙漠地带：一次是在西部，沿和田河走的，一次是在中部顺塔里木走的，一次是在东部，走哈密与沙州之间。此外，他还把土耳其斯坦整个南部边缘从沙州到和田的一千三百俄里的地方列入到自己的考察范围内。天山和西藏边缘山脉之间的广大地区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之前是根本无人知晓的：谁也不知道存在着一些为河流提供了水源的大雪山，而河流沿岸又布满了肥沃的绿洲。

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描述，有一片辽阔地带，长三百五十俄里，有些地方宽三百七十俄里，包括东土耳其斯坦南部，即塔里木河以南，在该河下游与叶尔羌河之间，完全是一片流沙。从中国到里海的中亚地区的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辽阔的大沙漠，此外，就难以通行的程度来看，这个沙漠也居于首位。总之，和在一般的沙漠中一样，光秃秃的塔里木沙漠，有些地方被风刮成长长的垄岗，有些地方被刮成不高的沙丘（二十到六十英尺）；垄岗和沙丘迎风的那一面是缓坡，而背风的那一面相反，则是陡坡，往往是险峻的陡坡。除了河谷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除了紧靠着几条小溪的狭窄地带之外，塔里木沙漠是没有任何植物的。

我国旅行家认为，不能设想在塔里木沙漠中存在着成排的高 498
山；只有在和田河上，在距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汇合处五十俄里的地方，他遇到了一条狭窄的、不太高的（五百英尺）玛杂尔塔格山脉，据土著讲，这条山脉一直延伸到喀什噶尔河上的玛勒巴什堡。①

塔里木以东则很少遇到沙漠，而且所占面积也不大。许多地方是松软的泥土，或完全裸露，或长满了柽柳属和盐木属灌木丛，树丛周围是由于风吹而堆集起来的沙丘。

在沙漠北部边缘的库尔勒城附近，有一条与天山相脱离的库

① 今巴楚。——译者

鲁克塔格山脉，沿东南方向深入平原约二百俄里，它的尽头是一些沙丘。

在戈壁的这一地区，名叫库什塔格①的沙漠，只沿着南部边缘伸展到沙州。它的难于通行的程度和荒凉的情况，不亚于可怕的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沙漠。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哈密去沙州经过的西戈壁东端被他称作哈密沙漠，是去蒙古平原的通道。它横穿甘肃省和天山绿洲相连的道路。据普尔热瓦尔斯基观察，哈密沙漠是一块广阔的高地，直径大约有一百二十俄里，高五千英尺；这片高地的样子象波状平原，到处都似墙壁、台子和塔一样的黄土悬崖；土壤被掺着砂砾的卵石覆盖着，不生长任何植物。这片高地的南北两个边缘，由西向东有一排排丘陵，叫北山，据推测，它是库鲁克塔格的延续部分。

499 在广阔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沙漠居多，如果边缘山脉不从大气中吸收微少的水分来滋润其山脚下的绿洲的话，那么东土耳其斯坦就成为荒无人烟的地方了。其中许多绿洲的存在自古以来就人所共知，但是，关于这些绿洲的资料却寥寥无几，科学地记载这些绿洲的功绩应归属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天山脚下他到过阿克苏、库尔勒和哈密绿洲，在南部边缘山脉一带还有：卡克里克、车尔臣、尼亚、雅苏勒棍、奥依托格拉克、克里雅、策勒以及若干其他小绿洲。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对绿洲的描述上，列举了其规模大小、居民数量、居民生计和习俗。所有绿洲由于有松软的泥质土壤，加上人工灌溉，人口稠密，极为富饶。

这些绿洲的发现和罗布泊实际位置的确定指出了一条从欧洲通往中国的古老道路的方向。欧洲学者们断言戈壁沙漠不能通

① 音译，Куш-таг 为 Кум-таг(库穆塔格)之误，即白龙堆沙漠。——译者

行，所以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可波罗的路会经过罗布泊，而这个湖却应当在北边很远的地方。随着阿尔金山和南部一些绿洲的发现，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昆仑山。在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沙漠以南，从帕米尔到深入蒙古高原的黄河大河套，伸展着一条绵亘不断的高大屏障，欧洲学者们指出这是广阔的亚洲大陆最重要的山志学疆界之一。这座屏障是西藏高原的边缘，把高原同比较不太高的沙漠隔开。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之前，这条长长的山脉的位置、结构和特点等等是神秘莫测的，而且是地理学的至关紧要的空白点。

西藏北部边界在一些地图上是假定的，几乎是一条直线。这 500
条直线把南山同不存在的博罗尔塔格，或者换言之，同现今的帕米尔的南端连起来。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三次横越地理上的昆仑山，并沿着山的南北两麓各走了很长一段路途；他曾多次沿着斜坡攀登而上，而且常常一直到达山脊。

由于有了他的著作，直线形的昆仑山仿佛获得了生命，查明了最重要的转弯地点，又划分成几个由山结联系起来以及被峡谷截断了的单独山脉，最重要的是从帕米尔到黄河一带山脉的连绵不断的情况得到了证实。

从罗布泊向南逐渐增高的阿尔金山属于这一山系，阿尔金山的发现立即弄清楚了西藏屏障的总轮廓，它是一个向北弯曲的缓斜的弧形。

这样，在罗布泊子午线上的西藏面积在纬度上增加三度，这个巨大高原的整个轮廓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戈壁的西部地区也相应地缩小了。同时，通过旅行家的观察在这个辽阔的山区地带确定了明显的自然界线。在整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一条类似这样的山岭，某些地方只有几十俄里宽，而在地质结构、地形地貌、

海拔、气候、植物区系、动物区系等等方面并没有划分为如此不同的两部分。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两处考察了称作南山的西藏边缘山脉的东部，一处是在靠近黄河穿山处的东端，在这里这些山把阿拉善沙漠与甘肃分开；另一处是在沙州绿洲南的西部边缘。南山的
501 外部边缘，即靠沙漠最近的一条山岭，蒙古人称之为毛毛山、在黄河附近逐渐升高，山口处达八千六百英尺。

在整个这条山脉上最开阔的山坡在北面，山的南面有个短短的斜坡，然后就和黄河支流的庄浪河草原连接上了。这里，附近沙漠的影响，在外部山脉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高达七千五百英尺的北坡完全是不毛之地，只是在更高一些地方才有牧场出现。

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翻过的山口起向西北方向，边缘山脉不断增高，然后便成为古浪雪山和兰州雪山了，我国旅行家从阿拉善沙漠里看到过这些雪山。在南山的边缘山脉以及额济纳河与洮赖河发源地偏西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冰雪覆盖的群山。在东部形成一个包括青海湖在内的多山高原之后，南山在沙州绿洲以南逐渐缩窄到四十俄里，然后由高原草地连结为两条平行的支脉。

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旅行路线以东，两条山脉合并成一条高大的、终年积雪的山脉（一万九千英尺），它是以著名的洪堡的名字命名的，在西部它与同样大的阿尼木巴尔岭① 相接而形成了一个山结。

南山的边缘山脉以北，有一片很高的平原，宽五十俄里，高达五千到七千英尺，它是西藏的前沿阶梯。

南山这一部分的北坡也比南坡开阔，在七千五百到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度上遍布着卵石和大型花岗岩圆石，但有些地方却覆盖着从沙漠刮来的厚厚一层黄粘土。植物极为稀少，尘土覆盖着北

① Анембар-ула，音译。——译者

坡，使景色更显得阴沉。在一万一千和一万二千五百英尺之间多 502
为高山草原，为牲畜提供了良好的饲料。再往上只有一片乱石，而在一万四千七百英尺的地方才开始是永久积雪线，线下是一泻几百俄丈的冰川。在对面较短的南坡上，雪线不低于一万五千七百英尺。没有任何木本植物。

在罗布泊以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发现了一条高大的山脉(金子的)阿尔金山，它是南山向西延续的部分，也是西藏边缘山脉的一个环节。我国旅行家认为阿尼木巴尔岭和车尔臣河河源是这个山脉的边界，所以山脉的总长为七百俄里。

阿尔金山由卡克里克村向东的三百俄里被考察过。一排峭壁重叠的高大山峰是阿尔金山的明显标志，但除了车尔臣河发源地的一条高大山岭之外，这些山峰并没有超过雪线。

同西藏所有的边缘山脉一样，阿尔金山也完全向罗布泊方面伸延，山的南面与高原相连接，是一个缓坡，而且很短。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翻越阿尔金山去罗布泊时，虽然在山口处气压表标示为一万一千英尺，但他几乎没有觉察到是在走上坡路。

在整个考察过的这座山脉的北坡，岗峦起伏，在卡克里克村和察斯干赛河之间，有一道陡峭屏障，远望如同垂直一般。往东到库尔干河，阿尔金山屹立在七千七百英尺高的阶梯上，这一阶梯向湖的方向急剧下降；再往东一点，山脉向北分出一些高大支脉，这些支脉越来越矮小，和库穆塔格的一些沙丘融合在一起。根据可以判断的情况来看，阿尔金山水源贫乏，所以几乎完全没有植物。水量少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没有雪峰，再就是由于风带来的雨雪 503
量少。

车尔臣河的深谷把阿尔金山同另一条山脉隔开，这条山脉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之前还没有当地的名称，它在四百俄里长的距离上一直是西藏高原的边界。根据第一个考察家的权利，普

尔热瓦尔斯基命名这条山脉为"俄罗斯山脉"，这条山脉就以这个名字第一次闻名于学术界。

俄罗斯山脉，类似阿尔金山，荒凉，难以攀登，但是很雄伟。它的最高部分在西端，那里有高峰屹立(二万英尺)，美丽如画的冰河顺着山峰坡面倾泻而下。为了纪念永志不忘的俄罗斯的革新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这个山峰命名为沙皇救星山。俄罗斯山脉的大部分岩石是花岗岩，但是它含有黄金，还有玉石，玉石在中国是很名贵的东西。这条山脉植物贫乏，根本沒有树木；但是，由于雨水充足，俄罗斯山脉在一万到一万二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上，北坡遍地都是相当好的高山草地。

在克里雅河和玉龙喀什河两河穿山处之间，俄罗斯山脉有一段向西延续的部分，也沒有名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这一段叫作克里雅山脉。它从东向西绵亘一百六十俄里，与昆仑山的延续部分哈郎归山相接。

克里雅山脉可以比作是一道狭窄的、十分陡峭的围墙，它的锋利的山脊超过了雪线。沒有突出的山峰，但是，它那高耸的山群达到海拔一万九千和二万英尺左右。山脉以北是一些高不过八千英尺的山前地带。占据了宽十五到二十俄里的长形地区。在九千五百到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山坡上由于水分充足遍布着茂密的草地，
504 山腰下部和山前地带夏季雨水不太充足，因而植物较少。在高大的克里雅山脉西部山麓以北三十俄里的地方孤独耸立着铁克里克山群；长五十俄里，宽二十俄里，它的中部高过雪线。

巨大的中亚高原位于广袤的大戈壁之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高原的东北角上揭开了只有一些传说的神秘的青海湖（或称青湖）地区的帷幕。他曾三次探查过此湖，正是由于他，青海湖现在才成了中亚最闻名的地区。

青海湖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带，位于比戈壁高得多的高地平

原上，四面环山。北面，青海湖平原被南山山系的一些支脉所环绕，而南边被无名的群山包围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定名为南库库诺尔岭。① 西部，上面提到的两个山系与终年积雪的里特山脉② 相连。里特山脉是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而命名的。青海湖平原的东部有一条边界山脉，它把青海同中国人居住的甘肃地区分隔开来。青海湖四周的山脉是西藏山脉的直接延续。这些山脉进入到中国本土之后，遍布于黄河上游各支流发源的地区。

青海湖位于平原的东部，湖岸的轮廓很象梨的形状，宽的一端朝西北方。该湖位于海拔一万零八百英尺的高度，长一百俄里左右，最宽的地方是五十九俄里。西北部分最深，尼古拉·米哈伊洛 505
维奇在此距湖岸三俄里的冰面上经过测量后，确定湖深为五十九英尺。青海湖的东南部则浅得多，湖岸还有因沙土淤积而逐渐增高的痕迹。

青海湖东岸边的小湖哈拉淖尔证实了大湖的干涸情况，哈拉淖尔从前是大湖的一部分。湖水味咸，呈美丽的蔚蓝色，从而使湖泊的景色尤为动人。

附近的群山在湖边只留下狭窄的空间，而南边群山则紧靠湖滨。青海湖以北和以西的湖滨地带是草原，而以东则是流沙地带。该湖没有发源地，但是，几条河流从周围山上流入湖中，普尔热瓦尔斯基记述了这几条河流，其中最大的是布哈河，据土著讲，河长四百俄里，河口宽度不超过十五俄丈，正常河深为二英尺；下游河谷宽度达十二到十五俄里。

从北边围绕高高的青海湖平原的群山由两条平行的山脉组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用两山间的一条河流的名字分别将二

① 青海南山。——译者

② 察汗鄂博图岭。——译者

山命名为北大通山和南大通山。这两座山都很高，但除了离大通河河源不远的北山上的贡噶峰① 之外，都沒有达到永久积雪线；其他两座山峰甘珠尔齐老峰和索吉索罗克逊峰② 均高达将近一万四千英尺，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通过的两个山口，一个在北山上，高度为一万一千五百英尺，一个在南山上，高度为一万二千五百英尺。

大通山脉连接着干燥的中亚沙漠和水量丰富的中国内地。北
506 大通山脉的北坡上就已出现了灌木，而后是森林，而在南坡上灌木和树木就更为可观了。至于南大通山脉，总的说来，它的森林资源丰富，其北坡，在九千五百和一万英尺高的地方，几乎全被茂密的针叶森林所覆盖。在比这更高的地方，是杜鹃花属植物和高山灌木丛，它们同繁盛的草地掺杂在一起，从一万二千英尺高的地方开始，草地就变成了光秃秃的碎石。

这些山上生长着中国医学上广泛应用的药用大黄。

大通山不光是林产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煤矿，中国人正在天堂寺附近采掘。

南库库诺尔岭长五百俄里，把青湖的草原跟下文即将提到的柴达木和西藏沙漠隔开。在其北坡上有小片森林和灌木丛，南坡则完全是光秃秃的；在山脉和西半部两面山坡上都看不见有植物。普尔热瓦尔斯基跨越南库库诺尔岭时所走过的山口在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上，而其余的几个山峰的高度经他测定为一万六千英尺。

一条独特的山脉从东部将青海湖区域与黄河，准确地说，与西宁河的支流隔开。其山口高达一万一千二百和一万一千三百英尺。这条无名山脉朝湖的一面不很高，可是朝西宁河的那面，外貌

① “贡噶峰”为藏语，意为“雪峰”。——译者

② Соди-Сороксум，即前文的Сади-Саруксум，音译。——译者

却十分雄伟。这条山脉的东南延续部分是阿玛苏尔古山,① 它占据着黄河和西宁河之间的整个地段。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与洪堡山脉垂直的、终年积雪的里特山脉是青海湖区域的西部边界。

不能不注意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青海湖平原所进行的 507
地理考察中指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地质因素: 啼兎,一种啮齿目小动物,促使大自然的不平衡达到逐渐平衡。这种繁殖十分迅速的小动物,象田鼠一样挖洞,它一方面使土壤变得松软,同时也减轻了雨水对土壤的冲刷。

扼要地叙述了青海湖的情景后,还需要谈一下从东部绕过青海高原的黄河水流的考察结果。

黄河发源于西藏,流下巍峨的西藏高原进入全新的地理区域,在这里雄伟的西藏高原由于受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影响,露出了骨头架子,变成了荒凉的高山地带。在这里,这条新形成的河流,受高山的影响,时而变得很狭窄,时而河水被高山挡住去路,整个上游河流蜿蜒曲折,形状十分精巧奇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这难以行走的地方由贵德城沿黄河向上游走了二百五十俄里。这片辽阔地段的特点是:全是些难以攀登的高山,高山之间的草地高原和错综复杂的深谷。

群山是昆仑山众多支脉的延续,有着从西向东的共同走向。其中只有几个个别的山峰超过了永久积雪线。它占据了先前一些湖泊的位置,这些湖泊因黄河冲出深谷而逐渐消失了。这些湖泊的干涸了的湖底原来是由古老的河流冲积土和黄粘土构成的,如今已被各狭谷流出来的水冲刷干净,湖底布满深沟或堑壑,沟堑里是小溪和河川。由于雨水很多,再加上土壤松软,这些沟壑深达一 508
千英尺以上,而两个侧壁往往是完全垂直的,在五百英尺的距离上

① Ама-сурry, 也称"拉脊山"。——译者

沒有任何弯折。由于不断的风化，这些沟壁许多地方的形态已千奇百怪。在沟壑和狭谷的底上，以及朝北的两侧绝壁上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和阔叶树，在狭谷上部的一些地方则是针叶树。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了从曲什安河口到贵德城这一段的黄河。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于他未曾到过的上游，援引了详细打听到的资料。土著说，黄河向东流，首先绕过阿尼玛卿山，然后向相反方向，即向西流一段路程，随后向北，穿过宗莫隆山，[1]在山后，曲什安河流入黄河。

在这些山间的部分地方，黄河在陡峭的河岸里缩小到二十五俄丈，河水猛烈地冲击着河底的巨大圆石而掀起惊涛骇浪；在曲什安河口处，黄河宽有四十和五十俄丈。往下，黄河穿过海拔一万英尺的沙土高原，黄河在这座高原的深谷中奔流，谷底比高原地面约低半俄里。一条条垂直的陡岸，沟痕遍布，垂直深度约五百英尺，从两边箝制着二到三俄里宽的河谷。黄河本身在深谷底部沿着特殊的通道蜿蜒而行，这个通道宽为八十到一百俄丈，两侧壁高二百到二百五十英尺。

再往北，黄河穿过有两个名称的向西北山脉或宗帕尔山脉，[2]又横越过南库库诺尔岭山脚下的、与原来高度大致相等的沙土高
509 原。这个多为沙粘土混合土质的高地平原远远地伸向西方，在那里南库库诺尔岭的支脉把这片平原同一块完全被隔绝的、土著称作尕巴松戈壁的地区隔开。戈壁长一百俄里，宽二十五俄里，内有达赖达布逊盐池。

在黄河上第一个居民点——薄里根郭密天然界附近，黄河急转东下，同时在其上游宽为六——八俄里，深一千英尺的沟壑状的河谷，也缩窄到二或三俄里。从上述转弯处到贵德城河谷的宽度

① Дзун-молун，音译。——译者

② Джунпар，音译。——译者

并没有增加，虽然黄河在贵德一地水浅时宽达六十俄丈。在北部黄河水流受阿玛苏尔古山的约束，而在南部则受高原的限制。

在曲什安河和薄里根郭密天然界之间的地段上，黄河的河床总共有三百英尺落差；再往前到贵德城，黄河在六十五俄里的距离内下降了一千三百英尺，因而黄河在这里以惊人的速度穿过深谷奔腾而下；在这一段，木船和轮船都无法通行。

上游的黄河进入甘肃省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甘肃山脉中除了看到大通山脉、东库库诺尔岭及其延续部分阿玛苏尔古山之外，还看见一条山脉，位置在贵德城以南黄河右岸上。他在这座山中探查了查喀尔峰(一万六千三百英尺)，它是黄河支流木吉克河的发源地。查喀尔峰附近山脉的结构与对岸所考察过的群山无大差异，山的上部还是那些山岩，山的中部和下部也还是厚厚的黄土。从一万英尺高的山脚到一万一千五百英尺的地方多半是生长在狭谷里的树林；在一万一千五百英尺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生长着高山植物，先是树丛，然后是杂草，一万五千英尺以上只能 510
见到一片碎石。

在阿尔金山的几条支脉和中昆仑之间是柴达木大平原，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地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了整个这个地区。柴达木是西藏北部的前沿阶段(高九千英尺)，东北与南山山系及青海高原相毗连，东部则同黄河上游支流山区的山脉连接。

柴达木延伸七百俄里，其东部宽不过一百俄里，中部则达三百俄里。柴达木平原向西逐渐缩窄，如同楔子一样插入了“风谷”。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描述，整个柴达木由截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构成。

北部布满砾石和粘土，是缺水的不毛之地。在北边角落里有一片平原，蒙古人称作色尔腾。里特山脉的西部延续部分将它与柴达木分隔开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一万二千四百英尺的高度翻过了达座南色尔腾岭。上述平原的西半部有巴戛色尔腾诺尔，伊克色尔腾诺尔和辉同诺尔等盐湖，它们的四周是干透的盐土。其附近地带是泉眼滋润的沼泽，遍布着块块牧场。

色尔腾平原以东是库库赛流沙地带。洪堡山脉和里特山脉将它与青海高原和南山高原隔开。

南柴达木比北柴达木低，与之不同的是地表十分平坦，几乎到
511 处都覆盖着在阳光下象雪一样闪闪发光的盐土。盐土地上有相当多的沼泽地段。在南柴达木有盐土和沼泽地就毫无疑义地证明：它的整个面积是在不太遥远的地质时期里干涸了的湖底。

南柴达木的总润湿量比北柴达木要大。沿着南库库诺尔岭的南麓，在山岭和与之并行的南面的山前地带之间所形成的阶梯上，有许多咸水湖：伊克柴达木、巴戛柴达木、托素、色尔哈诺尔和都兰诺尔。只有一个库尔雷克湖是淡水湖。

巴延河，蒙语的意思是"富饶之河"，是南柴达木东部的主要动脉，它的发源地位于黄河群山中的大托索湖，从东北向西北流经二百五十俄里，注入一个很浅的盐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未曾打听到该湖的名称。巴延河流经的平原虽然有该河的响亮名称，但一部分地方却是块块覆盖着一英寸厚的盐层的不毛之地，一部分是长满了柽柳属灌木的地带或是长着芦苇和作为牲畜饲料的各种杂草的沼泽地。

南部群山不仅是奈齐果勒河和乌图美仁河的发源地，而且岩层中渗出来的地下水灌溉山麓旁的一条宽十、十五和二十俄里的狭窄的植物带。这一地带以及柴达木其他一些潮湿的地方长满柽柳属、白刺属灌木、芦苇等植物。乌图美仁河以西五十俄里的地方已不是地下水所灌溉的地带，而是任何植物都不生长的盐碱地。

512 由此向西北和向北到阿尔金山是一片辽阔的极端缺水的不毛

之地，甚至类似于柴达木山区那种地方的贫乏自然界。在这个恶劣的地段内有几处地下泉水使一些小绿洲得以存在，这也只能作为例外而已。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旅经西柴达木的全部路途中，只遇到廿森和噶斯两个绿洲，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距山脉较远的沙漠地带，绿洲是全然不存在的。

应该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发现的"风谷"看成是柴达木西部进一步的延续。它南止中昆仑，北界阿尔金山及其支脉察们塔格。这条支脉有三个山丛超过永久积雪线。"风谷"长约四百俄里，宽为二十到四十俄里；其西端在九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上，而东端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上。在"风谷"东半部的一条深谷里齐桑萨土河流过，两次流入地下，以泉水的形态重新出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可以利用"风谷"作为连接东土耳其斯坦与中国本土的捷径以绕过阿尔金山北麓和极其恶劣的库穆塔格沙漠。

中昆仑山。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考察了西连西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脉的柴达木整个南部屏障。在他到中亚旅行之前，地图上根本不存在这一山系。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从柴达木东部边缘的子午线到托固岭的西端，几乎在十二个经度的范围内考察了这一大片错综复杂的山脉。他在其中找到了神秘的昆仑山。照德 513
国学者李希霍芬男爵的话说，昆仑山是亚洲的脊柱，它可以和新大陆巨大的科迪勒拉山脉相比。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整个山系起了一个总名称，叫中昆仑或中央昆仑，认为阿尔金山从那里向东分出去的山结是中昆仑的起点，而它的东端，按李希霍芬的说法，是分出去的一大片平行山脉，位置在格林威治东经 104 度。把昆仑山的这一部分看成是亚洲的主脉这一点，已为其长达四十个经度的广阔距离所证实。

这些山脉的东部延续部分向东远远深入到中国本土，横贯黄河上游之路。至于谈到被看作是昆仑山北部支脉的阿尔金山和南山，它们终止于甘肃省的兰州城。南部支脉也比中央支脉短，当它延伸到印度支那一些河流的子午线山脉时，也就终止了。

中昆仑山系的庞大也同样指出了它在亚洲大陆结构中的重要意义。昆仑山中部的低山脉整个都是双列的，有的地方甚至是三列的。在这些山脉之间是一些狭长的纵向山谷，状如走廊，这一点构成了整个中昆仑的特征。

中昆仑南连海拔一万三千英尺以上的高耸的西藏高原。同时，这个山系同亚洲其他边缘山脉一样，都从属于一条共同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只有外部山坡，在这里就是，北坡才具有荒野山区的特点，而内坡，即朝向高原那边的山坡，坡度较缓，形态也比较柔和。

514 中昆仑的东半截直到柴达木的奈齐果勒河穿山处，可以说是双重围墙：靠近柴达木一边的外围墙由布尔汗布达山、哥什利山和托赖岭组成，而西藏一边的内围墙由喀拉沙音山和舒戛山组成。两山之间有一条山谷，形同走廊，该山谷的尽头是托赖岭和舒戛山所构成的山结。谷中植物贫乏，牧场也很少见，但是，由于没有人烟，这里有许多野生动物。山谷里的水汇成两条河流穿过布尔汗布达山，向北流入柴达木。其中的阿拉克河由同名的湖① 流出注入巴延河。

高达一万六千英尺的布尔汗布达山高耸于柴达木平原上，比平原高出七千英尺，是西藏北部的巨大卫士。从托索湖畔到诺木洪河穿山处的一百五十俄里的距离上，这条山脉的特点是荒凉，在连绵不断的山脊上没有突出于永久积雪线之上的山峰。布尔汗布达山上的植物十分稀少，只在南坡有一些贫瘠的草地。尼古拉·

① 也称阿兰湖。——译者

米哈伊洛维奇所经过的这条山脉的山口高一万六千一百英尺。

布尔汗布达山的西部延续部分是哥什利山和托赖岭，托赖岭的支脉连着奈齐果勒河的横向河谷。

内围的舒戛山和喀拉沙音山，就其特点和高度来说，与布尔汗布达山区别不大，也是那样死气沉沉，也还是那样的光秃秃的山坡，山坡上呈现出各种岩石所特有的不同颜色。舒戛山的山口高一万五千二百英尺，而喀拉沙音山口高一万三千二百英尺。在舒戛山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列举出五个终年积雪的山丛。

舒戛山西南，中昆仑山系又新增加了一条平行山脉，按顺序是 515
第三条。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了纪念一位十三世纪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而将它命名为马可波罗山。这条山脉和舒戛山脉被一条宽不过六至八俄里的狭谷分隔开来，谷中有一条舒戛河，它是奈齐果勒河的支流，长达三百俄里，下游河宽六到八俄丈，深一英尺。舒戛河谷的牧场招来了大批野兽，它们在这里安然地吃草。在奈齐果勒河左岸，在托赖岭的几条最近的支脉对面，耸立着一条山脉，这条山脉有各种不同的名称，首先是托来山，再就是卓索乃山，① 最后叫作朱哈山，②它与马可波罗山脉相接。

在上面提到的山脉——有三个名字的山——和马可波罗山之间，在舒戛河岸上有一座中间山脉，东部名为古尔班贡朱戛山，③西部名为古尔班乃什，也同马可波罗山脉相接。这样，从舒戛河上游到柴达木的乌图美仁河穿山处，中昆仑就由三条平列的障壁组成。在北部、中部两条山脉之间有一条地势很高的纵向河谷，奈齐果勒河上游流经这里，而在中部和南部两条山脉之间，是一条长约一百俄里的狭窄走廊，宽不过五俄里，好象是舒戛河谷的延续。尼

① Цозсонэ，音译。——译者
② Дзуха，音译。——译者
③ Гурбу-гундзуга，音译。——译者

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进行的高度观测证明，这条走廊底部中间地区海拔为一万四千五百英尺。奈齐果勒河和乌图美仁河之间的群山象奈齐果勒河以东的山脉一样，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然而在一些小溪和纵向河谷的斜坡上有一些不错的牧场。

座落在舒戛河及其西藏支流奥阳哈尔刷河的汇合处的马可波罗山脉，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推测，向西延伸四百俄里。在
516 山脉的东部有两个山口，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此走过：修沟山口，高一万六千三百英尺，而安格尔达克钦山① 口高一万五千九百英尺。其中第一个山口比较方便，因为沿途有好的草场。马可波罗山脉象西藏群山一样，没有悬崖峭壁，特别是在其上部地带。在这条山脉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看到五个雪峰，其中最高的有一万八千到一万九千英尺。雪线高度保持在一万六千五百英尺。总之，根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通过的两条路，可以断定，这条山脉的南北两坡均为不毛之地。

在乌图美仁河穿山处，中昆仑山在几条平行的山脉之间有一些新的纵向山谷，当地的蒙古人指出其中的两条山谷：第一条山谷是乌图美仁河的发源地，第二条山谷是乌图美仁河支流巴特罕图河所流经的地方，土著都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牧场和丰富的泉水。噶郎噶② 山将后一条河谷与柴达木隔开，这座山脉的边缘处的金里③ 雪峰高达二万英尺。由这座山峰起有一条山脉伸向西北，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其定名为哥伦布山脉。它延伸二百俄里，到斋桑萨土河的穿山处，奔"风谷"方向而去。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金里雪峰以南五十俄里的地方看见了另一条西行的雪山，把它定名为神秘山脉，④ 因为在他看来，该

① Ангыр-дакчин，音译。——译者
② Гарынга-ула，音译。——译者
③ Джинри，音译。——译者
④ 即阿尔格塔格。——译者

山象马可波罗山脉一样，是中昆仑山的内部围墙。根据我国地理学会的倡议，为纪念我国伟大旅行家的罕见功勋，神秘山脉现已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山脉。

噶郎噶山和哥伦布山脉以北，高耸着长达三百二十俄里的柴达木山。它始于一些不太高的丘陵，距乌图美仁河约一百俄里，跟上述两条山脉平行，一直延续到斋桑萨土河的穿山处。在噶郎噶、 517
哥伦布和柴达木等山脉之间有一条纵向的山谷，斋桑萨土河的支流哈丹赞河① 顺山谷流向西北，它发源于金里冰川，穿过柴达木山。这条山谷的东部有一倾斜面，倾向柴达木，在巴延河从金里冰川流出的方向上逐渐与柴达木会合在一起。就其结构而言，柴达木山很狭窄，总共只有两个雪峰。

斋桑萨土河的穿山处以西耸立着一座新发现的山，称作莫斯科山脉。它向西绵亘一百多俄里，与托固斯岭相接，中昆仑通过托固斯岭，同西昆仑会合。莫斯科山脉除了东西一小部分外，均为接连不断的冰川所覆盖，在以克里姆林命名的最高峰上，冰川尤为宽阔。

在哥伦布山脉西端以南的高原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发现了一个湖，他称之为不冻湖，② 因为此湖含有大量盐分，以至严冬也不结冰。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地处一万一千七百英尺高的这个湖的湖滨向南，看到了一座雪山，它的走向和神秘山脉是一致的。这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他所看到的这两座山脉是中昆仑的单独支脉，根据这条低山脉的其余支脉来判断，这条支脉继续向西伸展，同俄罗斯山脉或托固斯岭相接。

从中昆仑山往南，巨大的西藏高原——至今仍然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显示出亚洲大自然的宏伟、壮观。

---

① Хатан-зан音译。——译者

② 即阿雅格库木库勒湖。——译者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几次勇敢旅行之前，从北纬 30 至 36 度
518 与普尔科夫东经 52 至 72 度之间的巨大面积（高原的南部边缘除外），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的地形比起所能见到的月球表面还要使人感到生疏。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只是在西藏的东半部，才有几个欧洲人走过一条佛教朝圣者所经之路。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留下关于他们所到之处的详细记载。由于这里的自然界和人给考察者造成的种种障碍，所以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考察之前，不存在任何一点有关西藏的系统的科学资料。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具备普尔热瓦尔斯基那样非凡的刻苦耐劳，他的罕见的毅力和在任何障碍面前都不肯停步的无与伦比的胆量。

高于勃朗峰，甚至高于卡兹别克峰的西藏高原的使人和动物严重疲惫的稀薄空气；忽而特别干燥，忽而又异常潮湿的两种极端气候；没有燃料和缺乏牧草造成了一般人所不能克服的障碍。此外还得加上当地居民的迷信及其对外来人的敌视。他们竭力不放外来人入境，每一步都进行阻碍，并尽快地把他们驱逐出去。

西藏面积辽阔的疆界，北为中昆仑山，南为喜马拉雅山，西为喀喇昆仑山，东为中国的甘肃省和四川省。在这一地区可以看出三个在地形特征和有机生物界方面彼此截然不同的部分：南部地区有印度河、萨特累季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① 上游的各高谷；北部
519 地区是高大荒凉的台状高原，东部地区包括向中国低平原逐步下降的高原阶梯所形成的高山地带。腾格里湖② 通向黄河源一线，可以作为西藏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之间的界线。

对西藏北部靠近上述边界线的各地区的考察本身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功绩。根据他的描述，北藏是亚洲辽阔的内陆高原，由西向东延伸一千到一千五百俄里，宽五百俄里以上。其

① 三条河在我国境内分别为狮泉河、象泉河和雅鲁藏布江。——译者

② 今称纳木湖。——译者

海拔在一万四千和一万五千英尺之间。

高原上山岭分散，多与昆仑山平行，还有一些丘陵，没有固定山脊。山脉虽然海拔很高，但只高过高原地表一千到二千英尺。西藏山脉形状并不险要，山坡徐缓而漫长，山峰是圆顶形，山口便于通行；只有一些个别的不重要的山丛达到永久积雪线。雪线在西藏内陆高原上非常高，其高度在一万六千五百到一万七千英尺。在各山脉之间，有一些多少开阔一点的平原，其形态有如封闭的盆地或者是伸展于平行山脉之间的波状平面形的盆地。

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解释，西藏群山的轮廓，是由频繁的大风暴造成的，这种风暴不仅在此地，而且在中亚的其他地方也起着这种破坏和改变地形的作用，这样的作用在地球的其他地区是由水来进行的。多少世纪以来，这些无止无休的风暴在封闭的盆地里将大气中的灰尘吹积成厚厚的黄土层，并将原来大片面积的水的沉积物吹走，将流沙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破坏和削平了山峰。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考察的北藏东部地区的江河湖泊，520
有一条通往大洋的径流，而在西部地区它们只构成内陆水域。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的区域内，大部分河流都是穆鲁乌苏河或青河上游的支流，青河就是中国人说的扬子江。只是在西藏高原的东北角里才是黄河河源或者说黄色之河的发源地。

谈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著述中所介绍的西藏概貌之后，现在就让我们谈谈他的最主要的局部考察。

马可波罗、舒戛和喀拉沙音山脉以南，有一片宽七十到一百多俄里的起伏不平的高原。高原的土质是掺有沙石的粘土，几乎完全不生长植物；有些地方是一层薄薄的盐层和盐沼地。在高原东部地区内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黄河河源区域。可可西里山是这个平原的南部边界，据土著说，这条山自西向东绵延六百俄里。它在那

木七图乌兰木伦河穿山处以东，就成为巴颜喀拉山，即“富饶的黑山”，是黄河河源和穆鲁乌苏河（或者说青河上游）之间的分水岭。虽然可可西里山海拔一万六千英尺，但它比南北山麓的平原只高出一千到二千英尺。一些个别的山峰并不比平坦的山脊高，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雪线。在山脉的缓坡上，大部分是草地，只有个别地方是光秃秃的，根本没有悬崖峭壁。西藏苔是可可西里山特有的一种植物，主要生长在北坡或整个西藏的深谷中，有助于形成一些多土墩的沼泽地，这种沼泽地蒙古人称为莫多什里克。[1] 这些沼泽地是大雨和风暴造成的；大雨在夏季提供了大量的水源，被泥土
521 和植物根系所吸收；而冬春两季，风暴将植物根系没有固定住的整个干土层卷走，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许多土墩。

可可西里山东部延续部分是巴颜喀拉山。它是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比黄河河源盆地只高出一千英尺，盆地上有一些不太高的山脉，错杂地分布在那里。山坡上布满了多土墩的沼泽地，但对旅行家来说，错综杂乱的群山并不构成什么障碍。

在黄河支流的分水岭以南，地形具有高山性质。群山突然变得很高，但还没有达到永久积雪线，这里的雪线接近一万七千英尺高。沿穆鲁乌苏河往下走，群山还继续增高，就在这条河的河边，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看到了终年积雪的噶达素齐老峰。巴颜喀拉山的南坡水量比较充足：在所有的狭谷里都有河流，植物生长越来越茂盛，常常可以看到灌木丛。

平整的高原向南延伸约五十俄里，把可可西里山同与之平行的冬布里山隔开，冬布里山的东北端在穆鲁乌苏河岸与上面提到的山脉相连。根据详细询问的资料，冬布里山脉由穆鲁乌苏河向西绵亘四百五十俄里。此山易于通行，在其东北地区只有两座不大的永久雪山。北坡上有许多蒿草属土墩。

① 为蒿草属(Nitraria)。——译者

在穆鲁乌苏河岸由冬布里山分出了不高的察汗鄂博山，此山转而向西，叫做康根山。① 在对面的穆鲁乌苏河右岸耸立着与察汗鄂博山脉平行的达钦达丘② 山脉。

在康根山脉以南五十俄里的地方开始了一片辽阔的高原，正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说，它可能是北藏最高的高原之一。522
这个高原之脊是一条正东正西走向的终年积雪山脉，名为当拉岭，这个山名可能就是整个高原的名称。蒙古商队所走的一条路上的山口高一万六千七百英尺，通往山口的北面上山的路延伸一百二十五俄里，向南下山的路长七十五俄里。一些大约目测为一万九千到二万英尺高的终年雪山，虽然它们比西藏其他山脉的雪山要多，但是，并没有在当拉岭上连成一线，而象卓玛、③ 多吉④ 和麦杜坤⑤ 这样一些单独雪峰，甚至还在主脉之外。

当拉岭山脊高出邻近平原二千一百英尺，所以它是西藏内部的主要分水岭。据土著讲，该岭从一条商路往西延伸二百五十俄里，往东延伸二百俄里。山中植物贫乏，而蒿草属土墩在山的两坡上占据了大片面积。过了当拉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向南到达了聂荣曲，⑥ 这条小河在布扎山⑦ 麓旁，在一万五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上。他从这里看到了对面那曲彼岸南边的桑丹康萨⑧ 雪山。把这座山的位置与英国驻印度地理局的资料综合在一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这座山属于外喜马拉雅山⑨，外喜马拉雅山连续不断从喀喇昆仑山延伸到这里。桑丹康萨山的发现，把他自己在亚洲的考察同英国人的考察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

①②③④⑤ Кангин, Дачин-дачюм, Джома, Дорзы, Меду-куи 均为音译。——译者

⑥ Ниер-чунгу 为 Ниер-чунчу 之误。藏语"穷曲"(Чунчу)为小河之意。——译者

⑦⑧ Бумза, Самтын-кансыр, 音译。——译者

⑨ 即冈底斯山。——译者

位于平行山脉之间的西藏的一些平原，是一些河谷，有一块辽阔的盆地高一万四千英尺，即高过阿尔卑斯山，成为汇水的地方，黄河就在这里发源。中国人还在上一世纪初对黄河河源就有过记
523 载，但是黄河河源的发现却属于普尔热瓦尔斯基，因为中国关于黄河的一些资料同他们的全部地理资料一样，都是混乱的，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在黄河河源发现了哺育它的盆地，中国话叫作星宿海，而蒙古话则叫鄂敦他拉或星星的草原。在这块长七十俄里、宽二十俄里的面积上布满了许许多多有土墩的沼泽地、泉眼和小湖，大概正是由于它们，这里才得到了星星草原之称。鄂敦他拉海拔高一万四千英尺，为一些不算太高的山脉环绕着，它的四周没有终年积雪的山峰。

与中国地理学不同的是黄河上游不是由一条河构成，而是由两条流量几乎相同的河流汇合而成，这两条河在鄂敦他拉的东部边缘汇合成一个直角。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两条河的汇合点看成是黄河河源，其地理位置根据他的测定为北纬 34 度 55 分 3 秒，经线路绘算，是在格林威治东经 96 度 52 分的地方。这条新诞生的河流分出三、四条支流，支流宽为十到十三俄丈，深约一英尺半。在两条河流汇合点下游二十五俄里的地方，黄河流入上游的湖泊地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曾到过这些湖泊的南岸。

湖只有两个，虽说在中国史料里提到过它们，而且它们又都有蒙古名字，但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根据第一个考察家的权利给其中的一个湖命名为探险队湖，另一个为俄罗斯人湖，① 这两个湖都是椭圆形，方圆大约一百三十俄里。探险队湖中的大轴走向是从西向东，而俄罗斯人湖则由北向南。第一个湖的发源地位于北部的附属湾，黄河由此流进俄罗斯人湖的北部。尼古拉·米
524 哈伊洛维奇了解到俄罗斯人湖的发源地也在北部。俄罗斯人湖的

① 即扎陵湖和鄂陵湖。——译者

南面有两个支流：察罕河，长一百五十俄里，以及强盗河，在该河岸上曾发生过唐古特强盗向为数甚少但精神力量强大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小队的袭击事件。两个湖的湖岸除了一些不太大的沼泽地外，四周都是四百到六百英尺高的群山。湖水呈深蓝色，有几条浑浊的暗黄色的长带，说明这是黄河水流。由于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顽强精神和毅力，黄河上游地带现在都已考察清楚，只有从俄罗斯人湖的黄河出口到曲什安河入口之间的四百俄里除外，这一段仅有一些详细打听到的资料。在这一地段里，根据俄罗斯人湖和曲什安河的水平位差来判断，黄河落差为四千八百英尺。

西藏内陆高原东半部的其余部分属于穆鲁乌苏河流域，这条河的蒙语意思就是"大河"，是中华帝国的命脉著名的扬子江的上游。当地居民证实，穆鲁乌苏河河源位于当拉岭的北坡，在商路山口往西一百俄里的地方。穆鲁乌苏河绕过当拉高原，流向东北与发源于马可波罗山脉南坡的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汇合。穆鲁乌苏河与商路相交，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交叉口上涉水过河（深二英尺半）。这里河宽为三十到四十俄丈，而在春汛期宽达五十俄丈以上。往下由于河的左侧支流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喀七乌兰木伦河和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等河涌来大量的水，这条河的河面加宽了。

最后一条河在上游分为几条浅水支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横渡了其中宽为八至十俄丈的两条河。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的下游在可可西里山和巴颜喀拉山山脉之间的穿山处的后面，它在这里逐渐成为一条大河，宽为四十俄丈。它由于流过盐碱性土壤，所以把有点咸味的河水带进穆鲁乌苏河。

据冰上进行的观察，穆鲁乌苏河与那恩七图① 河的汇合处，宽 525

① 原文为 Нанчитай（那恩七图）为 Напчитай（那木七图）之误，即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译者

一百零八俄丈；在夏日河水泛滥时，两岸间距离达八百俄丈。泛滥的标记是河水冲积的砾石带。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河口以下的深度均很大，达五到七英尺，而有些地方更深。穆鲁乌苏河从上面提到的支流河口起，也可能再往上一些，在当地比较通用的唐古特语名称为德曲或者说"犁牛河"，因为有许多野生牦牛在河岸上走来走去。在夏汛期间此地河床宽不超过五十和六十俄丈。这个地段的水流逐渐湍急，在许多地方形成一些石滩和小瀑布。浅滩已见不到了，除了那木七图河口往下一点的扎马尔阿布旦① 天然界之外，通天河在这里分出七个小支流。通天河在当拉岭北麓高一万四千六百英尺处流过，到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官曲② 河口，高度降到一万三千一百英尺。官曲河口位于格林威治东经将近 96 度的地方，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沿河而下考察的边缘点。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提供了资料的西藏河流中最南边的一条是那曲，蒙古语叫喀喇乌苏。其实，他看到的只是桑曲，这是那曲左岸的一条支流，这条河的流向证实了英国人关于在它的上游有湖泊的资料是正确的，其中的米特当苏大湖③ 与查古特湖④ 相吻合。这使普尔热瓦尔斯基确信，他已到达了怒江上游。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对比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确信，当拉岭在西藏境内形成了印度支那一些河流的分水岭，这些河流在中游的流向是向南的，同时当拉岭也是向东方奔流而去的中国两条大河的分水岭。

526 这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丰富了地理科学的那些发现的概述。

他沿途进行地理考察时，并未忽略土著居民，他研究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的特点。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走过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杳无人迹，没有好的翻译人员，在搜集人种学资料方面有

---

① ③ Чамдр-абдан, Кон-чюн-чю, Мятык-джан-су, 音译。——译者

④ 也称查尔古特湖。——译者

很大困难。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中国当局几乎处处都挑动人民反对他，有时甚至严禁人们同俄国人有任何往来；最后，在黄河上游和当拉岭上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当地居民的一切接触都因抵抗武装匪帮的袭击而受到限制。

由于同居民是这样一种关系，普尔热瓦尔斯基当然不能对于从帕米尔到大兴安岭这一辽阔区域所居住的各种民族作全面的人种学记述。但是，这并未妨碍他精心研究中亚那些对他并不怀有敌意的各个部落，尤其是在他逗留时间较长的地方。普尔热瓦尔斯基出色地阐明了当地的自然界对居民性格、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东戈壁——蒙古民族的摇篮——是居住着同一种居民的广阔地理区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这一著作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阐述了这个部族在历史上起过的显著作用，指出了其衰落到目前地步的原因。

东戈壁严峻而贫瘠的大自然连同那些荒凉的沙漠不能不影响蒙古人的精神和性格。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说，蒙古人"消极的习性占第一位。当他们碰到从未经历过的困难时，他们的精神力 527
量就振作不起来；他们总是选择逃避困难的办法，而不去战胜它。这里没有欧洲人的那种善于适应一切，善于同一切苦难作斗争并善于战胜它们的那种机智勇敢的精神"。懒惰和胆怯是蒙古民族的共同特点。沉思默想变成了蒙古人的最高理想，这种癖好在佛教信仰及其禁欲主义者的学说中得到了完全的满足。禁欲主义者或者说喇嘛这个阶层，包括了男性居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都是些寄生虫，他们靠着本民族的其他同胞来养活。

喇嘛对居民享有无限权威，他们利用这一点阻碍一切进步，不许人民走出这个愚昧无知的深渊。我国旅行家把喇嘛的影响看作是蒙古人软弱和慑服于中国统治的主要原因。古代蒙古人的最

纯粹的后裔是喀尔喀人，他们至今几乎还毫无改变地保持着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性格及风俗习惯。至于谈到生活在东戈壁南部边缘的蒙古人，那就不能这样说了。属于察哈尔、乌拉特、土默特等部族的这些蒙古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开始逐渐过渡到定居的生活方式。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北京去鄂尔多斯在旅途中就已经遇到过一些蒙古人，他们住在房子里或毡篷里，同汉人居住在一个村子里。

他们在某些地方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他们的农业情况大都非常可怜。除东戈壁外，蒙古人还居住在鄂尔多斯、阿拉善、柴达木，为数不多的人住在青海以及西宁平原上。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判断，所有这些地区的居民，同我国的卡尔梅克人一样，
528 属于厄鲁特蒙古人，与北方的蒙古人或喀尔喀人截然不同。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的蒙古人受中国人的影响要比西部的青海和柴达木邻近一带蒙古人受的影响要深，这种影响在他们身上起了腐蚀作用，因为他们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切坏习惯，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照旧懒惰，无所事事。青海和柴达木的蒙古人已经失掉了自己厄鲁特种族的一些特征，根据他们的面部特点来判断，毫无疑问，在颇大程度上混入了唐古特人的血统。就其生活方式和许多风俗习惯来讲，柴达木的蒙古人正在从喀尔喀人向唐古特人过渡。

唐古特人，或者象中国人那样所称的西番人，和西藏人同属于一个部族。他们居住在西藏东北部的黄河和通天河沿河流域，当拉岭高原、甘肃省的山区地带，青海，还有一小部分在柴达木。就外貌来说，他们有些茨冈人的特征，截然不同于蒙古人。与居住在甘肃省的较为开化的同种族人不同的均称为黑唐古特人或哈喇唐古特人，的确，他们的肤色较黑。唐古特人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从事畜牧业，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们的风俗却完全

不象蒙古人。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唐古特人比蒙古人机灵、骁勇和刚毅。他们喜好到处抢劫，袭击不善于坚决反抗的、安静的蒙古人。蒙古人好客成风，唐古特人却远非如此。正当蒙古人一心迷恋那干旱而不毛的沙漠、担心潮湿的空气损害他们身体的时候，居住在与戈壁相连，但其自然属性与戈壁相反的区域里的唐古特人却变成完全是另一种性格的人。潮湿的气候、群山、肥美的牧场——这就是唐古特人所向往的，他们仇视沙漠，害怕沙漠，如同 529
死敌。两个游牧民族所饲养的家畜也不尽相同：蒙古人的骆驼就其特性来说，和主人一样，只不过是四条腿。而牦牛，也在同等程度上，具备了唐古特人本身的大部分习性。中国人的文化对唐古特人的影响，和对南部蒙古人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当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打算在大通山内逐步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意图。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见过有不少唐古特人住在一些村子的大圆木建造的房舍里。

西藏的黑唐古特人与甘肃、青海的同种族人不同之点在于其习性野蛮。他们从黄河和穆鲁乌苏河上游经常侵袭柴达木，甚至青海。当地的蒙古人修筑了一些土围子或泥土的堡垒来防备他们，一有敌人出现的消息，就把自己的家私搬进去，把牲畜赶到里面。普尔热瓦尔斯基从西藏的黑唐古特部族中搜集到生活在黄河河源及到阿尼玛卿山穿山处的上游地带的果洛人的片断资料，搜集到生活在通天河沿岸和从当拉岭到达赖喇嘛领地边界的整个东藏游牧的喀木人的资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当拉高原遇到的叶戈莱人也属于喀木族。畜牧和抢劫去拉萨朝圣的香客队伍是这些强盗部族的生活来源。果洛人全然不承认中国当局，而喀木人三年内也只缴纳一次赋税。在唐古特人的家庭生活中十分盛行多夫制(一妻多夫制)，这种风俗习惯大概是由于居民贫困而造成的。

530 在当拉岭以南，居住着过游牧生活和饲养牦牛、绵羊的西藏人，而不是唐古特人。游牧的西藏人同唐古特人体质差别不大，但是他们比唐古特人要平和得多。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在道德方面，西藏人在中亚游牧人当中是最坏的，他们没有蒙古人所特有的善良和好客，而在贪财、昧心和诈骗方面，他们并不亚于欧洲各大城市里有经验的骗子，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丝毫不差地执行所有佛教仪式。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之前就已查明，西戈壁或者说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是由阿利安和突厥部族混杂而成。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这里主要考察了下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居民，也考察了南部绿洲以及罗布泊与和田城之间的戈壁边缘山脉的居民。在下塔里木河一带，从该河与渭干河汇合处开始直到罗布泊周围的沙漠地带，当地居民具有突厥人特征，并杂有大量蒙古人特征。他们信仰散那派伊斯兰教。这一教派是整个东土耳其斯坦的主要宗教。居住在塔里木河流域和罗布泊岸边的沙漠中的土著居民以渔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而罗布泊人则猎取沼泽地和水上的飞禽，尤其是当飞禽在春秋两季迁徙的时候。塔里木突厥蒙古人的智力比地道的喀尔喀人高。但是，经初次接触，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就对他们提出了下述评价。

“贫穷而又软弱的罗布泊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他们所理解和想象的整个世界就局限在四周环境的狭小框子里，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智力不超过所需要的范围。捕鱼、捉
531 鸭，再加上干一些其他生活琐事。”

在东土耳其斯坦南部的绿洲和克里雅山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遇到了自称为马钦人或马尔奇人① 的部族，据当地传说，他们是在远古时代从印度斯坦来到这个地区的老住戶。根据那些保

① Мачин, Мальчи, 音译。——译者

持得较好的山里的马钦人的外形来看，他们是蒙古人和阿利安人的混血种，看来，阿利安人血统占优势。山里的马钦人主要从事饲养绵羊和山羊，此外，他们还在适宜的地方耕种土地。至于住在河谷里的马钦人以及南部绿洲的居民，是专门从事农业的。马钦人的加工工业都集中在绿洲上，而且只限于制造家庭生活必需品。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克里雅山脉北麓普鲁村的居民中也发现了这种马钦人，据传，他们主要是从西藏来的。

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人种学调查，还应补充甘肃人口最稠密区之一的西宁平原居民部族组成的概况。在这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遇到了一些民族，根据数量，可按下列顺序排列：汉人、东干人、唐古特人、达尔德① 人、蒙古人和吉尔吉斯人。他在自己的游记中，不只一次地提到过东干人，因为他目睹过他们同汉人的战斗。他认为，东干人乃是汉化的伊斯兰教徒，他们有不容怀疑的属于突厥人种的特征。至于谈到达尔德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认为他们是蒙古人和汉人的混血种。

普尔热瓦尔斯基并不限于地理学和人种学方面的考察，他从 532
乌苏里边区之行的最初日子里就着手研究有机界。作为一个酷爱打猎的人，他自然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鸟类方面，并以非凡的观察力研究它们每一种类的性质的特征。他在兴凯湖、达来诺尔、甘肃、青海、罗布泊不仅成功地查明了亚洲高原各地的鸟类飞行路线，而且也搞清了至今还难以解释的很有价值的问题，即候鸟对冷漠无水的中亚沙漠的关系。在他后来对黄河、青海和西藏进行的考察时，他把注意力转向哺乳动物，也分出部分精力研究冷血脊椎动物。A. A. 施特劳赫院士[1] 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捐赠给

---

① Далды，音译。——译者

1 1888年11月9日的讲演。见《纪念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学会出版。

科学院的大量的无与伦比的有关中亚脊椎动物资料就这样形成了，这一资料的确是科学院博物馆的骄傲。确实，这一资料是无与伦比的，大概长时期内也将是独一无二的。”

在此，必须指出，他作为一个博物学方面的旅行家，在处理自己的搜集品时，特别内行，而且极有系统性：他把自己发现的全部生物学现象记载在日记里，就这样，他在搜集标本的同时，年复一年地充实着与中亚动物生活有关的宝贵资料。“那些表明带回物件数量的呆板数字，其中许多是极为罕见的珍品，并具有巨大的金钱
533 价值，——所有这些与死者给自己的标本所赋予的科学价值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把自己的资料放到与研究中亚动物生活相连的重要任务的高度，与这一情况相比，所有一切其他东西都会显得平淡无奇了。”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之前，关于亚洲动物区系的科学认识进展得非常缓慢：我们的同胞谢维尔佐夫考察了天山和帕米尔，什连克院士和拉德考察过阿穆尔和外贝加尔，传教士戴维的搜集品阐明了西藏东部边缘地带的动物情况；加兹松和其他几个英国旅行家向学术界介绍了尼泊尔及其毗邻国家，叶尔羌探险队介绍了东土耳其斯坦。所有这些考察，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圈内还剩下一个完全的 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译者）。普尔热瓦尔斯基却闯了进去，在几次旅行中，就得到了关于动物区系所有各科的资料，这些资料极为丰富，所以可以认为目前这个地方比许多易于到达的、甚至是文明的地方研究得更为清楚。

普尔热瓦尔斯基搜集的七百零二张兽皮，其中包括许多大野兽皮，以及许许多多骨学方面的标本，提供了中亚哺乳动物区系的非常全面的情况，而且证明，它们的许多种类（土拨鼠、啼兔、马、骆驼、某些羚羊），就在自己产地的中心。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搜集到一千二百个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其中种类最多的是蜥蜴。

在亚洲高原水域发现数量相当可观的新鱼类（七十五种六百四十三条），把五十种鸟类计五千零一十只赠送给科学院博物馆——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普尔热瓦尔斯基。凡是有机会见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运回来的动植物标本的专家们对他所搜集的动植物标本的 534
数量，对他制作这些标本的高超技艺，对全部标本从最遥远的中亚地区运到彼得堡的完好状况而异口同声地表示惊讶。[1]

在每张哺乳动物的兽皮上或飞禽标本上都拴着小卡片，上面标着拉丁文种类名称，捕获时间和地点。此外还标着该种类在日记中的号码。对鸟类还标上眼睛、喙和爪的颜色，以及体长和两翼幅长；对哺乳动物，尤其是大动物都作了更为详细的测量，对所有动物的眼睛、蹄或者爪的颜色都作了记载。搜集作标本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用酒精浸泡保存在带有毛玻璃塞的玻璃罐里；也常放在普通瓶子里。玻璃器皿上都贴有标签，上面扼要注明搜集的时间和地点；对鱼类也采用了同样方法，并且在大鱼标本的鳃下都放了标签。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搜集的动物标本还没有整理完毕，目前还不能确定其重要意义。只说一点就够了，即其整理工作已经开始，科学院预定汇编成三卷集，其中第一卷包括哺乳动物纲，第二卷——鸟纲，第三卷是冷血脊椎动物纲。哺乳动物部分由皇家科学院动物博物馆学术保管员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比赫涅尔整理；鸟类由动物博物馆学术保管员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斯克整理，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类由 A. A. 施特劳赫院士整 535
理；鱼类由已故的卡尔·费多罗维奇·克斯列尔教授整理过一部分，但是现在正由动物博物馆学术保管员所罗门·马尔科维奇·格尔增什坦恩重新整理。三卷集将有一个共同书名：《尼·米·普尔热

1 大部分野兽和鸟类都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打来的；他只在第一、二两次旅行中从事标本制作。后来均由退役军士科洛麦佐夫和上士捷列绍夫制作标本。

瓦尔斯基在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殿下、皇家科学院捐赠经费出版»。同时，参加整理搜集品工作的全体人员决定呈请准许他们用这三卷著作来纪念普尔热瓦尔斯基。[1]

谈到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植物学方面的功绩，我们不能不在此用卡·伊·马克西莫维奇院士写的关于和普尔热瓦尔斯基初次相识的一段精彩描述。

536 他说：[2]“1870年初，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我这里，他自我介绍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并解释说，他在南乌苏里边区旅行了三年，虽然他主要从事搜集动物学资料，但也注意到植物，他愿意把从那里带来的植物标本集提供给植物园，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把这些植物马上确定下来，并将其清单告诉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精力充沛，有才干，朝气蓬勃的人，他有灵活的头脑，极好的洞察力，他热爱大自然，所有这些都洋溢于他的言谈之中，早在那时就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我一直对他怀有好感。

虽然送来的植物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植物采集的分类和

---

1 动物部分由皇家科学院分几册出版，非常讲究。四开本；封皮饰以1886年科学院授予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奖章。彩色石印表格由艺术家缪采利完成，山花林的比约姆付印，影印品由科学院摄影师B.克拉辛制成。

到目前只印出预计出版二十分册中的六册。第一卷«哺乳动物纲»三分册（一三六页，十五幅表格，包括九幅彩色石印），第二卷第一分册«鸟纲»（八十页，二幅彩色石印表格）和第三卷第二部分二个分册——«鱼纲»（一八〇页和十九幅影印品）。

已经整理出来的哺乳动物有：黄鼠、土拨鼠、沙土鼠、老鼠、山鼠、田鼠和旅鼠；每一种类都包括对动物、皮和颅骨的描述，以及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

鸟纲分册中包括：斑腹鹬、鹬科、大灰鹬、河鸟、野鹅、胡鸦、鹤鸨、红颈鸟、鸢等。文字阐述包括系统部分和这些飞鸟的地理分布、生活习性专篇。

格尔增什坦恩先生阐述了亚洲高原的鱼类，同时指明每种鱼的体高，尾茎长度、头形、眼睛的直径、下颌骨、唇、触角、鳍、皮、颜色、鳔、肠和性别等特点，以及地理分布。

2 1888年11月9日的演讲«纪念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学会出版，第35页。

方式却具有新的特点，引起了人们的特别注意。旅行家使用大幅面纸张，所以能把植物整个放在纸上，因此对植物能得到完整的认识，比根据旅行家们平常采集的那些样品来认识植物要强得多。晒干植物的工作是快速进行的，也就是说用军人的速度，在休息的时候，把带着植物标本的纸张铺开，在阳光下晒两三次就可以了。由于干得快，就很好地保持了色调的鲜艳，然而，有些花和叶子比较娇嫩，有时就起皱纹或卷了起来，这当然给科学研究造成了困难。标本的选择证明了收集家对中俄罗斯的植物区系有很好的了解：如：俄罗斯的品种每种只收集一两个样品，当地的或西伯利亚品种却每种有十多份样品。搜集品附有登记簿，内容相当全面，记 537
述了产地、采集时间、土壤、生长和分布情况等等。”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由于性格刚强、把自己的搜集品交给植物园的时候，总是坚决要求把它们很快整理出来，而且，他每次旅行归来都要带回新的、而且是有价值的标本。他第一次旅行就提供了东南蒙的植物区系和甘肃西部最好地段植物的最好样品。第二次旅行介绍了蒙古富饶的地区、天山南坡，然后又介绍了可怕的塔里木和罗布泊沙漠。第三次考察，除了提供在这之前谁也不知道的中蒙的植物区系外，从甘肃带回了丰富的标本，这些标本大部分是在青海的黄土层上和黄河上游搜集的。

卡·伊·马克西莫维奇说：“到目前为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只是在冬季到过北藏高原。他仅在第四次考察时，才得到向我们介绍这荒无人烟、难以到达的边区上的独特而稀疏的小植物。这些标本是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在同可怕的气候作斗争中，在击退人数众多的武装匪帮的袭击后获得的。而所获得的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植物不论就其新颖，还是就其小巧而言，都是非常出色的。……普尔热瓦尔斯基采集的北藏植物标本的珍品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而且我认为除了我们这里之外，在其

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很快找到另一个勇敢的旅行家，他能踏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足迹，继续他已开始了的如此重大艰巨的事业——考察西藏的植物区系。”

在前后四次考察中，普尔热瓦尔斯基搜集了大约一千七百种
538 计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个标本。整理这些资料自然要花费不少时间和付出大量的劳动。光是把材料装入植物标本集之前的机械工作以及石印表格就需要不少时间。还得同英国和印度进行通信联系来确定种类、加以比较等等，只有收到答复之后，植物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当然，这必定是在细致分析被比较的印度品种之后，而对印度品种的分析有时要同对西藏品种的描述放在一起。”

“研究很细小的，而且常常是不完整的西藏植物的工作本身就要求付出大量时间，因为标本要在热水中泡软，在放大镜下放平，在镜下进行分析，分析草图是供印刷用的，所以画的时候要尽量细致。”不管这项工作多么需要细心和耐心，而卡·伊·马克西莫维奇到现在已成功地完成了很多工作。去年，1889 年 12 月末，出版了《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植物部分第一批分册。这些分册内容包括辣根花科和盘花科的植物，是第一卷(唐古特植物区系)及第二卷（蒙古及与其毗连的中国土耳其斯坦部分地区植物目录)的开头。[1]

唐古特或西藏分册包括二百零三种，其中有三十种是第一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学报》[2] 上发表过的，计六十三个新种和
539 两个新属，几乎全都绘成图画。主要的和最富有特点的是紫堇属(Corydalis)，有十九种，其中十五种是新发现的。两个新属是十字

1 第一卷第一分册里引言共十八页，正文一百一十页，全卷后没有附加的详细索引，而是一个总目录，然后是三十一幅图表。

第二卷第二分册里前言四页，正文一百三十八页，目录外还有十四幅图表。

2 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énces de Si. Pétersbourg.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科学学报。)

花科(Cruciferae)植物,即多半是属于北方和山地的植物。

蒙古分册有三百三十种,其中有二十二个新种和一个新属,这些植物绘成十四幅图表。最重要的属是:毛茛属(Ranunculus),有二十种(两个新种),花旗竿属(Dontostemon),有六种(两个新种),沙芥属(Pugionium)——两种,两个都是蒙古种;蝇子草属(Silene)——十三种(一个新种)以及蒺藜属(Zygophyllum),十种(三个新种)。一个新属是属于蒺藜科的,即撒哈拉和南非沙漠所特有的。它是在一个横向的十分荒野的盆地里被发现的,某些地质学家认为这个盆地是曾经占有过蒙古大部分地方的广阔水域的残迹,它的干涸晚于其他水底。这个最荒凉的沟壑里还有另一新属三瓣蔷薇属(Potaninia),这也是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从蔷薇科(Rosaceae)中发现的。

普尔热瓦尔斯基称自己的旅行只不过是几次科学侦察,这可以作为他适当地看待自己几次旅行的证明。应当指出,除了单子叶植物纲标本在搜集的百分比上不完全外,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所得到的全部新属和许多新种都是只找到过一次,而且只是在一个地方找到过。尽管如此,他所采集的植物仍然验证了他关于西藏分为两个部分的推测:西半部是台形的,没有通向大洋的径流,东半部是多山的,有一些流向海洋的河流。虽然西半部他只是在冬季到过,虽然西半部独有的植物只是在克里雅山脉上部山腰搜集的,但是,还得承认它的植物区系在本质上不同于东半部植物区系,这才是公正的。东西两半部共同的地势并不是向东边、即向 540
甘肃下降。虽然甘肃特有的地势是向西藏高原逐渐升高,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升到西藏高原西半部的高度。这样,西藏的东半部及其东部边缘有一个同中国植物区系有些相似的植物区系。这里很少有纯喜马拉雅山品种,纯蒙古或者说西伯利亚山区品种,而高原的西半部上,这两种范畴数量却相当多。如果佩夫佐夫上校的

探险队能够成功地搜集到西藏西部的植物标本，那么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在亚洲几乎处处一样，自然划分是同居民的性质相符合的，即政治边界同时也是自然边界。西藏也正是这样：东半部住着唐古特人，西半部(北藏的西部)住着突厥部族。

与西藏相邻的较低的北部高原也分为两部分：东部即蒙古，比较肥沃，住着蒙族居民，多少带有西伯利亚特点的植物区系；西部是中国土耳其斯坦，其内陆为荒无人烟的沙漠，而边缘山脉的植物区系与俄国土耳其斯坦和七河的植物区系相毗连。这个地方居住着突厥部族人。

在蒙古分册中只有蒙古本地的植物区系列举得较为全面。而对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植物区系完全罗列出来的只是沙漠和草原方面的。这样，第二卷除了蒙古的完整植物区系之外，将向我们提供从满洲边界到俄国土耳其斯坦边境的沙漠植物的大全；这一地区就是这个沙漠植物区系与咸海-里海低地的植物区系相毗连的地
541 方。[1] 根据最新材料整理的第二卷将成为研究西伯利亚植物区系的每个植物学家的必备参考书。

卡·伊·马克西莫维奇说：[2] “一想到三十多年来在阿穆尔和乌苏里边区、萨哈林岛①、土耳其斯坦、蒙古和北藏的辽阔地区上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归功于俄国，心里顿时高兴起来。其中头两个地方是在从事军事活动的同时进行了科学考察，欧洲刚刚得知阿穆尔属于俄国，报刊上就出现了关于阿穆尔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著作。特别是在英国，影响很深，因为这些著作对一系列殖民地的植物区系的出版来说是一个冲击。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英

1 1890年1月20日卡·伊·马克西莫维奇给尼·费·杜勃罗文的信。

2 《纪念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学会出版，第44页。

① 即库页岛。——译者

雄业绩就更为深受敬佩了。

他零散地记载在旅行报告的各个不同地方的气候情况，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中亚气候的了解，一旦把他所搜集的材料全部整理出来，将起更大的推动作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走过的地方，我们对其气候是一无所知的，他所搜集的资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认识。比如，根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可知，西藏高原年平均气温比原来想的要低摄氏 17.5 度。

亚·伊·沃耶伊科夫说：[1] “第一次旅行的气象观测资料已全文刊载于《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一书的第二部中，由我进一步整理成《东亚季节风区的气候》[2] 一文。第一次旅行成果使我有可能作出结论，即中国本土以西的辽阔地带，仍有季节风气候，也就是：542
冬季刮西北风，带来了干燥天气，夏季刮东南风，给南山山脉（或称甘肃山脉）带来了大量的雨水。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察为划分亚洲高原东部边缘地带的春季，确定其特点提供了可能性；旅行家发现，西部南山虽然大大高于东部南山（或称甘肃山脉），但异常干燥，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旅行之前，如此干燥的沙漠高山还一直无人知晓。探查黄河才使他能够对这一地区气候条件作出极为重要的科学总结。在噶斯天然界上的考察和对不冻湖及风谷的冬季考察，为亚洲这一地区的气候增添了许多新的资料。

搜集来的全部资料只整理出一部分，根据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愿望，额内教授亚·伊·沃耶伊科夫承担了这项工作。[3] 他

---

1 《纪念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学会出版，第 47 页。

2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学报》，1879 年，第 15 卷。

3 将按下列顺序出版：先付印四次旅行的路线和气象日记，然后是一些零散写在正文中的气候和天气记述，最后将是亚·伊·沃耶伊科夫关于南起北藏和昆仑山，北到阿尔泰和萨彦岭，东起中国本土的边界，西抵帕米尔的中亚气候一文。这个计划中的进行路线和气象观察部分即将印完，本书用俄文和法文出版。

说:[1] “我要用如下的话来评价普尔热瓦尔斯基为加深我们对亚洲气候的了解所作的贡献：当他的旅行还在继续的时候，西欧最文明、最富有的国家正在竞争着研究非洲。当然，世界这一地区的气候研究工作已经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这些数量众多的旅行家们
543 的著作对推动我们了解非洲气候的帮助要比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四次考察所搜集的资料对推动我们了解中亚地区的气候的帮助要小。”

如果我们对所说的这些再补充一点，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搜集了一些岩石标本，运回来土壤样品，那么他那内容丰富的考察就使我们有了明确的概念，为什么他的活动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评价，为什么他有权接受后代人对他的永生的感激。

在即将写完这几行文字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浮现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很有才干、品德端正的异常谦虚的光辉形象。他的智慧善于总结所掌握的丰富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是经过他多年的劳动而获得的，是以非凡的记忆力铭印在脑海里的；他那强大的智慧，他那堂堂的仪表，他那无穷的胆量，他那在任何障碍面前都不停步前进的顽强精神，以及对于他高度崇拜并为之献身的科学事业的热爱，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严谨的整体。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那富有表情的、刚毅而又仁慈的面孔是他心灵的一面镜子。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温存的兄长，忠诚的朋友，自己旅伴们的父亲，他具有罕见的真挚和诚实，他从不昧心，待人浑厚，随时准备帮助每一个人，不光是朋友。

多种美德如此幸运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们普遍对他有好感；他的逝世使所有了解他的人感到失去了一位好友，俄罗斯失去了一位永远为之自豪的最优秀的儿子。

---

1 《纪念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学会出版，第 50 页。

附　　录

附 录 1

547

（见第 92 页）

第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登在1870年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第 1 卷第 1 期第 40—41 页）上，内容如下："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关于乌苏里边区的文章是他的巨著中的一个片断。作者在东西伯利亚的这一边区曾经度过了两年的时间，他以一个酷爱打猎的猎人、博物学家的满腔热忱和旅行家的敏锐观察力对这一边区作了两年时间的研究。他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大量引人入胜的事实和亲自考察的情况，而且文字优美动人。但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一点是，由于作者在自己的庄重的论文里，用明显的几页写了关于乌苏里哥萨克营的居民情况，并不是处处都公正的，而且，他所报道的关于居民的特点和行政当局的行为的资料也不完全准确。例如，作者在谈到哥萨克的贫困处境，谈到饥饿时，却报导"强征"粮食的官债问题，而且建议免除这些债务；其实这些为数庞大（达六万卢布）的债务，早在 1869 年就已免除了。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者回到伊尔库次克之后，明明知道这件事，竟写出这种不公正的报导。但是，我们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整个著作不作详细的评论，我们再次声明，这部作品对于希望了解这个遥远的无人知晓的边区的读者来说，在各方面都是极为有趣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把边区的大自然描绘得十分逼真，这个大自然在当地所吸引的，当然不单单是与其较为接近的博物学家。"

其次，第二篇文章是А·Л·索卡利斯基对《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的评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 1870 年第 1 卷第 2、3 两期，第 73—79 页）。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这本书通篇写得轻松，读起来富有兴趣，而有些 548
地方的描写鲜明生动，的确引人入胜。尤其是第七章《兴凯湖之春》写得特别

好。虽然第一部著作已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喜爱侧重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分科，即鸟类学，然而作为一个诚挚的博物学家，作者在他所行经的地区里把大自然和人所能提供给他观察的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尤其令人感到愉快的是看到作者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自然界的现象和活动，他只把所见到的和经过检验的东西记入自己的作品，不过，当作者在旅行记中接触到在该边区的俄国移民情况的那些地方就不能这样说了。

只有用作者的不可摧毁的毅力才可以说清楚，他在公务在身、有时承担的公务很重要而且需要付出劳动和时间的情况下，再加上在乌苏里边区，由于道路缺少，以及住处破烂不堪等等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重重困难的条件下，竟然如此圆满地完成博物学家的任务，制作了大量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搜集了鸟卵、植物和各种种籽标本。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途经伊尔库次克时在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博物馆里向当地公众作了几次生动演讲，介绍了制成的各种鸟类标本。其中，所有的标本都作得那么精心，保管得那么好，不能不令人为之惊叹，任何一个到过阿穆尔的人都将领悟到，仅做这一项工作就花费了多少劳动。”

书出版后，在1870年第327期的《交易所公报》上立即出现了一篇小文章，标题为：《1867—69年的乌苏里边区旅行记》——尼·普尔热瓦尔斯基著。这篇小文章反来复去光是谈论乌苏里哥萨克营的移民以及改善居民贫困状况的措施。

关于上述课题，作者从自己的书里摘出几个片断发表在《欧洲导报》上，评论者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似乎认为正是这些片断反映了自己作品的“最大价值和意义”，评论者随后说：“作者所报导的资料及
549 其观点，虽然是顺便说出来的，却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只要一涉及到老百姓，就再也不是一个平心静气的观察家了。其实老百姓，无论是在哪里，在乌苏里当然也是一样，是一个最难考察的方面，所以关于老百姓的情况就需要更加细心周到地加以评论。”

接着评论者指责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用了过分阴暗的笔调来描写乌苏里哥萨克人的精神状态，指责他假报了行政当局的活动，也批评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于向乌苏里边区移民所提出的措施。

附 录 2

（见第 93 页）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圣彼得堡公报》编辑的一封信。

1870 年 10 月 23 日

于伊尔库次克城

编辑先生！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第 1 期里刊登了一篇短评，评论我发表在《欧洲导报》5 月号上的关于乌苏里哥萨克情况的那篇文章。

在这篇短评里顺便谈道："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一点是，由于作者在自己的庄重的论文里，用明显的几页写了关于乌苏里哥萨克营的居民情况，并不是处处都公正的，而且，他所报导的关于居民的特点和行政当局的行为的资料也不完全准确。例如，作者在谈到哥萨克的贫困处境，谈到饥饿时，却报导"强征"粮食的官债问题，而且建议免除这些债务；其实这些为数庞大（达六万卢布）的债务，早在 1869 年就已免除了。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者回到伊尔库次克之后，明明知道这件事，竟写出这种不公正的报导。"

把所有这些话翻译成更明白易懂的话，就是说：作者在描写乌苏里哥萨克的情况时说了谎，而且是蓄意说谎。

读完了这几行，我感到极为痛心，尤其是因为我在描写乌苏里哥萨克的 550
生活上，写的事实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每一个人，只要在乌苏里呆过，看见过当地的哥萨克，看见过他们的贫穷、饥饿和道德十分败坏，如果持公正态度的话，我想，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两年来，我本人是乌苏里哥萨克所遭受的贫穷生活的目睹者，我亲眼看见了他们的绝望处境，经常听到这些不幸人们的痛苦哀怨和诅咒。[1]）从我这方面来看，我认为以应有的观点把这一切公诸于世，而不去顺应任何人的愿望或观点，是我的神圣责任。

但是，我的文章刚一问世，上述短评的作者就极不礼貌地指责我蓄意说谎。究竟有什么材料作依据呢？说我应该知道 1869 年给哥萨克免除了六万

1 括号内的话是在分会的会议上宣读了的，而寄给导报时则被删掉。

卢布的债务的事是毫无根据的；但是，第一，我所描写的事情不是1869年的，而是1867和68年的；第二，我未被授予行政管理职位，为什么作者能够断言，我应该知道上述的六万卢布的免除问题？最后，所提到的数目字也还是压迫哥萨克的那一债务的一部分，这一债务正在增加着，或者说，至少在年复一年地增加到目前，用哥萨克自己的话说，在1867年硬是从他们手中把这一笔债务给活活地"藏去了"。

在一封扼要的信内，当然，我不能详细地列举在乌苏里恐怖时期，即1867年我不只一次地亲眼见到的悲惨事实。而如果书刊评论的作者能看到有人如何从一个哥萨克那里拉走他最后一头母牛去卖掉，或者由于孩子们的过失而如何惩罚年迈的父亲，或者地方医生如何在解剖死者尸体时发现胃里有一块块靴子上的皮革和泥土，而这都是不幸的、多灾多难的人拿来当作起码的
551 日常食物吃进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会指责根据赤裸裸的现实情况写出这些事实并将其公正地付诸舆论的人是说谎了……

（阁下，我相信您不会拒绝把这封信逐字逐句地发表在下期的西伯利亚分会学报上。

我怀着最深切的敬意和忠心

荣幸地作为您恭顺的仆人

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

不过，看来短评的作者在这件事情上遵循着一条古老而明智的成规"家丑不可外扬"，更何况是扬出了象我们的辽阔王国许多边区一样在这方面为所欲为的那些地方的家丑。

这封信我曾在伊尔库次克城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全体会议上宣读了，并提议发表在刊登过对我关于哥萨克的文章的书刊评论的那些学报上。

看来，我这方面的请求是很公正的，但是，西伯利亚分会学报编辑部不同意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这篇声明。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您，阁下，为了神圣的真理，将这封信发表在您那受人尊敬的报纸的最近那一期上。

谨致敬意

附 录 3

（见第 93 页）

米·巴·季赫缅涅夫的短评

阁下：

在您出版的第 334 期报纸上刊登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一封抗议信，抗议《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第 1 期发表的书刊短评对他的指责。该评论指责他在《欧洲导报》5 月号上发表的《乌苏里边区》一文中对乌苏里 552
哥萨克居民生活的描写不公正，从短评的意思来看是指责他蓄意说谎。

我在阿穆尔边区呆了三年多，任滨海省驻军参谋长职务，我被委派的工作与乌苏里哥萨克营的关系很密切，由于职务上所处的地位，有一切可能根据正式文件和我眼前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了解哥萨克居民的民间和军事生活以及经济生活的全面的真实处境。

除了求知欲外，主要是由于我职务上的责任，对滨海边区整个有病机体中损坏得最为严重的一部分——乌苏里哥萨克所进行的研究使我获得大量的、并非没有价值的材料，作为评价乌苏里边区现状以及说明与现状性质有直接依附关系的事态的未来演变。

但是，根据某些十分正当的，而且也是不完全取决于我的理由，我不能以那样一种方式将它们公布出来，使之确实成为极其有用的材料。不过，我在某种程度上已容忍了这种情况，因为我看到最近出版的两部忠于事实的、以诚挚的态度对待这些事实的杰作：一是Ф．布谢先生的著作（1869 年《交易所公报》增刊里的《阿穆尔边区农业条件概况》），二是尼·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作品（1870 年出版的《乌苏里边区旅行记》）。

我曾是这两位可尊敬的活动家在阿穆尔写作这些著作的同时代人和直接的目睹者；我很清楚，他们是付出何等的努力来获得关于边区的每一个新的情报的，他们多么认真地核对了每件事实，而且多么审慎地把它写在付诸出版的底稿里。

对于布谢和普尔热瓦尔斯基两位先生关于阿穆尔边区从 1866 年到 1869 年上半年为止这段期间的现代民间和经济状况的全部论述可以补充的材料

是极其有限的，而且那些材料也不大便于刊登；凡是到过那个边区的人以及
553 不是根据传言，而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了解这个边区的人未必有谁敢于对他们两人提出的事实的现实情况和作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提出反驳。

因此在《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里见到指责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所报导乌苏里哥萨克居民的生活和状况的事实不公正和不准确，实难他蓄意违背真实情况，就显得非常奇怪，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考察所涉及的这个时期，据我所知，西伯利亚分会既没有常驻乌苏里的通讯人员，又没有装备探险队去那里，除非是路过滨海省的信差讲述了一些毫无根据的东西，而且学会还认为这样获得的资料有某种价值的话，就不能有任何关于那里状况的可靠资料可以用来核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考察和结论。

正如我上边所说的，我掌握着极为丰富的、搜集的有关乌苏里哥萨克居民的军事、民间和经济生活的资料，为了恢复事实真象并使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人格免遭污辱——这位先生为了造福乌苏里边区，同时也为了造福于科学，对该地区进行研究，付出了无私的劳动，我认为良心上有责任声明，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乌苏里边区的俄罗斯居民》一文系作者《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70 年出版）中的单独一章，全文刊载于 1870 年《欧洲导报》5 月一期上，文章中没有一件事实是值得怀疑的，一旦需要，没有一件事实是我不能证实的，我有真凭实据，或者也可以找到因公或私事曾到过乌苏里，在哥萨克居民中生活过多年的见证人来。

还应当指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上述文章要比某些我所熟悉的关于乌苏里哥萨克居民现实状况的正式报告要温和得多，而这类报告正如任何公文一样通常都是很严谨的。

我冒昧地希望您，阁下，对我这篇声明给予应有的评价，因为，证实普尔
554 热瓦尔斯基先生关于乌苏里哥萨克的全部说法会直接有损于我自己：由于我在滨海省的职位，我所受到的委派，在某种程度上对乌苏里哥萨克营是很有影响的，我对 1865 到 1868 年在乌苏里哥萨克居民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

我恳请您，阁下，将这封信发表在您出版的报纸最近一期上。

谨此

米哈伊尔·季赫缅涅夫

附 录 4

（见第 93 页）

米·巴·季赫缅涅夫致科尔萨科夫的信

阁下，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从伊尔库次克来信请我将他致《圣彼得堡公报》编辑的一封信通知阁下，该信已刊登在随信附寄的上述报纸第 334 期上，并且，为了防止可能歪曲真相的各种不同的说法，特将迫使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公开刊登抗议的原因提请给您裁夺。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希望我将上述信件通知阁下，这是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在其中所声明的事实都是我所熟知的，而且是我能证实的。

刊登在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上的对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南乌苏里边区旅行记》一书的短评引起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抗议，该文（即短评）毫无根据地指责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在描述乌苏里哥萨克居民的状况时蓄意说谎，是不能不予以反驳的，以便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维护该书作者的 555
人格，作者被学会诬控为违反真实和违反科学的。

诬控从道德意义上讲是属于与学会的尊严格格不入的一种行为。这种诬控的目的是破坏对一个无私地完全献身于科学的正直人士的信任，这就尤为严重。这也就说明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发表评论言词激烈的原因。另外，据我所知，他从不想在自己对乌苏里边区的研究中触及乌苏里哥萨克生活的那样一些方面，即对科学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属于地方行政当局的活动范围，而阐明这些方面是法院调查的事。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很了解乌苏里边区的状况，认为良心上有责任声明，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书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写得不真实而令人怀疑的东西，要知道，他所提出的事实比起 1867—1868 年冬被派去乌苏里调查当地居民生活的普拉克辛医生的正式报告里所提到的东西要平和得多。

因此，很难找到任何解释，为什么西伯利亚分会这样不客气地评论自己学术界同行的著作。况且，分会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勘查所涉及的这个时

期既没有在乌苏里的常驻通讯人员，又没有装备探险队去那里，就不可能有关于那里状况的任何可靠资料，除非是路过滨海省的信差讲述了一些毫无根据的东西，而且学会还认为这样的资料有某种价值。在伊尔库次克从滨海省管理机关得到的关于乌苏里居民的正式文件，据我所知，就其详尽程度而言，比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书里所写的情况要更加悲惨。

为了弄清真相，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拒绝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关于将全部说明提交阁下裁夺的请求。但是，在您百忙之中，我不敢亲自解释来打扰您，我大胆地用笔头形式来完成这一切。

谨致崇高的敬意。

556

附 录 5

（见第 95 页）

1870 年 10 月 21 日医官 П……
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

由于收到您本月 19 日的来信，兹将我写的那篇刊登在 1869 年第 12 期《军事汇编》上标题为《东西伯利亚的滨海省》一文所得的七十二卢布随信寄上，这笔款您可自行斟酌处理。同时，对您说句良心话，因为上述文章里只包括地理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资料，是《军事汇编》编辑部摘自我写的滨海省医学地形学论述，那是 1869 年 1 月 12 日我呈报给军医总署的，这几部分不完全是我个人的著作，大部分是来自各种不同的文献资料，主要是摘自您的科学研究笔记手稿，所以我总认为上述这笔款不应当属于我，而至今这笔款一直在我手里，只是因为，第一，我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第二，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启程之后，希望在伊尔库次克能遇上您，并能亲自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深信，我的文章一经刊出——对此我完全没有指望过，而且并未关心我的文章是否发表——您对这件事情不会不提出抗议的。

现在，亲自同您解释了这个问题，完全同意您的要求，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到此而止，从您那方面不要有任何进一步的要求了，正象您就这件事情亲自向我宣布的那样。

附 录 6

（见第 159 页）

1874 年 4 月 9 日物理数学分部会议上宣读的勃朗特、什连克和施特劳赫三院士给科学院院长利特克伯爵的呈文

下面署名的动物学院士，执行了委托他们审查和初步鉴定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在蒙古和北藏的三年旅行中所积累的动物搜集品，荣幸地向伯爵大人 557
提交下述报告。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搜集品在科学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第一次向我们介绍了还完全没有考察过而且至今还被看作是难于到达的辽阔地方的动物区系。其意义对俄国尤为重大，因为上述地区在北亚和中亚部分地方与俄国的辽阔领地交界，北亚、中亚乃是俄国科学家付出劳动和进行考察的天然场所和用武之地。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搜集品包括大量还很少有人知道的、极为稀有或者甚至是全新的动物品种和变种，对这些动物进行科学研究，无疑会大大地丰富科学。此外，这些搜集品由于内容丰富广泛，再加上精心标出了产地就能够从根本上说明整个中亚和北亚动物的地理分布，从而大大地扩展了以前几次西伯利亚和中亚旅行所逐步获得的资料。由于完全可以指望从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搜集品中得到这样大的好处，我们极为希望这些搜集品永远保存在俄国，并归一所既有为研究它而必不可少的科学家，又有文献资料和搜集品的机关所有，而科学院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唯一的机关。

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本人方面准备在本呈文附件——他的简要报告中所说明的一些条件下把自己的搜集品出让给科学院博物馆。为了博物馆着想，下面署名的人员认为可以完全同意这些条件。唯一难办的是他的搜集品要价一万卢布，伯爵大人，您知道，科学院本身是没有这笔款的。不过，虽然骤然看来这笔款是相当大的，但是，根据我们对实物进行的大致的和最低的估价，这个价钱实际上还是极便宜的。证据如下：

37 头大型哺乳动物，其中两头大野牦牛，几只很可能是

558 新品种的羚羊，野山羊等等，每只100卢布，计……3,700卢布

93只小哺乳动物，每只5卢布……465卢布

15个大型哺乳动物的颅骨，每个3卢布……45卢布

1,158只大小飞禽，其中227只捕自乌苏里边区，每只5卢布（最低价格，因为大型的、很少为人知晓的或全新品种的数量很大）……5,790卢布

500个鸟卵，其中许多是十分稀有的和新的，每个1卢布……500卢布

浸在酒精里的60只爬行动物和鱼，每件5卢布……300卢布

3,000多只昆虫标本，每个10戈比……300卢布

全部搜集品价格总计为11,100卢布

总之，对搜集品作了最低估价，总计数字大大高于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的要价。下面署名人员认为有义务附带提一下。在估价物品的时候，他们注意的只是其有效价值，根本未考虑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在中亚荒无人迹的草原和沙漠或越过高山峻岭等等，十分艰难地转运搜集品所付出的费用，也没有考虑到获得这些搜集品所遇到的无数困难挫折和险阻。不应该忘记，在那些原始的野蛮地区，旅行家带着又笨又重的搜集品每走一步都比没有带搜集品轻装到处行走的人要遇到更多的、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因此，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在蒙古和北藏的旅行比曾经盛传一时的传教士丘克和加贝两人也同是去那些地区的旅行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第一个从这些难以到达的地区运出来博物学方面的搜集品，非常丰
559 富，而且是极好的搜集品。因此只要有可能把搜集品买下来给拥有能对搜集品进行学术研究的一切必要资料的机关，那么，他的旅行比丘克和加贝的旅行给科学带来的好处就要大得多。如此丰富的搜集品需要相当大的房间和经常的照管，作为私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当然不能放在自己身边保存。因此，如果我国政府不购买这些搜集品，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它提供给外国博物馆，毫无疑问，在那里可以找到能出高价的买主。但是，对科学来说，这么有价值而又重要的搜集品，是俄国旅行家在与我们疆界接壤、与我们关系最近的地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以罕见的毅力所获得的，而俄国得不到，却落入某个外国博物馆里，那可是令人忧虑的。

基于上述情况，下面署名的人员荣幸地向伯爵大人呈报，如能为了科学

的利益，购买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在蒙古和北藏三年旅行中所获得的动物搜集品，那是极合乎理想的，同时就搜集品数量之多，质量之优，保存状况之好而言，要价一万卢布是不过分的。

署名人：Ф. 勃朗特、Л. 什连克、А. 施特劳赫

附 录 7

（见第 159 页）

1874 年 3 月 25 日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科学院的报告

我在蒙古、甘肃、青海和北藏旅行期间所获得的动物标本（还有在乌苏里搜集的剩余部分）附上清单，荣幸地建议科学院购买我的搜集品。动物学专家们从提出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详细清单中可以看到许多标本都是非常罕见的和有价值的，其中有些对科学来说，可能是全新的。

我的出售条件如下：

1. 价格一万卢布。搜集品运到科学院后立即付款。

2. 在两年期间内，著述鸟类与哺乳动物的权利归我。 560

3. 如果有必要将这些飞禽和野兽标本（当然不是最大的）搬运出国进行比较，那么我可以出单据领取这些标本，并负责将其完整无损地运回。

4. 某些野兽皮，例如：Pocptagus grunniens, Asinus onager, Ovis Palii① 等等，在今年 11 月之前要制成标本，因为我打算从那时起着手进行专门著述，为此需要标本。

我有义务告知每种大型哺乳动物的大小（15—20），以及测量飞禽的长宽，描写眼睛、喙和爪的颜色。总之，我作为目击者，准备在制做标本时提供可能的指导。

就购买搜集品问题，我请求最迟在 4 月 15 日之前给我明确答复，如科学院方面一旦拒绝，我可以把这些搜集品随意出售给外国博物馆。

---

① 拉丁文，Pocptagus grunniens，Asinus onager 野驴，Ovis Palii 山羊。——译者

附 录 8

（见第 176 页）

1876 年 1 月 14 日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

最近时期的地理考察，大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亚洲大陆的知识范围，但考察还很少涉及亚洲大陆的中部，即绵亘于喜马拉雅与西伯利亚之间，从东向西延伸于中国到图兰草原的广大高原地带。尤其是这一辽阔区域的内部，人们了解得很少，对它们进行科学考察是亚洲地理研究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此外，我觉得，完成这项任务对于我们现在业已紧紧靠近亚洲 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译者）门槛的俄国人来说尤为重要。

在三年的旅行期间，熟悉了中亚大沙漠的东部以后，我现在决心向俄国
561 皇家地理学会提出新的考察计划，这次考察由我领导，应该从东天山开始经罗布泊扩展到喜马拉雅山。

这次旅行的最短期限需要两年，但是，如果有必要，时间还可能延长一年。

这次旅行的同伴和科学作业中的助手我选定为兹维尼哥罗德团准尉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和萨莫吉茨克团的志愿入伍者埃克隆。我个人很了解这两个青年，他们有毅力而且无限忠于事业，能成为最可靠的、最有用的旅伴。此外，我带一名翻译（从外贝加尔来的）和六个哥萨克，其中有两个上次曾随我考察过蒙古。

我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春天出发进行预定的旅行，较为详细的计划如下：

今年夏季考察从伊宁到哈密的东天山，如果政局不妨碍去那里的话；冬季将在罗布泊湖上和湖以东的沙漠上度过，以解决很久以来就使所有的博物学家深感兴趣的关于野骆驼和野马的问题。1877 年的春季，我们将在罗布泊观察鸟类的迁徙，然后动身去拉萨。从那儿着手考察雅鲁藏布江上游和喜马拉雅山北坡。然后去东藏和华南，或者，如果形势允许的话，到东藏之后，我们将重新向这个地区的西部去，以便经和田和喀什，进入我国的土耳其斯坦。

在旅行期间将作下列考察：

1. 地理物理学方面和人种学方面的记述。
2. 路线日测。
3. 纬度的天文测定，如有可能也测定经度。
4. 气象观测，湿度测定和高程观测。 562
5. 对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专门研究。
6. 搜集标本：动物、植物以及部分矿物。
7. 如有可能，进行摄影测量。

预计考察两年的费用将达两万五千卢布。这笔款的详细计算表附在背面，我请求地理学会呈请最高当局拨出必要的经费并允许我带领上述旅伴去作一次新的旅行，我大胆地希望，这次旅行对于地理学和自然科学不会是毫无成果的。

考察两年费用详细计算表

	每年
1. 探险队长（除领取薪俸以外）	1,500 卢布
2. 他的副手（除领取薪俸以外）	750 卢布
3. 标本员	600 卢布
4. 其生活费及骑马费	200 卢布
5. 翻译人员，包括生活费在内	600 卢布
6. 六名雇用的哥萨克（每月每人薪俸 20 卢布）	1,440 卢布
7. 哥萨克的生活费（每月每人 10 卢布）	720 卢布
8. 向导及其生活费	1,200 卢布
9. 十四头运载行装和标本的骆驼（每头骆驼连同鞍子为 70 卢布）	980 卢布
10. 九头供骑用的骆驼：给哥萨克、翻译和两名向导	630 卢布
11. 补充死掉的骆驼	1,000 卢布
12. 送礼、招待、设宴和意外开支	1,500 卢布
合计一年	11,120 卢布
第二年	11,120 卢布
探险队的旅费和装备（摄影、仪器等）	2,500 卢布
总计	24,740 卢布

563 这笔款额必须在旅行出发时全部领取；并且极希望至少领取一半硬币，因为在国外处处都要支付这种货币。同时，在购买银卢布和把它兑换成中国银两时，约须损失百分之三十，而往往还要更多一些。

附 录 9

（见第 179、181 页）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殿下给御前财政大臣莱捷林的谕令

1876 年 3 月 2 日第 186 号

米哈伊尔·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兹寄上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呈报给我的关于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预定赴内亚进行一次新的旅行的报告，阁下，请从中了解此次旅行的详细计划和陆军部、外交部以及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对此表述的看法。

我本人方面同意上述机关一致赞同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的预定计划，认为有责任在此表示确信，此次俄国深入内亚腹地作一次新的考察乃是以往俄国进行的地理活动的自然发展，在政治上具有毫无疑义的重要意义，完全应当受到政府的关怀和支持。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提出自己活动的目的，首先就是在研究帝国的同时研究与之接壤的东方诸国，它在自己存在的整个期间都一贯忠实地为解决这项明确易懂、合乎逻辑的任务而服务，因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就成了一个中心，凡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个人都努力参加进来，而一切个人的努力又均由之发展起来。由于力量如此集中，地理学会提供了在中亚进行的一系列科学地理发现和考察，这些发现和考察已使它的活动在科学上占有
564 了很高的地位，并且把对亚洲大陆这一地区的地理学研究领域似乎已基本确定归于俄国。俄国旅行家们不间断地、一个接一个地把幅员辽阔，迄今无人知晓的地方介绍给欧洲科学界。这些地方在很大的范围内为俄国领土所环绕，有一部分已归属俄国版图。俄国旅行家们为使教育、文明和工业开始进入这些野蛮和停滞的地区扫清了道路。在这方面俄国旅行家们在亚洲的劳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为建立和发展帝国和与之接壤的亚洲各地区间的未来

相互关系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我本着这个观点，认为地理学会筹划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新的考察，因旅行家具有几经考验的崇高品质，所以，一定会为科学带来丰硕成果，并为关怀考察实现的机关带来荣誉。

有鉴于此，为密切关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就，同时也毫不怀疑您十分乐于促进任何一项对国家有益的事业，我有义务请阁下向陛下呈请拨款，按普尔热瓦尔斯基中校所提出的预算从国库中拨出两万四千七百四十卢布交给学会供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用。

附 录 10

（见第 186 页）

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佩利佐夫

万一在旅行期间我死去的话，请你按下述办法处理我的财产。

我的财产有：

1. 敖德萨铁路股票 150 张…… 6,900 卢布
2. 存莫斯科商业银行…… 3,500 卢布
3. 圣彼得堡互贷会…… 500 卢布
4. Φ 欠款…… 300 卢布

总共 11,200 卢布

这笔钱我分配如下：

565

1. 商业银行存款，即 3,500 卢布，给妈妈。
2. 敖德萨铁路股票 100 张给你。
3. 敖德萨铁路股票 50 张及互贷会 500 卢布给埃克隆（埃克隆在莫斯科商业银行有 500 卢布的存款，因此我把款汇过去）。

从我个人方面，我请你每年付给保姆 25 卢布和男舅 50 卢布为养老金。此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学毕业时，从你那里一次领取 300 卢布，而伊波利特提升为军官时领 300 卢布（这些都从 100 张股票中出）。这些都在我万一死于西藏时再办。

现在我请你去完成：

1. 当敖德萨铁路股票涨到 60 卢布的时候，将我的全部股票卖掉，把款

存入那家莫斯科商业银行生利。

2. 在明年，1877 年，母亲应领取 300 卢布养老金。这笔钱将由 Ф 汇给你，如果他不能付出，你就从我在商业银行存款中拿出这一数目，即 300 卢布；在 1878 年，你也这样办理。

如果哥罗多克或金鲍罗沃将以很便宜的价钱出卖的话，你就从这两个庄园中给我买下一个，当然是在购买合算、而且出卖股票损失又不大的情况下。

尼·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6 年 6 月 8 日

于彼尔姆

附 录 11

（见第 198 页）

参谋部大尉阿·尼·库罗巴特金致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

1877 年 1 月 15 日

于库尔勒城

亲爱的同胞！

俄国使团于四天前已来到了库依勒（库尔勒）城。我们早在旅途中所关
566 心的一件事就是搜集关于您和您的旅伴们的尽可能全面的消息。正如应该预料的那样，这些消息使我们很不满意。这些消息忽而说，您还在库依勒城打猎和捕鱼，于是我们就希望见到您；忽而，人们告诉我们，您转到离库依勒城三天路程的罗布邨[1]去了，这使我们还没有失去要看望您的可能性。在快到库依勒城的时候，又有消息传到我们这儿来，说你们已向和田出发。最后我们来到库依勒城，当我向本城哈钦正式询问之后，通知我说，您现在正在察尔齐地区，距库依勒有十七天的路程，您从那里留下了一部分旅伴，打算从那里进山打野骆驼。如果这条消息准确的话，我只能感到高兴您已经着手进行您所承担的任务中最有趣的那一部分，即解决野骆驼的问题。

① 今称罗布庄。——译者

得到这些消息之后，亲自和您会面的希望即或没有完全落空，但也很渺茫了。因而我借此机会和您取得联系，就是书面上的联系也好。

我们使团的目的是同拔都阿列特就划定费尔干纳省及其领地之间的边界缔结条约。使团的成员包括：四名军官（我、我哥哥炮兵部队大尉、斯塔尔采夫上尉、苏纳尔古洛夫上尉），医生埃连先生和博物学家维利肯斯先生。护卫队由三十名哥萨克和骑兵射手组成。我们使团本来人员很少，在两个半月之前就应该到达喀喇沙尔城；但是，我们从奥希城去铁列克山口的第一次行动没有成功。由于当时山里骚动，人数颇多的一股喀喇吉尔吉斯人匪帮突然袭击了我们（我、哥哥、六名哥萨克和四名骑手），多亏我哥哥打死了匪帮的头子伊舍姆伯克，而且很快赶来救援，我们才得以保全。我在战斗中右臂受伤，不得不在奥希城里躺了两个月，直到有可能重新上路为止。

10月7日我们再次从奥希城出发，越过铁列克山口（它有将近一万四千英尺高）于10月25日抵喀什城。我们在喀什城耽搁到11月20日，等候拔都阿列特准许继续前行到他那里去。11月21日，我们从喀什城出发，走喀 567
什噶尔河，经玛勒巴什堡去阿克苏城。12月9日，我们抵达阿克苏城。在这座城里逗留了七天，然后，经拜城和库车城，于1月10日到库依勒城，由奥希城到此走了一千三百多俄里。

在回忆我们走过的漫长旅途时，我尽量想把我们沿途记下来的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可能您也会感到有某些兴趣。下边从我给考夫曼将军的信里摘录出几条。

从喀什城至阿克苏城的途中，恰好在路途中间，在喀什噶尔河岸上有一座相当重要的玛勒巴什堡。从喀什城到英阿瓦特邮的头八十俄里，道路通过喀什城的绿洲，那里种植农作物，居民非常少。

再往前，从英阿瓦特邮到玛勒巴什堡的一段路上，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中亚地图（1875年修订版）上所标的沙土草原，而是野生森林。在道路两侧几乎是不间断地延伸了一百二十俄里，这片森林里生长的主要是特殊种类的杨树，当地居民叫作图格拉克①，其次是香柳，*Юлгун*（柽柳），*Куйрюн*（是一种类似盐木属树木），荆棘和芦苇。图格拉克常常有几俄丈高，粗达十——十四俄寸。这种树一般是弯曲的，树皮粗糙多节，只有很少几棵可以用作建筑木材。我们所经过的森林的某些地方，树木是茂密的丛林，就是在冬天在这些

① Туграк 即胡杨，或称异叶杨。——译者

从林里也只能看到周围五十——七十步远。这个林带的宽度我们未能准确地测定；我们只知道这个图格拉克树林一直随着喀什噶尔河而延伸，根据打听到的情况，可以推断出它延伸至叶尔羌河以及和田河。英阿瓦特邮和玛勒巴什堡之间的土壤绝大部分都多少带有盐碱性质。盐碱土浸进图格拉克树干，在树干上被砍掉树枝的地方渗出盐碱的白色浮沫。

在后来的旅途中，我们在库车城和库依勒城之间，离库依勒城较近的地方遇到过几块不大的长着图格拉克树的地方。

568 地图上所标的喀什噶尔河的流向不完全准确。这条河的上游叫作克则勒河。我们在伊尔克什坦哨所、那格喇察勒哨所、乌鲁克恰堤堡、乌克萨鲁哨所，在喀什城都见到了这条河，后来去阿克苏的路上又两次穿过这条河：第一次是在距喀什一百零八俄里的库普留克堡，在这里它叫作克则勒河；第二次，是在玛勒巴什堡附近，离喀什二百一十俄里，在这里它已叫作喀什噶尔河了。名称的改变看来是取决于水的颜色的变化。在库普留克堡之前以及稍向下游，水色是红的（克则勒河），这是由于溶解了的红土所致，这条河横贯这个红土地带。再向前，水顺着芦苇地带漫延，经过过滤又变得清彻了。

玛勒巴什堡的周围居住着将近一百户都兰人，①他们从事农业。

经询问得知，都兰人是从准噶尔来的移民，是一百多年前迁入南疆的。有理由推断，他们是卡尔梅克人的亲族。

据传说，他们迁到南疆来的有四万多家，分散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主要河流的沿岸，一支到罗布泊（关于这一点，索斯诺夫斯基中校的报告里提到了），另一支到了和田城。

现在从玛勒巴什堡沿喀什噶尔河到达该河与叶尔羌河的汇合点，以及沿叶尔羌河到叶尔羌城，分散居住着由一些散居的院落构成的几个不大的群居点，约有三千家都兰人，他们分属于伽师希林人、② 巴楚人和布古人三个氏族。后来在玛勒巴什堡到阿克苏城的路上我们遇到四个不大的都兰人的村子，我们就在那里过夜。

都兰人在服装、语言和外貌上同南疆的本地住户很相似，但他们所住的房子就其外形来讲，和中亚普通住房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都兰人所占据的地方树林和芦苇茂密的缘故。这些房子似乎是从西部的毡篷向中亚定居的

---

① Дулане，音译。——译者

② Чаш—ширин，音译。——译者

七房的过渡建筑。

房子是由树条或者是芦苇做的房身，涂抹了一层薄泥，有几指厚的房盖。南疆的气候干燥而温暖，有充足的燃料，足以使都兰人满足于这种简便的住房。

再往前，在库车城外，在布古①和英吉沙二邮我们又遇到了都兰人。经 569
过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几十年前从玛勒巴什迁到这些村落里来的。这些移民在上述村落里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因为他们占有了肥美的牧场，饲养着大群大群的绵羊。

我不知道您是否能跟俄国通信，以便不时地发出您写的评论，凡是对科学和发现关心的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读这些评论。

在离开库依勒城之前，我要把一篇自己写的通讯经喀什发往塔什干，如果您想把自己的信件寄给我以便发往俄国的话，我将高兴地为您效劳。此外，在阿古柏伯克处我有俄国使者的正式地位，我会以土耳其斯坦总督的名义，事先取得拔都阿列特的同意，同意您现在和今后为考察获得成功而提出的一切要求。请详细写一下，您都缺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乐于哪怕是间接地促进完成您所承担的艰巨任务。

我本来想寄给您一些关于最近欧洲事态的新闻，但是，我们自己已经一个多月没从塔什干和俄国得到任何消息了。

我们所收到的最近几期《俄国残废者》报是去年 10 月 8 日的；而《土耳其斯坦公报》是 11 月 2 日的。如果您还知道一些更早的消息的话，我寄给您五期《残废者》报，两期《土耳其斯坦公报》和一期《周报》。我们天天在等着邮件，一收到新报纸，一定转寄给您。

您将从第 43 期《土耳其斯坦公报》中看到为解决斯拉夫问题俄国对土耳其采取了何等严厉的态度。

我打算随使团在库依勒呆到 2 月初。然后，走哪条路回塔什干，还不知道，也许取道大小裕勒都斯向伊宁方面走，接着去维尔内和塔什干；也许从阿克苏向乌什方面再去维尔内，最后也许我不得不走原来的路，经过喀什城和费尔干纳省。

不要推辞告知我，您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您打算什么时候、走哪条路回 570
伊宁或塔什干。请不要推辞再写几句关于大小裕勒都斯的通行情形。

上帝保佑您健康和在您艰巨的事业中获得成就。

---

① 布古即轮台。——译者

附 录 12

（见第 204 页）

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现状

1877 年 6 月 6 日

我认为再较为详细地谈谈东土耳其斯坦，即有时称之为南疆的现状，以补充我在给地理学会报告[1] 中阐述过的情况并不是多余的。我所搜集的材料没有官方性质，但据我看来，这些情报从某些方面，大概比那些通过地方当局搞到的情报更能透露出现今的喀什噶尔的内部体制，而地方当局（尤其是在亚洲）总是要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真实情况。在爱说爱唠的平民的直爽的言谈中，几乎经常可以听出群众的情绪、需要和想法，所以有句俗话“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在这种场合无疑是正确的。诚然，在拔都阿列特统治地区逗留的整个期间，我们都处在最严厉的监视之下，只能偶尔地和当地居民有一点来往，但是，从这些偶然的、片断的情报中，也大体上描绘出了阿古柏伯克王国的内部生活的最主要的轮廓。

大家知道，近十年来，在对中国人进行大屠杀和内讧之后得以保全下来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今的南疆，占有天山和昆仑山绿洲，即西起喀什东到
571 和田和克里雅这一片广大地区。阿古柏伯克这个浩罕人的历史也是尽人皆知的，他原是一个喀什当权者的帮凶。他一点一点地，首先在喀什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后来部分地用武力，更多的是用奸诈手段掌握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这个新王被称颂为“拔都阿列特”，即幸运者，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承认自己是土耳其苏丹的藩臣，其用意大概是在伊斯兰教界里主要联系的因素不是国家，而是宗教的共同性，在每个伊斯兰教徒的眼里，麦加和君士坦丁堡比家乡，甚至比家庭有更大的意义。

阿古柏伯克的功绩在征服事业完成之后也就终止了。为今后巩固新王国，必须组织其内部体制，但是，这却需要另一种能力，而不是勇敢和疲猾。

---

1 这份报告我将在抵伊宁之后写成。报告副本正如我的路线日测图和天文观测一样将呈报给总参谋部。

然而，无论是阿古柏伯克本人，还是他的最亲密的辅佐都没有这种能力。

让我们从国王本人谈起。

拔都阿列特已经上了年纪（五十六岁），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他从生活实践中首先得出的结论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多疑是阿古柏伯克性格的主要特点；同这一点相联系还有残忍和奸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位南疆王不惜任何牺牲。“能达到目的就证明手段正确”——这就是拔都阿列特的内心信念的箴言。这至少从我们旅伴扎曼伯克（下面还要谈到他）的多次讲述中可以这样推断，他认为阿古柏伯克的这种品质是有重大意义的。也许，这一点在治理亚洲诸国时部分也是适用的。政治上的牺牲有时在欧洲也是一种可以得到补偿的祭品。然而，阿古柏伯克的残酷太过分了：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死刑是最平常的现象……只要在这块土地上能发出未来国家繁荣的萌芽，拔都阿列特甚至宁可用鲜血来浇灌自己所统治的土地。但是，这种萌芽全然没有。在现今的南疆，血腥的恐怖手段的目的只是巩固国王本人的政权，对人民则漠不关心。把人民只看成是一群奴隶，可以在他们身上敲骨吸髓。此外，拔都阿列特虽然意志顽强，但没受过任何教育，甚至可能是个文盲（这一情报我不敢保证，是我从说走嘴的扎曼伯克那儿听得的），未必真正懂 572
得治国的道理。即便是按照一般的伊斯兰教统治者的理解也好，日常琐事[1]就消耗了南疆统治者的全部注意力和时间，很遗憾，在欧洲对他的评价未免高得过分了。实际上，喀什噶尔王只不过是个政治骗子而已。在亚洲这一类人物是不罕见的。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暂时的胜利证实的常常不是活动家本人的个人天才，而多半是被他们剥削的群众的愚昧无知。目不识丁的天才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侥幸成功，这个强盗对奴隶般的、愚昧的人民统治几年，但是，这种偶然凑合起来的王国，没有一点内部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在不久的将来垮台。无怪乎连英国人对喀什噶尔王的热情友谊也这样快地冷却下来了。有实际经验的剥削者们大概已嗅到了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

1 拔都阿列特的日常生活琐碎到这种程度：他每天亲自检查如何喂马，亲自给近侍们治病，听取自己仆人的各种密告，了解某商人办了什么货物运进城来（同时无偿扣留部分货物），接受马匹、绵羊等等一类礼物，他亲自挑选，抢夺民女入宫为妃，有时连幼女也不放过；强迫把欧洲人送给官员们的礼物拿给他看，如若看中，就攫为己有。此外，阿古柏伯克常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住在城外的房子里，周围有很多岗哨和一个兵营，正如扎曼伯克告诉我们的，他夜里不睡觉，连去清真寺时手里都要拿着温切斯特双筒猎枪。南疆王去库尔勒时，担心被人毒死，还从喀什城为自己订购食物（面包、大米等等）。

于是赶紧及时解脱出来。

与拔都阿列特本人相呼应的是他的一帮党羽，大部分是从浩罕、塔什干、布哈拉、甚至是从印度和阿富汗逃亡来的坏蛋。地方居民都把他们通称为"安集延人"，他们是阿古柏伯克政权的支柱，是他下达明谕和密令的执行者。在南疆最主要的职位都分配给这些安集延人，或者分给拔都阿列特的近亲们。安集延人是各城市的统治者，是军队的长官，是收税人和国王本人的卫兵，即类似走狗之类的东西。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些人是极为令人痛恨的，比中国人还坏。的确，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
573 产都没有保障；密探活动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1] 人人都为明天而担心。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都肆意横行，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安集延人不光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赋税之重是惊人的，同时，收税人也没忘记为自己搜刮。不仅在塔里木，甚至在库尔勒城，地方居民在同我们的翻译和哥萨克谈话时，经常诅咒自己的政府，表示愿意归附俄国。关于我们平定浩罕和伊宁的传言流传得很远；野蛮的亚洲人开始明白俄国的统治是安宁和幸福生活的保证。并不是出于过分的爱国主义我才这样说的。不是的！当那些贫穷的、衣服破烂的卡尔梅克人和塔里木人有时偷偷地来到我们这里，眼睛里含着泪水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同时非常羡慕天山那边的同族弟兄，于是我相信，俄国武装在亚洲的胜利不仅仅是(成为)政治上的胜利，同时也是人道的胜利。

在这里猎枪的子弹和来复线炮所能带来的文明的开端，如通过其他途径大概在很长时间也还不会进入具有顽固守旧的制度的中亚各汗国。

为了进一步评价拔都阿列特的主要帮手，我大略地讲一下阿古柏伯克的一个最亲密的谋臣，即那个叫作扎曼伯克的人，我们去罗布泊旅行的整整六个月期间，他和我们几乎寸步不离。这个扎曼伯克出生于外高加索的努哈城，按血统大概是阿尔明尼亚人[2] 由于某种原因逃到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

---

1 从拔都阿列特本人事先收到和看到他属下人员寄来的信件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密探活动搞到何等程度。

2 这位现在几乎成了阿古柏伯克的首席大臣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如有兴趣，可以到努哈城去调查。扎曼伯克对我们说过，他于1870年从那里迁居土耳其，现今在努哈有房屋和亲人。曾担任过俄国官职，似乎就在努哈城任过法官。我问他是什么民族，他对此回答说，他是十字军骑士的后裔。他的体型肥胖，中等身材，黑头发，大鼻子；年岁四十左右。

被派到喀什噶尔，充当土耳其政府的代表。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能当什么样的代表。——我不知道；看来在土耳其，人们也懒得了对于象喀什王那 574
样的新的藩臣来说，任何一个欧洲的傻瓜1都是中用的。实际上，除了所有的亚洲人所固有的狡猾和懒惰外，扎曼伯克没有任何其他特点；他没有受过一点点教育，俄文也只会念和写。据他本人承认，这位土耳其代表以前甚至连世界上有个喀什噶尔都不知道。他是随福尔赛茨的第二次探险来到这里的(好象是在1874年)，他虽然没有固定职位，但却经常跟随在拔都阿列特左右，被看成是他的一个最好的谋臣。扎曼伯克以代理人的身分被委派陪同我们一起去罗布泊，当然是为了监视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的这位旅伴在旅途中以及在罗布泊当地，大概是由于无聊的缘故，结了四次婚，其中有一次是娶了一个三英尺高的十岁小姑娘。从罗布泊回来之后，扎曼伯克由拔都阿列特派遣送我们过开都河；阿古柏伯克没有敢放自己的宠臣继续往裕勒都斯去，担心他跟随我们逃到俄国。今年夏天，就是这位扎曼伯克作为喀什王的使者再次被派往土耳其，向加米德苏丹祝贺。亚洲各王国派去欧洲的就是这类的使者！

拔都阿列特的另一位老战友、我们所熟悉的托克萨伯年轻时曾当过马夫，被阿古柏伯克看中了，做了他的一个“头目”，最后当上了库尔勒、喀喇沙尔和罗布泊的执政。这位总督在马厩里受过教育，完全是个文盲，然而却握有对下属的生杀大权。尤其是居住在开都河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受他的害最深。安集延人对待这些不幸的人比对待牲畜都不如。2他们把最后一头羊、最后一袋面粉都抢掠掉，稍有一点反抗或不服就砍头。在库尔勒城内总是有几个坑，准备埋被处死者的尸体。这些坑常常是卡尔梅克人为自己的伙伴们 575
而挖的。他们已经被弄到绝望的程度，就徒步逃跑到伊犁找我们，路上冒着饿死，或者被抓去，不可避免地被处死的危险。

阿古柏伯克由于不相信地方居民，为了保持对他的俯首顺从，仿效中国统治时代的先例，在各个城里(例如：在库尔勒、喀什，大概在其他城里也有)

---

1 我这样谈论扎曼伯克，我是把他看作官方人员的。至于我个人很感激他，在旅行罗布泊期间他为我们出过不少力。我们和扎曼伯克在一起，比和拔都阿列特的其他亲信在一起要好得多。当然这种好也只能达到在这个丑恶的社会里所能达到的程度。

2 今年冬天阿古柏伯克派他的宠臣托克萨伯去对中国作战，好象任命他为吉万戛(为 Дабапга 之误，即达坂城。——译者)堡长官，该城不久前为中国军队攻克。

修筑土堡，里边安置驻防部队，与居民隔离开。这样的土堡甚至在罗布泊也建立起来，以便监视当地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拔都阿列特确实是大有可忙的了。到处都毫无例外，只要一有方便的场合，居民们都痛骂他们的国王，并对我们说，就是在中国人的统治下也比这不知要好多少倍。从土著中招募来的军队里也笼罩着这种气氛。[1] 对他们来说，中国人的可恨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异教徒”罢了。如果不是这一类的宗教争执，南疆当前的敌人就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同时战争也抽走了人民当中的最强壮的力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这样，对阿古柏伯克本人是有利的，不过是暂时地有利罢了。

但是，从这方面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令人怀疑的。拔都阿列特的军
576 队，就我们所看到的，丝毫也不比中国军队好，[2] 但是，中国军队方面是有物质力量的。形势开始证实这种推测是正确的。今年4月初，中国人拿下了天山——达坂城和托克逊的两处设防通道；紧接着又占领了吐鲁番，很可能中国人不久即将征服喀什和库尔勒。[3] 那时阿古柏伯克不可能在开阔的天山绿洲上进行自卫，胜利者将毫不费力地到达喀什。当地无辜的居民当然这时要受到报复，甚至可能要遭到大屠杀，而拔都阿列特带着最亲密的信徒们会赶快跑到别的地方，如果在这之前没得到应得的下场的话。

---

1 从库尔勒城返回天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同去对中国人打仗的阿古柏伯克的一支军队一起走了几俄里。在路上的时候，几个（库车籍人）士兵走近我们的哥萨克开始谈开了。说了几句之后，南疆士兵就开始用最下流的话来咒骂他们的国王，还补充说，现在来打仗只是因为怕不服从就要被处死刑，一有个方便机会就从战场上拔腿逃跑。这件事实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却足以说明阿古柏伯克的军队的士气如何了。

2 拔都阿列特的军队是从土著里招来的，当官的都是安集延人。现在，离作战地区最近的一带地方，好象要求凡是能拿武器的人都去打仗。就连阿古柏伯克的仆人，为数约五百人也都武装起来。

仅就我们看到的那些军队的装备看来是极次的，有老式的、英国的、为了骑马使用方便常是被短了的滑膛枪，有喀什造的来复线枪（极坏的），有双筒猎枪，还有火枪。安集延人使的都是好的欧洲的来复线枪（斯奈杰尔及其他式的），但是枪支保养得极差。我们看见一个军官当着我们的面要洗洗自己的枪，直接用枪筒从沟里舀水（没有把枪筒从枪托上卸下来），就用铁通条插进去擦。士兵们也经常用这些通条来烤羊肉。此外，在路上，枪支常常是挂在鞍旁，撞来撞去。总之，再好的欧洲枪在亚洲人手里也不能保存完好，甚至用不了多久。

3 据我最近从跑出来的卡尔梅克人那里得来的情报：中国人已经开往喀喇沙尔，该城已为居民和军队所放弃，他们都逃进了库尔勒城。

把我在南疆六个月中所得到的全部观察和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得出下述十分可能的结论：阿古柏伯克的王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垮台。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王国将被中国人征服。如果出现某种和平局面，不过能否沿这方面发展是很令人怀疑的，南疆内部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暴动，暴动的一切成熟因素都已具备，而且甚至超过了，但是，暴动目前却被军事恐怖手段和同中国人作战的穆斯林事业的一致性所阻滞着。

对俄国来说，当前正是确立同东土耳其斯坦的关系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最好时机。阿古柏伯克现在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会同意。在我的旅行区域内——如果伊宁将归属俄国的话——现在最好是把我们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坂，以便把不属于任何人的两个裕勒都斯及其肥美的牧 577
场固定为我国领土，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卡尔梅克人可以自由地安居乐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比那些宗教狂的穆斯林都更倾向于我们。

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

1877年6月6日

于天山小裕勒都斯高原

附 录 13

（见第206页）

米·瓦·佩夫佐夫给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

1877年7月23日

于鄂木斯克

阁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昨天收到了您的来信，把您要的情报赶紧函告给您。您希望从伊宁绕道，经乌苏和玛纳斯去古城。由我国边境从斋桑呐所去古城有两条路。一条最短的路是索斯诺夫斯基1875年走过的，此路从边境附近的马丹寺①直奔

① Матэнь，音译。——译者

东南经过荒凉而缺水的地段。走这条路只是得带个好向导，路长约五百俄里。另一条路比较绕远，是我去年走过的，这条路由斋桑哨所通向布伦托海城，再往前是乌伦古河直到南阿尔泰山山麓，而后也是经过沙漠地带直接向南通向天山山麓，古城就在天山山麓附近。这条路长达八百五十俄里。从哨所到南阿尔泰，特别是乌伦古河沿岸这段路很好走，但是再往前是一片沙漠，在距古城六十俄里的地方这条路要穿过宽五十俄里的流沙地带。

不管走这两条绕远道路中的哪一条，您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人发生冲突，因为您只能绕过乌苏和玛纳斯，然而，从古城到哈密的整个地带，您到处都将碰见现今住在这些地方的密集的中国居民。从哈密经巴里坤、奇台县和古城沿天山北麓走的那条路，当前是活动在帝国西部边境的中国军队的交通
578 线，在这条道上不断地通过运输军备的辎重车队和开来的增援部队，而且在每个站上都布置有巡逻部队，因此，我重复一下，如果您准备去哈密，甚至是古城，经过天山北麓，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中国人发生冲突。

我认为，为了避免和中国人发生冲突，您去哈密走山脉的南侧，走几乎紧靠山脚的那条路不更好吗。去年，整整一个师的中国军队从哈密去吐鲁番，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比较近，而且很可能对您比较方便，因为那里未必住有中国居民。这个地方原先是穆斯林的居民点。此外，走这条路，您将要经过的地方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然而，从古城到哈密的北边的那条路至少在地形学方面已由马图索夫斯基先生勘查清楚了。至于谈到途中要经过的玛纳斯、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各城市，可以从这些城市旁边绕过去，尤其是您有驮队，所以对您来说到处都是路。

您很清楚，中国人的侦察勤务执行的情况怎样，您大概会同意下述说法，在中国人所占据的地点附近，可以通过几百人的队伍，而他们是不会察觉的。我认为，您绕路而行，从这条路上是能够完全绕过那些城市的。

波塔宁在科布多度过了冬天，3月19日从那儿直接去巴里坤，想在5月内到达哈密，然后直接从哈密去乌里雅苏台，未必能让他进入巴里坤。去年我国的比斯克商人不光是被阻止在那里，而且还遭到中国强盗兵的痛打和掠夺。大概，您不会再碰上他了。这个探险队的装备极差，其参加者好久以来在各方面都忍受着贫困，没有一个人想到给予贫困的科学工作者以任何一点协助！

关于我去年所从事的工作我可以函告如下：我把所经路线绘成比例为一英寸等于五俄里的路线图。测定了六个点的经纬度，其中包括古城的方位，

同时也测定了沿途四个点的磁倾角和磁偏角，通过相应的观察用气压表测量了十五个点的高度。我也从事一些地质和博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对博 579
物学领域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知识还很浅薄。我搜集了九十八种鸟，二十一种哺乳动物和大约一千种植物，全是显花植物。此外还有相当好的矿物搜集品。

去年我到过天山，测定了雪线高度，但是，没去过博格多山，因为它离古城很远。这是乌鲁木齐子午线以东的天山最高峰。我想通过天文测定法来测量它的方位，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因为从另一个点全然看不见它。天山的植物区系种类繁多，动物的种类也同样丰富，然而由于时间不足，我没能在这里看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很遗憾，由于时间短暂，我不能把去年走过的路更详细的情况和地图告诉您，因为我只有一份。只寄去地面要图，对您来说，它也许不会是多余的。

请允许我祝愿您在困难重重的事业中获得圆满成功，祝旅途健康。

致以衷心敬意

您的忠顺的仆人

米·佩夫佐夫

另：4 月 17 日圣旨，晋升您为上校，特此祝贺。

附 录 14

（见第 223 页）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关于预定去西藏考察的报告

1878 年 8 月 24 日

西藏考察的重要性：a. 在政治方面。内亚的所有地区近来或多或少由欧洲人、主要是俄国人考察过，唯独西藏仍是一个几乎完全不为人所了解的地 580
区。英国人从印度入藏的尝试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了，[1] 至今未能获得理想

---

1 1774 年博格尔、1783 年托尔奈尔、1811 年蒙宁格、1828 年彭贝尔顿等人的旅行。

的成果，除了不久前一个英国官员曾到过的拉达克外，甚至一些单个的学者也不敢从喜马拉雅山背后深入西藏本土，而加尔各答当局只好秘密派遣一些莫季特(受过训练的印度教徒)，以便多少获得一些关于这个难于到达的邻国的情报，

传教士以他们特有的勇敢和毅力从东边，即从中国方面潜入西藏的尝试也同样失败了。就连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权也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达赖喇嘛对中国皇帝的从属关系只体现在从拉萨向北京进贡礼物而已。

然而，达赖喇嘛的宗教统治，遍及于整个内亚、东亚和南亚，不亚于中世纪罗马教皇的统治权。每年有成千上万朝圣的人从寒冷的蒙古沙漠和炎热的印度支那各国聚集拉萨，向自己的宗教统治者，顶礼膜拜，甚至把他看成是神的化身。在达赖喇嘛的宝座旁，不同出身、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聚集一堂。对于他们来说，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宗教，但是，正如历史所教导的那样，这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甚至能推动群众去建树历史功绩。诚然，温顺的佛教未必能作出伊斯兰教所作出的事情，但是拥有两亿五千万信徒的宗教权力，一经掌握在有经验和有天才的人手里，毕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安抚它，笼络它，如果可能的话，就和它交朋友——我觉得，正是从这里俄国能够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情况完全有利于我们，因为孤立的西藏暂时还没有朋友；据我在亚洲腹地所听到的情况，对俄国人的名字是颇有好感的；最后一点，库伦城位于我国边境附近，而且处于我们的强大影响之下，
581 它是佛教徒，尤其是蒙古人的圣城，蒙古人十分仇恨中国人，三百万游牧民族的这种情绪，一旦有机会，对我们的利益来说，也是有用的。

6. 在科学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西藏正象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一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学术旅行家毫无疑问，会在这里得到地理学、人种学和博物学方面的丰富收获。我上次经青海到青河上游的旅行和不久前对罗布泊的考察清楚地表明，主要是根据中国文献所绘制的亚洲这些地区的地图是完全不准确的。对于整个北藏来说，毫无疑问也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关于这个远远高出于海平面及其南部各地、处于亚热带的地区有什么天然物产，我们是否了解得很多？最后一点，研究土著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对邻国的态度，同时，在佛教的发展和势力的中心来了解佛教，这一切都有多方面的意义，为此，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冒险承担旅行的一切艰难困苦。此外，正如今年6月6日副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阁下先生的信件里所正确表达的那样，科学考察将掩盖考察的政治目的，同时可以转移我们的

敌人的任何怀疑。

探险队人员组成。这一事业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讲，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偶然情况与侥幸，但是，为了取得事业的成功，首先必须严格挑选参加旅行的人员。如果政府愿意将打算进行的赴西藏探险——这件事委托我的话，正如副外交大臣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那么，从我个人方面来讲，我要求的主要条件是有权亲自挑选旅伴。我凭以往几次旅行的经验知道，成功与否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探险队的人员组成。坏人、或者是对事业不适合的人混进旅行人员之中，在任何时候都是很大累赘，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进入异国的腹地之后，就无法摆脱掉这一类人了。反之，有能力而忠于事业的人，即使为数很少，也能完成很多工作。

旅行队人数不多甚至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因为有时只带领少数人员和牲畜方能通过杳无人烟的荒凉沙漠，在这种地方，只能靠打猎来维持给养，而 582
且有时也没有足够的水来饮骆驼。

依我的看法，为了在科学和政治方面来研究西藏，探险队应包括下列人员：

a. 一名探险队长。

b. 两名队副。其中一名辅助科学观察，另一名搜集政治情报。

c. 一名博物学标本制备员。

d. 两名翻译。一名穆斯林语，另一名藏语。

e. 两名土著向导。

f. 七名哥萨克，最好是外贝加尔人。

探险队经费。这些官员的薪俸和旅行本身的开支可参照我对罗布泊考察所作的预算来定，即：

		一年的费用
探险队长……	除其在职应得之薪俸外	1,500 卢布
一名副手……		750 卢布
另一名副手……		750 卢布
标本员……		600 卢布
共薪俸及骑马用费……		200 卢布
一名翻译的薪俸及马匹……		600 卢布
另一名翻译……		600 卢布
七名哥萨克(除普通薪饷外每人每月 20 卢布薪俸)……		1,800 卢布

哥萨克的给养(每人每月 10 卢布)…… 840 卢布

向导薪俸及马匹或骆驼…… 1,200 卢布

二十头驮载骆驼(驮行装和搜集品)每头加上鞍子为 70 卢布…… 1,400 卢布

七头骆驼给哥萨克骑用…… 490 卢布

补充死掉的骆驼…… 1,200 卢布

送礼、招待、设宴和意外开支…… 1,500 卢布

一年合计 13,310 卢布

第二年 13,310 卢布

583 探险队旅费和补充装备…… 1,200 卢布

总计 27,810 卢布

罗布泊探险队所剩经费:

现金…… 5,520 卢布

带鞍骆驼二十三头…… 1,600 卢布

各种装备大约…… 2,200 卢布

总计 9,320 卢布

从总预算中扣除这笔款,还剩一万八千四百九十卢布,这些钱加上罗布泊探险队的剩余款项,是去西藏为期二年的新的旅行所必须开销的。半数拨款应支付硬币,因为现在用纸币购买中国白银十分昂贵。

此外,尚需要驿马费:给探险队长、他的两名副手、以及运行装的一辆三套马车。探险队长以及他的两名副手的在职薪俸应预支两年,而且也要发给硬币。如果非官职人员任政治事务侦探助手,那么除了我在核算中列出的款项外,应当给他补加薪俸。我认为还有义务预先说明,列入总核算内的只是平常的礼品,如:表、枪支、左轮手枪、镜子等等。如果政府希望赠送给达赖喇嘛、他的助手班禅额尔德尼以及中国驻拉萨大臣某些珍贵的物品,那么这些物品应该用专门经费购买。

作出上述核算是因为考虑到下述一些条件:即探险队的科学与政治考察彼此是并行的,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过分偏重。诚然,这两个目的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互相排斥,在这种场合,要根据环境的条件而定,只好牺牲较小者,而顾全较大者。

如果政府希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组织政治考察工作,委以专人,将其活动环境和计划同科学考察分开,那么在西藏的科学研究本身的经费就将少得

多。我认为这次的探险是我因病中断的旅行的继续。我请求除了驿马费外，584
对剩余的经费再补加 11,120 卢布，[1] 这笔款项根据罗布泊探险队的核算，是应当拨给的第三年的旅行费用。

考察计划。探险队的科学工作计划同我在蒙古和罗布泊旅行期间所实行的计划是相同的，即：

1. 路线目测。

2. 经纬度的天文测定。

3. 每天进行四次气象观测。

4. 通过气压测定高度。

5. 自然地理学和人种学考察。

6. 专门的动物考察以及主要是对植物地理分布方面的植物考察。

7. 搜集标本：动物、植物和部分矿物。至于政治考察计划，必须获得外交部的指示要点。活动方式本身将视情况而定，而情况只有在当地才能弄清楚。不管怎样，所得到的指示不应该束缚考察人员。

旅行期限。行进路线。预定进行考察的期限应该不少于两年，这是因为必须行经大约三千俄里，绝大部分是沙漠地带，才能到达活动地点，即拉萨。诚然，在到达西藏首府的一路上，毫无疑问会得到丰富的科学资料，然而旅行人在此将会疲惫不堪，所以考察西藏的困难多半是在于这个地区离我国领土太远。

基于前几次的旅行经验，我确信，现在我们前往西藏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恰克图经库伦① 和青海，而另一条是从斋桑哨所，或者从西西伯利亚 585
的另一个边境哨所走，奔哈密、沙州，接着去青河上游。这两条路中的每一条路都是有利有弊。无可争辩，最容易走的是从库伦经青海去西藏；而且，这条路一直到青河上游我都熟悉，从那里只有一个月的路程（约八百俄里）就到拉萨。此外，这条路上每年都有来往的蒙古香客，找向导和驮载牲畜是毫不费事的。但是，这条路比较远（约四千俄里），而主要是因为我曾走过，在某些地方甚至反复走过，对科学来说很少能提供新的东西。

经哈密的那条路比较难走，因为，头一半路程必须走不久前曾发生过东干人暴乱因而遭到破坏的那一带地区。在这里找向导和找驮载牲畜不免要碰上很大困难。尤其是中国当局，正象不久前我在古城逗留时所表明的那

---

1 半数款项必需支付硬币。

① 原文Урча为Урга（库伦）之误。——译者

样，未必能给予应有的协助。但是，前往哈密，并从那里经沙州去青河上游，到我上次考察回来时离开的那个地点，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即有可能最终确定高原北部边界的方位，并将我以前在蒙古和罗布泊所作的地理学和博物学方面的考察连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为什么不顾巨大困难准备选择经哈密去西藏这条路的原因。况且，我在斋桑哨所留下了全套考察装备。若在恰克图或库伦，就得重新购置装备，花费巨大。最后一点，计划走的这条路比库伦线1 要近一千二百俄里，一直到古城我都非常熟悉。

至于从我国的土耳其斯坦边区经和田或经罗布泊去拉萨的两条路，我认为现在都不能走。据我们从阿古柏伯克的心腹那里打听到的情况来看，在阿古柏伯克统治时期，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本土之间没有往来。大家知道，只
586 有经拉达克去印度的那条路上往来相当频繁。经罗布泊去拉萨的最后一批香客旅行队是在东干人暴乱之前，即十六年以前从那里走过的。此外，在罗布泊现在弄不到新的驮载牲畜(骆驼或牦牛)，这些牲畜是走西藏沙漠必不可少的，如果从喀喇沙尔或从库尔勒牵来牲畜，那么在到达指定地点之前，在塔里木沼泽地里就会毁掉的。最后一点，走罗布泊这条路，大概同走和田这条路一样，现在未必能找到向导；至少我们是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

谨附上一张我们在罗布泊旅行的地图，2 我冒昧提请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即从我们的路线最边上的一点——察格雷克布拉克泉①到沙州城不到三百俄里，到我们在 1873 年回来时离开的青河岸上的那个地方不超过六百俄里。再者，返回伊宁并经古城及哈密绕道去那个沙州大约三千俄里。如果有某种可能往前走到沙州或到青河上游，那么我们难道会不利用这一点来避开难行的绕道吗？

从拉萨往回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从这里找到去和田或者到罗布泊的向导的可能就多得多了，因为在亚洲地方当局，特别是中国当局，总是想把欧洲人从他们那里赶走。

最后，确定走从斋桑经哈密这条路，可以提出这样的旅行计划，其最主要之点如下。

---

1 从恰克图经库伦到青河上游（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河口）三千二百二十俄里；由此到拉萨大约八百俄里，总计四千俄里。从斋桑经古城到哈密一千八百三十俄里，从这里经沙州到青河上游大约一千俄里；到拉萨一共为二千八百三十俄里。

2 在那份地图上用蓝线表示我所拟定的去西藏的路线。

① 即察格雷克泉，“булак”为“泉水”之意。——译者

明年2月或3月从斋桑哨所出发经古城、哈密和沙州；在10月或11月抵拉萨。随后，在明年的冬天，以及1880年的春天和夏天，考察西藏本土。秋天返回和田；如果去不了那里，就经由华南去汉口。最后，如果这两条路都不能走，那就只好根据情况而定，经青海去库伦，或从柴达木经罗布泊返回。

附 录 15

（见第228页）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致皇家科学院会议的信

1878年11月6日

圣彼得堡

我最近一次去东土耳其斯坦、罗布泊和西准噶尔旅行期间搜集了下述动物标本：

1. 哺乳动物四十五种；其中大型和中等动物兽皮三十四张、小型动物兽皮八十五张、颅骨大约二十五个。

2. 鸟类二百零六种，计六百零六只；鸟卵十七窝共四十一个。

3. 爬行动物十八种，大约一百二十只。

4. 鱼十七种，大约八十尾。

全部搜集品的详细目录待鸟类搜集品最后加工之后，我将交给A. A. 施特劳赫院士。现在我只想提一下在带回来的实物之中，有一些对科学来说完全是新的，而其他一些也能说明中亚很少为人了解的那些地方的动物地理分布情况。

科学院博物馆是收藏祖国搜集品的最好宝库，这些搜集品如果放在私人手里，很容易遭到损坏或者甚至是完全毁掉，我基于这点认识，建议科学院无偿地接受我运回的全部动物搜集品为博物馆所有。我只希望保留对搜集品中鸟类部分加工的权利。

至于谈到现今搜集来的哺乳动物以及我上次旅行蒙古和甘肃运回来的、至今还没有著述的那些哺乳动物；鉴于目前我要去西藏进行一次新的为期两年的旅行，非常希望不再拖延时间将我的哺乳动物的加工工作委托给我们的

588 某位动物学家。我个人方面会把关于我所观察的动物的地理分布和生活习性的一切情况，提供给这部著作。

如果即将进行的旅行能够实现，这一旅行的成果得以补充这一著作，那么它将包括一个辽阔的在动物学上迄今无人知晓的中亚沙漠地区。它或者是单成一书，或者是以我的蒙古与唐古特人地区旅行记第四部问世，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理学会大概不会拒绝为出版书籍所必需的经费而尽力吧。

附 录 16

（见第 315 页）

普尔热瓦尔斯基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公函

1883 年 2 月 9 日

圣彼得堡

我的西藏旅行记已写完，正在印刷，大约两个月之后此书即将出版。现在，当业已完成的考察成果已经部分地得以体现的时候，请允许我提出关于进行新的旅行的问题。

虽然我在中亚三次考察都很成功，虽然其他旅行家，特别是俄国旅行家在这里进行了相当大量的考察，但是在亚洲大陆内，即在西藏高原上，仍然还有两万平方地理哩以上的面积几乎完全是人所不知的。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的大概疆界南部在北纬 30 度，北部在北纬 39 度，而其经度是格林威治子午线以东 82 度和 102 度。达到惊人的海拔高度（一万四千——一万五千英尺）的台形北藏高原是这个 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译者)的西半部，是较大的部分；较小的东半部是从西藏到中国本土的过渡阶梯构成的广大的高山地带。

在上面所指出的地区里欧洲旅行者只到过某些地方：十四世纪从中国进入拉萨的修道士奥多里索·迪·波尔代诺内，是第一个到西藏的欧洲人；在
589 1661 年传教士格鲁贝尔和多尔维利从北京前往恒河的阿格拉城；1723——1736 年荷兰人萨穆伊尔·旺·戴·普特从印度经拉萨去北京，然后又返回来；1845 年和 1846 年传教士丘克和加贝从华北经西宁去拉萨，从那里又经

东藏和华南去广州。但是，这些大体上与蒙古香客走同一条路的旅行者中，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他们旅行于北藏的详细记载。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是由东印度大地测量局秘密装备的蓬季特(受过测量训练的婆罗门人)从1865年开始的考察。这些蓬季特之中的奈因星于1873年从拉达克到拉萨走的是北藏；另一个蓬季特还早一些，从拉达克深入到克里雅城；还有一个蓬季特绕过腾格里湖；后来在刚刚出版的《皇家地理学会纪要·伦敦·1883年2月第99—101页》上宣称，不久前一个蓬季特回到印度，曾在西藏呆了四年，从拉萨经柴达木进入沙州；回来走的路是经东柴达木进入打箭炉①(在四川)，又从这里经察什多②、泽当和江孜，进入大吉岭。此外，在北藏那块无人知晓的地区的东部边境，1862年传教士戴斯戈丁斯曾从巴塘进入察什多。最后，我沿着从青海经东柴达木去拉萨的路线1曾两次到过北藏，部分地考察了黄河上游；了望了一下罗布泊附近的西藏边境(阿尔金山)，并从沙州走到东柴达木。

这就是以往对北藏所进行过的考察的全部清单，这些考察当然只能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有意义的地区的地理和博物学知识的最贫乏的资料而已。

在继续执行我所承担的考察中亚的任务同时，除了有强烈的愿望之外，我还认为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再次到西藏去，竭尽我所有的力量和智慧，为地理科学的利益到那里去进行工作。如果不遇到特殊的障碍，我打算在今年6月动身上路。

我以前几次旅行的经验表明，这几次考察主要困难之一是必须拖着全部 590
行装，既有各种各样的备用品，又有采集来的标本。特别是在北藏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和牲畜的肌肉都不听使用，这样徒劳的拖着驮包是令人深感痛苦的。因此，在这次旅行期间，我打算这样进行考察西藏的工作，即在便利的地方设置一些阶段站，把多余的骆驼和行装留下来，由几名哥萨克照看和守卫。探险队本身就可以轻装在存放站周围进行较长时间的考察。采取这种旅行方式，对探险队的人员要求多一些，但是这样更能保证考察的顺利进行。

我规划的旅行出发点定在恰克图和库伦。我打算在那里装备好，在今年

---

① 今康定。——译者

② Чаинту为Чамту(察木多)之误，今昌都。——译者

1 上次我们差二百五十俄里，没有到达该城。

8月底或9月初动身上路，经阿拉善和青海去柴达木。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过这一点很值得怀疑——，那么我们就从库伦奔哈密，从那里经沙州仍去柴达木。在这里的察扎萨克土围子（布尔汗布达山麓）将设置探险队的存放站。我们自己，也就是我和我的副手们[1] 大约于1884年2月动身去黄河源，然后尽可能奔向察木多和巴塘。如果情况顺利，那么1884年的春夏两季将考察位于北起青海湖南至巴塘之间的西番人地区。在这里，毫无疑问会得到极为丰富的博物学方面的收获。如果不能深入西番人的山区，那么我们就去考察北藏高原的东部地区。临近秋天的时候，我们回到存放站，把全部行装搬到西柴达木去戛斯特天然昇，在那里将设立一个新的阶段站。

从这里我们将试图经过北藏奔拉萨方向去，如果放我们进拉萨，我们就
591 去，如果不放，我们就把这事搁下；但是，要尽力争取到达腾格里湖。根据情况而定，我们从腾格里湖出来或者去后藏地区，再溯雅鲁藏布江而上，或者转向西北去拉达克，可能走蓬季特奈因星所走过的路；经唐古拉攸穆错湖，去戛斯特的存放站，以便走条新路穿过西藏高原。我们大约于1885年的春季走到戛斯特，从那里分一组去罗布泊，另一组去克里雅城，并从那里经车尔臣城也去罗布泊。在这里会合以后，再去西藏高原，前往喀喇昆仑山，[2] 由此顺和田河而下经阿克苏城去伊塞克湖回到祖国领土。预计的旅行计划的大致轮廓就是这样。这项计划当然要根据各种不同情况而多少有所改动，但无论如何，对北藏的考察是我的主要任务。

现在谈谈探险队的人员组成和完成预计旅行必不可少的经费问题。

我的助手仍然是原先的旅伴——那几名军官，有：陛下第一四五陆军诺沃契尔卡斯克团罗鲍罗夫斯基少尉，和第七萨莫吉茨克近卫团埃克隆少尉；此外，鉴于必须从副手中留下一名管理存放站，我把陛下第二陆军索菲亚团志愿入伍者科兹洛夫作为第三副手，他同时担任标本员。翻译是原先的，即伊宁塔兰赤人阿卜杜勒·尤素波夫；再就是去考察的下级人员，全部由我来挑选，需要十五名，即：莫斯科军区三名士兵护送探险队行装提前上路，并在旅行归来时护送搜集品；东西伯利亚边防营三名士兵和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中的九名哥萨克。

探险队的经费分配如下：

---

1 其中一人留在存放站，这里也必须进行考察，此外还得监督哥萨克。

2 存放站将设在车尔臣或克里雅。

一年

探险队长……
两名副手每人750卢布……} 除在职薪俸外 {……1,500卢布
标本员……} {……1,500卢布
{……600卢布

翻译……500卢布

十五名下级人员（士兵和哥萨克）：薪俸（除在职薪俸外）每人每月20卢布——共计……3,600卢布 592

翻译、标本员和十五名下级人员的伙食，按每人每月10卢布计算……2,040卢布

向导以及有时从土著中找来的翻译人员……1,200卢布

三十五头驮载骆驼、十五头供下级人员骑用的和五头备用的骆驼，[1] 每头按35两（105个纸卢布）算，共计……5,775卢布

三十五头骆驼的驮鞍及捆驮包用的绳索，每副需15卢布……525卢布

供翻译和标本员骑用的两匹马；每半年一换……250卢布

送礼、招待和设宴用费……1,000卢布

意外开支……1,000卢布

一年共计19,490卢布

第二年19,490卢布

探险队装备（科学仪器、武器、搜集品、制剂、摄影器材、药品、帐篷、驮具等等）……2,000卢布

旅费：
探险队长……1,200卢布
两名副手，每人500卢布……1,000卢布
标本员……300卢布
翻译人员……100卢布

两年旅行总计43,580卢布

这笔款必须在此全部领取，按照上次旅行的先例，至少要照票面价值支付一万卢布金币。

我和我的副手以及探险队的全体下级人员应保留全部在职薪俸，并按以往几次旅行的先例给我和两名军官发放薪俸，支付硬币并预付两年。

按规定应发给从圣彼得堡到恰克图的双份驿马费；在返回时，要给我、两 593

1 这些骆驼经过一年旅行之后就全部不中用了。

名军官和志愿入伍者科兹洛夫双份驿马费。此外，为探险队运送行装和运送从这里派出的下级人员，要发给从圣彼得堡到恰克图以及探险队回来时从该边境站往回走到圣彼得堡的两辆三套马车的额内驿马费。给翻译阿卜杜勒·尤素波夫也发给从伊宁到恰克图，以及旅行归来时返回伊宁的两匹骑用马的驿马费。

上述草案提请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裁夺，对上述呈文我谦恭请将该草案向上呈报：呈请财政大臣阁下拨给已计算出的经费，呈请外交大臣阁下设法领取北京的护照。关于我本人以及我的副手们和探险队的下级人员的派遣事宜，我将在旅行问题原则上得到解决以及考察需要的款项许可发放之后，向陆军大臣阁下提出呈请。

学会荣誉会员：尼·普尔热瓦尔斯基

附 录 17

（见第 364 页）

德国皇家自然和医学科学院证书
在德意志帝国的复兴者，我最高学术
机关的庇护者圣明帝王

威 廉 一 世

之

康 平 盛 世
德意志利奥波尔-卡罗林纳皇家
自然和医学科学院
于 1652 年创建于施魏因富特
受尊载入 1677 年基本法典，

利奥波尔一世

皇帝御笔题名为皇家自然和医学科学院
而后陛下和

查 理 七 世

分别于 1678 年和 1742 年扩大了学院特权。

院　　长

神圣罗马帝国贵族、御医和宫内侯

卡尔·格尔曼·克诺勃劳赫

遵照科学院 1886 年 7 月 18 日决议

祝　　贺

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

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

为科学院院士。

科学院从创建之日起，就把"永远实干"选作座右铭，它希望所有新接纳的会员，要永远记住这句话。科学院现在仍建议照先辈的典范恪守这句永世可贵的箴言。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内容广泛，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研究它那包罗万象的知识，它是许许多多科学界大师付出顽强劳动的事业。因此我们很高兴，你这位杰出的大师进入我们的科学院。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知识和研究早已为全体有教养的人们所公认和评价。我以隆重的祝贺来证实你已被选为皇家自然和医学科学院院士，望此次新的选举有益于科学，成为我科学院的荣誉和你所加入的学院的成员们的欢乐。

科学院院长：克诺勃劳赫

595

附 录　18

（见第 378 页）

给斯洛博达村管家的指示

1888 年 8 月 1 日

于斯洛博达村

在我外出考察期间，请你在执行管理家产的职务时，除了我给你的口头指示外，还要遵循下述各项：

1. 我委托玛卡丽耶芙娜掌管家务和牲畜；其余的全部事务都交给你管。需要共同决定的时候，请你们互相协商办理。

2. 雇用工人和从前一样，由你自己酌情而定。必须找一个工头。

3. 在我的领地范围内绝对禁止任何人打猎和捕鱼；只许钓鱼。在新购置的索普绍湖区域内钓鱼也要禁止，同时禁止在整个索普绍湖上划船，只有我允许去钓鱼的斯洛博达的教师们例外。

4. 不准任何不相干的人在我的住宅里临时住宿（一昼夜也不行）。

5. 禁止在我的牧场上给神甫和牧师放牧牲畜，我允许今年夏季放牧的教堂下级服务人员除外。

6. 在与农民的一切往来中不准许有任何阿谀奉承；任何时候为权力都可以牺牲钱财；但待人行事始终要公正、诚实。

7. 尽量禁止农民的牲畜在梅沙科沃耶和彼得拉科沃耶外边以及从鲁德尼亚、克列麦特和古科沃这面的松林里放牧。

8. 放牧小牛要按我的指示变换地点。

9. 秋天用干草把全部果树裹好。

10. 两个月后把收支的详细报单寄给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你每年
596 一次亲自到莫斯科他那里。听取有关家产方面较为重要的问题的指示。

11. 你每三个月给我写一次信，谈谈家业的大致情况和斯洛博达的一般状况；地址将从卡拉科耳通知你；请在1888年9月1日和10月1日写信给我，寄到该城。

12. 把粮食交付给帕舍特金之后，你和他算清粮食、马铃薯等帐目。收到的款项，除了日常家务必不可少的开支以外，送到或寄到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那里。

日常开支从帕舍特金那里领取；在交付粮食、添置小牛之后，再作最后结算。黑麦的价格要象米列金斯基在巴克拉科沃的售价一样。燕麦要到波烈契耶去出售。纯收入，除房舍修缮等开支外，每年冬末送交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在跟帕舍特金最后结算之后）。

13. 应从1888年1月1日起给玛卡丽耶芙娜付薪金（我结算到1888年1月1日止）每月五卢布。此外，还是从1888年1月1日开始每年发给玛卡丽耶芙娜二十五卢布养老金。

14. 每年（8 月 18 日前）要给庄园保险；春季在斯摩棱斯克要预防黑麦受霜灾。马铃薯至少要种 10—12 俄亩；扩大马铃薯播种面积只能照实际经验而定，如果收成好，收割期间雇用日工不困难的话。不管怎样，这一点，要听取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的指示。

15. 由安德烈耶芙娜给你做饭，买一些茶和糖，其中一部分（待客用的）需要多少，用节余的钱买。每月发给玛卡丽耶芙娜五俄磅糖和半俄磅茶叶。

16. 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发给男工和女工奖金，年工每人一卢布，月工每人五十戈比。

17. 冬天不要到处乱砍劈柴，要在戈斯佳京的沼泽地上或索普绍湖后的一个地点上砍柴。

18. 不要采伐我们的树林，如果需要，最好是在别处购买圆木。

19. 严格守护，不许农民在我的水域内任何地方浸泡大麻。

20. 现有的马驹要驯养好，等我回来以后好骑。牝马要跟养马场的公马 597
交配（在米列金斯基处）。

21. 凡有客人来到斯洛博达时，如：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佩利佐娃）或我亲戚中的任何人，那么就按照他们的指示，派出马匹接送。这些客人在斯洛博达逗留期间，雇用厨子阿尔希普烹调。当科斯佳·沃耶沃茨基和科利亚·佩利佐夫来时也是同样，不过可以让安德烈耶芙娜给他们做饭。

22. 你自己、玛卡丽耶芙娜以及帕舍特金要吃鱼，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

补　充

1. 除了玛卡丽耶芙娜外，要发给安德烈耶芙娜、瓦西里耶芙娜和马车夫每人每月两俄磅糖和 1/4 俄磅茶叶。

2. 一旦玛卡丽耶芙娜由于身体衰弱或患病而不能主持家务（牲畜、家禽等，这也还是我为了保持玛卡丽耶芙娜的健康所希望的）时，那么就让瓦西里耶芙娜和安德烈耶芙娜来照管；如果她们不能胜任，就需要再雇一个人。总之，这些事情你带着报表去莫斯科时跟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商量。

3. 1888 年到 1889 年的这个冬天往索普绍湖放一百尾或再多一些鲈鱼；鱼要到舒契耶湖去购买（帕舍特金会同意在那里订购的），放在有水的桶里运送。

4. 要雇一个人看守索普绍湖，总之，在该湖和彼得罗夫斯科耶都要设看

守房。

5. 要清理(旁边有厂房的那个)池塘,后一半要清两俄尺深,靠近厂房的前一半要清一俄丈深;要在那里放一个新抽水泵。如果开支不超过四百卢布,就可以着手做这项工作。

6. 在新房宅里要做下述工作。

a. 从外面堵塞缝隙,从里面用薄木板钉好。

b. 将各屋地板、天棚拼好。

c. 房子的整个下部墙壁抹上灰泥,整个地板刷成黄色;下层墙壁用花纸裱糊(就是抹灰泥的地方)。

598 (1889 年夏季清理池塘,1889 年春天给房子堵缝和镶板;抹灰泥也在 1889 年夏季干;裱糊花纸和地板刷色要在 1890 年夏季干。)

7. 清理池塘和修理房宅的费用从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处领取。

8. 除了栽白桦树的一些地方外,不要割鹿蹄草。1889 年春季在长着鹿蹄草的下面一段地上插一些柳条。在厂房的那块地上也插上柳条。

9. 放在箱子里的衣服和武器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夏天衣服要晾晒。

10. 如果帕舍特金不同意付出六百卢布来租酒馆,那么,把这件事提前打听清楚,就公开宣布一年六百卢布谁愿意租,就把酒馆租给谁。

11. 秋季请把本指示给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抄写一份。

12. 往探险队写信要给我写真实情况,不要隐瞒斯洛博达可能发生的不幸事情。

尼·普尔热瓦尔斯基

1888 年 8 月 1 日

于斯洛博达

果园事项

1. 来年(1889 年)春天,找个好的临时园工;园里的一切必须做的活计(剪枝、移植树丛等)要跟他在一起做,并按他的指导去做。

2. 1889 年春季[1] 要从彼得堡列格利那里订购:

A. 放进防霜棚的:

---

1 如果我现在订购不成的话。

a. 五株用木桶培育的欧洲樱桃
b. 两株用木桶培育的李子树
这两种树每株价值三——四卢布 } 在列格利 1888 年一览表的第六页。

B. 放进果园的(也从列格利那里订购):

c. 三十株樱桃树,每株七十五戈比……(同上,在第六页)

d. 栽种十五株不同品种的苹果树,每株六十——七十戈比(同上,在第一页)。三十株樱桃树接着已栽上的三行樱桃树栽(就是现在种上箭筈豌豆的地方。)

3. 为使防霜棚免遭春寒,在 5 月底前不要拆除北坡的上盖,用(几块)蒲 599
草席缝在一起,在寒冷的夜里盖在南坡。

4. 两簇茉莉花(从房里搬出来)分开栽在阳台角上的花坛里。

5. 如果那些里加品种的李子树再冻死的话,那就什么品种也不要换了。

6. 把靠近小湖的最边上那排悬钩子以及苹果树间的第三排悬钩子刨出来。

7. 把温床右边的六行草莓拔掉,在这里栽醋栗。

8. 从通往果园耳房去的小道开始栽上醋栗和李子树。把移出来的李子树栽在靠近莱宾菜园的一小块草地上;每两棵苹果树之间只留一棵李子树和一簇醋栗。把小道中部左边的三簇茂盛而高大的醋栗移栽在伏牛花丛之间。

9. 把靠果园耳房的四排悬钩子刨掉,这块地方留着做草地。

10. 在围墙边和小树林里补栽云杉,也栽小白桦树。

11. 把果园池塘岸上的赤杨砍掉。

12. 把仓库后边的两棵野生的小苹果树砍掉(一棵在花坛后边,另一棵在靠大门的小道旁)。

13. 在仓库之间的大门的过道里,栽两簇丁香。

14. 如果兰德林纳①死掉的话,埋在果园第二个水池后边的几棵大白桦树旁边。

从住宅和厨房之间的院子里把红桦树移出去,栽在园里远处的小桥旁。在原来种红桦树的地方,从我指定的那些杨树里移出八棵栽上(栽成棋盘形)。

在冷窖对面四棵杨树旁的花坛里要栽上丁香,在帕舍特金原来做厨房的那个地方也栽上丁香。

---

① 动物的名字,可能是犬。——译者

600

附 录 19

（见第 395 页）

亚罗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科罗利科夫中校在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墓前的讲话

先生们！

我冒昧地请诸位听我讲几分钟话。

今年 10 月 20 日，毫无疑问，将被整个知识界看作是悲痛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整个祖国更是格外悲痛，因为在这一天祖国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一个最著名的科学工作者：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从 1871 年起，在十七年的过程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四次中亚旅行，在中亚共走了两万九千五百俄里的路程，用去了近八年的时间；并且他把其余的九年都用在几次旅行的最主要成果的出版工作上。现在，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恰好在他第五次旅行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死了，而这次旅行的任务是补足前四次旅行所遗留的工作。此外还应该算上 1866 至 1867 年间所进行的最初的一次对乌苏里边区的旅行，虽然死者通常并没有把这次旅行和其他几次相提并论。八年的旅行走过了荒野的、多半是无人知晓的地区，其中许多地方在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的探险队到达之前，连一个欧洲人也没有去过。八年旅行提供了许多卷完整的资料，至今还有许多学术专家对这些资料在进行科学研究。

一方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品德高尚，心地善良；另一方面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这都很自然地不能不使他所到过的地区的居民产生强烈的印象，不仅使这些地方的野蛮人知道了俄罗斯人的名字，而且引起了对这个我们所爱戴的名字的由衷的尊敬。

先生们！我们荣幸地在我国的土地上安葬了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工作者的遗体。不仅整个俄罗斯，就连知道普尔热瓦尔斯基名字的整个世界都将注
601 视这座坟墓。先生们，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使我们卡拉科耳人对祖国和整个知识界承担了神圣的职责：不仅要关心对坟墓的保护，而且要关心装饰这座坟

墓，要把它装饰得和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旅行家、并且是安葬在中亚的中亚考察家的荣誉相称，要装饰得同死者传扬到几万俄里以外和成千上万的人们之中的俄罗斯的荣誉相称。

为俄罗斯的声望和荣誉而辛勤劳动的伟大的工作者的遗体永远安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根据死者的愿望，由他的朋友，即与他共同承担旅行的艰难险阻的助手们选定的。

先生们，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卡拉科耳人有责任进一步地关注，把这座对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是宝贵的墓一代一代地传给后世。

先生们，让我们用事实来证明，凡是为俄罗斯的声望而作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珍贵的，因为我们是俄罗斯人。

最后，让我们告诉死者：为我们祖国的荣誉而劳动的伟大工作者，你的遗体安静地长眠吧！我们要把我们对你的回忆传给子孙后代，你是我们神圣祖国的一个最当之无愧的儿子！……

附 录 20

（见第 395 页）

伊·伊·克雷扎诺夫斯基在安葬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遗体时的几句讲话

我们大家都来和
死者诀别吧！

互相分别的时候，我们常说："再见"。现在当我们为光荣的俄罗斯旅行家去另一个世界送行的时候，我们完全有权在临别时对他说一句我们尘世常说的话："再见"。我们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虽然他那身影会很快地从我们眼前消失，但他那举世闻名的学者的荣誉之所以能永垂不朽的内在精神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而消亡。它将永存于俄罗斯的土地上；它将从俄罗斯人民中培养出具有这种精神的勇敢而又勤劳的自然考察家来，并经常作为他们在获得学 602
术荣誉的艰难道路上的指路明星。

那么，再见吧，英勇的俄罗斯将军！你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进行研究而付出了你的全部力量和生命，你就在这里安息吧！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кимов, 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阿基莫夫
Александра Евграфовна 亚历山德拉·叶弗格拉福芙娜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亚历山大罗维奇
Андраши 安德拉希
Андреевна 安德烈耶芙娜
Аничков 阿尼奇科夫
Анна 安娜
Аннен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安年科夫
Анносов. Семен 谢苗·安诺索夫
Антиш 安季普
Анучин, Дмитр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 德米特里·加弗里洛维奇·阿努钦
Артамонов 阿尔塔莫诺夫
Артам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ьевич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尔塔莫诺夫
Архип 阿尔希普

Бабкин 巴布金
Бань-Цин-Эрдени 班禅·额尔德尼
Барабаш 巴拉巴什
Баранов, Иосиф Гаврилович 约瑟夫·加弗里洛维奇·巴拉诺夫
Баркман, А. Г. 巴尔克曼
Барсов 巴尔索夫
Барт 巴尔特
Барун-засак 巴隆扎萨克
Бату-Батмаев 巴图-巴特马耶夫
Баярд 巴亚尔德
Безобраз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别佐勃拉佐夫
Беккер 贝克尔
Белобородов 别洛鲍罗多夫
Бельц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利佐夫
Бенеевский, Аркадий Семенович 阿尔卡基·谢苗诺维奇·别涅夫斯基
Бильдерлинг,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比利杰尔林格
Бихнер,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比赫涅尔
Бобровский, Павел Осипович 巴维尔·奥西波维奇·鲍勃罗夫斯基
Богль 博格尔
Большев,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鲍利舍夫
Большев, Вале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瓦连舍·安德烈耶维奇·鲍利舍夫
Брандт 勃朗特
Брем 布勒姆
Бунге, Николай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尼古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邦格
Бунге 邦格
Буссе, Ф. 布谢
Бюцов, Евгений Карлович 叶甫盖尼·卡尔洛维奇·比尤佐夫

Ванновский, Петр Семенович 彼得·谢苗诺维奇·万诺夫斯基
Васильевна 瓦西里耶芙娜
Васька 瓦西卡
Векман 维克曼
Венюко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维纽科夫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维谢洛夫斯基
Виктор Гюго 维克多·雨果
Вильгельм Первый 威廉一世
Вилькенс 维利肯斯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Вонгали, Александр Егорович 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加利
Воевод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тя) 康斯坦丁·沃耶沃茨基(柯斯佳)
Воей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沃耶伊科夫

Габе 加贝
Гаджсон 加兹松
Галецкий 加列茨基
Гармаев-Джамбал 贾姆巴尔·加尔马耶夫
Гегингер 格金格尔
Гейден, Федор Логгинович 费多尔·洛金诺维奇·盖金
Гейнс,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根斯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Георг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格奥尔基·亚历山大罗维奇
Герценштейн, Соломон Маркович 所罗门·马尔科维奇·格尔增什坦恩
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
Глинка, Леонт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列昂季·阿列克谢耶维奇·格林卡
Горлов, А. П. 戈尔洛夫
Гостилович, Христина 赫丽斯季娜·戈斯季洛维奇
Грейг, Саму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萨穆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格列伊格
Гримм, Н. В. 格里姆
Грубер 格鲁贝尔
Губанов 古班诺夫
Гукер, Джозеф 卓泽夫·古克尔
Гумболдт 洪堡
Гюк 丘克

Давид 戴维
Дадай 达戴
Далай-лама 达赖喇嘛
Данилович, Григо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达尼洛维奇
Дельмар-Морган, Э. 埃·杰利马尔·摩尔根
Демидова, Ксения Ефимовна 克谢尼娅·叶菲莫芙娜·杰米多娃
Денисов, Ефим Сергеевич 叶菲姆·谢尔盖耶维奇·杰尼索夫
Джун-засак 宗扎萨克
Добрэ 多布莱
Долгоруко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多尔戈鲁科夫
Добровский 杜勃罗夫斯基
Дорвиль 多尔维利
Доронин 多罗宁
Досс 多斯
Дубровин, 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尼

古拉·费多罗维奇·杜勃罗文

Егоров, Никифор 尼基福尔·叶戈罗夫
Екатери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叶卡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
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
Ефим Сергеевич 叶菲姆·谢尔盖耶维奇

Жардецкая 扎尔杰茨卡娅
Желтухин 热尔图欣

Завадовская, Елисавета 伊丽莎白·扎瓦多夫斯卡娅
Завадовский 扎瓦多夫斯基
Заикин 扎伊金
Замен-бек 扎曼伯克
Зейдлер 泽德列尔
Зезюлинский, Дмитрий Прохорович 德米特里·普罗霍罗维奇·泽久林斯基
Зечени 泽切尼

Ив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
Иоганн Шерр 约翰·塞尔
Ипполит 伊波利特
Иринчинов, Дондок 顿多克·伊林奇诺夫
Исаков,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伊萨科夫
Ишем-бек 伊舍姆伯克

Казакевич, 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卡扎克维奇
Казнаков, Никола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尼古拉·格纳季耶维奇·卡兹纳科夫
Калмынин, Петр 彼得·卡尔梅宁
Камбы-лама 卡姆贝喇嘛
Кан-си Бохдохан 康熙皇帝
Каразин 卡拉津
Каретникова, Ксения Ефимовна 克谢尼娅·叶菲莫芙娜·卡列特尼科娃
Карет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
Карет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卡列特尼科夫
Каретников, Гаврийл Алексеевич 加夫里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
Каретников, 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巴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
Карл VII 查理七世
Каульба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考利巴尔斯
Каульбарс,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考利巴尔斯
Кауфман К. П. 考夫曼
Кесслер, Карл Федорович 卡尔·费多罗维奇·克斯列尔
Кехер, Роберт 罗伯特·乔赫尔
Киен-лунг 乾隆
Классен, В. 克拉辛
Клевецкий, 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克列维茨基
Кноблаух, Карл Герман 卡尔·格尔曼·克诺勃劳赫
Ковалевский 科瓦列夫斯基

Коверский. Эдуард Аврелианович 爱德华·阿弗列利安诺维奇·科维尔斯基

Кожанчиков 科让奇科夫

Козлов, Петр Кузмич 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

Коломейцов, Андрей 安德烈·科洛麦佐夫

Колпаковский, Герас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格拉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尔帕科夫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Корольков, Яро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亚罗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科罗利科夫

Корсак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科尔萨科夫

Кортес 科尔特斯

Корф, Павел Леопольдович 巴维尔·列奥波尔多维奇·科尔夫

Костомаров 科斯托马罗夫

Кошкин, Епифан 叶皮凡·科什金

Коянд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科扬杰尔

Красовская 克拉索夫斯卡娅

Кроунвальд, В. 克伦瓦尔特

Крупени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克鲁佩尼科夫

Крускопф, М. П. 克鲁斯科普夫

Крыжановский, Ив. Ив. 伊·伊·克雷扎诺夫斯基

Кукель 库克利

Кумани 库曼尼

Кунст 昆斯特

Куропатк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巴特金

Ланкастер 兰开斯特

Лауниц,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拉乌尼茨

Леонтьев 列昂节夫

Леопольд I 利奥波尔一世

Лесли 列斯利

Леля 廖莉娅

Ливингстон 利文斯顿

Линдеман, М. 林杰曼

Липин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Иосифович 瓦西里·约瑟夫维奇·利平斯基

Литке, Федор Петрович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利特克

Луш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卢什尼科夫

Лыкошин 雷科申

Макаров, Иван 伊万·马卡罗夫

Макарьевна, (Ольга) 玛卡丽耶芙娜，(奥尔加)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卡尔·伊万诺维奇·马克西莫维奇

Мальт-Брен 马尔特·布林

Маннинг 蒙宁格

Марков, Иван 伊万·马尔科夫

Марко-Поло 马可波罗

Марте, Ф (F. Marthe) 马尔特

Матусовский, Зиновий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齐诺维·拉弗连季耶维奇·马图索夫斯基

Махонин,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马霍宁

Мерхелева, Марья 玛丽娅·麦尔赫列娃

Мещеринов, Григо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麦谢里诺

夫

Милетинский 米列金斯基

Милютин.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亭

Минквиц 明克维茨

Миркович,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米尔科维奇

Митчель 米切利

Можайский, И. 伊·莫扎伊斯基

Мочульский 莫丘利斯基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

Мютцель 缪采利

Наза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Егорович 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纳扎罗夫

Наин-Синг 奈因尼

Наполеон 拿破仑

Наум 纳乌姆

Нахтигаль, Н. Г. 纳赫齐加尔

Ней 内伊

Немира, Владимир Фомич 弗拉基米尔·福米奇·涅米拉

Нефедов (Нефедка) 涅费多夫(涅费德卡)

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Нильсон 尼利松

Норденшельд 诺登塞尔特

Овсянников, Филипп Васильевич 菲利普·瓦西里耶维奇·奥弗夏尼科夫

Овсяный, Николай Романович 尼古拉·罗曼诺维奇·奥弗夏内

Остен-Сакен, Федор Романович 费多尔·罗曼诺维奇·奥斯坦-萨肯

Остроумов 奥斯特罗乌莫夫

Палладий 巴拉第

Палибин 帕利宾

Паровальский, Карнило Анисимович 卡尔尼洛·阿尼西莫斯奇·帕罗瓦尔斯基

Пашеткин, Харитон Павлович 哈里顿·巴甫洛维奇·帕舍特金

Певц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佩夫佐夫

Пембертон 彭贝尔顿

Перевалов, М. 彼列瓦洛夫

Петр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彼得罗夫斯基

Пиронский 皮隆斯基

Плаксин 普拉克辛

Плеск, Федор Дмитрьевич 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斯克

Повало-Швыйковский 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

Повало-Швыйковский, Евграф Михайлович 叶弗格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

Помпелли 庞佩利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пова 波波娃

Порденоне (Odorico di Pordenone) 奥多里索·迪·波尔代诺内

Потанин 波塔宁

Потемкин,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将金

Потемк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а Алексеевна

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波将金娜

Пржевальская, Еле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叶莲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普尔热瓦尔斯卡娅

Пржевальская, Марья Митковна 玛丽娅·米特科芙娜·普尔热瓦尔斯卡娅

Пржевальская, Софья Алексеевна 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普尔热瓦尔斯卡娅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Антоний 安东尼·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лодя)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沃洛佳)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格里戈里·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Дмитрий 德米特里·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叶甫盖尼·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Кузьма Фомич (Казимич) 库兹马·福米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卡济米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Лаврент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拉弗连季·格里戈里耶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Леонтий 列昂季·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Мартын 马尔腾·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Михаил Кузьмич (Михайло Кузьмин) 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米哈伊洛·库兹明)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Фома 福马·普尔热瓦尔斯基

Протопопов, Михаил 米哈伊尔·普罗托波波夫

Проценко,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普罗增科

Пфифиус, Е 普菲菲乌斯

Пыльцова, Елена 叶莲娜·佩利佐娃

Пыльцова, Наталья 娜塔莉娅·佩利佐娃

Пыльцова, Софья 索菲娅·佩利佐娃

Пыльцо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佩利佐夫

Пыльцов,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佩利佐夫

Радде 拉德

Рашевский 拉舍夫斯基

Регель, Эдуард Людвигович 爱德华·柳德维戈维奇·列格利

Рейтерн, Михаил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莱捷林

Риттер 里特
Рихтгофен 李希霍芬
Роборовский, 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ка)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维奇·罗鲍罗夫斯基(沃尔卡)
Ронсиер 隆歇尔
Росс 罗斯
Руменцов, Михаил 米哈伊尔·鲁缅佐夫

Сабанеев 萨巴涅耶夫
Самуил-ван-де-Путте 萨穆依·旺·戴·普特
Сапега,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萨佩加
Сафонов 萨福诺夫
Северцов 谢维尔佐夫
Севрюков 谢夫柳科夫
Севрюкова 谢夫柳科娃
Сем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谢麦夫斯基
Семенов,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
Семичев, Петя 别佳·谢米切夫
Сердечный, Я. А. 谢尔杰奇内
Серяков 谢里亚科夫
Сигизмунд Ш 西祺门三世
Скобелев 斯科别列夫
Сколков 斯科尔科夫
Сокальский, А. Л. 索卡利斯基
Сорджи 索尔吉
Сосновский 索斯诺夫斯基
Софьяно, Л. П. 索菲亚诺
Срезневский, В.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
Стариц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斯塔里茨基
Старцев 斯塔尔采夫
Стебницкий, И. 伊·斯捷勃尼茨基
Степанов, М. П. 斯捷潘诺夫
Стефан Баторий 斯捷凡·巴托里
Стрекалова, А. Н. 斯特列卡洛娃
Стэнли 斯坦利
Сунаргулов 苏纳尔古洛夫

Татищев 塔季谢夫
Тачановский 塔恰诺夫斯基
Тачановский, В. К. 塔恰诺夫斯基
Телешов, Пантелей 潘捷列伊·捷列绍夫
Тизенгауз 季津高兹
Тизенгаузен, А. Е. 季津高津
Тилло, Ал. 季洛
Тимковский 季姆科夫斯基
Тихменева, Елизавета 伊丽莎白·季赫缅涅娃
Тихменев,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季赫缅涅夫
Токсабай 托克萨伯
Толпыго, Александра Ивановна 亚历山大·伊万诺芙娜·托尔佩戈
Толпыго, Иван Демьянович 伊万·杰米亚诺维奇·托尔佩戈
Толпыго,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托尔佩戈
Толстой, 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
Торнер 托尔奈尔
Тохт 托赫特

Уваров 乌瓦罗夫
Урусов, Михей 米赫伊·乌鲁索夫
Усольцев 乌索利采夫
Уэлес 威尔斯

Фаминцын, 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安

德烈·谢尔盖耶维奇·法明赞
Фатеев, И. Л. 法捷耶夫
Фельдма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利德曼
Ферри 菲力
Фон-Кауфман 冯-考夫曼
Форсейт, Сэр-Дглал 瑟尔-杜格拉斯·福尔赛茨
Франц Иосиф 法兰西士·约瑟夫
Фуругельм 富鲁格利姆
Фус 富斯

Хацитовский 哈齐托夫斯基
Хотинский 霍金斯基

Ценг 僧格

Чабаев, Панфил 潘菲尔·恰巴耶夫
Ченгра 钦格拉
Черкесов 切尔克索夫
Черницкий 切尔尼茨基

Шарнгорст, К. В. 沙林戈尔斯特
Шаршавицкий 沙尔沙维茨基
Шварц 施瓦尔茨
Швецов, А. 什维佐夫
Шишмарев, Я. П. 希什马廖夫
Шишмарева, Мар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希什马廖娃
Шмидт, Ф. 施密特
Шредер 什列杰尔
Шренк 什连克
Штакельберг, А. О. 什塔克利别尔格
Штраух, А. А. 施特劳赫
Штубендорф, О. 奥·什图宾多尔夫

Эклон, Федор Леонтьевич (Федя) 费多尔·列昂季耶维奇·埃克隆(费嘉)
Элиас 埃里亚斯
Энгель 恩格利
Эрен 埃连
Этолин, А. А. 埃托林

Юскевич 尤斯凯维奇
Юсупов, Абдул-Басид 阿卜杜勒-巴西德·尤素波夫

Ягун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尼古拉·亚科夫列维奇·亚古诺夫
Якуб-бек (Якуб-хан) 阿古柏伯克(阿古柏汗)
Desgodins 戴斯戈丁斯

地名译名对照表

〔有 * 号者为译者音译〕

Абдан 阿不旦村
Авратынский хребет 阿夫拉蒂岭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
Агра 阿格拉
Азиатский материк 亚洲大陆
Азиатское плоскогорье 亚洲高原
Азия 亚洲
Айрылган 阿拉港
Аксу 阿克苏
Аксу-дарья 阿克苏河
Алак-нор 阿拉克池(一称阴兰湖)
Алак-нор-гол 阿拉克河
Алакул 阿拉湖
Алатау 阿拉套山
Алашань 阿拉善
Алашань (горы) 贺兰山(一称阿拉善山)
Алашаньские пески 阿拉善沙漠
Алашаньский хребет 贺兰山脉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雅克萨)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е 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
Алтай 阿尔泰山
Алтын 阿勒坛
Алтын (кумирня) 阿勒坛寺
Алтын-таг 阿尔金山
Алтын-энельская станция 阿尔腾额敏站
Альпы 阿尔卑斯山
Ама-сургу * 阿玛苏尔古山(拉脊山)
Амдосское нагорье 阿穆多高原
Амне-Мачин 阿尼玛卿山
Аму-дарья 阿姆河
Амур 阿穆尔
Амур (река)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мурский залив 阿穆尔湾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边区
Англия 英国
Ангыр-дакчин* 安格尔达克钦山口
Анембар-ула* 阿尼木巴尔山
Анучина 阿努奇纳
Ань-си 安西
Ара-гол 阿拉河(今倒淌河)
Арало-Каспийская низменность 咸海-里海低地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рбус-ула 阿罗布斯山
Аргунь 额尔古纳河
Асхабад 阿什哈巴德
Афганистан 阿富汗
Африка 非洲
Ахтарис (即 Ахтарма 之误)
Ахтарима 阿哈塔尔玛村
Ачан 阿特羌

Бага-горги 巴噶格尔吉河
Бага-нор 巴噶诺尔
Бага-сыртын-нор 巴戛色尔腾诺尔
Бага-цайдамин-нор 巴戛柴达木湖
Бага-Юлдус-гол 巴噶裕勒都斯河

Баграч-кул 巴格喇赤湖(今博斯腾湖)
Бай 拜城
Байкал 贝加尔湖
Баклаково 巴克拉科沃
Балгантай-гол 巴勒干台果勒河
Балгын-гол 巴勒根河
Балкаш 巴尔哈什湖
Балекун-гоми 薄里根郭密(上郭密)
Балем 巴列密河
Балтык-богдо 拜特克博格多山
Бара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巴腊宾草原
Баркуль 巴里坤(一称巴尔库勒)
Барнаул 巴尔瑙尔
Батан 巴塘
Баты-ганту 巴特罕图河
Бауту 包头
Бачук 巴楚
Баян-гол 巴延河
Баян-хара-ула 巴颜喀拉山
Бедель 别叠里山
Бедель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别叠里山口
Бей-сянь 北山
Белев 别廖夫
Белый 别雷伊
Белый Нил 白尼罗河
Бельский уезд 别尔斯科县
Бельцово 别利佐沃
Бенгалия 孟加拉
Берлин 柏林
Бийск 比斯克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Благодатный ключ 勃拉戈达特内泉
Богдо 博格多山
Болор-таг 博罗尔塔格
Большая река 大河(穆鲁乌苏河)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 大兴安岭
Большой Юлдус 大裕勒都斯
Боровический уезд 博罗维契县
Бородино 博罗迪诺
Бортника 鲍尔特尼卡
Брамапутра 雅鲁藏布江
Брамапутра 布拉马普特拉河
Бремен 不来梅
Брест 布列斯特
Брюссель 布鲁塞尔
Бугур 布古(一称布古尔,今轮台)
Бу-дала 布达拉山
Булгун 布尔根河
Булунгир 布隆吉河(一称布隆吉尔河)
Булун-Тогой 布伦托海
Булун-тохой 布伦托海城
Бумза* 布木扎山
Бурхан 布尔汗山
Бурхан-Будда 布尔汗布达山
Буссе 布色
Бухайн-гол 布哈河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Бы-чю* 贝曲

Варшава 华沙
Варш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华沙省
Вей-чин-ту* 维钦图(定远营)
Велиж 魏里日
Великая Гоби 大戈壁
Великая стена 长城
Великие Луки 魏里基卢基
Велик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Вена 维也纳
Венгерия 匈牙利
Венеция 威尼斯
Верный 维尔内(今阿拉木图)
Верхне-Уральск 上乌拉尔斯克
Верхняя Азия 上亚
Весьегонск 魏谢冈斯克
Виленск 维连斯克

Висла 维斯拉河
Витебск 威帖布斯克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Владимирское 弗拉基米尔斯科耶
Внутренняя Азия 内亚
Волга 伏尔加河
Волы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沃伦省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东亚
Восточная Гоби 东戈壁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Восточно-кукунорский хребет 东库库诺尔岭
Восточный Тибет 东藏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东土耳其斯坦
Восточный Тянь-Шань 东天山
Высокая Азия 亚洲高原
Вышний Волочок 维施尼伏洛乔克
Вяземский уезд 维亚泽姆斯基县

Габасун-гоби 尕巴逊戈壁
Гаджур 甘珠尔齐老峰
Галбын-гоби* 戛尔班戈壁
Галле 哈雷
Калмык 格尔木
Гамбург 汉堡
Ганг 恒河
Ган-су (горы) 甘肃山脉(祁连山)
Гансы 甘森
Гань-су 甘肃
Гань-су (горы) 甘肃山脉(南山)
Гарынга-ула* 噶郎噶山
Гас 噶斯
Гас-нор 噶斯淖尔(今称格孜湖)
Гаст 戛斯特
Гату-джу 噶达素齐老峰
Гатчина 加特奇纳
Гашун-нор 噶顺诺尔
Гвиана 圭亚那
Геок-Тепе 格奥克-杰波
Германия 德国
Герма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德意志帝国
Гианце 江孜
Гималаи 喜马拉雅山
Глинщина 格林希纳
Голландия 荷兰
Голубая река 青河(长江)
Голубое озеро 青湖(青海湖)
Городок 哥罗多克
Го-шили 哥什利山
Греция 希腊
Гринвич 格林威治
Грязи 格里亚齐
Гуан-гау 关沟
Гу-бей-кэу 古北口
Гуй-дуй 贵德
Гуково 古科沃
Гумбольдт 洪堡山脉(我乌兰达坂或称党河南山)
Гурбу-гундзуга* 古尔班贡朱戛山
Гурбу-найджи 古尔班乃什山
Гурбын-сейхын 古尔班赛堪岭
Гучен 古城(今奇台)

Дабанга 达坂城
Даджин 大靖
Далай-дабасу 达赖达布逊盐池(今茶卡盐池)
Далай-нор 达来诺尔(达里泊)
Далын-дабан 达兰达坂
Далын-добол (同上)
Дангра-юм-чо 唐古拉牧穆错湖
Дан-хэ 党河
Дарджелинг 大吉岭
Дауби-хэ 刀毕河

Дачин-дачюм* 达钦达丘
Демунь* 杰门山
Дерпта 德普塔
Джагансай 察斯干赛河
Джагансай-дарья 察斯干赛河
Джагын-гол* 察罕河
Джаратай-дабасун 吉兰泰盐池
Джахансай 察斯干赛河
Джахан-фидза* 察罕费扎
Джахар 查喀尔山
Джинри* 金里峰
Джитышар 南疆(七城)
Джома* 卓玛峰
Дзанг 后藏
Дзун-молун* 宗莫隆山
Джунпар* 宗帕尔山(向西北山)
Дзунь-засак 宗扎萨克(宗家房子)
Дзуха* 朱哈山
Динабург 季纳堡
Днепр 第聂伯河
Долина ветров 风谷
Долон-нор 多伦诺尔(多伦)
Донкыр 丹噶尔(今湟源)
Дорзы* 多吉峰
Доро-Гоми 多罗郭密(下郭密)
Дрезден 德累斯顿
Дуброво 杜勃罗沃
Дулан-гол 都兰河
Дулан-кит 都兰寺
Дулан-нор 都兰诺尔
Думбуре 冬布里山
Думбуре-гол 冬布里河
Дун-хуан-сиян 敦煌县
Духовщина 杜霍夫希纳
Дын-коу 磴口
Дынсы-обо* 登赛鄂博
Дынь-ху 磴户(磴口之误)
Дынь-юань-инь 定远营
Ды-чу 通天河(德曲)
Дяо-чю* 交曲

Европа 欧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叶卡德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Екатеринский канал 叶卡德琳娜运河
Екатеринодар 叶卡德琳诺达尔
Ельнинский уезд 叶尔尼亚县
Ельша 叶利沙河
Ермаковка 叶尔马科夫卡

Желтая река 黄河
Желтый хребет 黄岭(沙喇哈达岭)
Жэ-хэ 热河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
Загадочный хр. 神秘山脉(阿尔格塔格)
Зайсан 斋桑
Зайсан(озеро) 斋桑泊
Зайсан-сайту 斋桑萨土河
Зайсанск 斋桑斯克
Зайсанская степь 斋桑草原
Засанский пост 斋桑哨所
Закавказье 外高加索
Закаспий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外里海铁路
Залив Америки 美洲湾
Замержино 扎麦尔日诺
За-Ордос 外鄂尔多斯(阿拉善)
Западная Гоби 西戈壁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亚
Западная Чжунгария 西准噶尔
Западный Куень-лунь 西昆仑
Звенигород 兹维尼哥罗德
Зондский архипелег 巽他群岛

Иевлево 耶伏列沃
Ижевск 伊热夫斯克
Или 伊犁
Или (река) 伊犁河
Има 伊玛河(尼满河,伊曼河)
Инд 印度河
Индия 印度
Индо-Китай 印度支那
Индостан 印度斯坦
Инчик-дарья 音奇克河
Ин-шань 阴山
Инь-шань 阴山
Иравадди 伊洛瓦底江
Иркештам 伊尔克斯坦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Иртыш 额尔齐斯河
Иссык-кул 伊塞克湖
Иссык-кульский уезд 伊塞克县
Италия 意大利
Ихэ-сыртын-нор 伊克色尔腾诺尔
Ихэ-цайдамин-нор 伊克柴达木湖
Ишимская степь 伊希姆草原

Кавказ 高加索
Казан 喀山
Казбек 卡兹别克山
Калган 张家口
Калифония 加利福尼亚
Калуга 卡卢加
Калькутта 加尔各答
Кам 喀木(康)
Кама 卡马河
Камень-Рыболов 卡缅-累博洛夫
Кангин* 康根山
Кантон 广州
Кара-буран 喀喇布朗湖
Кара-каш 喀拉喀什河
Каракол 卡拉科耳
Караколка 卡拉科耳卡河
Каракорум 喀喇昆仑山
Кара-курган 喀喇库尔干
Кара-курчин 喀喇库尔井湖
Каранга-таг 哈郎归山
Карашар 喀喇沙尔(焉耆)
Карган-булак 卡尔干河(库尔干河之误)
Карпатские горы 喀尔巴阡山
Каспий 卡斯皮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аш 喀什河
Кашгар 喀什
Кашгар (река) 喀什噶尔河
Кашгар-дарья 喀什噶尔河
Кашгария 喀什噶尔
Кашгарская река 喀什噶尔河
Кашгарское царство 喀什王国
Кендерлык 肯德尔利克
Киев 基辅
Кизыл-арват 基兹尔-阿尔瓦特
Кимборово 金鲍罗沃
Китай 中国
Кита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中华帝国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中国土耳其斯坦
Клемет 克列麦特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
Кокан 浩罕(今科坎德)
Колпаковское 科尔帕科夫斯科耶
Колумб 哥伦布山脉
Конкыр 贡噶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ая станция 康斯坦丁诺夫站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君士坦丁堡
Конче-дарья 孔雀河
Кон-чюн-чю* 官曲

Корлинтеры 科迪勒拉山
Корея 朝鲜
Корл 库尔勒
Коровья река 犁牛河(通天河)
Корсаковка 科尔萨科夫卡
Красное село 红村
Кременец 克列明涅茨
Кремль 克里姆林峰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уень-лунь 昆仑山
Куень-люнь 昆仑山
Кузупчи* 库朱普奇沙漠
Куйл 库尔勒
Куку 库库岭(胡胡色尔格岭)
Куку-нор 青海
Куку-нор (озеро) 青海湖
Кукунорская равнина 青海湖平原
Куку-норское плато 青海高原
Кукусай 库库赛沙漠
Куку-том 库库托穆山
Куку-усу 可可乌苏河
Куку-хото 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
Куку-шили 可可西里山
Кулиан 古浪雪山
Кульджа 伊宁
Кум-таг 库穆塔格(白龙堆沙漠)
Кунгес 空格斯河(今巩乃斯河)
Куприк 库普留克
Кураб 库拉普河
Курган-булак 库尔干河
Курганная равнина 库尔干平原
Курл 库尔勒
Курлык-нор 库尔雷克湖
Курук-таг 库鲁克塔格
Куча 库车
Куш-таг 库什塔格(库穆塔格之误)
Куэнь-лунь 昆仑山
Кызыл-су 克则勒河
Кыгень-ну 庆兴
Кэрийская река 克里雅河
Кэрийские горы 克里雅山
Кэрийский хребет 克里雅山脉
Кэрийско-хотанская дорога 克里雅-和田大道
Кэрия 克里雅
Кяхта 恰克图

Ладак 拉达克
Лазарева бухта 拉扎列夫湾
Лазарева 拉扎列夫角
Лан-чжоу 兰州
Лан-чжу (снеговые горы) 兰州雪山
Ласса 拉萨
Лейпциг 莱比锡
Лифудин 里伏锦河
Лоб 罗布郷
Лобково 洛勃科沃
Лоб-нор 罗布泊
Лоб-норская впадина 罗布泊盆地
Лоб-норский Кум-гол 罗布泊沙丘
Ломбардия 伦巴第
Лондон 伦敦
Лхасса 拉萨

Мазар-таг 玛杂尔塔格
Малинино 马利尼诺
Малый Юлдус 小裕勒鄙斯
Манас 玛纳斯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Марал-баши 玛勒巴什(今巴楚)
Марко-Поло 马可波罗山
Матэнь* 马丹寺
Мачан-ула 玛沁雪山
Медукун* 麦杜坤峰
Мекка 麦加

Мерв 梅尔弗
Мечин-ула 灭成乌拉山
Митык-джансу* 米特当苏湖(查古特湖)
Митюлин 米丘林庄园
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площадь 米哈伊洛夫广场
Момо-шань 毛毛山(南山)
Монблан 勃朗峰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Гоби 蒙古戈壁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плато 蒙古高原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плоскогорье 蒙古高原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Московский (хребет) 莫斯科山脉
Московско-Брест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
Муджик-хэ* 木吉克河
Муни-ула 穆尼乌拉山(乌拉山)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залив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湾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
Мурень 穆楞河
Мур-усу 穆鲁乌苏河
Мышаковое 梅沙科沃耶

Нагорная Азия 亚洲高原
Нагры-Чалды 那格喇察勒的
Найджин-гол 奈齐果勒河
Намохун-гол 诺木洪河
Намохун-хото 诺木洪城
Нам-ху 诺谟浑山
Нан-шань 南山(祁连山)
Нанчитай 那恩七图河(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之误)
Нань-шанское нагорье 南山高原
Нань-шань 南山
Напчитай 那木七图河
Напчитай-улан-мурень 那木七图乌兰木伦河
Напчу 那曲村
Напчу (река) 那曲河
Нап-чу 那曲
Нарат 纳喇特岭
Находка 纳霍德卡湾
Небесные горы 天山
Нева 涅瓦河
Незамерзающее озеро 不冻湖(阿雅格库木库勒)
Непал 尼泊尔
Ниер-чунгу 聂荣曲
Ниер-чунчу 聂荣曲
Нижегород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下哥罗德铁路
Нижний 尼日尼
Нижний-Новгород 下诺夫哥罗德
Николаевск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деревня 尼古拉耶夫村
Нин-ся 宁夏
Ния 尼亚
Новая Гвинея 新几内亚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гавань 诺夫哥罗德港
Новый Абдал 新阿不旦村
Новый Свет 新大陆
Номохун-гол 诺木洪河
Нуха 努哈

Обь 鄂毕河
Одес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奥德萨铁路
Одонь-тала 鄂敦他拉(星宿海)
Озеро Русское 俄罗斯人湖

Озеро Экспедиции 探险队湖
Ой-тограк 奥伊托格拉克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льга 奥耳加
Ордос 鄂尔多斯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Оренгын-гол 鄂尔根果勒河
Орловско-Витеб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奥尔洛夫斯克-威帖布斯克铁路
Отрадное 奥特腊德诺耶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Ош 奥希

Памир 帕米尔
Париж 巴黎
Пекин 北京
Пермь 彼尔姆
Песков 彼斯科夫大街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аковое 彼得拉科沃耶
Петровское 彼得罗夫斯科耶
Петроков 皮沃特勒库夫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еттерман 佩特曼
Печа 白祭山
Питер 彼得堡
Пишпек 比什伯克
Пишпэк 比什伯克
Познань 波兹南
Покров 波克罗夫大街
Пулков 普尔科夫(天文台)
Полоцк 波洛茨克
Полу 普鲁
Польское царство 波兰王国
Польша 波兰
Поречье 波烈契耶
Посьет 波谢特湾
Пржевальск 普尔热瓦尔斯克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хр.) 普尔热瓦尔斯基山脉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边区
Примо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滨海省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滨海州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滨海边区
Притянь-шанские оазисы 天山绿洲
Пэшак* 白沙克山

Радо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拉当省
Разбойничья 强盗河(弄朗公河)
Раздольное 拉兹多尔诺耶
Раковичи 拉科维奇村
Рако-гол* 拉克河
Рангхт* 朗格特河
Рига 里加
Рим 罗马
Романовка 罗曼诺夫卡
Романово 罗曼诺沃
Россия 俄国
Рудния 鲁德尼亚
Рус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俄国土耳其斯坦
Русский хребет 俄罗斯山脉
Рянзан 梁赞

Сади-саруксум* 萨吉萨鲁克逊峰
Салуэн 怒江
Салуэн 萨尔温江
Самарканд 撒马尔罕
Самтын-кансыр* 桑丹康萨山
Сандогу 三道沟河
Сан-чу 桑曲
Сан-чю 桑曲
Саур 少尔山
Сахалин 萨哈林岛(库页岛)
Сахара 撒哈拉沙漠
Са-чжеу 沙州
Са-чжоу 沙州

Са-чжоуский оазис 沙州绿州
Са-чжэу 沙州
Саян 萨彦岭
Священная Римская Империя 神圣罗马帝国
Севастополь 塞瓦斯托波尔
Северная Америка 北美洲
Северно-Тэтунгские горы 北大通山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华北
Северный Тибет 北藏
Северный хребет 北山(北大通山)
Северный Цайдам 北柴达木
Семипалагинск 塞米巴拉金斯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七河省
Семиречье 七河(谢米列契耶)
Семи-тау 塞米陶山
Сент-Петербург 圣彼得堡
Сербия 塞尔维亚
Сетледж 萨特累季河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кким 锡金
Синин 西宁
Сининская равнина 西宁平原
Сининская река 西宁河
Син-су-хай 星宿海
Синяя река 黑河(那曲)
Сихота-Алинь 锡霍特山脉
Скуратово 斯库拉托沃
Слобода 斯洛博达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Китай 中国本土
Соди-сороксум* 索吉索罗克逊峰
Соляной городок 盐镇
Сопша 索普沙湖
Сопшо 索普绍湖
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中国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е нагорье 中亚高原
Средний Кунь-лунь 中昆仑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
Сретенск 斯列谦斯克
Сретенское село 斯列谦斯克村
Ставрополь 斯塔夫罗波尔
Старинок 斯塔里诺克
Старица 斯塔里察
Старый Абдал 旧阿不旦村
Степной 斯帖普诺伊
Суйфун (река) 绥芬河
Суйфунская деревня 绥芬村
Сума-хада 舒玛哈达岭
Сума-хода 舒玛哈达岭
Сунгари 松花江
Сунгача 松阿察河
Сураж 苏拉日
Сучан 苏昌
Сучан (река) 苏昌河
Сучжоу 肃州
Сыртын 色尔腾
Сыртынская равнина 色尔腾平原
Сырун-булык 色伦布雷克
Сырхэ-нор 色尔哈诺尔
Сы-чуань 四川
Сэн-гуань* 三关
Сянто—хоуз 三塘湖庄
Сянь-си-бей 向西北山脉
Ся-удми 小乌济密河

Таталын 塔塔棱河
Тазуши 塔柱石河
Тайджинерский путь 台吉乃尔路
Тамб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唐波夫省
Тангут 唐古特
Тан-ла 当拉岭(今唐古拉山)
Тан-чю 当曲
Тарим 塔里木

Тарим (река) 塔里木河
Таримская пустыня 塔里木沙漠
Таримские пески 塔里木沙漠
Та-туин-лу 打箭炉(今康定)
Та-удми 大乌济密河
Та-уху 套河
Ташкент 塔什干
Тверь 特维尔
Текелик-таг 铁克里克山
Текес 特克斯河
Тенгри-нор 腾格里湖(今纳木湖)
Терек-Дава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铁列克山口
Тетунг 大通河
Тибет 西藏
Тибетская пустыня 西藏沙漠
Тибетские хребты 西藏山脉
Тибетское нагорье 西藏高原
Тибетское плато 西藏高原
Тифлис 梯弗里斯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Тобол 托博尔河
Тогуз-дабан 托固斯岭(一称托古兹达坂)
Токсум 托克逊
Токтонай-улан-мурень 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托托河)
Тола 土拉河(一称图拉河)
Толай (р.) 洮赖河
Толай (хр.) 托赖岭
Т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土拉省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орай 托来山
Тосо-нор 托素湖
Тосо-нор 托素湖
Трансгималай 外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
Трех-именный хребет 三名山
Троицк 特罗伊茨克
Тугуз-дабан 托固斯岭(一称托古兹达坂)
Туранские степи 图兰草原
Турий-рог 土里罗格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край 土耳其斯坦边区
Туркмения 土库曼
Турфан 吐鲁番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этунг 大通
Тэтунг-гол 大通河
Тэтунгские хребты 大通山脉
Тюмень 秋明
Тянь-дзин 天津
Тянь-шань 天山

Уген-дарья 渭干河
Уксалыр 乌克萨鲁
Улан-гаджир* 乌兰噶吉尔
Ула-хэ 乌拉河
Улугчат 乌鲁克恰堤
Улук-ачик* 乌鲁克阿其克
Улюнгур 乌伦古湖(一称乌伦古尔湖)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今扎布哈朗特)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аты 乌拉特
Урга 库伦(今乌兰巴托)
Урча (为"库伦"之误)
Урумци 乌鲁木齐
Урумчи 乌鲁木齐
Урунгу 乌伦古河
Урундуши 乌兰得锡山
Уссури 乌苏里
Ус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边区
Уту-мурень 乌图美仁河

Учь-Турфан 乌什(一称乌什吐尔番)
Уян-харза 奥阳哈尔剌河

Фергана 费尔干纳
Ферг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费尔干纳省
Филяндия 芬兰
Франкфурт 法兰克福
Франция 法国

Хабаровка 哈巴罗夫卡(伯力)
Хайду-гол 开都河
Халютай 哈柳台河
Хами 哈密
Хамийская пустыня 哈密沙漠
Хамийский оазис 哈密绿洲
Ханка 兴凯湖
Хан-ула 汗山
Хань-коу 汉口
Хапчик-улань-мурень 喀七乌兰木伦河
Хара-моритэ 哈喇莫里特泉
Хара-мото 哈拉木同
Хара-нарин-ула 哈拉那林乌拉岭
Хара-нор 哈拉淖尔
Харасай 喀拉沙音山
Хара-сырхэ 哈喇色尔格岭(胡胡色尔格岭)
Хара-усу 喀喇乌苏(那曲)
Хатын-зан* 哈丹贲河
Хехцыр 赫赫齐尔山
Хласса 拉萨
Хоргос 霍尔果斯(霍城)
Хоргос (р.) 霍尔果斯河
Хотан 和田
Хотан-Дарья 和田河
Хотанская река 和田河
Хотанский оазис 和田绿洲
Хуан-хэ 黄河
Хуйтун-нор 辉同诺尔
Хун-чун 珲春
Хурху 呼尔赫山

Цаган-обо 察汗鄂博山
Цагма 昌曼河
Цайдам 柴达木
Цайдамская равнина 柴达木平原
Цайдамский хребет 柴达木山脉
Цайза-гол 察萨果勒河
Царь-Освободитель 沙皇救星山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亚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пустыни 中亚沙漠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е плоскогорье 中亚高原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уень-лунь 中昆仑
Цозсонэ* 卓索乃山脉
Цыму-хэ 济木河
Цюрих 苏黎世

Чаглык 察格雷克泉
Чаглык-булак 察格雷克布拉克
Чагрын-гол 庄浪河
Чагчи 察尔齐
Чамар-абдан* 扎马尔阿布旦
Чамон-таг 察们塔格
Чамту 察木多(昌都)
Чан-бо-шань 长白山
Чаргут 查古特湖(一称查尔古特湖)
Чартынтон 天堂寺
Чархалык 卡克里克(若羌)
Чархалык (река) 卡克里克河(若羌河)
Чашту 察什(木)多(昌都)
Чейбсен 却藏寺
Черногория 门的内哥罗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рный Иртыш 黑额尔齐斯河
Чергынтон 天堂寺
Черчен 车尔臣
Черчен-дарья 车尔臣河
Черченская река 车尔臣河
Четанг 泽当
Ч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Чжунгарская пустыня 准噶尔沙漠
Чжунгарская равнина 准噶尔平原
Чира 策勒
Читай-сянь 奇台县
Чоган-курень 察罕库伦
Чоган-субарь-хан 白塔(噶口)
Чок-кул 擅格尔湖(罗布泊)
Чон-яр 准雅尔(茫崖)
Чу 楚河
Чугучак 塔城
Чюм-чю 修沟
Чюм-чюм 修沟
Чурмын 曲什安河
Чурмынь 曲什安河
Чурмынь-чю 曲什安河

Шала-хото 沙拉库沱
Шара-хада 沙喇哈达岭
Шах-Яр 沙雅尔(沙雅)
Швейнфурт 施魏因富特
Швеция 瑞典
Шейтен-ула 色尔腾乌拉岭
Шень-си 陕西
Шилка 石勒喀河
Шихо 乌苏
Шито-хэ 石头河
Шуга 舒戛河(舒尔干河)
Шуга-гол 舒戛河(一称舒合河,今称舒尔干河)
Шыреты-дзу* 希勒特昭

Шучье 舒契耶湖

Эби-нор 额毕诺尔(今称艾比湖)
Эцзина 额济纳河

Южная Азия 南亚
Южно-кукунорский Хребет 南库库诺尔岭(一称青海南山)
Южно-сырты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南色尔腾岭
Южно-Тэтунгские горы 南大通山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南乌苏里边区
Южный Алтай 南阿尔泰山
Южный Китай 华南
Южный хребет 南山(南大通山)
Южный Цайдам 南柴达木
Юлдус 裕勒都斯(今尤都斯)
Юлдусское плато 裕勒都斯高原
Юрун-каш 玉龙喀什河

Янгабат 英阿瓦特
Янгисар 英吉莎(一称英吉莎尔)
Ян-хэ 洋河
Ян-цзи-цзян 扬子江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
Яркенд 叶尔羌
Яркенд-дарья 叶尔羌河
Ярцово 亚尔策沃
Ясулгун 雅苏勒棍

民族译名对照表

англичане 英国人
андижаны 安集延人
арийцы 阿利安人
армяне 阿尔明尼亚人
бачуки 巴楚人
брамины 婆罗门人
буряты 布里亚特人
бугуры 布古人
венгеры 匈牙利人
герцеговинцы 黑塞哥维那人
голландцы 荷兰人
голыки 果洛人
гольды 果尔特人
далды* 达尔德人
дулане* 都兰人
дунганы 东干人
евреи 犹太人
европейцы 欧洲人
егран* 叶戈莱人
казаки 哥萨克人
калмыки 卡尔梅克人
камы 喀木人
каракиргизы 喀喇吉尔吉斯人
киргизы 吉尔吉斯人
китайцы 中国人，汉人
коканцы 浩罕人
лоб-норцы 罗布人
мальчи (мачинцы)* 马尔奇人(马饮人)
манзы 蛮子
манчжуры 满洲人
меряне 默里亚人
монголы 蒙古人
немцы 德国人
олюты 厄鲁特人
папуасы 巴布亚人
поляки 波兰人
русские 俄国人
самарцы 撒马尔人
сарты 萨尔特人
семипаратинцы 塞米巴拉金人
сифани 西番人
тазы 鞑子
тангуты 唐古特人
таримцы 塔里木人
таранцы 塔兰赤人
тибетцы 西藏人
торгоуты 土尔扈特人
тумыты 土默特人
тюркские племена 突厥部族
тюркомонголы 突厥蒙古人
уроты 乌拉特人
французы 法兰西人
халхасцы 喀尔喀人
хара-тангуты 哈喇唐古特人
цахары 察哈尔人
чаш-ширин* 伽什希林人
черные тангуты 黑唐古特人
ясулгунцы 雅苏勒棍人